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三三冊目次

丙子學易編一卷 （宋）李心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
東谷鄭先生易翼傳二卷 （宋）鄭汝諧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二一
易學啟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 （宋）稅與權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六
讀易私言一卷 （元）許衡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二八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清）牛鈕等撰 清康熙內府刻本 一三七

丙子學易編一卷

（宋）李心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丙子學易編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字微之，號秀巖，隆州人。寶慶二年以布衣召補從政郎，差充祕閣校勘，歷官至工部侍郎，兼祕書監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心傳邃於史學，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二書，爲史家所重，而經術亦頗究心。高斯得恥堂存稾有學易編、誦詩訓二書跋，曰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論著藏於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極道奧，經術之邃，有非近世學士大夫所能及者，雖弟子尊師之詞，要非甚溢美也。是書於嘉定九年竭二百八日之力，排纂蕆業，以歲在丙子爲名。所取惟王弼、張子、程子、郭雍、朱子五家之說，而以其父舜臣易本傳之說證之，亦閒附以己意。原書十五卷，高斯得嘗與誦詩訓合刻於桐江，今已散佚。此本爲元初俞琬所鈔，後有琬跋曰，此書係借閱德坊周家書肆所鬻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併日而鈔其可取者云云。蓋所存不及十之一矣。然琬邃於易學，凡所採摭，皆其英華，則大旨猶可概見也。心傳自序稱採王氏、張子、程子與朱文公四家之傳，而閒以周子、邵子及先君子之說補之。自唐以上諸儒字義之異者亦附見焉。而琬跋所列，則無周子、邵子，而有郭子和。子和，郭雍之字，即著郭氏傳家易說者也。心傳原書不存，未詳孰是。考周子通書、邵子皇極經世，雖皆闡易理，而實於易外別自爲說，可以引爲義疏者少。惟郭雍依經闡義，具有成書。或心傳之序傳寫有誤歟。

宋李秀巖先生著

丙子學易編

通志堂藏板

丙子學易編節本序

丙子學易編宋陵陽李心傳微之著本十五卷此僅一卷蓋元俞琰石澗節本也微之之父舜臣常著易本傳三十三卷洪景盧爲之序微之本父書并采王弼張載程頤郭雍朱熹諸家而成是編閱其序目大抵以象占爲主盡埽虛無穿鑿之繆蓋有功於易道者惜不得見其全也其書之成僅二百八十日是爲宋嘉定九年歲在丙子故曰丙子學易編石澗借全編於書肆而手抄之自云寒天短晷老目昏霿并日而錄其可取者蓋時年已七十餘可謂老而好學也矣

康熙丙辰陽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丙子學易編序

始心傳年四十餘朋友爲言嘗讀易意忻焉樂之既而終日蒙然如眇者之視莫知易之爲何書也後十年復取讀之首求諸王氏書多所未喻次攷張子書乃粗窺其梗槩最後讀程子書則昭若揭蒙矣程子之書義理之會也然其言猶若不專爲爻畫而出於是以先君子本傳暨晦菴先生本義參焉而後聖人畫卦命爻之情無復餘藴矣顧諸先生之言尚有不能盡同者因復頗爲參釋隨日書之以備遺忘間有鄙見可以推明諸先生之說者亦附著之烏乎程子

矣先君子之學不肖孤不敢妄有稱贊晦菴書最後出世之學者往往未究其藴而反以象占之說爲疑同志者於此儻有取焉然後知程朱二傳不可相無而晦菴之爲書其條理愈密其意味愈長誠未可以驟窺而輕議也乃若先君子之說則頗多與晦菴合第先君子專自聖人畫卦之意求之晦菴兼自聖人命爻之意求之此爲小異要亦相表裏耳嘉定九年歲次丙子春三月甲申陵陽李心傳謹序

秀巖與黃直卿論易編往來書 黃幹字直卿福州人晦菴朱文公高第弟子也公妻以子而命以官歷知漢陽軍安慶府潮州召爲大理寺丞不赴答此書時乃嘉定二十年時年六十八矣

心傳舊作學易編今攷語録及他書亦間有與本義不同者恐學者不知所言先後有誤講習妄欲纂集入本義之下仍加以音釋訓詁謂之本義箋不識可乎雖不當以門人耳受之語易先生手著之書然本義在先語録在後其間十數條意義尤密又啓蒙所引沙隨占法不無差互未經改正恐學者以爲疑既非大義所關不知可宜卷末作今案附見否皆乞指教

古書與本義暗合者妄意亦欲表出之如漢玄儒婁先生碑云父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禄之類心傳上覆

占法易箋自爲一書以記其異述所見以與學者共商榷不爲無補大抵朱先生諸書如語孟中庸大學乃四方學者所共讀因其質疑問難之際多所修改故其義爲最精若易之爲書學者未敢遽讀故未嘗有所修改竊恐其間亦有文義未甚安帖處今若攷訂精密亦先師之意後學之幸也因古書可以互見正當拈出前輩攷經此類亦多不可失也幹上覆

丙子學易編目録

一之三　上經
四之六　下經
七之八　彖上傳　彖下傳
九之十　象上傳　象下傳
十一之十二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十三　文言傳
十四　說卦傳
十五　序卦傳　雜卦傳　易外編 附

右學易編十五卷起丙子月正元日盡是歲除

夕凡三百八十有四日其閒齋祠賓旅寒暑疾病事役居十之三爲工蓋二百八十日也案唐書藝文志易自卜商傳以下凡八十五家中興館閣書目百有十二家其說之多至於如此而近世爲是說者復數十家尚未著録也然是編之作特取王氏張子程子與朱文公四家之傳而閒以周子邵子及先君子之說補之自唐以上諸儒字義之異者亦附見焉其有得於心思可助諸先生之說者十一二也編成撫之而歎曰於虖易道遠矣上古之經莫尊於易而諸儒多以私意亂之蓋東周之時以象占言易而亂於支離兩漢之際以讖緯言易而亂於傳　魏晉之閒以名理言易而亂於虛无近世以來以人事言易而亂於穿鑿皆易之蠹也蓋盈天地之閒者理與氣而已矣然有是氣則必有是理有是理則必有是象有是象而後有是數有是數而後有是占有是占而後有是辭故易有聖人之道四而象占居三焉變也者言乎爻之動者也象也者言乎卦之像者也占也者言乎蓍之決者也自伏羲作卦以前民用文王周公繫

辭焉而明吉凶使後之人觀消息盈虛之理審進退存亡之義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自周之衰言易者寖失羲文之意而牽合破碎或反覆以爲亂故夫子作十翼專以義理明之其後讖緯之學興而飛伏互體之文壬遁九宮之說紛然並出皆託易以行世至王輔嗣乃獨辭而闢之其視兩漢諸儒可謂賢矣惜其溺於時好乃取莊老之妄以亂周孔之實故易之道終不明於世寥寥千載有程夫子出乃始以人事之實理明之其有功

於易則已弘矣然程子之所傳者辭也辨吉凶者存乎辭而理固在其中矣而後之學者泝文生義各自爲說復失聖人繫辭之本意故晦菴先生出又專以聖人立卦生爻之大旨明之自程朱二子之書成而四聖人之道始大彰明較著而無所蔽矣顧恨世之學者未能窮經究是書往往以其一時推求考索測度髣髴之言而反疑前賢終身篤學研思精微至到之論若是者愚竊大懼故復述其所聞識於編終以示子姓而同志之士可與共學者亦所不隱焉

丙子學易編　節本

秀巖李　心傳

先儒謂上經天道下經人道晉韓康伯非之當矣程子復論分上下經之故其說甚詳晦菴則以爲簡帙重大而已信斯言也則諸卦自可平分爲二曷爲多寡之不齊乎愚嘗考之上下篇之卦數雖不齊而反復觀之皆爲十有八故繫辭傳亦言二篇之策則其來蓋遠未爲无意也

見羣龍无首自王氏以來皆以三字爲句郭立之獨以五字爲句晦菴又推言之其義甚美但羣龍无首於象未爲吉爾先君子曰此即天德不可爲首者也考之古書无毋通用則无首者戒之之辭以利永貞之例推之亦當如此也

先君子曰易之三畫三材自然之數也參之則九兩之則六聖人以九六名爻者雖起於倚數而參之揲蓍之餘數與五行之行數亦无不合焉繫辭傳中論數之文盡於此矣

鄭氏曰媾猶會也

先君子曰屯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竟舍初而歸五蒙六三近九二之陽

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乃舍上而求三
先君子論卦畫詳明如此先儒所未及也
先君子曰二以誠實居中理固得矣而先後二陰陷
之故窒塞而不通惕懼而不安
訟而見抑者必懲創而無他慮訟而獲勝者將滿假
而有後憂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是因訟而有
失也然而無眚者禍止此也或錫之鞶帶是因訟
而有得也然而三褫之者憂未已也先儒之說於
義固安但辭若未順耳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
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王氏以貞厲爲句程子以厲終吉爲句晦菴又以厲
字自爲句其讀最善
蒜光處士張舜元名弼莆陽人紹聖中時命爲泉州
州學教授
荊公曰律如同律聽軍聲之律法律之律三代未有
律書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武王
吹律聽聲
張子以輿尸爲不一先君子曰或者不一也
先君子曰軍事出則尚右故旋反爲左次也春秋左
傳師三宿爲次

先君子曰六五寬柔之主以之興師則不暴以之任
將則疑於无斷故有輿尸之戒
有禽徐氏作 禽愚謂以恒九四田无禽例之則所
謂有禽當爲動而有獲之象
唐章懷太子云坤爲土缶之象坎爲水雨之象坎在
坤故曰有孚盈缶
王肅本匪人下有凶字
卦辭連卦名者四履也否也同人也艮也此皆无義
但有反耳否下三字疑衍
素履往即中庸所謂素位而行者也獨行願即中庸
所謂无願乎其外者也張子以爲素潔蓋從王氏
而失之
考祥古本或作考詳晁氏曰荀作詳審也文意尤順
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
先君子曰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往者謂君
子之上亨卦以氣言爻以位外也
鄭氏曰莽叢木也大阜曰陵
門外之治義掩恩故柔弱則往吝門内之治恩掩義
故剛考又戒以不可堅正也
褚氏曰八月觀也

過王肅音戈
禮記緇衣篇引此爻辭而貞作偵鄭注偵問也恐誤
遯釋文又作遁同殘退
先君子曰卦下故曰尾譬之他卦以足趾爲喻者也
止而不許則可以免禍此乃所以爲陰柔之戒愚
案此卦四陽爻皆以遁陰爲義二陰爻皆以係陽
爲義而先儒一之惟先君子以晝言故律經世意
也又以旣未濟首尾之象觀之此說尤順
上三爻曰好曰嘉曰肥取義皆一但愈遠則愈貴耳
子夏傳肥饒裕也

文選張平子思玄賦則飛遁以保名五臣注遯上九
飛遁无不利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
先君子曰易中以大名卦者凡三皆陽晝四而陰書
二
賈公彥曰說文云耐者須也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
古者犯罪髡其須謂之耐罪故字從寸爲法也古
字亦有誤不安寸直作字者
鄭氏讀連如字云遲久之意
陸璣毛詩草木疏云隼鷂也
賈氏周禮疏云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其

穿鑿如此巳事虞氏作祀事
先君子曰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之象
先君子曰益用凶事如周禮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
哀凶札者也益之爲卦初則可以用之於大事二
則可以用之於大禮三則可以用之於大災四則
可以用之於大遷厚下之益无所不利
立心勿恒猶云不恒其德非謂不令如是也
先君子曰天下之事不至於決則不遁故雜卦之決
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乎夬
告自邑與泰上九自邑告命之意同蓋欲決小人而
命出於下則權柄移而不可以即戎矣
夬之初九歐公曰聖人之用剛當深戒於其初先君
子曰此以戒君子之未得位而憤欲以決小人者
也
張子程子以行止皆凶釋之愚謂當決之時而四以
陽居陰失位不進臀无膚其行次且矣似不必分
也
四兌體羊也牽與姤柔道牽也同義言引而進也衆
陽共決一陰之時四能自引以進則可亡悔然非
有剛明之才必不能信也先君子曰此爻與大壯

九四爻位皆同而吉凶不同者彼震體此兊體也
愚謂君子去小人固當從容謹重以圖全不可遲
疑退縮以招悔故爻辭有牽羊之悔
鄭氏曰齎咨嗟歎之辭也馬氏曰悲怨之聲晁氏曰
齎虞作資云賻也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用見大人荆公程子皆用此道以見大人
困于酒食與不爲酒困之困同
鄭氏曰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
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
用也二至四爲離火火色赤故云朱紱漢儒象學

拘泥如此
朱紱方來與軒冕儻來之來同
釋文曰蒺藜茨草
荀爽王肅陸績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貌鄭氏曰劓
刖當作倪仉晁氏曰案象數當作臲卼古文作倪仉
臲卼說文作劓魁云不安也薛氏作劓杌
公餗猶言公饍
先君子曰震六爻陽爻震物者也陰爻被震者也
王氏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客舍者案子夏傳及
諸家資斧並作齊斧惟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詔

陳霸先徽與王氏本同
張軌曰齊斧黃鉞斧也虞喜志林曰齊當作齋齋戒
入廟而受斧也
居豐而有慶譽易也在旅而有譽命可謂難矣
張珍甫曰此卦火以不炎爲利水以不洩爲利
蒼頡篇云鬼遠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鬼方言其幽昧
也
張子曰變言其著化言其漸晦菴先生曰變者化之
漸化者變之成二說不同愚以經考之有自化而
至於變如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者是也此即

張子之說有自變而至於化者中庸動則變變則
化者是也此即晦菴之意又晦菴又言當通觀之
乃可即此意也
游定夫曰應是无疆指君子攸行言之也
卦辭言元亨利貞者六乾也屯也隨也臨也无妄也
革也傳獨於乾析爲四德而自屯以下言大亨貞
者二自臨以下言大亨以正者三晦菴曰自屯以
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得之矣
利建侯即書所謂建侯樹屏詩所謂建爾元子俾侯
于東者也

易言利涉大川者九卦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
孚也爻辭二頤上九未濟九三也言用涉大川者
一謙初六也言不利涉大川者一訟也言不可涉
大川者一頤六五也言利見大人者七卦辭四訟
蹇萃巽也爻辭三乾九二九五蹇上六也言用見
大人者一升也

言剛中而應者凡五師也臨也下應上也无妄也萃
也升也上應下也以卦論之二五相應者凡三十
聖人惟於此五卦言之略舉以明義也必爲之說
則鑿矣

後夫謂上六乘陽无順從之義

張子曰凡言亨者皆陽也

言光明言尊而光皆以艮止取義

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

需於利涉言有功此言有事有功者需之之久必有
其功也有事者亂之之極方進而有所事也

乾行以理言天行以氣言此又不可不辨

蠱剝復言天行義同

設險如秦關劍閣以至城郭溝池之類皆是方城漢
水乃地險耳終則有始蠱與恒兩言之其義蓋同

咸恒萃皆兼天地萬物言之其專指天地而言則復
與大壯而已

先君子曰巽離皆女子之卦而在離則論女在巽則
論男豈非專取畫而生義乎

小事吉與小過傳同程氏以卦才之善釋之似非也

王氏曰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晁氏曰止字當依
卦辭作背王弼妄爲之說虞翻輩何得无一言蓋
是時尚未錯謬也

王肅本語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晁氏曰虞亦无也
字

先君子曰傳因涉川而論乘木者凡三卦惟此言有
功蓋木行水上獨此象爲著也故繫辭傳曰舟楫
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志行正惟此與臨之初爻兩言之

以貴下賤非獨此爻也傳以始變之卦故一明之耳

乘剛之義傳凡五言之屯二豫五噬嗑二困三震二
而彖傳又有柔乘剛柔乘五剛蓋舉其重不必盡
見也

郭京云嘗見王輔嗣親筆鹿作麓而從禽上有何字
晦菴疑其妄案王肅本巳作麓京豈用之歟

小畜彖傳言施未行則是全未得行之意此但爲未
光耳若頤之六四則施光矣
何可長也凡四言之此爻與豫之上六中孚之上九
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辭也
行不順也晦菴曰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
順墨作慎墨
順巽之義此及漸六四家人六二凡三言之巽體此
與家人則但取其義耳
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見其氣之上升也
未失常於師六四再言之皆一意也

以九居五正而又中者也屯之時不足以當此義故
於需與訟明之若豫與晉之六二則柔之中正者
也姤與井之九五皆直言卦德故九以字
需上六與隨初九同皆變而不失正者
王肅曰畜養也
舉爻者凡三十有二初凡五比大有觀渙中孚二凡
八頤恒大壯明夷家人井解損四凡二賁兌五凡
八豫賁大畜離姤損豐巽上凡九履豫大有坎井
鼎歸妹旅兌而六二之吉凡再言之明夷家人九
二貞吉凡三言之大壯解未濟六五之吉凡四言
之賁大畜離豐惟履豫井鼎旅之辭取在上之義
其他未必皆有意
位正中凡三言之比隨巽之九五皆同
上合志此與大畜九三升初六凡三言之皆謂上與
陽爻合也損初六尚合志同
位不當凡十六惟晉夬萃豐小過爲以九居四大壯
以六居五餘皆以六居三履否豫臨噬嗑睽震兌
中孚未濟也然爻位不當者蓋不止此聖人亦隨
事明之耳
志行此及否睽未濟之九四凡四言之豈非謂其離

下而進於上乎
位正當此及否兌中孚之九四亦四言之乎于剝之
屬正與此同否中孚又自有意說具本卦
或言有慶或言往有慶而大有慶者獨於此爻與頤
之上九言之其吉可知矣
志在外此與咸初六渙六三言之皆內外之相應者
渙六四言光大也雖无以字義與此同
中以行願此中字恐與上爻中心之中同
又誰咎凡三言之在解與節者其意不同說具本卦
困九五亦云以中直也義與此同

志未得案謙之上六困之九五義與此同說具本卦
易而無備也晦菴曰太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
心愚案此說本出程子然以爻論之柔得尊位大
中則不失於弱矣張子曰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
擬備惟以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
既易而无備則威如乃吉也此雖王氏舊說於文
則[redacted]矣
巽上六亦云上窮皆謂在上而極耳
傳言得中道凡四離以六居二固得中矣而此爻與
解夬皆以九居二是以陽居陰爲得中也豈非所

謂時中者歟既濟六二與此同
咎不長大壯上六同此意
行中疑與泰爻辭中行同意
志在內此乃蹇之上六兩言之內謂內卦
亦可醜與解之六三同其義一耳
未失道與睽九二同
釋文云勑俗字也字林作敕
不行也一本上或有止字
未光也與震九四兌上六三言之
未光也本或作未光大也

聰不明也與夬九四同豈非澤上于天亦爲水涸之
象乎
終无尤及剝六五蹇旅六二鼎九二凡五言之尤罪
自外至者也故守正則无尤矣
大畜六四外九二皆以有喜賛之此爻爲能求賢以
自助是可喜也
象言君子五十三言先王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
言后三泰復姤言大人與上各一離剝先王者立
法創制者之稱君子者有德有位之通稱上者在
人上者之通稱后者有天下者之通稱大人者德
位並至之稱此卦六五不爲君位故指陽爲上而

不言后王
先君子曰未有與者无應故也若在上者有以與之
則爲橫烈而君子无噍類也程子曰剝之未盛君
子有與猶可勝也此意甚善第於文義若相戾耳
況傳文與井九二略同恐不應爲兩說
終不可用也此及豐九三兩言之大抵一意
后即書所謂元后也省方即觀之省方也王氏以方
爲事張子以后爲繼體守文之君疑皆失之
義无咎也此及解漸既濟之初爻凡四言之意各有

異蓋解漸自可无咎此及既濟則有謹戒之意耳
未富也愚聞之邑人班邑斯曰无妄之福未可以爲
富也
固有之也益六三與此同
豐之五兌之四言有慶略與此同至於中有慶往有
慶則各以其爻義言之若所謂大有慶者則有取
義　爻各具本傳
先君子曰畜極而通君子之道將盛行於世也程子
以說爲設問之辭道爲道路之道疑皆未安耳
亦可醜也此及解之三凡兩言之義蓋一耳

得中道也解夬之九二皆言之
離王公梁武帝讀離作平聲
渙之六四渙其羣而傳曰光大也此爻憧憧往來與
渙之四正相反故其辭然
无所容與離九四同
不可大事與豐其沛之意同蓋剛雖得位而不中是
以可大事
小人否也以文孜之晦菴之說爲順以韻叶之程子
之音爲得
无所疑也此及升之九三並言之此決於退彼決於

進時之宜耳
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而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
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但各叶韻耳
位不當也謂大壯之世以柔居尊失其壯矣
傳文多舉首句所謂獨行正者乃并貞吉贊之也
張子曰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故曰未受命張子之意
猶所謂賜不受命者也如此則與正見必催之說
又相反也先君子晦菴皆曰初在下位未有官守
之命程子曰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
不可居也此言得之

咸如之吉與大有之傳略同蓋天子處人以猛爲威
故特出此義先儒各自爲說失之矣
先君子曰離兌皆因而性不同傳言睽中有合所以
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
同之性
睽六五與晉六五同皆文明柔順虛中之主往則有
慶
王氏張子程子皆以爲六四當位處陰之實先君子
曰六四往蹇來連者以九三九五陽實居當其位
而乘承之際實遇之耳此說極順

陽剛中正雖居蹇難不失其節所謂得道者多助也
以從貴也與鼎之初六同義則稍異
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爲句程子誤也
宜負而反乘與老婦士夫之醜同
夫當位也案諸爻失位者皆云位不當而此變其文
者謂夫當君位故但去其應也若進而之五則當
盡去羣陰乃爲得耳
益之五損之上皆以益下爲大得志與升于尊位者
同聖人之意可見矣
後漢向長讀損益二卦喟然歎曰吾今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愚謂君子生順
死安夫固以死爲貴也貧賤之人固寡怨咎然得
其志而大行於天下非達而在上者能之乎長所
言非易之意矣
五比於六非其罪也但時位如此則中心歉然自以
爲未光耳晉之道未光萃之志未光與此大同而
小異
遠近亦以位言蓋二近而四遠也
中正也與井之升同皆陽剛在上自然中正故不言
以

除本亦作儲又作治王肅姚氏陸氏曰除猶修治也
未光釋文云一本作志未光
以高大一本高字上有成字
有慶有喜大意略同所從言之異者恐以叶韻耳
程傳所云已爲平正必謂大賢以上命不足道但當
不有其身則孔子微服孟子之有戒心皆爲隱情
惜已者矣致命如致知之致孔子言道之廢與即
推致之謂恐與見危授命不同後見上饒余大雅
正叔記晦菴語錄云澤无水困不可以有爲然後
付之命與本與不同當考
以居中而有福慶謂其得所欲之多也
雖不當位彖與爻傳三言之小畜乃爲无位此爻與
未濟則爲失位耳
以中直也與同人之乾同義及无異受福也與井之
坎同
未當也案歸妹之大壯贊辭同此而韻叶之皆爲平
聲則此言宜與需之小畜贊辭同義
吉行也與豐九四之吉行大同小異
此言亦爲井地設勸相助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
時舍也與乾九二文言傳同王氏程子以文言爲次

舍之舍此爲取舍之舍晦菴皆讀作上聲愚謂二
卦音義固所當同但皆作去聲乃爲通耳時舍猶
云時止
順以從君小人之事也君子則可否相濟不但順從
而已
越五應上上故爲失義
荆公曰賁九二之中以爲實
醜類也三與初二爲同體上比於四則離其類矣婚
謂四自三論之四非婚也及寇也能禦之則與其
類爲能順以相保矣

順以巽也此爻乃所以成巽者故云
豐六二與大有九五贊辭同上下之位爲少異耳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喪牛之凶本或作喪牛于易
以其居中故不失於卑諂而得吉
晦菴曰或言中正或言正中蓋協韻也
得願也與漸九五略同
澤上有水釋文云本作澤中有水者非
先君子曰議獄如周官之八議語謂緩死即三宥之
意

志未變與家人之漸同義志變則有他矣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二句自協韻厲字疑衍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據此文則爻辭利涉大川上宜
有不字
釋文曰繫字從係若從毄下糸者音口奚切非
釋文曰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晁
呂氏定從古晦菴用之
漢儒或以此篇爲易大傳未詳所據
司馬談 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
慮謂之易大傳此今繫辭下傳中語也故相承以

繫辭傳爲大傳然劉向封事引易大傳曰誣神者
殃及三世此豈繫辭傳中語乎意者秦漢諸儒自
爲易大傳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其間引繫辭之
文而說不考詳誤以爲大傳耳亦猶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二
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
坤作成物虞氏姚氏皆作坤化成物
簡能姚氏曰能當作從
繫辭焉而明吉凶虞氏本吉凶下有悔吝二字
虞氏本作晝夜者剛柔之象也

三極程子訓極爲中陸氏曰極者至也
馬氏曰三極三統也王肅曰陰陽剛柔仁義也鄭氏
韓氏曰三才也本義從之
京氏曰序次也陸氏次象也虞氏本作象
所樂虞本作所變
說文云爻交也
馬氏曰玼瑕也愚案小玼即前章所謂憂虞也
韓氏曰爻之所謂曰位六位有貴賤案此言與首章
貴賤位矣之意[redacted]而韓氏於首章乃以萬物貴賤
之位釋之其失可見矣

晦菴曰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此本荆公說張子
曰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取類大也如
此則下文當言卦无小大矣張子失之
虞氏曰辯別也京氏曰明也
王肅曰震動也馬氏曰驚也鄭氏曰懼也周氏曰救
也
京氏曰準等也鄭氏曰中也平也
大也天也陽也日也易也皆指乾也廣也地也陰也
月也簡也皆指坤也
晦菴曰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
意也張泳記晦菴語錄云成性謂未嘗作壞存存
言常在此存之又存
晦菴曰釋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出　疑當
繫辭雜論諸爻似文言之未成者故其體絶相類
然抽文言視乾已甚簡略且他卦不必盡作豈聖
人姑舉此諸爻以見義例如三陳九卦之比歟
言語以爲階作機
爲易諸本多云作易今從釋文及朱本
再扐而後掛此下傳文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凡四十
四字韓本屬於此下朱本移在此章之首蓋此章

專論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不當以天地之數
參錯乎其中也今依漢書律曆志文別自爲章在
後
策釋文云亦作筴
案於呂藍憲曰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此雖
无與於易亦可見天地自然之數矣
六爻卦之數與焦贛易林合張荇光曰四千九十六卦
凡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策
祐荀氏作祐
第十章案韓本此章止於可以祐神矣虞翻云此本

美大衍四象之作而首謂上爲首章尤可怪笑非[illegible]松之云謂苟與別名也程子亦云此句與上文相連今從程子晁呂朱本但遞降爲第十蓋以分第八章爲兩章故也

以前章考之辭象皆居者之事也變占皆動者之事也制器如罔罟耜耒舟楫杵臼之類

至精魏志桓階奏至精作頤

李守約記晦菴語錄曰此言感通後言窮理盡性本論易非論人諸家皆借以論人亦通

第十一章諸家皆止此但在韓本爲第八程子晁呂氏本爲第十耳

案先儒言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似未盡善鄭氏曰自五以上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六十下氣并則成矣其言是也

第十二章案韓本天一至地十凡二十字繫於夫易何爲者也之上而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凡四十四字繫於再扐而後掛之下其文參錯不相貫屬故張子又曰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一併說盡者或在此或在彼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盡之也晦菴則以爲錯簡移此六十四字繫於大衍之數五十之上蓋合天地大衍之數爲一章也今案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於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名之然文章句多寡不齊恐非錯簡也但傳寫者偶失其次耳又案漢書律歷志引此文自天一至行鬼神也六十六字前後相連蓋班固之時本猶未錯今從韓本二十字无次而依律歷志本以四十四字附之庶文理變通又有依據也

法象即首章所謂成象效法者也變通即此章所謂闔闢往來者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麗天垂象最著

莫大乎著龜古本大作善

後漢書楊賜傳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魏志許定奏事亦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皆與韓本不同

第十三章韓本連下章爲第九晁呂本不連下章爲第十一

易曰自天祐之舊本繫之上章而无其說諸儒或通作一章誤矣右第十四章韓爲第九朱晁呂本第

十二

第十五章韓爲第十一朱爲第十二晁呂鼓之舞之
以上爲第十三乾坤其易之緼以下爲第十四今
本定爲十五章蓋次第從韓分合從朱
理者不相侵亂之意且以稅斂言之什一者天下之
正理也什而取二如魯之法則上侵下矣二十而
取一如貊之道則下侵上矣皆非所謂理也後世
興利之臣往往藉此說以文姦言故不可以不辨
觀象觀法以作易言上篇仰觀俯察以用易言
京氏曰耜耒下耓也耒耜上句木也耓勑丁反陸氏
云廣五寸孟氏曰耨耘除草也說文云耜曲木垂
所作豈非神農始作未備而堯益之耶
世本云祝融爲市祝融顓頊臣在黃帝後恐誤或者
神農epoch之祝融益修其政耶蓋懋遷有无蓋亦舉
之耳
張子謂易言制作之意止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
後始有爲也蓋先儒誤以爲文王重卦故有此論
而或者因益噬嗑之象又以爲神農重卦之證山
先生遂以爲畫前之易其誤益以甚矣
以全身也諸本作存身朱本從釋文

死其將至其諸本作期今從釋文
臨邛張子饒名行成乾道間爲兵部郎中乃云三陳
九卦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七
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
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
閏歲之月也皆數之自然也其索合如此此程子
所以置數而論理也
李壽翁云以九居五以六居二位當之卦十有六宜
无不利而二五之辭多艱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
不當之卦十有六宜有悔吝而二五之辭多吉蓋
君當用虛中以行其剛健臣當用剛中以行其
柔順
文言傳者十翼之第七篇也先儒以其首章八句與
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非孔子之言故梁
武帝以此篇爲文王所作而呂氏音訓取宋內翰
之說曰司馬遷謂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
言信斯言也則古有是言孔子文之而已晦菴曰
疑古有是言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言故下文另
以子曰表孔子之意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
語也愚案春秋傳乃戰國時人所作記獲麟後五

十年事疑其取諸此傳如王書釆中庸爲家記之
比若謂下文加子曰字以明此章之爲古語則繫辭說卦諸傳豈皆古語乎況繫辭傳文全體與此同故愚疑此二傳往往後人取夫子之說而彙次之故文勢節目頗與中庸相似王氏注本附此篇於經卦末晁氏從古別出爲傳今從之

荀卿以括囊爲腐儒之事不可謂之識時矣

贊如贊化育之贊生如生八卦之生

褚少孫補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生滿百莖漢儒之說如此今鍵爲郡田野閒生

此蓍草一本百莖絶無餘支愚親觀之但長可二尺餘不盡如先儒之說也

淮南子云上有發蓍下有伏龜褚少孫云蓍生滿百莖者下必有神龜守之上常有青雲覆之洪範五行傳云蓍百年一本生百莖許叔重說文云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王仲任論衡云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草蓍生少室山谷圖經云今蔡州上蔡縣曰龜祠其旁生如蒿作叢高止六尺一本一二十莖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重所以異於衆蒿也愚所見者嘉定府有之狀如蒿屬聞諸土人云其生亦如常草但一本百莖此爲異也若如說文所云則三尺之蓍掛扐布筭已自不易況九尺乎

唐本注云駮若馬鋸牙食虎豹取其至健也如此說則當云爲駮不應有馬字

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牝陰物也迷先迷之意方地之形囊所以容物裳下服黃地之色帛桑土所生漿未詳其義

九家艮爲鼻身之止者背也面之止者鼻也

張倸光曰八卦設而萬物之象備孔子陳之於說卦者蓋明其例耳非至於此也見於易者說卦有所不陳陳於說卦者易有所不盡此可議其意矣

作罔罟以佃以漁緯書出先漢既有罔字則隋唐本无者非也

丙子學易編

後學 成德 校訂

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所論著藏於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極道與經術之粹有非學士大夫所能及者又其天資強敏過絕於人如三禮辨二十餘萬言二百八十日而成學易編二百八十日而成誦詩訓亦逾年而成考訂鄭王孔賈之謬折衷張程呂朱之說精切的當有功於學者爲多斯得受業於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取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其如禮與諸書文字頗多當未罷去尚冀以壽梓云

淳祐八年上巳日門下生臨邛高斯得謹識

此書係借關德坊周家書肆所留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併日而抄其可取者故不能端楷秀巖乃隆山之子其書取王弼張橫渠程伊川郭子和朱晦菴而求其是又以其父隆山之說證之或又附以己見中間盡有可取泰定元年歲在甲子十一月十八日石澗老人俞琰書於极齋西塾

東谷鄭先生易翼傳二卷

（宋）鄭汝諧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東谷易翼傳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鄭汝諧撰。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江通志則云中敎官科、遷知信州、召爲考功郎、累階徽猷閣待制。振孫去汝諧世近、疑通志失之。其言易宗程子之說、所謂翼傳者、翼程子之傳也。然亦時有異同。其最甚者、如程子解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以爲外物不接內欲不萌、郭忠恕得其說而守之、遂自號兼山。以是爲儒者之至學也。朱子所解雖微異、然亦以是爲克己復禮之義。獨汝諧以爲艮其背者、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不見而後不亂、見則亂矣。故僅爲无咎而已。說者或大其事以爲聖人之事、非也。所見迥乎相左。又如解困井諸卦、其說亦別。然朱子解經、於程子亦多所改定。蓋聖賢精義、愈闡愈深、沈潛先儒之說、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於心者別抒所見以發明之、於先儒乃爲有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爲門戶之見也。是書前有自序及其子如岡會孫陶孫題語如岡稱求得眞德秀序、此本不載、蓋傳寫佚之矣。

東谷鄭先生易翼傳序

易之教失而爲卜筮之書以流於陰陽占驗之術王輔嗣曰互猶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故其註易嵩務明理自謂有得於言象之表然其失也祖述老莊謂有從無出理寓於無易以垂教本備於有是知有無之截然爲兩而不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原無二致也於是心迹始判學術事功紛然駁雜矣或者不安於淺近而徒索之於無其弊也不至糟粕詩書土苴仁義不止程氏有憂之作爲易傳一以玩辭爲主其言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故不涉於象數象與占在其中矣不落於有無性命幽明之理著事物情盡而開物成務之道備矣朱子謂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尚疑其舉三百八十四爻盡屬之於人身於作易之意有所未盡且其間義理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隔膜所以讀者難於貫穿而程子亦自云成書旋復脩補期於七十其書始出又曰吾於此書止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其不敢自信如此此東谷鄭氏舜舉翼傳之所以作也舜舉自序其所得於伊川者由體用顯微之旨而於其中猶不能以無疑疑斯辯辯斯明凡伊川之隱而未發者莫不嘗其窾隙盡其節目融會貫通而出之然後確

乎其有以自得也夫明經者必博觀衆家之說折衷其是以定一宗故其理可明而異說不得以惑則是書之作雖不足以盡易其有功於易也多矣况於程氏之書也哉予故特梓之以廣其傳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古今傳易者多矣至河南程氏始屏諸家艱深之說而析之以明白簡易之理一時學者知所師承如瞽者之明如聵者之聰如倀倀於冥涂者識其所趨猗與盛哉汝諧伏讀其書而遡其所得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學者不得此理而謂得三聖之心皆妄也何者易精微之書也然聖人所以仁天下來世者欲其皆可知皆可從至其精微者則存乎人之自得爾非以其艱深者而眩其入也世之傳易者實不得乎精微之旨慮其凡近之易忽也乃委之於象數懵恍之中而立於不可詰知之地援怪以爲艱指迂以爲深幸其一說之合則其所不合者捃而傅致之學

者駭其然而求其入也疲心刓精以志於得既得之於道無補也於聖人仁天下之心無與也蓋舉體而遺用則非體徇微而廢顯則非微汝諧每念聖人之經得程氏而始昭昭於天下不敢以他說亂之慮其雜也不敢以己見先之慮其偏也信之篤故其思深思之深故或因程氏而有得者夫信之足矣因之而有得何也誠然之理取則於吾心心之所安者信之其所未安者疑之疑斯辯辯斯明矣謂其爲程氏而亦信其所未安者命之曰欺非心學也乃以程氏之說疏於經之左程氏有所未及與及之而未明凡可傳以己意者則題以爲翼傳私竊識之非敢並駕其說也其在睽曰君子以同而異同異之相形也猶水火之相滅而相成也同而不異則喪其所以爲同矣此書非立異於程氏也秖以爲同也右括鄭汝諧序

余始作翼傳以程氏之說繫於經之下而以翼傳繫於程氏之下卽帙太繁今於諸卦盡用程氏傳者題曰從程氏其附以翼傳者曰餘從程氏所以尊河南之學而示無去取之義也

乾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翼傳曰易始於天地而曰乾坤天地其位也乾坤其義也曰天地則涉於有形曰乾坤則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矣繫辭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果何物也道無乎不在乾坤亦無乎不在一物一事具一乾坤近取諸身乾坤在焉一動乾也一息坤也一噓乾也一吸坤也動息噓吸相因相生未始間斷此乾坤之所以爲乾坤而易之所以爲易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非獨謂此書也通上下亘古今無終始無前後而是理未嘗息是之謂易能悟此理則易無餘蘊矣餘從程氏

初九潛龍勿用

翼傳曰陽九陰六說者不一或若取河圖爲證謂六爲純陰過六則一陽生矣夫以六爲純陰可也以九爲純陽則不可蓋河圖以九位乎離至離而一陰已生矣然則九六之義安在乎曰說卦固言之矣而學者弗之攷也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兩地非九六乎數始於一而至於五備矣自五以往皆配合以成者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五偶而成十河圖之中宮以五位爲所以管攝是數也聖人於五數之中而用一三五之奇數爲九參天也用二四之偶數爲六兩地也五散而爲九六而九六固已行乎五之中矣此自然之理而說卦之所言也學者多其說以求之亦過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翼傳曰龍潛則在淵飛則在天二曰見龍在田田豈龍之所安哉二居下體之中君德也五居上體之中君位也君德著聞而天下利見聖人非致以是自安也故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時舍者非久安之地也不言吉凶悔吝者在德則爲正中在天下則爲文明其事則吉其心則非所安也耕者歸舜則去之而漁漁者歸之則去之而陶耀名之我歸畏天下之我從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幽潛也舜之本心也升聞見龍也舜之不得已也此理至微故以在田爲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翼傳曰三居下體之上過乎中也不曰龍而曰君子龍非可以常健也能飛能蟄是以變化不測三陽位之不中者而以九居之蓋乾而又乾龍无此

義也惟君子用之以進修不懈日夕惕懼則雖危而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翼傳曰重剛而不中三與四同也三之无咎其辭詳而危四之无咎其辭簡而平三下體而未離乎下乾道之未革也其進退之際得失甚重故必終日乾乾夕而惕若然後无咎四上體而已趨於上乾道之已革也既進而無退處得而鮮失惟擇其所安者而從之則可以无咎王弼曰凡言无咎者本有咎也防得其道則无咎餘從程氏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翼傳曰五進乎天位不知其然而然者聖人之心豈利天下而爲之困天下之所利見也餘從程氏

上九亢龍有悔

從程氏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翼傳曰六十四卦之九六其用如是莫大於乾坤爾見識也識得羣龍之義惟无首則吉也以龍德爲首則是先天下而起也聖人之起應之也非先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翼傳曰彖辭疑有差互當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乾之元無對故曰大哉天以形言元以道言故統天者元也萬物資始未見其形也元統天而雲行雨施然後品物流形物既有形必乾道之變化斯各正其性命陰陽之相生無窮變化也萬物之性命保合沖氣之和是以利且正利者各得其宜正者皆正於一物自始而亨至於利且正乾之性情見矣大明天道之終始斯見六爻之位各以時成謂自初至上皆有時也六爻之時即天時也各因其時以乘六龍或潛或見或飛或躍皆所以御天也御之爲言若曰天之道惟我所用也此皆聖人體天之事故終之以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餘從程氏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從程氏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翼傳曰此一段總言六爻之時義三在下體勢將

經033-026

超上故反復必合於道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翼傳曰元亨利貞萬物所以終始推乾之道而施之於人元者首天下之善无不統也亨者會天下之嘉通於理也利者和天下之義合於公也正者集天下之事正於一也事正於一然後無窮者出焉餘從程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翼傳曰自此以下詳解六爻之時義潛者志於潛而已豈有徇物成名之心樂則行之常樂也憂則違之不憂也專求吾志而已不願乎其外也是心浩然與天地同其大何嘗有隱顯之間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者此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翼傳曰庸常也非謂於言行常謹信也亦非謂於其常常者當謹信也蓋以是爲飢食渴飲之常爾閑邪而誠自存善世而不自伐誠則形形則著著則君德章而文明見矣正其位而君德章且爲天下之利見聖人之心何如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翼傳曰三之位危矣惟忠信可以進德惟修辭立誠可以居業所自處若是變動之際與時偕行將

至上體知至也居下體之終知終也至則至之見幾而作也終則終之惟義所在也以是居上心未嘗驕以是居下心未嘗有驕憂之心可忘而乾乾夕惕之心則不可忘也餘從程氏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翼傳曰四乾道之革也非期於必革時然而然耳聖人之隨時猶晝作而夜息飢食而渴飲无適而非道也四已進而在上故亦言進德修業三之修業居業也四之修業成業也至此而不修業不足

語變化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及時之謂也

餘從程氏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從程氏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翼傳曰過中則亢非謂居高者必至於亢也以亢爲言有此義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翼傳曰此言用九以應天下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翼傳曰此言用九以合天道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五聖人之成德大而能化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有其位而无其德非乾之大人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翼傳曰自此以下至卦終亦言用九之義故不嫌於詳複貞性也利情也利者行其所无事貞者實也情乃發出性中之實理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翼傳曰乾之德剛健而曰中正純粹坤之德柔順而曰德方又曰其動也剛天下之理未有偏於一偏者故剛健而不中正純粹是以剛德爲天下先

失其所以爲剛健矣六爻之所發揮通此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御此道也雲之行雨之施皆剛陽不至於驕亢故能誕錫萬物而天下和平此皆用九之義宜深體之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翼傳曰以三畫而分三才則三之位純繫乎人事
不可不乾乾而夕惕若四言中不在人蓋嚮乎天
矣特未中也或曰聖人亦有不中者乎聖人之德
无不中也時與位之不中聖人之所兢兢也觀文
王周公之危疑則可見其時與位非可以優劣言
所遇者如此爾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
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翼傳曰其唯聖人乎二一句羨文也餘從程氏

坤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

從程氏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翼傳曰陽動而陰靜陽明而陰晦靜晦而居先則
必迷後而得所主則利曰安貞吉吉生於安且正
也以陰從陽不安且正其能吉乎餘從程氏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從程氏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從程氏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

從程氏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翼傳曰坤陰卦也二陰爻也以六居二以陰居陰
也是皆陰柔之極何為以直方大繫之惟天下之

至靜為能動惟天下之至柔為能剛惟天下之至
晦為能明其體重厚其質柔靜其位中正直方大
蓋二得之於所性成之於所養者故曰六二之動
直以方也動者二之發見處也其所性所養自然
發見非勉而習之是以无不利得乎天然後有其
光有其光斯可以名其大故又曰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翼傳曰坤純陰也惟三與五為陽位三曰含章五
曰文在中謂其以陰柔靜順而中蘊陽明之美詳
見六五解餘從程氏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翼傳曰坤純陰之卦也以六居四陰而又陰也上遇六五五亦陰也陰晦如是乃閉塞之時也處之之道惟當藏密而不發露不量可否輕出而用之雖小有譽而咎亦隨至矣或曰二亦以陰居陰何以吉也二下體也得中也二與四異矣學者當自識之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翼傳曰自有易以來惟黄裳之義未有知之者其失在以裳爲下也何以知裳非下也考小象文言之辭而知之也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文言曰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是皆以黄爲中以裳爲文爲美无取於在下之義蓋古之服制十二章衣用繪裳用繡考工記謂五采備謂之繡裳備五采與衣之繪不同故裳爲至美爲至文是以六五取象焉六五稱中美元吉何也坤體厚重陰爻虛靜而五位爲五陽明而中正也以厚重虛靜之資而蘊陽明中正之德所謂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故能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大吉大善无加於此三曰含章五曰黄裳章之色不若繡之備三雖陽不若五之盛三不得中五尊而得中也他卦六三則爲不中不正六五則爲晦爲弱惟坤則爲章爲美必有默識之者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翼傳曰剥之極稱碩果坤之極稱龍明是理未嘗息也剥則上九獨存故不食坤則陽去其位而復反故未免於戰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翼傳曰陰視陽爲小惟永久正固則能以大終也以大終所以能承乾此用六之道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翼傳曰乾曰中正純粹坤曰剛方此所以爲乾坤之德之用也餘從程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翼傳曰自此以下又廣前意惟乾坤六爻反覆推明之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一從程氏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
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從程氏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翼傳曰凡於理不通者以其倚於一偏也惟黃中
則不偏以之察理无理不通何謂位何謂體坤土
也五土數也五行為土五色為黃五聲為宮五事
為思五方為中河圖以五位於中央而為數之管
攝以其无所不通也今以坤土而位乎五是以正
位而居正體君子以是理而發於事業是為美之

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翼傳曰陰極於亥亥乾位焉以龍表之使知有陽
也然陽之始生陰之所疑也疑則不受夫陽未免
於戰戰乎乾猶未離乎陰之類故俱傷也堅冰之
漸君子謹之陰盛而戰寧免於傷著其禍所以警
之也
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從程氏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翼傳曰易始於畫畫始於乾坤自乾坤而為八卦
乾坤之變極矣自八卦而為六十四八卦之變極
矣八卦皆乾坤所生六十四卦皆八卦所生此作
易之本旨也傳易者擺其說之簡易而无以自託
於艱深之地於是為互體變卦之說震坎相合中
復有艮離震相合中復有巽此互體也自復來者
若干卦自臨來者若干卦自泰來者若干卦此生
於師小過生於晉之類此卦變也又曰乾坤大父

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嗚呼天地萬物之父母故萬
物一天地也震坎相交既成屯矣安得復有艮離
震相交既成噬嗑矣安得復有巽卦之一陽者謂
自復來二陽者謂自臨來三陽者謂自泰來陰陽
皆始於乾坤捨曰乾坤而曰來自復自臨自泰者
何耶錯震於坤之下則為復錯巽於乾之下則為
姤復一陽姤一陰八卦相錯必有是也今見其為
一陽一陰之始則又目之曰小父母父母一也安
得小大之別也枝蔓其辭轉相傳致學者不知其
非也捨道德性命之理而從事於紛紛无補之說
安能見大易之蘊哉昔人論卦謂兩兩相對以成

此說得之畫有陰陽變之所由生也六十四卦皆陰陽相對以變屯與蒙相對皆二陽也屯變初與五蒙變二與上也需與訟相對皆二陰也需變上體訟變下體也師與比相對皆一陽也師變二比變五也小畜與履相對皆一陰也小畜變四履變三也六十四卦其變皆然蓋天下之理生於一成於兩未有獨立而无對者消息盈虛往來屈伸動靜闔闢其相與推盪於无窮者皆兩也乾坤之後即繼以屯屯之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乾純陽坤純陰震始交乎下坎始交乎中也他卦或曰柔來文剛剛來文柔皆以乾坤為本而取剛柔之變相

錯以成卦非諸儒之所謂互體卦變也此理甚明當有能辯之者

彖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翼傳曰言居屯之時則勿用有攸往有濟屯之才則君子以經綸義各有在也餘從程氏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翼傳曰屯繼乾坤之後九居屯爻之初濟屯之責在乎初也磐者其居安也元者其立壯也隆厚基本而不輕其動所以行吾正也在下而行正非可以无助也故利建侯陽貴也陰賤也居三陰之下以貴下賤也位雖未貴而德則貴矣民捨此安歸乎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從程氏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翼傳曰處動之極即鹿也不得乎初與五即鹿而无虞也然有知幾而舍之義何也動之極也動極者必變也餘從程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

翼傳曰四近於五而五陷於屯初之得民乃四之婚媾四求初而往濟於五則事上之義明不求之而往乃私與初應豈不處闇昧可疑之地乎故曰求而往明也餘從程氏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翼傳曰初與五皆剛陽也初位乎下乃大得民五位乎上乃屯其膏何也草昧之時必有奮乎下者初為動之主勢必上行此民之所歸也五坎體也坎者陽陷也居屯而有所陷徒擁其位爾故其施艱蹇可以小正不可以大正坎為雲為雨故曰膏

曰施也昔者漢唐創業之君相提攜於百戰之中是以能卒成其業其繼承者則不然艱難奪於富貴志氣墮於嗜慾一有所䧟雖有扶衰撥亂之才之志顧未有大能濟者故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初與五之別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從程氏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翼傳曰蒙穉也昧也穉而昧者未能遽亨所以亨者在　也剛而得中二之亨也用我之亨以行發蒙　知中故曰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非吝於發蒙也蓋彼能求我則可以迎其欲發之心而乘其可發之機有如時雨化之者若未反三隅而再三瀆則在彼之蒙猶未可發而再三告之者亦瀆之也彼此俱瀆則蒙不知所趨无益於蒙也唯時中之君子則知此理餘從程氏

蒙以養正聖功也

翼傳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萬善皆備特蒙而未覺爾養有二義自養也養人也自養者當以蒙而養其正養人者當於蒙而養之以正此皆作聖之功用故曰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翼傳曰讀大象者當先觀彖不觀彖則不識名卦之義蓋合二卦以成名有取象者有取義者有取畫者天地水火山澤風雷八卦之象也健順明險動　此八卦之義也以奇偶分剛柔八卦之畫也如　言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雷雨作解其辭與大象同者皆以象名而以義兼之也至言險在前為需險而健為訟行險而順為師若此類專以義名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若此類專以畫名也釋經　不觀諸彖惟泥大象之言如天下有山遯乃　入山取遯之義風自火出家人乃於風火取家人之義蓋大象專取象以繫卦至於成卦之名不止在是欲識名卦之義求之於彖足矣泥大象而曲為之說者蓋不深考也果行育德有本者如是亦可於山下出泉見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從程氏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從程氏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翼傳曰時之也者急於得所依惟也之二中正自守故雖秉剛而十年不字人之蒙者昧而无所擇蒙之三不中正故見金夫而不有躬嗚呼見利不動 雖不變非中正者其誰與歸二爻皆以女爲言女 多欲者也餘從程氏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從程氏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翼傳曰童蒙非冥然无知之謂如赤子之心特蒙覆於 中而未發爾目之不明以有翳也翳去而明 尤若无根之目雖黃帝豈能予之以其明哉伊尹能覺太甲不能覺昏迷之夏桀周公能覺成王不能覺逆亂之管蔡以六居五中有陽也巽順以應二資於明也其蒙如童能愿而信發之則覺所以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翼傳曰處一卦之上而爲下所仰與二同爲剛陽是亦任治蒙之責者然二以剛居柔虛心善應故爲包蒙上九極乎剛而過乎中非包蒙乃擊蒙也治蒙亦有時乎用擊然用擊豈君子之得已哉惟以之禦寇則上下之所順也

需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翼傳曰需有待也在我者有可需之才在上者有可需之君二者交相致焉斯可言需矣必如傅說然後可需於版築必如太公然後可需於渭濱雖然傅說无高宗徒需也太公无文王徒需也需之成卦乾陽在下有可需之才也九五位乎天位有

可需之君也有是二者可以自信故曰有孚需之於始其終必遇故曰光亨上下相得以德而合故曰貞吉成大功立大事无適不可故曰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翼傳曰五雖爲坎之主然處中而尊其剛陽之德同乎乾也德同則乾恃五而進五倚乎險亦援乾以進非特乾需乎險五亦需乎乾矣五在險中人見其或陷也剛陽在下以類而至則有不陷之義存焉故曰其義不困窮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翼傳曰雲上於天需而爲澤可須也故飲食宴樂
居易以俟之易言寬裕自養皆以酒食言說者乃
謂雲上於天將潤萬物故需有飲食之象此泥於
序卦之說竊有疑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恒无咎未失常也
翼傳曰需者乾見險而須也初最遠而爲郊郊未
有故不犯難二漸近而爲沙沙瀕於水矣故小
有言三已逼而爲泥泥則污我矣故致寇至坎爲
水故取水義餘從程氏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從　氏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愼不敗也
從程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翼傳曰四以險而當乾陽之進故傷而血也五與
乾陽同德而受其進四必不能與乾爲敵故出自
穴以避之穴所安之位也能去其所安之位者由
其以柔順而退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翼傳曰五雖在險中以陽德而居中正之位且有
同德之陽以類而進五何所憂哉惟需於酒食寬
裕以自養爾以是而處需是爲正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翼傳曰四當乾陽之並進故出自穴去其所安之
位也乾陽歷四而達於五陽已亨而无所競矣上
以受之故入於穴得其所安之位也需者未定
之事終則定而无所需故上獨不言需也餘從程
氏

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
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翼傳曰訟之爲訟其義在坎健而不險安能成訟
坎之爲險其義在二卦本坤體二來居中化順成
險故坎之三爻惟初與三皆以柔從剛以下從上
惟二剛而无應窒於其間窒生訟訟故惕雖窒惕
也然二剛而得中有孚之象也有孚而中則不極
於訟有吉義焉需訟皆因坎而生坎水也故皆曰

涉大川需則利涉而訟不利涉者乾可上也不可下也險可出也不可入也需之險在前健進則出乎險故曰光亨正吉訟之險在下健來則陷於險故曰入于淵也餘從程氏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從程氏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從程氏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翼傳曰易雖不可爲典要而成卦各有所主由所主而觀之其脉縷可坐析也所以訟者二實爲之初與三雖同居險體蓋附之也是以初與三有終吉之義而以訟之必不勝者歸於二爲邑人三百戶言下體之三爻也二來居中化三爻而爲險據而有之以爲邑人欲以是與乾訟也夫乾上也坎下也以下而訟上其患若掇拾而取之爾若知其義之不能訟捨同體之險而逃竄之則可以无眚矣眚災也非怙終也二剛而得中其過不甚能逋竄則眚災亡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翼傳曰勢均則訟力弱則從二與五訟以剛遇剛也六三以一柔而居三剛之下惟當以下從上以柔從剛故不言訟食舊德從王事皆從之之事也舊素也素有德於我者當食之謂上九之正應也若遇三陽不擇其所從則不得其正矣正則雖處危而亦无咎也凡成事者陽也陰則應之而已此極言柔從剛下從上之理所以免於訟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翼傳曰四雖健體所居柔也所履所應亦柔也初爲正應而二據之非理也四知其不能訟惟自反而就於理則其訟自變而歸於安且正矣復反也即就也命理也渝變也世之極于爭者其失以不反於理也若四之所處其何失之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翼傳曰既曰訟矣安能元吉所以爲元吉者蓋所居中正可以息天下之訟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翼傳曰上九剛過而不得中健極而終於訟居上而下莫與之校三其正應乃順乎己而不訟者故

取訟勝爲義訟之勝必有所獲故或有錫之以鞶
帶者說文曰鞶大帶也又曰鞶或以爲首飾則鞶
者服之華而在上者也上九訟而有得自以爲華
其居在上若鞶之在首也然以訟而得之則得者
隨失而榮者所以階辱也終朝三褫之若曰不旋
踵而奪之者踵至矣何足敬哉

師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從程氏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從程氏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從程氏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從程氏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從程氏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翼傳曰二既帥師矣四雖比於五而其才陰柔惟
次於左則得其常而可以无咎左不用之地也餘

從程氏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翼傳曰以柔弱而爲用師之主非憂其暴也憂其
不斷也禽爲田害當奉辭以伐之害而不討有咎
也長子帥師則所任必專又使弟子衆主之凶之
道也柔者或失之不斷故以是告之餘從程氏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從程氏

比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從程氏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翼傳曰人之情附近則相比夫附近而相比未必
非苟合是乃比之所惡也故曰比吉又曰原筮元
永貞无咎羣陰固相附近然不可比也何也非元
也非可永正也必推原占決求其可比者而比之
孰爲可比者其惟五歟五剛中居尊雖不相附近

者亦當求比也不寧言羣陰也陰不能自安比五則安也夫指卦之剛陽而言也後字去音謂後其夫而不比則凶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翼傳曰五為比之主初最遠而非其應何以有吉義蓋幾生於應物之先而誠出於其志之未變故可以信求比何咎之有盈充也缶素器而无文也居下而位卑其文固未著矣擴吾之信以充之五雖遠而非應終必來應而有他吉矣有他吉者非期於必得而得之也傅說之於高宗太公之於文王若无自而能比終於必比者誠使之然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從程氏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翼傳曰未能近於五而所比者二陰比之非其人也安得而不傷二亦處重陰而正吉何也二中正也應乎五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從程氏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從程氏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翼傳曰彖言比輔也下順從也下皆順從於五而上獨後之故凶凡爻以首言謂在上也无首者失在上之義也

小畜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從程氏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翼傳曰陽交乎陰而陰感之陰陽亨故能雨也今以陰而畜乎陽陽方以往為尚二者未和而亨雖密雲而不雨未亨而言亨何也健進而巽受之剛而達於五之中則其志行乃亨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亨則必雨故自五而達於上則曰既雨既處也餘從程氏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翼傳曰以柔畜陽豈以其未聚未有以勝之亦懿吾文德而已懿美也文德之美則感不用而羣陽可畜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翼傳曰陽居於下非其所也受畜乎陰非其常也惟非其常所故三陽皆欲上復也雖然彼操其畜之之權以臨乎我我迫之以求其復則咎之所由生也初之復不迫四得位而又應之四之陰不拒乎初初之陽有助乎四是謂復自道何其咎吉夫私其所畜若有咎也惟其復自道故特以何其咎明之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翼傳曰陽在下而必進故以進爲復初應乎四能復自道二无其應其復也難然二與初同體初能復二可牽聯而復也夫牽聯於人而後復若有咎也惟二所處在中進退必以其道故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翼傳曰三之復進迫乎四四方得位力能止之故三輿說輻而不能行陽不安於受畜而與之藉故夫妻至於反目也夫上下同應於四而受其畜復以不能正室而咎夫陽何也陽畜陰常理也陰畜陽非常也以四之柔順固非大失道若然陰得以畜陽孰使之然哉臣之用事君必不能君也婦之用事夫必不能夫也既不能夫矣不知所以善處者而進迫之則其失不得不責乎三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翼傳曰上下固受四之所畜然乾陽尚往四力止之不能无傷懼之患惟誠信以孚於上使在上者信任之則傷可去而惕可出故曰上合志也上言五也昔之人臣見天下之威權在己遂不知有其君不知己之權乃君之權一日不得乎君特一夫耳安能有所爲哉曰巽順之臣也苟非巽順則爲權臣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翼傳曰五雖君位亦四之所畜五能推誠心以信之使攣固而不可解以我之富爲鄰之富則下之權乃我之權也富陽也不富陰也五雖陽而不獨富蓋以其富而厚乎四也太甲成王委心以聽於伊尹周公未嘗獨富也商周大治而太甲成王實享其成焉或謂五爲小人所困故援援在下者與之相濟義恐不然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翼傳曰始之密雲不雨者陽在下而尚往陰畜之而未和政不雨也九五上九則巽矣與四同巽體也同畜乾也五有孚以結乎四四之畜道行矣上處畜之終亦從畜而止四之畜道成矣既雨而和也既處安也上下並畜而至於和且安者由四尚柔

巽之德而貴載此任也雖然陰之畜陽非常理也婦正固而乘其夫則危月將盈而幾於望則食君子至此不可復有所往也有所往則疑矣婦曰正厲欲其不貞固而能變也月曰幾望若既望則不可戒矣此皆言四也於上而言四何也因畜道之成於終故於終爻而示戒所謂不可爲典要也

履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翼傳曰卦之所取者象也義也畫也所取雖不同而一陰一陽者義則全在畫也一陰在下爲遇柔遇剛也在上爲夬剛決柔也其義則甚明也在二

曰同人上應於五其志同也在五曰大有履尊用柔諸陽服從所有者大也小畜與履二卦相對以變在四曰小畜臣比乎君故能畜陽然所畜者小故曰小畜在三曰履何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不可久安其所也三何以不可久安其所也非得衆之位也何謂非得衆之位大有之五君位也同人之二應乎君也小畜之四比乎君也三皆不得乎此故繫辭曰三多凶言失中而不得乎五也不得乎君則无以得衆乃以一陰爲衆剛之主上爲剛所履而下履乎剛其危爲履虎尾不可以久處也履虎尾何以不咥人而亨也三兌體而上應乎乾也人能以兌說而承順乎乾是謂柔勝剛弱勝強理之至順也推是理也惟以禮自防者能之此履所以爲禮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翼傳曰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爲六三之所累是謂不疚不疚則其道光明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從程氏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翼傳曰陽剛居下无應于上其所履素潔故可履

而往也素履既定其往也獨行其志願而已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翼傳曰二居三之下而爲三所藉也夫人以好爲人上之心而藉於我非自寬裕安恬以禮與之周旋則不安其處二以剛居中其所履者坦坦然平易此幽靜之人自守而不亂者以是處三是爲正且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翼傳曰三成卦之主也在卦則曰不咥人亨在爻則何以咥人凶也以成卦觀之下兌體也上乾體也兌說而應乎乾見其爲不咥人也以一爻觀之三本柔也而位乎剛以柔居剛乃爲羣陽之主所謂旣不能強又不能弱如眇者之視不足有明跛者之履不足有行勢必至於見咥也以其主乎羣陽故曰爲于大君也武人非剛明之德謂其質柔志剛徒用其躁爾是豈可爲大君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翼傳曰三爲卦之主而四乘之五爲夬決之君而四近之故亦爲履虎尾然以剛居柔其剛不過雖

履危而知懼者知懼則下可乘三上可輔五而其志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翼傳曰五君位也而衆之所歸乃歸於三理未有不正於一者五旣剛果其勢必決三而去之夫居尊而失衆乃至於用決則已晚矣正當君位者蓋以是爲厲也凡易言夬皆夬去之義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從程氏

泰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翼傳曰自乾坤十變而至於泰泰積累而後成也天地位而萬物生物之始生者必屯屯而經綸猶蒙昧也必有以發其蒙物之蒙者不可遽有爲也需不遽也需而未得其欲爭心生焉於是有訟平其訟者必以師然後能比比聚也物聚則必畜猶曰小畜何也是以勢畜非以理畜也辨上下定民志必繼之以禮禮立則泰道始成矣自有天地以來積而至於堯舜之泰此理也自一代之興起積而至於成康之泰此理也漢至於比而畜矣而禮不足以文景爲小泰唐至於比而畜矣而禮不立是以太宗雖小泰一傳而遂亂其間迭爲廢興之

君非特不知禮也或師而未比或比而未畜偃然自以天下爲己有不知廢壞亂亡已踵其後此泰魏晉宋齊梁之世望泰道而未之見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從程氏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從程氏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翼傳曰茅之用可重拔於下而薦於上故君子之
類取象焉餘從程氏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
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翼傳曰程氏釋此爻至爲詳悉以其餘意推之非
特處泰治之世當如是其處小人之道亦當如是
蓋以君子在內二爲之主所以制小人之命者在
焉制小人之命者豈必變之於至窮之地哉曰包
荒不以禍心而起其怨也曰用馮河不以疑心而
來其間也曰不遐遺毋以在遠者爲可忽也曰朋
亡毋以在我者爲可私也處泰如此則能以其中
道而上配乎其君君爲之主我行其志而其道光
大矣餘從程氏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翼傳曰乾本居上坤本居下以交故爲泰三乾陽
之終也盛者至此而衰交者至此而變勿恤云者
不必過於憂勞而不安於泰也其孚云者不可不
誠其心而忽於泰也于食有福者享其安也餘從
程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翼傳曰四爲陰之首切近於內四先復則羣陰皆
復不富言俱陰也俱陰則其志同志同則其勢易
以合故不待戒約皆信從而復矣翩翩言復之疾
也以舜之極治而難任人堲讒說與夫去邪勿疑
之言矻矻不離口蓋知小人之志常在於內也三
以天理而示戒四以人事而示戒其保治之意至
矣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
也
翼傳曰五履尊位爲泰之主不當以陰陽往復言
故其辭異於三四其視二雖陰陽相反然以交際
之義爲重也餘從程氏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翼傳曰泰終則命亂否終則後喜否泰之往復必
天理也人事果无與乎往復者有是理也所以使
之然者人事也處泰之終坤體而陰柔泰安得而
不亂處否之終乾體而剛陽否安得而不傾人事
天理未有不相符者

否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翼傳曰否之匪人以在內者皆非其人也餘從程

氏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從程氏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翼傳曰聖人之心與天地同其大不欲一物失其所亦不欲一人爲小人之歸故處小人之際化之

而已未嘗遽絶之也遯之二陰方長於初則曰勿用有攸往否之三陰已盛於初則曰以其彙正吉初在下而未顯於在下未顯之時捨非從是其勢甚易若能與其類爲守正之行而不與在上之陰並進吉且亨莫大焉其所以守正不往者非曰忘其君也將守吾正以有爲也餘從程氏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翼傳曰以其居中得正遂設二義非敢遽以小人絶之也餘從程氏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從程氏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翼傳曰大象言君子不可榮以祿爲不在位者設也九四居近君之位濟否之責在焉餘從程氏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翼傳曰當否之時必有扶衰撥亂之才然後能息天下之否五以陽剛而宅尊位爲正當其休否之君乎休息也曰其亡其亡念其將亡也曰繫于苞桑言固其根本也桑之叢生根深而固繫之斯不失之矣國之根本其端不一如結民心如用仁賢

如正心術誠能如此繫辭所謂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亂者有其治此少康宣王所以能與夏周也若本根一失則亂亡不可復救矣或謂六五之否已休不可忽其安且治當念否之復來恐非其旨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從程氏

同人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翼傳曰同人大有對變也卦以一陰居下體之中曰同人以一陰居上體之中曰大有同人之彖文

多戒大有之彖爻多吉君臣之位異也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則同非善也泰卦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則同又爲善也所謂同者其得失特未定顧其所同者如何爾人臣爲羣陰之宗易失之私故同人之彖爻多戒人君爲羣陽之宗上下順從故大有之彖爻多吉也餘從程氏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從程氏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從程氏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從程氏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從程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翼傳曰小人險陂而多忌好勝而自私非特喜人之同乎已視君子之同道相比必有間而害之之心蓋不排其異己者則不能使人同乎己自古黨

與之患皆起於此二五之同中且正也无他爻以分其應同而固也九三九四以不中正之姿處二人同心之間害其同者无所不至三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莽在下謂居五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二之上也必三歲而不興二人同心之密非三之所能勝不能勝則安能行也四比於五猶隔墉也始乘其墉而有欲攻之心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敵四居柔猶能困而自反也自反而不失其則是亦吉也餘從程氏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翼傳曰同人之五與比之五同也然比以一陽而比衆陰上下俱得其所比故曰邑人不誡吉同人所同者惟六二也在上者區區焉與其宗黨爲同亦隘且吝矣此所以來三四之間至於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始相遇也周公之事武王霍光之事武帝君臣之志非不同也然不聞有讒慝之言至成王昭帝則舉國而聽於周公霍光由是三監上官桀之徒始起而間之非兩君二臣同心之密安能復相遇哉武王武帝以比道而任周霍成王昭帝以同人而任周霍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從程氏

大有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翼傳曰陽爲大陰爲小以一陰居尊而爲五陽所歸其所有者大也大非陰柔所能有也必沖虛不自滿者能有之此心一滿則喪其所有矣六五明體而虛中所以爲大有所以爲元亨若直以大有爲富有盛大則失其義矣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從程氏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翼傳曰以陰柔而有衆陽天之所命也苟混爲无所莅別則有非其有矣安能順天命乎餘從程氏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翼傳曰當盛有之時羣陽爲五之所有惟初獨立而无交是害也然其位處卑也其有未盛也雖曰无交人以爲非咎也故曰匪咎知人之不伐咎艱難兢畏而不敢自肆又可以免咎也故曰艱則无咎二咎異意不可不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從程氏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翼傳曰二應於五而四比之皆五之所固有者三於五无相得之義未能通於五也富有而未通於其君則失之專故三當自通於天子亨通也已有剛健之才上有離明之主三可以自通矣若小人處之必以其剛健富盛而自私安能通哉餘從程氏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翼傳曰詩言駟騵彭彭行人彭彭謂其驕累而至者盛多也四居四陽之首而率諸陽與之偕進其盛多蓋彭彭然明不能燭理智不能慮遠以其盛多者而震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下三陽皆健體四乃明之始也有明辨之智則匪其彭然後能免於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翼傳曰六五之所有者孚而曰威如者德威惟畏也以柔順而有羣陽區區焉設關鍵以爲備則亦不勝其備矣五居尊虛中而以其坦易者待之我

以孚感彼以孚應无備而上下從不嚴而人知畏此所以爲大有也法制密而誠意消是豈大有之君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翼傳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尚賢也五獲自天之祐吉无不利者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大有之君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於終可驗也易之取義若是者衆小畜之上九曰婦正厲月幾望言六四之畜陽至上而爲正厲之婦幾望之月也若指上九而言

則上九陽也不得爲婦與月也說易者其失在於泥又以求義故以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歸之于上九也其說曰履六五之虛中履信也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剛極于上无謙退不居之義下從於五不可言尚易之所謂尚與上同也五之履信思順以有其下其有未備也惟尚上九之賢則其有備矣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故自天之祐於上九見之

謙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翼傳曰方謙之始自處於卑下而已未見其得也及要其終則尊者愈光卑者不可踰所謂君子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從程氏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翼傳曰人之言曰謙者卑下而已卑下非謙也地中有山謂卑下而有崇高之義其用則多者裒斂之寡者增益之稱物平施使適其中是之謂君子之終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翼傳曰三謙之主也二下之而初又下之謙而又謙故曰謙謙才弱而位下若不足與有爲也然世之能動者實生於至靜而能勇者實生於至柔惟靜可以養動惟柔可以養勇有所養則發不可禦初之謙謙可用涉大川由其卑以自牧也牧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翼傳曰鳴者氣有所感也易言鳴者三豫之初謙之二與上皆以陰求陽感之而至於鳴也三爲謙之主二以中正而位其下以柔從剛以下從上所

以感於三者誠矣故其鳴也爲正且吉鳴而得遂其爲謙之志故又曰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翼傳曰一陰爲卦之主嘗辨之於履矣一陽爲卦之主義亦甚明九三爲衆陽之所歸蓋勞而有功者乃自止於不得衆之位是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卦之所以成謙而三所以爲謙之主君子有終萬民之服惟三足以當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翼傳曰謙者禮也禮者理而已矣稱物平施之謂也故謙之下體皆曰吉而上體皆曰利吉者善之至也利者利如是爾未便吉也蓋下體艮艮止也謙而能止則不過上體坤坤順也謙而順從則无立此作易者別以吉利而致意焉不獨爾也謙之主在三初與二蓋承乎三者夫人勞而有功而位乎上其下能謙以承之安得而不吉四五上九則位乎三之上矣三雖勞而有功在上者當遇之以禮不以禮而順從之非謙也故四曰无不利撝謙撝若指撝然不勞而施之之謂惟撝謙乃不違則也則中道也五以柔居尊无鄰陽之實不富也爲羣柔之主而與之相親以其鄰也居尊不富而又下无其應苟一於柔而无以濟之則尊者屈柔者弱矣古者之法負固則侵之有罪則伐之下有不率乎上毋謂吾事謙而不用侵伐也不用則謙德廢矣故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與二皆曰鳴謙二比於三上其應也二之鳴得中故正吉上以順之極而應乎三三爲止之主而不交乎上故上雖鳴而求之其志未得也如是而志未得亦勞且葸矣故利用行師以征邑國行師者用剛武也邑國者其私所有也以剛武自反而治其私則上之志可得矣是三爻致意之深惟熟味則得之

豫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翼傳曰豫一字而兼數義曰和豫曰事豫則立豫之善也曰猶豫曰逸豫豫之不善也合卦而觀之其象則雷出地奮其義則豫順以動豫之至善也分爻而觀之有爲豫之善有爲豫之不善者其所處之得失係焉爾餘從程氏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從程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從程氏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翼傳曰四爲豫之主初其應也以下悅上以陰悅陽求寵之切而至發於聲音其志必欲窮寵極欲而後已初之豫過豫也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翼傳曰初應於四爲窮凶三比之爲有悔五亦比之爲正疾惟六二得中得正自處於重陰之間而不昵於四其堅介蓋如石也介于石何以能知幾也惟至晦者故能明惟至靜者故能勇二以靜晦自守而不蔽於欲其於天下之理皆昭然於吾前不動則已動則不俟終日而不失其幾二之豫先知之豫也故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翼傳曰盱睢盱也不自安之貌遲遲疑也不自決之貌四羣陰之所同應也三欲求昵於四故睢睢盱盱而上視四有其應而取之不專故三遲遲而

不自決三所處之位不中不正其進退取捨少能裁之以義此猶豫之豫也故動則取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翼傳曰羣陰皆順從朋盍簪也於朋之盍簪而不以疑慮寘其間則不傷於和豫矣四豫之主專取和豫之義餘從程氏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翼傳曰二與五皆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四方得位爲衆所歸五之欲有所爲

而不得逞偲偲然視四之制己若正固之疾人有得一固疾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四以和豫得衆而无害五之心五得四而有所戒是以五未亡而常存也中位也言五所居之位得中而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翼傳曰上亦不累於四也所以異於二者二中正而有守上則動而極乎外冥冥然无所覩而豫也雖然過豫之人懼其有所陷溺也陷溺則遂欲而忘反上之冥豫雖成庶幾其或變也何也冥而无所陷溺也无所陷溺必非長久於豫者是以有必

變之義曰何可長也告之以速變也

隨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從程氏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從程氏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從程氏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程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翼傳曰二中且正乃係小子而失丈夫三不中正乃係丈夫而失小子蓋隨之爲卦動而說以陽下陰以少女從長男兼此數義是以易動於欲其守正而不動非剛陽者不能也二與三皆陰柔之質陰柔者以欲而隨人比近則必合二比初之陽初在下小子也三比四之陽四在上丈夫也二又非一定之辭乃設辭以爲之戒也餘從程氏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從程氏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從程氏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翼傳曰昏禮曰嘉嘉耦曰妃易之嘉皆配也

蠱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從程氏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翼傳曰器以日用則不蠧人以日勞則无疾蠱以剛居上上无所事之地也柔來居初初在內而下也凡物之蠹必自內與下始剛上而柔下內與下蠱壞也其義則下順而上止下順而无所違上止而无所事因循苟且亦所以成蠱蠱非事也於蠱壞之時而從事焉故蠱爲有事之象爻皆取子道言之明非創始之事乃飾壞之事也雖然既爲蠱矣未嘗存蠱壞之義何也萬物未有廢而不起亂而不治者使終於廢且亂是則理息矣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甲有六終始之義先三日後三日究其始終而慮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翼傳曰振民者作之使不媮也育德者養之使不窮也不媮不窮所以治蠱凡蠱生於媮且窮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翼傳曰柔來變剛蠱壞之始也幹蠱當於其始必有幹之之子則其父可以无咎子改父道始雖厲而終則吉蓋其事若不順而其意則承其父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從程氏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從程氏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翼傳曰既蠱矣宜幹不宜裕也四切近於五以柔居陰惟能應之以和裕非能除害而興壞故往見吝而志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翼傳曰幹蠱壞之事非有才者不能六五才雖不足而居中用柔柔中之德亦可獲譽承以德譽可以守成而已故不言吉凶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翼傳曰事之始猶未定也君子則出力以幹之事之終也成者不必有爲壞者不可復爲君子无所用其力矣是以上九雖有其才處於事之外不事事而高尚其事也桀之聖人雖非中道而其高潔不屑之志亦可法則矣武王既與周光武既與漢

夷齊嚴光不事王侯君子未有非之者有可則之
志也不言吉凶作易之意可見矣餘從程氏

臨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翼傳曰卦以臨名未有釋之者序卦曰臨者大也二陽浸長不可謂大詳觀彖爻初无大義古今訓解亦未見以臨爲大者余疑序卦非作於聖人此其一端也然則臨之義安在哉書曰臨下以簡語曰以臨其民臨者上臨其下也二陽在下四陰在上言二陽爲四陰之所臨覆去音也倒而觀之則爲觀觀者下觀上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言二陽爲四陰之所觀仰也二卦相對其義甚明陽爲陰所臨覆不見其爲咎悔何也上順體也下説體也陽以説而進不迫乎陰陰以順而受不拒乎陽故陽與陰相感也陰陽相感可以致大亨是以初二兩爻皆曰咸臨咸者感也惟其相得是以相感利貞者戒之也至于八月有凶慮其狎乎陰而豫爲之戒也臨位乎丑自臨至申凡歷八月三陰生而爲否矣易著陰之爲害无若否與剝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翼傳曰此取上臨下之義无取於陰之臨陽也餘從程氏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翼傳曰咸感也感之而進故進而陰不忌斯能行其志矣然二陽雖説體皆剛陽之才也剛陽豈以兌説而感人哉故初曰志行正也二曰未順命也能行己之正不能不順上之命則感之以其道矣初曰貞吉猶有戒意至二則直曰吉无不利初未得中而二居中也程子以未字古用之與不字同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翼傳曰爲兌之主而其質陰柔所居非正徒以甘説以臨二陽故无所利然二陽方亨三獨乘之宜其不安而憂也既憂之則无咎者同體而説不近乎陽故雖有咎而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翼傳曰其位在上下之際臨之切至也凡上之臨下惟患其遠之不相通四既近於下而初實感之其所處之位至當是以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翼傳曰五臨之主也陽進未盛而陰受乎陽君子

小人之辯其責在五五陰柔之君也明不足以察慮不足以周下應二陽則惑矣必以知臨乃大君所宜又曰行中之謂也中五之所有也惟中者爲能用知不由乎中過者失之察不及者失之蔽必不能善處君子小人之際五所宜者知也能行吾中斯謂之知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翼傳曰復之五遠於初陽若不能復也而曰敦復臨之上遠於二陽若无所臨也而曰敦臨敦厚也坤之德也惟體坤德者爲能順賢而從善故於二陽雖非其應而其志則在焉餘從程氏

觀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翼傳曰四陰已盛不取陰迫陽之義蓋二陽在上四陰在下下順也上巽也下以順而觀仰乎陽上以巽而爲觀乎陰陰陽巽順以相與故无迫陽之義餘從程氏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

從程氏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

從程氏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從程氏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從程氏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翼傳曰三雖下體漸近於上異於初與二也然處上下之交其進退不可輕也反而觀諸己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則亦不失其道矣不言吉凶悔吝其得失視其進退也或曰二中正而可醜三不中正

而不失道何也觀之時陰觀陽也下四爻皆陰不必言其當位不當位惟以觀之遠近爲得失爾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從程氏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從程氏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翼傳曰五觀我生自觀也上觀其生觀五也上與五同爲下之所觀五得位而上不得其位故上觀五之所爲未嘗釋於心故曰志未平也所以不釋於心者以與五同受其下之責五之得失上之所

同也說者謂上爲師傅之位觀此亦可見餘從程
氏

噬嗑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從程氏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
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翼傳曰余嘗論成卦之名取義不一不必泥大象
而爲鑿說今觀此卦尤可見也彖曰頤中有物曰
噬嗑大象則曰雷電噬嗑使聖人不言之於彖則
釋經者必牽合雷電而爲噬嗑之說矣得意而忘
象斯可以觀易餘從程氏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翼傳曰雷電相合而章先王法其威照之象而明
罰勑法於噬嗑之義无取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從程氏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從程氏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從程氏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

從程氏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從程氏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翼傳曰噬嗑除間也觀爻辭之得失大抵有二義
去間必於其微刑人欲當其位不於其微則爲間
日深不當其位則刑人不服初上取始終之義以
爲戒初乃動體於其動之始而能制之故不行也
上雖明體積而過至於怙終故聰不明也中四爻
用刑者也二應於五而四比之皆得乎君而用刑
者故无咎惟三則遇毒者不當位也不當位有二
義不得乎五也處不中正也雖吝无咎者噬人非
噬於人者也刑者不得已而用也以除間而用刑
用所當用也諸爻皆其艱難之辭者蓋知其不得
已也殛鯀放驩兜雖舜亦病而難之此噬嗑雖亨
而吉辭甚寡也

賁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從程氏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
翼傳曰剛柔相交而爲賁賁飾也凡致飾之道能文其質不能加乎其質柔來而文剛以剛爲質質勝於文也故亨分剛上而文柔以柔爲質文勝於質也故小利有攸往三代之忠質文雖各有失而夫子之欲從者則先進之禮樂也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從程氏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從程氏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從程氏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翼傳曰二以一柔而處二剛之間二剛皆賴其賁然陰柔而貳其所賁則非義矣故二當賁其須須與上興謂賁三也柔之文剛不能加乎其質故以須取義其不賁初而賁三何也初已應四二不必賁之矣三則上无其應二所當賁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翼傳曰一陰不可以賁二陽一陽則可受二陰之賁三處二陰之間二陰交賁之故濡如濡潤澤也然受二陰之賁惟久於正則吉否則爲二陰之所陵柔矣陰之交賁易以陵柔乎陽故告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從程氏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翼傳曰五比四而應二以柔遇柔无所賁也剛陽在上可以爲賁故五當賁于丘園丘園在外而近指上九而言也束帛戔戔盛其禮以賁之然後得九之賁已如高祖之賁四皓光武之賁嚴光是也

在內无所賁而資賁於在外之賢固吝矣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禮賢而賢不就何傷於人君之盛德上九高絜處外不與物賁故曰白賁无咎使四皓而受高祖之爵嚴光而受光武之聘與蕭曹寇鄧等耳何以遂其高尚之節哉故上之白賁得志也
剝
䷖坤下艮上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從程氏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從程氏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從程氏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翼傳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觀否剝遯夬諸卦尤可見當小人之剝君子君子不顧而有爲者取禍之道故曰不利有攸往知其不可往而委之於意外者亦非已亂之道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坤順而艮止卦有此象象者理也觀其理之可爲則順其理而止之其消息盈虛皆所以奉天也漢

室黨錮之禍激之而愈奔抑之而愈抗陳蕃李固之徒知有攸往不知順而止之之理也初剝以足二剝以辨皆剝之微也於剝之微尚有望於君子之正茍无君子之正則凶矣故初曰以滅下也滅下則其上猶可爲也二曰未有與也二與五俱陰位雖應而情不應二雖得位而未有與未有與則小人尚可止也知其尚可止故特發此意以示之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從程氏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從程氏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翼傳曰五君位也不當例以小人之進爲言故告以處小人之道彼小人之騈進如貫魚然其勢雖不可遏其志在於得寵利而已得所寵則安深拒之則競五思所以處之之道莫若以宮人寵之而不及以事則陰之爲害亦淺可以須陽之復矣易之教人仁矣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從程氏

復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從程氏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翼傳曰天之行如循環之无端曰反曰復言往而必來也曰七日言剝之與復无无間斷也有須臾間斷則乾坤之道息矣王弼曰復之不可遠也天道如是非不可遠乃不能遠也君子體天之道則以不可遠爲貴餘從程氏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從程氏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從程氏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從程氏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從程氏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從程氏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翼傳曰四雖行於羣陰之中而獨能從初其吉可知易有得失甚明而不言吉凶者不待言也象曰以從道也安有獨能從道而其義不吉者乎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翼傳曰卦之主在初二比之曰休復四應之曰獨復三同體而遠曰頻復五最遠於初若不能復不能復宜有悔也曰敦復无悔者其體則坤其位則中以敦厚之體而居在中之位是謂黃裳之吉以是而復復在我者也故曰中以自考也考成也言在我者可以自成也不獨復也諸卦之六五未必

皆善惟坤體則無不善此黃中之理惟知易者則識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翼傳曰往而不知反者必喪其所歸迷而不知復者安得而不凶也去陽最遠極卦之終所謂迷復也迷則天之災人之眚行師君國无適而不凶也

餘從程氏

无妄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從程氏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翼傳曰无妄誠也不曰誠而曰无妄蓋動則涉於人心之危易以妄也聖人之動兆於復成於无妄方其未爲復也其體純坤坤者闔也藏也退藏於密之時也一變而復動之機已兆矣由復而順動一皆循於天理故爲无妄者若曰其動皆天无一出於人欲也夫既无妄不可立一毫於其間故剛中而應大亨以正皆天理也有一非正莫非己過故曰有眚无妄則行其所當然有攸往乃私心也

故曰天命不祐行矣哉命理也祐順也言天理之所不順也詩之稱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王赫斯怒以遏徂莒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詢爾仇方以伐崇墉文王之心天也惟動以天雖至於興師動衆亦皆天也使文王於天理之外而有毫髮攸往之心是豈爲文王也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翼傳曰萬物雖異體莫不各具天理一物妄則无一物矣天下雷行物各自奮與非自外與之也物自相與爲无妄也對時育物者亦因其可育而育之爾中庸謂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至誠无妄也化育亦无妄也以无妄相與參贊故萬物亦无妄也知此理斯可以知天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翼傳曰卦言不利有攸往以全體言之无妄則大體皆正不宜更有所往也然所以成卦者謂其動以天也若天理宜動而不動又非无妄矣下三爻動體初乃動之主主乎動則天理所當動也故曰往吉若二與三皆動體之陰也二雖中正不宜妄動三動之極其妄甚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翼傳曰造始者陽因成者陰此理之至无妄者二以陰居陰且在下體上應於五當因成於五者也故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利有攸往不量其分之所宜而欲爲耕且菑之事則妄矣故曰不耕穫未富也富實也富實言陽也二未若五之富實故以畬穫爲无妄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翼傳曰无妄者理而已矣事有形於此而理之得失係於彼或者執其形而求之而不知所執者非理也夫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宜畬穫者之妄也乃

有不妄者存焉或者繫牛於此必責得於居人宜不妄也乃有大妄者存焉蓋眞妄在理而不在事也三非動之主而處動之極其質則陰而其居則陽所處不正見理不明徒知牛旣繫矣必邑人得之不知得之者有行人也卒之行人得牛而邑人乃災以其妄也吳謂勝齊晉可以圖霸而戕吳者不在齊晉乃在於越季孫謂顓臾近費而固以爲子孫憂夫豈知季孫之憂乃在蕭牆之內也事之若此者衆舉一二則可以類推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翼傳曰五戒以勿藥上告以有眚蓋健體而應動

易以妄也四雖健體其居則陰下无其應不累於
勤是乃可正之道知其可正而正守之則不失其
所有矣故曰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翼傳曰雜卦曰无妄災也天下之理求之太察責
之太詳不全其天而悉力以爲之者皆妄也妄則
災之所由生也五剛而位乎中亦无妄矣然其才
其位其時皆足以有爲有爲者易以求全也一物
一事小有失其處者必一一以正焉夫求小者之
皆正則於大正者或傷焉猶之无妄之疾不足藥

也藥之則反傷元氣矣不知其傷元氣必欲以无
一疾而爲无妄者皆災也漢武帝當海內无事之
時內則疾禮文之未備外則疾夷狄之未賓自謂
我之雄才大略不可使有此疾更制立法與師動
衆所以試吾藥也試之而疾益滋者以妄爲无妄
也上九以乾之極居卦之終窮其所行災自己致
其類乎秦皇之妄歟

大畜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翼傳曰食音嗣所謂大畜養者謂養賢以及萬民
若家食之則非大畜矣堯舜急親賢乃所以爲徧

愛故彖釋之曰養賢也餘從程氏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從程氏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翼傳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
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養賢而推之以及
萬民畜養之大者乾剛天下之至健四五能畜之
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而其德日新蘊畜之
大者三者所以爲大畜也象曰天在山中天畜山

非能畜天也託大小以見意意不在天山言以小
畜大也方寸至微大包天地以形言之則有小大
之別以理言之惟小爲能畜大小能畜大所以爲
大之至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輿說
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翼傳曰剛陽在下勢必上進然陽方受畜初乃陽
之微者微而先進則危且災矣故以利已戒之二
之輿說輹與小畜九三之說輻異也小畜之三進
而厄於四其說輻不行不得已也九二剛而得中
中則不過知其爲受畜之時脫輹而不敢進者順

乎理也初與二皆受四五之畜四五雖至柔其體則艮也艮體而以至柔行之是以能畜天下之至剛昔之有智勇者惟推鈍朴魯不自用其智勇者能畜之若以其智勇相角於勝負之中偶則爲二參則爲三未有受其畜者觀劉項之得失可見矣餘從程氏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翼傳曰天下之理六爻相制而已柔不制柔其制柔者剛也剛不制剛其制剛者柔也初與二受畜於四五柔制剛也若三與上則皆剛也皆剛則不相

制而相合是以三之進若良馬之逐也餘從程氏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從程氏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翼傳曰以柔畜剛必畜之以其力則力不足以勝彼有不受其畜者故四五畜乾之道當若牛豕然牛雖有力而難畜於其童而加之以牿則不至觝觸矣豕雖剛躁而難制於始畜則先豶之雖有牙而不猛矣故今之畜豕者无不豶也柔之畜剛不可以力勝所以畜之者其理當如是四曰牛五曰豕牛有力尤難於畜豕四臣位五君位難易之別也四曰有喜五曰有慶慶者其喜之至歟餘從程氏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翼傳曰小畜之上曰既雨既處言陽受畜而止也大畜之上曰何天之衢亨言陽不受畜而通也先儒謂大畜畜極而散以二卦彖爻觀之非散也小畜之彖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蓋小畜之六四獨爲一卦之主非特下三陽受其畜而上二陽亦受其畜故曰上下應之謂畜之而止也大畜之彖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蓋大畜四五二爻協力以畜在下之乾故曰能止健若上九與

四五同體獨處乎外既不與四五同畜健亦不受四五之畜故曰剛上而尚賢謂之尚賢者言四五尊而上之故大畜之上不可畜而亨也亨則其道大行若天之衢无所不通豈與受畜者同哉下何字羡文餘從程氏

頤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從程氏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翼傳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凶上體止也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於人者也動而求養於人者必累於口體之養故雖以初之剛陽未免於動其欲而觀朶頤也餘從程氏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從程氏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翼傳曰三應於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於三蓋上之養下下之養於上皆貴於正三不中不正而居動之極所以求養於人者必无所不至上雖其應其體則艮之主艮止於上而不下交三極於動以求於上是謂拂於頤之正凶之道也十數之終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然則烏用戒爲凡求養於人者其欲心未易消也因其有多欲妄動之心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本意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翼傳曰四陰柔不足而求養於初顛頤也居大臣之位而能求在下之賢以爲養吉可知矣然上之養下養其欲也下之養上養其德也四之顛頤蓋資初以養其德彼有以養我之德我可无以養其欲乎古之所謂賢者固未嘗志於爵祿也然上之人未有捨爵祿而能養賢者故初之視四如虎之視眈眈然四必養其欲使之逐逐而有繼然後无咎故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上之施不光則顛頤非吉矣初剛而動故爲虎或以虎爲四失之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從程氏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從程氏

大過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翼傳曰陽大陰小大過陽過也四陽居中而斥其陰於不用事之地故曰大過過者偏盛之辭陽君也陰臣也陽君子之道也陰小人之道也君欲其尊失之過則君驕亢而不有其臣矣君子欲其盛

失之過則君子過常而不養小人矣大過陽過故
至於本末之弱而其棟橈也今夫居室之中而强
其室者棟也棟欲其隆而棟之所藉以為承乘者
亦欲其不弱中四陽棟也其本末則皆陰也上承
虛而无所庇下乘虛而无所據棟雖隆安得而不
橈君子觀棟之橈利有攸往以拯之拯之則亨者
以卦才言也其才則剛雖過而二五得中内巽而
外説是足以抑其有餘之陽而齊不足之陰故有
攸往而亨也其象為澤滅木澤所以養木也至於
滅木則過矣君子知其旣過而不可復過也思其
所以大過於人者惟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已當

君之驕亢與夫君子之過常惟獨立而不溺乎人
遯世而不徇乎世此其所以大過於人也説者乃
謂大過諸爻能過越常分則吉不能為過常之事
則凶消息盈虛損過補不足天之道易之義也大
有則以富有為戒大壯則以陽壯為戒大過豈復
以過常越分為吉乎理未有可過者旣過而復使
之過无是理也大過之時大矣哉當其時極其過
貴於時措之宜也故贊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翼傳曰陽過之時非陰柔之所能過也初能以巽
順處下上承四陽如茅之藉物過於謹畏如此善

用大過者也故曰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苟
措諸地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謹斯術也以往
其无所失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
妻過以相與也
翼傳曰陽過則偏偏則亢是以大過之陽比陰則
合二之陽方過下比初六之陰老夫而得女妻也
夫老而妻少尚能成生育之功如楊之枯可以生
稊稊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若五則異矣五之陽
旣過乃比上六之陰士夫而得老婦也夫壯而妻
老无復能生育矣如楊之枯僅能生華華者發而

將散美其外也反其始者其過尚可救而美其外
者君子以為无補於其過矣故二曰无不利五曰
亦可醜也二之陽未老視初之少陰則老矣故曰
老夫五之陽已老視上之老陰則壯矣故曰士夫
以老而配少故曰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
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翼傳曰三四以陽居中棟之象也三則棟橈凶四
則棟隆吉何也救過於其末者不若救之於其本
以一身言之元氣本也四支末也以天下言之朝
廷本也四方末也大過之棟橈由本末弱本末不

可俱弱然實以本爲重三所居不得位而應乎上
拯其末也拯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有
輔也四居大臣之位而應乎初拯其本也拯其本
於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橈乎下也其下不橈其
上烏得而不隆必戒以有它吝者拯其本者不可
不一其心也漢之季世搢紳之禍已成國家之勢
已幾於不支矣李固陳仲舉之徒乃欲援之於末
流紛紛之中噫亦晚矣使當未大過之時有大君
子反而歸之於正禍豈如是之酷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翼傳曰剛而得中故无咎不能拯過故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翼傳曰下履四陽陽方盛而陰不可安其處是以
過涉而至於滅頂也滅頂則凶矣作易者以爲陰
之滅頂陽實迫之陰雖罹其凶其義則不可咎也
巽以柔居下故初之陰爲茅兌爲澤居上故上之
陰爲涉
習坎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從程氏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翼傳曰服習溫習皆有重義八卦皆重獨坎加習
文王之所加也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文王
居憂患之時而以憂患後世爲心於是演易八卦
自坎之外其七卦皆處乎夷坦易之地惟坎則一
陽陷乎中而有險難之義其象爲水水至險水雖
至險而習乎水[illegible]入乎水而[illegible]然則習
乎險難者斯能无入而不自得也舜禹湯文皆未
免於險難惟其習於此是以能安於此加坎以習

聖人憂患之心與仁天下後世之心可想而見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從程氏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從程氏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翼傳曰二五雖居相應之地而皆陷於險以二之
才所求小有得欲求五而相濟於險則未能出中
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從程氏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從程氏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翼傳曰二陷而在下五陷而在上在下者其陷爲深故曰有險在上者亦未出於陷故曰不盈祇抵也若抵於既平則可无咎以其中之未大而有所陷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翼傳曰險之極宜變也然以陰柔而乘五之剛剛方陷於險故五係上以徽纆而寘之於叢棘也凡人之情安泰則相忘險難則相係陰非獨欲係陽陽亦欲係陰也五之係上是以至於三歲不得捨也易言三歲十年皆數之變三近而十遠辭有輕重也或者以卦之數而推之皆牽合之說

離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從程氏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從程氏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翼傳曰初火雖微勢欲上行故所履錯然上逼六二以剛逼之二麗乎中正而得位其可逼哉必敬之斯可以免咎以其微也是以有可戒之義餘從程氏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從程氏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翼傳曰過中則昃昃則滅亡近之鼓缶而歌者惜衰暮而樂也若不樂則嗟大耋之及而復哀矣哀樂不相襲而至也今不樂則哀者以其過乎中是以秉心无常也餘從程氏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翼傳曰五以柔居上四逼之之遽故突如其來且焚如也焚而不戢將自焚矣故有死如棄如之禍餘從程氏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翼傳曰成卦在二五皆以柔麗剛也二之辭安五
從程氏

之辭危二臣道也臣以柔而麗乎下正且吉也五君道也君以柔而麗於二剛之間安得而不危知危則吉者黃離之中且麗於王公之位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翼傳曰上九非王也言王於此爻當用征之之道也凡物皆相附麗而比於君者尤當麗于君也上九以炎上之火而極其炎于外其勢上趨而不下附于五五其可坐視其不附而不征之乎征之則嘉矣所謂嘉者非瀆吾威也折其渠魁獲非其類而已故曰征之爲言正也舜之伐苗文王之伐崇墉

其得此道歟

翼傳曰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乾坤坎離其體也咸恒既濟未濟其用也有體必有用此易之所以爲易也或曰六子皆乾坤所生何獨坎離相終始爲用也自乾之正位來居坤之中而爲坎自坤之正位來居乾之中而爲離蓋中爻乃正位陰陽居中有生之最先者坎陽卦也其體乃陰中之陽故坎亦爲陰離陰卦也其體乃陽中之陰故離亦爲陽是二物者其氣爲陰陽其數爲一二其位爲南北在天則爲日月在人則爲　德爲精神四時之行百物之生

東谷鄭先生易翼傳上經　後學　成德　校訂

咸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從程氏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翼傳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柔上而剛下也剛不下柔不上二氣不相與安能相感然不曰感而曰咸則知陰陽雖二端其本則一惟其二端是以生感惟其一太是以感而合咸皆也合也天地以氣感而萬物生聖人以誠感而天下和平天地萬物雖異位其氣則一聖人億兆雖異勢其誠則一觀其所感而其情可見者感生於情也情出於正然後知感通之理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從程氏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翼傳曰卦言感應之理六爻皆不純乎吉何也卦合而言之全體也爻析而言之偏體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之全也六爻之所感不同咸之偏也其不純乎吉者以六爻私相應也自初至上皆取人身爲象身者我也困於有我安能无所不感也於有我之中又有所困焉拇困於履腓股困於動心困於思輔困於言各當其處而各困於一能六者以私相應非所謂无心於感應者是以爻辭多凶吝其善者僅免於悔而已初陰也四陽也陰之志欲感陽而從之故如拇之動於下也拇者身之微動之先其不言凶咎者以是淺鄙之爲不足言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翼傳曰腓在股之下拇之上上下欲動而已順之夫順物而動凶道也惟能居則吉二之居居中也居中則不一於隨人故雖順而不害也餘從程氏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翼傳曰初與二陰也陰感陽而動故爲趾爲腓三以陽而爲艮之主宜其止而不動而亦悅乎上之陰而應之故爲咸其股股謂其隨腓趾而動也以其不異乎二陰故曰亦不處也執牽也爲二陰之所牽執而動故曰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翼傳曰心有定位不可有定應今指四爲心其位定矣有定位而私應於初其應亦定也初其朋也憧憧然往來以求其朋必未能感未感則害其正是以戒之以正吉悔亡凡戒生於不足也餘從程氏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翼傳曰人君之感當使萬物爲一體故能无感不通九五下應於二私之心也心累於私故心與萬物不相通脢背肉也背乎心而不通乎心也感物而有不通乎心者其志之淺末僅能无悔而已何足以語感應之理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翼傳曰聖人固嘗以言感人所感不獨在言也今指上爲輔頰則囿於言矣獨以滕口說係之自言之外无所感也餘從程氏

恒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從程氏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翼傳曰咸與恒皆剛柔相應咸之彖則不著其義恒之彖則曰剛柔皆應恒咸无成心恒有定位也有定位而剛柔相應應其理也无成心而剛柔相應應其私也夫婦必相合君臣必相信此常理也夫婦相合而外乎其家君臣相信而外乎天下曰私可也非所謂感也學者能識時義之變易斯可言易矣餘從程氏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從程氏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翼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風雷非常物也以非常之物而繫於常又曰君子立不易方何也道者常與變而已君子先立乎其常然後能盡其變其常之不立而曰吾將變以趨時者无忌憚之人也君子觀象以雷風爲常則當立不易方能不易方則凡雷之動風之散雖曰不常无非道之常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翼傳曰上應乎四常也初知以應爲常而不知可常者有義也初陰也四陽也以陰求陽求之必深也初巽體巽入也四艮體艮止也彼止而我入之亦求之深也君子誠其心而後交度其德而後求

於其始而求之之深蓋未施而責其報未孚而要
其誠正固守此凶也而亦无所利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從程氏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翼傳曰君子嚴威莊肅而濟之以和寬厚慈祥而
濟之以剛是以能常也三過乎中而純乎剛乃不
恒其德者既不恒其德矣且介於二剛之間吾以
其剛而上下皆遇剛進退无所容於人則繼之以
其羞矣正固守此吝矣哉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翼傳曰二四二爻不言恒而言久端吾之剛而用
之以柔皆變常也雖變也變而得中是亦可久之
道也二久於中故悔亡四不得乎中久非其位矣
非其位而為動之主動而无所獲也故曰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程氏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從程氏

遯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
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翼傳曰讀易者當別時義之輕重輕重小差失其
旨遠矣說遯者以遯為識謂陰長陽消乃君子遯
藏之時非也遯與否異也否三陰在內小人道長
故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遯二陰方
長在內猶有陽也內有陽則君子之道未消故象
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則知遯之為言遠也
遠去聲也者因其漸長之勢委曲遜避之不與之密
比於上徐有以正之也若陰方長而君子遽為遁
藏之計則誰與任其責者此非聖人設教之意曰

遯亨所以亨者小利正也陽曰大陰曰小謂當是
時於小者利有以正之也故曰小利貞浸而長也
惟其方浸長故不可不早正之四曰畜臣妾吉五
曰正志其正之之道與又曰遯之時義大矣哉欲
君子深求其義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翼傳曰天山不可為遯得意而忘象可也解在前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翼傳曰所以成遯者以二陰也初視二為同類視
四為正應從二附陰也從四附陽也其進退動止

惟在前者是從故於遯之時爲尾也夫惟人是從
者危道也欲免於危在勿用有攸往而已蓋從二
則有剝陽之咎從四則失同類之心惟止於下而
不往則不犯二者之災初陰之至微也微則易以
自免故特發此義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翼傳曰所以成遯者二陰也初則戒以勿用有攸
往二則備言固結其君之情狀蓋一所居者中位
而應乎君所守者柔順而從乎君執是二者而用
之其固至於不可勝說(吐活反)說解也革固也此其

意將以害君子也不言吉凶以示處得其道則吉
處非其道則凶故彖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五
以剛而當君位而下與二應君子觀其時可不思
所以有爲乎故曰與時行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翼傳曰三雖陽而與二陰同體遯而有所係也陽
係於陰是爲有疾憊惟以臣妾畜三陰而不與之
爲大事則處之之道得矣大抵小人之欲其始志
於寵利而已不以寵利飽其欲而禁之太甚所以
滋小人之禍也剝之五曰以宮人寵遯之三曰畜
臣妾吉其義一也諸呂方強平勃聽其擅有王爵
且假以兵柄北軍一呼士皆左袒其勝者幸也所
以畜諸呂者本非其道也先儒以王陵爲正而以
平勃爲非豈過論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從程氏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
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翼傳曰嘉好也配也故古婚姻者皆曰嘉五應於
二視二爲嘉惟於二能遠之則正且吉二曰固志
五曰正志固志者二欲以是結其君也正志者五

能自正其志則二无所爲入矣是乃遠小人之道
不惡而嚴若上則不然於二陰无所係應超然於
其外者進退在我故曰肥遯肥者綽綽然而有餘
裕无所疑滯也

大壯

䷡(乾下震上)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翼傳曰陽爲大陰爲小大壯大過皆四陽也陰在
內爲遯陽在內爲壯遯爲棟橈壯爲正大二者甚
相遠也故卦之下惟利正二字而已其辭約其旨
深學者宜有得於斯餘從程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從程氏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從程氏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從程氏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翼傳曰居健之極有應在前銳於進也然乘承皆剛動則見困故小人用之以壯若君子則用之以罔罔亡也謂亡其剛也物之極者必變故設二戒若不顧慮如羝羊之觸藩則羸其角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翼傳曰居四陽之終其壯易過故必正吉則悔亡羣陽並進非二陰之所能止藩決不羸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輹其行健也夫四居壯之極而不以壯爲戒何也凡物之理有所激則必爭无所激則樂易而爭息水之奔以激乎石也行乎平地則寂焉而已四雖極壯前遇二陰二陰非動之主能順以聽之四无所用其壯矣烏用戒焉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從程氏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翼傳曰上與三爲正應故三來觸之藩限隔也三居下體之終上居上體之終終則有限隔之象故皆言藩也

晉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翼傳曰此諸侯之卦也下順上明諸侯承王之象也人臣之道雖貴於柔順然內而左右侍御僕從之臣任弼違糾繆之責一於柔順則非忠矣惟諸侯分職於外欲其承令而稟命故柔順者尤諸侯之所貴也進而上行下以柔交乎君也麗乎大明上以明照其下也是以侯爲康治之侯而君之寵侯者至於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坤爲衆爲牝馬故有錫馬蕃庶之象離爲日爲中虛故有晝日三接之象餘從程氏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從程氏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從程氏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
介福以中正也
翼傳曰六五在上以柔遇柔進而愁也上明下順
俱得中體必受福也或謂上无應援進之之難是
以愁如非也夫二中正而順體五居中而明體使
二以无應援而愁如安有无應援者而能受兹介
福也使二以未得介福而愁如安有中正順理者
以未得位而戚戚也然則二何以愁也所事者王
母也事王母者君子以爲憂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從程氏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翼傳曰晉以柔進也當柔進上行之時四獨以剛
乘之是亦不當位也上比六五而貪據高位下拒
三陰而畏其上行非鼫鼠而何餘從程氏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從程氏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從程氏

明夷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從程氏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翼傳曰明入地中其紂之事乎然文王用之則爲
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用之則爲艱正而晦其明
卦有所居之時則同而所用之義則異亦各有所用
之義則一而所遇之時不同學者能識時義之變

易則易无餘蘊餘從程氏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從程氏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從程氏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從程氏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從程氏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從程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翼傳曰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其不可无君者不可一日无彜倫也五君位也居君位而夷其明君道息矣君雖不君然君之道其可息乎故五不言君而言箕子之利貞箕子雖傷利在貞而不死者以天之彜倫待已而後傳也六五居中箕子之中也君失是中而箕子得是中箕子傳之而後天下萬世皆由是中以生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使明而可息則箕子當死于商武王不必訪于箕子矣五不言君而言箕子君道在焉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從程氏

家人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翼傳曰離下巽上而為家人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據二五而言也以全卦論之離中女也巽長女也家人无取於男獨取於女何耶長女處下而巽順乎陽中女居中而附麗乎陽婦人之義有三從離巽蓋盡從陽之義此女之正也虞舜之化於二女見之文王之化於后妃見之脩之奧突之間而達之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此離巽所以成家人之卦也卦辭惟曰利女貞意可見矣餘從程氏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從程氏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從程氏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從程氏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從程氏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翼傳曰所應者陽又介於二陰之間陰巽在位以虛受實富家之義也順而能富吉莫如之餘從程氏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從程氏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從程氏

睽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翼傳曰長女中女而為家人中女少女而為睽中女正也少女乘二陽非正也一正一不正亦所以為睽餘從程氏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從程氏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從程氏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翼傳曰居睽之初在卦之下必安靜以俟之寬裕以容之睽斯合矣九陽體上行故為馬睽而无應故喪其馬喪馬勿逐久則自復安靜以俟之也惡人者以其戾于己也睽而无應无非戾於己者拒絕之則愈戾能受之則可辟咎寬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於斯故曰悔亡餘從程氏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從程氏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從程氏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從程氏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翼傳曰宗言同黨五視二為宗也膚言同體二視三為膚也當睽之時陰陽急於求合二雖比三之陰其應五也專不恤同體之愛而噬之五之往求於二宜其合也合則有慶矣餘從程氏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翼傳曰疑心生於多妄妄見生於久睽久睽之人无適而非疑也睽合則心平心平則疑釋餘從程氏

蹇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從程氏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翼傳曰利見大人指五而言也不利東北而利西南爲遇險者言五以剛中居尊濟天下之險非擇地而後處故五位於險中而曰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少康以羿浞之難而興夏宣王以玁狁昆夷之難而興周不自處於險烏能濟險哉餘從程氏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從程氏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從程氏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從程氏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從程氏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翼傳曰四雖比五之陽然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故往則愈蹇不若來附九三而爲連也所以連九三者三處當其位而且實也陰爲虛陽爲實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翼傳曰諸爻皆以往爲失來爲得惟二五不言往來君臣當相與以濟天下之蹇此而往來其誰任蹇難之責哉故二曰蹇蹇五曰大蹇大蹇者身處坎險之中以濟天下之蹇也我能濟蹇則其衆來歸故曰朋來朋來異於諸爻之來也節守也則也无往无來所處中正而天下取節焉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翼傳曰屯與蹇上皆坎體皆陰柔之才也則動乎險中動極必窮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蹇則見險

而止止極則變故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碩寬裕也蹇之紓也利見大人從五也五陽剛貴也或曰四比五而不能從上比五而利見何也曰四從五則爲往蹇不貴往也上從五則爲來蹇貴來也蹇見險而止止者貴來而不貴往也

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從程氏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從程氏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翼傳曰難解之初或紛紛而未定者知愚貴賤未當其處也初以柔居下上應九四之剛剛柔之相際如是安得有咎餘從程氏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從程氏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翼傳曰難之未解君子小人尚雜處也既解則當各安其所故爻辭多以君子小人為言三陰柔而不中正乃於既解之後間處二陽之中上負九四而下乘九二負可也負而且乘不可也小人而為小人之事乃可以自安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益思奪之矣餘從程氏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翼傳曰四之所自處者不當宜小人之所附麗也必解去之然後孚於其朋朋剛陽之類謂二也拇在下之陰謂三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翼傳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貳不自信之心也上不自信則其下亦莫之信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于小人此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陰柔故有戒意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翼傳曰釋者多指公為上六遂失其義繫辭極言其藏器待時之美安有難解之時以陰柔處上謂

之善藏器待時可乎所謂公者非上六也言公於此爻當用射隼之道也隼飛翔于上善為鷙害指上之陰而言也墉內外之限在墉之上而未出於外指上之位而言也難既解矣君子小人欲各當其處上乃以小人之才處乎內外之際公於此能射而去之則解道成矣解之極動之終而射去小人是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舜必俟鯀之久任然後殛之三苗罪極惡盈然後竄之湯之征葛文王之伐崇所以動而不括出而有獲者皆此道也卦爻變義若此者衆

損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翼傳曰損下之陽以益上之陰故謂之損損不可常也善用損者大抵有三曰有孚曰元吉曰无咎損者損下以益上也賦斂力役未免損下然取之以其制有孚也損者損己以益人也懲忿窒慾日損其不善元吉也損者損文以就質也二簋失之儉然寧儉禮之本无咎也三者可貞固而守之是謂利有攸往餘從程氏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從程氏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翼傳曰損下益上故下當損而上不當損損剛益柔故剛當損而柔不當損初剛而在下四賴其損也已事遄往謂在己所當損之事則宜速往以益上也益乎上則與上合志故无咎雖然下者上之基陽者陰之本過於損則基本或傷故必酌損之量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從程氏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翼傳曰三本陽也與初二兩爻同爲一體今損三以益乎上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三旣爲陰與四五兩爻同爲一體今六三獨與上交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若本三爻與之同往則配合不專疑而不受矣繫辭即此爻以明天地男女交感之理蓋言一陰一陽皆致一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從程氏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翼傳曰凡曰或益曰有他吉曰有隕自天曰自上祐皆謂不期於得而得之也損之爻惟上得益五非得益者也然五沖虛中順而居尊位雖不期於益必有益之者矣餘從程氏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翼傳曰上九坤體也得乾之施變而爲陽則在上者已有餘矣位乎上而陽有餘乃復行損損莫甚

為唯不損乎下而以其有餘者益之然後无咎非特无咎是謂正且吉利有攸往者以剛陽而施益无所不利也得臣无家者施益則得民之歸非有遠近內外之間也禹稷拯天下之飢溺其心如是故曰大得志也

益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翼傳曰巽之致用未有如益者故曰木道乃行利

涉大川木之用也乾施而為巽坤生而為震故曰天施地生言天先施則地乃生是之謂損上益下又謂之自上下下也餘從程氏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翼傳曰雷風常君子以立不易方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動雷散本不常也于不常之中而體常則立不易方於不常之中而盡變則遷善改過常而有不常者存焉不常而有常者存焉所以貴乎君子之觀象常曰雷風益曰風雷上動而下順男先而女從常也上順乎下男下於女益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翼傳曰損之上三爻惟上為得益益之下三爻惟初為得益夫得益者非以是而自私也故損之上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之初利用為大作為大作者當為大益之事也然在下而為大益之事位未崇也誠未孚也必元吉然後无咎元大也吉善也其貴於大善者以其位非厚事之地也餘從程氏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翼傳曰損惟上爻得益益惟初爻得益損之五益

之二皆非得益也然二爻皆以柔順之體而有虛中之象夫虛中者雖不汲汲於求益人莫不願益之故二爻皆曰或益之或者得之於无所容心二曰自外來五曰自上祐是也古者寶龜而貨貝五貝為朋龜擅十朋之價乃神物也二五虛中无我不憧憧於所益非惟人欲益之雖龜之神智所弗克違守之以永正則吉以其質柔故戒之也曰王用享帝王非二也王用此以享帝必獲天祐也湯之伊尹太甲之阿衡大戊之伊陟臣扈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皆用之以格帝也餘從程氏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

翼傳曰三陰柔而下體當得益而无有益之者稔歲曰豐歉歲曰凶古者遇凶歲則事必殺禮而處凶事者必自損以從約三下體當求益於上然三動之極位之尊且過乎中動極則多躁位尊則好大過中則已甚以是進迫上體以求益必以多欲而見疑矣故三之自處當如凶事之用深自貶損乃可以无咎能自貶損必有孚必中行以是告於上而通其誠然後能固有此益也古者臣見君而執圭圭通誠之物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翼傳曰四上體當施益也其體巽其才柔是皆不足以致益所利用者依遷國也初九上而為四六四下而為初二者交變故四視初為遷國遷國剛陽也為可依也依其所應近乎私利益者必中行无私以告公則必見從其見從者告之以益之之志非私也將求剛陽以成吾益也三四皆曰中行中不偏也謂其不足於中故告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從程氏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翼傳曰巽極而居之以剛在上而下係乎動立心不常也以是居益之極求益无厭也求益无厭而人莫益之者身不安而動心不易而語交不定而求皆偏也偏者知責乎人而不知自責是以或擊之也餘從程氏

夬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從程氏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翼傳曰去小人之道雖健而當說雖決而貴和不說不和而行之以畀速禍也五陽上行猶曰剛長益不以剛迫柔而使吾道既盛則我長而彼自消矣王允之徒不知此理卒隕身而喪國訓注沾沾小人乃欲以燕伐燕尤見其不知量也餘從程氏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翼傳曰夫小人者晦其德可也居德則忌之者至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翼傳曰趾在前進之始也陽剛果於上進壯于前趾也陽微而位下且不任夬決之責有所往則不勝徒爲咎爾故戒之朱雲以未見信之小夫欲去師傅之張禹難矣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翼傳曰惕懼也號警也二亦不任夬決之責而能以剛居陰所處得中其於小人也未嘗用壯以勝之惟知警懼以備之既備則不足憂矣恤憂也莫夜陰也小人之害君子惟務陰肆其害故備之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翼傳曰在夬決之時雖當揚於王庭若三則與上居相應之地相應則情雖交而多疑故三之處夬當委曲致慮焉頄顴骨也剛而見于面者也君子之去小人晦其德深其機是以能決去之三以剛居剛夬之太果若決之之志見于顴面德未能勝而先正機未可發而先露凶道也故告之曰君子夬夬之道當捨其朋而獨行恃吾之朋而往迫之窮則變矣遇雨者以其相應而和也若濡者雖與之和處之如受其污也衆或疑我之不決而慍之而吾心則期于必決而後已故終无咎乎勃之決

諸呂蓋得是理三與五任夬之責而又純陽皆言夬夬決之至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翼傳曰衆陽皆趨於上三其正應而四獨乘之故臀无膚而居不安也以陽居陰與上同體未能進而前故其行復次且也從君子而不果勝小人而不力九四之謂張橫渠曰牽羊者遜而先之如是悔亡雖有是言也而不信蓋羊之性很居前而力挽之則忿而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則行矣四當若牽羊然遜三陽而使之進則能成夬決之功然四不足於剛安能聞此言而信之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翼傳曰三應乎上五比之三謀所以去小人者臣道則然也五君也謀非所當用惟當揚庭以決之以五之尊且全乎剛行之以中則爲无咎然亦不光大也何也聖人之於小人非貴於誅而絕之也誅之孰若使之歸吾仁絕之孰若使之畏吾義殛鯀放驩兜竄三苗堯舜之心亦以是爲病也莧陸本草云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類難絕如此故以是示意焉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翼傳曰號警懼之意也身孤而位處勢窮而道消能知自警亦君子之所容也无號而怙終則凶矣辭若戒然庶幾其或改也嗚呼小人至難去也故聖人於此一卦深致意焉漢唐以來惟平勃幸勝之其他用是以召禍者不可勝紀由不識夬卦之義也大抵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疾也治疾者能使疾去而身安則爲善治疾也必欲以剛劑針砭決去之疾去而其身亦亡矣故彖曰健而説決而和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行之以和説先之自治而又以即戎爲不利則是夬決者未始以果爲貴也初以用壯爲戒二以能備爲善三

任夬之責而以潛晦委曲爲无咎五爲夬之主而以莧陸夬夬爲未光上以一柔乘五剛亦庶幾其不怙終而能改爲聖人之於小人蓋嘗欲逆其決必殲其類也哉泰之爲言安也内君子外小人使之各安其處而已四陽爲壯五陽爲夬聖人不以爲安是以諄諄而爲之戒

姤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翼傳曰姤者遇也遇者坤始交乎乾陰陽相遇也勿用取女者以一陰而遇五陽隨所遇而合莫適所主故不可取是女而與之長也或謂一陰既生漸進而敵陽故勿用取是女恐非其旨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翼傳曰陰陽相遇其義甚重坤之初往來交乎乾其位則建午之月萬物於是而相見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自遇而爲遯則其臣非矣自遯而爲剥則其君非矣遇則二五以剛相遇无所往而不利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天地君臣皆貴於相遇其時與義豈不甚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翼傳曰上之用柔於下者莫大於誥命也餘從程氏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翼傳曰金堅物也柅止物也金柅謂二也一陰初長莫適所遇不牽於近而欲有所往則所見皆凶惟近繫于二則爲正且吉矣此羸豕也力雖微而其志則蹢躅蹢躅者陰躁而不安也惟信其蹢躅則不可不有所牽制故曰柔道牽也此皆言陰陽致一之理非以將盛爲戒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翼傳曰陰而在下者魚也指初而言也陽比乎陰陰比則必合二之比初亦旣合矣苟使之有所遇是必有咎非惟有咎亦非義也義者有其所當有也不能有而及賓非陰陽致一之道豈義也哉賓非獨言四也二爲初之主凡非主者皆賓也包不必音庖包畜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翼傳曰初與二遇矣三同體而无所遇故不安於下而臀无膚也欲進而上之則三陽在前亦无所遇故復次且也進退无所遇亦危矣雖危而无大

咎者以其行未有牽制也人惟牽制於所欲无所遇則爲咎若四之不遇初而起凶是也三不牽於初雖不遇而進退在我豈有大咎哉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翼傳曰陰陽之合近者之利遠者非利也四旣遠於初矣起而爭之則凶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翼傳曰張橫渠謂有隕自天爲文王事付之事程子謂至誠求賢无有不以如高宗遇于夢寐文王遇于耕釣是也二說雖異而理則一初一陰也已與二遇自二以上皆无所遇五居尊位亦无所遇爲故五當以杞包瓜也五高而在上杞也初美而在下瓜也瓜之與杞雖甚遼絶然攀緣而上亦有可遇之理五能含章雖不汲汲於求所遇要其久將有隕自天而得所遇矣在天曰命在久曰志篤吾之志而不舍天之命志之所至命亦至焉文王之得民高宗之得賢志不舍命故有隕自天也凡易言含章謂其中有美也五位中正美莫大焉能含晦其美以俟之終必遇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從程氏

萃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從程氏

彖曰萃聚也順而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從程氏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從程氏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

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翼傳曰萃有成卦之義釋者多遺之故爻辭或不得其旨彖言順以說剛中而應此卦之才也所以成卦者不專在是五君位四大臣之位二位以剛陽同德聚於上所以爲萃也初之陰柔必萃於剛陽然萃於四則亂乃萃也何也天下之理定於一也一則聚二則分四五雖同德而下之所歸當歸於五五君也君不可分其所聚也初雖信於四而其信必不終以其亂乃萃也號者攄中心之所欲言也握者合而爲一也若能號四與之爲一樂附於五而不恤其他則往而无咎不然則徒亂其志非所謂聚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翼傳曰五有四以貳其萃二於五必相挽援則吉而无咎相挽援者以誠爲貴故曰孚乃利用禴禴薄祭也世之盛其禮以相接者皆其誠之未孚以二之中應五之中其中不變何必盛文飾以相交也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翼傳曰下二陰皆萃於陽矣三獨无附故咨嗟怨嘆而无攸利雖然當萃之時下欲萃於上上亦欲下之萃於我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於上雖小吝而亦可以无咎與上本不相得小吝也上體兌說能巽而受之无咎也上非上六謂在上之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翼傳曰其位近其德同其爲下之所歸亦同自非所爲至善則其君病之烏能无咎戒之也凡言位不當其義不一此所謂不當者爲其以剛陽迫近其君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翼傳曰比之爲顯比一陽而受五陰之比也大有之能有大一陰而有五陽之大也萃之五有四以貳之五必有其位而後无咎者以其萃之道不一也不一則有不孚於我者烏可不知自反之道故元永貞則悔亡元善也以善長人而永久正固以持之則免於悔以五之尊一有所貳惟无咎免悔而已其志安得而光大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翼傳曰无德无位其下莫附當萃聚之時以比居上其能安乎齎咨涕洟无所歸咎也

升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翼傳曰升與晉其義相近晉則柔在下而明居上乃諸侯承王之義升則巽於下而順於上乃文王事紂之義用見大人者謂於升之時其所用者在見大人大人者如文王是也見之則得所依歸而不必憂矣南征者捨暗而趨明明亦謂文王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從程氏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翼傳曰文王初爲諸侯其允升乎允信也雖處於下其升可信也升之六爻无一不吉非文王誰足以當之蓋文王之柔升巽於人之用柔也上合志者非獨言四也凡在上者其志无不合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翼傳曰處危疑之地者惟誠意足以勝之凡言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祭祀皆所以釋危疑也萃之五有四以貳之二雖與五相應蓋居可疑之地也升之時自下而上升也二與五爲應五君位也二雖在下而剛陽必上升亦居可疑之地也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困之二五皆處於困困者危地也二爻皆剛陽本非相感惟其處困是以交相求故曰利用享祭也文王卒自免於羑里孚乃利用禴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翼傳曰伐密伐崇墉皆此爻之義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翼傳曰文王有君民之大德繫之於二不可也有事君之小心繫之於五不可也四尊而居下正文王之事餘從程氏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翼傳曰柔以時升所以正且吉者若循階而升易而有漸也凡言大得志者謂聖賢得遂其願欲也所謂遂其願欲者非志於得君位也如乾之九五乃位乎天德是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翼傳曰六爻大抵皆文王之事文王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升積小以高大巽於下而以柔升也五之正吉升階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也上之冥升謂紂猶在上其升猶冥也文王不以冥冥之故而不息之誠惟以正爲利也消不富者謂自處退抑之地不以富盛廣大

自居是以不受命也

困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翼傳曰九二陷於中九四九五爲上六所揜是以爲困以上下卦言之則合坎兌而成也坎難也兌說也困而安於難則不失其所亨因困而取說於人尚口乃窮也君子觀卦之辭則知處困之道餘從

程氏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翼傳曰知其不可求而聽其自至爲致命也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則可遂所謂從吾所好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翼傳曰剛揜于柔爲困柔亦困乎成卦之義以柔揜剛爻則皆困而取義故剛困終必亨柔困困之甚初以陰柔處下困而无所託如臀之困乎枯木不可安處也幽谷坎底也陰柔而居坎底雖前有剛陽蓋三歲之久不能有所覿也或謂初比二而應四何困之極二四雖剛陽在我者陰闇无所覿安能遽出於困三歲言困之久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翼傳曰困之二即需之五皆坎體皆以酒食言陽陷於險其終必亨以酒食自養俟其亨也二雖困能有以自養則上必有求之者朱紱天子之服言五也五云方來言即乎二也享祀者盡誠意以交乎幽明也剛揜於柔未能有爲二五本非相應五以處困而求二二當盡誠意以交之誠意既通乃有相與拯困之道不居易以俟用吾之剛以征者乃凶道也征雖或凶以下從上因而相援義非有咎也慶者吉之至坎中之陽是之謂有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翼傳曰進阨于四故困于石退乘二之剛故據于蒺藜上其宮也其宮可入而以柔遇柔非其配也以此處困不祥莫甚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翼傳曰四方處困不求所以自免者而其來徐徐志乃在下何也四於初其位應也其情感也安有居感應之地而漠然不相恤者程子所謂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其勢而從則惡

之大者凡易言往往外也言來來內也四欲來從初而困於金車故其來徐徐金車剛而載己者謂二也四居不當位又困於金車雖吝而有終者有初以相與終必合也合則從正必能拯困也楚漢之際司馬欣董翳之徒困於楚則降楚困於漢則降漢蓋不知有終之道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翼傳曰以陽居陽極乎剛也揜於上者我則劓之揜乎下者我則刖之所以去其間己者以求合于二也赤紱下之服困于赤紱謂其下之未合也惟能不用吾剛徐徐以求之則二五皆以中直相遇其終必合人鬼曰享天神曰祭其以是為上下之別歟餘從程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翼傳曰其應在三三以柔附己而牽之葛藟也所比者五五以剛載己而難安臲卼也既為二者所困自言動則有悔者是乃有悔不以為悔而征則吉也蓋困極必通前无所揜惟其柔之不能征也故自謂動悔因其困極而當通也故告之以征吉不以曰加之則其義難別矣上曰征吉吉能征則吉也下曰吉行言知吉則行也二言相為表裏其歸則一

井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翼傳曰永嘉鄭景望曰得之何希深有蜀君子謂之曰易有性命二卦亦識之否余曰易皆性命之理何獨二卦也余頗不然之雖景望亦不以為然也余自玩易以來每見易之卦皆兩兩相對以變故兩卦之義或相反或相須或相類其義无不相關者至讀困井二卦未見相關之義余疑之久矣疑之久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渙然而悟所謂性命二卦其在是乎夫困之為困謂剛為柔所揜有言而不信也人之困也豈其所自為哉皆命也故大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之為言知其不可求而聽其自至也在命者雖不可求而君子則不謂命而求之於性井言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蓋言性也考之於象澤无水為困此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焉此性也君子知澤或涸而井則不涸是以致命而盡性盡性者不可一日而不用其力也譬之井雖有水若汔至而未繘井乃羸其瓶則井非我有矣人雖有性若所習有作輟之異所存有

人欲之私則性非我有矣二卦相爲表裏學者未之識也蜀君子不知何人其深於易者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從程氏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翼傳曰勞民而勸相所謂勞之來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不惟盡己之性而又盡人之性養之而不窮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翼傳曰輕清陽也重濁陰也輕清爲泉重濁爲泥餘從程氏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翼傳曰二剛中井之有泉者惟乘初之柔柔則不實是謂谷射鮒下既乘虛上亦无與无與則所汲者亦敝之甕也餘從程氏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翼傳曰九三以陽居陽井之至渫者渫潔也井渫而乃不食以所居不中非井邑之會故不食也不食則井不自惻行道之人爲之惻爾是豈終於不食哉其可用汲者必明潔之人也餘從程氏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翼傳曰初六最下井之泥也上六極乎上井之收也六四在井之間而所居得正井之甃也甃所以去穢而納清也上比於五爲五之捍故爲甃四甃則五亦潔矣故无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翼傳曰井以寒洌爲貴道以中正爲貴九五之不言吉其吉可知也井之上出猶性之及物也繫辭

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積也致用施也積而不施其道息矣故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至於贊天地之化育皆致用也收而勿幕蓋積之而施也積之也博則其用亦不窮矣餘從程氏

革

☲☱ 離下兌上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翼傳曰文明以察物理和說以順人心如是而革

可致大亨而得正新故之悔皆可亡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後四時成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賛之曰革之時大矣哉餘從程氏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從程氏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翼傳曰居位之下革之而人未必從當革之始遽革而人未必信其才雖剛陽然才非所宜用也鞏固也黃中也牛順也固執中順之道循理而變通可也自我有為不可也或謂變革者果无取於才

乎天下之理窮則變變則通惟中與順而已中則不過順則不逆革非自我為也商鞅李斯出私意以立制度卒禍秦而亡之鞅斯非不足於才不知中順之理也革而中且順豈有以改作而亂天下者哉於革之初言之欲其謹於始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翼傳曰在下而變革聖人之所重也二居下體乃有如是之美居二中也從五順也中且順故巳日乃革之巳日久也乃然後也久然後革之往則吉且无咎故曰行有嘉也於二言革之道於五言革之效其諸以中為美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翼傳曰三居明之極燭見革之之理然處非其位故以征則凶雖正亦厲惟用已之明而議天下之變則取信於人矣言行則道亦行不必有所之可也三就云者自初至三有三就之義惟三就則議之之審人之所孚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從程氏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翼傳曰革之道久而後信五與上其革之成乎五陽剛而中正居尊而說體盡革之美是以未占而有孚也凡革之初雖聖智者難之蓋事功未見其成而人情難與慮始信之者寡矣五革之成也其文既然見於天下道德之威望而可信舜之法度彰禮樂著周公制禮樂以文太平若卜筮罔不是孚虎變之謂也餘從程氏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翼傳曰初明體而剛陽曰不可以有為上兌體而陰柔乃有如是之吉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惟

革之時見之初九君子也以其居革之始故其有爲也難上六小人也以其居革之終故亦順以從君曰革面者革之而當必非小人之謀既革而成小人亦不得而非之其勢不得不革面也革道既成故戒曰征凶居正吉小人專指上也言革道之成在君子則豹變至若上之小人惟革面而已蓋上爲兊之主兊説順也故有順以從君之義五言大人謂君也上言君子謂臣也虎豹示君臣之别也

鼎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從程氏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從程氏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翼傳曰以象言之則其器爲鼎以鼎言之則其用爲烹飪以烹飪言之則其用爲享上帝爲養聖賢然鼎之義不止於是也革以改命鼎以定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周公定鼎于郟鄏體國經野建中立極所以定民心而重國本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翼傳曰鼎重寶也不可顛也然定命之始未免猶有所革而取新也故詳其義於初初居下乃鼎之趾必顛趾者乃出否也否不潔也否出則美實可全此捨惡而取善也猶之妾也不可使從上也其可從上以子也子貴則毋貴此捨賤而取貴也凡取新之義必捨惡而取善捨賤而取貴期合于義故曰未悖也初之應乎四顛趾也從貴也柔而應於上必有此義乃可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

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翼傳曰初爲足中三爻爲腹五爲耳上爲鉉足陰腹陽耳虛鉉剛鼎之象與義也二剛中乃實之美者上應於五宜見食也以三四間之故五之應二不專也仇對也五之謂仇間而未合仇有疾也君子美在其中義不苟合彼有間而不能我即我得其所以自全者故吉也彼不我即我謹所之理之正者久而必合是以終无尤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從程氏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

翼傳曰五藉四以自安也四之才雖剛然居柔而應柔上實而下弱是以覆公之餗也餗覆自我辱莫如之故其形渥汗而凶也位尊則責重任大則難勝五鼎之主也不擇人以當責任比四而合乃從而信之曰信如何也夫子之歎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翼傳曰五爲鼎之主故以耳鉉兼條之黃中色也金堅剛也其位在中黃耳也以柔資剛而又居剛金鉉也措之則安舉之則行鼎之爲鼎皆耳鉉之

功故利在於堅正也惟以中爲實則鼎之義全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翼傳曰五曰金鉉上曰玉鉉金剛而能變玉溫而不變以五之柔而資上之剛其所貴者金鉉也以上之剛而濟五之柔其所貴者玉鉉也二爻以耳鉉相資剛柔得節故大吉而无不利鼎至於上鼎之成也鼎成於終鼎之定也事至於成且定者未有不貴於剛柔之得節也周之定鼎其上九之時乎

震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從程氏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從程氏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翼傳曰其辭與彖辭同震之首在焉餘從程氏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翼傳曰動有順乎理者有迫於勢者夫理惟其當而已矣苟迫於勢而不得不動是亦理也初方進之陽也二乃柔之二雖中正柔而不果於動蓋初之所迫者迫之而不動則危矣故二之動不可徇所利不可有所安世之苟且而不動者皆安與利害之也貝寶貨也億度也度寶貨之可喪而喪之不懷利然後能動也躋升也九陵險阻之地也不憚九陵之險而升之不苟安而後能動也避害以自全靜退以觀變雖不逐逐於安利蓋无所利无所安乃安利之至七日卦之一變事定則必得其所謂安利也晉重耳亨室家乘馬之奉乃欲安於

齊沛公既入關亦利宮室帷帳子女之美而欲安之晉難未靖項氏方强是豈可安之地惟子犯張良爲能知幾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翼傳曰曰來蘇曰蘇息皆安緩之意三遠於初陽非有迫之者然處位不當進而犯剛惟蘇蘇然則往而无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翼傳曰四與初爲成卦之主初一陽居下陽必上升故恐懼可以致福四雖升而陷於重陰陷則泥而不通烏能光大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翼傳曰往則爲動之極來則遇四之剛往來皆厲所億慮者在不喪其所有之中爾二五皆乘剛也二居下體未止其所不得不動五所處君位也處君位不可以妄動故以无喪厥中爲大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翼傳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此爻辭有二震字兼二義也上言震索索此謂震懼也蓋上以陰柔之質而居一卦之上其中无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氣不充視矍矍而神不固言其震懼之過征則凶也下言震不于其躬此謂震動也四爲震之主而遠於上上與五爲鄰而遠於四四之動惟迫於五而不迫於上故曰不于其躬于其鄰躬謂上之身鄰指五而言也夫不迫於我而迫於鄰我能畏鄰之迫而爲之備戒雖凶亦可无咎何也人之過於恐懼者固无足取若能舉動之際覩事之未然而知戒亦聖人之所許也婚媾有言羡文也卦爻中无此義他卦有此一句簡編脫落誤入於此必欲强爲之說則鑿矣

艮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翼傳曰艮之繇辭惟曰无咎而已夫无咎非善之至也故夫子於彖辭備言之彖辭則明矣惜乎讀易者未之察也聖人之止非膠而固也事物作於吾前而不爲事物之所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不累吾之止或動或靜不失其時動不害吾之靜此道之所以光明也今艮之成艮重艮以成也有六位焉上下皆敵應而不相與夫敵應不相與猶人之相背也故曰艮其背艮其背則在我者不獲其身在人者雖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所謂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也所貴於聖人者非貴其不見可欲而不亂貴其見可欲而不亂也必不見而不亂有所見則復亂矣故夫艮者惟能艮其背爾非聖人之所謂艮僅免於咎而已彖言艮止也此三畫爲艮聖人之事也又言艮其止止其所也此重卦爲艮而成六位之不相應也夫既止矣而又止焉止而至於止其所其執一者之謂乎說者不詳其義於艮其背止其所皆大其辭以爲聖人之事烏有聖人之止而惟曰无咎者乎學者於易欲得聖人之心當玩味彖辭而後得之蓋彖者夫子解一卦之義而小象者夫子解一爻之義讀易不有得於

彖象而曰知易者余未之信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翼傳曰此聖人之止也止而不止其所是以或止或行或動或靜而其道光明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翼傳曰此止其所之止也惟止其所故不能隨感而應僅免於咎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從程氏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翼傳曰艮而止其所未免有所固也故自趾以上循而至於輔皆固於一體與咸同咸者感也艮者感之息也咸取身之相向艮取身之相背咸以私相應艮止而不應二卦之爻皆非卦之全體其失均也餘從程氏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翼傳曰艮之三畫其上陽也陽升在上得其所止也其下陰也陰降在下得其所止也惟中爻介乎陰陽之間未可謂得所止者今夫下體之動者趾

腓股也腓居股趾之中不能有所拯援其動止皆隨乎股趾動止皆隨而不在我是以其心不快然二得中得正非一於隨人而不知止者故反覆釋之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退聽則知隨而不知止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翼傳曰劉子翬曰大學之道貴於能定能靜然應心常在也大易之道貴於无私无爲然感心不滅也聖人之心固上矣易嘗无應感之心三與上皆成艮之主也然三之止與上之止異上居卦之終无累於止而能止者三處卦之中上下之際皆交

接於我而乃固止其所截然不知應感是謂艮其限列其夤限隔也夤上下之交也隔而列絶之則於事物无所交接故其危薰心也危薰心言不安於心也或謂三既无心於應感何以危薰心也曰人心之天未始亡也孟子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孺子則痛且瞿矣何與于見者而痛瞿乎蓋萬物一體也同是體故同是心也三雖止而不與物交而其危則實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翼傳曰居上體之下柔靜而止其所也夫位有上下故義有重輕初居下而以柔靜自止是以不失

其正四居上而亦以陰靜自止獨善其身者也是爲足貴哉僅免於咎爾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翼傳曰艮止其所則五之位爲輔也不艮其心而艮其輔所艮已淺矣以不失中故悔亡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翼傳曰震莫吉於初艮莫吉於上動不謹其始妄動也初謹始也止不謹其終非止也上謹終也震之象爲雷雷必動乎下故其主在初艮之象爲山山成形乎上故其主在上始終上下之義惟二爻爲簡

漸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翼傳曰由乾坤二爻之交而爲男女其位則男下而女上言女必俟男之下交而後歸其歸以漸故曰女歸吉自二爻之交而剛柔皆得正位以是而往可以有功以是而進可以正邦也由二體言之內止而外巽內止則居之而安外巽則不急於進不動則已動則其用不窮也由象以觀之山者木之所生也木之生於山必以其漸也取物以況之鴻之爲物也其至必有時而摩必有序亦以其漸也繇辭惟曰女歸吉以其顯者言之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從程氏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從程氏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從程氏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翼傳曰二艮體止於中正也漸而止於中正得所

止也猶鴻之漸于磐磐石之安平者飲食衎衎能
寛裕以自養也五爲之應三四間之不能寛裕自
養烏能安哉然君子之養非徒爲口體之奉故象
以不素飽也明之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

從程氏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從程氏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
之勝吉得所願也

從程氏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
儀吉不可亂也

從程氏

歸妹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翼傳曰易言夫婦之道備矣復著歸妹之象何也
兌少女震長男也長男居上少女居下以女下男
也少女說以動而又先下於男其所歸者妹故以
征則凶且无攸利雖征凶而无攸利然天地之大
義人之終始在焉古者天子一娶九姓必有爲婦
媵者所以廣嗣續也惟少女爲能成生育之功此
在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不可廢也餘從程氏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從程氏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從程氏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翼傳曰陽剛雖非婦人之德當說以動之時則以
剛陽爲貴初少女且微而在下以娣媵而歸乃其
常也娣媵不能成內助之功雖有其德如跛者之
履耳跛者之履雖不足以有行然亦可以行者以
其佐小君而廣嗣續能以吉而相承助也如是而
征則爲安分故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
也

翼傳曰二爲少女尚在下體亦娣也眇能視與跛
能履同皆謂其佐小君而廣嗣續也二居中乃娣

之良者然其質剛陽以剛陽而應陰所利在幽人之正則不變其常矣或曰九二旣有其應亦以爲娣何也二陽而五陰非夫婦之常理雖應非正故二亦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翼傳曰爲兊之主說以媚人其德非貴也其位不當也其上无應也以是而歸乃須也須賤女也天官書曰織女三星天女也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知其不可歸能反於下以娣從人庶乎其可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翼傳曰四有其德而居上體上體乃女之貴高者貴高而无應故爲愆期夫有德而未歸非失其歸也遲歸之志蓋有待也物不可以苟合旣有婦德遲歸何傷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從程氏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從程氏

豐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翼傳曰豐光大也內明爲之體外動爲之用明則不蔽動則不息王者宜至此道故曰王假之假至也豐有大義亦有盛義大可尚也盛不可過也故勿憂者宜日之中過中則當憂矣聖人之心廣大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運行如四時擴而充之故能至於豐至於天地之盈虛日月之昃食四時之消息彼囿於形氣者未有盛而不衰於其盛而處之以不盛斯能終始光大也餘從程氏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從程氏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從程氏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翼傳曰二雖爲明之主所遇者六五之陰其明无所用故爲豐其蔀蔀掩覆也斗君位而夜見日中

乃見之自明之暗也夫以明之暗則暗者疑矣二能以由中之信而發其疑疾則二得明其明五亦賴其明而能動明動相須所以爲豐五居中尚可發也若上六之暗則不可發矣餘從程氏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從程氏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翼傳曰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也餘從程氏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從程氏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窺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翼傳曰人之一心本自光大準含內而務外棄本而逐末所謂光大者始晻昧而虧缺矣上以陰柔之資居動之極彼謂處高亢絶人之地然後爲豐而不知高亢絶人者自滿也自滿以爲豐不豐孰甚焉故上之豐其屋乃所以蔀其家豐其屋者宜有以充其中也今乃窺其戶闃其无人幽暗之極至於三歲无所覿蓋務外逐末以爲豐者其中索然无有而實无所見也故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窺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當豐其屋之時其揚揚然自爲有得謂可以絶人而翔於天際豈知其所謂翔者乃自爲閉藏窒塞也歟

旅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從程氏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翼傳曰止而麗乎外未安其所是以爲旅二陰據二五用事之地九三九四上九皆陽也而寓於其

間亦旅之義旅一也所以爲旅則異也蘇張范蔡之徒奔走列國以求所利者旅也孔孟皇皇欲行吾道以善斯世亦旅也觀旅之得失係其所處如何爾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翼傳曰旅以中爲貴所謂中者隨所處之地而求適其宜也初以旅而處下其所宜者自强今以柔弱處之是瑣瑣也瑣瑣則見鄙於人其志窮而无立自取災咎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

尤也

從程氏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翼傳曰旅惟二五爲吉得中也凡卦皆貴乎中而旅之得中尤吉中安平之地也不及中者卑下也旅而卑下者衆所鄙也如初之瑣瑣是也過乎中者高亢也旅而高亢者衆所棄也九三與上九是也蓋九三下體之高位上九上體之高位旅而處高位當持之以謙抑乃以陽剛處之所處非其道失中也三之失雖不若上之甚然既焚其次又喪其童僕其傷亦多喪童僕者以在旅而欲與下也三爲艮之主而下有二陰二陰固三之所有也在旅而以高亢有之下豈爲之用哉故其義必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翼傳曰未進於中失位而處旅者故曰旅于處資其貨也進居上體得資也斧其器也其質剛陽得斧也有貨有器雖可以治次舍畜僮僕然未處安平之地故其心未快也齊魯之君或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或欲養孟子以萬鍾孔孟甘心於旅而不就者以處之非其地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翼傳曰五得位不言旅而旅亦非人君之事孔孟之聖賢足以當之雉文明之物也孔孟求時君之所謂文明者以直道取之取之而无獲如亡其一矢爾雖不得其時與位亦必終之以譽命也命猶命世之命以譽歸之之謂孔孟遑遑於天下旅亦甚矣而爲萬世之所尊仰射雉雖亡矢譽命不我捨者以上與之也或謂孔孟无一君鈞用何以爲上與也孔孟所至必聞其政時君致敬盡禮以交之非上與而何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翼傳曰離爲火爲牝牛極乎上則火炎故爲焚巢過乎剛則不順故爲喪牛飛揚而進輕易也以易而喪其順其固聞知之人乎餘從程氏

巽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從程氏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從程氏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從程氏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翼傳曰復之三曰頻復巽之三曰頻巽復貴於早三遠於初故曰頻復巽欲不過三亦遠初故曰頻巽二卦皆初爻爲主也復如初則知幾至三則失之晚矣巽如初則柔謙至三則失之過矣頻復爲厲頻巽爲吝各故其志窮也餘從程氏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從程氏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從程氏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翼傳曰二以陽居陰而下比上極乎巽而過中皆巽於牀下者巽稱而隱德之制也終止乎巽而莫有制焉正乎凶者也餘從程氏

兌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從程氏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從程氏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翼傳曰成兌之主在三初遠之二比之遠之者不流於說不溺於邪雖與之同體和而不同也其行无所疑比之者其交深其情密其能悔亡者剛陽而得中也剛陽得中自信必固故曰孚兌吉悔亡悔亡生於吉也信非信於人自信而已故曰信志也三居二剛之上以柔說剛也君子之說人也不媚乎人三之不中正說人而媚之故曰來兌凶易以進爲往以反爲來三之說二剛有反而就之之意是媚也所以媚者由其所處之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從程氏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從程氏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翼傳曰三與上皆成兌之主三介於四陽之間二陽在前非其同體而不受其說故來說初與二也來說凶道也上則超然於外不累於物能自以兌遠引者非若三之无所容而求說也然人之貴乎遠引者貴其體剛而才實也柔說而遠引君子以是爲未光也

兌爲口故六爻之辭皆簡而嚴抑以騰口說爲戒歟

渙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

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從程氏

彖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翼傳曰易言假有廟者二萃與渙也萃聚之時萬物盛多可以致孝享曰假有廟宜也渙者離也離散之時曰王假有廟又曰享帝立廟何也夫物有所底麗則不散有所歸向則不亂王者於離渙之時建國立極而以立廟享帝先之使其勢有所底麗而其心有所歸向合渙之道也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方其渙也孰爲君孰爲臣至於有廟則王位乎中而上下定矣萃假有廟萃之所有也渙假有廟渙之所宜也萃渙之時則異其保而治之之道則一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翼傳曰渙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則不散初柔也在二之下二剛也在初之上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賴以爲援剛而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爲安故初之得二爲壯馬馬壯則可賴以爲援二之就初爲奔机得机則可藉以爲安豪傑之士奮於潰散四出之中必得其下託以爲資而在下者亦必賴豪傑爲能拯己也此初之從二爲順於理而二之就初

爲得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翼傳曰二五皆无其應亦渙也夫无其應者烏能合渙哉故二必合初五必合四四與初亦无其應其勢必合合則必專若三與上情則合也位則應也然二者皆非得位之地也居不得位且遠而不比故三之志雖在於外徒渙其躬而已渙其躬而不交於合渙者可以免悔非可相與有爲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翼傳曰初與二合於下其合渙之功小四與五合於上其合渙之功大象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蓋言四也四正而順五中而尊其情比其交密其德皆巽當渙散之時君臣相與如此宜其有成功也四竭其力五享其成竭力者勞享成者逸故四渙其羣元吉羣聚也謂於渙之時能成群聚斯民之功則元吉也又曰渙有丘丘聚之大者在上而高謂五也四能下聚其民上得其君使萬民聚于下君臣聚于上此合渙之大者四之任如是之重故所憂愈深夷平也所思未平若伊傅之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是以其道大光也四任此責五何爲哉

曰渙汗其大號而已疾平而氣通則汗焉體之所以寧也亂解而情通則號焉王之所以居正也已亂如是可以免咎彖既言其義爻復大其美合渙之功其在四五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從程氏

節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翼傳曰澤之於水也虛則納之盈則洩之其容也有節節之象也坎陽居上兌陰居下剛柔分也其位則二五皆剛剛而得中節之義也節則能亨故曰節亨爲禮而儉居喪而戚禮之本也聖人則曰寧儉寧戚苦節不可正非可傳可繼之道也說以行險言卦才也當位以節言五爲節之主也有是才居是位用中正以節則通行而无弊六爻惟四五爲亨且吉中正也他爻不中不正隨其得失而著吉凶之義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從程氏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翼傳曰有庭在四通也陽居其前塞也不出戶庭以安之則是知通塞之宜而可以无咎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翼傳曰二異乎初矣三四皆柔柔則雖在前而不我拒此其爲時可出而有行也獨節止焉不應乎五失時之中凶道也半門曰戶二戶曰門戶庭小也猶可不出門庭大也不出則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翼傳曰進乘二陽處澤之溢過乎中而不節者三也知其不節而能傷嗟以自悔其誰咎之哉下體之極極則當變故發此義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翼傳曰陽實而其用常餘陰虛而其用常乏陽以施諸人爲節陰以取諸人爲節四以陰柔處於下而上承九五之陽此安於節而得承上之道故能亨也凡所居不正而强有取焉皆非安矣不安者必不能常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從程氏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從程氏

中孚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從程氏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翼傳曰張横渠曰上以巽施之下以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者爲孚者覆乳之象也夫覆乳者必剛外而柔內雖柔內非陽則不生故剛得中而爲孚也餘從程氏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從程氏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翼傳曰有諸己之謂信信非信於人自信也初信之始信未孚也未孚則當自反而求諸己故貴乎自虞也虞度也慮也當其志未變之時能慮度其在我者可信與否而後交乎人故吉遺內而務外捨己而求人有它也有它則皇皇然靡有定向何休裕之有故燕休裕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翼傳曰二獨无其應无應若未信於人而爻之最吉莫二若也自耀者其實喪自晦者其德章无心於感物而物无不感者至誠之道也二以剛履柔其居得中且伏於二陰之下蓋靜晦而无求者无求而物自應故鶴鳴在陰而其子和之者感以天也人之有好爵者皆欲靡係之我无所求而人求我也至此无幽顯遠近之閒皆在所感之中矣繫辭以言行明之姑舉其一端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翼傳曰三不中正履非其位爲成兌之主兌說也不中正而用說於其上上高亢而不下交故三不自信而失其故常凡與之遇者皆若仇敵然始鼓

而張之或罷而廢之始悲而泣或喜而歌志操靡定隨事遷徙其類於喪心失靈者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翼傳曰君子雖信乎己而不信乎人然亦未嘗自居可疑之地者内外欲其交孚也自信其非盜而必夜行自信其非淫而必冶容識者不爲何也夫外亦足以疑内也四居正而巽體非无信也然處至盛之位而迫近於五如月之幾望將敵乎陽其所當戒者立黨以爲助也四有應在初必如兩馬亡其匹類而惟上之從則取信而无咎此爲處盛位者而設戒仁矣哉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翼傳曰二之孚在内五之孚在外二以陽居陰明而處之以晦也五以陽居陽明而處之以明也中孚貴内而不貴外貴晦而不貴明五之孚不遠乎二遠矣然五正當君位烏可不以信而結乎民攣固結也固結異于感也商人作誓民始畔周人作會民始疑不有所感而固結之五之孚止於无咎而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翼傳曰信貴務内乃處乎外信貴在中乃極乎上巽風也以陽居之蓋以飛求顯以鳴求應者實既喪矣烏能久哉正固守此凶之道也

小過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從程氏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翼傳曰大過四陽小過四陰陽爲大陰爲小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大過大者之過也大者過則必亢故以比應乎陰爲吉小過小者之過也小者過常則取禍故以不宜上宜下爲吉曰小過亨小事有順時而當過者自有亨之道也然雖當過小者得位烏可使之太過哉如飛鳥遺其音音雖在上烏不可隨身而愈上愈上則愈窮矣何者上逆而下順也譬之小者之過矯之則已過而不已何異鳥之上而窮乎彼有不度德不量力而欲爲過常之事卒於顛越者皆不知逆順之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翼傳曰雷出乎地而震乎天山非有雷之所雷之

所過而已雷過乎山而不留猶小過之不可留於
過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其過未甚失
也然已遠於中矣故君子以爲小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翼傳曰當陰過之時初之陰必不安於其下其過
而趨上如鳥之奮迅然勢必取凶莫如之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翼傳曰陰居二五陰得位也陽居三四陽失位也
二雖在二陽之下以陽之失位而不與之遇六五
居中爲陰之主二之所欲從者故過其祖而遇其

妣祖言陽妣言陰也然二之遇五也以臣道遇之
則可恃陰之過而欲爲過當之事陵勢犯分等夷
其君則凶咎甚矣故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二
中且正故能不及其君苟非中正必有不臣之過
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翼傳曰二陽皆失位者而三之所居乃在二陰之
上當陰之過陰欲上趨三據其上而拒之此豈三
之所安哉其所當過者過於防二陰也弗過防之

則二陰從而戕之矣戕之則其凶无如之何也若
四則安於二陰之下二陰已趨於上而无害陽之
心故无咎所以无咎弗過乎陰而遇乎陰也陰方
用事吾乃與之遇其往也亦危當有戒備之心可
也非獨當戒備也與之遇而即過之可也用吾道
而爲永正彼小人烏可與之久處哉故曰往厲必
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
不雨已上也
翼傳曰五陰之主也陰不得陽不能有所爲故雖
密雲而不雨夫小人之用事必挾君子以行其志

然實忌君子而名則用之公山弗擾佛肸南子之
徒亦欲召夫子以爲歎是也五當陰過之時陽伏
於下而不爲之用五以不能雨也乃欲弋取之弋
有劫而致之之心陽既安於失位豈能爲五所致
故曰彼在穴謂深潛而不出也陽不出陰已上也
陰已上陽不與之交故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
之已亢也
翼傳曰愈上而愈不遇故其凶愈甚也
䷾ 離下坎上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

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翼傳曰旣濟之時皆有安之之心惟靜而不援者爲能守之下體柔得中守之以靜是以初吉然靜不可止也止則蠱弊生而終亂矣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欲其不止也卦有是義而其才則下離而上坎離明也柔中之德也坎險也剛陷於中也其始則守以柔中之德其終則剛陷於中其才如是故初吉終亂之義生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翼傳曰旣濟之始以安靜爲貴初之剛陽不可過於有爲也曳其輪而不前濡其尾而不濟於義則无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翼傳曰二之陰柔婦也離體文明茀也茀者首飾文明之物也旣濟之時二以文明與五相應若汲汲然以其文明之德而求爲粉飾太平之事人方樂於安靜必不我從此賈誼欲改制度於文帝之時終不得行其志也惟自晦其文明勿逐逐以求其上則七日必得矣七日者以卦有六位七則變也一變則吾志行矣何者天下之理由文以趨質則難由質以趨文則易二之得中非過於文者旣濟之久安得不趨於二之文也周公相武王於定商之後止於反商政而已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乃在成王之時始之喪其茀勿逐而終必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翼傳曰以剛居陽處欲變之位剛陽則過於有爲欲變則動而之外其視在內之事已濟必欲用剛陽而求功於外也故爲之戒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然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原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倡之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翼傳曰居坎之底而其體虛乃舟之漏者當戒也餘從程氏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翼傳曰東鄰謂坎其位鄰於東也西鄰謂離其位鄰於西也二爲離之主而位乎下五爲坎之主而位乎上旣濟之初吉言二也二之柔靜當旣濟之始能安於濟者故不盡飾而用禴祭五之陽剛當旣濟之終時泰而心侈物備而意廣欲矯意外之

福故至於殺牛以祭殺牛以祭禮則盛矣終不若
禴祭之實受其福何者治莫大於守成福莫長於
无禍始之安靜守成也以无所事爲福乃福之至
也終之盛祭求福也旣濟而求福福不可益徒爲
是紛紛爾文帝俾祠官致敬毋有所祈而海内享
富庶之樂武帝侈大多欲雖東封西祀何嘗有分
毫之補哉此二五之別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翼傳曰旣濟之終終則當變而又以陰柔處之烏
能久哉坎爲水故取濡首之義餘從程氏

未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從程氏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
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從程氏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從程氏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從程氏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從程氏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從程氏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翼傳曰旣濟初吉終亂未濟則初亂終吉何以知
其然也以卦之體言之旣濟則出明而之險未濟
則出險而之明以卦之義言之濟於始者必亂於
終亂於始者必濟於終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作
易者於旣濟之三則以高宗伐鬼方爲戒於未濟
之四則以伐鬼方爲功旣濟欲其安於濟也三妄
動以求功必入於險故預戒之未濟欲其濟難也

四動而求功能出於險故美之用師以求濟必正
而吉其悔乃亡悔亡則四之志行矣三年而後賞
于大國言必如是之勞乃可濟也居明之始其才
剛陽初出於險而上比於五故未濟之責惟四獨
任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從程氏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食
濡首亦不知節也

翼傳曰未濟易之終上九未濟之終生生不窮之

理在是故上九不言事之濟與否而以人之安於天者言之夫亂者治之基治者亂所伏未濟之極豈終於不濟哉以上九之才雖處无位之地信其終之必濟也故曰有孚于飲酒孚者信也飲酒者樂而安之之謂也然樂而安之者非肆吾意而无所事也循理守正靜以處之以俟天理之至而行吾志焉若以宴安逸豫爲樂天之事是廢人而任天於有孚之道失其是矣不逆天而有爲不任天而自逸无一非天也易始於天而終之以天理中庸始於天命而終之以无聲无臭始始終終皆天也君子所當盡心焉

鄭東谷先生易翼傳下經

後學 成德 校訂

河南先生序易傳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此易翼傳之所以作也　先君玩大易之理誦易傳之辭研精覃思凡數十年而後就如　以廣其傳爲請　先君以爲程子續道統於千載之後成書既久莫得傳授自謂精力未衰尚冀少進其後寖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先覺猶不敢自足矧後學耶歲在壬辰如　持節閩嶠以槀本求是正於西山真公貳卿且請敘於篇首　公推文大冊焜燿斯世不靳淵源之論爲之發揮所得不旣多乎已而謂如曰　先君子沒已久矣精力已畢見於此書矣詎可不使流布以示學者如　拜手而謝曰謹受敎是歲

仲夏朔旦男朝請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如　敬刻於漕司之澄清堂

後六十年陶孫勸學七閩訪澄清堂板已罹兵燬又
十有六年陶孫由詞垣勸學江右年踰學易愚未聞
道無所肖似缺焉私淑會盧陵學官來徵遺書謹取
家藏本授之能刻梓以與程楊二先生參亦斯文之
一幸也惟　曾大考歷事四朝紹熙得謝後屢召不
起與誠齋同被褒異出處同則其著書亦同於翼經
而已其於誠齋不能無異同者亦猶於伊川不能無
異同也善讀者諒能因其同而覩其所以異因其異
而究其所以同者焉西山先生不云乎其不同也乃
所以相發也大德丁未九日曾孫承事郎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陶孫謹書於儒學公宇之存聖閣

易學啟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

（宋）稅與權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易學啟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稅與權撰。與權始末未詳。據其自序，知為魏了翁門人。據書末史子翬跋，知其字曰巽甫。據書錄解題載其周禮折衷一條，知為臨邛人耳。初朱子作易學啟蒙，多發邵氏先天圖義。至與袁樞論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與權從魏了翁講明邵氏諸書，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證以雜卦傳及揚雄所稱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孔穎達所稱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之說。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不易之八卦為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為上下兩篇之用。即其圖反覆觀之，上下經皆為十八卦，始終不出九數，以明羲文之易，似異而同。蓋闡邵子之說，以補啟蒙之未備，所謂持之有故而執之成理者也。史子翬跋稱因是書悟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其數皆九。而疑其乾九能兼坤六，坤陰不能包乾陽之說，謂六之中有一三五，則九數固藏於六，欲更與與權商之。蓋天下之數，不出奇偶，任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愈推而愈各有理。此類是矣。謂非易之根本則可，謂非易中之一義則又不可也。

宋稅巽父先生著

易學啓蒙小傳

通志堂藏板

易學啓蒙小傳序

易函萬象者也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至
孔子時周易獨存漢魏諸儒頗紛錯之朱文公采二
呂氏晁氏所傳著易本義釐正文王周孔上下經與
十翼共十二篇而各還其舊又以伏羲先天理數之
原特於易學啓蒙而快其祕圖象咸本諸邵氏閒與
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當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意
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弗敢妄爲之說
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竊邵氏諸書遍於
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視之皆成十
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

卦爲上下二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爲上下二
篇之用自漢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
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
即變孔子就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
圖則後天易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而推之
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
也萬類盈物於天地閒者究之衆也是故易以十八
變而起卦玄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易六十四卦不
越乾坤奇偶之九畫而乾坤奇偶之畫又重爲二九
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
天當四十九蓍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

鼎取新開物於寅帝出乎震而循環无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行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羲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歟嗚呼孔子雜卦一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顥達之說則於邵氏此圖信其爲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朱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耶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淳祐戊申中元日巴郡税與權序

易學啓蒙小傳

巴郡税與權 學

天地自然本數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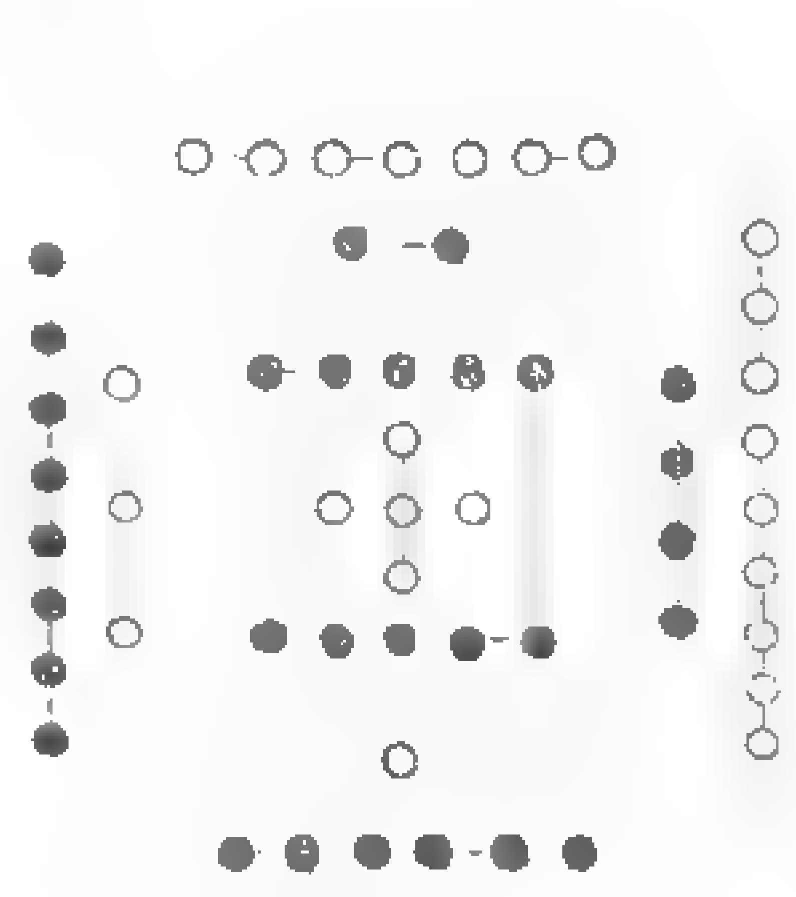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自一二三四五之生數積之應易有太極至八卦之十五數自天一地十積之亦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本五十五數中之五謂之神數以此五神數而運大衍之五十數也五十五數中之一此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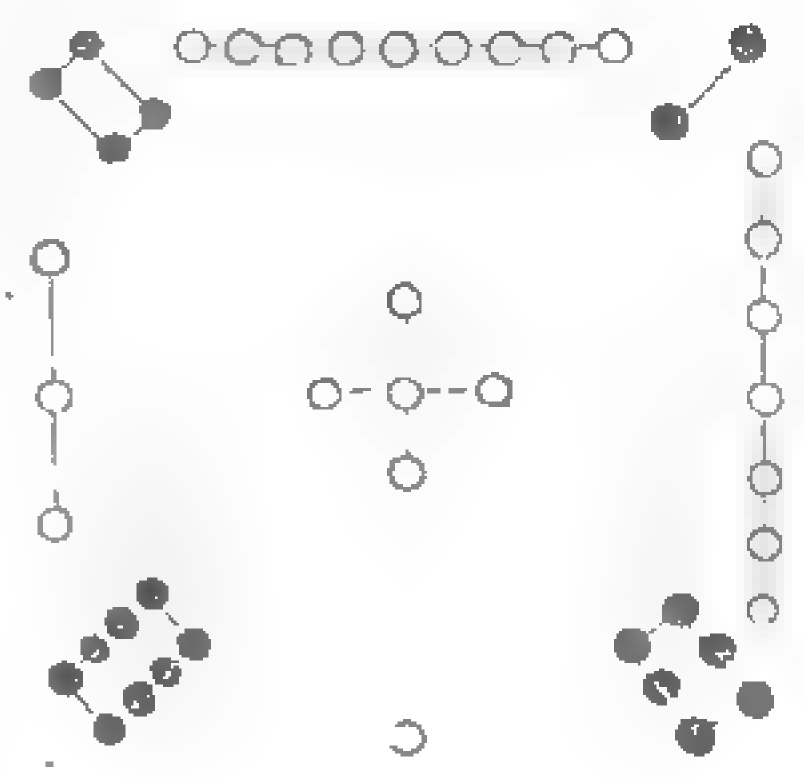
也居天五之中駕四象而生八卦河圖洛書實互用之一爲太極而居五之中五又爲皇極而居四象八卦之中此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十寄位焉前而一二三四以五爲中後而六七八九亦以五爲中則一爲始而九爲終十以陰之盈數偶陽而成之故河圖洛書皆中虛互與十而止見九位焉耳羲文則之定爲乾坤奇偶之九畫以作八卦又重而爲六十四卦大哉九乎此天地自然之文而象數之大原也自漢以來諸儒異說今本邵氏觀物篇而正之

河圖



河圖之文按揚子雲所述與天地五十有五生成之數中虛五與十而爲九位焉關子明則云七前六後八左九右其意謂伏羲當太古鴻荒之初肇見河圖四象仰觀俯察訂乾坤奇偶之九畫以作先天之易卦故經卦分左右而爲畫者皆自九始今見於邵子先天初經圖謂乾坤縱而六子橫者是也

洛書



洛書之文按箕子所陳備天地五十有五隱顯之數中虛五而六極附九五福爲九位焉關子明云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意謂文王當中古憂患之餘諦玩洛書之八象反覆參稽取乾坤奇偶之九畫而作後天之周易故經卦分上下而爲畫者亦自九始今見於邵子後天演經圖謂震兌橫而六卦縱者是也

上古初經八卦圖

此伏羲先天八卦位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體也乾坤兩卦上下相對爲九餘六子左右相對爲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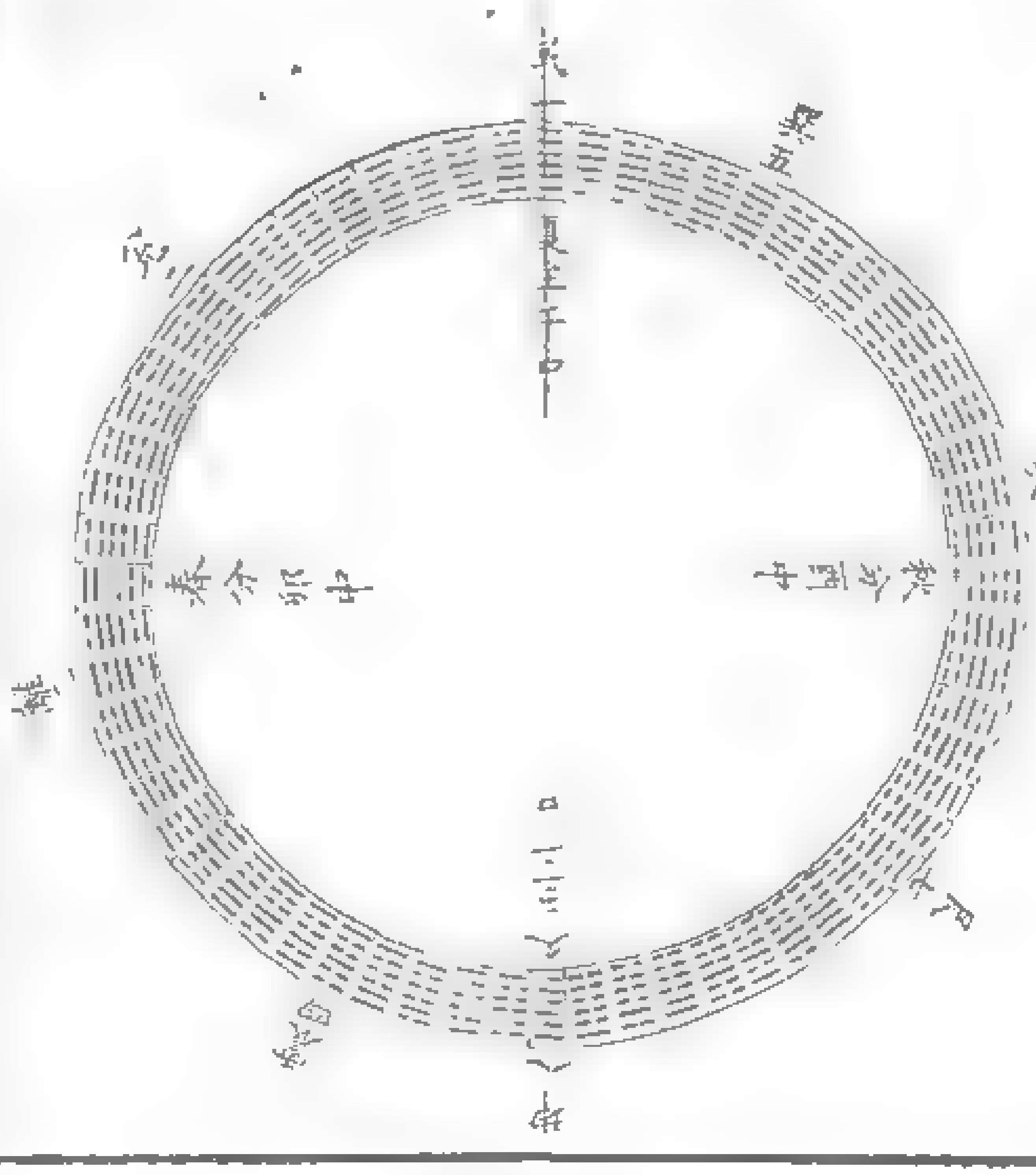
中古演經八卦圖

此文王後天八卦位邵子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震兌兩卦左右相對爲九餘六卦皆上下對易爲九

後天易以震兌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其實二老經於西北二少從於東南而已

先天圖



伏羲六十四卦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兩卦相對合爲二九之數以八經卦各統重卦八是

三十六而數爲六十四也

乾坤大父母圖

☰ 初經陽爲三奇畫

☷ 初經陰爲三偶畫

按乾一而含三坤二而含六厥初不過陰陽奇偶共九畫而已天地生成之數雖有十而窮於九九可變而十不可變也故河圖洛書十無位

乾坤交索圖

☰ 乾爲父

☳ 震長男

☵ 坎中男

☶ 艮少男

乾索坤生三男乾體奇數三其三男各得五數共十有八

☷ 坤爲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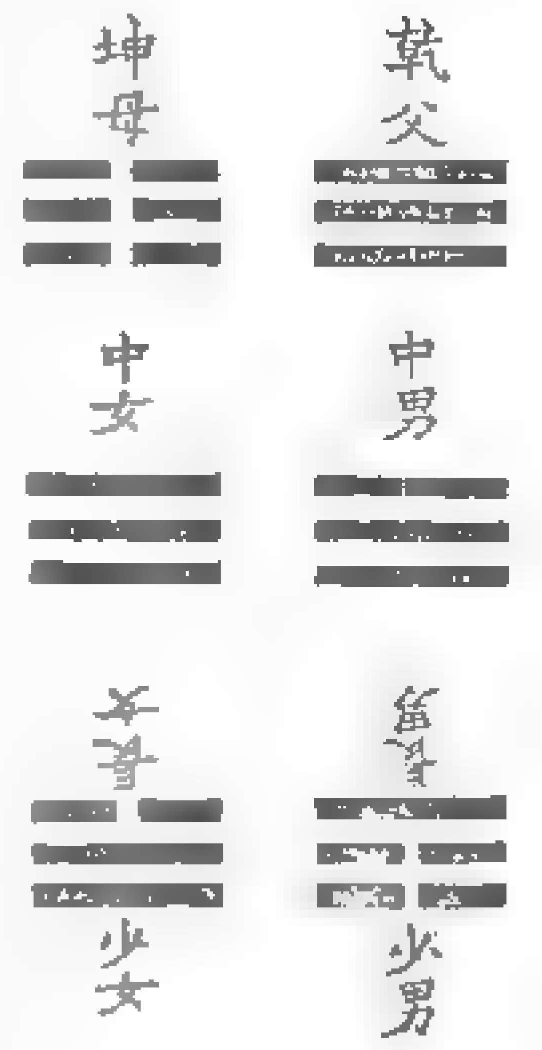
☴ 巽長女

☲ 離中女

☱ 兌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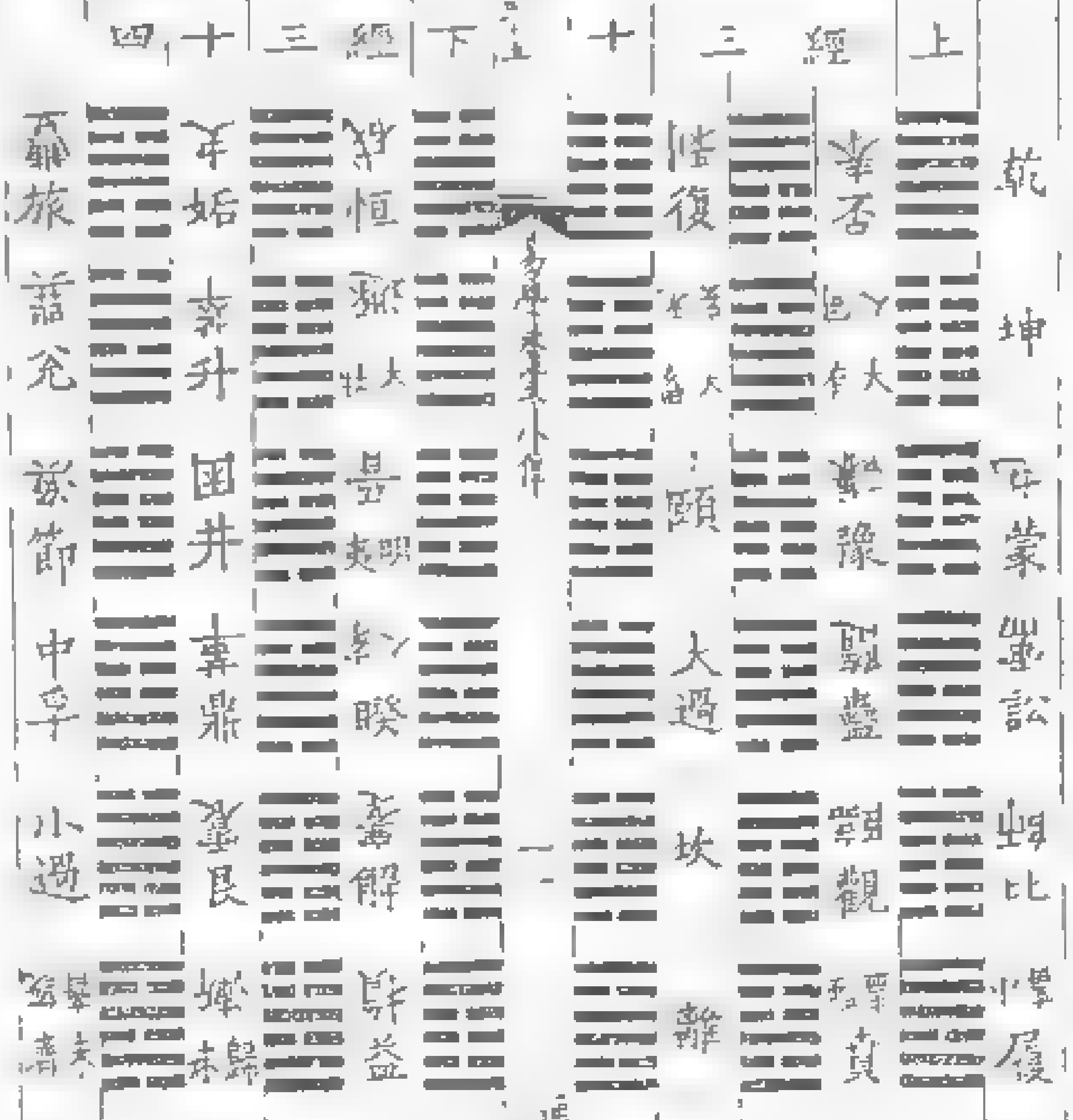
坤索乾生三女坤體偶數六其三女各得四數共十有八

後天反對八卦實六卦圖



按乾坤坎離四卦反覆視之一卦各成一卦震巽兩卦反覆視之一卦互成兩卦雖曰八卦其實止六卦雖曰六卦其實爲乾之奇畫者九爲坤之偶畫者亦九共成十八

後天周易序卦圖



後天卦上下經皆有十有八文王總重卦六十四爲三十六反覆互觀之也上下經以八正卦爲餘然陽三陰一上經得六卦下經得二卦所包甚廣可

邵子曰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變成八卦也

不易者四謂乾坤坎離也反易者二謂震巽艮兌也體有八而用則六卦有八而爻則六此造化之端倪皆出自然耳

又曰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卦也故爻止乎六卦止乎八策窮于三十六而重于三百八十四也

又曰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有二變以成八卦也天有四正地有四正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也是以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乾坤坎離爲三十六卦之祖兌震巽艮爲二十八卦之祖也

天二正乾離地二正坤坎天四正兼頤中孚地四正兼大過小過

又曰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變者八可變者七八五十六

又曰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皆不可易者也

又曰六十四而用止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乎二百一十六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體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

又曰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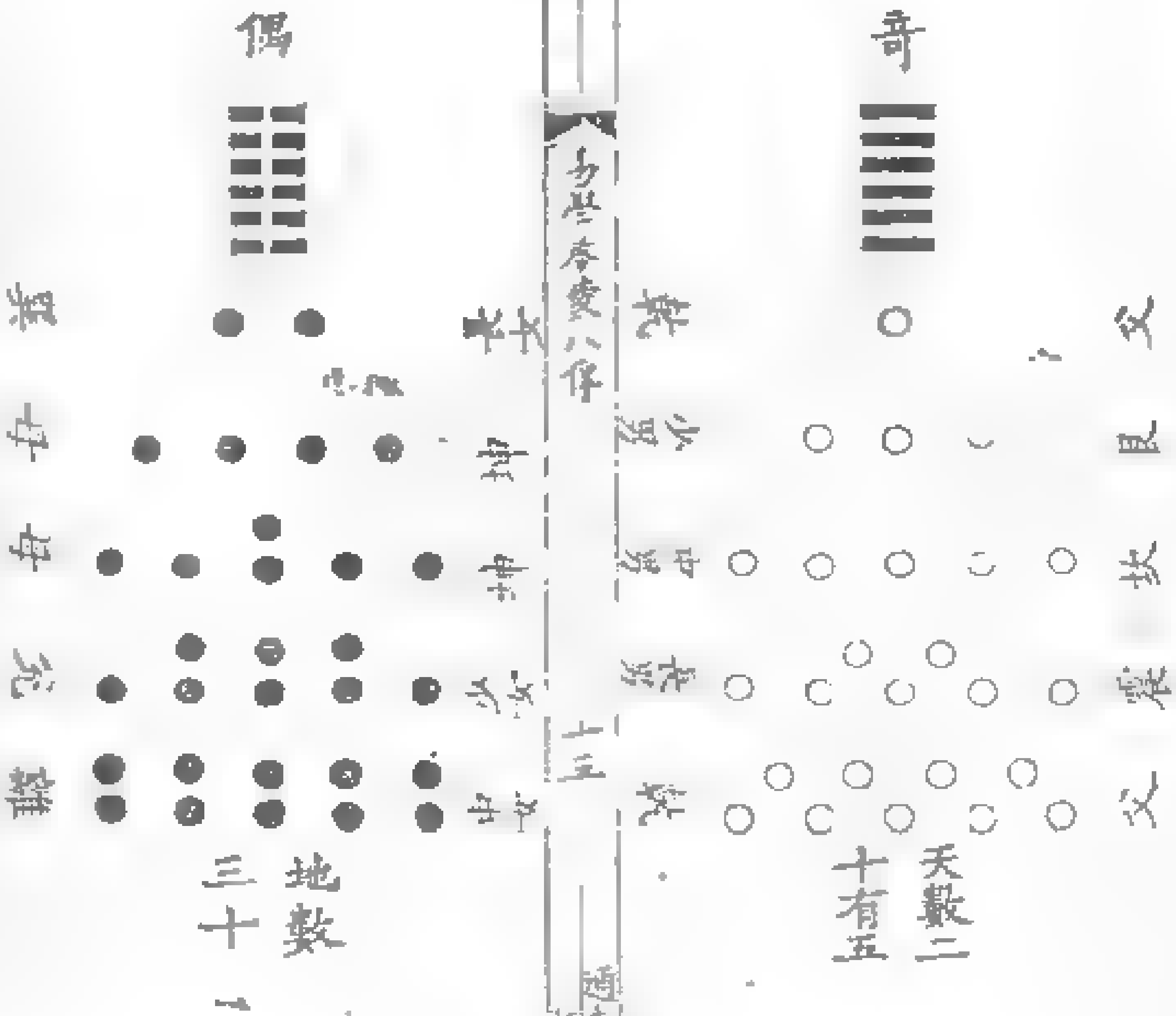
又曰乾坤生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又曰乾坤交而爲泰變而爲雜卦

竊嘗考之先天之易有畫无辭而經卦重卦已具後天之易有畫有辭而經卦重卦加詳羲文機軸皆不出河圖洛書之九位與乾坤奇偶之九畫而已自開闢以來五十五爲天地生成全數然始於一中於五而極於九故河圖以十附五而居中洛書以六極附九五福之疇而十无位焉大抵伏羲則河圖九位而定乾坤奇偶之畫參經卦而重爲六十四文王則洛書之九疇亦本乾坤奇偶之九畫總重卦而約爲三十六先天卦以對待觀圓雖列左右而畫皆十有八後天卦以反覆觀經雖分上下而卦皆十有八非邵子此圖孰知羲文心畫之出於天地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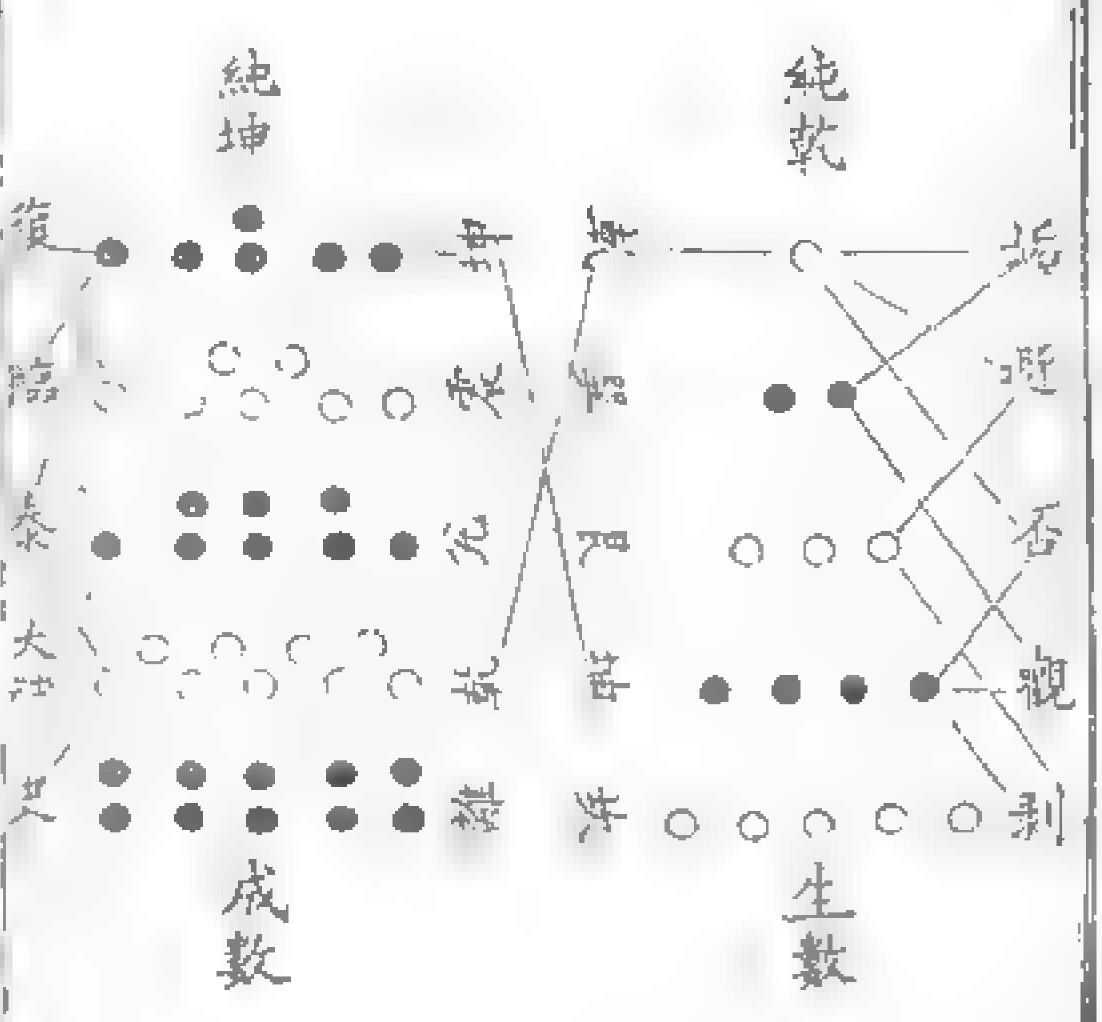
而明白簡易哉自漢楊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唐孔頴達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則邵子蓋知周易一書六十四卦始終反覆二二相偶者文王以兩卦十二爻互觀陰陽之消長禍福之倚伏如乾之剛健反則爲坤之柔弱晉之明出地上反則爲明夷之明入地中履之踏艱危反則爲小畜之安富豐之豐盛反則爲旅之失次旣濟之實受福反則爲未濟之不知節舉一二而學者可以類推焉嗚呼後天易反對之義孔子以雜卦傳而發之於千載之前邵子以序卦圖而述之於千載之後今取觀物篇所敘爲圖以補朱文公啓蒙之所未及

奇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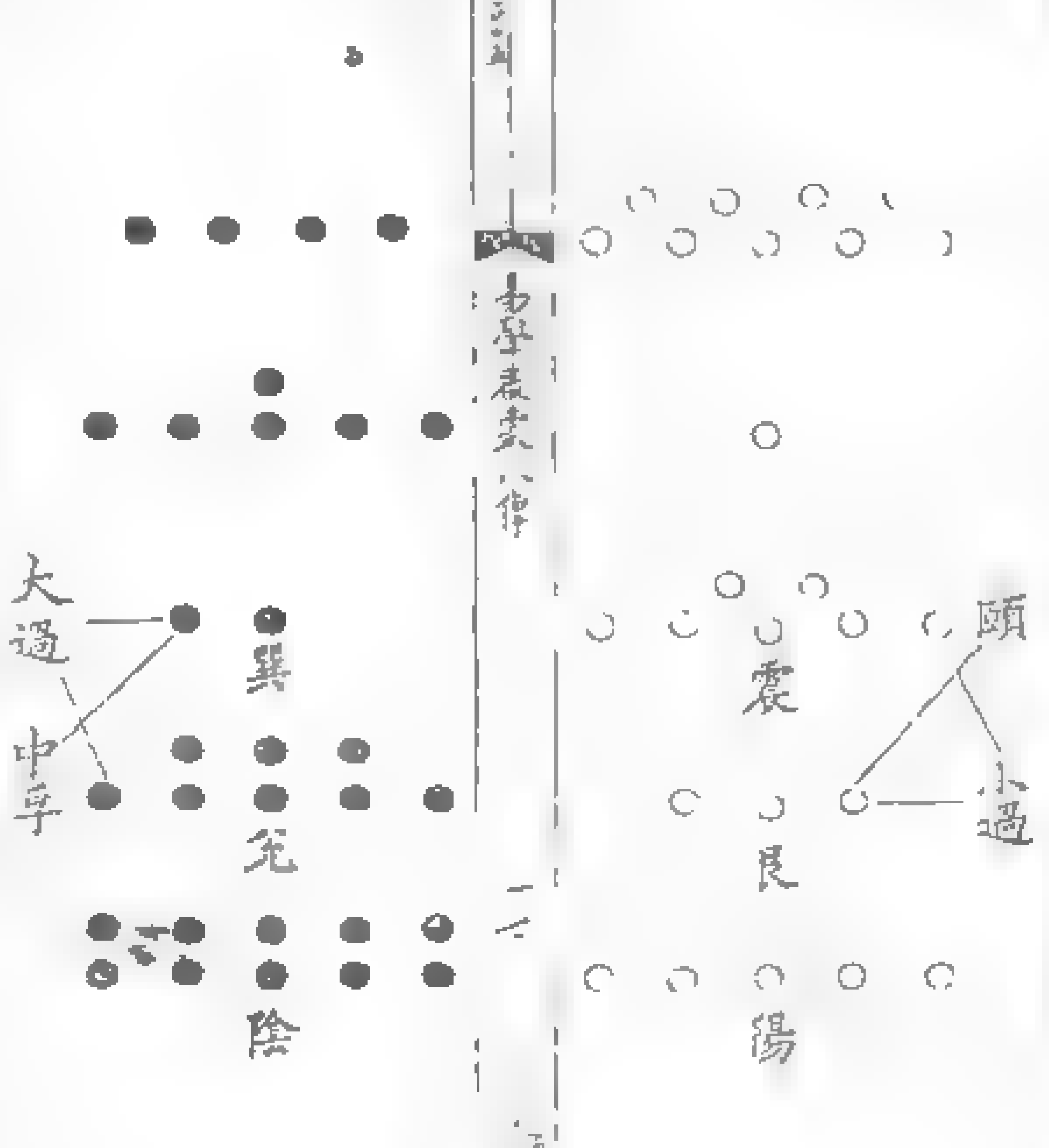
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天數二十有五奇也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地數三十偶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用五十者五至神也非爲用也所以用五十者也乾包三男坤外三女也

生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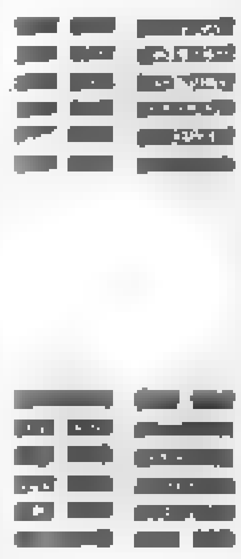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生數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數也乾內孤陰坤中寡陽是以乾一與巽二成姤與艮三成遯與坤四成否惟五至神也三數窮則變而上巽二與坤四成觀艮三與坤四成剝坤四極矣上交六而純坤五月一陰生至於十月无陽矣坤六與震七成復與兌八成臨與乾九成泰惟十二五也三數窮則變而上震七與乾九成大壯兌八與乾九成夬乾九極矣上交一而純乾十一月一陽生至於四月无陰矣

上下篇互變造物生物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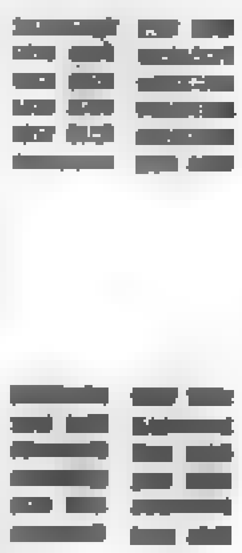


上篇之策頤大過而坎離也下篇之策中孚小過而既濟未濟也天地之間惟雷風无定形而變化莫測故上下篇互變圖雷風易位而孔子說卦傳重敘六子之用而以神者妙萬物先之

乾坤下變爲大過頤不順初上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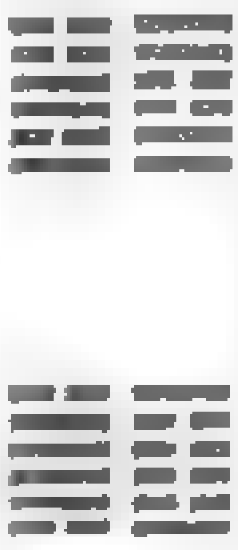


大過頤上下變爲坎離順三四交也



坎離上下交爲中孚小過初上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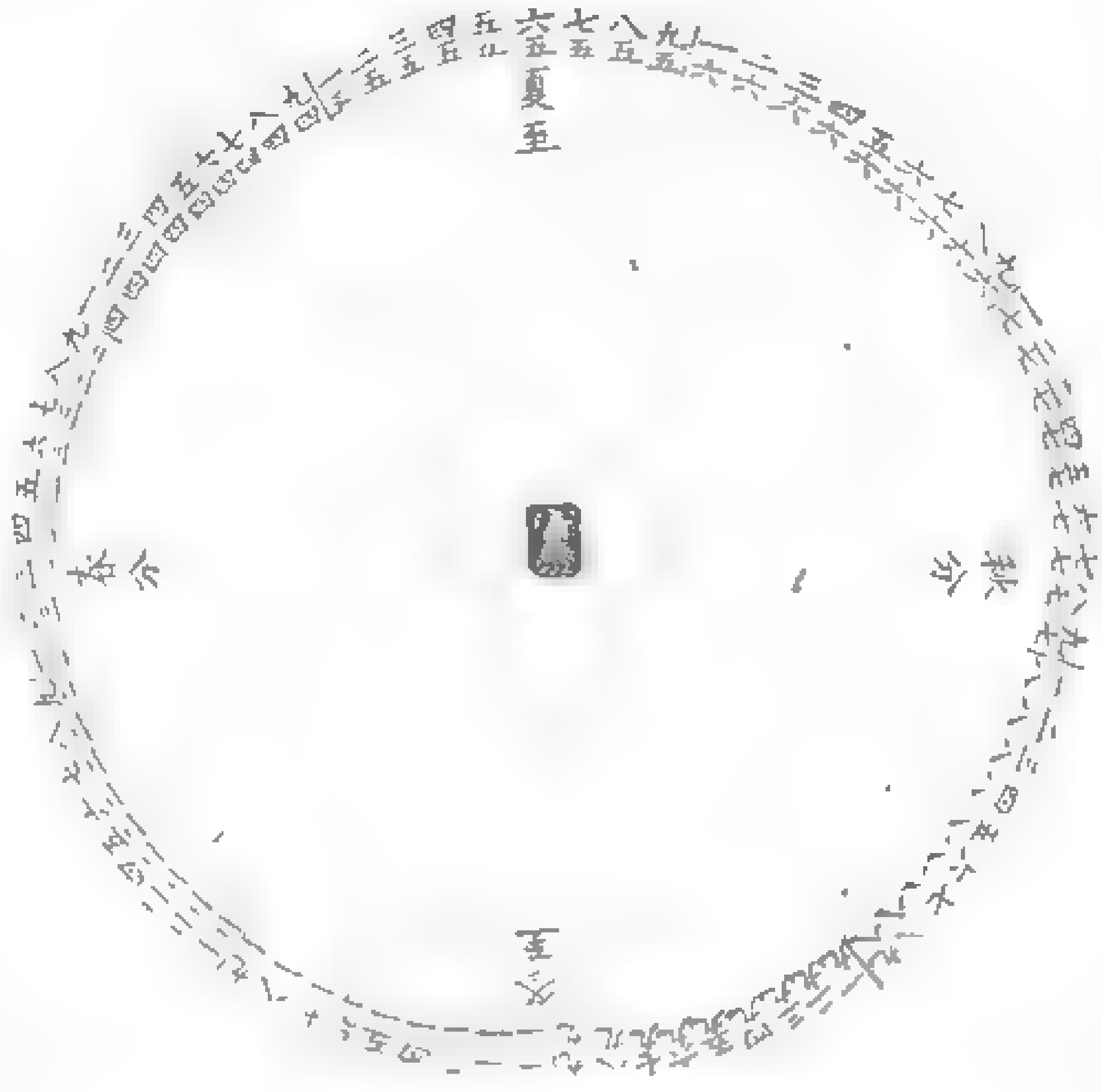
中孚小過上下交爲頤大過二五交也復爲頤大過



八卦　卦分在上下經上經四卦正而不變故不分一交乾坤坎離是也上來一體不變不分者也下經四卦不正而變故分震艮巽兌是也乾坤之經上故不上下變也下經四卦變交上爲頤大過下爲中孚小過交互體也

竊嘗統而論之羲文以天地五十五之本數而參諸圖書驗諸蓍策探賾索隱原始反終變化在心卷舒在手肇太極而分兩儀因四象而生八卦乾畫一三五所以包二四之孤陰坤畫六八十所以包七九之寡陽三極備而八卦重八卦重而六爻互其變乾坤居首坎離居中四卦定其正體統上經於化醇也咸恒別序既濟未濟居末四卦約其配偶總下經於化生也乾坤上下交而爲頤大過此造物二卦也故爲上經之正則寘之坎離之前坎離上下交而爲中孚小過此生物二卦也故爲下篇之正則寘之既濟未濟之前豈曾外天地五十五之本數與河圖洛書之九位乾坤奇偶之九畫哉經卦之八此一九也重卦之六十四亦此二九也或偏或全隨取中大抵伏羲先天卦位乾坤縱而六子橫數三十六爲六十四文王後天卦位震兌橫而六卦縱斂六十四爲三十六先天用坎離後天用震兌先天爲易之體後天爲易之用孔子而後非邵子其誰明之哉

九為究數圖



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之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之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皆陽中包陰陰中包陽也

大衍本數五位究於九圖

一九　九得一名
二八　一八　八得二名
三七　二七　一七　七得三名
四六　三六　二六　一六　六得四名
四五　三五　二五　一五　五得六名
四四　三四　二四　一四　四得七名
三三　二三　一三　三得八名
二二　一二　二得九名
一一　一得十名

大衍變數

一一 二 一二 三 一三 四 一四 五 一五 六 一六 七
一七 八 一八 九 一九 十
右一之衍九變共得五十四 六九五十四者六數之名也
二二 四 二三 五 二四 六 二五 七 二六 八 二七 九
二八 十
右二之衍七變共得四十九 七七四十九者七數之變也
三三 六 三四 七 三五 八 三六 九 三七 十
右三之衍五變共得四十 八五四十者八數之變也
四四 八 四五 九 四六 十
右四之衍三變共得二十七 九三二十七者九數之變也
五五 十

右五之行一變（五五者十也十數復爲一不變也）

右其變五十本五數凡二十五變而有五十之名實則九位而已始數九位无眞一（一始於）終數五位无眞十（於一九）總數九位无眞五（五得六數六得四數）

自一一至一九一得十數自一二至二八二得九數

自一三至三七三得八數自一四至四六四得七數

自一五至五五五得六數自一六至四六六得四數

自一七至三七七得三數自一八至二八八得二數

一九九得一數自一得十數九得一數獨无五數者虛五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是謂功成之後天五退藏聖人无名也論天之用則五用而十不用論地之體則十見而五不見故衍數藏十之名總數藏五之數十五互虛也

九數分兩而得五十

一二三四五三天兩地也五六七八九亦三天兩地也

九數合五而得五十

一九成十（一之衍也）二八成十（二之衍也）三七成十（三之衍也）四六成十（四之衍也）五五成十（五之衍也）

奇數相合而得五十

一一三三五五七七九九相合爲五十

九數相得而爲五十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五相得亦爲五十

大衍之數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五五也一二三四五爲天自上而下五六七八九爲地自下而上合之則天得其三地得其二一九三七五五爲天二八四六爲地所謂二天兩地而倚數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天地本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者天地用數也本數者天地多其五用數天多其十用數者聖人倚本數而立地之去十用五去地從天因五得十因天成地所以扶陽抑陰輔相天地也然生數用一二三四而不用五策數用六七八九而不用十必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以五十而用此八數也自一而起者用在地上眞一本藏也天地之數再用五而去十者用宗於天十數不顯也自一與一偶一遂不見一非地上之數以其不用也五與五偶五遂不行（已足十）十非天中之數以其不變也自一至九謂之九天自二至十謂之九地地无一故洪範一五行不言用天无十故洪範六極附九五福之疇而不言十河圖洛書所以惟九位而羲文先後天易經卦重卦皆不出於乾坤奇偶之九蓋豈聖人之智巧哉皆倚天地自然之法象而加一倍爲耳故當以爲用易六十四卦不過用九用六然陽兼陰陰不能兼陽則乾用九而包六在其中矣文王顛易反復互體以六十四爲二十六此以策之參

統之也統以乾策三十六則包三十二二十八二十
四策皆在其中矣孔子知文王作易有憂患之意於
是三陳九卦而申其義上經取三卦而三陳之明用
一九也下經取六卦而三陳之明用二九也文言謂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用九而見天則九何可過哉
過九而亢則非天則而有悔矣孔子三陳九卦意其
畏匡以後事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吁斯文與喪關諸天而聖人匪憂
患也樂天而知命此天之所以爲天而文王孔子之
所以爲文也夫

易學啓蒙小傳

後學　成德　校訂

予質顓蒙固嘗讀易實未始有得也友人稅巽甫另
十二年而會于京一日出所著易學啓蒙小傳序及圖
舉似予曰非吾臆說此邵子與學精義前人偶未之
思吾因發明之爾予手其書不能釋者累日蓋犁然
有會于心也巽甫謂先天圖皆兩卦相對合爲二九
之數而後天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
而已予玩而樂之因悟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
坤自乙而癸其數皆九也巽甫謂後天以震兌爲用
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予因悟艮巽者震兌之
反也震東兌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沒之位實
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用也故泰之六五亦曰帝

乙歸妹亦以互體有震兌焉爾然則巽甫有得於邵
子者固深予因巽甫之書而有發焉雖然巽甫謂乾
九能兼坤六坤陰不能包乾陽予謂六之中有一三
五焉則九數固藏於六也乾坤二卦陰中包陽陽中
包陰巽甫以爲如何淳祐八年八月二日丹稜史子
翬謹跋

周易古經發題

巴郡稅與權　校正

邵子觀物篇曰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成八卦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卦也故爻止乎六卦止乎八策窮於三十六而重於三百八十四也又曰乾坤坎離為上篇之用兌艮震巽為下篇之用頤中孚大小過為二篇之正也此所謂文王後天之學入用之位易啓蒙小傳已著之今復申其義於首云

上下經八正卦各爻七卦成六十四卦

乾

先爻者四　乾坎成需訟　乾大過成小畜履　乾坤成否泰　乾中孚成大過爻者一之也乾先下坎成需坎後下乾成訟其他倣此

後爻者三　離乾成同人大有　小過乾成无妄大畜　頤乾成遯大壯　離先下乾成同人乾後下離成大有　其他倣此

坤

先爻者三　坤小過成剝復　坤離成晉明夷　坤中孚成萃升

後爻者四　坎坤成師比　乾坤成否泰　頤坤成謙豫　大過坤成臨觀

坎

先爻者三　坎坤成師比　坎中孚成困井　坎大過成渙節

後爻者四　小過坎成屯蒙　乾坎成需訟　頤坎成蹇解　離坎成既濟未濟

離

先爻者五　離乾成同人大有　離大過成家人睽　離中孚成革鼎　離頤成豐旅　離坎成既濟未濟

後爻者二　小過離成噬嗑賁　坤離成晉明夷

頤

先爻者五　頤坤成謙豫　頤中孚成咸恒　頤乾成遯大壯　頤坎成蹇解　頤大過成漸歸妹

後爻者二　小過頤成震艮　離頤成豐旅

中孚

先爻者一　中孚大過成巽兌

後爻者六　小過中孚成隨蠱　頤中孚成咸恒　乾中孚成姤夬　坤中孚成萃升　坎中孚成困井　離中孚成革鼎

小過

先爻者五　小過坎成屯蒙　小過中孚成隨蠱　小過離成噬嗑賁　小過乾成无妄大畜　小過頤成震艮

後爻者二　坤小過成剝復　大過小過成損益

大過

先爻者二　大過坤成臨觀　大過小過成損益

後爻者五　乾大過成小畜履　離大過成家人睽　頤大過成漸歸妹　中孚大過成巽兌　坎大過成渙節

上下經反對陰陽數

乾坤 六陽六陰　屯蒙 四陽八陰　需訟 八陽四陰　師比 二陽十陰　小畜履 十陽二陰

泰否 六陽六陰　同人大有 十陽二陰　謙豫 二陽十陰　隨蠱 六陽六陰　臨觀 四陽八陰

噬嗑賁 六陽六陰　剝復 二陽十陰　无妄大畜 八陽四陰　頤大過 六陽六陰　坎離 六陽六陰

右上經八十六陽九十四陰反覆視之得五十二陽五十六陰陽生於陰故天多四陰以為本

咸恒 六陽六陰　遯大壯 八陽四陰　晉明夷 四陽八陰　家人睽 八陽四陰　蹇解 四陽八陰

損益 六陽六陰　夬姤 十陽二陰　萃升 四陽八陰　困井 六陽六陰　革鼎 八陽四陰

震艮 四陽八陰　漸歸妹 六陽六陰　豐旅 六陽六陰　巽兌 八陽四陰　渙節 六陽六陰

中孚小過六陽六陰既濟未濟三陰三陽

右下經一百六陽九十八陰反覆視之得五十六陽五十二陰陰生於陽故地多四陽以爲本

周易古經上篇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從邵氏本刻石而反覆左轉
此古竹書體也其法僅存者
今司馬遷年表大事記猶然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
侯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周易古經彖傳

東萊呂氏曰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卦下之辭爲彖漢上朱氏曰文王卦下之辭謂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傳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爲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子自謂如此非逃以出之之義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晩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别行至後漢諸儒作注始合經傳爲一爾今王弼注本首卷題曰周易上經乾傳餘卷亦爲泰傳噬嗑傳咸傳夬傳豐傳

之名蓋弼所用者鄭氏本既合彖傳象傳於經故合題之耳漢上朱氏曰魏高貴鄕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注易經之前彖象不連經文矣唐孔氏曰數十翼亦有多家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周易古經象傳

東萊呂氏曰爻下辭謂之象唐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六五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

古文王後事也故諸說皆以爻辭出於周公馬融陸
績等並同此說

周易古經繫辭傳

東萊呂氏曰易始有卦畫而已文王繫之以卦辭周公又繫之以爻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於孔子所作則繫辭之傳也說文云辭者說內而言外也按陸氏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於雜卦皆有傳字此蓋鄭玄未合經前標題之舊也上下繫古今分章不同今以唐孔氏伊川程氏嵩山晁氏漢上朱氏諸家參定上繫凡十四章

周易古經文言傳

東萊呂氏曰漢上朱氏云魏王弼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按淳于俊謂鄭康成合彖象於經不言合彖象文言於經則朱氏之說是也陸氏曰文言者文飾卦下之言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說者引穆姜論隨繇之辭疑非孔子之言按司馬遷謂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信斯言也則彖象卦言古有之矣孔子序之繫之說之文之而已文言者文其言也猶序彖說卦之類穆姜之言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今考之制改者二增益者六則古有是言孔子文之爲信然矣

朱文公晁呂二氏古易得失辨

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文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馬鄭相去未遠蓋倣其意而爲之耳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彖象亦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

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於王木
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其所以爲說矣豈非
闕哉
按呂汲公元豐壬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
學官晁迂晁生建中靖國辛巳所爲八篇號古周易
緒寫而藏于家吳巖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多
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迹淵然壬寅
新安朱文公表出東萊呂成公古文周易經傳音訓
迺謂編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獨本歟
然成公則議晁生析上下經爲非而文公易本義則
爲篇第與汲公脗合與權論侍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計
論此經將以邵子觀物所言爲斷若文王周公王者
八卦定名二十八卦之繇辭可謂題曰周易古經上
下篇冠于十翼以還孔子舊編之舊使百世之下學
者復見全經而附數公序辯于末天不慭遺先師夢
奠倏踰一紀慨師友之凋謝懼異學之支離不量固
陋推本邵子所述刊定周易古經上下篇如前以卒
先師之志而羲文經卦重卦大義則於易學啓蒙小
傳詳之若夫訓詁之異論講解之得失則有漢魏以
來諸儒之說在學者其審於史擇哉聖宋淳祐戊申
良月初吉後學巴郡稅與權謹識
邵子皇極經世於六經止取經聖人之手者四然四

經中易又經伏羲文王周公之手則此經可謂最古
而卷第最不明蓋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王弼韓康
伯尤其罪之魁者也按史費直雖以彖象文言參解
易爻初不言分傳以附經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
於經厥初猶如今乾卦附之於後至王弼則自坤以
下各爻聯綴之標題乃以上經乾傳至下經咸傳分
爲六卷已不知於義何居及韓康伯又以上下繫爲
七八卷而說卦爲第九則統十翼中序卦爲第十雜
卦爲第十一遂謂之周易第九卷末復以王弼略例
足成周易爲十卷使文王周公上下二篇之經不成
二篇而孔子十翼不成十翼漢魏迄今幾千餘年列
於學官專置博士無一人能辯其非考惑世誣民抑
何甚哉故曰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至王弼韓康伯
尤其罪之魁者也先師魏文靖公在時相與歎恨嘗
欲刊正之而未果矣既本邵子定著周易古經二篇
冠于十翼以酬先師九原之志而從忍相克齋游公
質之呼前聖作經以俟後聖而異學汨亂如此顧惟
謏陋何敢輕議古人然不直則道不見知我罪我者
察焉是歲日南至與權再題
予既本邵子定著周易古經上下篇與十翼如前而
謂昉亂聖經者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王弼韓康伯
尤其罪之魁者也或訢之曰嘻其甚矣易非王韓何

以傳至今子獨不見先正嘗黜與注疏異說者乎予曰不然易更三聖雖累秦焚書易以卜筮獲免此殆天未喪斯文也按西漢儒林傳費直始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豈曾錯雜二篇與十翼哉洎東漢馬鄭荀氏亂聖經王韓尤而効之故范甯著論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原起於王弼何晏其罪深於桀紂桀紂之罪禍一世王何之罪遂歷代予嘗考王何與韓三人之本末蓋王何同仕正始而以曹爽兄弟為主弼尚老莊世識其叙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間然坐曹爽黨而殺晏則自以為與夏侯太初司馬子元得易之神深者亦坐曹爽而放若

康伯雖孔氏穎達言其說故學宗王弼然試序其非易之經已無忌憚而史載其與袁宏辯論亦卑而無甚高論　本朝接南北五代道喪文弊之後一時名鄉姑以注疏不可倍而矯士習之輕浮遂使世之父祖詔子孫師詔其弟子錮成風俗牢不可破不知易經數聖人手而論語乃親傳孔門格言豈彼晏等仕操懿者可污編端而掩古注集解之筆哉夫孔子大聖人還同以為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紫陽翁以史記世家訂之謂孔子反魯實哀公十六年丁巳時年六十八然定書刪詩正樂序易彖象說卦文言假我數年卒以學易等語然則紫陽翁蓋似還同晚而喜易而不信何晏論語集解五十以學易云耳則弼雖弱冠而殞死康伯踰四十感於日者而病死遂致于亂文王周公之經而輕當孔子十翼援以春秋斧鉞誅絕不貸而三聖遺經奚待若人而存千百年間儻有先甯發其罪而討之予以予言為過豈是非好惡果異乎我心之所同然哉因答或人而志其說於此歲乙酉正月與權謹三書之

此書係借陳氏閱寫本抄錄其正經二篇并十翼與晦菴無異其注十翼則晦菴本故不復錄大德丙午九月十六日石澗俞琰誌

右稅氏周易古經分為二篇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其經卦如乾坤不可反則畫兩卦如屯蒙可反止畫一卦今錄其乾坤屯蒙四卦為例餘象不復錄

周易古經傳

後學　成德　校訂

讀易私言一卷

（元）許衡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讀易私言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衡撰。衡字平仲，河內人。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諡文正，事蹟具元史本傳。其書論六爻之德位大旨，多發明繫辭傳同功異位柔危剛勝之義。而又類聚各卦畫之居於六位者，分別觀之。蓋健順動止入說陷麗，其吉凶悔吝，又視乎所值之時，而必以正且得中爲上。孔子彖象傳每以當位不當位得中行中爲言，衡所發明，蓋本斯旨。此書本在衡文集中，元蘇天爵文類，明劉昌中州文表，皆載之。

國朝曹溶採入學海類編，通志堂刊九經解，遂從曹本收入，而何焯校正九經解目錄，以爲即元李簡之書。今考簡所撰學易記，其書具在，未嘗與此書相複，且永樂大典所載，亦作許衡，則非簡書明甚。焯之所校，不知何以云然也。

元許文正公著

讀易私言

通志堂藏板

題讀易私言

許文正公以正大之學當草昧之世輔翊世祖建學明倫其有功於斯道甚大所著書不多見行於世者魯齋遺書而已讀易私言者統論六畫大義簡括精當足以見公學之純而養之邃也金源以來蘇黃之學行於中州公從江漢先生得聞伊洛之旨與柳城共倡明之元儒學之醇惟公上接有宋惜世祖用之未盡終惑於桑哥王文統之徒使斯民不獲被其澤豈不惜哉公又有大學要略一卷蓋領成均時以教胄子者直述常語俾使通曉可與并行者也

康熙丙辰夏五月納蘭成德容若識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慄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

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

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

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五六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為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

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務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才適用之中也然兌務於上巽務於下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

有待於己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困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

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係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秖足為累他卦皆以柔剛之義為重也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入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

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為凶內切矣是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雖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

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

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三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嚮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橫專恃雖有不及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

者何哉蓋震而近臣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入卦端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

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婦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紛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爲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臣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説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中爲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无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内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爲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内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

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錯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

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則柔内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時甚足貴也時過適則難與行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有始不得志而終无咎者有始饜其欲而終有禍敗者執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論之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履繫於所履觀繫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讀易私言

後學 成德 校訂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清）牛鈕等撰

清康熙内府刻本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康熙二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易為四聖所遞傳、則四聖之道法治法具在於是。故其大旨在即陰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於帝王之學、最為切要。儒者拘泥章句、株守一隅、非但占驗禨祥、漸失其本。即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闡義理者言心而不言事。聖人立教、豈為是無用之空言乎。是編為

講幄敷陳、

睿裁鑒定。其體例與宋以來奏進講義大致略同、而於觀象之中、深明經世之道。

御製序文所謂以經學為治法者、實括是書之樞要、亦即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要。信乎

帝王之學、能見其大、非鯫生一知半解所能窺測高深也。

御製日講易經解義

序

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為書合四聖人立象

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昔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葢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焉漢班固有言六

藝具五常之道而
易爲之原詎不信
歟朕夙興夜寐惟
日孜孜勤求治理

思古帝王立政之
要必本經學嘗博
綜簡編玩索精蘊
至於大易尤極研

求特命儒臣叅攷
諸儒註疏傳義撰
爲解義一十八卷
日以進講反復卦

爻之辭深探作易
之旨大抵造化功
用不外陰陽而配
諸人事則有貞邪

淑慝之別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

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脩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於是刊刻成書頒示天下朕惟體乾四德以容保

兆民且期庶司百
執事矢于野渙羣
之公成拔茅允升
之美則泰交皥於
明良而太和滃於
宇宙庶稱朕以經
學爲治法之意也
夫

康熙二十二年十
二月十八日

日講易經解義進

呈疏

經筵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又一級臣牛鈕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孫在豐等謹

題為進

呈刊完日講易經解義仰祈

睿鑒事臣等於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奉

旨易經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侍經幃欣

承

聖藻伏覩

皇上

體天德以行健

覩人文而化成四子六經討論原委百家諸史

綜貫古今

頒行歷有成書

研究精於大易蓋明天道察民故已傳四聖

之心而觀會通行典禮乃冠五經之首發

揮自羲文周孔參稽於濂洛關閩旨則遠

而辭則文古皇先哲之精微悉歸典要陽

必扶而陰必抑君子小人之情狀備極形

容此蓋

聖衷自具乾坤其於弇鄙何知損益

九重宵旰時親東魯韋編一介衡茅日給西清

筆札每聆

天語皆闡書未發之英華兼

發人時本河洛以來之理數舉而措之為事業

默而成之於象言

煥發絲綸

光生棃棗惟

自强不息雖隆寒盛暑常披玉軸芸編乃

敎思無窮俾荒澨遐陬盡作文河學海行且家

傳而戸誦有如懸象以著明臣等未測幾

深難酬

高厚用集微塵於

山嶽敢同爝火於

日星抱書以求在儒者學程朱之學垂裳而治

惟吾
君心堯舜之心勉效脩辭以立誠猶慚覆餗而
滋咎總訂二篇之策彙呈
乙夜之觀校刻加詳裝潢成帙伏願
皇上
悅心亹亹
成性存存
王道易知以簡能
聖脩德崇而業廣臨豐履泰常思謙巽以致中
乎解困渙屯永躋升恒而登大有則廣矣
大矣推行及乎億萬年而鼓之舞之利用
賢乎千百國臣等不勝區區之願謹具
題恭
進以
聞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又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牛鈕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孫在豐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常書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加一級又加一級支四品俸臣朱馬泰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王封溁
日講官起居注侍講學士加二級臣阿山
日講官起居注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孫岳頒
日講官起居注侍講學士臣徐乾學
日講官起居注侍講學士臣高士奇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易經闡發天人理數道統攸關朕朝夕披玩
期造精微講幄諸臣殫心剖晰深有裨於典
學道所奏知道了着即頒行該衙門知道

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又三級紀錄三次臣牛鈕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孫在豐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英

分撰官

通議大夫經筵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加一級臣傅臘塔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臣沈荃

資政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又加一級臣蔣弘道

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又加一級臣嚴我斯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又加一級又四品俸奉政大夫臣朱馬泰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封溁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中憲大夫臣阿山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朝議大夫臣邵吳遠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徐乾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高士奇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加侍讀學士加一級臣黃[illegible]誦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翁叔元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秦松齡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王頊齡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修撰儒林郎臣歸允肅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曹禾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臣嚴繩孫

校閱官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又加一級又四品俸中憲大夫臣多奇

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鄂黑

翰林院侍讀加三級中憲大夫臣明圖

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臣思格則

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董通

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傅繼祖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加一級臣陳論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朱阜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李振裕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沈上墉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李[illegible]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蔣之選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illegible]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徵仕郎臣[illegible]潮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臣[illegible]世經
翰林院待詔登仕郎臣[illegible]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一級文林郎臣明輔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illegible]
翰林院孔目臣朱[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折庫納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illegible]什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李弘文
翰林院筆帖式臣雅圖
翰林院筆帖式臣鄂琦

翻譯官

翰林院待詔加一級又加俸一級修職郎臣敦代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又加俸一級文林郎臣[illegible]環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又加俸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又加俸一級文林郎臣石殿柱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殷特布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俸一級臣阿[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夏之[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王國華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阿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任國[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illegible]
翰林院筆帖式臣[illegible]

滿文謄錄官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圖[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illegible]阿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宋[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覺羅[illegibl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石禮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吳達泰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修職郎臣達祖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阿哈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黑色

翰林院筆帖式臣塔爾森

翰林院筆帖式臣[illegible]

翰林院筆帖式臣花色

日講易經解義卷目

卷之一

上經

乾

卷之二

坤 屯 蒙

卷之三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卷之四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卷之五

謙 豫 隨 蠱 臨

卷之六

觀 噬嗑 賁 剝 復

卷之七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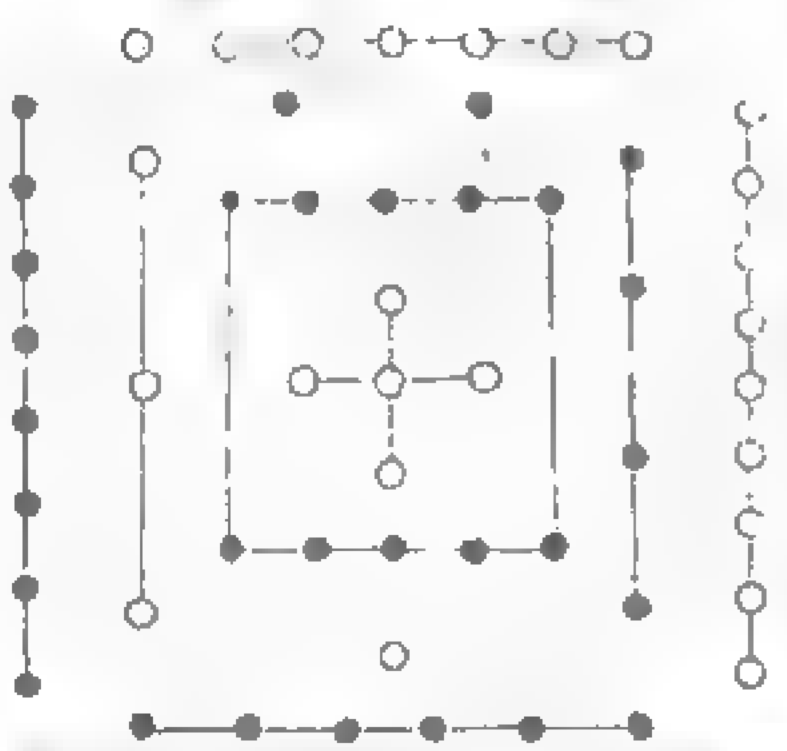
離

下經
咸　恒　遯　大壯　晉
卷之九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卷之十
損　益　夬　姤　萃
卷之十一
升　困　井　革　鼎
卷之十二

震　艮　漸　歸妹　豐
卷之十三
旅　巽　兌　渙　節
卷之十四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之十五
繫辭上傳
第一章至第六章
卷之十六
繫辭上傳
第七章至第十二章
卷之十七
繫辭下傳
卷之十八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日講易經解義卷目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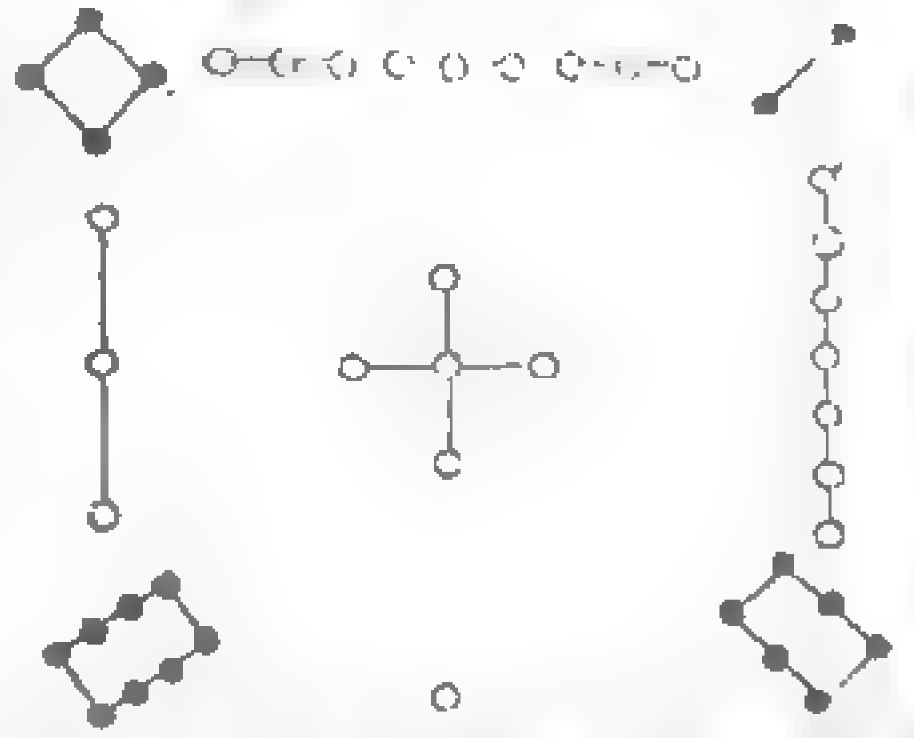
朱子圖說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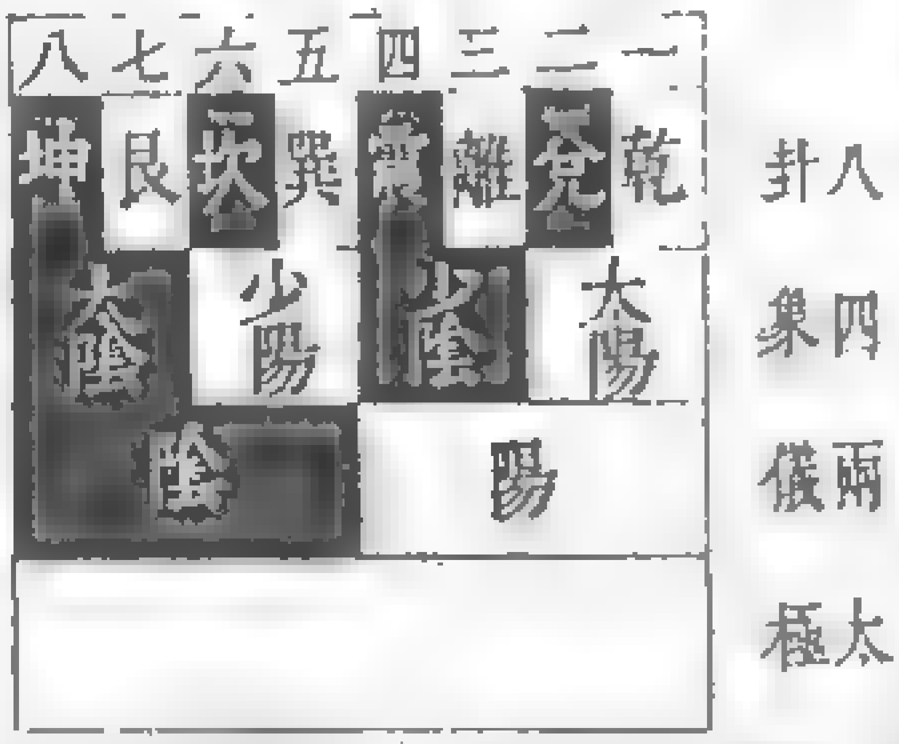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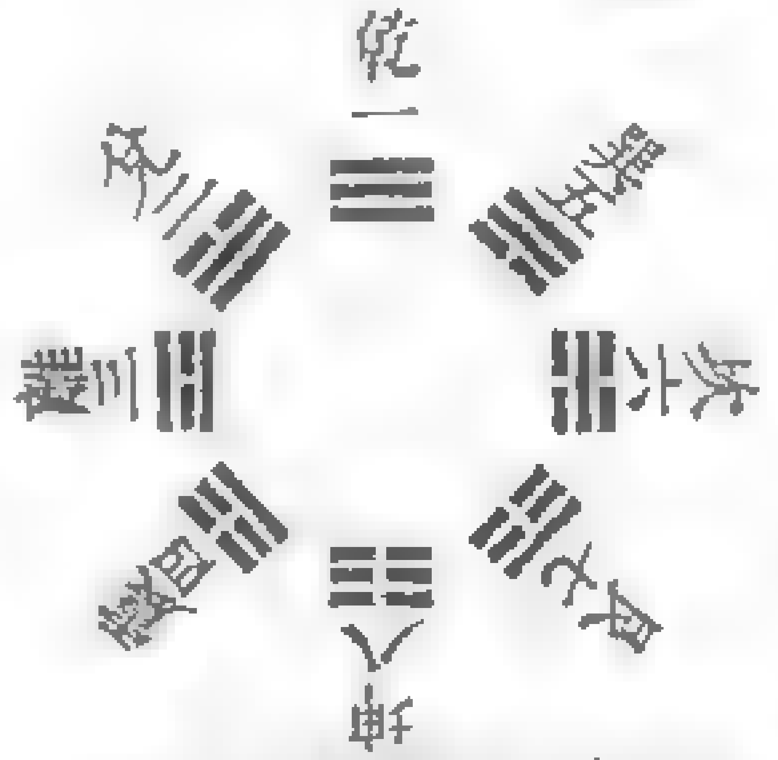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伏羲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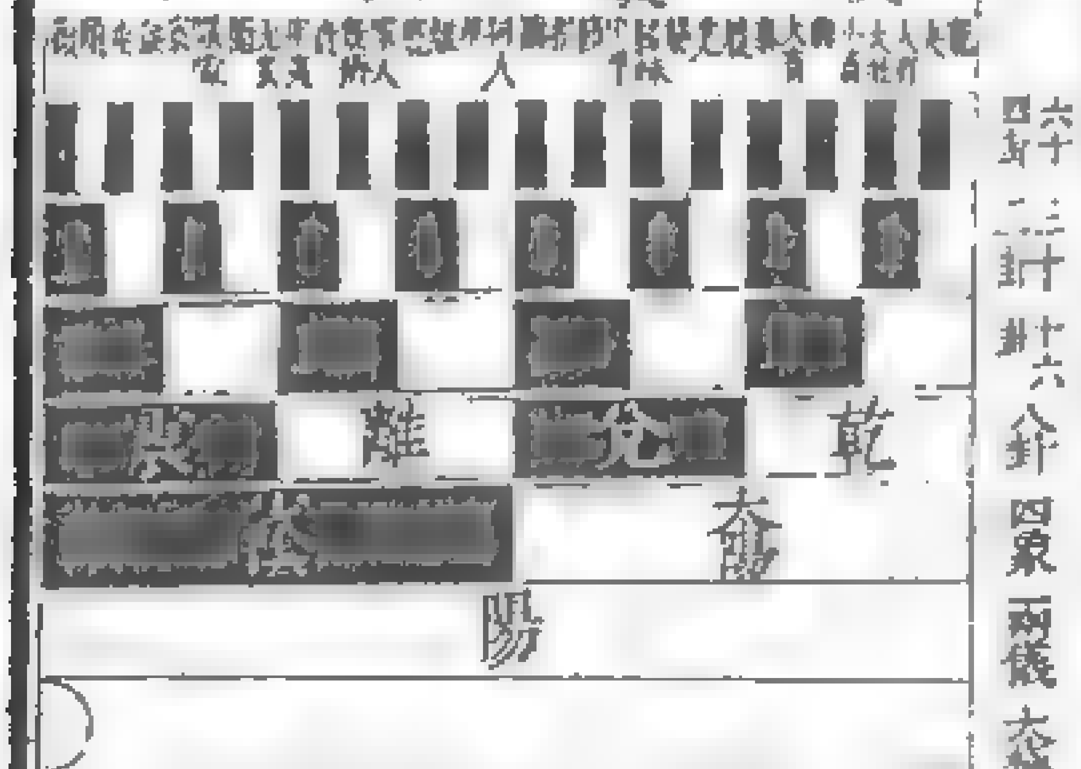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伏羲八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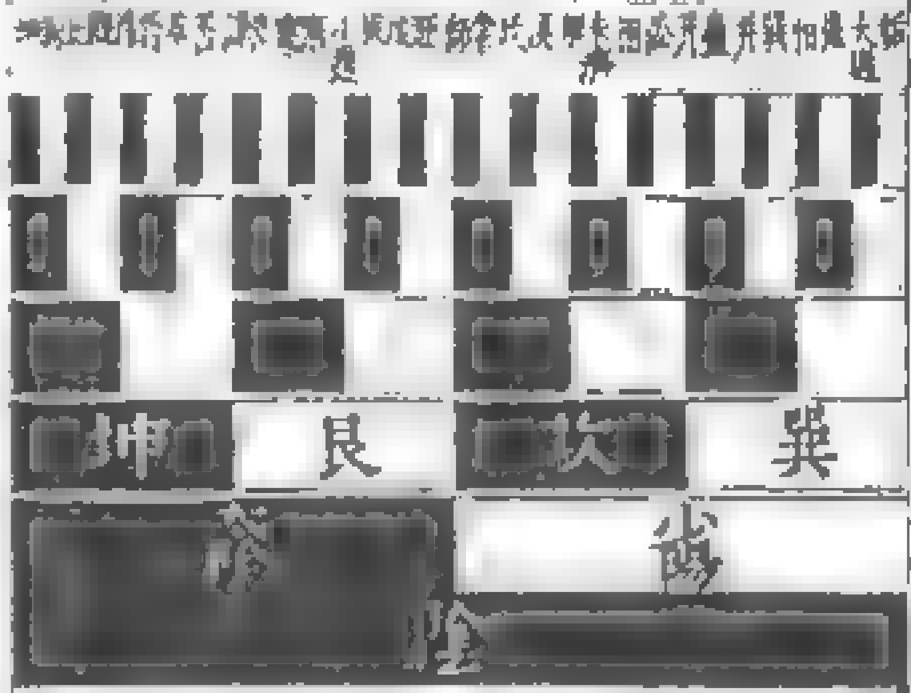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伏羲六十



前八卦次序圖。卽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卽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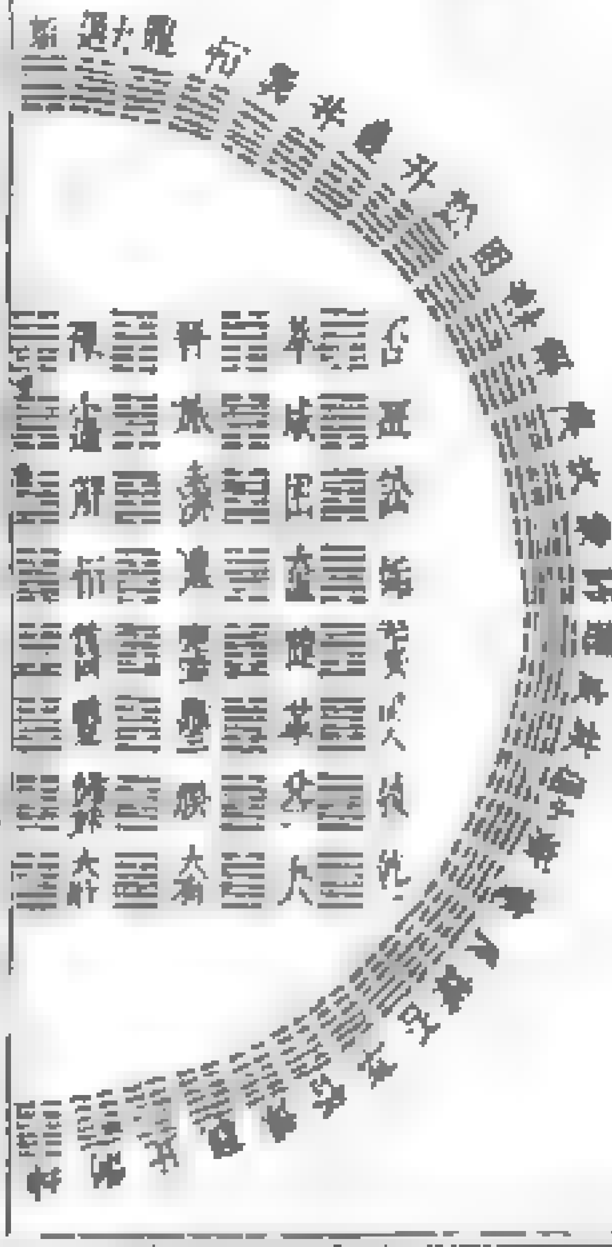
四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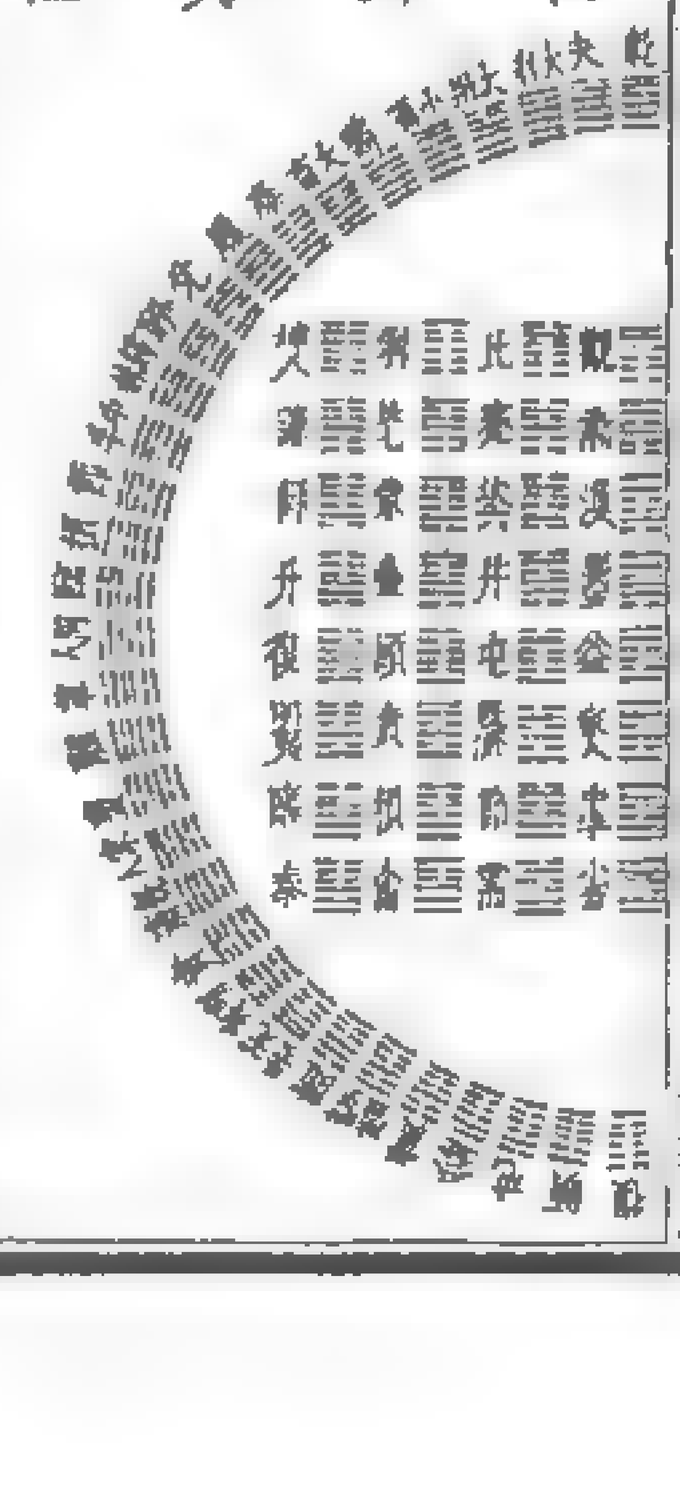
然之妙也

右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

伏羲六十



四卦方位



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文王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方位

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卦變圖

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恒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恒
既濟 賁
隨 噬嗑 益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
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睽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 一陰一陽
圖已見前

䷍ 大有　䷪ 夬
䷈ 小畜
䷉ 履
䷌ 同人
䷫ 姤
䷇ 比　䷖ 剝
䷏ 豫
䷎ 謙
䷆ 師

䷗ 復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旣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右卦象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旣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於損旣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恒豐皆疑似

震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係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爲贅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自漸來終於是

右卦變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旣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右卦歌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盌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右八卦取象

筮儀

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戶。置牀於室中央。

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於牀北。

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臺函之。使不偃仆。

設木格於櫝南。居牀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板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爲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一於格南。香合一於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於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齊側皆反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

兩手奉櫝蓋。置於格南爐北。出蓍於櫝。去囊解韜。置於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

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於神於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於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

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於左手之小指閒。

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揲食列反

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

左手無名指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營之半。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爲奇。九以兩其四而爲耦。奇者三而耦者一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於格上第一小刻。

以東爲上後放此。

是爲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是爲二變。復扶又反爲于平反下同

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耦。奇耦各得四之二焉。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

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是爲三變。

三變餘策與二變同。

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

掛扐之數五四爲奇。九八爲耦。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爲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所謂拆也。掛扐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扐三耦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

畫為〤。所謂交也。

如是每三變而成爻。

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耆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

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

禮畢韜耆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筮儀畢

六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

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

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爻。仍以上爻爲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仍以前十卦

主貞後十卦主悔。

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

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一

上經

䷀ 乾下乾上

伏羲畫卦有畫無辭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孔子作彖傳及大小象傳文言傳而卦之理無條藴矣卦辭統論一卦之吉凶而彖傳則或言卦體或言卦德或言卦變或言卦象皆所以推明卦義與卦辭相發明者也至於爻辭或六爻合撰或各爻殊趣或卦言剛

健而爻以爲強暴或卦言陰柔而爻以爲貞順或陰陽相應而位不免於咎或剛柔當位而時適過乎中蓋有爻辭與卦辭絕不相類而六爻象傳與彖傳亦各不相謀者彖言一卦之統體爻言各爻之時位其不可爲典要固如此矣若夫爻位得中惟二與五而二臣象也五君象也上下之位殊尊卑之勢異相濟則有功无應則取戾六十四卦同一旨也雖大象闡因象命名之理於六爻之外別立一義責在用易之君子學者觀六畫之象玩卦爻之辭而參合於彖象傳之旨於以用易殆庶幾焉

乾取純陽至健之義故其象爲天擬諸物類則爲龍其功用則曰時成六爻潛見惕躍飛亢皆時也皆聖人之事也三居人位故不稱龍而德則龍德也上處陽極不能無悔而處得其正則變悔爲吉也文言反覆申明不越此理大抵合乎時則不過於剛而爲羣龍无

首不合乎時則當初陽在下急於出潛節宜有悔不待上九之亢矣故曰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爻辭不之及六爻皆龍則四德無不具也他卦上陰陽相應而乾坤不相應純陽純陰以同德應則不以陰陽應也乾坤二卦之陰陽未有專於一偏而不相爲濟者故六爻之後復以用九用六明之此則諸卦所不得而同者矣

乾。元亨利貞。

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而健之至。故名爲乾而卦辭則卽天道以明聖人之德也。乾健也。元大也始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卦辭卽彖辭。文王繫乾彖辭曰。伏羲畫卦爲乾。純陽至健。有天之象。蓋以形體言則謂之天。而以性情言則謂之乾。人能體乾立極斯人道卽天道矣。天以元德始萬物。聖人本至健之才。以開物前民。而元一同於天

也。天以亨德長萬物。聖人奮有爲之力。以設施舉措。而亨一同於天也。遂萬物者利之德。聖人因性制宜。使無一物不得其所。一如天之利也。成萬物者貞之德。聖人化裁曲成。使無一物不植其命。一如天之貞也。析之則爲四德。統之不越一乾。蓋乾道至大至通。本無不宜。本無不正。體乾者實能法天自強。以純心行純政。則德化治功自無不與天合撰耳。按元亨利貞之辭見於諸卦者。皆爲大亨而

利於正。孔子釋乾彖辭。獨分指四德。誠以乾德渾全。不可以他卦例也。蓋元亨利貞之道。卽仁義禮智之德。元亨利貞運於天而本乎乾。仁義禮智具於心而原乎性。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之道也。至誠無息。純亦不已。性之德也。故法天在於體乾。盡心由於知性。其實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道。非有二也。帝王欲象天行。該聖德亦惟於性學加之意而已矣。

初九。潛龍勿用。

此一爻是言有德無時者宜退而不宜進也。畫卦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九陽數。故謂陽爻爲九。龍性屬陽。因取象於龍。潛藏也。周公繫乾初爻曰。初九陽居下位。是有可爲之德而阻於時之未遇者。其象如龍之潛藏未出者然。既未出潛。卽宜靜以自守。若不能藏器待時。而稍有露才躁進。以輕於一試之意。鮮有不致僨敗者矣。抱龍德者愼勿急求用

世以自喪所守焉可也按易象雖通於卜筮而君子觀象玩辭原不待卜筮而後可以學易即此爻而論未仕者處之則當隱約以俟時已仕者處之則當奉身而遠遯等而上之以天子之尊而玩此爻或時當主器或事當諒闇皆潛之義也推之諸卦之中雖或專言君道臣道或專指一時一事亦不當膠執卦爻之辭而宜觸類引伸以盡其義如此則自天子以至庶人三百八十四爻皆可用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此一爻是言龍德之及於物也在田謂處地上大人謂大德之人指九二言周公繫乾二爻曰九二以陽剛中正之德當出潛離隱之時位雖未尊而德已衆著上可致君下可澤民如龍之顯見於田而霖雨足以及物之象此盛德濟時之大人也人君見之則資其謀猷下民見之則資其教養何利如之按本義謂占者若有見龍之德則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此雖主占法之變通而言而易理變動不居原自如是如九二抱德用世之士非得人主推心委任無由普德施於天下而成霖雨之功故其義可以類通而其象可以互見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一爻是言處危地者當知憂懼也乾乾兢惕之意下卦乾之終上卦乾之始故取此象周公繫乾三爻曰九三才既過剛又居高位

此危地也一念不慎則尤悔叢生豈能無過賴三性體剛健有履危能戒之象所以終日乾乾警惕上思國家寄託之重下念民生屬望之殷雖至日夕猶惕若不敢懈焉夫以投艱遺大之地為動心忍性之資時時思過即時時求所以寡過事事思危即事事求所以持危雖身處危地而可以無功高震主之嫌與恃才絕物之患矣何咎之有大抵聖人教人學易歸於知懼不獨處危地為然天下事

未有不成於敬而敗於肆者。凡卦言惕、言厲、言愼、言艱貞、皆危其辭以使人免過者也。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一爻是示人以妄進之戒也。或、欲進未定之辭。周公繫乾四爻曰、九四以陽居陰、志主進而不果於進、其位在上下之交、其時在進退未定之際。雖事勢若有可爲、而猶遲疑審顧、謀出萬全而後動。其象如龍之或躍而起、

而仍未離於淵者。然時止時行、知進知退、又何輕躁妄動之咎哉。按先儒釋此爻、皆言舜與湯武之事、而推其義、凡人勢位崇高、身任天下之重者、皆可以此爻擬之。惟是處多懼之地、能常存難進之心、則其樹大勳、立大業、皆自度乎力之所能爲、與時之所不得不爲、而非僥倖以立功名者所可得而妄擬也已。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一爻是言聖人在上而萬物樂覩也。五、天位。大人指九五。周公繫乾五爻曰、九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乘時首出、功業休明、有龍飛在天、乘風雲以霖雨天下之象。此德位兼隆之大人、臣民所共仰戴者也。君子見之、則可以得位行志。小人見之、則可以養欲給求。何不利之有。按本義謂有九五之位、則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其義與二爻互相發明。蓋聖人繫乾之二五、即首發上下應求之義、以見體乾圖治者、必貴乎同德之相濟、

而在九五居尊臨下、汲汲得賢以自輔、較之九二得君而事者、其利更有不同、尊卑異位故也。

上九、亢龍有悔。

此一爻是言處勢位之極者、當知所變通也。亢、過於上而不能下也。周公繫乾上爻曰、上九居卦之終、陽極於上而不下。如龍之飛入於天、而不復潛蟄於淵之象、是亢龍也。夫時當盛滿、不能持滿戒盈、則所處必致失中、而

所往不能無過。動而有悔。其能免乎。既知有悔。而以亢爲戒。則持以惕而返於潛。庶幾不失其爲龍德也矣。蓋易之大義。最忌滿盈。日中必昃。月盈必虧。天道之不容亢也。物窮必變。器滿必溢。人事之不容亢也。聖人不能不處亢之時。而有善處乎亢之道。故天不能窮聖人。而聖人常能御天。亦曰隨時處中而已。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此一節是申明體乾之道。在以柔濟剛也。群龍謂六陽。无首謂變剛爲柔。周公於乾卦六爻之後。復繫之以辭曰。乾六爻皆陽。則其數皆九。九者陽數之極也。體乾之道者。當思陽極則亢。而濟之以柔。以善其用。如群龍之剛。皆在于首。惟能變剛爲柔。則其首不露。而其用不測。人之見之。有若无首者然。本此道以出治。負創建之才。而不自矜其才。具絕物之智。而不自騁其智。仁以輔義。愛以濟威。圖事則事無不理。馭民則民無不安。何不吉之有。

大抵帝王治法。剛柔相濟。必無偏勝之理。刑名法律之治。剛勝而偏者也。虛無清靜之治。柔勝而偏者也。且以操切爲剛。必流於殘忍。則並不得謂之剛。以姑息爲柔。必流於委靡。則並不得謂之柔。內健而外順。體嚴而用和。庶有得于用九之義。而無失中之弊矣乎。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彖傳是釋乾彖辭。而合天道人事。以明乾德也。彖。斷名。取其能斷。故卦辭爲彖辭。傳爲彖傳。六位指六爻之位。乘。憑馭也。太和。天地之生氣也。孔子釋乾彖辭曰。乾之義。廣大悉備。無所不該。而惟天足以當之。惟法天之聖人足以配之。試觀天道。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而統言之。皆元德之運行也。大矣哉。其惟乾之元乎。天以生物爲心。而元則爲生生之本。

當氣機方動萬物初萌無一物不資元之氣以爲形之始亦無一物不資元之理以爲性之始推至成形成性之後總此一元之德敷暢無窮是不獨爲萬物之始而且合亨利貞之四德皆統貫於其中矣此乾元之大也由是以觀乾之亨陰陽之氣絪縕既久一旦由靜之動敷布而爲雲和洩而爲雨凡品彙之物迎此化機皆潛滋默長一一形露如水之流而莫禦者然蓋資始時氣已畢具而至此

乃有其形資生時形已悉萌而至此乃流於外此乾之亨也惟聖人與天合德觀天道之元亨即大明於四德貫通之義元爲始貞爲終而由貞起元不終則無以爲始終與始之交相循環總一時之所爲而已以此知乾爻六位變動不居正以潛見惕躍飛亢之時各有不同故龍德運行各以時而成位於是乘此六龍之德隨時處中時宜顯則顯時宜晦則晦時宜舒則舒時宜斂則斂天道之消長

自我御之而行則所往無不亨通可知矣是聖人之元亨一天道也又進觀乾之利貞萬物之理不變則不通不化則不成惟乾道運行由變而之化於是萬物生意充足凡受於天之性與天所賦之命皆各得其正無有欠缺而且氣機就斂萬物即隨之以入方初生時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至此保固凝合皆復返於其始此天道以收斂爲發舒之本以歸藏裕宣洩之用成終成始循環無迹乃乾之

利貞也其在聖人既法天之元亨以生物即法天之利貞以成物凡教養生殺之事已盡行於乘龍出治之時至此則恭己穆清首出於庶民之上而深仁厚澤淪洽於人心風動化行感孚於中外萬國之咸寧與萬物之各正保合俱同鼓舞於太和元氣之中是聖人之利貞一天道也大抵造化之理通乎人事性命之學合乎治功孔子傳乾彖而天人之義備矣乾爲天之性情而元則變化之所從

出。是卽太極也。流形於亨各正於利者。一物各一太極。資始於元保合於貞者萬物統一太極。太極者理也而氣在其中。太和者氣也而理在其中。明乎此。則帝王在上。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張弛翕闢總一太極自然之用而所謂太和在宇宙間者。卽其應天時贊化育之極功而已。寧有二致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象傳是勉人法天以修德也。象像也。卦之

上下二體爲大象。六爻辭爲小象。孔子既作彖傳以釋卦辭又作象傳以明卦象之義。釋乾象曰。乾。天德也而上下皆乾則有天道運行之象。天行一日一周終古不息非極天下之至健不能。君子觀於乾象。以人既受天命以生卽宜與天同運。乃天運不息而人未免有息者。私欲累之耳。於是克己自強靜專以立體而所以爲萬事之根本者無一時或息也動直以致用而所以善萬事之化裁者無一時或息也。天理周流始終無間。一如天行之一日一周者然。而乘龍配天之業舉而措之裕如矣。蓋天與人初不相遠性與反原可同歸。一日自強卽一日之健也一事自強卽一事之健也。惟日進而不已則希聖希天皆其擴而充之之事。所以成湯聖敬日躋武王以敬勝怠視堯舜之精一執中者有安勉之別而及其成功一而已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

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象傳是分釋乾六爻之象而推明繫辭之義也反復重復踐行動必於道也造起也謂在天位。孔子釋乾六爻辭曰。文王之繫卦辭示象於全體之中。周公之繫爻辭復示象於各爻之內。所以教天下後世者至明且切矣試舉乾爻之象觀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謂九

爲陽德而初居下體有可爲之德而未遇可爲之時也九二曰見龍在田謂其德旣盛則其化自神如龍之霖雨及物而所施無不徧也九三終日乾乾謂體道之心無時敢懈反復體驗以求去危而即安也九四或躍在淵謂當欲進之際更加詳審則謀出萬全而可免躁動之咎也九五飛龍在天謂大德之人乘時首出如龍之上騰於天而萬物皆利見也至上九亢龍有悔蓋以天道忌盈進極則

退盛極則衰理與勢皆不可以久也六爻皆陽而繫以用九蓋以太剛必折濟之以柔則有功用爲物先則致敗故天德雖剛不可以爲首也大抵易之爲道陰陽消長而已聖人扶陽而抑陰故遇陽則進之遇陰則退之而於乾之六爻亨其濟戒其亢復教以无首者非謂陽不當貴也誠以陽德至健而一有恃剛自用之弊則反爲欲所屈矣故論天道則曰下濟論君道則曰下交論處世則戒壯往論濟險則在需時皆以柔濟剛之道蓋必如是然後陽德爲無弊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一節書是申言元亨利貞之德原於天而具於人也文釋也言指彖爻之辭自此至末節皆文言也會聚集也和謂無乖戾幹如木之有身也孔子於六十四卦分作彖傳象傳以釋卦爻之辭又以乾坤二卦其道至大而

其六爻之義爲至廣也復作文言釋之以盡其蘊釋乾彖辭曰元亨利貞之義旣詳見于天道矣試即天之賦於人與人之全夫天者觀之所謂元者天之所以始萬物也而賦於人則爲仁人性之中衆善悉備而元則得之最先統之最全百行由此而出蓋善之長也所謂亨者天之所以通萬物也而賦於人則爲禮人性之中衆美各殊而亨則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品節百度於此會歸蓋嘉之會也

利者天之所以遂萬物也而賦於人則爲義義以定分尊卑上下制之極其嚴而皆合乎人心之宜無所矯強是義之和也貞者天之所以成萬物也而賦於人則爲智理經權常變辨之極其明而預立夫萬事之基無所搖奪是事之幹也大抵在天則有理氣在人則有性情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卽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卽有是情惟天之

理氣全具於人故人之性情無一不善易書發人盡性而推本於天命正以天人本無二理而人不當以氣拘物蔽自遠於天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之備德在能體乾也和義謂得其宜貞固正而固也孔子曰論天命之原元亨利貞之四德本人所同具而論率

性之學則衆人能行之者鮮矣惟君子以仁爲心之德凡其所存所發莫非天理之流行則雖倫類至衆而度量之含弘自足以包冒天下而有餘矣以禮爲身之範凡[illegible]周旋莫不萃集乎衆善則雖經曲至繁而一心之秩序自足以節宣禮治而有餘矣以義能利物而後可以言和於是因物付物使各得其所利而天下之人旣以分相安則自以恩相接豈不足以和義而無乖戾乎以智能有

守而後可以立幹於是擇正理之所在固守之而弗去而天下之事旣裁制之有方自推行之有本豈不足以幹事而無阻礙乎君子之能行四德如此夫人皆受天之德而獨君子能行之者何也自人拘於氣質蔽於物欲而四德之運行遂有時而息惟君子法天行之健以全天德之剛由是本此健以體仁嘉會則仁禮之德行矣本此健以利物貞固則義智之德行矣故卦辭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

首之以乾者。謂以天道惟乾。故四德屬於天。聖人之法天亦惟乾。故四德歸於聖。天人合一之道。一乾之至健而已。故曰乾元亨利貞。夫天德之所以至健者。不外靜專動直。而靜專者。健之體。動直者。健之用。是靜又主乎動者也。宋儒謂聖人主靜立人極。又曰無欲故靜。然則君子體乾之功。其必制私主靜而後能配天行之健哉。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一節書是申乾初九象傳之義也。易謂變所守。樂謂道行。憂道不行也。初九曰。潛龍勿用其義何謂也。孔子曰。初九有神明變化之德。而潛藏在下。是有龍德而隱於下位者也。蓋惟龍德剛健無欲。故外物不足以奪之。常人行假不篤。易為習俗所移。初則自守其德不隨世而變易也。常人學力未堅。易為名譽所動。初則自晦其德。不枉道以求名也。惟不易乎世。則安於遯世矣。雖終身潛伏。而其心處之泰然。何所悶焉。惟不成乎名。則不求見是於人矣。雖舉世謗毀。而其心自信有素。又何所悶焉。是以道有可行之機。斯霖雨足以及物。此初之所甚樂者。樂則出其龍德以行於世。而無所矯強也。道無可行之機。斯庶物無由各正。此初之所甚憂者。憂則守其龍德以遯於世。而不致輕試也。總之用舍之權在

人。而行藏之道在我。身可隱而不可屈。道可潛而不可枉。知之既明。守之復固。確乎其不可拔。豈尋常隱遯之學所能及哉。信乎初之以龍德而潛處於下位也。蓋聖人之學。吉凶與民同患。意本在於用世。不欲獨善其身。但既欲行道於天下。則必審天時度人事。實能行濟於世。然後一出而為人所利見。故六龍之德。有隱顯而無淺深。初之潛與五之飛。總一變不測之用。其不同者。時位而已。所謂

易地則皆然者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
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君德也
此一節書是申乾九二彖傳之義也正中謂
處潛躍之中善世善蓋一世也九二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其義何謂也孔子曰九二有
剛健中正之龍德而正當不潛未躍之時位

雖未尊而德則已泉著試於其言行觀之言
在人倫日用之間者庸言也庸言人所易忽
而二必加信焉行在人倫日用之間者庸行
也庸行人所易懈而二必加謹焉信謹如此
則邪已無自入而誠已無不存矣乃其德愈
盛其心愈敬凡私欲之易乘者必閑之又閑
使不至於或萌實理之在心者必存之又存
使不至於或間由是備德在身言皆可師行
皆可法善蓋乎一世矣而虛受之至又謙卑

自牧而不伐焉由是乘時利物上格君心下
正民俗德施於極博矣而功用之神又遷善
不知而幾於化焉此雖未居人君之位而君
臨天下之德已早見於出潛離隱之時易所
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正以其德爲君德
故直與九五同稱爲大人也大抵誠敬者聖
學之源而存誠之功又必先之以主敬二之
閑邪即主敬之學也邪有自外入者有自內
出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所以閑其外也不

顯亦臨無斁亦保所以閑其內也內外交養
顯微無間帝王心學相傳孰有踰於此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
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
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一節書是申乾九三彖傳之義也至理之
極致也終理之歸宿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

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其義何謂也孔子曰君子處危疑憂懼之地惟恃德業以爲自全之道。故九三之乾乾惕若非徒憂而已實欲其德之進而業之修也德何以進凡人無眞實之心則私僞日萌而德日損惟三內主忠信存於心者無一念之欺動於慮者無一事之妄所由進德於光大也業何以修凡人無篤行之學則虛辭日盛而業日荒惟三修省言辭一言之發必有一行以應之是其出言之時

即爲誠所植立之地言無虛罔行有實效所由居業於不遷也若其所以用力則何如。德之極致謂之至而其微渺則爲幾君子知至之所在而本忠信之心以至之心與理相洽則理之幾微皆爲吾心所默識可與幾也既有知幾之智復有决幾之勇而德不益進乎業之歸宿謂之終而其裁制則爲義君子知終之所在而本立誠之心以終之身與理相安則事之經權皆爲吾心所默運可與存義也既有辨義之明復有赴義之力而業不益修乎三之終日乾乾夕惕若者其事如此是故德愈盛而禮愈恭業愈大而心愈小居上位以臨下則持盈而不驕志乎其爲上也居下位以事上則勝任而不憂安乎其爲下也故其身處危地宜若有咎而終日乾乾無時不惕則上安下和處无不當雖危无咎矣三之得免於咎也豈倖致哉蓋知至知終即格物致知之事忠信立誠即正心誠意之事其

進修不已則日新又新之功而乾乾惕若則緝熙敬止之心也詳繹九三一爻而內聖外王之學無不畢具已。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此一節書是申乾九四象傳之義也邪枉道而自進也羣謂在下位之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其義何謂也孔子曰乾之九四不果

於上而又不安於下。遲疑於上下之間而无

常位者、迹似有冒進之邪、而其實非爲邪也、不决於進。而又不安於退、躊躇於進退之間而无恒處者、迹似離在下之羣。而其實非離羣也、蓋龍德之君子、德已進矣、業已修矣、其意本期有爲於天下、特慮時未可爲、則不敢躁動以取咎耳。今及此可進之時、正欲以忠信之德、發爲濟世之德、以立誠之業、著爲配天之業、而又何敢避无常无恒之嫌、以致坐失事機也哉、四之无輕進之咎、職此故也、蓋天下躁進者有咎。失時者亦有咎、躁進而至於僨事、失時而至於廢事、其咎不同。而其爲害則一也、聖人既不欲人倖進、而又恐人借持重爲口實、慢棄務於目前、故於乾之九四。特申其說云、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一節書、是申乾九五象傳之義也。同聲同氣、俱泛指物類言。親上指動物。親下指植物。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其義何謂也。孔子曰、九五之大人。尊居天位、勢分迥絕於人。而天下皆利見之者、惟其性情同也、試以物類推之。凡聲之同者、彼倡此和、無不相應。凡氣之同者、彼感此應、無不相求、水之行必流濕、水性趨於濕也、火之炎必就燥、火性趨於燥也。龍興而雲集、雲自從夫龍也、虎嘯而風生、風自從夫虎也。惟此六者、皆同類相感召。而況人爲萬物之靈、聖人爲人類之首乎。所以聖人作而在上、則凡萬物之在下者、莫不近光利見。一如聲氣之相孚、水火之相就、而風雲之相感焉、此豈聖人有意於天下之丕應哉、蓋聖人之於民、亦類也、本乎天者爲動物、動物則同親乎上、本乎地者爲植物、植物則同親乎下。天爲純陽、而動物亦屬乎陽、故

從陽之類也。地爲純陰，而植物亦屬乎陰，故從陰之類也。萬物之於聖人，戴之如天，依之如地，孰非以類相從，而自動於其所不容已哉。所以古帝王有見乎此，因人心之同，施推恩之政，敎思無窮，正民德也，容保無疆，厚民生也，對時以育物，敬民時也，養賢以及民，重民牧也。而推其本原，必盡己性乃以盡人物之性，一喜一怒，惟恐拂乎人情，一賞一罰，惟恐違乎衆志，聲色貨利之欲，旣不使溺於中，

而巧令孔壬之徒，復不使敵於外，則人主之於天下，常如呼吸之相通，而一體之相恤也。此所以爲利見之大人也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一節書，是申乾上九象傳之義也。四以下皆從五而不從上，故曰无輔。上九曰亢龍有悔，其義何謂也？孔子曰：從來滿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今當盈滿之地，而一以亢處之，則其悔有不可勝言者。如居卦之上，可謂貴矣。而亢則非常守貴之道，是雖貴而无位也。居卦之上，可謂高矣，而亢則不能得羣下之心，是雖高而无民也。下位之賢，未嘗無人，而亢則高賢遯跡，不樂爲我用，是雖有賢而无輔也。无位則無以安其身，无民則無以率其下，无輔則無以自立於上，動而有悔，固亢所必致，處斯地者，可不思所以愼處之哉。蓋履亢者天時，致悔者人事，易書以道義配禍福，故不以禍福之至，諉之於天，而必歸咎於人事

之不善。如乾之上，貴而知懼，則有位矣，高而善下，則有民矣，屈己以求賢，則有輔矣。窮上反下，何悔之有。所謂古今有不能盡之人事，而無不可挽之天時者，此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七節書，是再申象傳之義也。行事，謂進德

修業之事試審度也窮亢極也孔子既詳釋乾爻之義復約其辭而申言之曰所謂潛龍勿用者非其德不足以利用因位處於下故退而安於潛也所謂見龍在田者非其德不足以居尊因暫爲時舍故見而止於田也所謂終日乾乾者非徒爲無益之憂實進德修業力行其所當行之事也所謂或躍在淵者非故示遲疑之迹實審時察勢自試其所可進之機也飛龍在天者身居上位得施雲雨

之澤故治功成而物皆利見也亢龍有悔者時處窮極不免盈滿之虞故災悔生而動輙得咎也至於乾爻皆陽而繫以用九蓋以乾之元德包舉衆善不專恃乎陽剛而能以柔濟之故其用人行政悉合乎大中至正之道而天下自無不治也乾爻之義約而言之又有如此者大抵乾六爻各有用九之義潛見惕躍皆相時而進不敢自恃其剛至於五則德位時俱得其中矣上稍過乎中遂以亢悔

示戒聖人之意恐後世不知以柔濟剛故特繫以用九又恐不知所以用九故特冠以乾元明於乾元之義而諸爻之克當其位者有一不本于剛柔之相濟者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七節書是又申象傳之義也潛藏指造化

言革謂變革孔子以乾爻之義無窮又從而申其說曰潛龍勿用者謂當陽氣未通之時生意潛藏于下故君子以陽德之伏思法造化之收斂也見龍在田者謂龍德出潛之始功用未顯於時而天下被大人之德化者已成文明之俗也終日乾乾者謂九三處危疑之時行兢惕之事是時當戒懼而能與之偕行者也或躍在淵者謂九四離下位而上升乾道至此適當變革是進而不輕於進者也

飛龍在天。豈徒據尊位而已。惟其有天德。故宜居天位。是乃位乎天德者也。亢龍有悔。豈徒逞才勢而已。惟其任天時之窮。故不能通人事之變。是殆與時偕極者也。乾元用九。豈徒事渾厚而已。惟其能體天之道。故能同天之化。是乃見天之法則者也。乾爻之義。更端言之。又有如此者。蓋易書之義理無窮。聖人之學易亦引伸無盡。以乾居六十四卦之首。故特取其象。反復申明之。或以時言。或以位言。或以造化言。或以人事言。正所謂廣大悉備。變動不居者。至於乾坤而外。雖無文言。而繫辭傳錯舉諸爻以發其義。是即文言之旨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以下是文言第五節。申釋首章之意。此四節是即物理明乾之四德。而歸本於乾之大也。乾始即乾元。而亨寓其中。不言所利。即貞也。剛指體。健兼體用。中謂所行得中。正謂所立得正。純粹是四者之至極。精是純粹之至極也。孔子復申象傳之義曰。道之運於天者。無形而化之形於物者可見。所謂乾元者。蓋氣機初動。萬物皆資以爲始。而其自無而有。自微而著。發榮滋長。遂有不可遏之勢。非即物之始而亨者乎。所謂利貞者。蓋當元亨之時。萬物之性情已畢露於外。而其性情之收

斂歸藏。實理充足。必至利貞時始見。則乾之利貞。非即物之性情乎。夫析之雖有四德之名。而合之總屬一元之貫。所以乾元資始。不止於始而已。爲能長養亨通。以嘉美之利。利濟天下之物。而且使生物之理。保合於既生之後。而莫能名言其所以然。統天之德。不其大矣哉。然而元之德。又乾之所統也。大哉乾乎。專言其體。則四德之運行。無所屈撓。何其剛也。兼言其用。則四德之通復。無所止息。何

其健也。言其行則四德之遞嬗無過不及。可謂至中。言其立則四德之分屬無少偏倚。可謂至正。且剛健不雜於陰柔而極其純。中正不離於邪惡而極其粹。純粹之至無迹可指。而又極其精。乾之大。不可一言盡者如此。所以四德畢該。而及物之功無所不備也。夫孔子形容乾德至此已極。而其本則不外一誠。宋儒周敦頤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蓋天地之內無非實理流行。在天爲命。在人爲

性。自性而發則爲情。情之善由於性之善。性之善由於天命之無不善。是以剛健中正之德。全具於人。而元亨利貞之理。無物不有。惟視人能法乾而已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二節書是言天道具於易。而聖人能體易以法天也。發揮。陳示布列之意。情。卽乾之情。旁通。謂曲盡。孔子曰。乾之德至微難名。而能

闡之使顯者莫如易。今觀乾卦六爻布列。潛見惕躍飛亢。位旣不同。時亦各異。凡天道顯藏動靜之情。變化不測者。皆於六位時成中。曲盡其義。則易道一天道也。惟聖人知天道備於易。而乾之六爻。具有神龍變化之德。於是因時建事。乘此六龍之德。以運於政事之間。其治洽化流。直與天之雲行雨施無異。而天下之被其澤者。遂生復性。翕然和平。亦與物之各正保合無異。觀聖人法乾之功用如

此。而乾德之大。從可知已。夫元亨利貞者。乾之德。而文言以屬之君子。天人同一體也。雲行雨施者。乾之功。而文言以屬之聖人。天人同一用也。約言其義。則一乾元足以盡之矣。體乾者。法天之所以立命。體元者。法天之所以爲心。全體大用。直一以貫之耳。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以下七節。是復申象傳之義。此一節。是釋

潛龍所以勿用也成德已成之德日可見之
行謂指日可待也孔子復釋乾初爻曰從來
德為行之本行為德之用二者相因不容偏
廢君子修身體道德已成矣以成德而措為
事功宜乎日夕之間即可見於實用乃乾之
初九剛德既成而猶以勿用自守何哉蓋德
以行彰而行以時顯初九居卦之下時方處
潛所以謂之潛者機會未逢身隱而未見於
世勳業有待行立而未底於成雖夙負大有

為之才而時位不足以濟之則終不可枉道
以求用是以君子上觀天時下度人事寧斂
其德以自守而不敢急於用以失身此其所
以為龍德也不然聖人志在用世豈其樂於
隱遯而不欲使大業之成立哉以此見聖賢
用世之學與豪傑之士踴躍功名者不同名
欲自我立功欲自我成時未至而迫於自見
豪傑之士有之而聖賢不然或出或處惟其
時之當然而已初之弗用所謂宜潛而潛適

當其可者也其終於不用則為簞瓢之顏子
其處下位以待用則為居莘之伊尹耳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一節是釋乾二所以為大人也寬優游漸
進之意仁行謂不為私欲所奪也孔子復釋
乾二爻曰九二未居大人之位而天下皆以
大人尊之此非以其位以其德也夫成德之
功必由學入君子知天下之理散寄於物非

遜志以典學無以會其全於一心也學焉而
多聞多見研索夫古今事物之變而散者無
弗聚已所學既博不能無疑非虛己以下問
無以晰此理於一心也問焉而親師賢友窮
極夫是非得失之歸而疑者無弗辨已辨論
既明可以坦然居之矣而君子又戒其欲速
也養之以寬使優游涵泳心與理洽而後德
之積於內者融會而貫通焉蓄積既裕可以
毅然行之矣而君子又慮其易雜也守之以

仁使踐履與純。心與理一。而後德之見於事者周流而無間焉。聚與辨人德之始事也。居與行進德之終事也。聖學至此粲然大備矣。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正以君子積學成德。雖未陟尊位。而君臨天下之德已具。此大人之所由稱。而萬物之所以利見也。以此知聖學之成。知行合一。而究其極。知易而行難。仁以行之。即所謂法天行健自強不息也。體於心。以制私為仁。及於物。以利濟為仁。制私者其體。利濟者其用。體立用行。而大人之德成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一節是釋乾乾夕惕所以无咎也。九陽爻三。陽位。故曰重剛。孔子復釋乾三爻曰。乾之九三。必乾乾惕若。乃得无咎者何也。九三以陽居陽。是為重剛。質性既偏于過。亢而又居下之上。不得其中。言乎上與九五居天位者不同。勢近崇高。則嫌於偪主也。言乎下。與九二居田野者不同。位隆朝宁。則慮其驕人也。君子處此。物望雖副。讒謗易生。是時之可危。未有過于此者。所以因時順處。乾乾兢惕。有德而不敢自恃。有業而不敢自矜。力去其過剛任質之偏。而實行其進德修業之事。如是則雖身處危地。而得免于咎矣。從來事變無窮。所以處之之道。剛與柔而已。剛柔無定位。所以善其用者。中焉而已。易之言中與不中有就其位言者。有就其德言者。乾之三四。皆所處之位失中。而所行一有不當。則其咎即在人事。故三四之憂疑。皆能隨時修德。以善處其位。此君子持危之學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一節是釋或躍在淵所以无咎也。四非陽位。重字疑衍文。孔子復釋乾四爻曰。乾之九四所以得无咎者何也。九陽當四陰之位。雖

質稟剛強而居上之下不及乎中言乎上則分屈於至尊而不在天言乎下則望隆於百職而不在田言乎中則進修之學已終乘時之事方始而不在人此進退未定之幾行藏可疑之地也君子處此欲進而恐失於躁動欲退而又恐失於後時故或之或之者正其深思審處疑而未決務求天時人事之歸以爲樹功立業之本者也慮善而動所往合宜何咎之有夫天下事率意徑行者動而多悔

遲回卻顧者竊用弗成故始貴乎能疑繼貴乎能斷乾之九四獨利於用疑者爲其負陽剛之才居得爲之位不難於遇事勇決而難其觀變審而識時豫也不然聖人豈欲人積疑生玩而致阻其任事之心也哉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一節是詳指九五之德以明天下所以利見也先天謂創舉未有之事後天謂效法已然之理孔子復釋乾五爻曰乾之九五爲天下所利見者惟其以道爲體故成尊之爲大人也夫大人者以剛健中正之德君臨萬民舉一世之大皆在其覆載之內以觀天地之覆載萬物生成無私者同一自然之功化也而不與天地合德耶附麗於天地而貞明者日月也大人之德以誠明爲體以光被爲用

與日月之無私照臨者合焉錯運於天地而成序者四時也大人之德有陰陽不測之施有因革自然之理與四時之無私運行者合焉天地之功用見於惠吉逆凶者鬼神也大人之德有好善惡惡之誠有彰善癉惡之政與鬼神之無私禍福者合焉德之同於造化如此所以大人行事無一不與天相通凡天下有其理而無其事者是天之所未爲者也大人則先天而爲之如敘五行以厚民生備

百物以前民用。極其思慮之所至。默與道契而行之無不當理。即天之不違於大人矣。凡天下有其理而並著其迹者。是天之所已爲者也。大人則後天而爲之。如天叙典禮。而我惇之庸之。天有命討。而我刑之賞之。酌乎事勢之所宜。順時而動。而行之無不中節。即大人之與天爲一矣。夫天體高遠。若不能違格而道之所在。則人定而天從之。天且不違。而况人得天之道以生者乎。况鬼神承天之道以行者乎。其不能違於大人。固無疑矣。所謂聖人首出。而天下皆利見之者。此也。大抵天之從違不可見。可見者人事之順逆耳。人事順。則天心亦順。人事拂。則天心亦拂。大人但求其事之有順無拂。而幽明上下。自無不應。其修德也。盡人以合天。其出政也。奉天以治人。總不外此大中至正之道而已。道者萬化之本原。天人之樞紐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此二節。是釋亢龍所以致悔。而又申言處亢之道也。進退以身言。存亡以位言。得喪以物言。孔子復釋乾上爻曰。凡人履極盛之地。惟守正則不失中。亢之爲言。蓋與時俱亢而失其正者也。即人身而論。有進必有退者。理也。乃徒知有進而不知有退。其究也。必不免于退也。即居位而論。有存必有亡者。理也。乃徒知有存而不知有亡。其究也。必不免于亡也。即物理而論。有得必有喪者。理也。乃徒知有得而不知有喪。其究也。必不免於喪也。蓋天下數窮理極。不能已於通變者。雖造物亦無知之何。而處窮極之時。思變通之道。非與造物爲徒者。不克幾于此矣。其惟聖人乎。聖人知進之極必有退之幾。則進不忘退。而不失乎進之正焉。存之極必有亡之幾。則存不忘亡。而不失乎存之正焉。或警于未然。先時而

預防，或戒于將然，臨事而加謹，彼衆人蔽于欲而不能前知，賢人知其理而不能即決，皆不得其正者也。其惟聖人能明于處亢之道，斯得見惕躍，無不乘時而合于天則乎。要而言之，聖人行事，惟義是從。義之所應為者，聖人必不逆計其難而畏避以謝責。義之所不可為者，聖人亦必不姑試其可而徼倖以漫嘗。所謂不失其正者，擇是非，非擇禍福也。計順逆，非計利害也。卒之所行合義，而福與利無不歸之。全易之理，所為教人以趨避者，孰有外於是哉。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一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二

䷁ 坤下坤上

坤取純陰至順之義，故其象為地，擬諸物類則為牝馬。四德皆與乾同，而獨言牝馬之貞，明其以順德承乾也。彖傳釋卦辭，兼造化人事而言。一以柔順為正。六爻，則二之德極其盛。三之美含於中，四之慎免於咎，五之黃中內充，實而外光輝，雖德量深淺不同，而皆有合於地道之貞順者也。惟初與上以陰陽消長言。初言堅冰，戒陰勢之將長也。上言龍戰，著陰類之過盛也。此與諸爻若不相蒙，然而聖人作易之旨，實在乎此。蓋論造化之理，則陰陽二氣，對待流行，不容偏廢，而論淑慝之分，則陽主生，陰主殺。主生者為善，主殺者即為不善。聖人欲以人事挽造化，嘗以扶陽抑陰之意寓於觀象繫辭之中。故諸卦每遇陰爻，必勉之以柔順，戒之以守貞。雖陰之取象不專屬於小人，而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謹

焉以君子小人之進退為世道消長之所繫
也。坤為純陰之卦。諸爻皆言坤德而獨於初
上二爻。凜然示小加大。賤妨貴之防。其旨深
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卦六畫皆偶。上下皆坤。陰之純而順之至焉。
故名為坤。而卦辭則欲人法地而安於順也。
牝馬。順而健行者。主利。謂生於順從。西南。陰

方。東北。陽方。朋。謂陰類也。文王繫坤彖辭曰。
伏羲畫卦為坤。純陰至順。有地之象。凡人履
卑下之位。能法地道以自處。則无成有終。動
罔不吉。其為大亨何疑。所患者性稟陰柔。持
守不固。則有利有不利耳。必如牝馬之行地。
其質至馴。其力至健。始終以貞。無所變易。斯
有得於坤道之貞者矣。所以體坤之君子。凡
有所往。即思履順守貞之道。陰之分宜居後
而不宜居先。若爭先而倡天下之事。則必迷

惑而致敗。惟因勢所已然者而後從之。則功
易成而有得矣。陰之德宜主利而不宜主義。
若主義而斷天下之事。則必矯拂以取戾。惟
因勢之自然者而順從之。則事易遂而有終
矣。陰之地宜於西南而不宜於東北。往西南
以親柔順之賢。則同德相應。而有得朋之慶
矣。往東北以從剛斷之人。則人不我親。而有
喪朋之憂矣。凡若此者。皆坤道之至正。而君
子之所當安守者也。安於居後之貞。自無僨

事。安於主利之貞。自無悖德。安於得朋之貞。
自無失人。象之有取於牝馬而无往不利者。
固如此也。吉可知已。夫坤之義所該至廣。而
於臣道為最切。聖人立教。非謂人臣事君。專
主於順從以為正也。蓋坤道承乾所事者陽
剛中正之主。故君令臣共。上下合德。是為天
下之至順。不然。將順其美。固順也。彌縫其闕。
亦順也。順乎正。非順乎邪。順乎理。非順乎欲。
易之教。特為寵利居功。驕蹇自用者。示戒。而

豈苟且充位。阿意取容之徒。所可得而借口
也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
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
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彖傳是以地道明坤義。而此三節分言元
亨利貞之德。而因及於人事也。生。受形之始。
德合无疆。謂合乾德。孔子釋坤彖辭曰。坤之
義博矣。而成形之大。莫過於地。試卽地道言
之。坤有四德。與乾相同。至矣哉。其坤之元乎。
盈天地之間爲萬物。當乾元資始時。止有氣
而無形。惟坤元一至。則萬物凝成。胚胎皆資
其理與氣以受生矣。然坤非自爲之也。天以
理爲物性之始。坤特順其理而承之以生。無
二理也。天以氣爲物形之始。坤特順其氣而
承之以生。無二氣也。乾之所至。坤亦至之。此
坤元之功。所以無可加也。若坤之亨則何如。
天以雲行雨施亨萬物。德之大至无疆也。而

坤德之厚。持載萬物。有與乾德之无疆適相
符合者。方其化機之藏也。生物之意。蘊蓄於
內者。無所不包。何其含弘也。及其化機之發
也。生物之意。燦著於外者。無所不周。何其光
大也。德之厚如此。由是萬物滋榮暢茂。咸得
其生意而無不亨通。博厚之載物。與高明之
覆物。同一功用。非德合无疆而能若是乎。若
坤之利貞。取象於牝馬。則何如。牝爲陰屬。而
馬又行地之物。是牝馬固地類也。且馬之行
地。任重致遠。而及於无疆。旣順且健。實有坤
之象焉。故以牝馬之順。象乎坤爲柔順之德。
其承天施而生萬物者。未嘗居先。未嘗專主
也。以牝馬之順而健者。象乎坤爲利貞之德。
其合天行而代有終者。無有間斷。無有止息
也。體而行之。是在君子。君子法其至順以養
和平之心。復法其行健以堅正固之守。驗之
物理。合之造化。而所行无不利矣。故曰利牝
馬之貞。按宋儒有陽大陰小。陽全陰半之說

此就施生先後之理言也。若以元亨利貞之四德論則乾與坤均無缺陷。假使乾施而坤不應則物何從而生。故乾健坤順而坤亦未嘗不健。但必天以四德行於物然後地因以代終。天不資始。地無由資生。君不行令臣無由奉職。是則乾坤大小偏全之別耳。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此二節是言君子法坤之事也。常。常道也。有慶謂終有得朋之慶。孔子釋坤彖辭曰。君子法坤行事。亦法坤德之正而已。无成者坤之道。若進居物先。則迷而失道矣。柔順者坤之常。若退居物後。則順而得常矣。蓋先者非貞而後者為貞君子之行。必居於後者也。往西南則得朋。謂陰居陰方此求彼應乃得其朋類而與之偕行矣。往東北則喪朋。謂陰居陽方非其地。若反而之於西南乃終得朋而可以獲慶矣。蓋西南為貞而東北非貞君子

之行必於西南者也。惟知居後之為貞而安之。則行不越度而循分足以有功。知往西南之為貞而安之。則交不失人。而同類足以相濟。其獲吉也。不有與地道之含弘光大同一无疆者乎。地以厚載配天之无疆。君子以安貞應地之无疆。其理一而已矣。按註疏謂東北喪朋。以陰之為物。必離其黨而後獲吉。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程傳亦從其說。與本義不合。而其理可以互相發明。蓋人臣無私交。泰之朋亡。渙之渙羣。皆取離散朋黨之義。在坤為純陰至順。自與狎昵柔邪者不同。而以陰從陽剛柔相濟固臣道之至正。而亦易理所不廢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地德之厚也。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孔子釋坤象曰。坤之象為地。此卦上下皆坤是地德至順且厚。故其形勢高下相因。愈遠而愈無極也。君子

體坤之象知地之德不厚斯載萬物不勝其重人之德不厚斯載萬民不勝其務所以內而與含弘者同體則積極其厚舉凡地之所載皆兼容並生而無有不育焉外而與光大者同用則旋極其厚舉凡地之所載皆仁漸義濡而無有失所焉其應地无疆之功如此夫坤臣道也而厚德載物則君道不外乎是觀於師之象曰容民畜衆臨之象曰容保无疆皆以爲君之道取法於地則坤象豈獨專屬於臣蓋易之義無所不通惟善體易者神而明之焉耳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此一爻是示人以防微之道也六陰數故謂陰爻爲六霜與冰皆陰類馴順習也道指陰道象傳履霜堅冰當作初六履霜周公繫坤初爻曰坤之初六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一陰既萌則其勢日浸月長必至於極盛如

寒氣初結止見爲霜而識微之君子當履霜之時即知異日堅冰之至已肇於此思患豫防可勿禀禀乎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取象於履霜者何也天下事皆始於微而成於著陰生於下是猶陰氣始凝而爲霜也惟不能及時消釋而因循漸積以致陰道之極則不至於爲堅冰不止有世道之責者失防於始而徒欲維挽於終不亦可危之甚哉按聖人作易於陰陽消長之際必慎之於始坤之一陰即剝與姤之一陰也剝初曰剝牀以足姤初曰羸豕蹢躅皆言小人始進有必害君子之勢與履霜堅冰之意同一以戒小人一以警君子但剝與姤言凶而此止繫以象者正欲君子觀象而知所懼則能思患預防而不至蒙小人之禍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一爻是言純德之合於坤也不習謂不待

學習。周公繫坤二爻曰。坤道至純。諸爻中。惟六二之德能得之。蓋六二柔順中正。其德之存於內者。粹然天理。无所枉曲而直。發於外者。截然當理。无所偏倚而方。且无一念不直。无一事不方而大。其所爲直方大者。又悉出於自然。不待學習而无往不利。其德之純爲何如哉。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德。合動靜而無間者也。而事物未接之時。則其德亦无由而見。惟是動於念慮。則貞固者見其直。動於

物感。則有定者見其方。既直且方而大可知已。然使直方大之德。必待學習而後利。或不免有矯揉强制之勞。二之不習无不利。是盛德之蓄於內者。極其含弘。英華之見於外者極其光大。以之配乎地道。實全體大用。無一不具者也。何光顯如之。觀此爻之義。蓋指成德而言。惟其成德。故不假於思勉。若論脩德之功。則雖聖人不廢下學。如文言所謂主敬守義。固下學力行之事。而聖人之存養於未

發之時。義制於臨事之際。亦未有舍敬與義而能直方大者。但功有淺深。性反之不同。此則存乎其人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一爻是以坤德有終。明臣道也。章。美德也。无成。謂无專成。周公繫坤三爻曰。六三陰居陽位。陰德內含。是有明體達用之才。而能蘊晦退藏。深沈不露者。此坤道之至正。可以固

守者也。然三居下卦之上。德爲時用。豈能終於含藏。如或出而從王之事。則其恪守臣順固不敢爭先居首。以取專成之咎。而有守者自能有爲。凡其職分所當爲。與才力所能爲者。務終其事而後已。三之德。貞順而能健者乎。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含章可貞。非自私其美而不發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必遇可用之時。乃出其內美。以發施於事業耳。至於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固由才具過人。

亦其中有定見。從來識見不明者。器量必隘。偶有一長一善。即不能自抑。欲以表著於人。卒之有喜事之名。而無任事之實。其為不智亦已甚矣。六三知臣分不可越。而不敢專成。又知臣職不可懈。而不敢廢事。非智慮之光明廣大。何以幾此。此其德之所以為章美也。按坤屬臣道。而諸爻皆別舉一義。惟三爻乃專以臣道言。蓋三為陽位。又處多凶之地。聖人恐其恃才自專。而不能守順也。故以先迷後得之義。胥於此爻發之。然使用易者。欲通之於君道。則神明默運。而喜怒不形。即含章也。恭己南面。而百職就理。即有終也。觀无成之為臣道。又可知率作興事。屢省乃成。為君道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此一爻是言柔德之宜慎也。括囊。謂結囊口而不出也。周公繫坤四爻曰。坤之六四。以陰居陰。既無剛德。又所處失中。宜以輕躁淺露為戒。故處世。則主於退藏。謀事。則主於謹密。出言。則主於簡默。象如囊之結其口而不出者然。夫吉凶悔吝。皆生乎動。過由動生。名亦由動集。今謹守如是。則無妄動之咎者。亦自無成事之譽。蓋四處多懼之地。惟此為善道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括囊。所謂能慎者也。慎其身而不輕出。斯不辱身。慎其事而不輕舉。斯不僨事。慎其言而不輕發。斯不失言。何害之有。惟其不害。是以无咎。而无譽非所計已。蓋天下務名干譽之事。皆有必取禍敗之道。而在人臣尤所當謹。市己恩者樹私交。衒己才者拂衆志。譽之所在。即咎之所歸。故於六四之无譽。更見其能慎。然既謂之曰慎。則其委曲濟時。小心應變之學。即見於括囊之中。若徒以容悅為老成。竊位為明哲。又非易書教人之旨矣。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此一爻是言中順之德。無往不利也。黃。中色。

象五德之中。裳下飾。象五德之順。周公繫坤
五爻曰。坤之六五。以陰居尊位。是其徽柔懿
恭之德。積之極其盛。而應事接物之際。文絕
不以之自矜。由是形諸身者。無非巽順之容。
施於政者。無非和平之治。如黃之中色。用以
爲裳者然。如是則守中履順。亢厲不形。以之
處己。能盡己之道。以之處人。能得人之心。其
爲大善而獲吉。何疑乎。孔子釋五象曰。五之
黃裳元吉。非矯飾於外也。蓋居尊位者。出身

加民。事事皆本於心德。惟五實有中順之美
德。充積於中。故雖不自炫其文。而英華發外
自有如此之盛也。按五本君位。而在坤則說
者多屬之於臣。如伊尹之寵利不居。周公之
碩膚几几。皆以爲有得於黃裳之義者也。然
而自古帝王。崇效天。卑法地。禮接臣下。俯恤
民情。位高而愈自抑。德盛而益守謙。君德之
美。又孰有踰於黃裳者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

窮也。
此一爻。是極言陰盛之害也。玄屬陽。黃屬陰。
其道指陰道。周公繫坤上爻曰。陰之不敢與
陽抗者理也。亦分也。然陽不能制陰而使陰
至於極盛。則陰豈獨與陽抗。而且與陽爭勝。
是戰之象也。夫以既衰之陽。而與極盛之陰
相競。固自處於必敗。然而揆之天道。度之人
事。必無陰終勝陽之理。則陰之悖理越分以
求勝乎陽。又豈能卒免於禍害乎。如龍戰于

野而其血玄黃。蓋兩敗俱傷之道也。孔子釋
上象曰。龍何以遂戰于野耶。陰本起於至微
惟馴致其道。以至於窮極。則勢難復退。而日
與陽爭勝。惜乎其制之不早也。若當其始凝
而能預防其漸。又焉有異日之禍哉。大抵陰
柔之性。最爲難制。其未盛也。潛伏而不及防
其既盛也。橫決而不可禦。配諸人事。方小人
始進。未嘗不降心抑氣以求包容於君子。及
其黨日熾。遂不盡驅善類而去之不止。所以

姤一陰始生合衆君子之力以防一小人而嘗慮其計之踈夬一陰將盡又合衆君子之力以去一小人而猶戒其勢之厲况由一陰以積至於六陰雖欲不爲陽害得乎故坤爻初曰堅氷至警龍戰之禍於始上曰戰于野著堅氷之害於終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此二節是申明體坤之道在以剛濟柔也陽大陰小大終謂以陽終也周公於坤卦六爻

之後復繫之以辭曰坤六爻皆陰則其數皆六六者陰數之極也體坤之道者當思陰柔之性患在不能固守若能善用其陰柔而以陽剛濟之則其堅心制行常確守中順之正道而私欲不爲所屈常變不爲所移貞固之德安而能永何不利之有孔子釋用六之象曰易之理陽爲大陰爲小永貞者陽剛之所能也今體坤而能用六則陰變爲陽而坤德亦能永貞矣始雖柔弱而終則强毅是始於小者終於大也坤之與乾合德者以此按乾坤之用九用六即書剛克柔克之義一以柔濟剛一以剛濟柔此逆以治之者也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也去其剛之偏而剛德全矣貞其柔之守而柔德全矣此順以治之者也所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也二者之用備而剛柔無失中之患已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

此四節是申明坤彖傳之義也方謂有定體主下當有利字孔子釋坤彖辭曰坤之象取義無窮而順而健足以盡之其所謂利牝馬之貞者正以極順之德能持之以健有類於牝馬也蓋坤之不敢專主者主柔也若其動而及物常承乾之氣而發生於不窮既成物之形復成物之性何其剛也坤之寂然無形者主靜也若其德之及物常承乾之施而

予物以各正物具一形而不相淩奪即物具一性而不相假借何其方也柔與靜其順也剛與方其健也柔順利貞之義於此可見矣至卦辭言後得主利何也凡天下屬於陽者以居先主義爲常屬於陰者以從陽主利爲常惟坤爲純陰能居乾之後而守其分所當爲即以順爲利而盡其力所能爲是乃全乎陰柔之常道者君子之法坤安貞獲吉亦於此可見矣且也坤有柔靜之德故萬物之生

意悉含於中而積之極其厚坤有剛方之德故化機之鬯達悉著於外而發之極其盛此其所以爲含弘光大也要而言之乾先而坤代之終乾始而坤作之成坤之爲道其天下之至順乎從來天之生物一時之自然而已天以氣賦於物爲形坤即承其氣以行於物而形以時而成矣天以理賦於物爲性坤即承其理以行於物而性以時而成矣時未至不敢先時既至不敢後其德之合於无疆者

非至健不足以成能而總全其爲順而已故曰乃順承天也按坤之德主於柔靜而此兼動剛以爲言蓋剛柔動靜乾坤不容偏廢繫辭傳言之詳矣配之人事則君道震動於上而臣下不可以退縮承也君道剛斷於上而臣下不可以巽懦承也既曰順承則並所謂動與剛者而亦承之矣夫如是庶可言合德也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初六象傳之義也辯察也順當作愼孔子復釋坤初爻曰天下事由漸而盛由積而成小而一家之盛衰大而人倫之變故未有外於此者如其家積善之久和氣足以召祥則不獨福集於一身而且及於子孫有無窮之慶矣如其家積不善之久乖

氣足以致戾則不獨禍中於一身而且及於子孫有無窮之殃矣若其變之大者以臣而至弑君以子而至弑父逆天反常莫此爲甚然推原其故非始於弑逆之一日也亂臣賊子之所由來蓋積漸使然也使爲之君父者早察其奸宄而逆折其亂謀則禍必不若是之烈其至於若是者由辯之不早辯也甚矣防患者當於其漸而遏亂者當於其微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正言持世之君子宜思辯微

之道而深致其凜凜焉耳夫小人之爲害於國家極矣在上者豈有明知爲亂賊而故縱之之理乃竟使其積成凶惡者何也小人中藏禍心外示柔順彌縫之智巧則易爲所欺諂諛之術工則易爲所溺從來除惡之難不能察者半能察而不能斷者亦半明於易之言愼則審辯而謹防之自不至貽後患已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二象傳之義也正言體義言用不孤謂德有夾持而大也孔子復釋坤二爻曰凡人德具於心而所以成德者由於學六二之所謂直者蓋其心本體至正無少偏倚故極其直也六二之所謂方者蓋其心裁制合義無少邪曲故極其方也人心皆有直方之德而獨君子能全之者內外存發之間有實學以成此德耳心不敬則內不直

君子主敬以存心使私意不雜而專出於理之一途斯內直矣事無義則外不方君子守義以制事使岐念不生而適合於理之至當斯外方矣專求義而不主敬則存養之功不密而或撓於其外專主敬而不守義則取舍之分不明而或淆於其內惟敬義既立斯內外夾持體用兼備不偏於一善而其德不孤矣所謂不期大而大者此也其又曰不習无不利者何也凡人蓄德未大則臨事多所

疑。六二涵養純熟，矜持俱化，其一身所行之事，皆坦然順適，無所疑礙，而又何假於習乎。此脩德之始，必致力於敬義，而成德之後，斯日進於從容也。夫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則無不敬，而敬乃所以存誠，故主敬者，下學之要也。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可以統義，而義乃所以成仁，故集義者，下學之功也。天道人道之辨，具於此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三象傳之義也。陰，謂陰位。孔子復釋坤三爻曰：六三有章美之德，而必以含章為正道，何也？六三以陰從陽者也。陰無專制之義，雖內有美德，必蘊含之，而不可輕露。即以此德而從王事，亦退處於後，而不敢居專成之名。是非其才力不足發揮之，於分而有所不敢也。從來陽為天，陰為地，三地道也。陽為夫，陰為妻，三妻道也。陽為君，陰為臣，三臣道也。地之為道，至柔至靜，不敢專成，惟順承天施，而代有終已耳。則三居臣位而代君以終其事，非得臣道之正者哉。大抵人臣有市美之念，則驕吝日生。誠明於代終之義，雖勳業炳於伊周，不過自盡其職業而已。負咎之不暇，何敢言功；思懼之不暇，何敢言寵。彼夫小器易盈，而卒至於身名俱裂者，其亦未嘗學易矣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四象傳之義也。變化，謂天地交；閉，象塞也。孔子復釋坤四爻曰：君子之出處，關乎世運之盛衰。如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變化之道行矣。於時太和翔洽，草木亦無不蕃殖，而賢才有不連茹而起乎？如天氣上亢，地氣下墜，則閉塞而不通矣。於時運數屯否，賢人皆抱道而隱，而又豈肯輕出以取咎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正言所遇當閉

塞之時固宜順時而隱藏密而不出也夫世
運之盛衰雖屬氣數而必賴人事以爲轉移
假使羣賢皆隱則撥亂圖治之事將誰責耶
蓋易爲賢人未仕者謀所以藏器待時道宜
於隱若以人君而求賢屯之時利建侯矣以
大臣而進賢否之時疇離祉矣所處之地不
同故所繫之辭各異且在上誠有用賢之君
相則世道寧有不泰而賢人寧有終隱者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此三節書是申坤六五象傳之義也黃中德
也通貫通理條理也位指尊位體指下體孔
子復釋坤五爻曰六五之取象於黃者何也
黃爲中色而居五之君子大中之德渾然內
含統而觀之則時出不窮無所不貫通也分
而觀之則條理不紊無所不精晰也衆理畢
備而至善無遺不猶黃之爲中色乎其取象
於裳者何也君子正位於上而不以尊貴自
矜謙抑以禮士和易以近民其所履者雖崇
高之地而其所執者皆卑順之體不猶裳之
爲下飾乎蓋中爲天下之美德而順則其中
之用也六五有此美德充積於內於是見於
四支而和順之容極其暢適美之不言而喻
者然也見於事業而和順之治極其發越美
之不見而章者然也德至此則自心而形諸
身自身而形諸政至精至粹而無以加矣此
五之象所以獲元吉哉按坤之二五皆以德
言二言脩德之功五言成德之效而其理則

可以互通也能敬以直內而後中之體全能
義以方外而後中之用備直內方外者內外
夾持交致其力而黃中通理則內外一貫幾
於聖人之事矣故曰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
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黃

此一節書是申坤上六象傳之義也疑敵也

其類謂陰類。血陰屬。孔子復釋坤上爻曰。坤至於上而龍戰于野。何陰遂敢與陽抗耶。蓋陰盛之極。力敵乎陽。則必至有兩相爭戰之事。戰則陽氣衰而勢不能自全矣。何以稱龍。聖人以爲陰之心雖欲剝陽。而陽必無終絶之理。正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且既名爲龍。則陰不安其爲陰矣。何以稱血。聖人以爲陰之心雖欲自離其類。而陰必無常勝之理。惟未離於其類也。故稱血焉。其玄與黃並

稱者。何也。陰爲陽所敗。而陽亦爲陰所傷。玄黃之色相混淆。卽天地之色相閒雜也。事出於至變。故舉其相雜者以爲言。然而尊卑之定位。貴賤之定分。不可干也。亦不可紊也。天之色爲玄。固不得下同於地。地之色爲黃。終不得上擬於天也。豈其因一日勝負之勢。而至亂陰陽之常理哉。觀坤上爻所繫之辭。而尊陽卑陰之意。深切著明矣。大抵陽剛爲天下之正氣。造化人事。俱不容一日息者也。以

造化論。則自姤至坤。爲純陰十月之卦。然一陽雖生於子。而實萌於亥。是一歲之內。未嘗一日無陽也。以人事論。則自古小人之類易盛。君子之類易衰。以小人與君子爭勝。君子常不能無傷。然而君子既去。而小人之禍亦不旋踵。非獨人事。抑亦天道存焉。是極否之運。未嘗一日無陽也。作易至此。聖人之爲世道慮者遠哉。

䷂ 震下 坎上

屯。取濟難之義。凡處險難者。必能奮發有爲。然後可以出而治險。故下卦以震德之動爲亨屯之本。而初畫一陽居下。又爲成卦之主。所以一卦吉凶。皆視初爻以起義。彖辭雖統論卦體。而與初爻之旨。實互相發明。其言利貞。卽初之利居貞也。其言勿用有攸往。卽初之磐桓也。其言利建侯。卽初以賢明剛正之德。繫天下之望。而宜早建以爲侯也。惟初既爲民望之所歸。則凡有志用世者。必與初相

輔乃克有濟。故二乘初則屯邅。三不應初則有吝。四與初正應則吉无不利。五位雖居尊而初得民於下則屯其膏。上與初地位相遠。下无應援則進无所之。而不能自振。蓋諸爻之辭因初起義者如此。至於初爲卦主。既曰大得民矣。乃六二不應其求而反以爲難何也。合諸爻而言則初九以陽統陰民皆歸往。據六二而言則二以陰柔爲初陽所逼受制於人。此一爻別取一義非全卦之旨也。程傳言

之晰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此卦震下坎上。以震動遇坎險。故名爲屯。卦辭言濟險者當守正愼動。而又在立賢以自輔也。侯謂諸侯。指初九。文王繫屯彖辭曰。屯難之世。正人可大有爲之時。才足以撥亂。力足以扶危。應時而動。於理當得元亨。但屯時大難方殷。舉事一不當則機會盡失。而人心易至解體。故必固守正道。謀出萬全。然後可以有濟。決不宜欲速見小利而輕有所往。以取困也。至於匡濟時艱。務在得賢共理。如卦之初九爲衆望所屬。宜亟建立爲侯。使人心有所統繫。庶幾以能濟之人。行善濟之道。而屯難可以悉解矣。按帝王圖治非守正不能黜功利之習。非愼動不能抑僥倖之謀。非建賢不能收輔助之益。平險一理。常變一揆。而當屯難之時則所繫爲尤重。故聖人兢兢垂訓如此。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彖傳是釋屯彖辭以明濟屯之道也。始交謂乾坤始交。一索而得震。難生謂遇坎險。雷震象。雨坎象。草謂雜亂無序。昧謂晦昧不明也。孔子釋屯彖辭曰。卦之名爲屯者。蓋以卦體震下坎上。是乾剛坤柔一索得震而始交。再索得坎而難生也。以世道論則國家肇造之始。中外多難。經理需人。惟卦以震動之德

入於坎險之中。是當大難方殷。而能奮發有爲。撥亂而爲治也。故卦辭繫曰大亨。但在險則勢未易動。必有弘濟時艱之才。又有從容觀變之畧。然後動能出險。而所往有功。故大亨而又繫之曰利貞。夫出險濟屯之事。不可枚舉。其亟亟於利建侯者何也。卦象雷雨交作。盈滿於天地之間。爲天運初開。雜亂晦冥之象。此時人心未定。名分未明。一人之力。不能削平大難。必宜擇立賢哲。建以爲侯。方可

徐理天下之紛亂。收集天下之人心。然而立君之後。又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內切履危之戒。外廑防患之謀。惟不寧乃所以求寧。惟事事求寧。乃愈不敢自以爲寧。此眞濟屯之正道矣。按卦義。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成澤。則爲屯。澤及於物。則爲解。萬物既通。則爲泰。由否之泰。全視乎濟屯之功。而其道則主於震動。天時動於上。人事應於下。皆震之德也。惟其時至事起。故曰貞。有濟屯之責者

其可不奮發以有爲哉。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此象傳是言君子濟屯之事也。雲。坎象。鬱而未通。故言雲而不言水。經綸。治絲之事。先經以引之。後綸以理之也。孔子釋屯象曰。此卦上坎爲雲。下震爲雷。雷雖動矣。雲蓄雨而未降。屯之象也。君子以治亂世。如治亂絲。必先整其大綱。而後可舉其衆目。故經以引之。使統紀既立。復綸以理之。使節目畢詳。如制田

里以厚民生。而復爲之經理樹畜。俾區處之盡其宜。設學校以正民性。而復爲之斟酌節文。俾施行之有其序。如是則人心大定。名分昭明。而何險難之不可立平哉。夫屯與需皆有遇險之義。其象皆爲陰陽未和。而需之飲食宴樂。獨有異於屯者。蓋需之時。人事已盡則不可以期速效。屯之時。天運未啓。則不可以無事功。義固各有取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

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此一爻是言濟屯者在有守正之德以得民心也。磐石也。桓柱也。皆難進之象。周公繫屯初爻曰。初九以陽剛居動體當屯難之始。正宜進而有為。然陽剛有能進之才而居下則無可進之勢。動體有欲進之志而應柔則無引進之人。是其心雖激切時艱而未免遲回審顧。有磐桓難進之象。夫天下躁進者非貞而難進者為貞。惟初九處得其正。故能相時

而不輕動。從之濟屯之道。原不利於欲速倖成而利於居貞以自守也。且初為成卦之主。德足濟時。天下之仰其德者自利於建立為侯以削平禍亂。又豈終於磐桓不進已哉。孔子釋初象曰。初之磐桓。雖勢不能遽進。而其志原在行正。不肯妄為。稍有不合於義。寧從容藏器以待之。此居貞之所以利也。至其以陽剛居陰下。盛德不驕而日以下恤民隱為念。彼民在水火之中。有不引領望救而願建

以為侯者乎。蓋能得民心者。真定禍亂之根本耳。大抵天下之治亂全視人心之向背。匹夫匹婦非可以權制術馭而為我用也。仁足以使之感。義足以使之服。然後奮發舉事而人不得而譏之。所以三代之得天下。逆取順守之說屏而不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事恥而不為。王道之異於霸功此而已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以正自守而不苟於從人也。邅迴也。班如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乘剛謂乘初剛之上。反復也。周公繫屯二爻曰。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義所當從。但位偪初九。為其所制。是當屯難之時。君臣不能遽合。而見阻於強梁之人也。其象為屯如邅如。而所乘之馬班如而不能進焉。夫初九之強與二合者。原非與二為寇。實欲其合力濟屯。如

婚媾之相親耳。惟二陰柔中正，執一不渝，至於歷時既久，數窮理極，則妄求既去，而正應乃復合矣。不猶女子守貞不字，至十年而乃字乎。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受難，於人止以下乘初剛，欲其變常道而與之合耳。天下變常之事必不能久。二之十年乃字，正復反於常道，而君臣會合，獲遂其本志也。君子尚其知所守哉。按初九爲一卦之主，本爲賢明剛正之人，二與之合力濟時，未爲失節，而聖人

於二之守貞不字，深加獎許者，凡以出身事人，義無私交。倘或廹於倖倨之勢，牽於比暱之情，明知其不可，而姑爲之辭，不至於辱身敗節，故以不字爲正，所以戒後世之懷二心者也。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此一爻是爲躁進者示戒也。卽鹿，逐鹿也。虞，虞人，周公繫屯三爻曰，凡任天下事者，必內度之己，外度之人，然後能進而亦能退。六三陰柔居下，是內無濟屯之才也。正應非人，是外無濟屯之助也。乃好動輕進，自取困窮，如逐鹿而無虞人導之，惟有陷入于林莽之中而已。雖欲退，其可得乎。夫其所以輕進取困者，由不能見幾故耳。天下事應行應止，原有先見之幾，妄行之必致於困，此幾之灼然易見者也。惟君子知之，與其僥倖以圖利，不如

舍而勿往，雖無所得，而必不至有失身之患。若貪利往逐，自不免陷於屯矣，何吝如之。孔子釋三象曰，无虞而卽鹿，是以身從禽而不知舍也。三之貪利躁進，不可動而妄動，亦猶是而已。君子見其當舍，卽斷然舍之，識以往則必吝，故不得不去之決耳。聖人戒人急於求進者如此。蓋濟屯者之入乎險中，與田獵者之入於險阻，其危一也。方其猝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使虞人導之，猶懼有銜

梁之變。况無虞乎。所以聖人取象以忘身徇貪爲忘身徇利者之喩。誠以天下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惟能見幾。然後利害明。利害明。然後取舍決。不然未有不自取困辱者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此一爻。是言濟屯者宜求賢自輔也。求。謂四求初。往。往濟屯也。周公繫屯四爻曰。六四居大臣之位。本有濟屯之責。而陰柔无才。志欲

進而力不逮。故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陽剛居下。爲四正應。是乃與己爲婚媾者也。誠能虛己求之。藉其有爲之才。以同往濟屯。則在初得展行正之志。在四得成出險之功。不亦吉无不利乎。孔子釋四象曰。凡不明者。非昧於知人。即蔽於自恃。六四求初九之賢。同往濟屯。量己之不足。資人之有餘。不自用而任之。其識見可謂明矣。蓋人臣最忌蔽賢。而又最患植黨。二者或疑於相妨。不知意主於爲國。則其所以勤延攬者皆公也。意主於爲己。則其所以廣汲引者皆私也。若外避植黨之名。而內懷嫉賢之實。其害與樹私交者正復相等。以處無事之日。必誤國家。况可與之濟屯乎哉。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時危無輔。而德澤難施也。小大。謂小事大事。周公繫屯五爻曰。五以陽剛中

正。居至尊之位。宜若可以有爲。但時當屯難。陷於險中。而正應六二。又陰柔才弱。不能出而濟險。天下民心。多繫屬於初九。五雖有膏澤之施。亦壅而不能下究。爲屯其膏之象。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若欲圖濟屯之大業。雖得正。不免於凶。甚矣其時之難爲也。孔子釋五象曰。在上者以德及生民爲大。九五之屯膏。則以陷入險中。陽爲陰掩。雖有膏澤不能徧及於人。故所施爲未光也。按聖人立

敎責重人事。雖時勢無可爲。猶必教之以出險濟難之道。况屯之九五本有陽剛之才。未爲失德。而直以大貞凶爲戒。何哉。誠以有君無臣。必不能成大業。五專恃六二陰柔之應。斯所往多凶。卦之初九。旣爲人望所歸。使與六四。同屈己下賢。傾心委任。而又內修德政以收拾人心。未必膏澤不可以下流。而經綸不可以徐布。故辭曰屯膏。以明求賢之宜急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此一爻是言無才無輔。不能出險也。周公繫屯上爻曰。從來天道人事。窮極則通。亂極則治。上六居屯之極。正有可亨之機。乃陰柔无才。又无輔助。因循不進。坐失事幾。徒爲無益之憂懼而已。有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象。孔子釋上象曰。上六當屯極之時。昧於出險之義。既不能致治。則必入於敗亡。泣血漣如。豈長久之道哉。此聖人危其辭以爲濟屯者戒也。易之所重德與應而已。陽剛之德。雖無應猶可有濟。若質本陰柔。而復無陽剛之應。鮮不敗矣。卽此卦而言。二之班如。以待五也。四之班如。以求二也。皆爲陰與陽應。故有吉利。而無凶悔。就諸卦而言。否之上九。以才足傾否。則喜。蹇之上六。以來就九五。則吉。其他如復如坎。如困。則无德无應。與屯之上同一象矣。故曰陽爲貴。陰爲賤。易之通義也。

䷃ 坎下艮上

蒙取養蒙之義。物生方稺。養德更難于養身。聖人欲立敎者勤合于中。而施當其可。故卦辭予之以亨。而又戒之以利貞。六爻四陰爲蒙。二陽爲治蒙之人。而上九過剛不中。又以九二時中爲一卦之主。初承二則有利。四遠二則有吝。五應二則得吉。五身居尊位。而能自處于蒙。以爲天下率敎者之倡。此剛柔之所由相接。而聖功之所由克成也。至若三近

干二。宜與初相同。而其正應在上。舍上而從二。有見利忘義之象。故君子絕之。蓋易卦之所重在應也。屯之二。以不附初爲有守。所應正也。蒙之三。以下從二爲失身。所應不正也。應失其正。則身敗名辱。雖有包蒙之教。亦無所施。是非用上九之擊蒙。不足以遏其邪而止其惡矣。大抵治蒙之法。貴乎寬嚴適中。而制之于早。則易爲力。防之于後。則難爲功。制於早者。發蒙者也。正法以繩之而有餘。防于後者。擊蒙者也。干戈以禦之而不足。所以聖人取象于初曰脫桎梏。于上曰利禦寇。正以立教之初意。原主于寬。其至于擊蒙禦寇。甚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養正之功。誠不可不豫矣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此卦坎下艮上。山下有險。內險外止。俱有蒙滯未通之意。故名爲蒙。卦辭言亨蒙之道。貴

當其可。而要之以正也。我指九二言。童蒙指六五言。文王繫蒙彖辭曰。蒙雖稱昧未通。然其明內含。天良未鑿。原有可通之機。一開發之。即通矣。故蒙者得亨。而不終于蒙。然蒙之能亨。雖蒙者有可亨之道。亦由發蒙者得善教之宜。教之之宜何如。師道不可輕褻。有來學。無往教。匪我主教者先求童蒙而強爲啓迪。乃童蒙虛心遜志。先來求我。以決疑辨惑也。且求我之心。真實純一。如初筮之誠。則宜迎其機而告之。庶言不煩而教易入。若至再至三。則煩瀆而瀆矣。瀆則求教之心不切。即告之亦必无益。故隱而不告。如是則蒙者固能求而明者又善告。此蒙之所以得亨也。然其所以告之者。又必擴其良知。充其良能。非聖人之言勿道。非先王之法勿陳。而利于貞焉。庶蒙者德日進於高明。業漸臻於光大。而養蒙之道。始无愧矣。昔宋儒周敦頤有言。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故師道立則善人多。

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然則擇師求道。誠人生第一義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彖傳。是釋蒙彖辭。而備言亨蒙之道也。孔子釋蒙彖辭曰。卦之所以名蒙者。卦體坎下艮上。上有艮山之阻。下有坎水之險。卦德內險外止。內險已杌陧不安。外止又滯礙難進。正如物生之初。蒙昧未通。故曰蒙也。至蒙之所以得亨者。卦體九二以可亨之道。行以教人。己昭昭而教人昭昭。且啓迪合宜。語默中節。而時中也。何以見之。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蓋以六五柔順虛中。下應九二。非二有求于五。乃五尊賢樂道之志下應于二也。此非二有亨蒙之道。五未必求。若使非時中。則亦不待求而教之矣。初筮告者。以九二有剛

中之德。故能施教有節。必待其誠而始告也。若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蓋蒙者再三。固爲瀆我。我若告之。蒙亦不能聽受。彌增疑惑。反瀆蒙矣。故不告也。此非二有亨蒙之道。无以告蒙。若使非時中。則告之亦无節矣。又曰利貞者。何也。蒙而養之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蓋人性本正。當穉蒙之始。其天眞未漓。則當保全其正者。惟此時。其情識漸開。不可不範之以正者。亦惟此時。教者必及此時。涵育薰陶。擴充培養。日使之親正人。聞正言。全其性命之體。滿其知能之量。則赤子之心不失。而達天立命之學在是矣。非聖功而何。夫蒙者之求教與教者之發蒙。无不以聖人爲期。而聖功惟在養正。可見天理人欲。全在辨之于早。若待外誘既深。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矣。伊訓云。罔不在初。召誥云。王乃初服。後世留心國本者。必惓惓以早諭教爲言。其亦有見于此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自養之道。貴內外交致其功也。果行者勇決其行。育德者涵養其德。孔子釋蒙象曰。艮象為山。坎象為泉。山下出泉。其水最清。其流未達。猶人之童稚。天良內具而鬱滯未通。蒙之象也。君子欲開一世之蒙。必先有以自開其蒙。于是體坎之象。以果其行。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如泉之始達其機。莫遏。體艮之象。以育其德。培其知能。篤其忠信。如山之靜正其源。常裕如是。則內外交脩。本末一致。所以開一己之蒙在是。所以開天下之蒙亦在是矣。蓋德者。行之自由。行者。德之所形。惟其所養能厚。故其所應不窮。不然。源之不濬。其流雖疾而亦易竭。則育德尤為探本之功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此一爻是言發蒙之道。貴寬嚴相濟也。刑人。用刑之人。桎。足械。梏。手械。周公繫蒙初爻曰。初六陰柔居下。蒙之甚者。教者欲開發其蒙。當嚴之以威。使之有所畏懼而不敢不勉于善。用刑人以懲之。乃為利也。然嚴以束之。又當寬以待之。用說桎梏。以俟其自悟自新。相觀而化焉。若徒恃嚴威。往而不舍。在我既失張弛之道。蒙者即欲為善。其道无由。吝其能免乎。孔子釋初象曰。治天下有教化。不能无刑罰。教以養童蒙之君子。刑以懼愚蒙之小人。發初之蒙。利用刑人者。所以正治蒙之法。

使之有所畏懼而不敢犯也。蓋發蒙之道。既用刑以懲其初。即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意未嘗不寓于法之中。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書曰。敬敷五教在寬。然則寬以濟嚴。嚴以濟寬。發蒙之道。莫善于此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此一爻是言施教之道。貴曲成不遺也。包。涵

育之意。納受也。婦、羣陰之象。周公繫蒙二爻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膺發蒙之任。不特樂育英才而已。即陰柔蒙昧之人。亦包之而不遺。則智愚皆可成就。何吉如之。且不特獎掖善類而已。即闇昧無知如婦者。亦納之而不棄。則賢否悉受陶成。又何吉如之。凡此敷教之任。皆君事也。大君以啟蒙之責。委之於臣。猶父母以治家之事。委之於子也。二能克盡厥職。合智愚賢否而包納靡遺。是臣之克相。无

負于君。猶子之克家。无忝于父也。二誠以亨行時中者哉。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子克家。固因二有剛中之德。足以發蒙。亦由六五柔中虛己。有以接之。故二得行其時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不然上下不交。堂廉隔絕。二雖有師世之才。將安施乎。昔伊尹負鼎鼐之才。傅說具鹽梅之望。使非成湯尊爲元聖。寵以阿衡。高宗夢寐以求。爰立作相。彼亦烏能化被當時。澤施後世哉。甚矣任賢圖治。爲萬世人君之要道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此一爻是言无德者必見棄。以明行己之當慎也。女指六三。勿用取指上九。金夫指九二。順當作慎。周公繫蒙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是下愚不移之人。君子之所不屑教者。如无德之女。不可取之以爲妻也。蓋上九乃六三正應。三舍上九而昵比九二。如女之見

金夫而不有其躬者。穢德彰聞。人皆賤之。何所利乎。孔子釋三象曰。凡人立身。當兢兢以禮自持。女之所以不可取者。以其蕩檢踰閑。素行不慎故也。蓋與人爲善。固君子之用心。而自暴自棄者。則不得不痛斥之。冀彼或生媿悔之念。故均是女也。在九二則宜納之。以大其包荒之量。有教无類也。在上九則勿用取。以嚴至正之防。不屑之教也。教固多術矣哉。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此一爻是言人貴能得師也。周公繫蒙四爻
曰。蒙昧之人。全賴親近剛明有道之士。以開
其蒙而啓其悟。六四陰柔不中。上承六五。下
乘六三。而其應又在初六。所親近者皆陰柔
之人。則蒙將終于蒙。而永无開悟之日矣。羞
吝其能免乎。孔子釋四象曰。天下无不可變
之質。无不可啓之蒙。四獨致困蒙之吝者何
也。蓋九二上九二陽。俱有剛明之實德。六四

獨與之遠。是衆人皆有道義之交。而彼獨无
賢明之助。其困蒙而吝也宜矣。昔仲虺誥成
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亾。好問
則裕。自用則小。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賢相也。
其君臣諧諴。猶諄諄以得師好問相勸勉。人
固可以孤陋自處。而甘致困蒙之吝哉。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此一爻是言受教之道。貴于能虛純心親賢。
則德業可成也。周公繫蒙五爻曰。六五柔中
居尊。下應九二。其心純而不雜。一而不二。有
初筮之誠。无再三之瀆。如童蒙之淳朴未漓。
知識未開者然。如是則主心日明。主德日懋。
其爲吉也。不獨在一人。而在天下矣。孔子釋
五象曰。六五取象于童蒙而獲吉者。以其有
柔順之德。故能謙巽以從乎二也。使非五順
而巽。二雖賢。其能強五以從已乎。蓋人主處
至尊之位。必親賢取善。方可輔成其德。然非
舍躬遜志以求之。則賢與善雖日在吾前。而

終不能得其益。先儒嘗言此道與溺于利欲
之人言之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之甚難。
誠以人先有意見横于胸中。此心便蔽而不
明。雖有忠言讜論。亦无由而入矣。此童蒙之
所以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
此一爻是言治蒙者。宜以剛而又貴當其可
也。寇害也。禦禁止也。周公繫蒙上爻曰。以九

居上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然剛克之道施之貴得其宜。始有利而无害。如以過剛之道責蒙者以未能知之理。未能行之事。則阻其向往之機。反有害于蒙。是為寇也。亦何利乎。惟用此以捍其外誘。以全其性真。如禦寇者然。使其私意盡屏。而醇良不失。庶幾作聖之功。即在于是。斯無不利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擊蒙利用禦寇者。蓋以威嚴治蒙者之私心。不悖剛克之道。上固順矣。蒙因教者之嚴而改過自新。不敢恣肆于為惡。下亦順也。上下皆順。又何不利之有哉。此卦九二上九。俱有剛明之德。上雖不及二之中。而亦當發蒙之任。九二包蒙納婦。利用寬。上九擊蒙禦寇利用嚴。寬以養其善機。嚴以止其邪念。師教之道備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二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三

䷄ 乾下坎上

需有二義。以全體言之。坎險在前。下卦乾體剛健。能不冒進以陷於險。有能需之才。以九五一爻言之。陽剛居尊。值當需之時。能建中表正。不欲速邀功。有能需之德。有其才又有其德。此所以能需而有孚吉涉川之效也。然四陽乾健知險。固能需矣。而四上二陰。亦能出穴終吉。何也。坤順知阻。能從陽也。四順聽九五。上敬順三陽。故雖需血入穴。而終能出穴獲吉。剛德真足貴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乾下坎上。以乾健臨坎險。知險不進。有需待之意。故名為需。卦辭言善需者。必以天德行王道。然後可以濟險而成功也。文王繫需彖辭曰。乾坤開闢而後。既建侯以統治之。復立師以教育之。治道已盡矣。此時或有未通之聲教。或有未消之隱憂。惟當靜以待之。

不宜欲速邀功。卦體九五有陽剛中正之德。其需也非限於時也。非屈於勢也。乃根於至誠惻怛。不欲擾民動衆之一心也。有孚如是。則不爲利障。不爲欲牽。豈不光亨。且本純王之心發爲純王之政。規模遠大。不行險徼倖而貞焉。則久道化成。天下皆享安靜和平之福。何吉如之。即一旦臨大難。而從容可以觀變。詳愼可以圖幾。雖涉大川。亦无不利。甚矣治道之貴需也。昔武王克商。天下已定。其時猶多頑梗未化之民。成王周公知其當需也。故不以兵刑勝之。惟丁寧誥誡。悠優漸漬。而涵濡之。卒之頑梗化。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非孚貞之明效大驗耶。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彖傳。是釋需彖辭。以明能需之實也。孔子釋需彖辭曰。卦名需者。須待之義。此卦坎在乾上。是險難在前。時固當需。而以乾之剛健臨之。剛則能斷。健則知險。既有定識。又有定力。自不肯冒進以陷於險。揆之於義。宜乎其不困窮矣。辭曰有孚光亨貞吉者。卦體以九居五。是以陽剛之德居天子之位。爲位乎天位。有正中之德也。正則大道爲公。无苟且邀功之事。中則定靜不擾。无營私計利之心。孚貞如是。其光亨而吉也。不亦宜乎。又曰利涉大川者。蓋本此正中之德。往以濟險。開功則安詳鎭定之中。自稽觀變濟時之略。又何難不可平。而何功不可建哉。夫有國家者。內而宮府。外而海甸。艱難險阻。往往伏於不測。雖盛明之世。亦所必有。惟在人主秉剛健之德。審時而動。行正道以成大功耳。信乎非有德者不能需。非能需者不能涉大川也哉。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此象傳。是言君子處需之道也。孔子釋需象曰。卦體下乾上坎。乾爲天。坎爲雲。雲上於天。

將雨而猶未雨。有須待之意。需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治道值當需之時。不宜妄作生事。勞心擾民。凡所以定禍亂而開太平者。既經綸創作於前。此時惟宜恭己无爲。飲食晏樂。養其氣體。怡其心神。徐以俟德化之成可也。蓋明作固所以圖功。而時未可有爲。則紛更反以致擾。故優游靜鎮。以俟運會之自至。誠有不得不需者耳。豈貌爲晏安而竊托清淨坐致廢弛者。可藉口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此一爻是明遠害之道。貴能守其常也。郊。曠遠之地。周公繫需初爻曰。初九在下。去險最遠。而陽德剛健。又能自守。有需于郊之象。然天下有才之人。往往爲才所使。倘此心妄動不能持久。而日進圖功于事。无濟。祇取咎耳。故必慎終如始。超然利害之外。確乎若將終身焉。則收身名兩全之利。而決不至躁進以取咎矣。孔子釋初象曰。天下何地无險。何時无險。特患人不明不哲。冥行自犯耳。初九之高蹈遠引。需于郊者。乃審機明而持志決。自不犯險難而行也。夫无位難以圖功。而局外不宜生事。初之不犯難行。乃常分亦常道也。所謂利用恒无咎者。揆之常分常道。未爲失也。蓋聖賢處世。時至事起。原無可強致之功業。彼不能義命自安。汲汲有爲。以速戾者。亦未明乎恒之義耳。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此一爻是見二有剛中之德。故終能遠害也。沙近水。二近坎。故有沙象。衍。寬裕也。周公繫需二爻曰。九二漸近于險。而剛中能需。不肯日進有需于沙之象。夫九二上應九五。出身任事。非若初之超然世外者比。乃亦遲迴卻顧。需而不前。不有退懦之譏。必有覬望之誚。小有言所不免矣。然二志存濟險。獨能觀變

相時。不爲浮議所搖。則剛健不陷。終成濟險之功。何吉如之。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需于沙。而其剛而得中。居心寬裕。譽不加喜。謗不加憂。故雖小有言。毫不動念。卒能從容鎮定。險濟功成。而以吉終也。自古豪傑有志濟世。急欲圖功。往往因一言不平。遂意氣于一擊。至於奮不顧身。故聖人以小有言警之。使知濟天下之險者。當沈其謀。老其識。堅其守。以俟時宜。甚不可因人言而輕動其心。自昧前

進。自貽伊戚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此一爻是爲過剛不中。不善需者示戒也。泥陷人之地。周公繫需三爻曰。九三切近坎體。將陷于險。有需于泥之象。夫水涯之泥善陷。三需於此。而過剛不中。輕躁妄動。寇害之至。實自致之。將誰尤哉。孔子釋三象曰。初之需于郊。遠之而不敢進也。二之需于沙。進矣而未敢逼也。三之需于泥。則逼于水。而禍害已在目前矣。此即善需。猶恐不免。況剛而不中。意氣過激。適足以速寇乎。然此總由不知敬慎故耳。若能兢業小心。時時敬慎。庶操心危而慮患深。猶可轉危爲安。不至禍敗也。蓋天下事。未有不成于敬慎。而敗于疎忽者。東漢陳蕃竇武手握大權。欲清宦豎。卒之奸惡未除。反遭其害。唐張柬之等反周爲唐。乃忽三思。養虎遺患。喪身誤國。非皆不知敬慎之義

者耶。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此一爻是明出險之道在于順時也。坎爲血卦。故有血象。又爲隱伏。故有穴象。周公繫需四爻曰。六四入于坎體。是其身當大難之衝。進固不可。退亦不能。有需于血之象。幸順正知阻。持重括囊。卒能潛身遠害。免冒險之禍。又有出自穴之象。則雖未能有濟國謀。而明哲亦可以自保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需于

血。而終能出自穴者。以其有柔正之德。斂迹
韜光。不冒進强爭。而順聽乎機會之自然也。
按三能敬慎。雖迫于險而不敗。四能順聽。卽
陷于險而可出。然則能敬且順。又何險難之
不可處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處德位兼隆之時。自恭己
而成化也。周公繫需五爻曰。九五位乎天位
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夫剛健旣知險而中正
又善需。是治道至當需之時。閒暇安恬。无係
无營。有需于酒食之象。如是則一人養无爲
之度。天下享寧謐之休。不亦貞而吉乎。孔子
釋五象曰。凡人主值當需之時。而不能需者
皆由无德而求治太急也。五之需于酒食貞
吉。以中心无爲。允守至正。故喜功之念不作
急遽之謀全消。愉怡然自養。以養天下。故能
合乎正道而吉也。自古帝王。未有不歷艱危
險阻。而底定天下者。及大難旣平。小民甫離

湯火。急宜安靜。勿擾休養。而生息之。三代以
前尚矣。漢之文帝承高惠之後。一切更定制
度。謙讓未遑。惟勤勤于勸農養老薄賦蠲租。
卒致海内向風。幾于刑措。其有合於此爻之
義者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
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此一爻是言得賢共濟。爲出險之道也。不速
之客三人。指下三陽爻言。周公繫需上爻曰。
上六陰柔。无濟險之才。又處險極困窮所不
免矣。故有入于穴之象。幸下應九三。九三與
下二陽同德同體。需極並進。是衆賢不用約
結。不須號召。合志協謀。偕來赴難。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之象。倘能竭誠盡禮敬以待之。借
其剛健之才。以拯一時之險。始雖不免困窮
終當濟險出穴。而吉可必也。孔子釋上六象
曰。能需固貴有德。而出險尤須借才。上六入
于穴。是已陷于險矣。以不速之客來敬之而

得終吉者。上雖德不稱位。不善處需。然敬賢自輔。集思廣益。猶可出險免患。不至於大有失也。夫德不當位。苟知敬賢。猶可獲吉。若德與位稱。而能虛己下賢。其功效更當何如。先儒謂需爻有急切相須之義。欲濟天下之險艱。必需羣才之輻輳。殆於上爻見之矣。

䷅ 坎下乾上

訟之六爻。惟五聽訟。惟三不訟。餘皆訟者也。然初不永所事。二不克訟。四不克訟而得吉。

上以訟受服。遂有終朝之褫。皆言訟不可成。而使民無訟之意。益可見矣。初三兩柔爻皆係以終吉。九二九四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卦辭有孚惕中。指九二。乃卦辭稱吉。而爻辭僅曰无眚者。卦辭取其有孚得中。爻則兼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此卦坎下乾上。乾剛坎險。在上下為相制。內外為相濟。人已為相敵。皆致訟之道也。故名為訟。卦辭言處訟者當曲盡其道。以歸於無訟也。有孚是理實。窒是屈而不通。惕憂懼之意。涉大川猶駕虛辭以求勝也。文王繫訟彖辭曰。訟為爭辨之義。非人之得已也。惟理直見枉。情眞受誣。屈抑而不能自通。是有孚見窒。勢不得不出於訟。然所以處之之道何如。必也反求在我。心存憂懼。而能惕度於事理。辨明即已。而能中。則有孚之窒可伸。而訟復於無訟。豈不為吉。若自恃其理。可止不止。終

極其訟而不惕中。則尚氣以損德。好勝以敗業。凶可知矣。且又非自逞其胸臆能剖白以冀免。必利見公明之大人。養其明斷。始可據理以獲伸。如於孚窒之外。妄生事端。為虛以求勝。如涉川然。冒險僥倖。不能惕中之甚者矣。雖訟本有理。而好剛自陷。其何能免乎。此所為不利也。按聖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惟使人懷兢惕。知所畏懼。所以消弭勝心。而一反於至當之理。故能內自訟者。又為無訟之

本也。可不加之意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此彖傳是釋訟彖辭以明險健爲致訟之象而中正乃無訟之道。反覆開喻以垂訓也。入於淵猶陷於罪。孔子釋訟彖辭曰。訟之爲卦。卦德上乾剛而下坎險。是爲上剛以陵其下。下險以伺其上。以一人言則內險以懷詐。外

健以恃強。以二人言則又己險能攻彼短。彼健能拱此弱。是以爲訟也。夫訟之端多生於人心之不平。辭所謂有孚見窒。人心所甚不堪者乃能惕中而吉何哉。卦變九自遯來而居二。剛來爲柔所揜而不能自伸。惟其得中。能以情恕而不爲已甚。以理遣而不欲過求。有爭事而無爭心。故渙然冰釋得無訟之吉。又言終凶者。天下事惟善者可成。訟則德喪而招尤。怨深而召患。揆之於理斷乎不可成

也。終則不可成而成。所以凶也。至所謂利見大人。卦體九五居上卦之中。得陽位之正。中則先事而無偏主。正則臨事而決猜疑。所尚如此。訟之不中者咸歸於中。不正者一反於正。故利也。又言不利涉大川。卦象坎爲險陷有淵之義焉。乾以剛實乘之。是訟者情負反駕虛求勝。自陷其身入於罪惡之淵而不知何利之有。按民生有欲不能無爭。欲莫大於飲食。此訟之次乎需也。若以爭濟之。則衆起

與戎。終爲厲階。故又次之以師。聖人爲世道人心慮至深遠矣。然則處訟之道。孰吉孰凶。孰利孰不利。烏可不致審乎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此象傳言君子謹始以慮終爲絕訟之源也。孔子釋訟象曰。天高在上。水流就下。其行相違。此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訟不起於爭訟之時。而起於作事之始。其始不慎。少有乖違。始於微而終於著。訟所由起。故不待發聲

微色見於云爲當事幾之初。必順乎人情息是非於未萌。協乎天理杜利害於未見。不但無違於言。亦且無違於心。訟何由得生乎。作事如此。則始於自訟。終於無訟。而中吉終凶更不必言矣。可見脩德者貴愼初念。圖治者貴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咨嗟致警於幾微之際。凡有興作莫不謀始以塞違。又豈獨止訟一端爲兢兢哉。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此一爻見能畏愼以處訟。所以終得免訟之吉也。永卽是終意。周公繫訟初爻曰。凡人自恃剛强。居高挾勢。往往逞求勝之心。訟所以終極而爲凶也。初六陰柔才弱。本無健訟之資。居下勢卑。又無能訟之力。故中心畏惕。處己讓人。不敢終極其事。而訟不至於成。雖小有言辨。不過明其有孚之窒。而情可以自理無不伸。有不終吉乎。孔子釋初象曰。初之不

永所事者。非特絀於才勢而已。以理度之。訟非美事。固不可長也。知其不可長。有惕念而無遂心。則所發亦易收。小有言。旣止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訟。則所爭亦易釋。其辨旣明。終訟何爲哉。以是知惕中而能得吉也。夫人處世。貴乎識時勢。尤貴乎明理義。體之於己。有自量之心。衡之於物。無好勝之念。此訟之初所以不言訟而言事者。冀其不成訟。而善其中止之意也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此一爻見能守義分。可免犯上之患也。克勝也。歸逋猶退避意。邑人三百戶。言邑之小者。言自處卑弱之意。掇。自取也。周公繫訟二爻曰。九二陽剛而主險。逞其智謀。有能訟之才。又有欲訟之心。但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能反躬自審。裁度於理。而且上應九五之尊。屈於勢分。不能相敵。則雖欲訟。焉能克勝乎。故憣

然退避自處卑約。不敢與之抗衡。是爲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之象。此正能懼而得中。當屈而屈。不至越禮犯分。何眚之有。孔子釋二象曰。凡人不肯退讓。皆由終訟而求勝。二惟不克。宜其歸休而逋竄。能全身以遠害也。所以然者。上尊下卑。有一定之分。若以下訟上。既乖於分而不相安。又絀於勢而不自下。以之樹怨貫禍。患之至也。不猶自取之易乎。記有之曰。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所以別尊卑定上下。防患於未然也。若後世爭奪相尚。僭名越分。駸駸乎出於禮。入於刑矣。訟之九二。嚴其辨於上下之間。不特止訟。亦維世之深意也夫。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此一爻見守常安正。能始終以求無訟者也。食舊德。是守常分。貞。是守正理也。周公繫訟三爻曰。六三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非能訟者。但知守其常分。享所固有而已。是由乎正理。行所當然而不違。是食舊德而能貞者也。雖有意外之侵。傷不免於危厲。而能泰然自得。衆莫能傾。况必無厲者乎。吉不待言矣。然而守分實難。必若從王之事。事權在握。易逞功能。而退遜自處。無專成之心。此眞能守舊居貞而得吉者也。孔子釋三象曰。食舊德何以得吉。凡訟皆有上人之心。必非能從人者也。三惟委心聽命。以順從乎上。則欣然自視退讓於人。不敢自主其事。宜其恪守素分。居卑處厚。而得無訟之吉乎。大抵聖賢學問。不外素位而行。分所當得。不與人競利。分所不得越。不與人競功。蓋一有功利之心。即與世相違而不能相從。訟所由作矣。三之從上而吉者。從則安分而不違。爲弭訟之善道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此一爻言能改過以絕訟端。為得理之正也。卽就也。命猶理也。渝變也。貞理之正也。周公繫訟四爻曰。凡人一有好訟之心。更不思正理所在。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幸其居柔而剛以柔克。知訟不可成。以理自制。故亦為不克。能平情恕物。反其健訟之行。以復就於理。無爭事也。且悔過遷善。變其欲訟之心。以安處於正。無爭心也。是訟可歸於無訟而得惕中之吉者矣。孔子釋四象曰。凡終於訟者。悖理忘害。不知命而大無正。是其失也。今四能不克。至於復而能卽。渝而得安。內外一歸於正。雖前有欲訟之失。而剛心既盡。忿氣自消。訟不至於成。豈尚有失乎。吉可知也。按天之所命者理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惟在乾健一惕間耳。前念之惕。卽為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卽為道心之正。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於此可見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一爻見大人以德化民。能得訟之平而盡善也。周公繫訟五爻曰。九五以聖德而居天位。所謂大人而利見者。能以德化生民。而使民無訟者也。卽有時聽訟。無不各得其平。使理直見枉者。得以上伸。情眞受誣者。可由上達。有孚不至於見窒。不惟天下無冤民。而且民自不冤矣。非大善而吉者乎。孔子釋五象曰。訟何以得元吉。以五之德本中。心一於公。則未聽之前。已無偏主。五之德本正。事得其宜。則既聽之後。皆能當理。將見刑清民服。謂之元吉信矣。按聖人論治。必言使民無訟。而此曰訟元吉者。正欲化有訟為無訟也。九五以中正在上。正己而物正。是以靡爭之化。首碎其刑。最險如九二。已歸逋矣。最健如上九。已三褫矣。其餘復卽命者。食舊德者。不永所事者。皆已忘險忘健。无訟可聽。此訟者所以利見大人也。若止以聰不偏。斷合理。為得聽訟之道。一明察之吏能之。豈所望於大人者

平。此訟獄之歸大舜。虞芮之質文王。至德之感人深而化民成俗斯義得焉耳。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一爻甚言終訟之凶。不可恃勝以取辱也。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周公繫訟上爻曰。上九剛居訟極。以健訟之才。而濟以必訟之志誣僞以爲眞矯曲以爲直終極其訟以求勝凶所固然也。卽使恃强而獲勝或錫之以鞶

帶焉然是非情僞不踰時而立辨。以訟得之必且以訟失之終朝甚暫而奪之者至於三矣況必無取勝之理而有必敗之道乎。甚矣。訟之不可終也。孔子釋上象曰。終訟之人。雖倖勝而有受服之寵。本非德賞則投之者非道。服之者不終。縱使受而不褫亦安足敬哉。而況終朝之褫俄頃隨至矣訟之不可成也如此。按五服五章。大夫之所以命有德也。禮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況以訟受服。恥孰

大焉。亦不足敬。其殆有甚於三褫者乎。此聖人原心之論所以深愧之而使人自省也。

䷆ 坎下 坤上

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先王之制民。無事則爲比閭族黨。故比卦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有事則爲伍兩卒旅。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象也。九二剛中。所謂丈人長子者也。故卦辭曰吉无咎。九二爻辭亦曰吉无咎。要之一本乎貞而已。聖

人之兵以順動。猶曰毒天下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雖以順動猶不免於毒。此聖人之特筆也。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之道。無一不備。後世言兵之書。總不出此。而其義光明正大。非後世權謀可比。王者不得已而行師。豈舍此而他求哉。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卦坎下坤上。坎水爲險。坤地爲順。藏險於順。有寓兵於農之意。九二六五有將兵命將

之象故名爲師卦辭言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又在命將得人以制勝也貞是正道丈人才德老成之人文王繫師彖辭曰師以興兵動衆非聖人之得已也可不正乎必也順天人行弔伐討亂誅暴所至若時雨出於至正而無私所謂貞也然將非其人以國予敵又必重專征之選嚴閫外之寄使得老成持重好謀而能懼如丈人者而任焉斯師出有名天討彰而聲靈振兵行有紀衆心服而勝算

成是以有戰克攻取之吉而無窮兵黷武之咎師之道備矣按傳有之曰秦之銳士不敵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敵湯武之仁義師以仁義爲本又得仁義之將如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故吉且无咎惟三代之師爲然若後世嬴秦之滅六國吉矣而不免於咎武侯之伐魏无咎而不能必吉豈所稱出於萬全者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彖傳是釋師彖辭見師貴乎貞而率師者又貴能順以得人心而成王業也孔子釋師彖辭曰所謂師者伍兩卒旅之衆也興師動衆必由仁義以張撻伐是貞之爲言正也凡行師之道用以伐暴而不爲暴用以驅害而不爲害一出於正而凡不正者無不輸誠向化於以順天心答民望無敵於天下而爲王

者之師不亦然乎此師之所以貴乎貞而率師者貴乎丈人蓋有在矣其在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爲將者威而能惠勇而好謀有丈人之德焉而且委任既專事權不患於中阻是將固有丈人之德而君又能任此丈人之將也卦德坎險而坤順兵雖凶器戰雖危事而行乎險道然以征不義則叛者討而服者舍以誅暴慢則近者悅而遠者懷是險而能順矣若此者以剛中之德行順民之事

當兵戎所至。見爲劫民傷財。不免毒害天下。實則除殘救民。東征西怨。民不罰毒而樂從之。將見功成於一舉。雖靖於四方。是將能順從乎民。而民心始順從乎上也。吉而又何咎哉。按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有殺戮之慘。供億之苦。所至荆棘毒害隨之。故言乎毒者。如攻病然。毒藥所施。非沈痾堅癖不可輕用也。然則兵可輕動乎哉。是在率師者以正舉以順動。庶乎可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此象傳言兵民合一。爲養師之良法也。孔子釋師象曰。坤地之中而有坎水。猶庶民之中而有兵衆。師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師豈一時所能聚哉。古者民與衆非有二也。於無事時制田里。謀生聚。養之者有定制。足民正所以足兵也。設學校。明倫序。教之者有成法。訓民即所以訓兵也。何則。以之容保者此民。以之畜聚者亦即此衆也。故居常則比閭相居。

有事則守望相援。不必征求調發。而桓桓之衆即在此元元之民矣。以是知藏兵於民。有兵之利而無兵之害。亦猶藏水於地。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君子之善用師也如此。按自井田之法廢。兵農既分。天下不患無兵。而患在有兵。故出己力以衛民。莫若以民衛民之更切。出己財以養兵。莫若以民養民之更易。此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爲得井田之遺法。其尚有合於容民畜衆之義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一爻戒出師者當守法以謹其始也。律法律也。否臧不善也。周公繫師初爻曰。在卦之初爲師之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懾多士之心。可不謹其始哉。故師旅一行。賞罰必明。則衆志始服。部伍必整。則衆力始齊。此出師之常道。不可不慎也。若不以律。則號令不足以信服耳目。不能以專一。是爲否臧。而喪敗隨

之不教之兵。以卒予敵。凶其可免乎。孔子釋
初象曰。師一出而國家之存亡人命之安危
皆繫焉。其不可不用律者。必然之理。苟一失
其律則衆渙心離。一潰而不可收。無制之兵。
雖免喪師之歷。所謂否臧之凶。可勝言哉。按
師之有律。猶樂之有律。森明諧協。法至嚴也。
書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所以用律也。若後之兵法。所謂以正合。以奇
勝者。陰謀秘計。可謂律乎。故善用兵者。教正

而不教奇。猶有律之意存焉爾。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
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一爻見命將得人。受君之寵任。能體君心
以立功也。周公繫師二爻曰。九二在下。爲衆
陰所歸。有將帥之任。剛而得中。則仁義竝濟。
寬猛咸宜。又有將帥之才。卦之所謂丈人者
也。以此而在師中。司專閫之命。則勇足以懾
衆。而奮往常先。恩足以結心。而捍衛不懈。故

能計出萬全。有戰勝之吉。而無荼毒之咎矣。
且以六五正應在上。委任獨隆。殊恩異數。洊
加於授鉞之後。又再三錫命焉。則事權歸一。
賞罰必行。其膚公克奏也。不亦宜乎。孔子釋
二象曰。自古未有寵任不加。而大將能建功
於外者。二之在師中吉。實由上承天寵。得君
既專。自宜克効其心膂。盡展其才猷。二固不
得矜之爲己功也。亦未有君心不在於天下。
而能任將以成功者。六五之錫命。惟其欲懷

保萬邦。救民除害。宜其專任必及於有功。寵
命不靳於再三。二尤不得私之爲己寵也。此
吉且无咎。爲能無愧於丈人哉。按人臣無專
制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必協乎中道。而適
合乎時宜。然後專之可也。又必君命再三。恩
禮備至。斯下無專擅之嫌。上無中制之失。志
存底定者。其亦善用斯道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此一爻見輕敵喪師。爲貪功者示戒也。輿尸。

師徒撓敗之象。周公繫師三爻曰。凡師之道。必審己之力。量敵之形。可進可退。故能全師而保衆也。六三陰柔才弱。居陽志剛。不中不正。以此用師則才德俱絀。既患師行失律。在己無制勝之方。犯非其分。又疑師出無名。在彼無可乘之釁。由此以戰。必致徒衆撓敗。有或輿尸之象。外生敵患。內貽君憂。凶孰甚焉。孔子釋三象曰。三意本在貪功。不能量力度德。玩敵躁進。致有輿尸之凶。膏血塗於原野。

而殘民命。鋒鏑徧於疆場。而損國威。所喪實多。而大無功矣。可不戒哉。從來國家之患。莫大於貪功。師旅之禍。莫甚於輕敵。故兵誌有之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此行師者先爲不可敗。以求可勝。斯無意外之虞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此一爻見知難而退。爲得全師之道也。兵事尚右。左次謂退舍也。三宿曰次。周公繫師四爻曰。六四陰柔不中。無勝敵之才。非能進而克捷者也。但居陰得正。有量敵之智。故自審才力不足以致勝。外度時勢未可以成功。即全師而退。遠舍以避其鋒。堅壁以圖其後。有左次之象焉。雖軍膚未奏。而爲國慮勝不敢以衆士之死生爭一人之功伐。其所見者遠。所全者大。何咎之有。孔子釋四象曰。師以能進爲勇。將以得儁爲功。師左次。似乎退避而辱國矣。何以得无咎。不知見可而進者。自不宜遽退以示弱。知難而退者。又不可輕進以

僨事。因時施宜。行師之常道也。四能未失其常。自無輿尸失律之咎矣。按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帝王之師。貴出萬全。當計其得失成敗。不當論其進退遲速也。若後之言兵者。高坐廟堂之中。遙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速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豈知當退而退者易之垂戒。固已昭然較著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此一爻。是言師出必以正。又任將當專。然後可成出師之功也。禽是害稼者。執言謂聲罪致討。長子謂九二。弟子謂三四也。周公繫師五爻曰。六五爲用師之主。柔順居中。非喜功好大。擅啓兵端者也。如敵加於己。侵害生民。不得已而聲罪以致討。猶禽暴我田。以傷禾稼。利於執言而搏擊也。此仁義之師。攻非爲暴。取非爲貪。何有黷武之咎乎。然師行固不可不正。而任將又不可非人。如剛中之九二。下師之所謂丈人。而君之所謂長子也。老謀壯事。位望孚人。既使之帥師矣。又使新進弟子。如三四之才德本無足稱。得與參謀議。則事權不專。號令不一。必至撓敗而輿尸。名義雖正而貞。不免覆敗而取凶矣。孔子釋五象曰。二爲長子。而以之帥師。是能以剛中之道而行師。思以濟威。謀以濟勇。固能勝任而不忝

矣。任苟不專。一使非中行者。剛柔寬猛。悉違其道。則輿尸致敗。是豈弟子之罪哉。由於任使之不當也。可見命將之道。不可不審。尤不可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不歸於一。亦覆敗之所由也。後世如趙盾河曲之戰。而謀由趙穿。荀林父邲之戰。而令由先縠。可爲明鑒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此一爻。見人君報功。當有正典。不可濫及非人。以肇亂之源也。周公繫師上爻曰。六居師之終。則武功告成。處順之極。則天下大定。論功行賞。正在此時。大君於是有賞功之命。功大者。非封國無以酬其戡定之勳。則開拓疆宇。使爲諸侯。功小者。非承家無以報其捍禦之烈。則寧承世業。使爲卿大夫。其賞必酬功。報必償勞如此。然其中或有餘於才。不足於

德之小人。則又勿用以預政事。臨民上焉。是非堅樹國本保全功臣之要道乎。孔子釋上象曰。大君有命。所以程功之大小。而賞當其功也。故開國而不爲濫。承家而不爲吝。無偏無頗。正以論定其功。自可無徼幸怨望之心矣。然尙云小人勿用。小人戮力師中。用之奔走禦侮。或可以効功。若用之撫綏底定。則挾功自恃。始以靖亂者。終必至於肇亂。豈王者懷保萬邦之至意乎。六之垂戒深矣。按師之爲卦。萬世論兵之道。皆不出乎此。至上六之終於報功之典。寓黜陟之權。所以優功臣而隆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遠小人而絶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深。後之保邦圖治者。尙其深鑒於此哉。

䷇ 坤下坎上

比之爲卦。一陽居尊。而五陰應之。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明。比之義始盡。凡彖傳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此則謂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六爻自九五稱顯比外。餘五爻皆稱比之。比之之詞。初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比之匪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三上自相爲比。而不比五也。自卦言之。羣陰皆比於五。自爻言之。或遠或近。或來或不來有未可一律拘者。蓋卦以明一統之義。而爻各隨其位之所之。所以盡比之變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此卦坤下坎上。以坎水比坤地。故名爲比。卦辭言人君比天下。必盡比天下之道。斯能得天下之比也。原再也。筮謂審察。元謂元善之德。永謂存元善而無間於始終。貞謂行元善而不流於姑息。不寧謂未得所比之人。後夫謂不早歸附者。文王繫比彖辭曰。比卦以一陽居尊位。而得其正。上下五陰。順而從之。以上之比下言。則以一人而撫萬邦。以下之比上言。則以四海而仰一人。比則當爲人所親

厚輔助而吉。然民之比我比於我之有德也。故必再爲審察果有元善好生之德是以長人而元善之德果永而不至於間斷貞而不失於駁雜。自无忝於作民元后之貴而无咎矣。由是仁恩四洽。凡未比而不安寧者方歸來未已。彼負固如後夫。祗自貽其戚而凶耳。於王者何損哉。按比則天下歸心定於一統。雖或頑梗弗率。亦有自外王化之時。然帝王止自脩其德以盡其安內攘外之實。故虞帝

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自格。南越尉佗自立爲帝。漢文以德懷之。而佗遂稱臣。則脩德又比人之本與。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比吉也三字衍文。

此彖傳是釋比彖辭。以明比之義也。剛中謂九五。上下謂五陰。指臣民言。孔子釋比彖辭曰。卦名爲比者。何所取哉。以比有親輔之義也。以卦體言之。九五陽剛在上。五陰順而從之。是在下之臣民。莫不傾心向化也。故爲比。辭謂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所取哉。蓋君德貴剛。而剛貴乎得中。九五以陽居中。是主之以明作之心。而濟之以將措之善。則體仁長人而爲元者。一剛中之德爲之。且累世不息而爲永。無私不雜而爲貞。皆剛中之德爲之也。此所以當衆之來歸而无咎。又謂不寧方來者。卦體上下五陰。皆應九五。是合上下臣

民之衆。而皆比於一人也。又謂後夫凶者。蓋九五德足致天下之比。則民心之歸。已非一日。若後夫自棄德化。以比之道揆之。自當困窮。此其所以凶也。蓋上下順從之日。自外王化。理合致窮。然王者之心。但問吾之可比不可比。不計彼之來與不來。此大公之道。庶幾九五之顯比者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象傳是言先王體比象而能盡比天下之

道也。孔子釋比象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有比之象。先王觀比之象，而得比天下之道焉。謂天下可以一人統之，而不可以一人治之。乃列爵分土，而建爲公侯伯子男之國。又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達，制爲巡狩述職之典，以親諸侯。令其承宣德意，恩澤下流。天子以親天下者而親諸侯，諸侯以親天下者而報天子。如此，則有以比天下而無間矣。按人君以一身居九重之上，萬國之廣

人民之衆，安得一一而親比之。故建國親侯，乃比天下之大權，實比天下之要道也。漢賈誼論衆建諸侯，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其得比天下之道者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此一爻是勉始仕之臣，以誠事君也。缶，瓦器也。盈缶，充實之象。周公繫比初爻曰，人臣事君，貴於誠信。初六居比之初，當服官之始，情意尚隔於勢分，所恃以進結於君者，惟此孚誠而已。惟內孚之心，外孚之事，无非忠君愛國之念，以此比君，可无忝於臣職而无咎矣。然有孚非易言也，必无一念之不誠，无一事之不實，无少虧欠，若盈缶然，則終當感格君心，而寵遇之來，若出意外，有他吉焉。孔子釋初象曰，孚在比初，即推之至於盈缶，亦止此一念之誠，以此格君，君恩之來，自在尋常意計之外，宜有他吉也。蓋人臣事主，其始進之

日，一念之誠僞，終身之邪正分焉。始進不以誠，後未有能出於誠者也。聖人於比之初六以有他吉許之，可以爲人臣勸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此一爻是美其以道事君，而能得君以行道也。周公繫比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其方出而仕也，一本其內之素養者，以自靖焉。是進非苟合，而可以得君，於比之道爲得其正而吉也。孔子釋二象曰，徇人者失己。

比之自內，則遠不離道，不自失也。蓋得事君之正矣。可見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比，故爲得正。若降志辱身，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矣。國家亦奚賴有若人而用之乎。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此一爻是明三之不能擇人而比，爲可鄙也。匪人，指上六。周公繫比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陰柔則暗昧而無識，不中正則邪僻而不良，而況上下與應皆陰，則所近暱非正人。以三之暗昧邪僻，有不入其流者乎。是所比爲匪人矣。孔子釋三象曰：六二六四之貞吉，由於所比得人也。六三既比匪人，是暗於擇友之明，不惟無益，而反爲累矣。入於不善而同惡相濟，不亦傷乎。蓋甚言比匪之必傷也。按初之應四，二之應五，皆爲比得其人。惟三居不正之位，乘承應皆陰，是比之匪人也。如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囂乃降於蜀，卒

至殺身亾宗，爲天下笑，亦大可傷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盡事上之義，絕內顧之私，爲臣道之正也。賢，謂九五。周公繫比四爻曰：六四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以柔正之德而居近君之位，是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得所比之正也。自是明良相遇，有以輔君德而成顯比之治矣，何吉如之。孔子釋四象曰：九五以陽剛居上，而得其正，不但有其位，而又有其德，蓋賢君也。六四固外比于九五之賢矣，然豈止從其賢而已哉。蓋君臣天地之大義，无所容逃，臣子忠愛之至性，必不可解。故必從之以盡其分也。按四當與內應，乃內無可比，而外比于五，皆柔暗而事高明，爲得其正。此其所以吉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此一爻是言九五以大公之道比天下也。顯
比謂顯其比而无私。三驅謂天子之田不合
圍也。不誠謂不相警備。使中謂上之德有以
使其得中也。周公繫比五爻曰。九五一陽居
尊。以剛健中正之德爲上下五陰所比。是聖
人而在天子之位親比天下。普大公無私之
心。而天下之歸之者。無一不從王者之化。而
忘乎不知。如天子之畋圍合三面。前開一路。
使之可去。惟取其不出而反入者。則禽之前
去者皆免矣。凡同驅私屬之邑人。咸體上意
亦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爲王用三驅失前禽
而邑人不誠之象。蓋在上之人。不必求得。而
在下化之。亦不求其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
也。孔子釋五象曰。所謂顯比之吉者。以五有
正中之德。其自心而達之政。皆蕩平而無私
故能爲天下所歸往也。又謂失前禽者。網開
一面。逆我而去者則舍之。如後夫不能强之
來。則舍之而已。向我而歸者則取之。如方來

者不能使之去。則取之而已。故聽前禽之失
也。邑人不誠者。由王者建中於上。而下以不
偏之德應之。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或使之耳。
按程傳謂顯比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
如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
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
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
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
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此于三驅失前
禽之義更爲詳盡。可爲讀易者之法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此一爻是言无德不能爲民所比也。无首謂
无德而居上。周公繫比上爻曰。人必有剛中
之德。然後可首出庶物。而爲人所比。上六陰
柔居上。无剛健之德以比下。爲比之无首之
象。如此則何以爲人所比乎。衆叛親離。凶其
不免矣。孔子釋上象曰。人君爲天下所比者。
以其德也。比既无首。則不成爲比矣。何能保

其終以善其後乎。此其所以凶也。按首對終而言。上六以陰居終。不能率先天下以從君。而依險自固。其甘爲後夫。而自取滅亡者乎。

䷈ 乾下 巽上

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其常經也。然亦有君子欲行事而小人得以擾係之。大事之將就而小故得以遮阻之。皆小畜也。以統體言之。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者。析言之。下三爻乾體受畜者也。上三爻巽體爲畜者

也。以一柔下畜三剛。本是難事。以得五與合志。而後能畜。至上九則畜道已成。而不雨者變爲既雨矣。要之陰亦豈能畜陽。惟陽失其道。乃爲所制。乾體三爻。初二皆復。三眤於四而不復。小畜亦但能畜九三一爻而已。由三之不能正室。自失其道也。四雖畜陽。曰血曰惕。有戒辭焉。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卦乾下巽上。以巽陰而畜乾陽。故名爲小畜。卦辭言君子當小畜之時。道猶可亨。而得行其志也。畜。止之之義也。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謂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也。文王繫小畜彖辭曰。此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是以小畜大也。夫陽之力大。方能畜陰。今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能係而不能固。則所畜者小矣。夫陽爲陰畜。難以得亨。然卦德內健外巽。有能爲之才。卦體二五皆陽。有可爲之勢。在君子猶得

安其位以伸其志而亨。但畜未極而施未行。則所積者未厚。而所施者不能及遠。如雲雖密而不能致雨。徒起自西郊而已。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焉。按雲能致雨。今乃密雲不雨者何耶。蓋東北陽方。西南陰方。陽唱陰和。陰唱故陽不和。而不能成雨也。是密雲不雨。以其起自西郊耳。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

施未行也。

此彖傳是釋小畜彖辭以明畜而得亨之道。且以勉君子向往之功也。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孔子釋小畜彖辭曰。卦名小畜者。蓋以卦體六四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上下五陽皆爲六四一陰所畜。是一小人處高位而衆君子爲其所牽制。有以小畜大之義。故爲小畜。夫陽爲陰所畜宜不得亨。而卦辭繫曰亨者何哉。蓋以卦德內健外巽。是其立心則有不屈之操。處事復有善人之道。其才可以有爲。卦體二五皆陽。是乾二之陽用事於下。而巽五之陽用事於上。則其勢又得以有爲。此所以不爲其所畜而猶可以亨也。又云密雲不雨者何哉。蓋君子以澤及天下爲心。若所積未厚。正當懋其進脩之力。奮其向往之功。今則畜未極而尚往也。自我西郊者。止言德未能以遠及。无以兼濟萬物。潤澤生民。施未行於天下也。按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聖人於陽既幸其志行。復期其尚往。總不欲陰勝乎陽也如此。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當盡威儀文辭之美也。懿。美也。文德謂德之發見於外者。孔子釋小畜象曰。風行天上。但有氣而無質。能畜物而不能久畜。小畜之象也。君子當小畜之時。不能厚積而遠施。而德之發見於外者。則不可以不脩飾而致謹之。故於威儀則致其美而爲君子之容。於文辭則致其美而爲君子之辭。使一身之聳觀聽之美無不歸於盡善焉。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之所戒也。由是養盛而爲大畜。則所施自不止於淑其身矣。夫君子之文德所以脩身者在是。所以御物者亦在是。故小畜之懿德與大畜之蓄德。雖有功力之殊。原无精粗之別。是以君子尤不

可不致違於斯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此一爻是言能以正道自守。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復者。上進之意。復自道。言以自己道義爲復也。周公繫小畜初爻曰。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小人所畜。夫陽本在上之物。今不爲小人所畜。而得居所當居之位。有進復自道之象。如是則旣无枉道之失。而復有正人

之功。自不至於有咎而吉矣。孔子釋初象曰。枉己者。不能以正人。今初九進復自道。則進必以正。不爲陰邪所制。上足以正君。而下足以正民。以義揆之。當得吉也。蓋君子未嘗不欲進。而特惡進非其道。初之復。能以道自勝。而不失足於小人。則大節挺然。邪自不得而浼之矣。此正色獨立之士。國家禱祀而求之者。實以其足爲朝廷重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此一爻是言同德並進。而不爲小人所畜也。牽。連也。周公繫小畜二爻曰。九二亦欲上進。而漸近於陰。似若爲陰所畜者。以二有剛中之德。則亦能以正自守。而與初九之剛正者。同德而升。不爲陰所係畜。有牽復之象。則正氣伸而道可行。故吉也。孔子釋二象曰。九二與初九牽復者。豈無德而能復乎。蓋人無自守之德。鮮有不自失者。今九二有剛中之德。自能與初九之剛。志合道同。其牽而復也。亦

不至於自失矣。按君子小人。不容並立。然君子之類常孤。小人之黨常衆。故君子必剛正自守。援同德以俱升。乃不爲小人所制。此九二所以貴牽復也。不然。小人衆而君子孤。漫然以進。而不受其害者鮮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此一爻是言不能進復自道。始爲小人所制。而終與之爭也。輿說輻。謂車說其輻。而不能

進也。夫妻。三陽與四陰之象。周公繫小畜三
爻曰。九三欲進之心雖與初二同。然剛而不
中。廹近於四。不中。則无靜守之節。近四則有
易昵之私。是援結小人以進。卒爲所制。而不
得進。如輿之說輻然。乃三之志剛。不安受其
制。始則陰陽相悅。有如夫婦。究之心不能平
而與之爭。爲夫妻反目之象。孔子釋三象曰
夫妻反目。豈皆妻之過哉。夫爲婦倡。未有夫
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由九三剛而不中。

自處不以其道。則說輻反目。乃三自爲之耳。
於四何尤乎。按初與二皆能復。獨三畜於四
而不復者。與四相比而悅也。使陽不失道。則
陰豈能畜之哉。是可爲失身於小人者之大
戒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
志也。
此一爻。是言六四能以孚誠獲上。而得免於
咎也。血去。謂免於傷害。惕出。謂免於憂懼。上

謂五上二陽。周公繫小畜四爻曰。六四以一
陰畜衆陽。勢不相敵。本不免於傷害憂懼者。
幸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爲能取信於上。一
誠所感。二陽亦相信而助之。故外之得以安
其身。而免於傷害。內之得以安其心。而免於
憂懼。爲有孚血去惕出之象。如是則可藉二
陽之力。以成其畜之功。而无咎矣。孔子釋四
象曰。四之血去惕出。雖賴二陽之力。然豈無
自而得二陽之助乎。以四能有孚固結於上。

而上二陽與之合志。故得免於憂患也。按六
四一爻。爲畜衆陽之主。然以陰柔力弱。而又
與五上二爻同爲巽體。故必借助於二陽共
成其畜之道。聖人以有孚戒之。欲其反而自
求。必誠信在中。足以感孚乎人。而後可免意
外之災。懼其辭蓋深切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
富也。
此一爻。是言五合上下之力以畜乾也。攣如。

固結之意富謂富厚之力以謂能左右之也。
周公繫小畜五爻曰三陽上進其勢正盛畜之爲難九五巽體居中而有孚處尊而富厚是其孚誠既足以感人使上下相爲維繫且身處尊位而富厚之力又足以屈羣力而爲我用若四與上在五左右有鄰之象而五之力爲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心同而力復同何三陽之不爲所畜哉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既有孚攣如是有孚乃畜名之本則衆志之

所以信從者莫非此孚誠爲之也豈獨以其富厚之力使人乎此卦象傳言以一陰畜五陽而爻辭則言在上之陽與陰合志朱熹本義因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是下三爻主陽爲陰畜而上三爻又主以上畜下之義也易理變動不居一爻各立一義如此若以全卦之理論則四爲陰柔五當合諸陽之力以制之而乃以四同巽體受其籠絡與之合志非得處畜之正道者爻雖不言凶悔而亦無吉

占則聖人言外之意亦可見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爲小人所制因戒小人不當害正而君子亦當自防也既雨謂與陰相和既處謂與陰相止載滿也婦陰柔小人之象月陰類幾望言已盛之象也疑窒礙而不通也周公繫小畜上爻曰上九雖陽爻而居巽

體對下乾爻亦爲陰類上九居畜之極是陰力已盛其力足以制陽而陽亦受制於陰陽不得不與之和是向之不雨者今陰陽和而既雨矣既與之和是陰能制陽陽至是而不得不止也所以然者以君子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耳夫陰之常分本不可以加陽今乃以陰加陽如婦之抗夫雖或得正而亦不免於危厲在君子當陰未盛尚猶可往至陰盛如月之幾望則往必受小人之害而凶矣

孔子釋上象曰。陽與陰和。而既雨既處者。豈君子之得已哉。由陽不能防之於始。毋尚其德。至於盈滿。其勢不得不與之和也。當此時而征則凶者。陰盛抗陽。動輒得咎。自然窒礙而難行矣。君子至此。豈可以妄行哉。按陰雖極盛。不得有加於陽。陽不失道。豈爲陰制。乃以陰畜陽。畜極而陰陽俱爲不利。則陰亦何利於畜陽哉。細玩上九爻辭。尙爲君子戒。亦深爲小人戒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三終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四

䷉ 兌下乾上

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爲虎。自乾之三爻視之。惟五以剛居剛。則謂五爲虎亦可。凡卦辭以爻爲主。則爻辭亦與卦同。如屯之利建侯是也。卦辭以上下體言。則爻辭與卦多不同。如卦辭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咥人是也。合六爻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陽爻居陰位謙也。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爲善。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卦兌下乾上。八卦惟兌爲至弱。惟乾爲至健。以至弱而躡於至健之後。有危道焉。故名爲履。卦辭言人之所履。雖有危機。而貴有善於處危之道也。文王繫履彖辭曰。凡人處世。當是非利害之衝。皆危機之所伏。如猛虎在

前而人躡其後為履虎尾之象。夫虎尾而履之未有不咥人者。亦甚危矣。然兌以和說為義則溫厚和平自有以戢強暴之心而免傷害之及。猶履虎尾而不咥人也。以此求進則從容而得遂其所欲為。亦何往而不亨通哉。按乾體剛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兌之和說處至危而无咎也。行於強暴則強暴服。行於患難則患難弭。然君子於此豈徒務柔媚以取容乎。亦盡其道之當然而

已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彖傳是釋履彖辭。以明處履之道也。不疚謂德稱其位。孔子釋履彖辭曰。卦之名為履者。蓋以卦之二體言之。兌為柔而乾為剛。卦體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動有危機。故名之為履也。夫人之履危鮮不見傷。乃履危而不傷者。蓋卦德說以應乾則賤

履從容恭順而不失其正。所履之善如此。將得遂其進而行無所阻。雖危而不至於危也。故卦辭繫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夫亨因以其德矣。而其所以得亨者。卦體五剛中正而履帝位。剛則有神謀雄斷之資。而中正則能善用其剛而不過。是德稱其位也。德與位稱。則無忝帝位。而其心寧至於有疚乎。夫既有其德而復有其位。以理勢應之。其功業著於四方有極光輝發越之盛者矣。有君若此。而臣

以和說應之。此其所以得亨也。按聖人釋彖既畢。又指九五之德以推廣其義。誠見履帝位者。不剛不足以制天下。不中不正。則剛而過於亢。過於察。一往不顧其所安。雖天下臣民欲和說以應之。而在我未能免愧悔之萌。則在人亦難保危疑之跡矣。高而能下。貴而益謙。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斯為可法可則。而無惡無斁於天下也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履之事以治天下也孔子釋履象曰卦象上天下澤天在上而澤居下定分不易履之象也君子以民心所欲無涯其志因以不定皆由於上下之分不辨耳故觀履之象以辨別之因其定分制為典禮使尊卑隆殺截然不紊如天居於上而不嫌於高澤居於下而不嫌於卑上下之分秩然不可踰越則民志由此而定矣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然則辨分定志豈非帝王

馭世之大權乎若使等威無辨上下無章如賈誼所言富民牆屋被文繡之美倡優下賤為貴者之飾則奢侈不已僭亂易生民志不定天下紛然欲以圖治難矣故曰禮者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此一爻是言初仕者當率其素而不可有所變易也周公繫履初爻曰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履初是賢人在下位而當方進之始不為物遷而但循其素履如是而往則不至變其初心何咎之有孔子釋初象曰初之素履而往是率其素履而不變塞其志確然有不可得而移者其守不可易其志實不可變耳是獨行一己之願而不願乎其外也此豈功名爵祿之所能動者乎按素履而往是安於貧賤之素而進足以有為者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不決安能無失其守耶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

自亂也

此一爻是言士人所履之貞而得潔身之道也坦坦幽獨守貞之象周公繫履二爻曰九二剛中在下有自守之操且無應於上則上無汲引之人蓋不得志而獨行其道者也乃居易自得此心坦坦然真所謂幽人也則得潔身之貞樂道之吉矣孔子釋二象曰幽人守貞而吉者以二秉剛中之德則有確然自守之操富貴利達不得而亂其心也豈猶情

拒物者哉。大抵坦與險不生於世而生於中之靜躁。設以聲色貨利動其心爵祿名衆紛其志則此中先亂見道必不明。信道必不篤。卽有坦者亦變而爲險矣。古之君子雖遇造次顚沛而神明晏然不爲搖惑豈非中有素定者在乎。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

志剛也。

此一爻是爲所履本無才德恃剛暴而致傷者戒也。武人爲于大君謂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周公繫履三爻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俱不足者。乃好爲自用不肯下人。本無見事之明。如眇不能視強自以爲能視本無任事之才。猶跛不能履強自以爲能履。以此作事動與禍隨猶虎在前而履其尾。必至咥人而凶也。如剛武之人本無能爲而乃爲大君以不仁而在高位。則得志肆暴是播其惡于衆也。豈能久乎。孔子釋三象曰。眇自謂能視其視能幾何哉。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自謂能履其履能幾何哉。實不足以與行也。咥人凶者由其居位不當本無和說之德則履乾必致於傷害矣。武人爲于大君者武人無剛中正之德故爲大君則肆其暴。蓋柔而志剛也。六三自用自專與說而應乎乾者相反。此其所以見傷耳。按三爲說體卦

與爻一也。卦合而言之。惟見其說以應乾。爻別而觀之。則祇見其失於中正以柔志剛而說體巻矣。爻與卦相反者是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能得此意則凡卦爻相反者不惟不相悖而且互相發明。卽此爻可以類推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此一爻是言近剛強之君者必克盡敬愼斯有得君之慶也。愬愬戒懼也。周公繫履四爻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其初本

未有吉者。幸其以剛居柔。則因危知懼。敬慎恪恭。不敢自懈。終得以安其位。而行其道。爲能愬愬戒懼而得終吉。雖履危機。而可以無害矣。孔子釋四象曰。人臣事君。惟敬謹斯能感格。所謂愬愬終吉者。以四心存敬畏。則蒞業之慮周。而危疑之意去。君得而志可行也。

按九四近至尊而處多懼之地。能以陽居陰。則剛强而以謹畏行之。所以處危懼而終獲其志。文王之小心翼翼。周公之赤舃几几。誠

千古人臣事君之極則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一爻是爲人君過恃其才者示戒也。夬履者。夬決其履。謂凡事必行無所疑礙之意。周公繫履五爻曰。九五剛中正。則有能爲之才。履帝位。則有可爲之勢。夫挾可爲之才。與可爲之勢。而下又以說應之。則更得以遂其欲爲之志。是遇事即行。無復持重却顧之意。爲夬決其履之象。縱使事皆得正。然過於自用。

亦有危道。况未必盡出於正乎。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夬履貞厲者。以九五之德。則剛中正。以位。則履帝位。位正且當。則必恃其夬之才。與夬之權。凡所措施。以爲惟吾所欲爲。而莫之能阻。然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所以雖正而亦危也。按古之帝王。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常不凜凜於自用則小之戒。乃其所以爲聖也。是故外寧則思內憂。陽盛則思陰剝。御臣下。則恐以愎諫

自用。而詘忠謀。待小民。則恐以恣意妄行。而啓衆怨。如此則久安長治。而無危厲之咎矣。若夫優柔不斷者。又當以英果濟之。此洪範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之說。不可執一而論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能盡人事。而獲天道之佑也。考。稽考也。祥。福之兆也。其旋。周旋無虧之意。周公繫履上爻曰。人事多方。其吉凶之應

有久有近。上九居履之終。則所履之事已終其祥兆當有可考。果所履者事皆盡善。周旋無虧。則得大吉矣。孔子釋上象曰。人情鮮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有一事吉而餘未必吉者。有吉之數多。或吉之數少者。元吉所最難也。若元吉而得之在上。則自始至終無少欠缺。非常之福。自天佑之。不亦大有慶乎。蓋人身之善否。實與天命相流通。故一事不備。卽致天行之沴。一時不謹。卽干上帝之和。昔之聖

王。雖履極盛之時。必兢兢自考。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愼終如其始。以迓天休之滋至。而不敢少自怠荒焉。是以萬福來同。而慶及於天下後世也哉。

䷊ 乾下坤上

卦取感通之義。詞言消長之機。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言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常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小人也。泰否之彖。歸宿皆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自易以天道明人事。泰乃吉亨之時。然九三方過中。聖人卽以爲戒。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泰極生否。聖人於三示其端。於上要其極。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若上居泰極。雖欲艱貞。已無及矣。豐卦當盛大之時。而彖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皆聖人思患預防之意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此卦乾下坤上。天地交而二氣通。故名爲泰。卦辭是言隆盛之世。小人屛跡。而君子進用也。泰。通泰也。小謂陰。大謂陽。往是退而在外。來是進而在內。文王繫泰彖辭曰。易之大分。陽爲大而陰爲小。卦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有小往大來之象。是小人在外而退聽。君子在內而用事。有此陽剛之德。而當隆盛之時。凡盡人事以合天道者。無不盡善。與治道與世道

竝隆之日也。自然吉而亨矣。按泰之時其在唐虞雍熙之世乎。極盛之世。不無小人。堯舜之四凶是也。然禹皐益稷欽堯天功不害其爲唐虞之治。故知聖明在上自能使衆正盈廷。此可見轉移世運之大權端在人君操之於上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彖傳是釋泰彖辭以發明天道人事之泰也。天地交。謂二氣絪緼。上下交謂君臣道合。陰陽以存主言。健順以作用言。孔子釋泰彖辭曰。卦名爲泰而辭繫以小往大來吉亨者則是天與地以氣交而化生萬物之氣以通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君與臣以心交而上下之志相接君明臣良。一德一心也。然泰雖開於天地成於君臣而實本於君心理欲邪正之辨。蓋乾爲陽而坤爲陰君心所存者皆陽明之善而不累於陰暗。是內陽而外陰也。君心所發者皆剛健之德而不即於委靡是內健而外順也。君之所用者君子在內而用事。小人在外而退聽。是君子在內。而小人在外也。內君子則君子濟民利物之道日長。外小人。則小人蠹國害民之道日消。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按君子小人迭相消長。小人進則君子退矣。君子進則小人亦退矣。然欲君子之進。全在上下交而志同。志苟不同。則

交以貌不交以心。人君雖欲進君子。而讒邪間之。逸欲荒之。浮論撼之。事變阻之。君子豈可得而進乎。孔子推明所由然。又在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內陽而外陰則其心內明而不外炫。內健而外順則其心內足以勝私。而外順於理。君志如此方與君子有相孚之美。而不授小人以迎合之端。是以君子常進。而小人常退也。信乎泰不在氣數而在人君之一心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此象傳是言人君當盡致泰之道也后謂元后財成謂制其過輔相謂補其不及道謂氣化自然之運宜謂事理當然之宜左右謂扶植之也孔子釋泰象曰天地之氣初交而成氣化之盛此泰之象也然在天既有其時則在人當有其事元后於是有致泰之道焉如天之道爲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道爲山

川丘陵墳衍原隰然既滯於形氣則其道未免於過也元后爲之治曆明時使分至啓閉之不差春夏秋冬之有序爲之經畫井野使城郭郊原之有制道里封疆之各定過者抑而就於中矣春生秋殺日晅雨潤爲天之宜高黍下稻淵魚藪獸爲地之宜然既任其自然則其宜未免於不及也元后爲之敎民播種灌溉使之順春秋之序以成其功漁獵薪樵使之隨土地之宜以盡其用不及者輔而

進於中矣夫爲元后者何若是之過計哉蓋天地生物而不能使之遂其生以其責付之於君則元后之財成輔相凡以爲斯民也使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各有以養其生而安其業是聖人之財成輔相乎天地正以左右斯民使民得道天地之道而宜天地之所宜耳蓋開一代之治運必在與一代之治功虞書之六府三事周禮之六官所掌皆裁成輔相之實事也然非當日君臣志同道合一德一心決不能致此極盛之治此泰交之所以不可緩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偕同類以進用而得行其道也茹根也彙類也征進也外指天下國家言周公繫泰初爻曰初九當泰時而有陽剛之德能與二陽俱進象猶拔茅其根以類而起者以此德而征行則初固足以有爲而二

陽皆足以致治。所以成輔泰之功者在是矣。不亦吉乎。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拔茅征吉者。初九與二陽並進。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進而助財成輔相之功。左右斯民之業。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也。蓋三陽皆同此志。此其所以征行而吉也。從來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業。上方合志下交。則下自連類並進。聖王在上。天下之士孰不願立於其朝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亾。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此一爻是美人臣有剛中之德。而能合乎中道也。包謂有容。馮河謂果斷。不遐遺謂不忘遠。朋亾謂無私比。尚。合也。周公繫泰二爻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而上應六五。是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其待人也恕。其處事也寬。爲能包容荒穢。且賢必進而不肖必退。利必興而弊必革。能用馮河之勇焉。雖及側陋。尚及隱微。不以遐遠而有遺。且不昵於近倖之私。不狃於便安之習而朋比。是以此四者各有中行之道。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而不斷亦非中也。忘遠非中也。泄邇亦非中也。九二惟中行。故因剛而剛。因柔而柔。或用剛而濟之以柔。或用柔而濟之以剛。皆適合乎天理之當然。人能如是。自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所以治泰者得其道矣。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包荒得尚中行者何所本哉。蓋心之蔽者則不

能察乎中。心之隘者則不能體乎中。九二之心極其光大。光則明足以有照。大則器足以有容。其得中道而主泰也。豈偶然乎。按二雖臣位。實主治泰之責者。故必有包容之量。剛斷之才。遐遠之慮。大公之懷。而均合乎天理當然不偏不倚之道。庶幾泰可常保。而國家深賴有是人耳。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此一爻是言世道盛極將衰君子當謹保泰之道也。平泰也。陂不平也。往謂小人去。復謂小人來。艱謂思慮艱難。貞謂施爲正固。恤憂也。孚謂泰極否來一定之期。食享也。際謂泰復爲否之交會。周公繫泰三爻曰。九三當泰過中而否欲來之時。蓋天地交泰固爲世道之幸。然世无安平而不險陂者。無常泰也。小往大來固爲君子之慶。然小人無常往而不反者。陰當復也。夫治亂之相因。陰陽之相勝。乃天運一定之孚信。而當憂恤者也。於此之時。惟艱難守正以處之。有戒懼之心。而無怠荒之意。人事既盡。可以无咎。由是不必憂恤乎陂往復之孚。而太平之福可長享矣。孔子釋三象曰。所謂无往不復者。以九三所處乃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機。正天地泰復爲否之交際也。挽回天運全在人事。所以當艱貞守正耳。按九三正當泰之時。吉亨之會也。而聖人諄諄告戒者。蓋一治一亂。盛衰倚

伏自然之理。惟能灼見之於先。兢兢業業。世運未陂而早防其陂。小人未復而早憂其復。如此則用力既省。而爲功實多。必俟禍患已成而後圖之。則雖竭蹶亦奚濟乎。誠保泰者不可不知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此一爻是憂小人復集而言其勢之甚易也。翩翩羣飛而下之象。不富謂不用富厚之力。鄰謂類聚。不戒謂不待告戒之辭。周公繫泰四爻曰。小人合交以害正道乃其本念。六四當泰已過中。正小往而將復之時也。羣小至是乃翩翩然來復。不待力致而其類自從。爲不富以鄰之象。且無事要約告戒而志無不孚矣。君子可不防哉。孔子釋四象曰。三陰飛翔而下。不待富厚之力而類自從者。何哉。蓋小人居下。乃其實位。今在上而據高位。則失其陰分之實。既失其實。則必憂君子之見攻。

故不戒以孚合交以害正道乃中心之素願
而何待於戒令哉君子於此誠不可少疎其
防矣蓋小人乘間伺隙以圖進用其心未嘗
須臾忘特値明盛之朝無所逞其志耳三爲
方中四已過中陰道漸長彼安得不翩然動
乎一小人倡於上衆小人附於下牽連比合
釀禍無窮有國家者可不愼於微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
行願也

此一爻是見君能虛心下賢而成致泰之功
也帝乙至尊之象歸妹下賢之象以祉謂以
此而受福祉中謂中德周公繫泰五爻曰五
爲泰主虛中而應九二之剛不以勢位自高
而謙卑以下賢如帝乙之妹至尊貴也今乃
降尊貴以下歸庶人而不以爲屈則得賢致
治以此保泰與天下之福矣非大善而吉乎
孔子釋五象曰所謂以祉元吉者何哉蓋下
賢乃人主之事而往往不克行者以不能虛

己故也今六五有柔中之德虛己以應九二
則下賢也正以行其所願耳其受祉也宜矣
按五以柔中之德任二剛中之賢君臣之間
不惟以情相合而實以道相孚人自不得而
間之矣君之任賢愈專則賢之任事愈力一
人端拱無爲而羣材效職萬方樂業天下所
蒙之祉孰非大君之福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
復于隍其命亂也

此一爻是泰極爲否而當反己自脩也隍城
下池也自邑反己之意告命謂脩正令也周
公繫泰上爻曰治道積累以成泰猶築隍土
積累以成城也上六泰極而否如城土頹圯
復反于隍之象當此之時不可用師而力爭
但當反己自治脩其紀綱政刑之命以維持
之然時勢至此雖所行皆出於正道亦不免
於羞吝以不能防之於早耳孔子釋上象曰
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實人事之所致城

復于隍者。蓋由久安長治之後。法度政令之命已亂。豈徒天運使然哉。倘能勵精奮發。以脩其政令。庶人心感動。天意可回。泰猶可保。而不致於終否也。按上以陰柔處泰極不能堅志下交。必致羣材解體。成業難支。此內憂非外患也。故不在用師以遠求。而在告命以自治。然自強別無他道。惟有進君子。退小人。使上下常交。情志常通而已。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及是時明其政刑。決壅蔽之習。而勵明作之氣。其在主心一振刷間乎。

䷊ 坤下乾上

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知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泰先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深意也。九四爻詞曰有命。即泰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理。泰變爲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爲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否泰之變皆天也。乃泰三必无咎然後食福。否四亦必无咎然後離祉。故泰之方盛。即繫艱貞之辭。否之既休。尚有其亡之戒。若以否泰相仍爲一定之數。豈聖人作易之旨哉。上經當觀否泰。乾下坤上曰泰。上下交而其志通。其斯之謂泰也。下經當觀損益。損上益下曰益。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其斯之謂益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此卦坤下乾上。乾上坤下。天地不交。故名爲否。卦辭言世運當厄。正道不行。而奸邪進用也。否。謂閉塞。匪人。謂非人道之常。文王繫否彖辭曰。坤下乾上。則天地不交。二氣閉塞而爲否。蓋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綱淪。九法斁。非復人道之常矣。此時於君子之正道。有不利焉。夫陽爲大而陰爲小。此卦乾往居外。坤

來居內。又卦變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
有大往小來之義。則是君子斂迹。小人得志
之時。豈利於君子之正道乎。按否下卽係以
匪人。匪人者致否者也。上下之情否塞不通。
皆由匪人所致。匪人用事。則必多方掌敵。使
上下否隔而後得以恣肆妄行。其意本欲傾
害君子。不知君子去而國亦隨之。則其爲害
寧獨善類蒙禍而已乎。聖人之垂戒切矣。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象傳是釋否彖辭。以明天道人事之否也。
孔子釋否彖辭曰。辭謂否之匪人。不利君子
貞。大往小來者。以造化言之。則地自爲地。而
地之氣不上交。天自爲天。而天之氣不下交。
天地不交。萬物由此屯塞而不通也。以人事
言之。上意不孚於下。下情不達於上。上下不

交。則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雖有邦與无邦同
也。其在君心。則所存者陰暗而無陽明之善。
內陰而外陽也。所發者委靡而無剛斷之才。
內柔而外剛也。所任用者。小人盈朝。而君子
在野。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惟內小人。而蠹國
害民之道日長。惟外君子。而保邦致治之道
日消也。按宋臣蘇軾有言。无邦者亡國之謂。
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
見矣。原其所以然。皆由小人用事於內。固結

其君。而盡去君子。使不得與人主相通。斯可
以奪其權。固其寵。而惟所欲爲。國安得而不
亡也。可不畏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
祿。
此象傳是言君子當無道之時。能自晦以全
身也。儉謂收斂。辟謂避禍。孔子釋否象曰。天
地不交。二氣閉塞。正否之象。爲小人得志之
時。君子遭此。可不思所以自全乎。於是韜光

斂迹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使名譽不彰而人不得榮之以祿焉不然聲光外見則人皆得物色之爵祿之來禍患之招也其可輕身以就之哉先儒言致否者匪人也否甚其否者君子之貞也東漢黨錮之獄熙寧正士之竄皆緣矜尚名節太過激成清流之害而世道遂至於阽危所以君子收斂其德不形於外非止爲一身免禍而天下實陰受其福此其異於常人而終有亨否之用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此一爻是訓小人變邪從正成善行以孚人心也周公繫否初爻曰初與二陰連類並進有拔茅連茹以其彙之象此時在小人之勢已不可遏而小人之心尚或可回蓋人溺於惡則惡反於善則善祇在此心一轉移之間耳初之惡未形而猶易變使變妨賢害國之意而爲薦賢利國之謀則德孚於人行无不得自吉亨而爲君子之徒矣世道不遂入於否矣蒼生猶得享其福此處否之貞道也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拔茅貞吉者蓋君子之志常在於君若小人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今變而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所爲皆出於正自不慮及於私而爲一身一家之計矣蓋君子小人本無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則爲君子不正則爲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而易於從善故聖人以正勉之爲小人謀即所以爲君子謀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不傷善類則獲福君子守正則道亨也包謂包容承謂承順否即儉德避難之意周公繫否二爻曰六二陰柔本有傷善之志而因其所處中正未忘好善之良小人中之君子也爲能包容承順不縱其毒

於君子。此在小人。可陰受君子之賜而得吉。而在大人。則彼雖包承乎我。而我不可從入於彼。惟安守其否。則身雖困而道自亨矣。孔子釋二象曰。辭謂大人。否亨者。蓋君子小人。本不可與共事。今小人雖包承乎君子。而君子斷不枉道以入小人之羣。所以安守其分而道亨耳。苟一失其身。安得亨哉。蓋處否之時。君子固不可涇渭太分。激成小人之禍。亦豈可因卑躬厚貌。遽受彼之籠絡。遂至咎己以徇之乎。孔子之待陽虎。孟子之處王驩。可謂合乎大人之道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見小人傷善而未能也。包謂包藏。羞謂可恥之事。周公繫否三爻曰。六三以陰居陽。小人有勢位而欲害君子。然不中不正而短於才。是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者。然彼雖小人。其傷善之心。亦必自知其羞而有所不安。但才不足以成其謀。徒包蓄在心而不能發。爲包羞之象。亦可見小人之無良矣。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以包羞者。由三以陰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短於才。是以志於傷善而未能。君子亦幸而免耳。否則鮮有不爲其所傷者矣。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然君子出之於正。則以蔽賢竊位爲終身之慚。小人發之於邪。則以不能傷善爲生平之恥。當其不得有爲。蓄憤於中。及一旦據得爲之地。卒羣小之有才者以佐之。必將無所顧忌。誅鋤善類以快其心。爲人君者可不洞察而預制之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此一爻是言否極有轉泰之機。能盡其當爲之道。則善類皆可得亨也。有命。謂天有開泰之命。疇。謂同類。三陽。離。附麗也。祉。福祉也。周公繫否四爻曰。九四當否已過中。在時將濟。是天有轉否爲泰之命矣。然非處之有道。則善類亦無由而蒙福。九四以陽居陰。其德不

極其剛。凡所措施皆盡善而不爲已甚。而人事又无咎焉。此豈獨九四之福哉。凡同類之君子皆得麗之獲祉矣。孔子釋四象曰。人孰無休否之志。所患天時未至人事未脩耳。今天有其時而人有其事。則道與時合。可以盡展生平之蘊。轉否爲泰之志不已得行乎。疇類之獲福。從可知矣。按否泰雖由氣化之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所係尤重。未有人事失而天命降康。亦未有人事得而天命降亂者也。唐臣李泌告君曰。凡人皆可言命。獨君相不言命。君相而言命則政教爲無權矣。苟能審察時變。用人行政。一專力於其所當爲。則人謀既臧。天休自至。彼遇變不省。諉諸氣數之厄者。何不思之甚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此一爻是言君有開泰之功。而又當時凜兢惕也。休否。謂息其否。大人。謂有德位之君。繫

束縛也。苞桑。叢生之桑。周公繫否五爻曰。否至於五。乃否將盡之時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爲能撥亂世而反之正。以休息天下之否。此惟德位兼隆之大人乃能當此而吉也。然禍亂每生於所忽。又當常存戒懼。時切危亡之慮。所以制治者無不至。防亂者無不周。苟能常懼其亡。則不至於亡。斯國祚永固有如苞桑之繫矣。孔子釋五象曰。休時之否非有德而秉權者不能。九五德位兼隆。則既具休否之資。而又有休否之勢矣。乃所以吉也。自古理亂所由分。不出敬怠二者。心苟儆戒。雖已治已安。卽見危亡之勢。心苟兢業。雖未定未靖。自具昌熾之基。蓋危亡者所以安存也。常以危亡爲念。則用賢不貳。去邪不疑。興利必力。除害必勇。尚何禍亂之不可戡定。而福祚之不可永膺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此一爻是言上九之才能撥亂爲治也。傾。謂

傾而盡去之也周公繫否上爻曰否極有復泰之勢陽剛有可爲之才故能拯濟時艱而乾坤於再造傾其否而盡去之夫未傾之時爲否既傾之後則撥亂反治不且爲世道喜乎孔子釋上象曰時非否極雖陽剛英武之才不能盡傾其否惟當否之終則時有可傾之會而陽剛又有能傾之才盡人事以挽天運正在此時何可使其長否也按上九與九五雖皆轉否爲泰而有難易之不同九五休

否當否之時而休之猶似有漸其爲力也難上九傾否在否之極而傾之更無不盡其爲力也易然非大人兢兢於其亾之戒豈能有否終之喜先否後喜其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歟

䷌ 離下 乾上

同人六二一爻居中得正上應九五之乾是卦之得名本由乎二而爻辭之吝異於卦辭之亨者蓋同人之道貴以大公至正通天下之志不可稍有偏係統一卦而論則有乾行之德而其同人出於公故亨就一爻而言則有偏比之情而其同人出於私故吝此卦爻之各有取義也六爻初未有私主遂獲无咎上居外無應僅能无悔以出門可進於大同而於郊則失所同也至二之於五本爲正應一有所係則成於宗之吝是所應得正者尚無所容其比昵之私況原非正應強欲求同其弗克有濟也必矣三之以伏戎何敵而不

能行四之以乘墉止攻而反得吉此又爲失正求同者著戒也若夫九五同人其先也中直無回如大師之相克其後也同心無間致正應之允諧六二雖得位居中使非九五之剛毅不惑克去羣邪何由遂明良喜起之遇乎故象曰應乾臣道也又曰乾行君德也正以文明柔順之臣必得剛健獨斷之主始能堂廉合德吁咈相成而臻天下一家之盛治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此卦離下乾上以離遇乾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二五相應其德同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其情同故名爲同人卦辭言同於人者當大公無私而貴合於君子之正道也涉大川謂可以涉險文王繫同人彖辭曰凡人不能無所同但恐所同之不廣所同不廣則爲私同而非大同也同人于野則曠遠而無私如處一家一鄉則大同乎一家一鄉之人處一國天下則大同乎一國天下之人皆大同也所同無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何求不遂何往不濟凡事皆亨雖事之大而難者如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非合於君子之正道亦不得爲大同也夫君子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合於君子之貞乃爲于野之公而亨且利涉耳宋歐陽脩論君子小人之朋謂小人

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甚矣脩之言有合於同人之義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此彖傳是釋同人彖辭以明其所以得同之道也柔謂六二乾謂九五得位得中謂六二得中正之道也同人曰三字衍文孔子釋同人彖辭曰卦名爲同人者蓋以卦體六二得位而正得中而中以柔中正之德應五剛中正之君上下以中正相應故曰同人也辭謂同人于野亨而利涉大川者何哉卦體以乾行而利涉蓋乾之力甚大凡義理之所在勇

於必爲而無一毫懦怯之意。則亨不待言矣。又曰利君子貞者。卦德文明以健。文明則能燭乎正理。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行乎正理。而盡大同之道。卦體中正而應。是在己既正而無私。所應亦正而無私也。此皆君子之正道也。夫天下之理。正而已矣。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是君子之所同者。乃天下人心之公理也。既得乎天下人心之公理。自有以通天下之志。而亨利涉矣。自古至治之世。一道同

風。夫人各一心。而可以使無弗同者。惟此中正之理而已。是故君子以中正撤天下之畛。即以中正峻天下之防。撤其畛於人。無不可同。而中正者必期於相遇。峻其防於人。有所不苟同。而不中不正者不能以强合。然卦之二五。既以中正相應於上。則天下不中不正者。自皆返於中正。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則峻天下之防者。正所以撤天下之畛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此象傳是言君子審異致同之事也。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孔子釋同人象曰。此卦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相同。故爲同人。然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若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得其同矣。君子以爲天下之不同者莫如族。於是因其族而類之。如六德者均爲諸侯。三德者均爲大夫。功之大者同於開國。功之小者同於承家。士農工商各業其業。而不

相混。府史胥徒各事其事。而無相紊。內有昭穆之辨。外有尊卑之等。如是則族得其類矣。天下之不同者莫如物。於是因物而辨之。如朝廷之上。則五瑞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儀親疏之際。則三年期年大功小功之服色。律呂陰陽不同。而同於正五音。璿璣玉衡不同。而同於齊七政。菽粟之類同歸於養生。藥石之類同歸於衛生。律度量衡之必一。章服器用之不差。如是則物得其辨矣。按卦取大同之

義而象則言類族辨物者蓋致同全在於審異故法乾覆之無私離明之有別以類聚而辨析之俾族類分別而不至於紊此正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者因其不同以爲同耳若如異端之說必欲比而一之則是非雜糅大小混淆則必至於亂矣烏能使之同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此一爻是言同人無私而不失於偏黨也于門謂于門外也周公繫同人初爻曰初九當

同人之初以剛在下則在己非有私交上無係應則在人又無私與爲同人于門之象如是則無所私而不失於偏黨可以无咎矣孔子釋初象曰初九之同人于門是出門而同人也出門則在外在外則公之於天下而無私暱之偏誰得而咎之乎按出門同人諸爻皆然特於初首發其義蓋人並生天地間自其異者觀之一身之內多其障礙安所謂同者乎自其同者觀之則六合之廣廓然大公安所謂異者乎周公曰于門不欲使人自域於門內也夫子曰出門直不欲使人存一門內之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此一爻是見同人當大公而不可有所私也宗黨也周公繫同人二爻曰同人貴無私係六二雖中且正然既有應于上則有所係矣既有所係則情必偏向而於大同之道有違所感者私而所應者狹如同人于宗者然其

致吝也必矣孔子釋二象曰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惟合己者是與而無至公之心則其道爲已狹矣蓋不能大同而專於私繫乃吝之道也蓋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而惟一出於大公非獨不可少徇於私亦且不可過泥於理二五本爲正應稍有偏向猶不免吝況其他乎人君得此意以爲治賞不遺於仇讐罰不貸於貴暱值言雖逆耳而必聽諛言雖愜志而必黜庶幾大道無私之義

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此一爻是爲妄於求同者戒。見其勢而無功也。戎。謂兵。莽。草莽也。周公繫同人三爻曰。九三剛而不中。上無正應。欲奪二而與之同。然九五在上。九三懼九五之見攻。不敢顯發。而設戎以備之。象爲伏兵戎於草莽之中。而升高陵以窺伺者。然義既不正。勢復不敵。雖攻

之既久而不合。徒三歲不興。亦何所施其力哉。孔子釋三象曰。所謂伏戎于莽者。三非攻二。所敵者乃五之剛正。故畏憚而伏戎以備之也。至三歲不興。則事終不諧。而向之設備以求同者。安所行乎。徒取不知量之羞耳。蓋天下同所當同。則遇而有功。同所不當同。則勢而罔益。不量其理與勢而妄求之。雖同人爲至易至簡之事。而亦有不可行者。故曰。易必知險。簡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涉世也。

夫。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此一爻是爲妄同於人者。諷而美其終能改過也。乘。謂升。墉。謂城墉。則。法則也。周公繫同人四爻曰。九四剛不中正而無應。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九三所隔。於是隔三以攻之。爲乘墉以攻之象。幸居柔能自反。於理見其不可攻而弗之攻焉。爲能改過而得吉矣。孔子釋

四象曰。九四既乘墉以攻二。四豈不足於力者哉。知二爲五之正應。以義斷之。不可攻而弗攻耳。既弗克攻。何以爲吉。蓋四若欲恃力以攻二。二未必得。禍且不免。今乃能以義斷困心衡慮而反於法則。是不但改過而且能自反者。此與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有異矣。見義能徙。誠人情之所難。其得吉也不亦宜乎。按此卦二五爲正應。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然三之伏戎已

見爭奪之形。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三之不興畏勢之不能敵而止。四之弗克則深知義之不可攻自反而退矣。昔晉納捷菑于邾。邾人辭以貜且長。趙盾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弗爾克也。遂舉兵而去之。春秋予焉。即周公取四弗克攻之義也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此一爻是言君臣致同之道由人君能剛毅

自斷故始雖阻而終必合也。號咷。謂悲。笑。謂喜。克。謂勝。遇。謂遇二也。周公繫同人五爻曰。九五與二。中正相應。本同者也。而為三四所隔則失其同矣。其始不得與二合。失其所同而悲。終之得與二遇。遂其所同而喜。為先號咷而後笑之象。然五之得與二遇者。豈偶然哉。賢之用舍在乎君心。使君心稍有不斷則二終不可得而遇矣。惟在君心剛毅獨斷。如大師焉則得克去小人。而與君子相遇矣。孔子釋五象曰。同人之先號後笑者。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其理本直也。大師相遇。以邪正無並立之勢。三四不克則二五終睽。言必克去三四然後能與二相遇也。按六二以柔中正而應五之剛中正。本同心相應者也。自為三四所隔而不得其同。然二柔正而三四剛强。柔正者易遠。剛强者難去。必然之勢也。惟人君見之極明。行之極斷。而不牽於庸衆人之議。夫然後得

與二遇。而明良交會。上下同孚。否則思之非不切。念之非不殷。一為物所間。遂終於睽隔而不得同矣。然則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剛斷者其用賢之本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此一爻是言孤介之士。一無所同也。郊。謂曠遠之地。周公繫同人上爻曰。上九居外無應。物莫與交。是其孤介特立。煢然自守。而無與相同者。為同人于郊之象。然物莫與同。如二

之私係三四五之相爭皆得免焉而可以无悔矣孔子釋上象曰卦謂之同必有所同而後可爲志得今同人于郊是蕭然寂寞之士出于世外一無所同是同人之志未得也蓋至人以萬物爲一體未有自外於斯人之徒者特以所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可一槩而論禹稷之饑溺顏子之閉戶夫固各行其是也爻言无悔以其不與人同害之象言志未得又以其不能同人病之義殆互相發明耳

䷍ 乾下離上

大有取居尊得衆之義六五一陰在上五陽從之所有者大故曰大有然而成其有之大者實本於元后之德君德不剛不足以制事而過剛則失之嚴不明不足以燭理而過明或失之察必離明乾健順時而運乃能制作盡善治化大行是德以全乎其勢也彖故以元亨予之又欲萬世君臣膺豐亨豫大之慶凜持盈保泰之修是以諸爻多戒詞焉初則惕以克艱二則勤以任重三則勸獻納之忠嚴小人之辨四則明分義之大抑僭偪之嫌所以儆夫臣者至矣五必誠孚於下交威飭乎无備上必尊賢而不居其有行順而昭格於天所以儆夫君者至矣君臣各有當盡之道而操用人行政之權辨是非邪正之實其道又專屬乎君故當大有之朝含畜甚衆小人雖未即爲君子之害而剛明之主慮切履霜不第天秩天敘昭典禮之雍容尤以天命天討嚴賢奸之進退此大象所爲以遏惡揚善著應天時行之實歟

大有元亨

此卦乾下離上離居乾上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故名爲大有卦辭言人君當大有之世德足以致治則治化四達而元亨也文王繫大有彖辭曰卦象火在天上萬國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所有爲至大也人主撫有天下誠出其明健之德以運治則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天下之民各得其所海宇有熙皡之風國家有苞桑之固大有之業可以保之而無虞矣豈不大善而亨乎按大有之世天下一統治化四訖雖致有實本於德而惟德爲能治有豈非王業之盛必由於王道之隆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彖傳是釋大有彖辭以明人君德足以治有而致治化之盛也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應天指六五而言孔子釋大有彖辭曰卦之名爲大有者蓋以卦辭六五一陰居尊而有大中之道當大有之時而居尊位則中亦非尋常之中而爲大中也惟大中而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爲六五一陰所有也故彖辭繫之曰大有大有何以元亨以其德實有以致亨耳剛健則能勝私文明則能燭理故得天位而行天道則天敘有典而惇之以時天秩有禮而庸之以時天命有德而章之以時天討有罪而刑之以時洵乎大善而亨也按大有之所以亨者不以勢而以德蓋德之體則剛健文明德之用則應天時行盡善盡美如此是以能成大一統之治耳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此象傳是言君子治有之事也遏謂遏而絕之揚謂揚而顯之也孔子釋大有象曰卦體上離下乾有火在天上之象蓋火雖明者在

下則明有所蔽而不能以及遠今在天上則天下萬物皆在所照之中故爲大有然所有既大而無以治之其間保無黨孽之萌乎故君子於惡者小則鞭朴之大則刑罰之而惡者遏矣其於善者小則奬勸之大則爵賞之而善者揚矣夫君子所以遏人之惡而揚人之善者豈以一己之私哉蓋天命本無惡故五刑五用天所以討有罪也則奉天命以遏之天命本善故五服五章天所以命有德也則

奉天命以揚之。遏其所本無而揚其所固有。正以順天休美之命耳。蓋以賞罰二者人君統御天下之大權。亦轉移人心之大用。君道既貴能明。又貴能斷。然後可以法天爲治而享大有之盛也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一爻是言處盛滿之時而能盡其道也。交。涉也。周公繫大有初爻曰。初九當大有之時。

以陽居下。則剛有守而好大之志不萌。上無係應。則私未感而有爲之氣方銳。是未涉乎驕奢之害。本匪有咎者。然或以爲无咎而以易心處之。未必終於无咎也。蓋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既驕且侈。鮮不及矣。故必持盈守滿。而艱難以處之。然後可以无咎耳。孔子釋初象曰。所有既大。似有涉害之理。今以大有之初。而以九居之。則剛毅之德。足以有守。是以得免於害耳。甚矣。處有者之當愼也。蓋聖人作易。教人以戒謹恐懼之學。無有以爲易而可忽者。故雖天下至易之事。亦必以至難之心處之。庶幾時時克念。不至以侈肆取咎也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才德之大。而能當重任也。剛中在下。故爲大車。得應乎上。故爲以載。周公繫大有二爻曰。人臣遇君。非才德無以致

用。非柄用無以見能。九二剛中在下。而得應乎上。是才德獨茂。而爲君所委任者。爲大車以載之象。則既有是德。而又得是君。如是往而任天下之事。自能成功而免責矣。无咎之道也。孔子釋二象曰。所謂大車以載者。豈徒負載之多乎。以其有積中之實德。足以任重而不致於敗事也。按二剛健居中而應五。才德兼隆。得君行道。乃僅得无咎。僅得不敗。而不曰吉亨者。以見處大有之難。而人臣任事

之不易也。古之當此者。伊傅周召其人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此一爻。是美公侯之君子以勸忠。而戒公侯之小人以垂訓也。亨。謂朝獻也。周公繫大有三爻曰。九三居下之上。有剛正之德。公侯之賢者也。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以下之。是以公而朝獻於天子。或先事而爲治有之規。或後事而陳保有之道。竭其所有以爲貢獻。而被晉接之榮。爲用亨于天子之象。夫三爲人君所賢而得朝獻於君者。以有剛正之德也。若公侯中之小人。則無剛正之德。不能如九三之用亨矣。孔子釋三象曰。公之用亨于天子者。以君子則有嘉謨嘉猷之告。論思獻納之誠。故能用亨于天子。若小人則貢諛容悅。惑君志而禍國家。必至于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而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

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至民衆財豐。則反恃其富强而益爲不順。故聖人於君子小人之防。嚴爲分別如此。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此一爻。是爲人臣處極盛之時而訓之以自全之道也。彭。盛貌。晢。明也。周公繫大有四爻曰。大臣當極盛之時。不可無善全之識。九四以剛而近柔中之君。權勢旣盛。似有僭偪之嫌。幸其處柔而能深自抑損。權重而不以權自恣。勢盛而不以勢自矜。是盛而不敢極其盛。爲匪其彭之象。如是可免於咎矣。孔子釋四象曰。所謂匪其彭无咎者。四之所處。已挾震主之威。今乃得免於咎者。深知君尊臣卑之義。滿盈益謙之理。由明辨之晢而能然耳。使明或稍昧。矜功挾權。以陵轢其上。能無凶乎。爲大臣者。不可不知此義也。蓋人臣位高權隆。苟非於利害之幾。盈謙之理。辨之甚晢。鮮有不侈然自大。以至凶於家。害於國者。此在

爲臣者固不可不戒。而人君亦當深思豫防使上下無相偪之嫌。如漢光武不令功臣預政。宋藝祖之解諸將兵權。則抑損之正所以保全之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此一爻是明君道當恩威並用。始能保其所有也。孚謂以誠任人。交如謂人以誠歸我。周公繫大有五爻曰。六五當大有之世。虛己以應九二之賢。是上以誠信孚於下也。上孚於下則下孚於上。由是上下歸之。爲厥孚交如之象。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故又當濟之以威。使恩威兼盡。可以保其所有而不墜則吉也。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厥孚交如者。蓋上下皆有孚信之志。而推原其本。惟六五在上之孚信有以發之。故能使上下之交孚耳。所謂威如之吉者。以君道太柔則人將玩易而無畏備之心。以威濟之。則寬厚之中。仍有剛制

之用。庶上下交孚而無慢易之失也。大抵帝王之治。恩威並濟。漢史臣贊宣帝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此是以見帝王之所尚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一爻是明尚賢致治而蒙天祐也。周公繫大有上爻曰。上九當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信之極篤。而用之極專。其謙退如此。是以滿而不溢。合乎天而自天祐之也。既得天祐。則吉無不利。而得以享其大有之慶矣。孔子釋上爻曰。大有在上而得吉者。豈倖致與。蓋賢者天之所生。惟尚賢之盛德有以格天。故能合於天而得天之眷祐也。天豈私祐上九者哉。按大有之世。萬國皆已來王。四海皆已無虞。正當盈滿之時。人主處此。必至以泰寧自負。而來簡賢慢士之失者。今乃能尚賢如此。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極則也。

此爻所以獨盡善其辭歟。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四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五

䷎ 艮下坤上

謙取退讓之義。以山之高而遜居於地之下。能自卑而不居其盈。其象謙。聖人言君子立德立功於待身接物之間。伐施盡化。恭讓交孚。斯无往不亨。而身名俱泰。故以亨而有終予之。且謂君子德以謙著。天下莫能掩其光。望以謙崇。羣品莫能加其上。由其秉心抑畏。盡人道而合德於天地。乃爲君子之終。而非

以退爲進。以屈爲伸者。所可擬也。故合六爻觀之。初之善下。二之有聞。三之不有其功。四之撝不違則。五之不挾富有而得衆。上六之不驁遠畧而治私。可以濟險難。可以宣義問。可以讓大美。可以輯臣鄰。可以用征伐。爲下。則罔以寵利居成功。爲上。則不以崇貴驕天下。宜其無往而不與吉應也。至九三一爻。勞而能謙。天下既仰其豐功。又高其雅量。象曰。君子有終。爻辭亦不復易。葢乾三君子。歲夕惕

之修。坤三有終。具含章之美。皆爲謙三之所兼有。孔子特以萬民服歸之。所以深著其忘矜伐戒滿假。允符乎好謙之人道也。故象曰君子有終。爻亦曰君子有終也。聖人觀象繫辭之旨。不大可見哉。

謙亨。君子有終。

此卦艮下坤上。卦德止內順外。是心不肆而行不驕。卦象山高地卑。是以至高而屈於至卑。皆有而不居之義。故名爲謙。卦辭言謙爲

人之美德。人能謙則所行無不得也。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文王繫謙彖辭曰。謙者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內則其心收斂而不矜。外則卑以下人而不亢。如是則行無不得。動無所阻自無不亨。其先也不敢自居。其有雖似屈。其究也不能沒其所有而必伸。此君子之道。爲有終也。按易六十四卦。皆多危懼之辭。卽乾坤尚所不免。獨繫謙彖爻。無不吉亨者。蓋海

惟善下。爲百谷之王。人惟能謙。爲衆祥之本。書云滿招損謙受益。詩云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卽亨而有終之謂乎。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彖傳是釋謙彖辭。明天地之道。以謙而亨。而造化人事。俱不外乎謙道也。光明謂化育

光顯。上行謂承天時行。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孔子釋謙彖辭曰。卦之名爲謙而得亨者。蓋謙道至大。雖天地有不能違者。天雖居上。而其氣常下降。以濟萬物。故氣一噓而萬物以生。氣一縮而萬物以成。其道之光明爲何如。是下濟爲謙而光明則亨矣。地道至卑而能承天時行。以上配乎乾。故物之生雖出於天。不得地以承之。則生物之功不終。物之成雖主於天。不得地以承之。則成物之功不

遂。其道之上行。爲何如是卑爲謙。而上行則
亨矣。天地以謙而亨。則人之謙而必亨。不待
言矣。試博舉而歷觀之。如在天道。日中而昃。
月盈而蝕。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是虧盈而益
謙也。如在地道。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
流注而益增。是變盈而流謙也。如鬼神於人
物。在人則貪滿者多禍。守約者多福。在物則
茂盛者漸至於衰謝。凋落者更見其發生。是
害盈而福謙也。至於人之好惡。則更有可見

者。其盈滿者。必爲人之所惡。其謙下者。必爲
人之所好。在人豈有心於好惡哉。亦在己者
有以感召其好惡耳。故居尊位而謙。則爲人
道所好。德因謙而益顯。居卑位而謙。亦爲人
道所好。而人亦莫能過。此皆君子有終之道
也。按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探其迹之可見者
言之。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以
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
則脩吾人事而已。志自滿。九族乃離。德日新

萬邦惟懷。人心之所順。則天地鬼神亦豈能
外是也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此象傳。是言君子治世使平之象也。裒謂損。
益謂增。孔子釋謙象曰。此卦地中有山。是地
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有謙之象。君子法之
以處世。不可以自高而卑人。故有持平之道
焉。蓋自高之見。常患有餘。自卑之情。常患不
足。惟裒損其矜高之多。而謙以持己。曾益其

謙下之寡。而卑以下人。稱量於人己之間。而
適符其當。輕重之等。則施於人己者。自得
其平矣。按古之帝王。皆有謙德。如堯之允恭
克讓。舜之溫恭允塞。禹之不自滿假。皆此意
也。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
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斯深得乎裒益之道者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
以自牧也。

此一爻是見謙德之能濟險也。牧養也。周公繫謙初爻曰。初六以柔處下。深自抑損。絕無矜才衒能之意。此乃謙之獨至。謙而又謙。君子之行也。本此謙謙之道。用以濟險。如涉大川之艱。亦獲衆心之順助。而得吉。況平居乎。孔子釋初象曰。所謂謙謙之君子者。非矯飾而然也。夫居己於高。居人於卑者。人之常情。初六以卑下之道自養。而不敢有上人之意。蓋蓄於素者。咸退遜之心。斯發於外者。皆謙

抑之度。所以成其爲謙謙之君子耳。斯豈致功於旦夕者所可幾歟。按涉川爲最險之事。而屬之謙謙君子者。蓋弘濟時艱。必非矜己凌物。一往用壯之士所能勝任也。我心果能深自抑損。退然處下。則世雖有桀驁難馴之人。見之必且意蓋消沮。縮伏而不敢動矣。有何險之不化爲平。而禍之不轉爲福也耶。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此一爻是見謙德之盛而得其正也。鳴謂聲聞。周公繫謙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有謙之資。而又得乎謙之道。由是積中著外。謙而有聲聞矣。此非違道以干譽。乃理之所當然而得其正也。由是人皆知之。則志行乎而名譽著。上可以得君。下可以得民。何往而非吉乎。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謙。推原其心。初非欲求聞於外也。乃中心所自得耳。然有是德積於中。則必有是名聞於外。斯豈外襲者哉。朱熹有言。太虛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

此心體之本然也。能知此意。則禹稷之功名。周公之制作。皆我分內當爲之事。何所用其矜伐。然有意爲謙。反失之矣。六二中正。適得於心體之本然。其鳴謙也。夫豈以聲音笑貌爲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此一爻是見大臣有功能謙。而長保其盛也。勞謂勤勞。周公繫謙三爻曰。凡爲大臣者。皆

思建功於天下而恒不能以謙自處。九三以一陽居下之上而為上下所歸是當位任之隆德盛業著而有功勞於天下者也。乃三不自居其勞而退處於謙則不矜而天下莫與爭能。不伐而天下莫與爭功。自能有終而吉矣。孔子釋三象曰。謙固人之所難若有功勞而能謙則尤為人之所難。今九三勞而能謙。則豈功有以答天下之心而雅量有以洽人心之好。此萬民之所以咸服也。按繫辭于謙

九三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惟德厚之至故不自覺其功之盛。自古有功之臣令終者鮮皆由器小易盈恃功驕恣所致。故謙則終吉不謙則終凶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繫辭又曰。致恭以存其位。雖貴之貴勉之也夫。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此一爻是見大臣之能謙而合乎道也。撝謂發揮。周公繫謙四爻曰。六四柔而得正。居上而能自下。如是則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在邦在家無所往而不利。固已見其謙矣。然四居九三功臣之上功不及而位過之。故當本謙德之已形凡見於辭氣容貌之際者一一發揮以示不敢自安於九三之上。如此則為之上者嘉其謙而為之下者服其謙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无不利而撝謙者得無疑撝謙之或過乎。不知四居九三功臣之上推賢讓能道理自當如此。是四之撝謙乃適合乎謙

之則也。豈為過乎。蓋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此一个臣之無他技而天下之有技彥聖無不在其休休有容之中也。六四與九三不惟無相忌之嫌而且有相讓之美。三代而下若周勃之於陳平。盧懷慎之於姚崇。其猶有此風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此一爻是見居尊能謙而得人心之用也。鄰

衆也。周公繫謙五爻曰。人君馭下。雖有崇高之位。不可無謙德以臨之。六五以柔居尊。是在上而能謙者。居尊而謙。則從之者必衆。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夫六五之謙以臨下。則在下宜無不服矣。而設有未服者。不可已也。蓋六五既得衆心之歸。卽用之侵伐。以誅暴而去惡。何不利之有。然居上能謙。何事不可爲者。不但利用侵伐也。卽用之他事而亦無不利矣。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利用侵伐者。

豈觀兵以黷武哉。以其寔頑之寇。强暴之敵。負固不服而征之耳。非得已而不已也。從來兵凶戰危。聖王不得已而用之。此爻以征伐爲利者。蓋師出無名謂之黷武。師加不道謂之義兵。爲君者能用謙德綏諸侯。而不以力征天下。則師之所至。有若時雨。始雖崛强跋扈。終未有不帖然馴伏者。舜舞干而格有苗。文因壘而降崇虎。其明証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此一爻是美其謙德而惜其限於才位也。邑國謂己之私邑。周公繫謙上爻曰。上六謙德著聞。爲人心所樂與。則協力同心。卽用謙以行師。而亦無不利矣。但質柔無位。則才既患其不足。而力又不能以有餘。是師之所行。但可征己所治之邑國。而不能以及遠也。孔子釋上象曰。上六謙德著聞。宜乎人無不歸矣。以其質柔則不足於才。無位則不足於力。故

志猶未得而至於行師也。雖可用行師。亦不過足以治其私邑而已。然豈不足於謙德者哉。按謙之功用。不特可以處常。而正可以濟變。觀初之用涉大川。五之利用侵伐。上之利用行師。可見謙道非徒一於卑巽。而用武尤深戒夫振矜。人主臨事應變。而能以不驕不亢之德行之。則亦安往而不如意哉。

䷏ 坤下震上

豫取和樂之義。所以致和樂者。由九四一陽

統衆陰其志得行而卦德又順理以動故也然豫有二義卦之豫乃萬方和樂之徵雖建侯行師而亦利爻之豫率一己晏安之事有吉凶悔吝之不同天下之豫不可无而一身之豫不可有若初恃應而鳴其得意則凶三援勢而溺於久安則悔五處尊位耽樂而致疾上居動體縱極而始渝此皆過於逸樂者也卽四能造天下之豫恐其治定之後疑忌易生故又勉之以開誠布公合聚同德相與

共保其豫焉但在本爻有說安天下之志而在五爻涉攬權偪上之嫌又易之因爻起義者也惟介石之二中正自守無欲而靜絕耽戀之私炳幾先之哲自能行與吉會非諸爻之所及也至於三之悔上之渝皆有可以遷吉之機聖人亟開以自新之路惟恐其以佚欲終其垂戒之意切矣

豫利建侯行師

此卦坤下震上有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之義故名爲豫卦辭言處豫者能合人心則大事無不可爲也建侯謂立君行師謂命將文王繫豫彖辭曰有天下者至於豫此非常之遇而大有爲之時也蓋天下事以得人心爲本使人心未得而妄有作爲鮮克濟矣當豫之時爲衆歸誠一人悅豫所謂樂以天下者也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以之建侯則統馭有方而無强梁跋扈之患以之行師則大權在握而有除殘伐暴之威則其於他事亦無不利

可知矣按比卦象曰建萬國親諸侯師卦象曰容民畜衆而豫之象辭兼此二者雖皆得坤之順然師比遇坎猶有險難若豫則四方底定六服永清固非同屯之不寧而建侯謙之不服而侵伐也人主處此倘以時際宴安粉飾至治甚而濫加封爵賞非其功廣啓兵端罰非其罪豈保大定功之善術哉惟深思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則久安長治永永無疆已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豫彖辭。極言豫之時義爲大也。剛指九四。應是上下人心應之。志行是九四之志得行。不過以晷刻言。不忒以節候言。孔子釋豫彖辭曰。卦之得名爲豫。豈偶然哉。蓋人心不應。則吾志不行。而所動不順。則人心不應。今卦體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大臣負天下之望。朝野悅服。而吾志得行矣。卦德坤順震動。是主豫者順理而動。隨事得宜。而人心協應矣。故其卦名曰豫。然是順以動也。豈惟人事爲然。從來天人感應。無非一理。將見上而陰陽合其度。下而剛柔適其宜。人心和樂。而天地以和樂應之。亦如我之順動而不違矣。何況建侯行師。尤人和之可驗者乎。由此推之。彼氣機之通復。天地之動也。而順其

常運。則日月往來。晷景長短。無過差也。四時代謝。分至啓閉。無愆忒也。而天地不外乎順動矣。彼政教之張弛。聖人之動也。而順其常道。則獄訟衰息。民志大畏。無繁刑也。勝殘去殺。人道化成。無怙惡也。而聖人不外乎順動矣。則是豫順以動。天地聖人。且不能違。其爲時義。不誠大哉。自豫以後。凡十二卦。豫隨遯旅姤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隨卦體贊之。蓋未有有時而無義。有義而無用者。所以皆謂之大哉。以見其贊嘆之無盡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此象傳是言先王法豫之道也。殷盛也。孔子釋豫象曰。雷始伏聲於地。鬱而未舒。今出地而作聲。鼓天地之太和。暢萬物之生意。和之至。豫之象也。先王法此。宣之以聲。而宮商律呂之俱諧。飾之以容。而羽旄干戚之備具。筐

徒美觀聽已哉。凡以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德蘊之爲精微之韺發之爲謨烈之隆。唯樂能昭明而崇顯之。至其用之極盛。而後以加者莫大乎祀。冬至祭天於圜丘。而配以祖。季秋享帝於明堂。而配以考。大合衆樂。備極九變。達仁人孝子之誠。展薦德歌功之志。而天祖無不來格。樂之洽神人和上下如此。先王法豫之功。何其至哉。昔儒有言。觀上天下澤而禮定於履。觀雷出地奮。而樂作於豫。然禮

猶可因時制宜。而樂之作。必在治定功成。人心和悅之後。人主當深思豫之爲象。而精求作樂之本。豈可徒事於聲音文貌之間哉。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此一爻。是言附勢之小人自取凶咎也。窮謂滿極。周公係豫初爻曰。自古小人所以自取敗亡者。豈有他哉。惟知勢位之可恃。而不識盈滿之爲憂。初六以陰柔小人。上應九四之強援。乘時肆志。悅樂之極。至於誇耀驕矜。自鳴得意。一旦勢衰。禍不旋踵。凶莫大焉。孔子釋初象曰。凡人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而至於鳴豫者。以有援在上。求無不得。志盈意滿。不自斂戢以取敗亡。其爲凶也。不亦宜乎。

按豫卦得名。本爲和樂。然樂同天下則吉。樂專一身則凶。小人附權依勢。惟知逞一己之私。肆無忌憚。馴至凶禍而不悟。聖人之垂戒深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

中正也。

此一爻。是言守正之君子。爲能超於流俗。炳於幾先也。介石其守堅確如石。不終日。見幾之速。周公繫豫二爻曰。人情易溺於豫。既溺於豫。則必至反樂而爲憂矣。若六二中而得正。獨能以德自守。凡世間可喜可慕之事。無一足動其中者。故有介於石之象。夫人溺於富貴逸樂。其心易蔽。其神易昏。故事幾之來。當前迷昧。以介石者處此。靜而能明。安而能

慮則凡微彰剛柔之幾。一見即決轉移趨避。有不待事之終日而始知者。良由心中淡然無欲。而得操守之正也。貞而獲吉宜已。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不終日貞吉者。以二居下卦之中。得陰位之正。中正自守。不溺於豫。靜虛之餘。思慮自能精審。所以知幾之速如此也。使其躭樂是從。而心無所主。豈有是貞而獲吉哉。按豫六爻。九四外。初之鳴豫。三之盱豫。五之貞疾。上之冥豫。皆溺於豫者也。惟二

介然守正。操持固而審幾決。獨貞而且吉。蓋常人多欲。其悟也恒在事後。故咎至而不知。至人無欲。其覺也恒在幾先。故超然而无咎。聖人爲建豫者示之極則如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戒附勢之小人。望其改過以自新也。盱。上視貌。上悔爲悔悟之悔。下悔爲悔吝之悔。周公繫豫三爻曰。六三陰不中正。素無介石之操。惟知憑藉勢力。以取富貴。仰視六四大臣。依阿取寵。以恣所欲。宜有悔者也。倘能改悔易轍。舍舊圖新。猶可自免。若依違寡斷。遲久不決。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安能免於悔哉。孔子釋三象曰。三雖近四。亦復何傷。特以不中不正。處位不當。故盱豫而有悔。可見豫非溺人。人自溺耳。蓋吉凶倚伏。惟人自取。聖人於六三。始則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以改過之勇。爲小人者。奈何不翻然自省也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此一爻是言大臣當國。宜得人以致豫也。簪所以聚髮。盍簪言皆速聚於我也。周公繫豫四爻曰。九四一陽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凡君之享和樂於上。民之享和樂於下。皆由我以致之。生平事業。無乎不遂。所得孰大焉。然天下之豫。固由於己。而所賴共保其豫者。實在乎天下之賢。但天下之賢。非猜忌嫉妬

者之所能致也。必開誠布公。一出於任賢勿貳之志。勿外信而內疑。勿始信而終疑。則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同類之朋。咸樂至而爲我用。如髮之聚於簪焉。衆正皆升。群策並効。一心一德。以成保豫之功。所得不誠大哉。孔子釋四象曰。大臣以道濟天下爲志。苟有一人之未豫。則志必有所歉而弗行矣。今在上在下莫不由我以致豫。是其夙昔所期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至此大行而無遺憾也。又之聚大有得者。以此。蓋大臣弘濟艱難。非一手一足可勝任。故以得人助理爲急。然必先具知人之哲。而後賢否不致混淆。邪正不相傾軋。庶幾盍簪之朋。皆同道之君子。而不致於同利之小人。有任人之責者。尚其致愼於聚之之正。而毋溺於諂媚之徒。則幾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此一爻是戒人君不可過柔因豫以致疾也。

貞疾。猶言痼疾。周公繫豫五爻曰。六五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固有致疾之理矣。且上下皆應乎四。强臣當國。衆心附之。以君而反制於臣。太阿倒持。威權盡失。如負疾之人。久而不愈。瀕於危亡者。然。然以所處得中。先世之流風善政。尚有存者。天下有所畏忌而不敢動。國脉猶可以苟延。又爲恒不死之象焉。果能一念振作奮發有爲。則未必不去疾而保豫也。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爲貞疾者。九四剛而不遜。五以柔乘其上。權歸於下。勢孤於上故也。其恒不死者。以所處猶中。先世之餘澤尚存。故能保其虛位。而不至於亡也。豫卦於五。專言爲君之道。不可偏通於柔。蓋威福爲人君治天下之具。臣下欲竊之者。必先以聲色貨利。蕩其主心。使之耽於佚豫。然後可惟所欲爲。陰盜其柄而不覺。人君誠知陵替之由。皆起於耽樂。兢兢業業。自厲精於上。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自可逆折强臣

之萌而主威不至下移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此一爻是戒人之終溺於豫而勉其遷善也。渝變也。周公繫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居豫極是從於匪彝安其危利其災而不自覺者有昏冥於豫之象。幸居動體冀其能變若因天理萌動之機一旦悔悟痛革前非事雖成而能有渝改過不吝自不罹縱欲敗度之愆何咎之有。孔子釋上象曰上之爲冥豫者以其昏迷於豫而至於如此。何可長久而不知渝變乎。苟能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變其故我則冥冥者可爲昭昭已。人何不自勉哉。按冥豫與冥升迷復同義。聖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取其能變則去凶而即无咎矣。初六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誘其善也。可以識處豫之道矣。

䷐ 震下兌上

隨取說從之義。卦因剛來下柔此動彼說得名。蓋上有徽柔之德則剛明之臣來而下之。卦變之所謂隨也。有振作之才則億兆之心說而附之卦德之所謂隨也。大抵物之相隨與己能致物之隨。以德孚則一於貞以私合難免乎咎。此彖辭所爲特致其丁寧而全卦以利貞爲斷也。雖卦言物隨爻言隨物所指不同義不外此。六爻。初有所渝則以廣大無私爲貞。二三有所係則以遠邪能守爲貞。四以同德之陽隨剛中之主則以誠積於中動合於道者善全其貞。若九五以剛中正之君應柔中正之臣是猜嫌泯而嘉會成也。上六以肫篤之極爲聯屬之本是神明通而幽遐格也。何一非正而固之實效乎。合而觀之公正開隨之始主誠要隨之終盡乎締交之道矣。處柔勿昵於宵人得志必敦乎名節位極人臣不以危疑存退避之跡惟以明哲昭靖

獻之忱。盡乎獲上信友之道矣。至於陽剛之君子。嘉美之佐。精神攸洽。德業交成。致吉之道。無過於此。象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者。備著乎九五一爻。隨之義顧不大哉。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此卦震下兌上。爲此動而彼說。有隨之義。故名爲隨。卦辭言爲上者得人隨之益。而又明隨之道當出於正也。隨。從也。元亨以事言。无咎以理言。文王繫隨彖辭曰。已有致隨之道。而物有來隨之應。同心者多。則何事不立。何功不建。其得大亨固已。然必已之致隨者無違道之私。而物之隨我者非黨同之弊。一出於貞。斯於理爲順。於心爲安。無媿於隨之義矣。何咎之有。若所隨非正。則爲非道以相與。雖可致亨。而亦未免有咎也。可不愼哉。按天下之爲隨不一。而莫大乎君臣之相隨。君之致人隨同。貴乎正。而臣之隨君。尤宜審擇天命之所歸。人心之所向。必如張良之從漢高

鄧禹之從光武。諸葛之從昭烈。應天順人。功建名立。雖伊尹太公之業。何以加茲。苟不擇所隨。失身依附。揚雄之臣莽。荀彧之仕魏。甚至馮道之閱歷五朝。寡廉鮮恥。喪名敗節。其能免當時之非笑。後世之指摘哉。此不貞之所以取咎也。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隨卦彖辭。而極言隨之貴於正也。上隨時之時當作之。下隨時之義當作隨之時義。孔子釋隨彖辭曰。卦之名隨者。於義何所取哉。卦變自困來者。一之九下居初。初之六上居二。又自噬嗑來者。上之九下居五。五之六上居上。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柔皆自下而上。剛皆自上而下。是剛來下柔。退居陰後也。卦德震動兌說。是此動而感乎彼。彼說而從乎我。皆有物來隨我之義。此其所以爲隨也。夫當隨之時。彼此相通。樂從無强

既元亨矣又必得正而无咎者何哉蓋正者人心同然之理也致隨之道惟出於正則一人之心適合乎天下人之心將見近說遠來無思不服盡天下而隨之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皆在乎此非若驩虞小補之治而已此其時義豈不大哉按天下隨時本義依王肅釋作天下隨之諸儒之釋又皆以為隨時蓋正適於時之宜則隨乃盡乎正之利細而一語默一嚬笑一作息大而政事之張

弛賞罰之先後禮樂之質文各順乎其時而變通以行其正是以剛而無虐柔而不屈動者不倦說者無厭而天下之相隨者相依固結而不可散也苟泥於正而違乎時非其時即非其正矣天下其孰能隨之此其義固可相發明耳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此象傳是言君子隨時靜養之道也嚮晦日暮之時孔子釋隨象曰兌上震下是澤中有雷陽氣之動奮者隨伏入之時而休息於下此隨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為自強不息此心固不容以息荒而動靜相生此身又不容以不息蓋日出羣動皆作則以作為正日入羣動皆息則又以息為正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各隨其宜固如是耳蓋天道人事未嘗少異如窮冬閉塞雷隱澤中造化之宴息也日入宴寢君子處內人事之宴息也人身一動一靜與天運相符必能保固精神而復

可恒久不已否則進銳者退必速始勤終怠之弊安能免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此一爻是言隨人者不可不正而又當廣其集益之道也官猶主也渝變也卦以物隨為義重物來隨己爻以隨物為義重己往隨人周公繫隨初爻曰初九以陽居下所謂剛來下柔也為震之主所謂此動彼說也卦之為

隨皆在於初初爲成卦之主隨之官也。在我既有所隨則有心不若無心之公有主不若無主之虛而於廓然大公之本懷未免有所渝變爲官有渝之象。夫私於所隨尚爲未善然亦顧其所隨何如耳。若其所隨皆正則無比匪之傷而有輔仁之益不亦吉乎而尤貴廣大公溥。出門以交則己之取於人者无限人之資於己者靡窮事無不成業無不就其有功更爲何如哉孔子釋初象曰。初既官有

渝矣何以得吉惟從正。則所與得人而無損友之傷故吉也。出門交有功者交之既廣則可以友天下之士而一善必錄無所遺失此其所以有功也。蓋隨之爲義必以得正爲善而又恐其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度量褊淺取益未宏故以出門交有功勗之。前聖之指示後人者切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此一爻是言人之失其所隨爲不正也。係牽

也小子陽之微者謂初丈夫陽之壯者謂五周公繫隨二爻曰凡隨人之道當以邪正爲取舍不可以遠近爲親疎。今初陽在下小子之象雖非正應而近於二。五陽在上丈夫之象雖爲正應而遠於二。以理而言二當唯五之從乃以陰柔稟性躁急不能寧耐自守反狃於近習而從初。既從於初則不得復從於五矣爲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夫從所當舍舍所當從失隨之正。凶吝何待言哉。孔子釋二

象曰。人之所隨是非邪正無兩可之道。二既係乎初之小子則必失乎五之丈夫。其勢固不得而兼與也此君子所以必慎所從而不可牽於一時之苟合也哉。夫二本柔順中正以五應之則爲孚嘉而爻不之許者以情牽也情之所牽必至以私廢公以慾滅理所得者微而所失者鉅矣。推而廣之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或小不忍則亂大謀。或貪近功而忘遠害。孰非此一念致之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此一爻。是言人之得其所隨而又戒以必出於正也。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周公繫隨三爻曰。四陽在上。丈夫之象。所當隨者。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不當隨者。三近四而遠初。則惟近之從。而不暇及於遠。爲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夫四陽當任。而已隨之。何求不獲。何欲不遂。然使以有求必得之故。而苟於求。則又

豈君子之道義自重者哉。故必利於居貞。不爲夤緣苟且以圖僥倖之富貴。而致入於邪媚。庶乎其無失矣。孔子釋三象曰。三之係丈夫。豈獨勢之弗兼與哉。蓋其取舍之極定於中。志在從四。終身以之。其視在下之初。固非所當隨者。毅然舍之而不隨也。不然。焉能決擇如此其有定哉。按以六居三。不正也。以九居四。亦不正也。以不正相比。恐其專計弋獲不能以道自處。而遂至於詭隨。故聖人以利

居貞勉之。以見人之失足權門。希圖富貴。未過僥倖一時之榮。而身名一玷。千載長羞。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可不致辨於此乎。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此一爻。是戒爲臣者不可以權勢上陵。而惟當盡誠正之道也。在道。以理自守。明。明哲也。周公繫隨四爻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地。是其德之盛。位之隆。而奮然大有爲於

天下。亦何所圖而不成。故隨而有獲也。然四以人臣建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勢。駸駸上陵於五。雖其所行咸出於正。而疑忌之端決不能免。凶可知矣。處此者宜何如。必也內焉殫忠君愛國之孚。誠而無一念之敢欺。外焉盡奉公守法之常道。而無一事之敢僭。以是明哲居之。則此心光明洞達。君嘉其誠而安於上。民服其誠而安於下矣。何咎之有。孔子釋四象曰。四既隨而有獲。則逼上之患易生。以

理言之必得凶也其所以能有孚而任道者由其心實明哲知危疑之地處之甚難兢兢焉積誠以事君秉道以律己所以能有休身之功也不然其何以全上下之交歟自古人臣寵利最爲難居惟當竭其誠敬而以成敗榮辱聽之於天區區挾智任數以求苟免詎有幸乎周公之恐懼居東王莽之謙恭下士同一卑退而一誠一僞較若天淵霄壤相去亦甚懸絕居鼎鉉之任者其當惕然於有孚

之戒矣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誠信任賢而見上下同德之盛也嘉美也指六二周公繫隨五爻曰六二柔順中正是臣之嘉美者也九五以陽剛中正應之是人君當隨之時以同德之輿而極信任之至二之言嘉言也吾則聽之而不疑二之謀嘉謀也吾則用之而不疑孚于嘉如此則上下同心有以植建中表正之體而

天下隨之者其在是矣何吉如之哉孔子釋五象曰從來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九五所居中正故能以我之正而信二之正以我之中而信二之中其相孚有如此也使己無其德則是非之鑑不明取舍之權不定又安能信善而得吉哉按九五居尊爲天下所隨宜於天下之善無不兼收如出門之初舍下之三在道之四與維繫之上六無不可與相孚而獨惓惓於六二之嘉者蓋九五位在正中則

必取天下之正中者以立相隨之準故以六二之柔中配九五之剛中嘉耦定於是皇極即建於是凡屬臣民雖欲不隨之而不可得矣苟不能推誠任賢一德一心以成明良喜起之治親者疎而反欲疎者親豈有是理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此一爻是言隨道之極誠意固結者也拘係之從維之皆固結之意亨作享西山即岐山

亨于西山取誠意之象。周公繫隨上爻曰。上六居隨之極是其所以隨人者止此無妄之心合終始而不易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故其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如有物焉既拘係之更從而維之之象。夫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又有王用亨于西山之象。明之所以隨乎人者以此幽之所以隨乎神者亦以此。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拘係之者以其居卦之上處隨之極無復他往自然誠意固結而不解。雖

欲不如是而不能耳。按隨之極言理不言事。不可以一人一事該之。如七十子之隨孔子雖畏匡阨陳蔡而相依不舍。又如舅犯趙衰介子推之徒隨晉文出亡十九年備歷艱苦至於返國患難安樂無不共之。皆由誠意固結之死靡他所以為隨之窮也。

䷑ 巽下艮上

此見亂極當治而所以治之在人之有所事也。蠱者事也。乃既蠱而治之之事也。卦象所以成蠱卦才所以治蠱。或從天道說向人事或從人事說向天道是教人竭力承天。不可自失機會。皆以責人治蠱也。當蠱之時不可苟安。要必剛柔得中乃可轉禍而為福。剛而不中則急治而失之貞。柔而不中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於蠱也。然失之貞者猶有撥亂反治之心。失之裕者終無起弊扶衰之日。蓋必有二五治蠱之君臣乃得全上九

之高尚。不然將必出而任天下之事。所謂利涉大川先甲後甲者。必當引為己責矣。是知有國家者。誠宜臨變而亟為之圖。尤宜未危而預為之防。此持盈保泰之善術也夫。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此卦巽下艮上。上下不交。積弊叢生。故名為蠱。卦辭言當壞極有事之時。能勇往以圖功。自可轉亂而為治也。甲干之始。先甲三日為辛。取更新之義。後甲三日為丁。取丁寧之義。

文王繫蠱彖辭曰。天下治亂之機。相爲倚伏。時至於蠱。敗壞已極。人心厭亂。將撥亂而反治。世道之所以得元亨此也。然致亨之道。全在以人事挽天運。自非實有濟蠱之力者不能。必也冒險越溪。毅然勇往。直前。若涉大川然。乃爲利耳。涉川何如。如國家之紀綱法度政令賞罰。其行於夙昔者。前事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必取先甲之辛。以更新之。起敝更化令來者之必可追。其行於今日者。後事也。後事方起而尚新。更取後甲之丁。以丁寧之。思患預防。懲往者之不可諫。兼此二者。前弊可除。後利可久。乃爲利涉而元亨也。按蠱之爲象。蟲聚皿中。勢必敗壞。天下久安無事。君驕於上。臣諂於下。釀禍生變。日削月割。底於不可救。此正蠱之象也。卦辭垂訓。以先甲救蠱之將成。以後甲策蠱之未至。此正治蠱萬全之術。如必待蠱之既極。而後圖之。恐無及矣。彼漢唐之季。外戚宦官藩鎭盜賊。禍亂已形。

而上下泄泄。浸不經心。馴至大壞極敝。徒爲他人驅除之資耳。豈不可畏矣乎。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彖傳是釋蠱彖辭。原所以致蠱之由。與所以治蠱之道也。天行。天運也。孔子釋蠱彖辭曰。卦之名蠱。豈無故哉。蓋世道之治。必以君臣交通。勵精圖治而後成。今卦體艮剛居上。巽柔居下。又卦變自賁來者。初剛居上。二柔居下。自井來者。五剛居上。上柔居下。自既濟來者。兼此二變。則是上情高亢而不下接。下情退縮而不上交。兩情睽隔矣。卦德下巽上止。是在下逡巡畏避。而無敢爲之心。在上因循止息。而無必爲之志。甘於自棄矣。所以積弊而至於蠱也。然卦辭曰元亨者。蓋斯世之蠱。患在治之無人。當此壞極之際。實有轉亂爲治之機。時雖未治。而天下之治。已決於此。

治蠱者誠能艱危自矢如涉大川以求必濟是往而有所事不可辭其責也至治之之道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蓋撥亂反正之功一本倚伏循環之理時至而事起天命而人從有是時即有是事亂之終正治之始夫因天道之運行然耳按甲屬天干周而復始之象故以天言要之治蠱全關人事使不勉人事之當然而坐希天運之自至是名棄天褻天而非善承天意者矣豈聖人繫蠱之旨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蠱之象盡自新新民之道也振者作興之謂猶風之鼓爲號令也育者涵養之謂猶山之養成材力也孔子釋蠱象曰艮山巽風此卦巽在艮下是山下有風也披靡摧落撓亂解散蠱壞之象君子體此知蠱之時教化衰微風俗頹敝民德之委靡甚矣非大加振作使之去惡遷善革舊染以自新不可然民德之不振實由己德之昏故新民之本又在於自新必持養己德使天之與我者常存不變而後推己及人斯民可得而理也誠能如此則成己成物兩極其功而豈猶有難治者哉蓋世道當積弊之後斯民陷溺已深欲以智驅而威脅之人不堪命激而成變速亂之道也惟反而自育其德則無畏不仁之心自有以振民生無犯不義之事自有以振民行堯典時雍於變而先之以克明洪範無有淫朋比德而先之以作極此之

謂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此一爻是言幹蠱於初者易爲功也蠱爲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幹如木之幹枝葉所附以立者也周公繫蠱初爻曰非有父母之象諸爻皆其子也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爲子者乘時之易更而善反之故爲有子能盡克家之道以蓋前人之愆

而考得以无咎矣。然旣謂之蠱。處勢甚危。不可以爲未深而易心處之。必戰兢惕厲。竭其幹蠱之力。而使人不知爲子之功。始雖危而終得吉也。孔子釋初象曰。前人之蠱已壞。無不望其子以掩覆之。更張之。有不可明言之隱志焉。初之爲幹蠱者。事雖違考。意實承考也。有子如此。非爲父者所深願哉。按幹蠱之時。與天下更始。不得不反前人之覆轍。雖改臣改政。有決不容己者。豈可姑息以遂先人

之過。貽宗祀之憂乎。大禹八年於外。脩鯀之功。而鯀竟得以配天。蔡仲克盖前愆。復邦於蔡。而蔡叔得以延數百年之祀。其千古臣子之極則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此一爻。是見幹蠱者以得中爲貴。幹母尤難於幹父也。母指六五。周公繫蠱二爻曰。六五柔順在上。有母象焉。治道太柔則廢叢脞萬

後嗣致蠱壞。非爲子者之責哉。九二以剛中之德起而治蠱。幹所當幹。固其貞也。但恐以剛承柔。未免堅持拂戾。則於以子事母之道有未盡安。故當周旋委曲。巽以入之。不可自以爲貞而固執之也。孔子釋二象曰。幹母之蠱與幹父之蠱者不同。二惟剛而得中。自處巽順。凡事當變革者。有匡救之方。無矯枉之過。得中以行。非爲子之善道歟。按以臣幹君。如以子幹母。固不可一於柔順。亦不可一於

果決。宋司馬光入相。盡變熙寧之法。可謂善矣。而處之太過。遂使奸人藉口改父之道。爲後日報復之端。而衆正皆不免於得禍。爻之以不可貞垂戒。象以得中道申之。兩聖人深知幹蠱之難者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此一爻。是言急於幹蠱者。雖蹈小悔。而終无深咎也。悔以心言。咎以理言。周公繫蠱三爻

口。九居三位過剛不中。承前人之弊。不憚速於更張。未免施爲無漸振刷太驟寧無小悔。然幸其巽體得正。巽則可以制其過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終於物理人事不甚拂戾。豈有大咎乎。孔子釋三象曰。九三幹父之蠱。雖若有悔。然能振既墮之緒。成再造之圖。心迹爲人所諒。豈有三年無改之嫌。終得无咎。宜也。何患其有小悔哉。蓋人子改父之道。隱衷必介然有所未安。小有悔者。所以原爲子之心。然能克蓋前非。不顯其親之過。終无咎者所以策爲子之力。傳言魏顆不從亂命而嫁妾。屈建不從宗老而薦芰。君子嘉之。由此以推。可以得蠱九三之義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此一爻是言怠緩者不能幹蠱之失也。周公繫蠱四爻曰。前事既蠱。爲之後者。當如拯溺救焚。竭歷以圖。庶幾事或有濟。六四以陰居

陰。不能有爲。樂因循而憚改作。若處无事然。有寬裕以治蠱之象。如是以往。則前人之墜緒終無振興之日。豈止見羞吝。可不以是爲戒哉。孔子釋四象曰。四知父之爲蠱矣。則雖奮起從事。猶懼或失之。今乃寬裕以往。與奮勇從事者正相反。蠱將日甚一日而不可救。未得幹蠱之道者也。按三以剛居剛。失之太過。四以柔居柔。失之不及。然過者雖悔而蠱已除。不及者終吝而蠱愈甚。權於二者之間。與其爲吝毋寧爲悔也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能任賢以幹蠱。光大業而永令名也。譽。聞譽也。周公繫蠱五爻曰。六五身居尊位。值國事傾頹之會。當圖振興再造之功。但以其具柔中之德。似難一旦奮然有爲者所賴正應九二。得剛中之臣以輔之。虛己倚賢。維持不逮。用此式廓前烈。爲中興令辟。善繼善述之名歸焉。聲稱垂於天壤。鴻號

施於無窮。幹蠱之最善者也。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幹蠱而用譽者。豈在上獨力所能致哉。由其柔中任二。而二承以剛中之德故也。蓋委任得人。自足以成天下之治。故功在九二。而名歸六五耳。蓋運際艱難。雖英明剛斷之君。猶不能不望臣隣之助。況六五之柔中在上者乎。太甲之於阿衡。成王之於公旦。惟其傾心信賢。故能轉危為安。易亂而治。古今稱善守成者無以加焉。誠任人之道得耳。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此一爻是言無幹蠱之責者。可以超然事外也。周公繫蠱上爻曰。上以陽剛。處乎人位之外。不與諸爻之為子者同任幹蠱之責。是有幹蠱之能。而無蠱之可幹矣。不亦可優游事外。理亂不聞。而全身以隱遯哉。故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惟居吾仁。由吾義。以自治其一身。而超然於天下後世而已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不事王侯。是不見用於世。而潔清自守。志願之高。足以風厲人羣。其功雖不及於一時。而其節實可師乎百代。則所裨益豈淺鮮哉。蓋斯世之蠱。必待斯世之人治之。有心世道者。豈忍坐視汙濁而不之救。惟上九之時。上有用譽治蠱之君。下有剛中幹蠱之臣。而已得以從容無事。自全素尚。如際唐堯之盛。而後標箕潁之風。遇光武之隆。而後全桐江之節。斯足尚耳。否則甘為避人避世。

沮溺丈人之行。又聖人之所不與也。豈得援高尚以自托哉。

䷒ 兌下 坤上

臨之為卦。總見陽當極盛之時。君子道亨。則小人自退。然必守正預防。乃可制於未亂也。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故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蒞斯民之道也。臨小人。正以為斯民也。夫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

皆曰咸臨。其上四陰。以陰臨陽。宜與陽相應。三無應而近陽。求媚。宜无攸利。四五有應而當位履中。上雖去陽獨遠。而志應乎內。故有吉无咎之辭焉。蓋爲君者不能獨臨而委之賢宰相。五與二應。明君所以任賢。故稱知臨。爲相者不能獨臨而委之賢有司執事。四與初應。大臣所以親賢。故稱至臨。用咸臨者而君子長矣。去甘臨者而小人消矣。由是司牧有人。司敎有人。而敎臨之治。可以垂衣而長

亨也。臨天下者。其亦深鑒於此乎。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此卦兌下坤上。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名爲臨。卦辭言陽道之方行。而又戒其當愼始而慮終也。臨。進而凌逼於物也。八月。以爻數言。臨與遯反。自臨初爻至遯二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也。文王繫臨彖辭曰。臨之爲卦。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已有可爲之勢。而卦德兌說坤順。卦體二五相應。又有亨

爲之道。則是羣陰可以盡去。吾道可以大行。當得元亨。而又利於貞焉。蓋陽剛勢盛。固君子昌明之日。然所行不正。則德不合卦。而失自處之道矣。又安能得志哉。故不可恃己之盛。忽彼之衰。必以公道存心。正理處事。則无疵可議。无隙可乘。乃可以致亨也。然陽之長固可喜。陽之消又可憂。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凡八月。剛柔皆變。則陽消而陰又長。故有凶。君子貴未然之防。可不思守正以杜其

漸哉。按臨當二陽浸盛。正君子道長之時。必惕之以凶者。蓋禍患之形。即伏於方盛之日。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變亂則禁藥萌。是以浸淫而至於不可救也。惟及其盛而戒之。則開元之隆不變爲天寶。慶曆之治不轉爲熙寧矣。何患保泰之無術乎。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此彖傳是釋臨彖辭。言當臨之時。不可忘戒

懼也浸漸也說而順以卦德言剛中指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卦體言孔子釋臨彖辭曰卦名臨者方剝盡復生陽道甚微至此二陽並進駸駸乎有不可禦之勢自此而泰而壯而夬以極於純乾皆勢所必至君子非有心於遏小人而小人殆无容足之地矣所以然者卦德兌說坤順是雖挾剛長之勢而有和說柔順之德卦體剛中而應又有剛柔交濟之美不同於恃壯用罔而一歸於正人事所

至與天道相符以此臨人臨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又曰至于八月有凶者一陽當方長之日然其退消亦只在數月之間不待于久君子宜預爲之戒而思患預防豈可諉之天運之自然哉蓋陰陽之消長係賢姦之進退聖人深言消之不久者以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故雖正類盈庭之日而姦邪窺伺其旁乘間抵隙不久復熾爲君子者但當嚴別邪正固守其貞勿使小人得

混雜其間則陽道常亨矣唐虞之世豈無四凶惟投之遐荒以禦魑魅故四岳九官十二牧得久安其位而萬世皆頌堯舜知人之明也可不鑒哉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臨之道而克盡敎養之功也敎思容保皆臨下之事敎思无窮者兌也容保无疆者坤也孔子釋臨象曰兌下坤

上是澤上有地而地臨于澤有臨之象君子觀此而得居上臨下之道焉臨下不可無敎而敎思有窮非敎之至也君子於是設之庠序未已也而申之孝弟尤諄諄焉爲之輔翼未已也而加之振德尤亹亹焉其敎人之心無所不盡不與兌澤同其深乎臨下不可無養而容保有限非養之至也君子於是澤及畿甸未已也外而海隅亦弗遺焉愍我四方未已也遠而要荒亦勿棄焉其養人之心無

有弗屆。不與坤地同其廣乎。如是則教施而無一人不安其性。養周而無一人不遂其生。作君作師之道盡此矣。按彖言君子臨逼小人。而象以教民養民爲言者。蓋小人之害民不啻蟊賊之害稼。君子欲逼而去之。皆爲斯民計也。故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頤何則云養民以致賢人。言在上能盡教養之道。則在下之賢人必多。世皆君子而無小人。道其可以大行矣。不可以証彖象相發之旨乎。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此一爻是見臨人者必先自正其身也。咸。皆也。周公繫臨初爻曰。卦惟二陽遍臨四陰。凡陰柔小人。皆在所臨者也。故爲咸臨。然君子於小人。不恃吾有常勝之勢。而恃我有必勝之理。初九剛而得正。有貞之義。其所以爲臨者。循乎義理之安。而非發於意氣之私。自治謹而慮事周。則動出萬全。在我無可議之疵在彼無可乘之隙。小人可去而獲吉矣。孔子

釋初象曰。咸臨以正而得吉者。無他。蓋自治之嚴。慮事之審。君子之正也。誠能以正自持。固不亂於小人之羣。而亦不至爲已甚之行。如是而吉。又何疑哉。按臨一也。而義不同。有臨逼之臨。初二二爻是也。有臨涖之臨。三五上爻是也。有親臨之臨。六四一爻是也。要之皆歸於正。而臨之道得矣。然獨於初云貞吉。而諸爻不言者。蓋二之咸臨與初同。不必復言正。三既憂之則反甘臨之不正。而歸於正矣。四五上曰至。曰知。曰敦。則正亦在其中矣。獨初居臨之始。小人衆而君子獨。非行之以正。無以成制邪之功。故卦既戒以利貞。而又於此發之也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此一爻是言陽道得勢上進。而臨人之功益盛也。未順命。謂所臨之小人。未順天命。周公繫臨二爻曰。初二皆有咸臨之象。初剛得正。

二剛得中。而二之勢又上進。則加盛矣。舉動合宜。所以臨之者有其道。權勢在我。所以臨之者有其機。以是而臨小人。則義足以服其心。力足以制其暴。陰邪可盡去。而吾道靡不伸。吉无不利宜也。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咸臨吉无不利者何哉。蓋君子以正道命令天下人無不順而從之。彼小人於君子。心術不侔趨向各異。獨以陰僻之私。排沮撓抑於其間邪類不訓。則正道不伸。君子之臨小人。正爲其未順命。而不得不去之耳。按未順命。或以爲未順天命。或以爲未順君子之命。要之君子之命。全乎天理。即天命也。邪正不兩立。故小人不順於君子。而君子必欲屏絕之。正以其悖乎天理耳。豈從一己之同異起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此一爻是見無德者不可以臨人也。周公繫臨三爻曰。三居下卦之上。臨人者也。陰柔不

中正。又居說體。無實德以臨人。惟虛示甘美之情。以臨在下之二陽。而不知君子易事難說。知其巧僞無實。誰則信之。宜乎无攸利矣。若能知甘臨之難以感人。憂之而改行從善焉。則可見容於君子。而何咎之有哉。孔子釋三象曰。三之甘臨。以其陰柔不中正。而位不當也。已無其德。而善柔成性。邪媚存心。是則小人之咎耳。既知其無益而憂之。則悔悟之下。必能去僞存誠。而甘臨之咎。自不長也。按六三以甘媚臨人。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蓋律己嚴故不受不正之說。與人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爲六三開遷善之門。然亦可見二陽之用心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此一爻是見相臨之切至而靡間也。周公繫臨四爻曰。四以柔順得正。下應初九。陰陽相得。其情密矣。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

臨於下情意徹到自無交疎間隙之咎。宜其爲臨之至者也。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至臨无咎者由其以柔居柔處位得當故能與初情投而意洽也。否則貌厚而情疎烏能切至如此乎。按六四坤兌之交。地與澤相臨之至。在人事則以順正之人得正應而與之宜其相親愛如琴瑟之和塤篪之應矣。然止曰无咎者蓋取其情意切至而不能大有所爲。大約柔爻原未易得吉但以无咎爲幸耳。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此一爻是言臨天下者不自用而任人所以成其爲大知也。知臨是能任賢以臨下之智周公繫臨五爻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倚任以成治功。蓋知天下之大非一人心思所能周而屈己下賢發其聰明。以廣吾之所不及。誠得執簡御煩之要者。此其爲臨乃知者之事而大君之所宜也。如是將見不用其聰而聰無不通不用其明而明無不照君道得而治可成矣。吉何如之。孔子釋五象曰。人君務於求賢而逸於任人。乃天理當然之極。即中道也。世主或聰明自用而不肯下賢則失之過。或昏昧自安而不知下賢則失之不及。五以柔中應二之剛中是能任用賢人不偏不倚。乃行中之謂也。按知以高明爲德。六五本柔何以知稱蓋人君沾沾自用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

適以成其不知。中庸稱舜大智惟其好問好察而約之用中其得知臨之道者歟。又言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則知自古臨天下者未有不受之於知而又非一人自用之謂也。可以悟爲君之道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此一爻是言上六之能下賢始終相與而無間也。敦厚也。內指下二陽言周公繫臨上爻曰。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與初二雖非正

應而陰求於陽乃爲至順故志在乎從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敦厚之至也夫親賢取善常患其不克終惟敦臨者好德之心出於至誠始終如一其爲吉而无咎又奚疑乎孔子釋上象曰內卦二陽爲臨之君子也上九志於順陽念茲釋茲專在於是愈久而愈不忘是以敦臨吉也臨之爲道莫以加已按上居坤體坤厚載物卽法坤之厚以爲臨坤土也故於臨之上曰敦臨吉艮亦土也故於艮之上曰敦艮吉可見厚於終者未有不吉而用之以待賢人尤爲得其正也夫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五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六

䷓ 坤下巽上

觀化在民所以爲觀者在己九五居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內順外巽觀之德也以中正示天下觀之道也然順巽與中正實非有二順則不假作爲巽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卽此不可見者隱躍示人於聲臭之表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卽天道也故謂之神大抵卦以觀示爲義爻以觀瞻爲義下四爻皆所以觀人者上二爻皆所以爲人觀者天下未有不觀諸己而能爲觀於人者也故五以君道觀天下而必反觀我生上以師道觀天下而必反觀其生其道要不外中正而已蓋五之自觀則曰生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達於國者也初無二也若初六之陰柔安於淺近而爲童觀六二之闇蔽遺於見聞而爲闚觀不惟不能如四之觀國之光亦且遠遜三之審於進退豈

得觀道者哉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此卦坤下巽上。九五一爻。四陰仰之。有觀示天下之象。故名爲觀。卦辭言爲天下所觀者當盡其建極之道也。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卦名之觀去聲。六爻之觀平聲。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祭未有盥而不薦者。特假此以明愼重之義。孚信也。顒若尊敬之貌。文王繫觀彖辭曰。人主以一身涖

萬物之上。斯世無不尊而仰之。觀化者雖在於人。而爲觀者實在於己。誠能精一執中。無爲守正。沖然穆然。端拱於上。無俟制度文爲從事顯然之迹。而實德在中。自足建中表正於天下。猶祭者方盥手致潔。酒食未薦時。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也。蓋祭者以誠敬爲主。未及於薦。則誠敬常存。至旣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意不若始盥時矣。夫格神以誠不以文。觀民以心不以貌。在上者正其

儀表。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可也。按四陽二陰之卦曰大壯。四陰二陽之卦曰觀。四陽之爲大壯。以陽之盛言也。四陰何不以陰盛言。而獨取二陽在上爲四陰所觀仰。蓋扶陽抑陰聖人固有微意存焉。天下多者。必受治於少。況陽實爲陰所樂從者乎。但當盡其爲觀之道耳。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可以得此卦之義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彖傳是釋觀彖辭。而極言觀之道也。大觀在上。以卦體言。順巽以卦德言。中正以所觀之道言。下觀而化。以效言。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敎。聖人之所以爲觀也。孔子釋觀彖辭曰。卦名觀者。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然無位則其道不尊。無德則其道

不立而難達乎天下矣今卦體九五在上其下四陰仰之卦德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焉則是大觀之主身居上位而為臣民所具瞻所以為觀者有其位矣溫恭以宅心而內焉於理無所乖審察以制事而外焉於理無所拂所以為觀者有其德矣由是自一身以達庶政一皆大中至正之理為觀之道天下皆得而見之此其所以稱大觀也夫觀道以中正為極而中正以民化為徵中正為觀一若祭者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然所謂建其有極也其下皆服從而化革面革心所謂歸其有極也此其間有不言而喻之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之試觀天道無聲無臭氣化流行道何神也而春夏秋冬不爽其序試觀聖人不識不知民皆順則道何神也而一道同風不顯其德聖人之神道設教一如天之神道也觀之為道豈不大哉按中正以觀即聖人之神道以設教也下觀而化即

天下服也卦辭取象於祭故揭神道言之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體物而不遺者神是也聖人正身以率下主誠所孚非有聲音非有象迹而感感之機捷於影響蓋所存者神則所過者化豈人力之所能為者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此象傳是言先王體觀以為治也孔子釋觀象曰坤下巽上是風之行乎地上也吹噓披拂無物不徧為觀之象先王以身率人固足以範民於中正之路然慮天下之大有難以遽齊者於是因巡狩之期舉省方之典徧考其風俗而設教以示之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使之一軌於中正是其以道觀示天下之民亦猶天之風行而及天下之物矣聖治之同天者如此按省方之典虞夏商俱以五載而周則十二年一巡有疏數之不同者蓋上古天子之出車徒省少供應簡畧不致勞民動衆至周而其禮漸繁矣漢唐以後出入警

踵儀物滋多非復前代之簡易豈能復循先王之舊乎漢武微行東方切諫孝成媠出谷永進規涭知萬乘之不可輕動也人主誠能廣闢四門達聰明目則雖不下堂階而自灼見萬里之外亦何必古制之是泥哉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此一爻是言陰柔無識不獲觀光者也卦以觀示爲義掾九五以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

皆觀乎九五也童觀如童穉不能遠見君子小人以位言周公繫觀初爻曰九五以中正示天下天下所樂觀者也唯初六陰柔在下既無自致之資又處絕遠之地不足以自振拔而觀大君道德之光有如童穉之見不能遠及此在無位之小人不足致咎若有位之君子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而如是焉可羞吝矣孔子釋初象曰初六童觀而曰小人无咎蓋百姓日用而不知乃草野之常分小人之道固當如此所以不足咎也豈君子之所宜哉按童之象位陽而爻陰陽則男而陰則穉也蒙之六五亦曰童蒙但蒙者一聽於人受教有地故吉觀者無識於己仰德靡由故吝義各不同耳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此一爻是言在內者不能觀乎外其所見者小也闚從門內而窺外周公繫觀二爻曰凡人所見貴乎遠大故雖身居一室而天地民

物之事無不周知乃丈夫之觀也六二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中則其見不能及遠天下之事遺乎見聞之外者多矣故其象爲闚觀乃女子之貞也蓋婦無外事則自門內以觀門外乃分之常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孔子釋二象曰闚觀特女子之貞耳若丈夫以四方爲志而乃所見如此局量褊淺有負明時寡見謏聞孰甚焉按大觀之主雖以神道設教然不能必天下之人盡知其所以爲觀

之道初之童觀二一之闚觀亦各隨其分量所
至耳聖人於童觀名為小人於闚觀名為女
子正欲在上者衡鑒無爽勿使小人女子之
倫昏昧進于高位而在童觀闚觀者亦宜急
審自處而知所勵志焉庶可自立於大觀之
世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之出處當自量也我生我
之所行也周公繫觀三爻曰士君子出處之

際既度之人又度之己六三居下之上是其
所處在可進可退之間然則當何所取衷哉
惟反觀己之動作施為能成天下之務則從
而進時當通而通也不能成天下之務則從
而退時當塞而塞也但取決於己可矣孔子
釋三象曰君子之進退有道存焉而要皆視
乎我也苟不度德量時貿貿然旅進旅退於
其間則失道者多矣觀我生以為進退則其
進其退我皆得而主之何至於有失哉按聖

人嘗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又言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皆兼進退之義此全視乎世以為
去就者也若大觀之主在上惟患我之不能
用世不患世之不能用我故不必問之世而
但當問之己其殆古人量而後入之義乎士
君子出處之間可以知所審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
賓也

此一爻是言六四近光之盛而示人以從王

之義也賓言為王者所賓禮也周公繫觀四
爻曰六四于中正為觀之九五最為切近凡
大君之盛德發而為邦國之光者身得親炙
其休有觀光之象焉夫遭逢聖明此固一時
遇合之盛而凡豪傑之士爭自奮興之會也
當斯時也宜何如哉已仕者則利于朝覲以
膺賓禮之隆未仕者則利于仕進以應賓興
之典皆思乘時委贄而致身恐後矣何其隆
乎孔子釋四象曰六四謂之觀光者蓋任道

以求合哉。亦尚乎人君賓賢之禮而已。蓋君子孰無効用之心。惟在上者無下賢之風。故在下者高不見之節耳。今九五以賓禮接天下之賢。則無論在朝在野。皆感慕與起。執贄自外于折節之盛者哉。按古者諸侯入爲卿士。其朝宗覲見于王。王以賓禮接之。既享以訓恭儉。又燕以示慈惠。故蓼蕭之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此所以待已仕者也。卿大夫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獻賢能之書于王

王拜受之。論定然後官之。此所以待未仕者也。而皆有賓之義焉。可見人君未有不以禮而能致天下之賢者。若徒以富貴爵祿頤指氣使當世之士。則所得皆貪冒無恥。尸素依位之人矣。君子其肯爲我用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觀仰也。周公繫觀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人觀之主。巍然在上。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居是位者。必觀己之所行。凡出身加民者。陽剛而無委靡之失。中正而無偏頗之累。誠爲履天位而不疚之君子焉。則足以觀示天下。而答四方之望矣。復何咎哉。孔子釋五象曰。五之所以觀我生者。將以考一身之得失也。然欲考所行之當否。但當觀民俗之善惡。所謂本身而徵民是也。不則徒觀諸己。而不觀諸民。其得其失。曷從而驗之乎。按九五中正以觀天下。聖人繫辭何不予之吉亨。而

僅曰无咎。蓋人君一日二日有萬幾。行一事而違宜。必有一物失其所者矣。用一人而不當。必有一方受其害者矣。兢兢然臨深履薄。不遑暇逸。凡水旱之有無。遠邇之叛服。刑辟之多寡。財賦之贏縮。無非觀民以觀我生之事。能如五之无咎足矣。敢以吉亨自詡爲哉。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此一爻。是言上九居尊位之上。雖無事任。而亦當盡爲人觀仰之道也。周公繫觀上爻曰

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事任是賢人君子不在其位而道德爲世矜儀者也故必反觀其身果言出而爲世則行成而爲人師確乎無忝其生之君子矣則模範以隆無負師表之望而可以无咎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觀其生者蓋以人既望之爲儀表即宜自知戒懼兢兢業業期無負乎一世之觀瞻豈以不當其位遂晏然放發而無所事乎按上九所處雖超人位之外而志未嘗不在民與物蓋觀惟二陽爲下所觀五當其位君也上不當其位師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誰謂一人之制行遂不關於斯世斯民之大乎

䷔ 震下 離上

此見天下事所以不和合者由讒邪間隔於其間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強梗去而德化行矣去

天下之間在任刑罰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故卦取用刑爲義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明罰勅法以使人不敢犯此去間之大權也六爻皆言用獄初過小而在下爲用獄之始上惡極而怙終爲用獄之終中四爻有位俱屬用獄之人二惟良折獄者也三困於強禦者也四有司執法之義也五人君矜恤之仁也卦才之剛柔不同故所噬之難易以異統而觀之惟四五能盡治獄之道象以五之柔爲主故利用獄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爲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而治獄之道得矣

噬嗑亨利用獄

此卦震下離上爲卦上下兩陽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噬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卦辭言凡事必先去間而去間之道又

當用折獄之勇也。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文王繫噬嗑彖辭曰，凡天下事未得亨通者，皆有物以間之也。噬而去之，則物無所間於我，而凡所措施，推之皆準，動之皆化，亨其宜矣。卽如治獄一事，使不得其情而頑梗未服，猶有物以間之，必利用此噬嗑之道爲之。別白是非，剖析情僞，則奸惡屛除，庶幾刑措不用，而大化可成矣。大抵世雖極治，不能保下無方命之人，奸宄不法，間我治化者也，則合之以刑。寇賊不靖，間我疆圉者也，則合之以兵。推之他事，莫不皆然。蓋卦有治間之道，而於用獄尤深切著明，故六爻皆以治獄爲言。其實利用獄者，噬嗑而亨之一端耳。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此彖傳是釋噬嗑彖辭，而極言去間之道貴於威明得中也。震爲雷，離爲電，雷取其威，電取其明。孔子釋噬嗑彖辭曰，卦名噬嗑者，蓋卦上下兩陽，中虛，有頤口之象，而九四一陽獨間其中，猶頤中有物，必齧去之而後合，故名之爲噬嗑也。辭曰，噬嗑而亨者，天下惟有間故不通，噬而嗑，則無有强梗以爲間者，此其所以得亨也。又曰利用獄者，卦體三陰三陽，剛柔中分，則是剛不過暴，而存好生之仁，柔不過縱，而非姑息之愛，得其中也。卦德震動離明，則是可否以斷，而不屈於勢利，是非以辨，而不惑於虛辭，有威明之善也。然威明非特卦德爲然。卦象震雷離電，合而成章，是威而濟之以明，其威益有所施；明而濟之以威，其明益有所用。威明相需，而不偏也。得中亦非特卦體爲然。卦變自益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有仁恕之德，而不失之委靡，有哀矜之念，而不流於姑息。一張一弛之當其可也。凡此皆具用獄之道，故雖六

五以陰居陽或失於柔然衆善悉備則折獄致刑未有不得其理者而何用獄之不利乎按柔中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者葢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折獄之道雖貴剛斷而尤貴柔中禹之泣罪湯之解網王制之三宥皆柔中之謂三代盛王卜年久遠而非後世可及者其皆以忠厚爲立國之本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此象傳是言體威明之象以見其利用獄也雷電當作電雷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勅者整齊嚴肅之意孔子釋噬嗑象曰離象爲電震象爲雷是威明以去天下之間者有噬嗑之象先王以爲與其有間而後合不若未間而預防於是因大小之罪定輕重之罰一出一入秩然有條而不紊俾後之用法者有所遵守而罔敢少踰如此則國憲昭明於一時紀綱振肅於萬世庶人知警懼而無或犯矣茲

非去間之大權乎按明罰是明墨劓剕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朴金贖之類使罰必當其罪而後人不疑於所坐奸吏不得舞文以出入也就此卦言之如罪薄過小宜罰之以屨校惡極罪大宜罰之以何校一一彰明而申警之此往古有讀法之制即今條例中講讀律令一款但有司奉行不力視爲具文遂至百姓冥趨犯刑日衆耳欲刑期無刑者可不以先王爲法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此一爻見小懲而大戒爲小人之福也初上無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校足械屨如納屨然謂著於其足滅沒也周公繫噬嗑初爻曰初陽肆惡罪所當刑然無知犯法罪薄過小但當輕刑以懲其始爲屨校滅趾之象夫人之惡方形而遽爲懲戒則悔其既往愼其將來自無怙惡不悛之咎矣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屨校滅趾者蓋趾在下乃人

之所以行滅趾。則有所警懼而不罹於惡。爲不行之象。咎之所自免也。按止惡於初。不但小人之幸。卽在上者。亦易於施法。不致醸成禍患。興起大獄。殃及無辜。否則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安知罪薄過小之初。不流爲惡極罪大之上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此一爻是言治獄者。能行其罰。可以服剛暴之心也。噬嗑食也。中四爻膚腊胏肉。皆取頤

中有物之象。膚柔脆易噬者。滅鼻強梗難治之象。周公繫噬嗑二爻曰。六二當用刑之任。而居中得正。則聽斷合宜。以此治獄。信有可以片言折人者。如噬膚之易矣。但以一柔遇初剛。強梗弗順。欲其屈服。未免煩乎刑誅。故又有滅鼻之象。然當噬嗑之時。刑所當刑。而不至敗法以縱惡。何咎之有。孔子釋二象曰。噬膚而至滅鼻者。以乘初陽之剛。乃用刑於剛暴之人。不得不爲深嚴。以明正其罪。此正

柔而得中者也。若偏倚於柔。則不足以斷。而委靡不振。安能免於咎哉。蓋國家有法。原以詰奸懲惡。威克厥愛。胤侯所以治羿黨也。刑茲無赦。康叔所以處大憝也。以至公孫弘之誅郭解。王猛之誅樊世。皆有合於剛亦不吐之義。二之乘剛而滅鼻。此正不得不然。否則優柔姑息。如東漢之於宦官。唐末之於藩鎮。明知其惡。畏其強而不敢行誅。爲害可勝言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言用刑而不得其中。無以服民志也。腊肉。獸腊堅韌之物。毒謂傷於口。治人而人不服之義。周公繫噬嗑三爻曰。三當用刑之任。而陰柔不中正。既無剛斷之才。又失用刑之道。以此治獄。是非不決。輕重失平。人自不肯輸服。有噬腊肉遇毒之象。誠有愧折獄之任。而不免於小吝矣。然時當噬嗑。在我

雖有剛明不足之患。在彼實爲有罪當刑之
人。治所宜治。於義爲无咎也。孔子釋三象曰。
三何以噬腊而遇毒哉。非獨治獄之難也。蓋
以陰柔則剛果不足。不中正則聽斷或偏。德
薄才疎。以致若此者。位不當也。然則治獄須
才德兼備之人。豈可不擇而後任哉。按二之
乘剛遇難治之獄。難在人也。故曰滅鼻。三位
不當無治獄之才。難在我也。故曰遇毒。然初
雖難治。而二得善處之道。天下無長抗法之

民。是以終无咎也。三雖無才。而有治獄之任。
有罪之民。亦終當輸服。是以小吝而亦无咎
也。皆緣遇噬嗑之時耳。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
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得聽訟之宜者。猶未可忘戒懼
也。胏與胾同。肉之帶骨者。金矢。周禮獄訟入
鈞金束矢而後聽之。言能使其心服也。周公
繫噬嗑四爻曰。四當治獄之任。以剛居柔。是

有剛柔相稱之道。既不傷於優柔。又不嫌於
剛暴。雖頑梗弗率之徒。亦有以得其情而俾
中心輸服焉。故有噬乾胏得金矢之象。然獄
者天下之大命。治獄者天下之大事。尤必艱
難其心。無所慢易。正固其守。無所偏私。則刑
當其罪。能如是而後吉也。孔子釋四象曰。利
艱貞固可以得吉矣。然爲民上者。必使民無
訟。治道大光。乃爲可貴。今雖善於決獄。而猶
待於聽訟。是則治其末未正其本。塞其流未

拔其源。其道則未光也。按以全卦之體言。四
爲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以六爻言。四反
爲噬之主。與三陰同噬。初上者。舉卦言其位。
則梗在其中。爻言其才。則剛足以噬。取義固
不同也。王制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則九四大臣。固有折獄之任。然雖
聽訟得宜。而爻戒以艱貞。象傷其未光。周孔
聖人。無非愼重民命。即如得其情。哀矜勿喜
之意云爾。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此一爻。是言六五爲訟獄之主。非明德愼罰者。不能得當也。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胏胏者。黃中色。金亦謂鈞金也。周公繫噬嗑五爻曰。五居尊位。天下訟獄之主也。而以柔中居之。則寬而不過。仁而不偏。得用刑之道。以此治獄。隨其輕重。皆得其情。刑罰淸而民自服。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又不敢以人無不

服。而遂易以處之。必正固其守。而出入惟允。惕厲其心。而恣睢不萌。庶幾刑必當罪。罪不失刑。得用獄之宜。而无咎矣。孔子釋五象曰。五所以貞厲无咎者。蓋爲治莫大於獄。而難治亦莫甚於獄。惟能貞則斷合乎理。能厲則聽無不當。所治之大小輕重。皆得其宜。乃无咎矣。按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之守。惟在於法之中。以柔噬者。大君之仁。時行於法之外也。然猶貞厲則无咎。如帝舜欽哉惟刑之恤。穆王訓誡祥刑。而曰朕言多懼。其敬愼之心。誠有可爲後世法者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此一爻。是言惡極罪大之人。不可逭也。何校負械於頸也。周公繫噬嗑上爻曰。初卑而無位。上高而無位。故皆爲受刑者。過極之陽。估惡不悛。當服上刑。有何校滅耳之象。凶孰甚焉。孔子釋上象曰。王者明罰勅法。聳動衆聽。在人無不共聞。何上之昏迷不聽。乃自陷於

大惡。滅耳之刑。正以罪其聽之不聰也。於人何尤哉。按初上皆爲受刑之象。初則罪之小者。用輕典以治之。小懲大戒也。上則罪之大者。用重典以治之。怙終賊刑也。滅趾於初。以使其不進。滅耳於終。以罰其不聽。聖人之於人。勉其始而戒其終如此。總欲消天下之有間。而歸於無間耳。

䷕ 離下艮上

賁卦變剛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有文飾之

義。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爲本。蓋人情自質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返於質也難。文王於賁深慮末流之失。故亨之下。即繼以小利有攸往也。至彖皆是此意。六爻中得其賁者。惟二之賁須。三之賁濡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外此則四之皤如。固不成賁。而初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戔戔。則以丘園之野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無色賁矣。於賁飾之時。而取不賁之義。何一非文王小利

攸往之心乎。夫周公制禮作樂。其文郁郁然。皆因天道自然之文。以成人道當然之文。並未嘗以己意增飾一事。然後知周禮之作。猶是取丘園取白賁之心也已。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此卦離下艮上。內離明而外艮止。是內裕文明之德。而外無踰等之弊。又卦變自損既濟二卦而來。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錯而文生焉。故名爲賁。卦辭言文固不可不用。而

亦不可過用也。賁。文飾也。亨。小利有攸往。以卦變言。文王繫賁彖辭曰。文質得中則行之通達而無弊。文質失序則僅可粉飾一時。而終有文勝之虞也。如卦變柔來文剛。是能以淳朴爲主。而文濟之。得其中矣。且離明於內。則制禮作樂。皆斟酌時宜。務求至當。文之四達而不悖也。何亨如之。又卦變剛上文柔。是徒以藻繢爲主。而質反輔文。失其序矣。且艮止於外。則布政宣猷。皆塗飾文具。不能經遠。

文之可小而不可大也。則亦小利有攸往而已。按自古帝王。未有無文而治者。四代之典謨訓誥。禮樂刑政。皆治世之文也。然質爲本。文爲末。本爲大。末爲小。文以輔質。此賁之所以致亨。文以滅質。此利之所以爲小。故陶唐有憂深思遠之風。夏禹有克勤克儉之美。伊尹有愼乃儉德之規。孟子有賢君恭儉之訓。皆敦本尚實。而專務於其大者也。若徒事繁文。以長浮僞。又豈所以爲賁乎。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彖傳是釋賁彖辭。以明聖人用文之大權也。賁亨之亨字疑衍。先儒謂天文也句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止謂各得其分。孔子釋賁彖辭曰。卦之名爲賁者。果何以致亨乎。以卦變言之。自損來者。損之二本九也。今則三之六來居之。是以柔文剛也。損之三本六也。今則二之九上居之。是以剛文柔也。又自既濟來者。既濟之五本九也。今則上之六來居之。是亦以柔文剛也。既濟之上本六也。今則五之九上居之。是亦以剛文柔也。以柔文剛。則質爲主而加之以文。達之天下後世。無有不準。故亨。若夫剛上文柔。則文爲主而質反輔之。推之天下後世。必有其弊。故小利有攸往。文王之繫辭如此。苟明乎賁之所由亨。而悟賁之爲道。豈徒文已哉。其於天人之理。固已

兼盡之矣。剛柔交錯。卦之變也。是卽日月之推移。星辰之旋轉。其懸象於天。燦然而森布者。非天自然之文乎。離明艮止。卦之德也。是卽五典之所由敘。五禮之所由秩。其昭著於人。秩然而不可越者。非人固有之文乎。惟交錯爲天文。則觀乎卦中之天文。而或剛或柔。時變因之。剛來文柔。見時之通。而以爲春夏也。柔來文剛。見時之復。而以爲秋冬也。可以察四時之變焉。惟明止爲人文。則觀乎卦中之人文。而爲文爲止。大化因之。文以聯其情。則天下皆有禮以相接。而不漓也。止以定其分。則天下皆有分以相守。而不瀆也。可以化成天下焉。賁道何其大哉。按賁之世。文象昌明。天人之機。至此不得不開。而恐相沿既久。文必勝質。故文王繫以小利。孔子示之文明以止。其爲慮至深遠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此象傳是言人君敷政愼刑。以章文治也。折

辨晰也。孔子釋賁象曰。山下有火光被草生此賁象也。蓋山在上。則法有所必守。火居下則明有所不矜。君子體此。於水火兵農錢穀之庶政。務用吾之明以綜覈之。而無使少有暗昧以傷文明之治。至於獄者民命死生之所係也。衡文析律。稍恃其明。而輕爲讞決。則民之失入而死於司刑之刀鋸者。蓋不知凡幾矣。況賁尚文飾。獄貴得情。須先有哀矜惻恤之心。以去其慘刻深文之習。而臨獄之時。自無敢輕爲折也。按賁雖以文飾爲尚。而貴有賁意行乎其間。曰明庶政。則後世甫辰扮飾之文皮若以爲陋矣。曰无敢折獄。則後世慘苛鍛鍊之風。不知其何以消矣。昔漢文帝承紛造之後。躬親細務。其於食貨農桑。纖悉不遺。而於治獄一事。命令再三。佩其辭旨。至今令人感頌。此眞能體賁之義。而無愧於爲文者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

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抱道自守。而安貧賤也。趾足趾也。徒。徒行也。周公繫賁初爻曰。士君子處世。既貴其有德。尤重其有守。初九以陽居陽。有其德矣。而居明體之初。在賁之下。是其時潛而未曜。隱而未章。道宜自賁。棲遲草野安於貧賤。而能有守焉。爲賁其趾之象。彼其心專以天爵自麗。而不以人爵爲華。其於世人章服之美。毅然去之。若浼。而任吾素履以往。不稍濡滯。故又爲舍車而徒之象也。孔子釋初象曰。所謂舍車而徒者。豈其惡富貴而逃之哉。顧身在下位。而儼車服之榮。非義也。決於義以定取舍。故寧舍彼而安此。非專尚乎隱以爲名高也。按初九在下爲趾。其分至卑。而有剛明之德。足以自賁。雖六四應之。欲下求於初。然四求初爲貴德。初求四則爲趨勢矣。蓋在下之剛。以安於在下爲義。初之賁在德不在車也。人人有貴於己者。令聞廣譽

施於身不願人之膏粱文繡。賁之道豈資非分之車服以自文者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同心共濟能資於人以有爲也。須附頤而動者。周公繫賁二爻曰。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居正。是皆同德相輔。同氣相孚。而又俱無應與。則其勢孤而求援益切。故二之陰柔才弱。必上附三之陽剛而動。則其一謀一猷。皆仰資乎三以成之。如須之附頤而動也。孔子釋二象曰。所謂賁其須者。以三才力有餘。居二之上。二附之而動。將以興起有爲。則二之與上者。乃相須之殷。而非附勢以苟合也。按二以陰不足以有明也。得陽而後明。二以柔不足以有立也。得剛而後立。二以下不足以有興也。得上而後興。此二之所以必須乎三也。然則欲建功烈於當時。垂聲名於竹帛。豈獨士君子貴有拔茅連茹之風哉。古之盛世。君明臣良。一德一心。君臣相資。用成郅隆之治。則求賢佐理以興起事功。實有天下者第一要務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此一爻是言處羣才輻輳之會當示以正大之情也。濡如潤澤之象。周公繫賁三爻曰。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則左右後先咸思殫其材智以效用於我。凡所施爲。自能集思廣益以成文明之化。爲賁如濡如之象。然上下皆陰爻。非正應。則鮮終不可以不慮。又三處明體之極。或過恃其明。人將飾貌以瞞我。而爲非道之悅者有之。故必永守其正。而有以起其畏敬。消其不遜。則賁常得其所濡而吉矣。孔子釋三象曰。凡人之相陵。必起於相狎玩褻之端。雖人之伺其色笑者甚衆。而剛明不阿。無間可乘。終莫得而陵之也。按頤笑不以假人。讒諂實能喪國。自古君子固小人之

暱就不察其詐而狎近之卒反爲所陵者多矣。如孟子於王驩朝暮見而不與言行事。宋璟待楊思勗在道數月終未嘗通一辭所謂絕之於始不惡而嚴彼小人者雖欲傷我豈可得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此一爻是言求賢之誠心惟專於正應也。皤白也。翰如言行之疾。如飛翰也。周公繫賁四爻曰。四與初本爲正應。相爲賁者。而爲九三所隔。遂至心雖相合。迹則相暌。不得其所賁而爲皤如之象。然四以柔居陰。本具柔正之德。不肯妄有所應。故其求初之心更爲迫切。如白馬飛翰之疾者。然九三剛正。本非有害於四。亦欲與四相爲親善。以成賁道。而其如四之守正而不妄應何哉。孔子釋四象曰。人之相疑者位。而相信者心。四所處之位遠於初而近於三。疑若爲所附而動。故來三之求

然位雖近於三。而心實信於初。故確然以正自守。急求於初。而不與三賁。雖三亦諒其誠而終不尤四之不我與也。又何他患焉。按此爻與屯之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交錯。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蓋屯二應五。下求上也。故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故不可以緩。時地因有不同焉耳。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此一爻是言當文明極盛之時。而有挽回世運之微權也。丘園。朴野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周公繫賁五爻曰。六五以柔中居尊。敦本尚實。純以儉朴居心。而一切繁華之見。不得淆其中。雖身履朝廷文物之盛。而不失山林樸素之風。爲賁于丘園之象。至於束帛雖微。可以享神求賢。禮宜隆渥。而亦戔戔

自持則外此之不事華縟可知已。夫當賁時而儉嗇若此似不免為鄙為儉之吝。然踵事增華終不若安于儉素之為善也。故終則吉焉。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吉者以賁之世人皆尚文。主世運者深慮溺文滅質之憂。五實能崇尚儉朴為天下先絕非有所矯飾而然終能化成天下而得吉則可以遂其返樸還淳之志不有喜乎。按賁為文飾之卦六五又人文化成之君而反取丘園之賁者蓋治不

可以無文而文不可以太盛。賁至六五已過中矣。文勝之時也。聖人慮其過而預防之將驅天下而歸之中也。東周之末禮儀過繁。鏤簋朱紘。歌雍舞佾。僭侈之習上下無等。故孔子言禮樂。必云從先進而答時人之問禮亦以寧儉為言。此皆相時敝以立論其有合於此爻之旨者乎。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此一爻是言文之極而返於質也周公繫賁

上爻曰。上九居賁之上處艮體之終是文之至盛而得所止者也。故能盡去浮華獨標眞素為白賁之象。以白為賁則文盡而返質。又何有文勝滅質之咎乎。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時正致飾而亨盡之時也。故上之志急欲挽文而還樸。今白賁而无咎則人皆向風而上所以挽回賁道之志遂矣。何不得之有。按賁卦曰亨曰小利。文王所以立文質之防。曰丘園曰白賁周公所以垂救世之論。曰喜曰得志孔子所以決從古之心。三聖人所為存至

道於一時。防陵替於奕世。觀其辭之諄復而知意至深遠矣。

䷖ 坤下艮上

剝卦以上九一爻為主。當五陰盛長一陽消落之時君子豈可有所往。彖傳釋卦辭而繫以順止非終不往靜以觀時有待而往也。為君子謀也。六爻初猶未害君子。二則漸害君子。聖人皆慮及蔑貞而惕之以凶。四則蔑貞

已肆陰禍切身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皆所以戒小人也至於三之應上五之從上一繫之以无咎一繫之以无不利其於小人之改邪爲正者又未嘗不許之蓋聖人於柔變剛之際重惕小人之害君子而必欲其受制於君子是則撥亂爲治轉危爲安之深心也夫事起於微禍伏於忽自一柔變剛而爲姤再變爲遯三變爲否四變爲觀以至於五變則爲剝是其始也不過一陰生於下其勢甚微

初若可忽而其後卒至黨羽已成兇惡日肆爲君子害彼小人亦知己之欲去君子爲名不正言不順而乃浸潤侵蝕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然則小人之爲計狡而爲禍深矣爲君子者可不防之於早以杜其惡於未形也哉

剝不利有攸往

此卦坤下艮上是羣陰盛長而孤陽頹落之日也故名爲剝卦辭言當此之時妄行躁進必爲小人所害而無所利益也剝剝落也文王繫剝彖辭曰五陰盛長於下一陽將盡於上是小人之勢旣熾於極盛而君子之氣機幾於將絕此時而再往必至一陽盡消而變爲純坤矣君子於此宜惕然思吾之出處甚重豈可輕於一往以蹈禍機惟宜與時進退藏以養其才於不試故不利有攸往且卦德內坤順而外艮止亦宜順時而止不可違時而往也按漢唐之世黨錮之禍毒徧海內然必

有一二君子炳幾觀變超然於塵壒之外而不攖其患所謂得處剝之道也然君子進退係世道之興衰爲人君者不能審於是非而使小人肆虐致仁人志士不敢一日安於其朝此豈國家之利蒼生之福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此彖傳是釋剝彖辭言柔盛變剛之日惟當順以俟天止以待時也柔變剛言柔進於陽

變剛爲柔也。孔子釋剝彖辭曰。卦之名爲剝者。卦體一陽在上而將盡由五陰剝落之也。柔變剛初而爲姤。二而爲遯。三而爲否。四而爲觀。五而爲剝。蓋小人之去君子原於名義不順。必陰謀深固使之日漸消鑠潛移不覺。然後可以肆其排沮之力。而盡變爲小人之黨也。辭謂不利有攸往。以小人之勢如麥之方長。而不可遏之時也。卦德坤順艮止。有順而止之之象。君子觀其象而悟其理。則不輕

攸往。政所以處剝之道也。然君子所以毅然不往者。豈寘寘無所抉擇於中。而徒委之無可如何之勢乎。蓋陽息而盈。則天運復。陽消而虛。則天運剝。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運處極剝。知其後之將必至於復。而沈謹自守。以求合乎天行之數而已。大抵平陂倚伏。一定之理。覩變不審。徒欲與小人角一日之勝負。既非保身之哲。又重天下之禍。且使維持補救者。反無以施其具也。從來挽

回世運。非深心大力。邁時養晦之士不能。下勃之重安漢室。仁傑之復興唐祚。斯其人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此象傳是言人君當思剝之可危。宜急於固本安邦。以盡治剝之道也。附。連屬也。孔子釋剝象曰。卦象山高于地。而反附著于地。頹剝之象也。爲人上者。思剝之所來。必自下起。欲防剝之道。必先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蓋上何所宅。唯民所止以爲宅。宅苟不安。則上何

以寧。下苟不厚。則宅何以安。故必孚以安全以厚民生。則下之宅自厚。而上之宅亦安矣。

按卦爻皆著剝陽之義。惟大象獨言治剝之道。卦體坤爲地。厚下以象坤也。艮爲止。安宅以象艮也。唐太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是明於厚下安宅之理者。人君法此以治剝。其亦危者使平之道也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

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有害正之漸而深懼君子之將危也。蔑無也。謂消無正道也。周公繫剝初爻曰。陰之剝陽必自下起。初在卦始其力雖未能去君子而奪其位。然中懷疾害已岌岌乎蓺其進而侵其權。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之象。夫初之敢於發難者彼其心蕩然無名教之足畏。而疾正如仇勢必欲消蔑無餘而後已。殊不知以邪侵正。以小人消君子。雖君子蒙其禍而小人亦鮮有倖全者。祇自取其凶而已。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剝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陽而陽滅沒於下也。禍起自下。惡稔在初。覩其幾之微而知其勢之必至於危矣。按剝之一陰。即姤之一陰。姤之初受制於九二。若羸豕之繫於金柅。故吉而无咎。剝之初自二三以上無切近之陽負或制之。故其爲害始似甚微。而後必至於不可勝窮。可見朝廷之上。一日無端人正士。而憸邪遂得無

顧忌得以恣其所欲爲。宜乎小人之汲汲求去君子也哉。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之勢漸長。而害正之機浸成也。辨所以分隔上下牀之幹也。與。黨也。周公繫剝二爻曰。二居坤體之中。又進乎初。是小人之權勢得行於中。而由下可以害上者。象剝牀而及其辨者也。又以陰居柔。則其心甘爲小人。而樹君子之敵。勢必至於蔑貞而自取菑害。故再儆之以凶焉。孔子釋二象曰。剝牀至辨。較之於初爲惡滋甚。幸居卦之下體。黨與未盛。君子尚可預自爲圖。以免害正之嫌。若失此不圖。將去辨即膚而禍難追矣。蓋小人欲爲不善以害君子。未有不藉黨援以相濟者。然穽深而機巧。在人主之前。多爲謹身自飭。以使其不覺。及至布置既定。羽翼已成。外廷耳目。皆其朋黨。肘腋近倖。悉彼私

人。忠良蒙禍。世道阽危。人主縱覺之。無可如何矣。初二連進。勢已不孤。而象以未有與爲言。猶欲及其未盛。而爲防之之道。夫羣邪得志。在君子不過遠引以避之而已。而人主孤立於上。可晏然而不早加省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去其黨邪之失。而獨能從正以避咎也。上下指四陰。周公繫剝三爻曰。

彖陰方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以應上之剛。是其心深知君子之不可絕。而去其黨以從之。則不惑於朋比之私。而無染於陰邪之禍。在剝之時。其義爲无咎矣。孔子釋三象曰。剝之所由无咎者。以三居四陰之中。上下皆陰。而獨與一陽相應。則所失者陰。是其失乃所以爲得也。於處剝之道。又何咎之可及乎。按諸爻皆陰。惟上九一陽。近陽者最善。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能應陽者次之。六三是也。故不爲剝。聖人於陰之從陽者。未嘗不幸之許之。所以堅其從正之心。而開其補過之路。化小人而爲君子。尚賴此潛移默轉之微權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之播惡既深。而君子之受禍爲已酷也。膚。肌膚也。周公繫剝四爻曰。四以陰居陰。是邪黨密布於朝廷。流毒遍加於海內。凡忠臣義士之在位者。靡不親受慘酷。身攖殺辱。爲剝牀以膚之象。剝而及膚。小人之爲戕賊計者。蓋已至矣。然時雖極剝。而正

氣未嘗不留於天地之間。故不許其戕賊而直示之以凶。以明君子雖危。彼小人者。安能獨全乎哉。孔子釋四象曰。剝牀以膚。則非以足以辨。僅至不安其身而已。直以危亡迫之而切近災禍也。縱欲遠而去之。已無及矣。自古小人傾害君子。無所不至。而毒螫未極。人恒不知其禍之烈。四居上體。在牀之上。爲膚剝而至膚。則君子之身幾爲所盡戕矣。故聖人特危言悚之曰。何不早爲之所。而使至此

極也。此非張小人之勢。正深咎爲君子者制禦無方。而釀成其惡。在己不得辭其責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此一爻是言六五爲羣陰之長。能率其類以順聽乎陽也。魚。陰物。貫魚。如魚之連貫而進也。宮人。嬪御也。周公繫剝五爻曰。五居羣陰之上。又近上之一陽。是其力足以統攝羣陰。而又心知害陽之非義。故能率其黨類。而受

命於陽。使一切朝政國柄。皆歸之君子。而受成焉。如貫魚順序。以宮人承寵於其君之象。夫國有君子。不特善類膺福。而亦足以庇陰小人。五能如是。寧有不蒙其利者哉。孔子釋五象曰。五之以宮人寵者。羣陰剝陽已極。五能翻然悔悟。親率儕類。順序聽命君子。方嘉與維新。必不苛繩前愆。始雖有尤。終則无尤。廓然而涵濡於君子度量中矣。按五爲君位。不言君而取象於后妃者。蓋此卦陰盛。五爲

衆陰之長。又有一陽在上。故別立一義。欲其率先衆類。俛首以聽君子之命也。聖人貴陽賤陰。夬之時。決陰之權在陽。則教陽以制陰之道。剝之時。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固在於此。而夫夫婦婦。男正外。女正内者。亦在乎此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此一爻是言剝盡將復之時。君子以一身爲

民情所歸附也。碩果。碩大之果也。輿。所以載也。剝廬。自剝其廬舍也。周公繫剝上爻曰。上九以一陽在上。不爲衆陰所剝。而厲節彌堅。立品彌高。小人自不得而傷之。如碩果不爲人所食。將見復生之象。夫當剝極之時。人心思治。尚留此一君子。以爲邦家之慶。用能保國庇民。民皆載之。如得輿者然。是知唯君子能覆蓋小人。而小人亦藉君子以庇其身。若小人必欲剝盡君子而後快。則君子亡。而家

國破小人亦無所容其身象如自剝其廬已耳孔子釋上象曰君子何以得輿葢以一陽獨留此天意也天意攸存即民心所屬君子雖勢處甚孤而繫結於民心者更切相與承事而共載之誰能剝焉若小人用盡機謀詭詐以剝君子終於自剝其廬夫亦安所用之也按此卦以上九爲主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其五陰則順乎陽者吉不順乎陽者凶初二四取象於牀見君子在下小人可藉

以安身上爻取象於廬見君子在上小人可藉以庇身君子在上在下皆有益於小人如此而小人必欲去之君子去而危亡立至載胥及溺小人亦未嘗獨免則害君子正以自害耳故天下之惡無有甚於小人天下之慝亦無有甚於小人也

䷗ 震下 坤上

復取一陽復生之義當剝之盡而爲坤陽氣已生於下至此一陽之體成而來復乃天運

循環理當如此非人力所能爲也故卦辭專以氣數言彖傳釋復之亨曰剛反以自剝一陽窮上反下而爲復也釋利有攸往曰剛長以自復一剛自下進上而爲臨泰以至於乾也然以陰陽反復之道計之其消而息往而反者乃天行之必然動而以順行亦惟法此而已矣豈有岐哉六爻專以人事言雖其間功有淺深德有厚薄較然不同然皆於復之義有合焉獨至上六則私欲錮蔽善端滅息

爲迷而不復聖人極言災眚以示戒深著迷復之不可也合氣數人事觀之可見動靜者天道之復也善惡者人道之復也在天運有其自然在人事宜盡其所當然必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頻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至迷復則凶所必然而災眚之來莫可究極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於善端萌動之初而存理遏欲以全剛反之復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此卦震下坤上。是陽氣窮於上而復生於下。一陽來復。其幾甚微。故名爲復。卦辭言復則必亨。乃君子之常道。而天運之必然也。无疾。無有害之也。朋。謂羣陽。七日。謂自姤至復。凡歷七爻也。文王繫復彖辭曰。卦體君子既往而復來。卦德震動而坤順。既有可爲之時。而又有可爲之才。宜其亨也。雖君子之處勢甚

微。而氣機自遂。其一出一入。竟然無復有沮害之者。以至朋類相孚。翩然而來。亦會其時之可亨。而無摧抑之咎。亨在己。既信其有獨復之機。亨在人。又驗其有浸長之勢。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進稽陰陽反復之道。自姤一陰始生。歷二陰之遯。三陰之否。四陰之觀。五陰之剝。純陰之坤。以至一陽之復。凡更七爻。爲期七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則剛德方長。自此進而爲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以至純陽之乾。理勢有必然者。又何道之不可行。而功之不可建哉。利有攸往。復之所爲必亨也。按臨言八月有凶。不言日而言月。惡陰之浸長而遲之也。復言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喜陽之方來而速之也。然有天道之復焉。有人道之復焉。天道之復。乃氣運之自然。人道之復。皆行事之所致。夫使氣運將復。而行事無自復之道。則其復必不固。所以古之聖王當天命既屬。而修德益

謹。行善益力。自此羣剛相繼。同德協心。往無不利。大勳畢集。庶幾來復之權在我而不在造化矣。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彖傳是釋復彖辭。詳言復道之亨。而因以發明天地生物之心也。剛反。一陽復生也。天行。天之運也。剛長。既生而漸長也。孔子釋復

彖辭曰。復何以亨。卦體剛復生於下。如往而復反。是賢人君子。久遭淪落之後。而復遴登庸之日。將見一賢初進。而羣才來附也。何亨如之。然君子於此。上稟乎天命之靡常。而下慮夫人情之難合。故不敢以久鬱乍伸遽其銳進之氣。惟不輕於動也。而順以行之。則出入皆自復之道。而朋類之來。亦附我之順動以牽復矣。是以己得无疾。而人亦得无咎。卦辭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天行以七日爲

期復之速也。君子以順動之道。審於天行之數。而知天行無消而不息之理。君子之順動亦有轉亂而爲治之才。則善於順動。乃所以善承天行也。利有攸往者。一陽既生於下。其勢自不容禦。必至駸駸盛長。吾道大行。而無往不利矣。夫觀復於世道。固足以見陽德之亨。而觀復於造化。其不有以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無心。生生不息。乃其心也。純坤之時。生意滅息。天地生物之心。幾於蔽塞矣。迨

夫一陽既動。則無中含有。而乾元資始者。於此露其機。貞下起元。而坤元資生者。於此呈其朕。生物之心。雖非至此而始有。實乃至此而始見。雖在積陰之下。而昭然發露者。孰得而掩之哉。按陰陽之理。以天行爲開復之數。而復之君子。以順行爲保復之機。故必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朋來无咎。而後利有攸往。苟徒冀天行有常。而不以順行。將終於滅息而已。則所爲盡脩能以符氣化。非君子之責而誰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此象傳是言先王體復之義。而制爲安靜之法。以養微陽也。至日。冬至之日也。省方。省視四方也。孔子釋復象曰。雷在地中。靜極而動。復之象也。一陽初生於下。其氣甚微。當靜以俟之。不可擾也。先王順承天道。冬至之日。舉凡政事云爲之間。可以休養微陽者。靡不垂

爲令典。以著裁成之用。故關所以掌道路也。而閉之。商旅出諸塗也。而不行。使之外不得入。而無有害之者矣。古者歲十一月朔巡守。而后于是日。則不省方。使之內不得出。而無有泄之者矣。蓋天地生物之心。主于動。而先王參贊之功。主于靜。合以成之。而所以保護微陽者。固已至也。按微陽之氣。天地之根。而萬物之母也。氣方息而遂洩之。故夏有愆陽。冬有伏陰。精未聚而先發之。故人多夭札。物

多疵癘。此復之所以貴安靜也。夫寂者。感之君。翕者。闢之本。冬藏爲一歲之復。夜息爲一日之復。喜怒哀樂未發爲須臾之復。誠能奉若天道。涵潛完密。主靜以立其極。用之于國。則寧謐而不勞。用之于身。則冲和而不竭。壽身壽世之道。孰有外焉者乎。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此一爻。是言復之貴早。以克全繼善之體也。

祗。抵也。周公繫復初爻曰。初爲卦之一陽復之主也。又居動體。而在事初。未涉物感。則動而卽覺。覺而卽復。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夫人惟過失顯形。然後思復。未免困心衡慮。而有悔。初當意念方萌。卽自省悟而改圖。亦何至於悔乎。復至此。則心體粹然。不爲人欲所累。而適還其天理之本初。大善而吉之道也。孔子釋初象曰。凡人之妄。皆從心起。心過不改。則形於外而爲身過矣。善用力者。

卽一念之悟而速反之。省察克治。固之於早。內旣直而外自正。此不遠之復。所以爲修身之要也。按春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皆以不極其往爲復。復善貴早。故易以不極其往者言之。善失之遠而復。必至有悔。惟失之未遠而復。所以不祗于悔。然非初之剛隨時審察。而勇于自治者。不能。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方爲不遠之復。而元吉者乎。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下比於初以成復道之美也。休美也。仁謂初九。周公繫復二爻曰。二居震體之中。其心易動。動即離於善矣。幸二柔順則能從人。中正則能擇善。上無係應。而下近初九之賢。自能以友輔仁。資其切磋之力。優游不迫。日進於善而不知。復之休美者也。烏得不吉哉。孔子釋二象曰。復之休美而吉者。二一去初未遠。上無私應。而又深信初爲克

復之仁人。故能降心抑志。從初而復。則其吉也宜矣。按天地生物之心曰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曰仁。爲仁固由己而不由人。然亦有己未能復禮。而資人以輔仁者。初不遠之復。自修之意多。二休美之復。資人之益多。及其成功一也。夫布衣窮處之士。猶須親師取友。輔成其德。若君天下者。而得仁人之助。將盡一世之大。皆可使反剝而爲復焉。又豈獨一身之克復已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此一爻是戒三頻失之危。而又予以復善之義也。頻屢也。周公繫復三爻曰。三以陰柔不中正。又處動極。是其天資掌昧。秉性躁妄。其於天人理欲之界。見之不眞。守之不固。爲頻復之厲。然三之厲也。在於頻。而三之幸也。亦在於頻。頻而失。亦頻而復。與迷於復者又相遠矣。倘自省其失。而終復之。又何咎焉。孔子釋三象曰。過而不改。咎乃歸焉。六三頻復。則

屢失屢改。固非遂非而文過。亦非畏難而苟安。雖其心不能免乎危厲。而於義也。又何咎哉。先儒謂頻失爲危。頻復非危。聖人危其頻失。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夫頻失頻復。固爲善補過。倘失多而偶不復。咎將何如乎。孔子稱顏子不遠復。又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惟其弗失。方謂之能復。則勸之者。正所以警之而已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此一爻是言四不爲羣陰所溺而獨能從初以復乎善也。中行。四陰之中也。道。謂初九。周公繫復四爻曰。四居羣陰之中。而下應初之陽剛。其志趣高潔。拔乎流俗。與衆同行。而不與衆俱靡。是中行而獨復者也。當此之時。陽氣甚微。而四以陰居柔。其才力不足以有爲。然其心獨能依附於仁人君子。以復於善。眞所謂特立獨行之士也。又奚必較功計利爲哉。孔子釋四象曰。中行獨復者。四以初抱道

在下。而去其類以從之。是見道之在初。而不見其類也。故其下而從也。非從初也。乃所以從道也。宜見之明而決之勇耳。按四之抗志遠衆。獨得其本心。如陳良楚產。而學周孔。夷之墨者。而見孟子。以至舍生取義。棄邪從正。一念獨惺。萬夫莫撓。理所宜然。吉凶弗計。非豪傑之士。其能克自振拔如此耶。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此一爻是言六五復善之已純。自無私欲之累也。敦。厚也。考。成也。周公繫復五爻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而居尊位。是其資淳質美。孜孜焉以復善爲心。而無一毫浮薄之念得入其中。故其操之也密。毋始勤而終怠。守之也固。毋久歲而暫荒。能敦厚於復也。初雖修身於下。僅可无至於悔而已。若五則私意淨盡。天理流行。而來復者。皆天地之心。又何悔之有乎。孔子釋五象曰。五之敦復无悔者。蓋人受中以生。原無虧缺。五之功深理熟。以我之所

固有者。我自成之。渾然一中之初。體天地全而賦之我。自全而凝之矣。此復之所以獨美歟。大抵既名爲復。未有不由工夫而得者。敦復无悔。所謂反之之聖也。六五居至尊之位。縱使天資高妙。見道甚蚤。勵精嚮治。立志甚堅。而聲色逸樂。交攻於內。便辟讒佞。環伺於外。非心易縱而難制也。善事易格而難行也。有道仁人之輔導於下者。易隔而難親也。苟非朝考夕糾。省察存養。則見於己有銖兩之

偏施於世有尋丈之失。豈得云无悔哉。成湯
制心制事而後可建中於民。武王敬勝義勝。
而後能作稽中德。有合於此爻之義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
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
也。
此一爻是言上六迷復已極。夫人交困。而無
一事可為也。災。天災。眚。己過。十年。數之終也。
周公繫復上爻曰。上以陰柔居復之終。既無

復善之德。又遠仁賢之助。蔽錮已深。善端滅
絕。迷而不復。其凶可知。夫災自外來。眚由己
作。天之所厭。己則招之。迷復如此。無施而可。
以是行師。必終有大敗。不惟禍萃其身。而且
及其國君。雖至十年之久。終于不克征。以雪
其恥也。豈不可畏哉。孔子釋上象曰。迷復之
凶者。謂復則合道。既迷于復。則與道相反也。
雖君行之。猶為反君之道。況其下者乎。甚矣
迷復之凶也。按卦之六爻。初之不遠復。賢而

希聖者也。五之敦復。聖而希天者也。二之下
仁。其親賢取友。以成其德者乎。四之獨復。其
棄邪從正。而不牽于流俗者乎。三之頻復。其
猶日月之一至焉者乎。皆合于復之義者也。
惟上之迷復。怙終不悛。害于身。凶于國。有不
可勝言者。故聖人于三。猶曰无咎。而上則曰
災眚。曰大敗。其重改過而惡怙終者何切也。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六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七

䷘ 震下 乾上

无妄之謂誠以天道言實理之自然也以聖人言實心之自然也震者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則妄矣彖傳釋卦辭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剛德在內心不妄也為震主動不妄也動而健則勇於義而不屈於物欲九五以剛居中在己正也下應六二柔順中正所應正也正則天命之當然也匪正則違乎天命之正而不可以有行矣對時育物先王亦順天時而已何有妄焉初之吉二之利其无妄也一時也三之災四之貞五之疾上之眚亦非有妄以致之也亦一時也時當動而動不當動而不動所謂動以天也所謂正也彖辭於利貞之下即繫以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明无妄之不可不出於正也爻辭於无妄之極亦繫以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明乾一不變者即匪正而妄也然則彖言全體爻言

一節其無不以正垂訓也意深切矣有无妄之實心者可不審時以趨於正也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此卦震下乾上本天而動動而不妄故為无妄卦辭言心出於正則隨感而皆通稍涉於妄則往行而有礙也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匪正謂不合正道也文王繫无妄彖辭曰蓋天地間惟此眞實之理而已卦變剛來而為震主其心純乎天理動而皆實卦德震動乾健卦體剛中而應則德既純一而誠能動物此无妄之所以元亨也然其所以亨者利於至正耳若知有未至理有未窮而以偏倚之見行之則自信為正者政匪正之所伏也雖无妄心而不合於自然之理即匪正矣匪正則災眚隨之以之處事應物徒有紛擾之患而安能利有所往哉按无妄即所謂誠誠則自無不正而又勉以利貞何也蓋人無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功則有志在祛妄而反墮於

妄本欲從正而反悖於正者。以此自治。必有言僞而辨。行僻而堅之失。而受病在一身。以此治人。必有不諳物情不識時宜之弊。而受病在天下。從來妄之溺於利欲者易見。妄之溺於意見之偏學術之誤者難知。惟其難知。是以果於自用。輕試之世道民物而貽害無窮也。宜聖人極論而深戒之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此彖傳是釋无妄彖辭。以明无妄則應天之命。匪正則失天之祐也。內外以六畫之卦言。下三畫爲內。上三畫爲外。以三畫之卦言。下畫爲內。上畫爲外。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有由內及外之義也。剛中指九五。何之。言無所往也。祐。助也。孔子釋无妄彖辭曰。卦之名爲无妄者。以卦變剛自訟之二來而居初。則天德之剛。不馳於外。而還爲一心之主。此中渾然

一无妄也。卦德震動乾健。既有震動之才。而不屈於物欲之擾。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卦體五之剛中。下應於二。既有實意之孚。而不涉形迹之僞。所主之剛。不因應而私也。无妄如是。理宜大亨。而必利於以正者。蓋以天之賦命於人。本無不正之理。而人之受命於天。必盡去邪妄之私。斯人之妄去。而天之命見矣。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以正則可行。而匪正則不可行。乃猶自以爲无妄而欲往焉。動而輒阻。又何之矣。失其所主之剛。而悖乎天命之正。其何以獲祐而行之哉。蓋天人無二理。總不出於一誠。所以惟命不于常。惟德爲有常。若無无妄之實。而逞其私智。妄意天命可與。其不流於後世圖讖之說幾希矣。聖人之書。不且爲奸雄嚆矢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此象傳是言先王體无妄之象。以盡參贊之

道也。茂盛也。對時順合天時也。萬物之物兼人言。孔子釋无妄象曰。卦體乾上震下。爲天下雷行之象。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正發生萬物之時。天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無有滲漏。是隨物而皆與以无妄之理。先王法天理物。以爲天之无妄不可見。其可見者時也。受天之无妄以成形者物也。本至誠克積之衷。以對天時而順序布和。以育萬物。而省刑弛禁。則時與物皆歸无妄

之中。而先王亦惟順承夫天命而已矣。按尚書有羲和之命。周禮重敬養之條。皆本无妄之念。以對時育物。使各得其性而已。若稍涉妄念。如漢武之封禪。梁帝之戒殺。又奚足法焉。爲人君者。其務以聖帝賢王爲則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此一爻是言无妄之初動與天合者也。无妄以心言。往吉以事言。周公繫无妄初爻曰。初九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其中心誠實。過人欲之萌。存天命之正。而又在卦初。上合九四。兩剛相遇。不牽於係應之私。无妄者也。但居動體之下。理無不往。然初非有心於往也。至誠所感。而物我交通。此以誠求。彼以誠應。何吉如之。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无妄之往者。蓋天下惟誠能動物。初志存於无妄。以之處事則順而祥。以之臨人則感而化。又何往而不得其志哉。大抵身世之扞格。皆由私見之未除。无妄則一實理相感召。所謂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聖賢之待物。帝王之御世。總不出一誠而已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此一爻是言六二任天而動。不襍以人欲之私也。耕春耕。穫秋收。菑開田。畬成田。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未富無求利之心也。周公繫无妄二爻曰。凡理之自然而然者。非妄也。心之有爲而爲者

乃妄也。二柔順中正。爻上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能順乎中正。實能无妄者也。其於天命之正。所宜盡者。純其心於无間。而絕無求得於外之心。譬之耕穫菑畬。皆求得於外者也。去其耕穫菑畬之心。而後可還其无妄之本體。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然有无妄之心。亦有无妄之福。二能如此。福澤自至。則有所往而自無不利矣。孔子釋二象曰。所謂不耕穫者。二之立志淡漠。泊乎無營。絕不念及於利而為之。則无妄之心。一如未富之心也。漢儒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人但盡所當為而已。利害得失。豈足營心乎。然不正誼則已。正誼則利必歸焉。不明道則已。明道則功必集焉。又屬一定之理。以此在下。則孔子所云寡尤寡悔。祿在其中。以此在上。則大舜之有天下不與。而祿位名壽之必得。此六二利有攸往之旨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此一爻。是言六三處不得正而致无妄之災也。邑人。謂居者。周公繫无妄三爻曰。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處下之上。則居非其地。應上之剛。則遇非其人。是无妄而有災者也。然天下事有失則有得。乃三處得失之外。而獨攖其災。此蓋出於尋常意計之外者。象猶或繫之牛。行人牽之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君子於此。亦惟聽之適然之遭。以順受乎天命之正已爾。孔子釋三象曰。得之所在。災亦及之。此人所及防也。行人得而邑人災。此蓋有不及防者。君子於此。惟有順以聽之。而安能預為避患之計乎。按六二得位而有无妄之福。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災。皆時為之也。如李泌周旋肅代之朝。幾為小人所忌。而得以功名終。此无妄之福也。陸贄竭知盡忠濟其君於險難。卒以被讒而斥逐。此无妄之災也。君子亦惟盡其在我。而禍福不以動其

心庶全乎天之正命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此一爻。是言九四以正道自守。而无妄動之失也。有猶守也。周公繫无妄四爻曰。四得乾體之剛。下無係應。是天德爲主於中。而物交不引於外。无妄不待言矣。然剛則思動。動卽離於咎。幸以九居四。絕無過恃其剛之心。故可堅守其剛。而事變之云爲。皆不爲之動。則天德在我。而命亦祐之。又何咎之有。孔子釋四

象曰。四之可貞无咎者。蓋以无妄之理。去與來。其幾甚微也。稍僻卽妄矣。故必固守而勿失之。然後可免於咎耳。按諸卦有以九居四爲不正者。爲其以剛居柔而損剛正之德。有以九居四爲可貞者。爲其以剛居柔則不過乎剛。而有可貞之道。大抵剛不足。則以居陰爲戒。剛有餘。則以居柔爲美。无妄震動在下。乾剛在上。此剛有餘者。必固守之而後无咎。其亦剛柔相濟之義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此一爻。是言制變在乎能靜。不可輕動以滋咎也。試謂少嘗之也。周公繫无妄五爻曰。五以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君臣道合。政治脩明。无妄之至者也。然世變無常。人心叵測。或遠人不服。而外侮堪虞。或奸頑弗率。而內化未諧。是爲无妄之疾。設鍼砭過當。攻擊太深。則瘡潰而愈不可治。故必鎭靜以

俟之。彼將自然消弭。而底於寧晏。爲勿藥有喜之象。所謂不治正所以治之也。孔子釋五象曰。人之有妄。乃宜治之。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必至傷損國脈。戕削元氣。而妄反生矣。藥其可輕試乎。蓋邪不能勝正。而德可以動天。元氣固則疾自平。內治脩則敵必服。虞苗之格。格於舞羽。非格於誓師也。周頑之化。化於保釐。非化於忿疾也。彼躁妄而動。動卽招尤。漢武馬邑之師。太宗征遼之役。豈不可以

爲鑒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此一爻是言上剛已過極妄行而取災者也。窮極也。周公繫无妄上爻曰。上九以陽居卦之終。无妄而處時之極者也。極而不知變。將自恃其无妄。不可行而行。必至有過情越理之失。而乖乎天命之正矣。眚必及之。而又何利焉。孔子釋上象曰。所謂无妄之行者。特以勢處於窮。決不可有所行耳。行則與災會矣。三猶可委其災於人。上直自撮其災於己耳。

此卦六爻皆无妄。初得位而爲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之已去。故其行雖无妄而有眚无利。是故善學易者貴識時。初與二之可動而動。時也。三四五上之不當動而靜。亦時也。理無不可行。而時或有所厄。君子不得不順時以聽焉。此洪範之稽疑。所以亦云用靜吉用作凶也。

☶☰ 乾下 艮上

大畜之義有二。一止畜。畜乾也。一蘊畜。畜德也。彖傳兼此二義。象傳專以畜德言。六爻專以畜止之義言。六爻中。下三爻乾體。皆受畜者也。上三爻艮體。皆畜下者也。然受畜者貴止而不進。故初二皆止。三利艱貞。但初與二已爲四五二陰所畜。至三爲畜極而通之時。又與上皆陽爻。不相畜而俱進。則良馬之逐。自與初二不同矣。畜下者貴防於未然。故四能止初惡於未形。而得元吉。五則於陽之已進而止之。雖言吉而不如四之元吉也。至上則畜極而通之時。强暴盡除。反側盡平。而治化洋溢乎四海。則天衢之亨。又與四五不同矣。合而觀之。凡畜德者。非有剛健篤實輝光之盛。不能成日新之德。畜惡者非有德禮消移默化之機。不能臻蕩平之治。天德王道。聖人於大畜一卦。已盡發明。則觀大畜之象。玩大畜之辭。天下之道。可以旁通而無遺矣。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此卦乾下艮上。以艮畜乾。所畜者大。故名大畜。卦辭言畜道必出於正。然後可以享君之祿。而成天下之功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涉大川。言能匡濟時艱而成功也。文王繫大畜彖辭曰。道之所貴者正。君子爲畜之道。而可苟哉。必精以擇之。一以守之。使吾之所畜。莫非天德王道之精。而不雜於異端霸術之陋。則不徒畜之大。而且畜之正矣。然徒畜而不

知所以適用。是自私也。而可乎。故必舍其家食之賤。以膺天祿之尊。則所畜得以經其施。而利貞之守以達矣。何吉如之。然徒出而不能有以自見。是苟祿也。而可乎。故必當天下之大難。以成天下之大功。則所畜得以懋其猷。而利貞之效以彰矣。何利如之。夫大畜利貞。體之所以立也。不家食涉大川。用之所以行也。必有其體而後有其用。信乎畜之貴大而正也。此卦有止畜蘊畜二義。六爻中下三爻以君子爲小人所畜言。上三爻以君子畜小人言。此畜止之義也。象傳以多識前言往行言。此蘊畜之義也。象言人必有大蘊畜。方有大設施。故推其所畜之正者。以之食祿於朝。則吾道藉以大行。以之匡濟時艱。則世道賴以安。彖似亦專主蘊畜而言。然彖傳又以艮畜乾。爲能止健。則未嘗不兼畜止之義。當是具此二說。故聖人謂智者觀其彖辭思過半矣。以見彖之無所不統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此彖傳。是釋大畜彖辭。以明所畜之正而大也。孔子釋大畜彖辭曰。卦何以名大畜哉。蓋德具於心而見於事者也。卦德內乾。是主於內者。天理精純而不雜。德性常用而不撓。何如其剛健也。外艮。是見於外者。躬行懇切。踐履眞摯。而自然光華發越。何如其篤實輝光

也。夫內有無私之本體。而外有實踐之光輝。所養者日益精明。所行者日益堅固。德之蘊畜時乃日新。而德爲天下之至德矣。此大畜之所由名也。辭何取於利貞哉。卦變自需來。九自五而上。是賢者正居臣位也。卦體六五尊而尚之。是人君能尊賢禮士也。卦德以艮畜乾。是又能禁戢强暴。使不爲惡也。剛上而不以正。則爲枉道徇人。尚賢而不以正。則爲恭敬無實。止健而不以正。則爲化導無方而

人不服。三者皆非大正不能。然則畜德者可不以正乎。此利貞之所由取也。辭言不家食吉者。蓋大畜利貞。既爲可尚之賢。而六五又有尚賢之象。是人君共以天祿。養以大烹。而賢者得食於朝廷之上矣。其不家食吉宜也。辭言利涉大川者。蓋大畜利貞。既具應用之本。而六五下應於乾。又有應天之義。是不先時有爲而拂乎天。亦不後時不爲而逆乎天。操縱闔闢。不失時行之道矣。其利涉大川宜

也。易之一書。以貞爲主。乾之大。大於利貞。坤之大。大於承貞。畜之大。亦大以貞。故不徒曰正而曰大正。不正則蘊畜之德不大。在吾已非賢矣。欲其君尚而養之。不可得也。不正則畜止之得亦不大。雖有止健之才。欲其應天而濟變。不可得也。或謂聖人之道神妙莫測。在於權而不在於正。不知行權正以求得夫正耳。豈正之外復有權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大畜之象。而盡其畜德之功也。多識。謂博求而識於心也。孔子釋大畜象曰。乾。天也。艮。山也。天體至大。而在山中。是大畜之象也。君子觀象而知畜德之方焉。蓋古人由畜德之盛。而時發於言行之間。則前言之畢存。非繁文也。是德之精華也。往行之具載。非陳迹也。是德之實體也。君子於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焉。得古人之言行

卽得古人之心。得古人之心之理。卽得吾心之理。其所畜不亦大哉。按多識言行。或以爲近於口耳之學。未免玩物喪志。不知本末精粗。道原一貫。言行在外。而其理根於心。心德在內。而其實寓於言行。故爲學者。必居敬涵養以爲主。而又博聞廣見以爲資。師心而不師古。好悟而不好學。豈善畜德者乎。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帝王聖賢。無二學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進則有危。當以義命自安也。厲。危也。已。止而不進也。周公繫大畜初爻曰。初九爲六四所畜。而又以陽剛居乾體之下。剛銳喜進。爲小人所側目。宜有厲者也。倘復冒昧以往。必蹈危機。厲其能免乎。惟健而能止。則沈幾觀變。安乎義命之常。以爲時未可爲。不妨藏器以有待也。全身遠害。何利如之。孔子釋初象曰。災自外至者也。人自犯之耳。苟身履危困。而諉爲命之不猶。曉矣。若初之知有厲而能已。是其委蛇順時。不至犯小人摧抑之災也。按君子出處。不可不審。非獨爲小人所畜當止而不進。卽爲小人所引。而輕身就之。終必有害。蓋一有急於用世之念。往往急慮患持難之心也。先儒謂乾陽上進。不有以止之。則其神不定。其守不粹。故皆以止爲義。大畜之初九。其卽乾之潛龍乎。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守正不往。而能自全其道也。輹。伏於軸以承輻者。輿說輹。謂自去其輹而不進也。尤。過也。周公繫大畜二爻曰。九二陽剛。其才足以有行者。將爲六五所畜而未可以進。二則能以中道自裁。審時揆勢。止而不行。脫然於馳逐之塲。而無妄動之虞。爲輿說輹之象。則時不當行而卽不行。所謂可以止則止者也。孔子釋二象曰。輿說輹而不行者。二有中道。故能察乎時之盛衰。勢之強弱。

則進退不失其正。而躁動之尤。何自而至乎。

按輿者。行之具。二已在輿。是勢在必行。而自說其輹。則遂止而不行矣。凡尤者。咎自外來。當不可之時。而强爲天下任事。則僨轅之患將欲誰諉。二能說輹以自審。非萬全勿動也。又何尤焉。其殆審幾達務之君子乎。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遇可進之時。尤宜審慎以善其進也。逐。偕行也。曰當作日。閑。調習也。衛。防衛也。上。謂上九。周公繫大畜三爻曰。三居健體之極。又遇上九以陽處畜之極。志同德孚。乃不相畜。而與上共進。以馳驅乎王事。有良馬逐之象。然三不慮其不進。但慮其恃剛過銳。而無周愼貞固之力。則必有欲速輕動之咎。故利於艱難其事。而貞固其守。如輿所載以行也。而衛所以防行之具。必日日閑習之。使手與器相習。而心與身交愼。則出也不

苟。而進也有爲。攸往之利。於三見之矣。孔子釋三象曰。初則利已。二則說輹。而三獨利有攸往者。以乾陽本欲上進。但恐在上無合志之人。不能展其素具。今三與上皆陽剛。上之志合乎三之志。而同類感通。相爲汲引。又何嫌何疑。而有不幡然並進者乎。按三負良馬之材。可以馳驟天衢。因其過剛不中。故有艱貞之戒。而教之曰閑輿衛。可見君子出任天下之事。必臨事而懼。如弗克濟。然後可遺大投艱而無患。不然。恃才以騁。而顚蹶失防。一己之身名。不足道矣。而悞人家國之託。其罪豈可贖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此一爻。是言遏惡者當於未萌。不使其發而難制也。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也。周公繫大畜四爻曰。六四艮體。而與初相應。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則其惡未形。而制之甚易。潛消默化。猶牛未

角。而牿以防其觸之象。夫人之惡。當既著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及其初而豫防。則人自不爲惡。而并泯其禁之之迹矣。所謂以禮立教。不煩刑誅。大善而吉之道也。孔子釋四象曰。惡已章而治之。雖亦足以禁奸戢暴。而不免於刑戮之慘。其於心當有所大拂也。四之止惡未形而元吉。蓋豫教而民自服。無爲而物自化。四之心蓋有所深喜乎此也。記有之。禁於未發之謂豫。人未有爭心而設禮樂以

敎其讓。人未有欲心而懸法制以禁其邪。開其向善之端。而杜其爲惡之路。此所謂豫也。夫四與五。皆以止下之惡。論成功之廣狹。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曰有喜。論用力之難易。五不如四之易。故五曰吉。而四曰元吉。五不如四之易者。其時不同。而四不如五之廣者。其位不同乎。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六五止惡有術。而慶被於天下也。豕謂牡豕。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周公繫大畜五爻曰。五居君位而畜二。二之剛已進而欲止之。是其惡已形而勢於制矣。幸五以柔居尊。操之有其要。而御之得其術。使之知廉恥。黜奇邪。而自回心革面。如患豕牙之剛。不制其牙而豶去其勢。有牙雖存而剛自止之象。如是則用力不勞而刑清民服。何吉如之。孔子釋五象曰。爲民上者不知止惡之方。而惟淫刑以逞。惡未能制而天

下已受其害矣。六五之吉。蓋知其本而制之有道。不必徒事禁防。而風移俗易。福慶被於生民矣。按漢之趙張。設鉤鉅捕盜賊。豈不能使奸人屏迹。君子以爲不如穎川之教化。渤海之勸諭。秦之商君。刑棄灰。制連坐。豈不足戢爲惡之志。君子以爲不若虞之化讒說。周之感頑民。趙張之於牛。不牿之以童。而惟治其觸。商君之於豕。不去其勢。而欲制其牙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此一爻是言世運當亨通之會而王道自大行也。天衢天路也。周公繫大畜上爻曰。上以陽剛處畜極而通之時是陽氣久鬱而伸陰氣久凝而散。奸囘盡殄。反側盡平。皇路廓清。絕無阻礙。有何天之衢之象。當此之時不必制惡而自無惡可制。治化翔洽而頌聲不感。亨莫加於此矣。孔子釋上象曰。所謂何天之衢者以時與道合也。天運無處不昌。王化無

處不洽。蓋政教四達而治於此觀成矣。其道之大行也。何如哉。大畜上三爻。所以畜下三爻者也。四之牛牿其角。五之豕豶其牙。雖所畜有難有易而皆不能不用其力。至上畜極而通則無藉刑驅勢禁而爲惡者自相感而化。是剛明之臣。遇尚賢之主。可共濟天下之險而坐收涉川之功矣。故曰何天之衢。訝之也。實喜之也。夫不言其難。不見畜之之力。不言其易。不見畜之之成。所謂蕩蕩平平。無反

無側。王治之盛。其在是乎。

☶☳ 震下艮上

頤取養之義。彖辭言養德養身皆出於正則吉。彖傳既釋養正之義。復極言養道之大。而象傳又舉養德養身之切務以示人也。六爻上止下動。故下三爻爲自養。上三爻爲養人。震性動。動皆累於欲。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失養之道矣。故下三爻皆凶。艮性靜。靜則得其正。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而於養道無失。故上三爻皆吉。此彖辭之

所以言利貞也。天地以時養萬物。聖人得時則養賢以及萬民。利天下而非以自私也。故言頤之時大矣哉。君子之自養也。知朶我良貴悖理求祿之匪正。則知砥節礪行之爲正矣。知下媚上援。干求非類之匪正。則知不賓不爾之爲正矣。知簠簋不飭。縱欲敗度之匪正。則知靜儉節制之爲正矣。此自養之道當如是也。若夫以上下下。誠信任賢。人臣之吉

也。養賢及民。民被其福。人君之貞也。任大責重。饑溺由己。有相之道也。此又養人之得其正者也。故動不自動。而止其所止。則頤之道盡矣。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此卦震下艮上。上下兩陽。中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有頤之象。故名爲頤。卦辭言頤有養義。養出於正。則身心皆養所安而得吉也。頤。口旁也。文王繫頤彖辭曰。頤之爲言養

也。爲卦震動在內。艮止在外。恐內之或動於情僞之感。而心之養不得其正。外之或止於嗜欲之安。而身之養不得其正。惟得正則身心皆得其養而吉。然出於正。卽入於不正。危微之幾。介於毫髮。故善養者必靜觀而內求之。其養德也。果合於聖賢之道。而無異端以淆之。則心正而頤正矣。其養身也。果當於義理之節。而無饑渴以害之。則身正而口實亦正矣。蓋正則得吉。不正則不得吉。頤之所爲必出於正也。按程傳謂觀頤爲觀所養之人。自求口實爲自求養身之道。蓋下體三爻皆主自養。上體三爻皆主養人。上體則觀其養人者。得正則吉。下體則觀其自養者。得正則吉也。與本義專主養德養身不同。其實自養爲養人之本。未有自養不正而能養人者。眞德秀云。己得其養。則吾身先成。然後可推而達之天下是也。本義專言其體。程傳兼明其用。解雖各異。義實相通。總以見易道之無不

該而已。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頤彖辭而極言養道之大也。所養。養德。自養。養身。孔子釋頤彖辭曰。頤以貞而吉者。蓋養必以正。在心常養天理之安。在身無復物欲之擾。則吉也。稍不正則不得吉矣。辭謂觀頤者。在觀其所養之道。其於性命

之正。純然無雜。而浩然之氣。不爲之撓。則德得正而吉也。辭謂自求口實者。在卽其所養之道。以觀其自養之術。其於義理之正。凝然不擾。而口體之奉。不爲之動。則身得正而吉也。養正之道如此。推之而天地聖人。寧外於是哉。夫天地本以養萬物者也。苟失其正。必至氣候失宜。疵厲橫行。而物有不遂其生者矣。聖人本以養民者也。苟失其正。必至賢奸混雜。舉錯失當。而民有不安其命者矣。故天地養萬物。聖人體天地養物之心。養賢以及萬民。而皆出之以正。則頤之時。詎不大矣哉。從來養萬物者天地。而代天地養萬物者。必屬之聖人。然聖人欲養民。非先養賢。勢不能徧。故不直曰養萬民。而必曰養賢以及萬民也。唐虞之廷。禹平水土。稷降播種。契敷教。皋陶明刑。九官十二牧。亦止完一養民之事而已。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豈不信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此象傳是實言君子養德養身之切務。以明養道之正也。孔子釋頤象曰。此卦震在艮下。是山下有雷震動發生物。由此養頤之象也。君子觀象以求養正之道。而知德之不正。由言語以爲之階。愼之而言必當理。語必合義。是言語皆養德之具。而無妄出以招禍矣。身之不正。由飲食以亂其性。節之而飲必德將。食必正味。是飲食皆養身之物。而無妄入以致疾矣。養正之道。不於頤備之哉。推之有天下者。命令政教。皆由言語之頒。資用貨財。無非飲食之事。其養德養身者愈大。則愼之節之者愈難。所以古之君子。誦白圭之什。識金人之銘。旨酒必惡。飲食必菲。兢兢乎謹小愼微。無一端不合夫養之正。而後可爲天下後世之觀法也夫。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此一爻。是言失靜養之正。而動於利欲之私

也。爾謂初也。靈龜不食之物。我謂四也。朶頤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周公繫頤初爻曰。初以陽居下。本有剛明之德養息深靜而無外慕者。但居動體。上應六四。不能以剛自守。而反上從四之柔。則私欲熏其心。爵祿嬰其慮。而本體之靈棄之若罔恤焉。猶舍爾以氣自養之靈龜。觀我而朶其頤之象也。如是則失其靜養之道。而溺於動養之欲。流迷不反。何所不至。其凶可知已。孔子釋初象曰。所謂觀我朶

頤者。以初之剛。本爲可貴。而累於動體。從欲而動。則將淪於汙賤。而可羞矣。亦何足貴哉。蓋士君子立身於理欲之介。不可不愼。故有以一朝之失足。而遂遺千載之恨者矣。此無他。物重而我輕也。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誠知在己者有甚貴。而世間之利欲。豈足動其心乎。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此一爻是言失求養之義。故上下皆無應也。顚頤求養於初也。拂經違其常道也。丘。上之高者。上之象也。丘頤。求養於上也。周公繫頤二爻曰。陽剛養人者也。陰柔養於人者也。二以陰柔不能自養。必求養於陽剛。若下求於初。是在己乏養身之術。而俛首豢養於卑賤之流。則顚頤於下。而拂以上養下之常道矣。若求養於上。又非正應。是才不足以自養。見上之權力足以養人。而奔走趨附以從之。則

彼有丘陵之勢。而我徒遭摧壓之凶矣。是一則於理有所不可。一則於勢有所不行。故均不能有濟也。然則人可不自重哉。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不得於初。而往從夫上。亦復得凶者。以二處非其地。上下皆非應與。但宜止而弗行也。行則皆失其類。得凶宜矣。按程傳謂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固天地間之定理。然去就之正不正。則已得而自主者也。夫上

而事君下而交友倚以利祿縈心而希圖仕進餙毁爲志而攀附交游則中君羞以爲臣中士羞與爲友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放情恣欲而大違乎頤道之正也。周公繫頤三爻曰。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體之極。人皆求頤於上。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是性既昏迷動復躁矣。其所爲頤

者不過沉湎於嗜欲放恣於口體而拂乎養之常道矣。雖飲食亦日用之正猶不免於凶必至没身沉溺而聲名俱喪。十年之久終不可用。無所往而利也。孔子釋三象曰。所謂十年勿用者以頤道貴靜。動則悖。三處動極則大悖矣。任情滅理終身不悔莫恤也。夫。蓋貧賤不濫富貴不淫乃得頤養之道。二處貧賤而不知守約而濫者也。三處富貴而不知節樂而淫者也。夫吾心不能以義命自主而隨

境轉移豈得云養正之大人乎。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此一爻是言六四能求賢以養民。而復示以用賢之道也。顛頤求養於初也。眈眈虎下視貌。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周公繫頤四爻曰。四以柔居正而下應初之剛正。是居上而能信任乎下者也。然陰柔不足以及物。必藉初之賢以成功。則養人者初也。而任賢以養人者唯四。故爲顛頤而吉也。

是四之於初。固已能下之能求之矣。第患下之不專。則賢者生疑而養之道未弘。求之不繼則施爲未竟而養之功易竭。必能誠信不二而專。始終無間而繼。如虎之視眈眈而欲逐逐焉。則於求賢養民之責無忝矣。而又何咎之有乎。孔子釋四象曰。四之顛頤而得吉何也。蓋上之於下不必恩自己出。然後謂之能養也。今能任初之賢以養民焉。則初之施

即四之施而恩膏所及昭然其光顯矣此其所以爲吉也歟按四居大臣之位有養民之責然一身不能獨理必分其任於庶司百職而後可共成治功此其虛心下賢深合乎以人事君之道也或謂上施之上指五而言蓋人臣承流布化無非奉行朝廷之德意譬諸日月之照臨雷霆之鼓動雨露之滋潤寒暑之成歲無非爲天地養萬物而已謂初之施即四之施可也謂四之施即五之施又何不可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此一爻是言任賢足以圖治而又當稟不自用之戒也拂經謂以君而從臣也上謂上九周公繫頤五爻曰五以柔居尊位才不足以養人上有陽剛之德五賴其賢以養之夫君以養人爲頤之經也反賴上之養以養之是拂於經矣既以己之不足而求養於上必居守貞固篤於信任斯惠澤常流而得吉也若不能審己度力或以拂頤爲嫌而自昧以圖功自用以求濟是猶涉大川而無操楫之任何由而克涉哉孔子釋五象曰居貞之吉者謂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而毫無勉强此誠得養賢以及萬民之道故居貞而吉也按君道貴剛柔所不尚然柔而能任剛明之賢則不獨資以自養而天下亦賴之如太甲成王雖不及湯之錫勇武之執競而能信任伊周召之賢則未始不可成治功也

至若漢元優柔不斷知蕭望之周堪之忠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惡而不敢去進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是其柔也必至於莫救矣故曰君道以進賢退不肖爲大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上九以養民爲己任而天下胥受其福也由頤由之以養也周公繫頤上爻

曰。六五頤上九之養以養人。是上以有相之
道而致羣黎康乂之休。民生未遂由以遂之。
民性未復由以復之。有由頤之象。臣而若此
則位高權重。寧可以易心處之乎。故當皇皇
惕慮。惟恐上孤君心。下失民望。乃能勝其任
而得吉也。然以上九陽剛。則有能為之才。在
上則有得為之勢。乘其勢而運其才。雖養民
極天下之大事。自可一身弘濟之而有餘。而
不負君上之倚毗矣。夫何涉大川之不利哉。

孔子釋上象曰。養民者以澤被天下為處。以
上之躬膺大任。果能宅心兢畏。以成養民之
功。則一時受其利。萬世蒙其澤。而功之所被
者溥矣。非大有慶乎。按豫九四曰由豫。由豫
在四。猶下於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若頤上
九曰由頤。上之所處過中。而益嫌於不安。其
可不存兢惕之心哉。然艮止之性。必無暴戾
以招凶。自以仁德而致慶。故雖厲而終得吉。
為人臣者。投艱遺大。則以身任之。及事定

功成。而威福還諸朝廷。功名歸於人主。斯有
譽而无咎矣。

䷛ 巽下兌上

卦以四陽過盛而名大過。處過之時。貴有救
過之道。必剛而得中。內巽外說。則可以抑中
強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雖過而不過矣。六爻
相對而實相反。三四居全卦之中。皆有棟象。
上則隆。下則橈也。二近初陰。五近上陰。皆有
枯楊之象。上則華。下則稊也。初過於敬慎而

有藉用白茅之安。上過於有為而有過涉滅
頂之凶。一承剛。一乘剛也。就四陽而言。二四
以剛居柔。處過而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
三五以剛居剛。處過而太過者也。故一凶而
一可醜。司馬光云。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
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
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其道上於默運轉移。
而不在於較踔駿厲。蓋過柔固不足以有為。
而過剛亦甚足以僨事。自古立非常之大事

與不世之大功。皆時勢所迫。出於萬不得已。起而挽回補救。非小心翼翼者不能。故卦於陽之盛也。有危辭。而六爻亦無全吉者。惟初以愼之至。乃得无咎。彖辭則言救過之道。而卽歎其大。皆聖人之愼言之也。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此卦巽下兌上。卦體四陽居中用事。陽氣過盛。故名大過。卦辭言時當極盛。非材弱者所能勝其任。惟剛而得中。乃可以濟過而有爲

也。棟。今謂之樑。撓。弱也。文王繫大過彖辭曰。卦體四陽居中。棟之象也。上下兩陰柔而無力。不勝其重。則委靡之才。不克擔當大事。有棟撓之象。必如卦之剛中而巽悅。善用其剛而不過。以是而往。則以大過人之才。行大過人之事。必能通其時之變。而克勝大過之任者矣。故利有攸往而得亨也。蓋人君之保邦。猶大匠之作室。大匠必得楩楠杞梓之材。而後可成巨構。人君必得舟楫鹽梅之佐。而後

可建大功。否則用違其量。以杖爲楹。以蒿代柱。將見棟折榱崩。覆壓是懼。何以享苞桑之安乎。故曰。有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荷重任者。亦勉之而已。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大過彖辭。以明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大者過。謂陽過也。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中謂二五。孔子釋大

過彖辭曰。卦名大過者。易以陽爲大。今四陽居中過盛。則世道有盛極將衰之漸。故爲大者過也。辭曰棟撓者何哉。蓋大過之時。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猶屋之棟然。必藉陽剛之力。足以維持之。而後無傾敗之患。卦體初上二陰。本末皆弱。旣不能自强其德以固其本。又不能力挽其失以扶其末。此其所以撓也。又曰利有攸往亨者何哉。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惟患人無善爲之道。卦體四陽雖過而二

五得中。是强毅過人。固足以幹事矣。而又由以時措之宜。卦德內巽外悅。是思慮嚴審。固足以通變矣。而又行以和順之美。卦有大過人之才如此。以是濟時之過。則經綸有方。可以長保其盛而不至於衰。此其所以亨也。夫惟有剛中巽悅之才。然後利在而得亨。可見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人。方能處之而有濟。大過之時。豈不大矣哉。夫大過之時何時也。正天地平陂之會。帝王升降之關。所謂彌綸經緯。古今極大事業。如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然亦不過順時而爲之。並未於時外添造一事。否則寧傳子不傳賢矣。寧守節不違節矣。後世君臣喜功好大。但見外之有餘。而不量中之不足。蓄民財而不惜。竭民力而不止。以至傾敗而不可救。此秦皇漢武之所悔無窮也。當斯任者。其可漫然處之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此象傳是言君子觀大過之象。以自純其無憂懼之心也。澤滅木。謂木在澤下也。孔子釋大過象曰。澤本可以潤木。乃至浸滅乎木。澤水之大過也。故爲大過之象。君子體之。而有大過人之行焉。彼獨立而人不我輔。人多懼心。君子當爲則爲。雖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又何懼焉。不懼則過人矣。遯世而人不我知。人多悶心。君子以道自樂。不以非分之富貴易我不去之貧賤。又何悶焉。无悶則過人矣。此非見之甚眞。守之甚定。學術操守卓絕乎人者不能。君子之異於人若此。昔人謂獨立不懼。巽木之象。周公以之。遯世无悶。兌悅之象。顏子以之。然周公顏子非强致而然。周公之處常也。夔夔然存恭敬之心。故遇變也。几几然無禍患之慮。惟其知懼。而後能不懼也。顏子之居心也。不以簞瓢改其樂。故處遇也。不以屢空動其中。惟其樂天而後能無悶也。是以君子不治境而治心。不求世而求己。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此一爻是言初能過慎以自全而安。柔下之義也。白茅物之潔者。周公繫大過初爻曰。初以陰柔居巽之下。過於畏慎者。凡圖事濟時。處之至安而常懷不安之慮。居之甚全而恒厪不全之心。猶物之錯於地而必藉以白茅者然。夫茅之爲質最柔。白之取義至潔。以柔順居其德而以精白勵其心。慎斯術也以往。可以常保其安而无過咎。何由及之哉。孔子

釋初象曰。初之藉用白茅者。以陰柔在下。上承四剛。勢不得不過於慎。幸其能柔則無矯率豪縱之氣。在下則有沈潛精入之思。此誠慎而不失於過者也。按象言獨立遯世。非過亢也。見君子植節之偉。初言藉用白茅。非過謹也。見君子慮事之周。蓋天下莫不敗於輕忽。成於兢業。誠能心存畏慎。一舉一動。必思出於萬全。則何險難之不可平。而紛錯之不可理。可見欲建天下之偉節。未有不極天下

之小心者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用柔濟剛而相與以成大過之功也。稊根也。老夫。即二。女妻。謂初也。周公繫大過二爻曰。二當陽過之始。其雄心壯氣常足以僨事而有餘。幸居柔得中。无應於上。而下比初六。資初之柔以濟其剛。自能固本而不撥。補偏而不廢。以圖事於有濟者也。

象之物。則爲枯楊生稊而發生之有機。象之人。則爲老夫女妻而生育之有賴。枯而復榮。老而資少。過而不過者也。何不利之有。孔子釋二象曰。大過之時。患人之不張與耳。今二之於初。如老夫之悅少女。少女之順老夫。陰陽相與。何事不諧。豈復患剛之太過而不能成相濟之功乎。按四陽居中。用事力厚勢强。而不知陽太盛則陰竭。陰竭則不能以資陽。九二陽過之始。而初陰承之。相比親切。猶可

以濟其偏而補其弊。爲治者誠知此義。勿徒專事恢廓。恃其外之揮霍有餘。而虛懷下人。以求助其所不足。則可以集天下之益。而收天下之功矣。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此一爻是言三過恃其剛。而人莫爲之輔也。周公繫大過三爻曰。九三以剛居剛而不得中。剛之過甚者也。以過甚之剛。而當大過之任。是剛愎自用。而違時拂衆。必至傾敗而一

無所濟。故爲棟撓之象而凶也。孔子釋三象曰。所謂棟撓之凶者。以三剛強自用。視天下皆無可輔之人。人亦不樂進而輔之。蓋知其勢之必至於覆壞。而不可以有輔也。按卦辭以二陰不能勝重。故曰棟撓。九三過乎陽。而仍棟撓之象。且加以凶者。何也。卦之棟。以陰不足而撓。三之棟。以陽太過而撓。不足者猶可輔。故不言凶。太過者難爲助。其凶必矣。鄭亮論陽處爻曰。剛而主能。怨之所聚。夫剛則

難親矣。而又主能焉。是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千里之外。忠良之士日退。讒諂之人日進。未有不凶於家害於國者也。是可爲深戒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此一爻是言四能勝大過之任。而不可昵於私應也。隆。隆起也。下。謂初。周公繫大過四爻曰。九四居近君之地。當大過之任。以陽居陰。剛柔合德。而又處兌下。是能和悅君心。柔懷

億兆。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建。如棟之隆起而得吉也。但濟大過以剛爲主。過剛而濟以柔則可。今九四非過剛者。而下與初應。復以柔濟之。則反過乎柔。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爲有它之吝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棟隆吉者。蓋太剛則折。斯不足以任重。而撓乎下者有之。今四以剛居柔。過而不過。所以能勝重任。不至撓敗而吉也。按九二比初則無不利。九四應初戒之以吝者。蓋剛固不能不資柔

以相濟而亦不可牽係於柔以害其剛故於
二既明其相濟之利而於四復著其牽係之
害也夫所貴大臣者以其正色立朝不可攀
援而後能任肩天下之重苟悅小人之柔媚
而親比之其不爲所連累而自損功名者罕
矣可不戒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此一爻是言五當大過之時比於陰柔之小

人而無足與有爲也老婦謂上六士夫卽九
五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周公
繫大過五爻曰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宜
足以勝大過之任矣然下無正應無與共成
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近者皆庸
懦之臣柔弱之士其不能相濟以有爲可知
象如枯楊生華上雖華秀無益於枯也老婦
士夫非其匹偶終不能有也雖一時無撓敗
之咎而當大過之時君亢於上臣靡於下以

是爲濟過之道寧有濟乎孔子釋五象曰枯
楊不生稊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是不
能實心任事而國本先搖也老婦而得士夫
生育無基寧不可醜是將見諂諛成風而終
於可羞也按君之有賢臣如車之有輪鳥之
有翼車無輪不可行遠鳥無翼不可高飛君
無賢臣何以建不拔之基流無窮之譽乎大
過九五專爲有君無臣而言然自古爲治未
有借才異代者亦顧用之何如耳知之極其

明位之極其當循名責實以考其成信賞必
罰以鼓其氣則人人興事赴功賢者以奮不
肖者以勉苟有一長莫不樂爲朝廷之用而
何至有乏材之嘆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
也
此一爻是言天人交困之日唯當盡力之所
能爲而不可以成敗論也過涉勇於涉也滅
頂水沒其頂也周公繫大過上爻曰上以陰

柔而處過極之地。是當國事艱難之秋。既不敢委於時勢之不可為。又不敢量其才力之不能濟。真所謂竭忠盡智以死繼之者也。象如勇於涉水至滅頂而不悔焉。此殆以身殉天下之事而有凶矣。然其心存效節。志在成仁。無媿於見危授命之義。又何咎焉。孔子釋上象曰。君子幸而成天下之事。當論其功。不幸而殉天下之事。當諒其心。上六過涉之凶。事雖不濟。而其心則已盡矣。後之尚論者寧

可以其不能濟而追咎之乎。蓋大過之極。非有大過人之才不克濟。上以柔正之德。而遇極否之時。任過其力。至鞠躬盡瘁之死而靡悔。於事則凶。於義則无咎也。夫大過本行權之事。而聖人特發守經之義於上六。此義明而孔光馮道之徒。不得借明哲保身之說。以文其偷生賣國之奸矣。

䷜ 坎下坎上

坎以一陽陷二陰之中。是為坎陷之義。凡陽居陰之中者為陷。坎水也。陷者水之體也。坎為險難之象。所謂時值艱危。雖聖人亦處無可如何之勢。其能自必者。惟心耳。彖傳所言剛中有功。乃致天下以存心誠信為出險之法也。六爻中如二爻之小有得。則盡其道而不過其時者也。四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臣之能竭誠以勤於下者也。五以陽德居尊。而時將出險。君之能剛中而運於上者也。若夫初之深入於險。三之陷於兩坎。上之終極於

險。是時勢既值其窮。而才德又不足以濟。欲以平大難而救大艱。曷有濟乎。蓋天下不能無險阻之時。聖人貴有出險之用。惟秉陽剛中正之德。因時措宜。天下有事。則定謀策。決衆疑。以成撥亂返正之功。天下無事。則畫郊圻。固封守。以裕思深慮遠之略。必深宮背扆險阻之處。而後薄海乃有磐石之固。此所以坎卦至險。而卦辭必言出險之道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此卦上下皆坎。一陽陷於二陰中為坎，重之爻得坎焉，陷益深而險益重，故名習坎。卦辭言處險之道，惟以孚信居之，則心有主而成出險之功也。習，重習也。坎，險陷也。文王繫坎彖辭曰：人當重險之來，是身已入乎險中，而不得免者也。所可得而自主者，心耳。卦體陽實在中，為有孚心亨之象。則中有孚信，而於坎險之內，炯炯不昧者，維此一心。是心之實處，即是心之通處，禍至而不搖，變來而若適，而心亨矣。夫心既亨通，則險阻之境，皆吾順行之境，而何險之不可出哉。是在險而尚於行，而不至終於險中也。周易上經以乾坤始，以坎離終。坎得乾之中爻，故中實而為誠；離得坤之中爻，故中虛而為明。誠則心有定主，而利害得喪不得而入之；明則內無偏執，而是非毀譽不得而汩之。故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體易者因坎離之中，而悟誠明之妙用。古聖人之心學，實在於此。徒為出

險云乎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坎彖辭，以明處險之有道，而後可以出險也。剛中，謂二五。孔子釋坎彖辭曰：卦之名為習坎者，以卦體上下皆坎，是為重險。險不重則彼險此平，人情尚可趨避。習坎則遠近無可避之地，智愚無自脫之人，而聖賢之作用見焉。卦辭所謂有孚者，以坎象為水。水體內實而有常，故其流也，足此通彼，不至盈溢妄行，此即其信也。其信無論行於地中，有常而不變，即至行乎險阻而不盈，如故初何失焉。彼人之處險而信義不失者，何以異此。故曰有孚也。維心亨者，以二五剛而在中，則剛實無偽，心有主宰，自能通達無礙而亨也。行有尚者，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至誠

感孚，行無不達，自能茇除大難而有功也。夫處險則思出險之方，而用險還爲防險之道。天之險，高不可升是也，有無形之險矣。地之險，山川丘陵是也，有有形之險矣。王公法天險之無形，設爲法令制度，以防其未然；法地險之有形，設爲城郭溝池，以制其已然，而以守則固，國是以寧。皆因險之時，以成險之用也。顧不大矣哉。按信與剛中，是明處險之道；設險守國，是明用險之方。處險有其道，則義

命自安，雖居患難之中，無入而不自得。用險有其方，則形便已據，雖有卒然之虞，預備而可無患。然山川城池，特設險之一端耳。若夫尊卑之等，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者，此亦體險之大用，而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用險者尤宜留意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習坎之義，而得治己治人之道也。洊至，流而不息也。常，久也。孔子釋

坎象曰：水流洊至，兩坎相習之象。君子體之，取水之有常，以常德行，必思所以茂正三德，崇脩六行，而學之不厭，則理義熟於身心，而治己之功備矣。取水之洊習，以習教事，必先使之既安其教，又服其事，而誨之不倦，則政令熟於觀聽，而治人之道畢矣，皆洊習之意也。從來險難，皆起於人事，故治己治人，爲有天下之要務。德行不常，則有初鮮終，私欲橫起，遇險而不能自持者有之矣。教事不常，則

始勤終怠，奸宄萌生，當險而不能肆應者有之矣。然人君必先慎脩於上，日就月將，而後海內同心向道，風移俗易，不待勢制威禁，自然相觀而化，則治己又爲治人之本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此一爻是言處重險之下，而失濟險之道也。窞，坎中之陷處。周公繫坎初爻曰：初本陰柔之質，無濟險之才；處重險之下，無濟險之勢。

上無應援無濟險之人是其志氣昏愚所爲拂亂非徒不能出乎險也惟益陷於深險耳爲在習坎之中而又入于坎窞之象如是則墜於重淵載胥及溺而已其凶可知孔子釋初象曰惟陽剛乃可以出險初以陰柔而居習坎之下是失其陽剛之道而其陷益深矣所以有入于坎窞之凶也蓋平陂之形雖在於世而趨避之方則操乎我故最凶莫如坎之初而聖人示之曰失道可見雖在重險之下非無出險之道乃人自失其道而後至於凶此君子之所爲惡居下流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此一爻是言二身處險中雖具剛中之才而僅足小有濟也小得言未大也中謂二陰之中周公繫坎二爻曰二當坎險之時陷於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有險者也幸以剛居中是有孚心亨之人而有濟險之任宜若可出險而無難然處勢艱難人情阻拂當此

者僅可小有所得以爲出險之地若欲遽進以求出乎險則將至於三之來往皆險而入于坎窞而已孔子釋二象曰所謂小有得者非二之才德不足以濟險也以一陽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是時尚未能出乎險中而不可大有得也大抵氣數一定雖聖人不能與之爭然具剛中之德處險阻而得其道則氣數亦不得而終困之曰小有得者非貪苟安而已遵時養晦見可而進其亦有不得不然者乎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此一爻是言三上下皆險而無濟險之才也來謂就下之謂往上枕倚著未安之意周公繫坎三爻曰三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是以委靡之質而當大難之衝其進與退皆無足據者也來亦遇坎之亦遇坎來下則入乎險之中之上則如枕重險焉所處如此

則前後皆險舉足蹈危必入于坎中之窞而不能出也禍患已深雖來與之奚所用哉孔子釋三象曰所謂來之坎坎者三之心豈肯終于坎哉特以其陰柔不中正雖處乎易尚難克濟况履險乎徒見其憧憧往來而終無出險之功也按險爲陷人者也而三之陰自陷險中至於跼天蹐地進退維谷嗟乎陽之陷也猶可小得旣平陰之陷也一敗塗地而已矣彼陷人者徒自陷耳可不懼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此一爻是言四居濟險之任惟忠順以事上也樽以盛酒簋以盛食貳益之也缶卽瓦器也爲樽之副牖室之受明處象曰樽酒簋貳之貳疑衍剛柔指四與五際卽交際之際周公繫坎四爻曰四以陰居柔下無應援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但以其身居大臣之地而當險難之日則上之倚毗於己者倍切於常時故必去虛文捐形迹惟益勵其忠實之心以爲事君之本而其進結於君也又必因君之所明以祛其所蔽庶不至任質而疑於戇也爲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之象如是則君必信吾心而用吾言以濟其險也夫豈有悾悾爲忠益而反以爲咎乎終必无之矣孔子釋四象曰所謂樽酒簋者蓋以險難之時非誠實不足以固其君臣之交故五以剛而下交乎臣四以柔而上交乎君則精神相通形

迹俱捐剛柔自是相際而成濟險之功矣按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而四與五不事多儀卽可交合者蓋時當無事務分之相隔故君臣之合常見其難運値多艱緩急之相須故君臣之合偏覺其易四與五在險難之中剛柔相濟臣固切於上交君亦勤於下接宜其作合之易也方之在昔肅宗之於李泌德宗之於陸贄庶幾似之然贄從其君於多難之日計無不從及禍患寢平一抗直言而遂罹斥

逐。豈其有乖納牖之道乎。信乎君臣之合似易而實難也。人主誠深念乎此則其臣自不至信而被謗忠而見疑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此一爻是言五才足濟險而又有出險之機也。祗抵也。中謂剛中。周公繫坎五爻曰。五在坎之中。未離乎險者也。然以剛中之才而居尊位。其才其勢俱足以濟險而又將出險

則有可濟之會。是以有孚心亨之君。而肩濟險之責。必漸至於險者使易。危者使平。猶坎陷之中。雖未至盈而出。然已至於平而將盈矣。夫險患其不平耳。既平則險必可濟。又何咎之有哉。孔子釋五象曰。天下之險。一日未去。則人君之德。一日未大。五之坎尚不盈。時為之也。其未大者乃時之掩乎中。而非中之不足濟乎時也。按二五皆有剛中之德。可以出險。而二曰坎有險。五曰坎既平者。蓋險有

能濟之道。又有將濟之時。二在下坎之中。德雖具而位未隆。是以猶為重險所困也。五在上坎之中。德位俱隆。而時亦將出重險之外矣。要之時不可必。而道當自盡。此所以必有孚心亨。而後行有尚也。可不勉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一爻是言上居險之極。而終於莫濟也。係縛也。徽三股索也。纆兩股索也。寘措也。叢棘

重險難脫之地。或謂即後世所云棘寺也。周公繫坎上爻曰。上以陰柔而居險極。是其才不足以濟險。而又當存亡危急之秋。身在險中。為險所陷。而終無出險之日者也。爲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之象。夫係之寘之所處之困迫何如。而至於三歲之久。猶不得免。則陷溺之深。而凶可知矣。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所謂凶三歲者何哉。蓋出險以陽剛為道。今以陰居柔。才弱莫濟。全失其處險之道矣。宜其久

而終至於凶也。按初上二爻包坎體四爻之外。是六爻中陷坎之最甚者。然聖人視此不以爲天運之適然。而必責以人事之當然。故始終以失道儆之。若險未嘗陷人。而人自陷夫險者。其勉人以自强之心可謂切矣。

䷝ 離下 離上

離。麗也。以其一陰附麗於二陽也。又明也。以其中虛則明也。離爲火。以火體本虛。麗於物而始明也。彖傳釋卦辭惟在正以出之。而順

以成之。故成炳照萬物之功。六爻之中。惟九三盛極將衰。有不能知止之戒。六二則言臣道之能將順也。上九則言君威之能丕振也。初爻持之以敬。則無咎。四爻迫之以剛。則終凶。所爲敬勝者吉。而太剛者折也。至於五爻能以憂危之心。收大權而保天祿。此堯舜所以勤吁咈。而湯武所以勵銘誥歟。按文王序上經。始之以乾坤。而終之以坎離者。以坎得乾之中畫。離得坤之中畫。故坎離者。天地之心也。坎藏天之陽。著明爲月。離麗地之陰。含明爲日。坎水主北方而司寒。離火主南方而司暑。月則司夜。日則司晝。自太極既判。兩儀化育以後。凡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莫非二卦之所包藴。帝王體之以治天下。則裁成輔相之道以立。聖賢體之以治一身。則動靜通復之理以明。洵乎易道之微。爲能範圍天地而不過矣。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此卦上下皆離。陰麗於陽。附麗之義。故名爲離。卦辭言附麗乎人之道。旣貴於正。而又必出之以順也。牛。順物。牝牛。順之至者也。文王繫離彖辭曰。凡人莫不有所附麗。未附麗之先。交不可妄投。旣附麗之後。情不可乖隔。故遇合之始。必出之以至正。而利於貞焉。則道德可以相贊。功業可以相資。何亨如之。然正者易於相忤。又必謙卑以自牧。柔遜以相先。而處其至順。如畜牝牛然。庶幾在己無違在

人無拂而得吉矣。此可見貞而能順則貞不失之激。順而能貞則順不流於諂。此附麗之善道也。按離之爲卦。一陰麗乎二陽。陽者君道。陰者臣道。故多主臣麗君而言。然臣可以上麗乎君。君亦可下麗乎臣。爲君者黜邪佞。登忠良。愼之於始矣。而旣得賢臣。則卑躬以隆其體。虛懷以盡其情。又極延攬之誠焉。此君之善乎麗臣也。爲臣者進以禮。退以義。謹之於初矣。而旣事聖主。則將順以昭其美。委

曲以匡其愆。又極納牖之道焉。此臣之善乎麗君也。三代以下。人主巍巍於上。百僚唯唯於下。君側多狎昵之人。盈廷工諛媚之習。知此者鮮矣。欲求合夫麗之義。必交盡其正且順而可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彖傳是釋離彖辭。以明天地君臣各得其

所麗之道也。重明。主人君言。明而又明。明之不息也。正者。明得其正。不爲苛察。柔麗乎中正。指六二言。孔子釋離彖辭曰。卦名離者。附麗之義也。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故日月麗乎天。是物之成象者有以麗而明也。百穀草木麗乎土。是物之成形者有以麗而生也。大君者位天地之中而爲天下之主。豈無所麗乎。將見人君智周萬物。而行所無事。推見至隱而不尙苛察。是重明以麗乎正也。由是

一明無不明。一正無不正。百度惟貞。庶績咸熙。乃化成於天下矣。是君之出治有以麗而成也。三才之各有所麗如此。此離之名所由取也。辭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蓋人君以重明之德。作之於上。人臣當以中順之德附之於下。卦之六二。柔麗乎中正。則是人臣麗重明之君也。不驕不亢。有恭敬之美。而又裁之以中。行之以正。不流卑諂之私。惟中正也。則有貞之義矣。故亨。惟柔也。則有畜牝牛之義

矣。故吉。蓋惟君之重明。而後可以配天地。惟臣之柔正。而後能佐人君。此上下之相與有成也。然按程傳以重明麗正柔麗中正皆兼君臣言。竊謂重明。卽大人之繼明。豈有臣之明。而敢與君之明亢者。且二五雖皆柔中。而五所居未正。二正而且中。則柔麗中正。似專指黃離之臣爲得也。蓋人君一日萬幾。非重。明不足以辨忠佞。非居正不足以式臣民。故專屬之君。人臣仰事一人。非柔則失之專。而必至分君之明。非中正則失之諂。而不足以承君之明。故專屬之臣。如是則明良會合。心志一而功業成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此象傳是言大人自純其明德之功。而光被乎世也。作。起也。繼明以明相續也。孔子釋離象曰。上下皆離。明而重兩。相繼而起。重離之象也。大人法離明相繼之義。以緝熙厥德。則本體有純一之休。以覃敷厥世。則四方無闇汶之氣。在大人止自繼其明耳。而文明之化所以照於四方者。已具足於大人明量中矣。離明之學。非大人孰能與於斯。按易卦大象或稱君子。或稱先王。或稱后。惟離稱大人。蓋明明德者。大人之學也。繼明。卽明明德之義。此千古聖學相傳之大原也。然離之所以繼明者。由乾再索於坤。而得其中畫。六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體用無不明矣。六五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則表裏無不明矣。明兼體用。徹表裏。則已之德明。而卽可明明德於天下。光輝所發。無遠不屆。其照四方也宜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此一爻是言人之不可易於處事。而當敬以持之也。履在下之象。錯然紛錯之貌。周公繫離初爻曰。初以剛在下。而處離體。剛德好動。則果於任事。離性炎上。則喜於麗人。是其急於所履。而不顧事機之紛錯者也。故有履錯

然之象。夫初在下而跡已動。動則失在下之宜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愼之。則心有主而動不妄。履錯之咎。何自而至矣。孔子釋初象曰。履錯然欲動而必以敬者。蓋以初居離始。所履之善惡邪正紛錯交進。莫知適從。敬則可以愼其所履而避咎耳。苟其敬之。雖履錯然。庸何咎乎。蓋天下是非得失。本屬一定之理。然有乎時見之甚明而臨事忽迷謬者。此非不明之咎。蓋明而不敬

之咎也。聖人於未明者。教之以明。於已明者。教之以敬。假使致知明善。以後不加以謹幾愼獨之功。則高明者之失。足與卑暗者之妄行何異乎。敬之一言。通於六位。而特舉初以槩之。所謂必敬其初。而後能敬其終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能以中正之道。而上麗乎其君也。黃。中色。文之美也。黃離。美之盛也。周公繫離二爻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而上麗

於文明中順之君。是人臣之麗君也。將順而濟以匡救。渾厚而出以精明。所稱臣道之最中者矣。故爲黃離之象。當是時。祇見其居中而運。絕無功烈之可見。而繼明之主德自昭。化成之美俗自洽。君都臣俞。而四海從欲。爾風大善而吉之道也。孔子釋二象曰。所謂黃離元吉者。蓋黃。中色也。二居中而麗五。是其所以事君者。皆得中道。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惟其爲道也。能合乎中道。故其爲離也。有

取於黃離。而元吉之效。誠非倖致矣。按六二之離。則其明也。黃則其文也。文明由中道而發。則其明非一偏之見。其文皆至德之光。所謂美在其中。而暢四肢。發事業者也。重明之主。將以明照四方。化成天下。必有文明中正之臣。爲之宣布於下。非如六二者。疇克勝其任乎。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此一爻是言人當安常以貞遇而戒徒憂者之無益也。缶常用之器。周公繫離三爻曰。以理言之。盛必有衰。以數言之。生必有死。此人之大常也。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盛極將衰之候。故爲日昃之離。當此時也。智力既無足恃。時會亦難强爭。倘不安氣數之常。以自適而戚戚於危亡之憂。以爲旦夕莫保之計。如不鼓缶而歌。則徒大耋之嗟。然竟何益哉。祗速之斃耳。凶之道也。孔子釋三象曰。離

未至昃。猶或可久。既昃矣。則盛極將衰。何可久也。明者知其然。安常處順。又豈足以爲凶乎。按傳曰。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衞武公年九十五。猶使人日箴戒於側。作詩自儆。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聖賢以及時聞道爲樂。以禾不聞道爲憂。豈有教人以時數將盡。以樂消日之理乎。此爻之旨。亦言人之道德功業。返諸己者無憾。然後可居易以聽其自然。所謂俟

身以俟之耳。非一無所用心。而徒委諸氣數之謂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此一爻是言四以剛侵上。而不容於世也。突如其來。言猝至也。无所容。言焚死棄也。周公繫離四爻曰。九四當後明將繼。正天命重回之會。人心始向之秋。宜以順而動。徐以定之可耳。而乃以剛迫之。狹陋前人之規。盡行一

己之志。更張太驟。突如其來如者也。則激而生變。而厲階之作。災必逮夫身矣。是固以剛自敗者。其諸以火自焚者乎。焚則死。死則棄矣。孔子釋四象曰。突如其來如者。四之過剛太銳。犯順已極。宜其不戢而自焚。受禍既酷而公論不平。天下之所不容也。按剛所以持正也。剛而犯上。不正莫大焉。居大臣之位。而不避僭逼之嫌。其能逭不敬之誅乎。漢景帝謂周亞夫意怏怏。非少主臣。史稱霍光之禍

萌於驕乘。此二臣者才德出衆。功冠一時。然皆不免突如之戒。以至殞身滅宗。故知牝牛之義爲人臣者尤當三復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此一爻是言五明於保位之義而出之以憂懼之心也。離卽麗也。周公繫離五爻曰五以柔居尊而麗乎中有文明之德。可謂繼明之善者矣。然處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兩陽。

是主權將至下移而國柄慮其倒持者也。幸明德在中。故能反躬自治而憂深慮遠。旣出涕沱若而憂形於色。又戚嗟若而憂聞於聲。謹畏如是。庶若德克明。奸萌潛杜。收主權而固天位。吉莫逾焉。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以君而下迫於臣位。亦殆矣。而言吉者。以其存憂畏之心。則所行自無乖戾之失。有以麗於王公之位而永保天祿也。拔多難可以興邦。殷憂所以啓聖。古之明主。惕心危慮兢兢若不

自保而卒能抑奸暴之志收天下之權皆自此一念致之也。不然。以六五爲離明之主。何由至於出涕戚嗟乎。繼明而戚與方赫而泄其得失正可參觀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此一爻是言剛與明交濟。故能行師而奠邦也。折首。誅其首惡也。醜。類也。周公繫離上爻曰。上九以陽居上。在離之極。剛明之至者也。

惟剛明則可以及遠。故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撥亂止暴以享有嘉美之功。然剛極則無所縱舍。明極則無所掩匿。苟不約之以中。則剛而失於過嚴。明而病於過察矣。故其出征也。但折取其首惡之人。而威自震。獲匪其從亂之類。而刑不濫。旣不至養奸以怙亂。又不至縱暴而寡恩。大憝斯拔。羣心傾服。而共臻化成之治。又何咎焉。孔子釋上象曰。王用出征。非以黷武也。誠念邦之不正。由寇賊亂

之耳。一出征而除暴止亂。乃所以綏正其邦國也。按繼體之君。尤重征伐之事。有扈之師。啓所以承禹也。商奄淮徐之征。成王所以繼武也。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告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蓋不如是。不足以奮揚威武而救陵遲之漸。此正邦之王。必以出征爲急也。後世上下苟安。口不言兵。甚至武備廢弛。外寧而遂忘內憂者。亦獨何哉。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七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八

下經

䷞ 艮下兌上

咸取義於感。感之深者。莫如夫婦。故上經首乾坤者。天地感而後有萬物。下經首咸恆者。夫婦感而後有人倫也。咸卦二少相交。夫婦之始。恆卦二長相承。夫婦之終。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天下平也。咸以感爲主。而其道則仍取乎以正相悅。彖傳極言感通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聖人。無不條貫。而所以得亨者。則全在虛中無我。一本於人心天理之所固然。蓋以我感人。而不存一感之念。以人應我。而不見一應之迹。斯感之正也。六爻皆取象於人身。如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六之咸輔頰舌。皆躁於感者。戒人之逐物而馳也。五之咸脢。則又無意於感者。戒人之絕物而遠也。若四當心之位。爲感之主。似乎可以感矣。然必守正則得其理。徇私則失其道。益可見感

之不可有意以求矣蓋天下之理本有自然之感應惟至誠乃可以服物繫辭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苟我無感人之誠而即求人之應我必致有違道干譽謏聞動衆之弊是以為治之要在於以實心行實政而不徒尚仁言仁聞之名為學之要在於以實學勵實行而不可蹈虛譽過情之失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此卦艮下兌上卦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交

相感應卦德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卦象艮以少男下兌少女皆有交感之義故名為咸卦辭言相感者不外一正則感無不通也文王繫咸彖辭曰君子通天下之志必有所感則精神往來彼此交通毫無間隔故感則必亨然所謂感者又必自然而然一出夫天命人心之正勿雜乎私愛勿役乎情欲而利於貞焉如取女者備六禮先媒妁無一端之非正則非感以情而實感以理故吉也

夫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蓋以男女之交配天地之大義為人倫之首萬化之原也凡人處世自一室至於天下何所不感何所不應要其情之正不正必自其最切近者觀之男女之際得正則人心之所同悅不正則人心之所同恥此生民秉彝之性即天地萬物之情也堯之試舜不先於五典百揆賓門大麓而必觀厥刑於二女以為家難而天下易觀其難者處之得吉則其易者可知也孟子

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知此可以得取女吉之旨矣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彖傳是釋咸彖辭而極言之以見造化人事皆不外於相感以正也柔指兌剛指艮天

地感而氣相通。化氣化也。生形生也。孔子釋咸彖辭曰。卦名咸者。蓋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斯有應。咸也者。取其交相感之義也。卦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卦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剛之氣下感乎柔。而柔以氣而應乎剛。二氣感應以相與。此非造化感通之得其正乎。卦德艮止兌說。是我之感者專一而不他。彼之應者樂從而無強。此非人己感通之得其正乎。卦象艮以少男下

於兌之少女。是男先於女。既不越分。而以少配少。又不過時。此非男女感通之得其正乎。三者皆感無不通。亦無不正。所以亨而利貞。如取女則吉也。試以感之理極言之。雖天地聖人。亦有然者。夫天地者。萬物之祖也。天地以氣感萬物。陽噓陰吸。默運其鼓舞之機。而物之同受是氣者。或以氣化。或以形生。舉囿於乾始坤成之中矣。聖人者。萬民之寄也。聖人以心感萬民。神道設教。衛發其固有之良。

而民之同有是心者。無有乖戾。無有反側。蕩蕩乎有和平之氣象矣。夫天地感感以正也。而萬物化生。非感而通乎。聖人感人心者。亦感以正也。而天下和平。非感而通乎。不特此也。觀此感通於造化。則一施一受。可以見天地之情。觀此感通於萬物。則相應相求。可以見萬物之情。宇宙間無一非陰陽之迹。無一非感通之理。真情所達。昭昭然為天下之所共見矣。然則感之道。不其大哉。此見天地

之感。溥萬物而無心。聖人之感。順萬物而無為。萬物化生。和平即在天地。人心和平。化生即在聖人。人主誠能存理遏欲。養其太虛無我之衷。則喜怒哀樂。自然發皆中節。禮樂政刑。自然施無不當。位天地。育萬物。一心感之而有餘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此象傳是言君子之善受。能無我以通天下之感也。孔子釋咸象曰。山上有澤。山之虛受

澤之潤。有咸之象焉。人心不虛烏乎受哉。故君子準其心於澹定之初。廓其性於大公之天。隨其所感。惟本吾心之虛以受之。亦如山之以虛而受澤也。其感通之妙豈有二乎。夫彖言感而象言受。此見感應之理。惟在我心之能虛。然所謂虛者。循乎天理。而中絕意必固我之私。如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不必信果。而惟義所在。象之虛。即彖之貞也。若舍貞而言虛。則是不以理為權衡。而此心漫無所

主。必至薰蕕雜陳。是非莫辨。未獲受善之益而先受不善之害矣。夫豈所以總一應類。裁制萬事之道乎。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此一爻是言事未來而有心思感。以著其將迎之私也。拇。足大趾。咸其拇。謂感於最下之象。周公繫咸初爻曰。初六處咸之初。感於最下。事物未接。而意見先萌。蓋不能以虛受人。而有意於感者也。為咸其拇之象。雖所感尚淺。未著於形迹。然躁動之念。所不免矣。孔子釋初象曰。初六所謂咸其拇者。何哉。蓋志者感之主也。感者。心之累也。初之志主於感。是心馳於外。而不專主於內。所以謂之咸拇也。蓋君子之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苟事未至而預動一將迎之念。則在我先為物役。安能臨事而不失其主宰。免於悔吝之乘乎。初之咸拇。感雖未深。而志在外卦之九四。見利者必忘義。徇人者必失己。聖人雖不著其占。而

咎固在言外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此一爻是言二遇感而妄動。勉之以主靜則吉也。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周公繫咸二爻曰。六二陰性躁動。是方感之時。不能物來順應。而心即馳於物。如咸其腓之象。如是則虛明之體既汨。而處事將不勝其錯亂矣。何凶如之。然幸有中正之德。本體未泯。若能反躁而居以靜。則時行

而行時止而止心無私係而天下之事物不亦應之而有餘乎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凶而居則吉者蓋天下感應之理本有自然之妙我惟返躁爲靜順其理之自然而無所容心則靜固靜動亦靜矣不爲事感所害吉孰大焉彼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居非不動不妄動也心存乎理雖酬酢萬變而其居自若也順非從外不苟從也心主乎理雖獨立不顧而其順自若也夫然乃

不失乎貞不害乎感而作止語默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此一爻是言當感而不能自主者失感之貞也股髀也每隨足而動處謂靜守之意下謂卑陋之意周公繫咸三爻曰初二陰躁皆欲動者也三以陽剛之德固宜其定性之學有獨至者矣乃不能自守而亦隨之以動心無定主事於隨人爲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如是而往則中無所主而以身爲天下役本原之地所喪多矣吝孰甚焉孔子釋三象曰初之咸拇二之咸腓其以陰躁而皆不處也固宜所望者惟三之剛耳今乃咸其股與之俱動亦不能靜守而處也是可惜也夫君子立志其所執當超然自命不與衆動俱遷而今乃志在隨人是所執不亦下乎此爻可鄙之甚矣按隨之義有以陰隨陽者隨

之六三上從九四而隨有求得者是也有以陽隨陰者咸之九三下從六二而執其隨者是也以陰隨陽則援上而得其志理之正也以陽隨陰是舍高而就卑棄貴而從賤志降身辱其悖於理不已甚乎然則君子處此可以知所自審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所以感人貴以公而不以

私也。憧憧求感之意。周公繫咸四爻曰。四之在咸當心之位。感之主也。心之感物貴於得正。而以九居四。嫌於不正。宜有悔矣。苟能虛中無我。大公順應。非無感也。感而不役於感。非無應也。應而不係於應。是之謂貞也。由是事得其理。物得其序。何吉之不可得。而悔之不可亡乎。如不以理處物。而常以物役心。其感也庸心於感也。其應也庸心於應也。是之謂憧憧往來也。則心有所係累。而情有所偏

主。卽凡朋類之從者。僅爲思慮之所及。而舉天下萬事萬變。其遺於思慮之外者多矣。安能以及遠哉。孔子釋四象曰。天下惟不正而感。感斯有害。若貞則感於無心。意必固我。毫不爲累。未有私感之害也。至於憧憧往來不正孰甚焉。私意梗於中。則心既爲所蔽而暗昧。又爲所隘而狹小。豈得云光明廣大乎。按咸六爻皆以人身取象。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各得其一體。惟九四當心位。心統百體。至虛至公。無所不感。無所不通。苟失其虛且公者。而憧憧役於朋從。則心雖有統百體之名。其實亦塊然一物耳。安在其能光大哉。先儒謂心猶鏡然。居其所而物以形來。則所鑒自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爲照幾何。所以古今推大智者。必以先覺爲賢。而小聰小察。或反至招欺而受蔽。殆以此夫。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此一爻是言有心於絕感。而反失之者也。脢

背肉。與心相背者。志末。謂不能感物。周公繫咸五爻曰。人身五官四肢。皆聽於心。獨脢與心相背。而不能感。今九五適當其處。是乃有心絕物。而一無所感者。爲咸其脢之象。如此則雖不能感物。無九四之貞吉。而未有私感。亦無咸腓之凶。執隨之吝。僅免於悔而已。孔子釋五象曰。心之本體。以天地萬物爲量。五乃一心絕物。而以无悔爲足。則置心於寂滅之地。失其能感之本體。其志抑末耳。何不進

之於貞乎。按諸爻動而無靜。惟九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心體靈明。不可膠之使有。亦不可絕之使無。若專於絕物。而以无悔自足。則必流於釋老之教。清靜寂滅而後已。將經綸參贊之功。皆可不設。而聖君賢相。無所庸心於其間矣。其爲世道之害。可勝言乎。象曰。志末。正欲人反而求之本也。然則其本安在。曰貞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此一爻是言感人以言。而無其實。所以爲不誠者戒也。輔頰舌。皆所以言者。滕與騰同。張口騁辭之貌。周公繫咸上爻曰。上六處兌之上。旣工於媚悅。而居咸之極。又專於私感。不能積誠動物。但以便佞口給。取悅於人。爲咸其輔頰舌之象。夫有心於感。非矣。況以言乎。感人以言。非矣。況無實乎。凶咎不言可知矣。孔子釋上象曰。人之相感。貴於心志之誠。而不貴於言語之淺。今咸其輔頰舌。是至誠不足。徒騰揚口說。以悅人。實德衰矣。如之何能感人乎。按言行君子之樞機。辭說豈可偏廢。但言不由中。而務爲巧佞。以求悅世俗。則其辭愈工。其誠愈漓耳。然截截諞言之徒。雖不能以感人。而常足以惑人。往往顚倒是非。變置黑白。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一受其惑。害有不可勝言者。此聖人之深惡夫利口也歟。

䷟ 巽下震上

恆與咸相次。咸卦上少女而下少男。以男下女。爲夫婦相感之始。恆卦上長男而下長女。男尊女卑。乃夫婦居室之正也。彖傳則推其象而極言之。本諸天地。擴之於四時日月。驗之於聖人。無非貞也。無非恆也。恆固以貞久爲義。然必極其變化。乃可以久。蓋天地間之氣運循環。古今來之隨時制宜。惟有變化無窮之用。故能垂爲萬古經常之道。如膠執一定。而以爲可以久。幾何不至窒而不可行哉。初

爻執其常而不審其變則持守未定正而不恒。四則久非其道恒而不正。五順從而寡斷。六過動而紛更變皆不免於凶也。惟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似當有悔而克內自省察上應於五。故成久中之德而悔不終悔。其卽所爲久於其道者歟。蓋恒之中有不易不已二義。自其不易者論之。則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論之。則寒暑錯行日月代明而其變未嘗已。君子體其不易則確焉有以自守而厲其介石之心。體其不已則奮焉有以日新而懋其遷善之益。斯恒道之所由立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此卦巽下震上。是剛上柔下。有分之常。雷風相與有氣之常。以巽而動有事之常。剛柔相應有情之常。皆有恒久之義故名爲恒。卦辭言道貴有恒而恒又貴以正也。文王繫恒彖辭曰。天下之理惟積久則能貫通。若或作或輟見異而遷則事多扞格矣。人能守其恒心篤信力行則功之純者理必得。居之安者動必臧。亨而无咎。固其宜也。然所謂恒者。非徒苟焉以守之而已。又必擇其是非。辨其邪正。使其所久者皆天命人心之公。聖賢中正之道。而偏端曲學不得參其閒焉。然後以天下之正理成天下之正功。本體既端發用自裕經綸參贊無往而不利矣。按維皇降衷若有恒性卽所謂貞也。自氣質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於是失其貞性而誤用夫心。恒非所恒者有之矣。如楊墨佛老守爲我兼愛清淨寂滅之說以終其身可謂之貞乎。不可謂之貞豈可謂之恒乎。是以君子爲學必恒以致其功。尤必貞以立其體。未有不貞而能恒者。先擇善而後固執焉可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

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彖傳是釋恒彖辭而以恒道盡天地萬物之情也。終謂究竟之久。始謂發用之端。得天謂附麗於天也。孔子釋恒彖辭曰。卦之為恒者以有常道而可久也。蓋卦體剛上柔下。高卑已定。名分之常也。卦象震雷巽風。動發相承。氣化之常也。卦德巽順震動。各極其用。人事之常也。又卦體六爻剛柔相應。彼此相資。人情之常也。此恒之所以名也。夫曰恒固知其亨无咎矣。而又曰利貞者。言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離正不可以言道也。不觀諸天地乎。於穆不已。覆載无私。天地亦惟此經常不易之道。故恒久而不已。而況於人乎。以此見恒之必利於貞也。夫能貞固知其久道矣。而又曰利有攸往者何哉。蓋天下未有有體而不足以利用者。又不觀諸天地乎。造化之

理動靜妙於相生。而會聚之極者必辟之以發散之用。豈有終焉而不始者哉。夫天地之運。終則有始如此。況人道之貞。而安有弗利乎。此貞之後。而必繼以利往也。是可見恒者道之常。而貞者恒之道。夫固具於卦而顯於辭者也。然豈止於是而已哉。以恒之道而極言之。秉陰陽之精者。日月也。麗天以垂象。運行代明。而不失其照之常。非恒之見於日月乎。分陰陽之氣者。四時也。循序以錯行。寒暑往來。而不失其歲之常。非恒之見於四時乎。若夫聖人至誠無息。而治功悠久。天下化於其道而成俗。雖經權互用。而總不失其道之常。非恒之見於聖人乎。即是恒久之道而觀諸天地。則生成化育。常理不忒。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即是恒久之道而觀諸萬物。則飛潛動植。常性不易。而萬物之情可見矣。然則日月也。四時也。聖人也。其功不同。而同歸於恒。天地也。萬物也。其情不同。而同見夫恒。恒道

其大矣哉。按天地得一以清寧。聖人得一以為天下貞。一者恒也。即貞也。天地一而不貳則悠久無疆。化育萬物。聖人一而不貳則純亦不已。配合天地。然聖人者又三才之主也。故陰陽愆伏。民物夭札。天地偶失其常。而聖人皆引為一身之咎。其必極中和之量。盡參贊之功。而後為久道化成之極致乎。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此象傳言君子能盡悠久之功。守定理以為恒也。立謂植立不移。不易謂不背。方者理之定向也。孔子釋恒象曰。雷風至變也。而相與萬古不易。至變而有不變者存焉。恒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確然不易之道。即所謂方也。但常人始則柔懦不振。知之未必能立。繼則持守不固。立之未必能久。惟君子擇之極其精。而執之極其篤。雖日用化裁之宜。非拘守者可比。而中有定見。任萬物之遷移。不能奪其所主宰。與雷風之變而不變者一矣。按天

下之至靜者莫如山。以山受澤而為咸。可見寂然不動者。正其感而遂通者也。天下之至變者莫如風雷。而以為恒。可見變化無端者。正其常久不已者也。君子立此不易方之理。以化裁利用。恒非膠執。方為通方。人主誠能法雷風之象。雖酬酢萬變。隨時變易以從道。而中之所立。毅然有以自主。則剛柔協應。何難久道化成乎。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此一爻是言求望乎上者過深。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浚如浚井之浚。謂深求之也。周公繫恒初爻曰。天下有理本正。而勢不可行者。當審勢以自止。如初與四為正應。固理之常然。自初言之。情分間隔。未可深有所求。自四言之。挾高不下。難以遽有所合。今初六陰居巽下。柔暗不自度量。而過以常理望人。不顧禍害。而求深入。有浚恒之象焉。是雖所求者

正而疎遠莫信。嫌隙易生。其凶宜矣。又何利之有。孔子釋初象曰。浚恒之凶者。蓋初四相與之始。交淺不可以言深。而乃遽以深相求。必欲其諫從計聽。祗以取辱而已。此所以爲凶也。蓋凡人既以正道自居。尤貴相時度勢以行之。故必相與既孚。同心一德。然後徐進吾言。則言者不覺迂疎。聽者自能虛受。倘疎逖初進。位卑言高。卽使辭義剴切。非惟無益而祗以取咎。雖一身之榮辱得喪不足恤。亦

非君子信而後諫之道也。人亦鑒於浚恒之凶。而以至誠動之可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此一爻是言善反於恒者。終能因中以得正也。悔亡。謂失之於初。改之於終。周公繫恒二爻曰。九二以陽居陰。本不正而有悔者。然幸其所居得中。是存心有常。本體不虧。卽偶不出於正。特一時一事之過耳。終能善反以爲功。因中以求正。自然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悔

不終悔而亡也。孔子釋二象曰。九二宜悔而亡者何哉。以其中而能久。是恒性常在。而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故能覺悟其非。而一反之於正。小疚不足以累其心矣。何悔之不亡乎。按貞者恒之道也。此爻不言貞而言中者。蓋恒之所貴者貞。貞之所貴者中。恒而非貞。則失其恒。故四以久非其位而失禽。上以振恒而大無功。貞而非中。則失其貞。故初之浚恒以貞而凶。三之承羞。以貞而吝。五之恒其

德。以貞而有從婦之凶。惟九二能久中。則無過不及之弊。中之所在。卽正之所在也。程頤亦曰。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欲求悔亡之道。其可不勉於此哉。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此一爻言有德而无守者。深明不恒之咎也。不恒其德。謂有德而變其守也。周公繫恒三爻曰。九三居得其正。固本有其德者。然有德

而能有恒則所存者正。所操者純矣。乃過剛
不中。志從於上。見富貴功名而變易其守。是
固執之功未深。不能久於其道。一節或虧。盡
喪其生平。人皆賤惡羞之者衆。貞而不恒。可
吝莫甚於此矣。孔子釋三象曰。三有其德而
不能有恒。則內愧於己。外愧於人。既爲君子
所必棄。又爲衆議所難逃。亦何所容於世乎。
葢理欲之辨易淆。而義利之防貴定。要必以
貞固不移者。勵其志。純一無間者。致其功。而

後取舍以明。存養以密。本至見異而或遷。故
無歆羨畔援之心。而道岸可登也。有聖敬日
躋之學。而始假能久也。若夫內多慾而外施
仁義。亦未體於有德有恒之義者乎。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此一爻是言恒非其道者。終無所益也。周公
繫恒四爻曰。凡人必久於正道。斯內可以成
己。外可以成物。恒而有益於得也。九四以陽
居陰。是所久者皆異端曲學之私。非聖賢中

正之道。反之身心而無益。推之事物而無功。
猶田於无禽之地。其所得者葢鮮矣。孔子釋
四象曰。九四所以取象於无禽何也。葢爲期
於成功。猶田期於得禽也。今四久非其位。是
不知所擇。而恒非所當恒。於无禽之地而田
獵。欲有所獲。安可得乎。夫三當恒而不恒。是
以可用之心。不用於宜用之地。則移於外誘。
遂失吾心之正。此所以鮮有終也。四不當恒
而恒。是以有用之心。竟用於無用之地。則偏

於意見。究昧大道之閑。尤爲可惜也。故學
術之要。必以中正爲歸。而久於其道。聖人之
恒與天地配。良有以夫。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
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此一爻是言徒以順從爲恒者。失其剛斷之
宜也。德謂順從之德。貞即恒其德也。周公繫
恒五爻曰。六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知上
以任下爲德。一於傾信其下。守之不易。是恒

其順從之德。而貞固不變者也。不知順者。乃婦人之道。故在婦人。猶可獲吉。至於夫子正位乎外。當以果決行之。若徒以順從爲恒。則志匪於逡巡。而事敗於巽懦。凶莫甚於此矣。孔子釋五象曰。五言婦人貞吉者。蓋婦人無專制之義。從夫子以終身。故以順從爲正而吉。若夫子則凡宇宙四方之事。皆吾分內之事。而確然以義爲斷制。始無委靡不振之譏。使亦如婦人之從人。是以丈夫而從妻婦之

道也。其凶不亦宜乎。蓋臣道猶婦道也。忠順以事一人可也。君道猶夫道也。自當乾剛獨攬。而不可下移者也。苟徒以任臣爲德。則偏信生奸。必致大害。如漢元之委任王鳳兄弟。明皇之聽信林甫國忠是也。夫自古英君誼辟。非不勇於任人。而必有獨斷之德。以神其不測之權。其待庶僚也。既不可失於過嚴。使臣下無靖獻之路。其御貴臣也。又不可失於太寬。使國柄有廢弛之憂。則剛柔合宜而貞

恒之道得矣。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此一爻是言過動失恒之害也。振恒謂以振動爲恒。凶謂物欲盛而天性亡也。周公繫恒上爻曰。上六居恒之極。極則不常。又處震之終。終則過動。且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忘貞正之德。而易生外欲之累。好爲變遷。以振動爲恒。則紛更反常。凶可知矣。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以振恒而在上。則情以妄動而

擾性。以逐物而亡。既不能有裨於身心。又不能有益於家國。不止无功。而且大无功矣。夫天下時至而業起。物來而已應。豈有無故而自滋紛擾。以爲常行之道乎。振而不恒。猶爲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不過一身之害。惟振恒而在上。則喜功好大。輕躁妄動。不肯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病國擾民。所關甚鉅。豈止學問之際。有見異而遷。得半而息之患也哉。如宋之王安石借經術之名。改易舊章。專

事變更，以誤天下，殆其人矣。此用人者所當深察也。

䷠ 艮下乾上

遯，為陰長之卦。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當遯之時也。能與時行而適得其宜，是遯之義也。彖辭統言四陽，象傳專言九五者，以五為四陽之統，善用其遯，而有致亨之道也。遯而後亨，所以戒君子；小必利貞，所以戒小人。正所以全君子也。六爻惟四陽當遯。其下初與二本屬陰爻，而爻辭仍主陽而言。初言遯之幾貴早見，二言遯之志宜固守，與四陽同義。何哉？此見聖人於陰長陽消之際，為君子謀者至切也。至九五一爻，程傳以為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言。然古來智勇沈能善處其用，為除奸反正之君，皆嘉遯而貞吉者也。遯之時義所以為大，不益可見乎。

遯亨。小利貞。

此卦艮下乾上，邪道漸長，正人宜避，故名為

遯。卦辭言君子當避小人，而又戒小人毋害君子也。亨者，其道亨也。小利貞，言小人當存正道，不可恃勢凌迫也。文王繫遯彖辭曰：君子之不能違者時也，小人之不可越者理也。此卦九五當位，而六二應之，似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有小人勝君子之漸，苟不稍為隱藏，則必身中其禍。故宜善自退避，形於外者不使嫌隙之或乘，默為維持主於中者，自得吾道之不屈，蓋遯則能亨，不遯則不亨也。若小人憑浸長之勢，凌轢君子，雖一時若可得志，然終非小人之福，惟利正以自守，而勿侵迫於陽，乃得保其貞，而无不利。斯為小人計，當如此耳。按自古君子小人互為消長，君子往往以疾惡過嚴而不知遯，小人往往以比匪害正，而不能貞，卒之君子既罹其殃，小人終亦不能自保，以至於兩敗。今卦象二陰已見，猶未及盛，而偕陽君子雖不可遽求退避，坐觀陰長，然匡濟之術，固宜默運，而

形迹之間。尤貴善藏。使不至觸小人之忌。而潛消其悍然害正之心。庶幾上可以安國家。而下可以明哲保身也哉。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此彖傳乃釋遯彖辭。以明君子因時而退之義也。剛謂九五。當位。以德而言。應謂六二。時謂二陰浸長之時。孔子釋遯彖辭曰。卦名遯而辭又言亨者。蓋時所當遯。必遯而後能亨

也。卦體九五剛當其位。而二應之。君子尚有可爲之勢。小人猶有順承之心。似不必遽爲引避。然君子見幾於未萌。防患於未然。當此時而退遜。自守正其志而不降志。恬澹爲心。全其身而不辱身。跡不示異。心不求同。適乎時之運用。而與之偕行。所以亨也。又曰小利貞者。二陰浸長於下。其氣日盛。必至凌逼君子。爲害國家。不利不貞孰甚焉。故以利貞戒之也。夫以九五當位。若可不遯。而在二陰浸長。又不可不遯。君子於此翻然遠去。固非忠愛之初心。顯與抗衡。又懼危機之自蹈。必因時而順應。守義以化裁。進退綽然。亨其道而并以亨其身。此其時義豈不大矣哉。夫天地之不窮於剝。以其剝而能復也。世道之不窮於否。以其否而能泰也。君子之不窮於小人以其遯而能亨也。惟遯故亨。此君子所以貴審時耳。蓋遯者臨之反對也。二陽爲臨。則曰剛浸而長。二陰爲遯。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

浸而長。誠以剛長可言。而柔長不可言也。聖人爲世道計。爲君子謀。至深且切矣。時義者時在天。義在我。善自韜藏。以俟時會消息相須。既遯則必壯。非達權而知變者。其孰能與於斯乎。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此象傳是言君子守正遠邪之道也。孔子釋遯象曰。此卦上乾爲天。下艮爲山。天體無窮。山高有限。若將遠而去之者。遯之象也。君子

體之而得遠小人之道焉。君子之與小人。不容並立。然其所以遠之之道。初非過爲惡厲。以深拒之。惟嚴於自治。以禮義廉恥爲立身之大防。以正大光明爲處事之大本。毫釐不苟。尺寸不移。則一正足却百邪。小人自遠退而不敢近矣。此不惡而嚴乃所以爲真嚴也。夫峻以絶人之謂惡。莊以持己之謂嚴。惟嚴則德威可畏。而人敬之。不惡則樂易可親。而小人亦自感化。君子精義之學與時偕行。有

遯之用而不見其遯之形。雖日與小人周旋而不害其爲遯也。如謂恥與小人並立而必以遠遯爲高。則正人盡去。人君孰與相助爲理乎。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此一爻是見遯以早爲貴。而惕其不可有爲也。遯尾言不能早避。厲謂禍及也。周公繫遯初爻曰。君子與時偕行。時當可遯。卽以早遯爲貴。今初居卦下。在遯爲尾。衆皆决去。彼獨遲留。失事機之宜。而罹中傷之禍。危且不免矣。況欲往而有所爲乎。惟奉身以退。静以待時可也。孔子釋初象曰。遯之機貴先不貴後。遯之理宜守不宜進。遯尾之厲。以不能早遯而妄欲往耳。若能早以晦自處。而不往。則我不取災。而災何由至乎。此見君子當小人道長。職居下位。時既不可往。而勢又不能往。惟危行言遜。而静處以俟之。則藏其用於有待。

既以得嘉遯之貞。處其身於無危。且以發肥遯之利。奈何甘爲遯尾。率意躁進。以蹈攸往之災也乎。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此一爻是言執中順之德。以遯見遯之守宜堅也。執謂執縛之。黄者中色。牛者順象。革皮也。說解也。周公繫遯二爻曰。六二時値當遯。遂因時而退藏。守其中順之德。决於必遯。執

持甚固而人莫能解猶執物者用黃牛之皮。而莫之能說也。孔子釋二象曰。遯不以跡而以志。所志未固則韜晦不深。係吝之私。所不免矣。今二之志確然不易。沈潛中順。雖萬鍾於我無加。含章守貞。即三公不易其介。故爻言執用黃牛者。固守其與時偕止之志。而不轉移於外也。蓋君子處當遯之時。此身既已斂藏。此心尤宜堅忍。苟挾持未密。而意氣或形。此志遂為小人所窺。正恐執之者不堅。說之者紛至耳。誠能識堅力固。確不可移。則中順之德在我。自有所以遯之之理。而固志之學在小人并不見所以遯之之跡。此其所為不惡而嚴也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此一爻是言遯不宜有所係而深鄙其不能決也。係謂有所係累而不能遯。疾謂有損名之病。厲謂有中傷之禍。周公繫遯三爻曰。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是危邦已不可入。亂邦已不可居。而猶戀戀於利祿而不忍釋也。為係遯之象。以理之得失而言。有欲而不能克。此行之疵也。其疾宜也。以勢之利害而言。遇患而不能去。此危之道也。其厲宜也。夫係戀之私。斷非君子立身之大道。或用此畜臣妾。庶不嫌於比昵。而可得其歡心耳。若以之當進退去就之間。如之何其可也。孔子釋三象曰。九三係遯之厲者。言其有所係戀而不能遯。則陷害中之。必有疾憊也。然以之畜臣妾則吉者。蓋女子小人役之事人者。原不過以阿諛取容。則我之結彼者。亦不過以私恩相角。係與不係。無足重輕。若遯則出處大事。千古之名節攸關。一身之利害所係。豈可以畜臣妾之道而處之乎。蓋士君子一進一退。原有不可踰之大閑。稍識義理者。皆能辨之。而身當其際。往往濡滯而不決。此無他。其始也。鮮剛正之德。幾先之哲。其繼也。有因循之

心覬覦之意。其終也貽身名之羞。致禍患之及。皆此係之一念累之也。可毋戒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此一爻是言能絕富貴之念。而勇於遯者也。好遯。謂舍其私好。而決然以遯。周公繫遯四爻曰。九四下應初六。本有富貴之好。然其體剛健。能有以廓意念之私。而絕之以遯焉。此

惟以理制欲之君子。外不淆於紛華。內惟存乎道義。得遂其潔身之美。吉何如焉。若小人值之。則徇欲忘返。日役役於所好。而必不能遯也。孔子釋四象曰。九四言君子吉。小人否者。蓋營私之念。盡人之所同。而制欲之功。君子之所獨。惟君子明於時之不可為。能絕所好而必遯。小人則牽於私情。何能以果遯乎。夫君子小人所異者其品。所分者其心。所辨者其義利邪正之介。故君子之好遯。必心性明決。機先有坐照之神。而氣節剛方。臨事無

依回之念。然後超然物累之表。所謂人各有志。不可以好爵縻。不能以榮名繫者也。人亦審於吉凶之際。而勉為君子可矣。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此一爻是言見幾而遯。有審時合宜之道也。嘉遯。謂遯合其宜。正志。謂所志者正。周公繫遯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應亦柔順。似猶有可為。而不必遯。然時則當遯。而有不得不遯者。惟能灼於幾先。與時偕行。而無濡滯

不決之志。是遯之至嘉者。乃為得處遯之貞而所處皆吉也。孔子釋五象曰。時當可遯。而或役志於功名。此心已為外物所移。志必不能正。然身處於遯。而或稍存其形跡。則此志必為小人所忌。遯亦不能嘉。今五之嘉遯貞吉者。以其先幾而動。不蹈遯尾之災。與時而行。自免係遯之厲。且可去即去。凝然在中。而若不見其所守也。可速則速。渙然於懷。而并不見其所好也。蓋能自正其志。則富貴功名

不能動其念故爲嘉遯之貞吉耳。按陽剛以
守道爲要故身退則亨。九五以扶陽爲貴故
嘉遯則吉。君子誠能內存正志而外與時宜。
則匪獨身名兩全而關於世道亦大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此一爻是言超然物外者所以嘉其自得也。
肥。謂處之裕。如周公繫遯上爻曰。明決不足
者當遯而不知遯。物欲係念者可遯而不能
遯。今上九陽剛有必遯之志而又居外無應
不爲世累故遯自裕。如有肥遯之象。處進退
之間處在皆優游之境也。歷寵辱之交無入
非自得之機也。何不利之有哉。孔子釋上象
曰。上九肥遯无不利者良心不爲物累無所
疑慮故也。蓋人心有所疑於中即不能決於
外而利害禍福之念攖之斯進退出處之道
失矣。此上九之无疑不同於九二之係遯並
不同於九四之好遯耳。大約士君子出處之
道必視其所際之時與所處之位不宜有一

毫偏滯之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上九之肥
遯亦順其時與位之當然。如舜處深山之中
與木石居。與鹿豕游。浩浩落落。其胸中之經
綸自在天地間也。此所謂肥遯者哉。

䷡ 乾下震上

大壯以陽長爲義。卦體四陽長盛故爲大壯。
卦德內剛外動則又所以爲壯也。彖辭恐其
恃壯而不正。爲處壯之人言。彖傳因大而許
之以正本致壯之德言。義相發明。總不外於
一正。此利貞所以爲善用其壯之道也。以六
爻言之。初與三皆以陽居陽而不可爲正者。
好進而過於剛者也。五柔居中不能進而失
其壯矣。上柔居壯之終不能壯者而亦終用
壯焉。皆非得其正者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
貞乎。夫二與四皆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而
以爲貞吉何也。二所處得中能不失其宜是
因中以求正也。四惟以陽居陰爲不極其剛
是雖不正而有可以得正之理。故均之爲吉

而悔亡也。審是可以知用壯之道矣。

大壯。利貞。

此卦乾下震上。卦體四陽盛長。卦德乾剛震動。卦象雷行天上。皆陽道方盛之勢。故名大壯。卦辭言君子處壯之道。貴得其正。不可恃勢而妄動也。大。指陽。壯。盛也。文王繫大壯彖辭曰。卦四陽盛長。正君子得大行其道之時。然君子所恃以壯者。以理之正。非勢之強也。苟或自恃其壯。則徇時妄動。既有以起人心

之爭。挾勢自矜。更無以濟天下之變。而小人反得乘間以中傷之。故必利於守貞。凡存心制事之間。一由夫禮義之正。然後得處壯之道。而可常保其終也。按復臨泰陽長於內。皆言亨。大壯陽自內而達於外。不言亨而言利貞者。聖人既深喜陽道之盛。而又恐過恃其盛。或至輕動以取咎。故諄諄戒之以貞也。君子當此。以剛正爲立身之節。以教長爲存心之要。言必中規。行必合矩。勿因亢激而失事

機之會。勿執意見而傷衆論之同。於以處盛勢。治休時。不亦協恭和衷。上下同心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彖傳是釋大壯彖辭。欲君子以理維勢。而常保其壯也。大。指君子。壯。謂道大行。孔子釋大壯彖辭曰。卦名大壯者。卦體四陽盛長。氣運方隆。君子則得時而行道焉。故大者壯也。然壯有盛勢。而所以致壯。則以德。卦德乾剛

震動。是君子本天德之剛以動。毅然明道誼。立名節。既不屈於欲。又不靡於氣。聲勢日昌。功業日盛。所以壯也。故名大壯。然又曰利貞者何哉。蓋天下之道。陽正陰邪。陽大陰小。未有大而不正者也。君子既有其大。則所存者正。自不涉於偏私。所發者弘。莫不本乎義理。大者自正。不正不可言大也。如是而君子之正大。固秉於天地。天地之正大。實同於君子矣。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惟覆載無私而

見其正。乃能覆載廣被而成其大。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按大者壯。以氣言。大者正。以理言。惟有此理以宰此氣。則无往而不得其正。君子本天德以爲體。秉禮義以爲用。則其氣自可以配道義。塞天地。我之正可通於天地之正。而我之大可通於天地之大矣。於以輔世長民。經綸參贊。孰非此陽剛之德爲之哉。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此象傳是言君子心足以勝私而能壯也。孔子釋大壯象曰。此卦上震下乾。雷行天上。聲勢震動。故名大壯。君子體之。亦如天雷之威嚴毅以持其志。明決以審其幾。存於心者道以御情。不敢或役於偏私。而體於身者理以制欲。尤必自範於中正。則剛德常存。禮義在我。天下之壯。孰大於此。蓋德性本剛。惟一爲私累。則餒而不壯。故非幾之漸萌。發於意念之不及持。而閑邪之功貴操於隱微之所伏

覺。君子制防極其嚴。銷鑠極其深。時時有以自勝。而非禮之私。絕之於中。不使履之於外。則心存而理得。義正而氣伸。在我者凜然不可犯。天下孰得而犯之。此曾子之大勇。惟其自反而縮也。學者豈可任矜氣之爲。而忘克己之功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此一爻是言處卑位而恃壯輕進。見其必致敗也。壯于趾。謂躁于有爲。有孚。言其必然也。

周公繫大壯初爻曰。初九以陽剛居下位。雖時當大壯。而權不我操。正宜靜以自持。相時而動。若率意銳進。遽欲有所作爲。猶趾在下而妄動者然。以是而往。交淺言深。上必見疑於天子。位卑言高。下必取忌於大臣。計未行謀未聽。而禍已隨之。其凶有必然矣。孔子釋初象曰。凡人在下。則循其分之得爲者而爲之。宜也。今初九居下而當壯時。恃剛躁動。不安其分。於理逆。於勢拂。即此始動之時。已知

其必至於困窮也。蓋君子建業立功亦必度德量力。或時有可爲而勢不能爲。或才足有爲而分不當爲。惟當守己待時。無喜功而過舉。無好事以矜高。則體用咸宜。自有審時濟物之業。經權合度。乃爲沉幾達變之才。苟或事權不屬而輕舉妄動。豈能免壯趾乎窮之害乎。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此一爻是言不恃壯而能得中以歸正也。周

公繫大壯二爻曰。處壯之時。所利者貞而已。九二以陽居陰。有恃壯妄動之意。猶幸心本無私。一覺其失。即有以抑其血氣之剛而反於至正之道。則謙以飭躬。既不任剛而召衆。禮以御物。自能善俗而宜民。其吉也不亦宜乎。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貞。何以得吉哉。蓋人心一有所偏。則內失其貞。而外多過舉。事未發而悔吝已隨之。今九二以貞自守。心既得乎中。則所行自無不吉也。夫由二而上三

則有羸角之憂。由二而下。初則有壯趾之失。惟二以中獲吉。不偏不倚。不激不隨。彼小人之奸謀既不能中我。而在我之正道自無不可行。其有合於利貞之旨也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此一爻是言恃壯者妄動而取厲也。用壯謂憑恃勢力。用罔謂蔑視小人。羝羊善觸之物。羸困也。周公繫大壯三爻曰。成天下之大業

者。必有忍人所不能忍之德性。而後有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功。今三過剛不中。而恃壯妄爲。此在小人任血氣之強。不自度量。任意紛更。方抱其忿忿之私而用壯。君子於此。須善厥裁度。深慮過防。克濟其事。乃亦恃剛妄動。疾惡過嚴。不以小人爲意而蔑視之。雖舉動未嘗違理。而一念輕忽。遂爲用罔。即自以爲貞。而不知適滋厲階耳。夫小人方設機以自固。君子不察。以剛氣乘之。我方恃壯而行。彼

益陰爲盤結勢必羅其網羅如觸籓之羝羊
而適自羸其角也。孔子釋三象曰。小人血氣
未除其用壯而失固無足責。乃號爲君子。正
當以理御勢。而乃亦以罔鬬也。厲可言哉。蓋
壯者本君子之道。罔者本小人之私。今小人
反得用壯。正由君子不能審幾度勢。輕用其
壯而使小人得陰自爲防。則小人之用壯。實
君子之用罔有以使之然也。夫君子之壯。至
爲小人所竊用。爲君子者。又不知愼重。而復

罔以乘之。盈庭之排斥方嚴。而宵小之籓籬
愈固。卒致貽觸籓之慼。甚而遭反噬之禍矣
可毋戒歟

九四。貞吉。悔亡。籓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
籓決不羸。尚往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不恃壯而功業可建也。籓
決。謂有可進之機。輹壯。謂有能往之具。周公
繫大壯四爻曰。九四陽居陰位。本有躁進之
懼。若恃剛以進。而小人即有以攔阻其閒矣。

乃四不用罔。而貞以自處。則動無不臧。何吉
如之。夫吉凶悔吝生乎動。如三之用罔觸籓。
則不免於悔。今以理自勝。而小人無隙可乘。
吾道得以因時表見。又何悔之不可亡乎。蓋
小人之設備以傾陷君子者。本由君子之排
斥過嚴。不得不陰爲籓蔽也。誠從容審處。默
奪潛消。彼且服我之寬大。而釋其猜疑。我何
不可坦示其公忠。而毅然長往乎。故取象於
羊。則籓籬已決。而不至於羸。取象於車。則大

輿輹壯而進有其具也。孔子釋四象曰。四惟
不極其剛而貞。則凡有舉動無乖於事勢。無
忤於人心。天下自然成服。小人雖設其籓安
得而阻拒之。吾道大行。攸往咸宜也。此見君
子任國家之事。不可輕意妄動。必使經濟在
我。運用不窮。飭威儀以表德。隅而實無稜角
之可見。本道德以爲蹈履。而自有坦途之可
行。則卑小豈惟不敢抑撓。必且俯首聽命。惟
我所欲爲。下引同德之陽。上輔柔中之主。功

無不成而志無不遂。其九四之謂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言不能奮剛以御物而失壯之象也。周公繫大壯五爻曰。陽壯以剛爲體。今五以柔居中。而剛壯之威。忽然委靡。爲喪羊于易之象。此陰柔不振。不能奮威以御衆。僅免于悔而已。蓋有藩者。羸其角。亡羊則不至羸。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則自无悔。雖曰无悔。其如失剛德何哉。孔子釋五象曰。六五言喪羊

于易者。處當剛之地。而以陰居陽。柔其所不必柔。蓋由位之不當。失其壯而不能進。故有此象也。此見人君秉乾御世。貴去優柔不決之心。而存剛毅明決之德。用人則立賢無方。不以世類而拘。去奸則疾惡如讐。不以狎昵而恕。則乾剛在我。而綱紀畢張矣。或謂六五當四陽在下。其勢强盛。惟柔順和易。可以調伏之。使帖然相安。正漢光武所云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者。然此乃帝王能給一世妙

用。外渾厚而內精明。故能因時制宜。操縱全在乎我。豈當斷不斷。養亂長奸。優游歲月。以儌倖無事者可比哉。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此一爻是言躁進之難遂。而示以知所進也。遂進也。周公繫大壯上爻曰。壯終動極。志之剛也。故恃壯而動。無所顧慮。然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故臨事而疎。莫知所措。如羝羊之觸

藩。既不能退。而又不能遂其進。亦何所利哉。要其所以然。以躁動而失之輕易耳。猶幸其不剛。庶不終於恃壯者。若能詳慎於事幾。酌量於時勢。艱難持重而出之。則天下之事。可以徐觀其宜。而善爲之圖。終得遂其進而吉矣。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其但知用壯。而處之不詳慎也。然艱則吉者。言能不恃其剛。而存克艱之念。則所謀自能如意。而不遂之咎不長矣。故吉也。蓋人心之

躁進皆起於不知艱而剛德之純全必由於能詳慎故爻言艱而象言不詳皆所以抑其躁心而善其剛德也然則君子處方壯之時據得爲之勢必以貞爲壯之本以中爲貞之用以禮爲貞之表周詳敬愼不亢不激則天德在我旣有以自勝即有以勝人倘若不能知艱輕於一擊是猶非時而震之雷適以洩天道之和氣而遂其乖戾耳亦何濟於事哉

䷢ 坤下離上

晉卦象明出地上當明盛而有可進之時也然必有致主之德又遇虛中納賢之主方可以善成其功故言卦德則順麗離明言卦變則柔進上行臣秉順節以事主君執柔道以報功此君臣一德相成世道所以日盛而有是寵光也六爻四柔二剛六五一柔爲晉之主六自四而上升已進者也故在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進者而九四不中不正竊位畏人故有鼫鼠之象三與五近下接二柔志

在上行三陰同志而四莫能間故曰衆允悔亡二在下卦之中去五漸遠則憂其欲進而不得進故晉如愁如初最遠於五當進之始上與四應而四不中正反爲所抑故晉如摧如也上以剛居一卦之終而前無可進故有晉其角之象諸爻所處不同聖人敎人以善進之道如此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卦坤下離上卦象日出地上有可進之時卦德順麗離明有可進之德卦變自觀而來柔進上行有可進之君三者皆有上進之義故名爲晉卦辭言人臣遇聖明之主可以立功而獲寵也康侯安國之侯文王繫晉彖辭曰人臣立大功於天下必有可爲之時能爲之德而遇有爲之君乃可進而建不世之勳君子有此三者而爲治國安民之康侯功在社稷澤被蒼生豐功偉烈旣昭輔佐之隆休一德同心自荷寵榮之大典故不特錫馬而

又加以蕃庶禮何厚也不特晝接而且加以三接情何殷也蓋以非常之功受非常之寵有不可以待下之常禮拘者如此自古爲君者不可忘臣下之功爲臣者不可恃人主之寵忘臣下之功則有德不酬有勞不報激勸之典廢而非所以待功臣矣恃人主之寵則貴必生驕祿必生侈明哲之義乖而非功臣之所以自處矣觀晉之康侯府隆遇而顯才猷此與三代以上君明臣良之盛而非後世

所可幾也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此象傳是釋晉彖辭言當進而有爲之時以申明人臣獲寵之由也明出地上以時言順麗以德言柔進上行謂五以柔中之德居崇高之位以君言孔子釋晉彖辭曰卦名爲晉者蓋言君子負經濟之才由草野而升諸廊廟有進之義也夫君子當上進之會固可以

立安國之功矣然立功在己而報功在人己所難必卦辭何以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蓋人臣出身而仕錄功者時也居功者德也報功者君也今卦象明出地上是世道維新賞罰攸當其帝臣不蔽之日乎所以錄功者有其時矣卦德順麗大明是以徽柔懿恭之臣事聰明睿智之主其勞謙君子之美乎所以居功者有其德矣卦變自觀來四之六五居五柔進上行是人君秉溫恭之度

而不挾勢以自高其崇德尚賢之主乎所以報功者有其君矣夫有德則可以善處其功有君有時則可以不掩其功故康侯遭此殊遇而錫馬蕃庶之隆其賜晝日三接之厚其情也大抵人臣不難於建功之先而難於建功之後人君不難於待功臣之體而難於待功臣之心蓋遭時得位雖竪立奇勳而一念偶泰則矜忌之嫌必開一節偶疎則恪恭之道遂失主知未易結寵遇未易保也然即使

臣節克盡而非在上有仁明之主推心置腹至誠相孚。亦豈能賞賚蕃多接見頻數同心同德如是之盛哉。此孔子告魯君禮與忠二者為千古事君使臣不易之經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之學有日新之功也。孔子釋晉象曰。離明出於坤地之上。有進而上行之象。君子體之。以吾德本明因蔽於物欲有時而昏。然其或昏或昭之幾。皆在於我不從

外得也。亦惟內自省察致其夙夜宥密之功不以人所不見而輟其斂皇之心。不使己少寬假而昧其昭明之體。則進進不已而至德無虧。亦如日之光明不息焉。君子自進之學如此。夫此心也。即湯之懋昭。文之敬止也。蓋勤則生敬。敬則生明。聖人心學相接。不外日新又新緝熙無斁者以復其明德之本。然私欲盡而天理昭。皆於自心致之。無事於他求也。故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晉曰君子以自

昭明德。正以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我用我之強也。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我用我之明也。此固其微旨也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此一爻。是言欲進者宜守正以待時也。摧謂阻抑。罔孚謂人不見信。裕謂寬以自守。周公繫晉初爻曰。初六陰性躁妄。必有不安於下而欲進者。應不中正。上遇妨賢病國之人。而

違之俾不通。故其進也。若或尼之。而不免為見摧矣。然出處大道。豈可因人之摧抑。而易厥守乎。惟盡其義之在我。而不自失其正。則終必見信於上。得遂其進而吉。蓋貞雖所以自持。非欲求信於人。然貞則未有不吉者。固其常也。設若守正而猶未孚。亦當寬裕以俟之。從容於義命。自安於操修。益殫其守貞之道。而不以用舍累其心。如是而後無自失之咎耳。否則冒進之患生。而寧免枉道之譏哉。

孔子釋初象曰。當晉之時。人皆欲進。而忽見摧。未有不喪其所守者。初獨能守正以待時。不汲汲以徇於私。不悻悻以傷於義。此所以得吉也。裕无咎者。葢初居於下。未有官守之命。正可綽綽於進退。故裕以處之。而得无咎。若既已受命。則當有必信之道。一不見信。則志不行。而職莫盡矣。此見君子有守正不阿之操。乃有隨時行道之妙。有安分自得之學。乃見雍容進退之宜。若枉己求人。而且怨尤

不絕於念。則有流於依阿奔競。大節或虧者矣。安能全无咎之學。而建命世之功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此一爻是言守正不阿。自能以德而獲福也。愁如。謂憂其道之不行。介。大也。王母。指六五。離爲日。王之象。爲中女。母之象。周公繫晉二爻曰。六二有可進之德。而無汲引之人。欲進未能。則得君行道之心阻矣。有晉如愁如之象。然不可因是而變其節也。必直己守正以俟時。而德足孚人。終當得遂其進而吉。且上有柔中之君。重道崇賢。必將知遇極其厚。寵任極其隆。不猶受茲大福于其王母乎。此惟二之自守其貞。故有必得之孚也。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受茲介福者。葢以居下之中。而得柔之正。則是守其中於有素。而卓然不倚。有以慰人君行中之願矣。存其正於無偏。而凝然不阿。有以動人君從正之思矣。故能見知

於五。而介福之所以受也。豈二之倖致哉。葢君子於天下。行道濟世者其心。持己中正者其學。學以自脩而大。心以內固而純。不必求孚於人。而未有不孚於人者。聖人教人以脩德進身之義切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此一爻是言三能見信於人。而得遂其進也。衆。謂初與二。允。信也。周公繫晉三爻曰。六三不中不正。宜不得進而有悔矣。然居坤體之

復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道同志合。爲衆所信。相引以進。得遂其尙往之心。而無摧如愁如之患。悔可亡矣。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以爲衆所允者。蓋士君子出處有二途。而從違惟一道。使人皆欲退而我獨矯之以退。則同進者忌。人皆欲進而吾獨矯之以進。則異己者疑。衆莫之允矣。惟三上進之志與初二同。故其志相孚而不覺相信之深也。此見當晉之世。以順麗爲上進之道。旣可孚於同羣。

卽可通於主志。其守也不苟。其進也非倖。所謂信乎朋友而後獲乎上之義也。若夫不以正道爲衆允之本。而止以衆允爲上進之階。則無忠君愛國之誠。而反屬詭世求榮之計。亦安能見信於衆而上麗乎君也哉。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言無德而據高位者之終不能保也。鼫鼠。田鼠。畏人之物。周公繫晉四爻曰。四不中正。居下體之上。是以無德而據高位者。上畏六五之疑。下畏三陰之忌。有晉如鼫鼠之象。雖位出於君之所與。得之未爲不正。然德之不稱。終必失之。厲亦甚矣。吾是以知德薄位高之不可。而貪進忘退。非人臣之福也。孔子釋四象曰。四所謂鼫鼠貞厲者。蓋當晉之世。上聖臣賢。位必配德。彼不中不正。居位不當。雖正亦危。宜其厲也。按詩以碩鼠刺貪。晉以鼫鼠象四。總之無德而貪於進。卽身處高位。其患得患失之心。畏人攫而奪之。有類

於鼠之晝伏夜行也。夫晉之時。上輔離明之君。下建安國之績。豈容此不中不正者。久於其位乎。故小人之戀位固寵。終爲無益。而大君之命爵任人。必審其當可耳。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上以大公治天下。而下自以大順應之也。周公繫晉五爻曰。六五以陰居陽。未得其正。似不免於有悔者。惟其處離明之

中坤以順承之。爲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進居尊位而悔可亡也。然明不明在我，從不從在人。徒於近效而有計功謀利之念，則反失之矣。今五自脩其德，以純心行純政，但憂我道之未盡，不慮人心之未服。天下歸己，吾弗知也。天下未歸己，吾亦弗知也。失與得皆不以爲恤。如是則德盛而化日洽，治隆而民益孚。其往也吉无不利矣。孔子釋五象曰，天下之治，以有心致之，皆屬小補之功。六五失得

勿恤，不期其效而爲效益宏。上以大公感，下以大順應，著無方之德化，建無外之神功，往而有慶，即吉無不利也。蓋人主求治之心，不可以稍寬，亦不可以過急。稍寬則有因循不斷之憂，過急則又有好大喜功之患。惟端其心爲出治之原，而懋其脩爲作孚之本。若舜之恭己無爲而天下化，湯之敷政優優而百祿是遒。其即失得勿恤之義，往而有慶之驗乎。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過於剛者之無所利也。角，剛銳之象。維，獨也。周公繫晉上爻曰，陽剛不可爲物先。上九剛進之極，純以剛用事，而略無寬和之意，爲晉其角之象。若是者固無往而可也。惟以之治其不服之私邑，雖兵凶戰危，不免於厲，而師尚威武，猶可以責其成功，庶乎吉而无咎也。然以極剛治小邑，即治所當治

而過於威猛，亦可羞矣。夫以剛進之極，用之治邑，猶不免吝，然則晉角者果何適而可耶。孔子釋上象曰，上九謂之維用伐邑，則其功不足以及遠，威不足以服衆，其於道猶未光也。若能以明德照四方，將無所施而不服，豈特私邑而已哉。信乎極剛之無所用也。按晉卦離明在上，萬物普照，爲極盛而上下皆欲進之時。聖人之意，謂天下事非徒不進者之足患，而惟躁進者之足憂。下之附上，急於求

其信非正也。上之進下急於求其附則貪也。故下欲其罔孚裕无咎。至三而衆允則無不孚矣。順之至也。上欲其失得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知此者乃為善於處進矣。程傳以伐邑為自治。主克去己私而言。夫既自治有功乃合於貞正之道。何以反謂之吝乎。此本義所以不取耳。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八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九

䷣ 離下坤上

明夷以明而見傷為義。日入地中。明傷昏暗之時。非處順安常之日也。所以他卦多言利貞。而此獨曰利艱貞者。雖守正而亦不得直遂其正。故當艱難以守正也。卦辭止言其理。象傳既釋其義。復舉其人以明之。如文王箕子。俱當明夷之時。但所居之位有遠近。故所處之道有難易。此象傳獨以箕子當六五一爻而發以利艱貞之義也。六爻下三爻離體明也。上三爻坤體暗也。上六暗極。為明夷之主。自五而下皆受傷者也。初明雖傷。去上最遠。垂翼而已。二視初稍近去上猶遠。雖見傷而未切。亦在速拯之耳。三則與上為正應。可以南狩而獲其大首矣。四入坤晦之門庭。其暗尚淺。有可去之道。惟五則近於暗君。義不可去。亦惟艱貞自晦其明而已。聖人處明夷之道。淺深遠近。各有不同。於此可見矣。

明夷利艱貞。

此卦離下坤上。離明爲坤地所揜。是君子之道爲柔暗所傷。故爲明夷。卦辭言人臣遇難當守正。保身而曲全其道也。艱者敬愼之意。貞者正固之心。文王繫明夷彖辭曰。君子遭逢盛世。君明臣良。斯可危言危行。遂其有爲之志。今卦象離居坤下。明體見傷。時固不可爲。而勢亦無能爲矣。然君子處患難之道。不外於一正自持。惟委曲盡忠。而行其艱難之

貞焉。既不雅諾以徇俗。亦不激亢以傷時。處亂之道。惟此乃爲利也。蓋人臣謀人家國之際。其道莫艱於處晦以全忠。如使枉道而徇物。則將順逢迎之罪。固已非貞。而欲抗志以匡時。則禍患發戹之來。又多不利。曰利艱貞者。貞由艱出。而因艱以行其貞。於委曲補救之中。而不失其自靖自獻之節。此非學問既深。而涵養裕如者不能。故孔子釋彖。以文王箕子當之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彖傳是釋明夷彖辭。言處難之道。而兩舉古人以示法也。孔子釋明夷彖辭曰。卦象離爲日。坤爲地。以離在坤下。明入地中。有似明之見傷於地者。故名明夷。夫明入地中。固有取於明夷之名矣。乃觀諸卦德。內文明而外柔順。則是睿知中涵。素具夫燭照之明。而謙

恭外昭。克篤夫忠順之守。以是當宵小之讒。觸闇主之雷霆。而蒙犯大難焉。古之人有用此道者。其文王與紂之時乎。蓋文王躬遭困戹。囚於羑里。而緝熙之德自存。事殷之禮不廢。故紂雖肆虐於天下。而文王得以保其身。是處明夷以一卦之道者。文王也。辭曰利艱貞者。觀諸卦體。六五一爻。居暗地而近上六。則是雖有柔中之德。本之以昭昭。而恐被暗主之傷。處之以汶汶。自晦其明。正艱貞之

義也。夫身爲宗親，處勢甚近，有不可避之難，而周旋委曲以行其正。古之人有用此道者，其箕子居紂之朝乎。蓋箕子爲殷宗親，在其國內，而佯狂之辱不逃，貞明之志不亂，故紂雖肆虐於家，而箕子得以保其身，是處明夷極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此可見文明柔順本立身之大防，而正志艱貞尤處患之善術。人臣當患難之來，各視其一時之所處。若夫義既不可避，道又無所逃，與其顯而抗志徒自蹈於危亡，孰若晦而藏修，審其幾於權變。古之人操心危慮患深，誠有跡愈晦而心益貞者。迄今讀聖明之操，麥秀之歌，其柔順晦明爲何如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此象傳是言君子臨民不貴苛察，惟善用其明，而明自不息也。孔子釋明夷象曰：日入地中，明而見傷，明夷之象也。君子當明夷之時，非明無以審事物之理，度時勢之宜，將假

莫知所之矣。然一自暴露其明，則又獨乎物之忌，而懼反爲明之累。故其臨莅乎衆也，必用晦而明，見雖足以察於幾微，而不以苛核失含弘之度；智雖足以燭於隱伏，而惟以端默弘坐照之神。蓋不以明爲明，而以晦爲明者也。以是而往，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處明夷之道孰有善於此者乎。昔人云：自治用昭，去惡乃盡；莅衆用晦，太察則傷。是故日無明晦之分，言其體也；而晷有晝夜之別，象其用也。君子於此宜三致意焉，又豈獨處明夷之時爲然哉。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乃可免於患也。于飛，行道之象；垂翼，見傷之象。周公繫明夷初爻曰：君子得時行道，如鳥奮翼而飛。今初九陽明在下，明夷之初，患雖未及，而諒不行之言不聽，道已難行，爲于飛垂翼之象。君子

遯此惟有早去而已。縱所值之困。不能安其身。至於三日不食。吾不得辭也。縱所如不合動而得咎。至於主人有言。吾亦不暇避也。蓋君子而行。雖不免困窮言語之傷。而吾之晦其明者。猶可以自全。君子不行。即或免一時之謗。而禍亂既至。欲晦其明而不可得。終於見傷而已。此遯明夷之時者。宜早爲之圖也。孔子釋初象曰。君子見幾遠去。可以速則速。則初九之于行。豈迫於勢。而不得食哉。直斷

之於義耳。義當早去。則愛其道更甚於愛其身。雖至不食。又何足惜。甚矣。去就之宜決也。

按繫辭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而非衆人所能識也。士不幸值頹敝之世。自當揆乎義理之宜。決乎山遯之介。高蹈遠引。以全身名。豈得隱忍遲疑。而陷身不測乎。此薛方所爲保身而自全。揚雄所爲投閣而不免也。吁。可慨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此一爻是言二傷猶未切。而示以速去之道也。夷于左股。是傷猶未切之象。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故云傷猶未切也。拯。救也。馬壯。如馬之壯者能速行也。周公繫明夷二爻曰。君子得位行道。固欲彰其有爲之才。亦必一德同心。方可展其救時之用。今六二以明德處暗地。較之初九。則位已近君。然志欲于飛。而事多掣肘。如傷其

左股之象。當此時而不去。必且身中危機。即去而不速。亦恐禍患尋至。故爲二計。當速於決去。如用馬壯之速以救之。則可以全身免禍而吉矣。孔子釋二象曰。六二所處較近於初。而乃得吉者。何哉。蓋知禍將及。時可去而不違其時。順也。去而適合乎當然之理。順以則也。惟順故能合則。亦惟順以則。故能得吉。苟或不當去而去。而徒以苟免爲心。則揆之於時。既不能順。揆之於理。又失其則。何吉之

有哉。大抵人臣之遭逢既殊。則此身之去就亦異。可以久則久。嚮明蒙難。文王箕子利在於艱貞。可以速則速。接淅而行。孔子去齊吉因乎順。則固各有其道也。宋儒蘇軾釋此爻獨以二本在朝之臣。當忍傷以救君之闇。豈可如居下之初潔身遠去。所謂用拯馬壯者竭忠盡智。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要在有濟國事於萬一爾。此言亦有合於為臣之義。故附錄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此一爻是言除暴之義。而示以詳慎之道也。南狩向明除害之象。得大首是元惡就執之象。周公繫明夷三爻曰。九三以剛明之德。負天下之望。而適處暴虐之時。其勢不能不除殘以安民。為南狩得大首之象。然放伐大事。以德伐暴。其事雖貞。必當審慎於其際。上觀天命。下察人心。以不得已之衷。行不得已之事。然後人不以我為利天下。而以我為安天下。豈可以除暴為貞。而亟於為之耶。孔子釋三象曰。上下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九三有除暴救民之志。而非富天下為心者。乃能行此非常之事。而為伐罪之舉。成大功而得天下也。苟志不在南狩。則是古今一罪人耳。夫豈所云大得者乎。從來建非常之事。必先問其志之所存。故志者。公私之分界也。志之所存。與日月同其光明。天人同其運會。

毫無自私自利之念。而天下始有以諒其衷而成其功。以成湯之聖。而猶慮後世以為口實。則豈奸雄亂賊之所可假託哉。聖人繫此爻。固為人君示其警誡。而實以嚴千古臣心之不軌者。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此一爻是言四能脫身遠害。得遂其去亂之志也。左腹。暗地也。出門庭。脫身遠去之象。周

公繫明夷四爻曰。坤爲腹。左者隱僻之所。今六四居坤之下。是已入暗地。身處昏朝。而道無由明。與其抗節以死。於初無益於國家。不如脫身而行。猶不失夫明哲。故飄然遠引。遂其嘉遯之初懷。爲能獲明夷之心。雖出門庭。長往而不悔也。孔子釋四象曰。六四入于左腹。而尚能獲明夷之心者。盖人臣之心。苟非萬不得已。亦何忍舍其君父。而恝然遠去。今幸居暗地。尚淺。猶未深受其害。外度之勢。內度

之心。誠有不得不去者。於是潔身而出。得獲其遠害之心意。而超然無累也。夫六二之夷于左股。其受患也淺。故用拯馬壯。決去而不違其則也。六四之入于左腹。其操心也危。故出于門庭。脫身而適獲其心也。觀於比干之諫。厲疾卽起于門庭。而行遯之擧。心意獲全于左腹。古仁人之用心。夫亦各揆其義之所是。各遂其志之所安而已。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遭內難。而能正其志者也。

周公繫明夷五爻曰。六五地處至暗。乃貴戚之卿。處王家之難。此時諫既不可。回義又無可去。惟以柔中之德。不徇君之非。正志而不亂。亦不失臣之節。委曲而不激。如箕子之守正而貞焉。乃爲利也。孔子釋五象曰。箕子當內難而能正其志。外固晦其明矣。然其本體之明自存。不可得而滅息也。使明與時息。則

佯狂何以稱仁人之名。作範安能敘彝倫之道耶。盖明不可息者。正晦其明而利艱貞也。處箕子之地。當箕子之時。非艱無可爲貞。非晦無可爲明。盖箕子之明。雖晦而箕子之志不可移。志不移則明不息。明不息而後可以爲感悟君心之地矣。故志愈苦者守不渝。迹愈斂者幾不昧。外雖不露其明。而精忠炯炯於艱難之中。未嘗一念回互。一念間斷。卽運數難挽。成敗難期。而此心耿然固可千古矣。

惜乎當日之不諒其心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此一爻是言上甘溺於昏暗終有自明之患也。不明晦者昏暴之象。周公繫明夷上爻曰上六陰柔而居坤之極乃昏暗之甚者不能自明其德以至於晦而下之受傷者衆矣然傷人之明已亦不免。故始雖據高位而終必自傷如日之初登于天而後入于地也。惟命

不于常而不戒乎。孔子釋上象曰六之昏暗陷溺初亦儼居尊位有照臨四國之權而縱欲敗度失統御萬方之則所以致入地之傷而爲不明之晦也。蓋爲君者必法天以行健。象日以照幽俾海內時雍臣民式化而仰欽明之至治焉。斯爲交泰之世矣。苟或不參必致失則之咎。此聖人所以垂戒於明夷之上六也。

䷤ 離下巽上

家人男女而已正家之責男女之尊者任之。

九五男正乎外。六二女正乎內。內外既正則卦中諸爻或爲父子或爲兄弟。相觀而化自無不正矣。故彖辭專言女貞見正外莫先正內。彖傳兼言男正見正內實由正外。而總以二五爲正家之主。若分析六爻則二柔固女也。四柔亦女也。婦道以順爲正。故一曰順以巽。一曰順在位。至於初三五上皆爲陽剛則皆有正外之責。三以嚴。五以愛。初閑於始。上

威於終。蓋因其位之尊卑性之寬嚴時之初終。以各正乎外。外正斯內正。而家道正天下定矣。

家人利女貞

此卦離下巽上。卦體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是取家無不正之人而家道以成。故名家人。卦辭言正家之道貴先正乎其內也。文王繫家人彖辭曰君子齊家以立教固莫不欲使內外咸得其正也。然家之不正宿起於婦

人。而家之難正。亦莫甚於婦人。故正家者。必以正內為先務。惟自脩其身以端其本。使一家之中肅然有貞靜之風。穆然守宮闈之範。則內正而外自無不正。大化之源肇於此矣。何利如之。夫詩首周南。而以關雎為始。見文王之化自家而國也。故葛覃樛木諸什。皆脩身齊家之效。而桃夭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驗。江漢汝墳。則天下平之漸矣。非深有合於家人之義者乎。然必有不顯無射之德。立乎刑于之先。而後望家以正。教化以洽。卜年卜世之基。無不本於此也。帝王正己以正家。正家以正國與天下。豈有外於女貞之訓者哉。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彖傳是釋家人彖辭言所以正家之義。以明家正而化自成也。女正位。指六二柔順。男正位。指九五剛正。嚴君。謂一家尊嚴之主。父指上言。子指初言。兄指五言。弟指三言。夫指五三言。婦指四二言。孔子釋家人彖辭曰。卦名家人。而辭言利女貞者。蓋一家之人。內外盡之矣。治家之道。一正盡之矣。卦體六二柔正。是女秉順德。貞靜自守。不預外事。而正位乎內。九五剛正。是男秉健德。以義制事。不牽內私。而正位乎外。男女有相成之體。內外無侵越之嫌。各止其宜。而皆歸於正。若此者豈

細故哉。乃陰陽之理。萬世所不能易。固天地之大義也。誠明乎是義。則一家之中。不一者分。不同者情。而必有提正大之權。立整齊之化。所謂嚴君者以主之。九五正位乎外。克敦父道。乃外之嚴君也。男之教統此矣。六二正位乎內。克盡母道。即內之嚴君也。女之教統此矣。以分而言。既足整肅乎一家之分。以情而言。又克聯屬乎一家之情。是故教行於父子。則初上秩尊卑之位。善作善述。而父父子子

子也敎行於兄弟則三五定先後之序以友以恭而兄兄弟弟也敎行於夫婦則五三四二嚴內外之別惟義惟順而夫夫婦婦也家道有不正焉者乎一人能盡其倫而人人皆各盡其倫家正而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定矣夫天下之大卽於一家定之此家人之所關甚鉅也而正家之道必於嚴君成之此女貞之所爲獨先也可見天地泰而萬物化生男女正而內外各治造物不能外陰陽而神

其用帝王不能外倫紀而大其功以天下爲家者欲一道德而同風俗豈能舍宮壼之地而別求起化之原乎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此象傳是言君子脩言行以端風化之本也物謂言之有實恒謂行之有常孔子釋家人象曰此卦上巽爲風下離爲火風出於火如化出於家家人之象也君子以家人爲風化之始而齊家之本在於脩身脩身之要在於

言行言行者一家之觀聽攸關而效法所係者也使言而無物則議論皆虛何以使之承聽乎故闡明綱常本諸真實君子之言必可守以爲則焉抑行而無恒則踐履有斷何以使之觀法乎故敦篤倫理無間始終君子之行必可奉以爲型焉如此則飭躬之理得而作則之道全由己以及家由近以及遠天下之定推之而莫外矣蓋聖人之學無過言行兩端所以盡一己之脩者在此所以溥及物

之化者亦在此而其原總本於一心心有所僞言必不能以有實矣心有所疎行必不能以有常矣惟存其心於眞純之內悅其心於義理之中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而感人者豈徒在告語之文防範之迹乎是故君子脩言行之功必自正心始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此一爻是言能嚴於正家之始則家道可成也閑整齊之意周公繫家人初爻曰正家之

道莫重於始。始而不閑。後必有變。將不免於悔矣。初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是初之時固當閑。而九之剛。又能閑者也。於是乘其嫌隙未萌。急爲篤肫然之愛。以閑其疏。復爲嚴截然之分。以閑其僭。使一家之中。尊卑之誼。常明。內外之情。允協。而相陵相瀆之悔。自無由而生矣。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閑有家者。蓋正家之道。閑之於未變者易爲力。閑之於已變者難爲功。當家人之初。而能豫爲之防。則可

潛消默化。而未變者終於不變矣。此誠謹始慮終。爲正家久遠之道也。乃知天下事嚴於其端。而後可杜於其漸。審於其幾。而後可慎於其微。是故君子於家人。既以有物有恒本身爲訓。而又使左右前後。必聞正言。春夏秋冬。必習正業。當氣質未變之初。先有以熏陶其德性。長養其才智。然後教易入而化易成。父子兄弟夫婦。莫不各循其分。敦其倫。而可以世休厥家矣。此則閑有家之實事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此一爻。是言女能正位乎內。而有柔順之德也。無攸遂。謂事無專制。中饋。飲食之類。婦人之職也。周公繫家人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是女之幽閒靜好者。舉家庭之事。一統於夫子。而不敢專其成。所職者止在於中饋。徒酒食是議耳。他無所與也。惟能正位乎內如此。則貞淑之風以著。而宜家之化以成。吉孰加

焉。孔子釋二象曰。六二克盡婦道而吉者。蓋由以柔居柔。而有至順之德。巽以從乎夫。故能必敬必戒。無專制之失。而昭幽貞之化。此所以吉也。從來陰道可以濟陽。而不可以勝陽。內治可以助外。而不可以侵外。此天地人道之正也。天地得其正。而後運會有常經。人道得其正。而後閨壼有雅化。誠能體乎陰柔之德。協乎巽順之宜。以正位而成家。何至女德無極。惟厲之階。貽誚於世也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此一爻是言治家寧嚴而不可過於寬也。嗃嗃嚴厲之象。嘻嘻謂笑樂無節。周公繫家人三爻曰。治家之道貴寬嚴相濟。九三剛而不中。過於嚴厲。使一家之人畏威懼法。而不敢犯。有嗃嗃之象。雖似傷恩而拂情。悔厲在所不免。然人心祗畏。內治整齊。猶爲正家之吉也。若使一於寬和而不知嚴肅之道。致使婦子嘻嘻。笑語無節。則縱情敗度。家政日衰。終必有吝矣。以二者觀之。與其寬毋寧過於嚴也。孔子釋三象曰。九三家人嗃嗃。義勝於情。似一以嚴爲主。然而法度肅。倫理明。於正家之道未爲失也。至於婦子嘻嘻。則和而流。寬而縱。失其節矣。寧能免於吝乎。蓋家人之情無窮。易失於過。節者所以防範其過也。立於始爲閑。調於中爲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以三在內外之介耳。惟脩德於躬。立中正和平之極。則軌物是飭。既不嫌於煩苛。而樂易爲懷。亦不傷於放逸。斯兩得之矣。聖人審於嗃嘻之間。而爲著吉與吝之辨者。非欲人之一於嚴也。第以寬之而無所制。寧嚴之而有所守也。家人有嚴君焉。其即節之謂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此一爻是言六四能順正以保其家也。周公繫家人四爻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居上位。是主門內之政者也。秉柔順之德。而握閫壼之柄。爲能制節謹度。克勤克儉。以開利之源。不侈不驕。以裕財之用。能富其家者也。由是則出入有經。奢僭不作。孝敬仁讓之風。莫不成於富足之後。吉孰大焉。孔子釋四象曰。六四富其家而大吉者。蓋以其有順德而在上位。是不徒操一家之權。而且得治家之道。宜能永保其所有而大吉也。按家人之卦。四陽二陰。昔人謂六二之陰。持家之婦也。六四之陰。其主家之婦乎。二惟順以巽。故克盡在下之

婦道而貞吉。四性順在位。故克盡在上之母
道而大吉。然陽爲實。陰爲虛。故小畜九五稱
富。泰之六四稱不富。今六四以陰而稱富家
者。易之占法。陽主義。陰主利故也。抑所謂富
家者。豈止富厚而已哉。記有之。父子篤。兄弟
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卽家之富矣。由
此推之。而國之富。天下之富。亦豈出於此爻
之義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
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得內助之賢。而天下之化
自成也。王。謂君天下者。五君位。故云王。假。至
也。假有家。猶言以此而至於家。周公繫家人
五爻曰。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之柔順
中正。是有刑于之德。而又獲內助之賢者也。
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內外得人。家無不正。
上可以奉神靈之統。下可以衍嗣續之蕃。內
可以綱紀乎六宮。外可以風動乎四海。勿用

憂恤而吉可必矣。孔子釋五象曰。王假有家。
豈私昵之情哉。蓋五與二同德相孚。君慶內
治之得人。后樂刑家之有主。雍雍在宮。以禮
相合。以義相比。而成愛者。此所以吉也。蓋聖
德協而壼政脩。教化行而海宇定。自古雍穆
之治。未有不起於宮闈者。此問夜之勤。雞鳴
之儆。爲王化之根本也。先儒謂愛有二義。有
溺於私欲之偏者。有發於性情之正者。私欲
之偏。卽爲禍亂所由萌。性情之正。則爲風教
所自出。一念得失之分。而天下之治忽因之。
此脩齊治平之效。必本於格致誠正之功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

此一爻是言恩威著而家道昌。可以見教成
之效也。周公繫家人上爻曰。凡治家者。當愼
於其始。尤貴善乎其終。誠信不足者。終必攜。
威嚴不足者。終必瀆。信與威相濟。乃爲可久
之道。今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本乎誠以

篤恩義。而又倫紀森然。凜不可犯。有孚而威如者也。故其言可以體家人之心。而無傷恩拂情之失。其威可以正家人之志。而無瀆倫亂紀之愆。則一家之中。雍穆日隆。將見彌遠而彌昌矣。不其終吉乎。孔子釋上象曰。上九威如之吉者。非作威之謂也。乃反身自治。凡度立誠。而動靜語默。有謹以自勅之幾。瞻視衣冠。有尊而可畏之象。初未嘗有意於嚴厲。而家人自服之。蓋躬行之化。不怒之威也。可

見反身之理。爲正家之原。而主敬之學。又反身之要。大廷廣衆。固無可少忽之時。暗室屋漏。尤必凜有嚴之志。如是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威由孚出。孚以威成。而家有不肅然有不洽者乎。故有家者。不可爲一時苟且之計。而當愼百世永遠之圖。有始有終。而家人之義全矣。

䷥ 兌下 離上

濟大事必以人心。人心喜合而惡離。貴同而賤異。卦之火澤異性。中少異情。所以爲睽。然於既睽之日。而能本濟睽之德。乘濟睽之勢。以求濟睽之功。則通志遂情。其機在我。故彖辭謂小事吉。而彖傳又推廣言之。以見時用之大焉。至六爻。則於君臣僚友。先睽後合之際。反覆言之。初與四。以無應而睽。三與上。以疑貳而睽。惟二五居中得應。故當睽而不睽。原睽所自來。莫不始於猜嫌。成於乖隔。濟睽之道。反之而已。臣積誠以悟主。君降心以求

助。上下合心。剛柔協德。委曲綢繆。以贊大業。則渙者可使之合。疏者可使之親。而睽不終睽。不害其爲吉矣。此一卦之大旨也。

睽。小事吉。

此卦兌下離上。上火下澤。異其性。物之睽。中女少女。異其志。人之睽。皆有乖離之義。故名爲睽。卦辭言當世事人心睽異之時。未可以大有所爲也。小事。是補偏救弊之事。文王繫睽彖辭曰。濟大事以人心爲本。睽則衆志乖

異矣。尚幸卦德有濟睽之才。卦變有濟睽之
勢。卦體有濟睽之助。夫惟有是三者之善。雖
不能大有所爲。使睽者一旦而合。然以之維
持國勢。收拾民心。亦可徐俟羣志之定。不致
於終離。而小事吉也。蓋天下之睽。散不可一
日不合。聖人豈肯安於無事。但以當睽之日。
而驟與非常之役。建不世之功。則衆志猜疑。
一時難以開釋。安望其動必有成乎。盤庚之
遷邑。成王之東征。古之帝王。有不能遽行已

意者。惟所遇之時難也。從容鎮定。而使之不
驚。批郤導窾。而使之無阻。小其事。正所以大
其用。此濟睽之善道也夫。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
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
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睽彖辭。明其體。而贊其用也。離
爲中女。兌爲少女。故曰二女。得中指六五。應

剛指九二。孔子釋睽彖辭曰。卦名爲睽者。何
也。以先天之取象言之。離火動而炎上。兌澤
動而潤下。其性睽也。以後天之取象言之。離
中女。兌少女。雖同其居。不同其適。其情睽也。
卦之名睽。非以是乎。睽之時本無可爲者。何
以云小事吉。蓋天下事惟有德者能成之。卦
德說而麗於明。是內焉心氣和平。外焉事機
昭徹。具有爲之才矣。又惟有位者能主之。卦
變自離來者。二進居三。自中孚來者。四進居

五。而自家人來者。兼此二變。皆柔進上行。是
以徵爲之資。居崇高之地。挾有爲之勢矣。且
惟有輔者能濟之。卦體六五得中應剛。是本
虛中之誠。收英傑之助。得有爲之佐矣。備此
三善。雖在睽時。未能大有所爲。而猶可補偏
救弊。不至於一無成就。是以小事吉也。然睽
之義。豈無所用哉。人知睽之爲睽。而不知睽
之終合。試極言之。天高地下。睽也。然天施地
生。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外女內。睽也。然夫倡

婦謂相合之志則通也。物以羣分睽也。然此感彼應應求之事則類也。可見睽者其靜則別。而合者其通則交。不睽則無以為合。而三才之用幾息矣。睽之時用顧不大哉。大抵天下事物皆本於一。其後散而分之有似乎睽。然實未嘗不合。所謂理一分殊。此即太極之旨。無窮功用所從出。常人徇末而忘本。拘於形氣之私。嗜欲好惡紛爭侵奪不相為下。遂終於睽而不合。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非亶聰明之元后烏能合天下之睽而盡歸於一耶。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此象傳是言君子惟義與比不求異而自異也。孔子釋睽象曰。上火下澤。性相違異睽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處之之道焉。蓋君子以天下之量容天下之人。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本無不同也。但義之不當同者則介然守正而不為苟同。是故如其義也則在家同

於家。在國同於國。而君子不嫌於同矣。非其義也則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而君子不嫌於異矣。斯所謂和而不流羣而不黨者歟。按彖言異中之同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之異所以明君子不苟同之理有同而異者立其體。而以異為同者善其用。斯貞得處睽之道。奚至逐物而喪己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一爻是言睽時貴有同德之助。尤宜明遠禍之道也。喪馬是無正應之象。勿逐自復不求而自得之象。辟遠之也。周公繫睽初爻曰。天下之睽必有合而後可濟。初九上無正應宜不能濟睽而有悔矣。幸四亦同此陽剛之德。情雖不洽而道則相得。終得協力而悔可亡。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然當睽時同德相合。正異已者所忌。分別太嚴必遭讒搆。故或遇惡人雖非與我同德而不可不見之。庶釋

其術變而免中傷之咎。蓋義當如此。非有所屈也。孔子釋初象曰。暌違之害。每起於是非之過明。而好惡之太峻。彼惡人。君子之所遜而恐兇者也。然當其相遇絕之過甚。則意外之禍必生。故不得已而見之。正所以辟咎也。豈其本心哉。大抵世至於暌。讒夫得志。正士莫容。君子處此。自有難徑情直行者。蓋非獨爲一身計。亦并爲天下計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賢者不幸值此時。有能委

曲從容。苦心調劑。豈但君子不受害於小人或可使小人化而爲君子。則濟暌之妙用。即在其中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委曲輸主。而得臣道之正也。巷是委曲之意。周公繫暌二爻曰。二與五應。君臣之分定矣。但值暌時。或爲小人間隔憂讒畏譏。忠悃不白。則當委曲竭力。或致誠以感其心。或俳徊以通其志。或負罪以與其悟。所以自靖者。不拘一途。如遇主于巷焉。然後上下交孚。乃爲無忝臣節。而咎可免也。孔子釋二象曰。人臣事君。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九二願遇主于巷。何耶。蓋君臣之誼。關於天性。委曲抒誠。乃道之正。原非枉尺直尋。爲鄙夫之見也。按二五正應。而當暌時。陰陽相應之道衰。剛柔相戾之意勝。所以上下之間。非曲折婉轉。其情不能相通。此正忠臣愛君之切。體國之至。休戚相關。有不出於此而不能

者。孔子恐後世功名之士。必將借此一言爲口實。故特云未失道以明之。以見遇非屈己逢迎。巷非邪僻由徑。必合於道而後可。不然而鬻羖羊以進身。因寺人而見主。一時或得遇合。而已先不正矣。何以正君哉。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一爻。是言始雖疑而終有以濟暌也。輿曳二之曳於後。牛掣。四之掣於前。其人。指三也。

天是去髮之刑劓是去鼻之刑周公繫睽三
爻曰六三與上九正應有君臣之分者也不
幸處二陽之間迹若可疑而上猜忌方深二
求合不得積疑成惑若見二之曳其輿於後
也若見四之掣其牛於前也更若見上之加
刑於己而天且劓也睽離如此是無初矣然
天下之理邪不勝正二四之求久當自去上
九之疑久當自釋究必得遇於正應之君而
為有終也孔子釋三象曰三居二陽之間處

位不當一時雖合於上所以積疑而起輿曳
之見也然終遇者由上九剛明其疑易釋終
必相得又何睽之不可解乎自古君臣之間
嫌隙不可稍開或因意見之參差或由奸邪
之間阻君心一疑則其臣一言一動無非獲
罪之端然人臣當此不可過為猜懼惟有益
勵其靖共之節竭其愛敬之忱安常守分以
待君之悔悟精誠所感自終見亮於聖主矣
此事君者所宜加勉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
志行也
此一爻是言四有同德之助自可以濟睽也
孤指无應元夫指初九周公繫睽四爻曰九
四當睽之時而無陰柔之應為而或沮之動
而或推之若不免於孤也幸遇初九元善之
夫與之同德遂推誠相與以共濟時艱則亦
不為孤矣顧人之情在無事之日則安常處
順而釁隙不萌當多事之時則變故橫生而

猜忌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內杜疑貳之端外
防讒間之人惟恐吾之誠信有未至焉然後
可保其交孚之美同心協力以濟天下之睽
而無始合終離之咎也孔子釋四象曰九四
之志本欲濟睽但應之者未得其人則雖有
志而不能行今既獲初九元善之夫以矢心
同濟志願遂矣寧慮睽哉按人臣比肩事君
惟宜一心一德共僇力以報國若意見各立
遂至釁成猜嫌互相嫉害此豈社稷之福乎

後世人臣之睽莫甚於趙之廉藺唐之牛李。廉藺始睽而終合者以兩人之心皆出於公。公則自無不可化也。牛李始睽而終亦睽者以兩人之心皆徇乎私。私則自不能克也。四與初皆有陽剛之德。同德相遇故始雖睽而終必合。欲濟天下之睽者亦觀其心之公私而已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得賢自輔有濟睽之功也。厥宗指九二。噬膚易合之象。周公繫睽五爻曰。六五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其有悔。但以柔中之德應九二之賢。得人輔治而有以匡其不逮。故雖有悔而終必亡之。然二五君臣相得豈僅如遇合之常哉。蓋二本五之正應乃宗子之家相所謂宗臣也。當睽之時五固切於下交。二又篤於事主。情洽意孚誠有如噬膚之易者。以是而往可以同心共濟

合天下之睽矣。復何咎乎。孔子釋五象曰。處睽患不得所合耳。五有厥宗合之如噬膚之易則君臣同德以濟天下之睽。此雖一人之福而實四海之慶也。蓋二五君臣之睽。二言合之難者臣道也。不敢輕身也。五言合之易者君道也。急欲下賢也。故二言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五言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二依五以爲主。五親二以爲宗。相須甚殷自然相見恨晚。宜其易於合矣。然必君先求賢而後賢乃從君。此又愼重於始交之道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此一爻是言先睽後合而疑慮俱消也。豕污穢之物。鬼怪異之類。張弧始而疑也。說弧終而釋也。遇雨和合之象。周公繫睽上爻曰。上九下應六三本不孤也。然以剛明之過處睽

極之地猜疑所結矣見多端故睽孤而無與。三本非汙而疑其汙如見豕負塗若將浼己也卽至一切所無之事盡疑其有如載鬼一車皮以幻爲眞也由是積疑成忿先張弧而欲射之乃本無是事疑久自消則又說弧而不果射始知三非我寇實爲親我之人前疑盡釋而往以遇之猶陰陽和而致雨焉則睽合而不孤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九遇雨吉者蓋人情有所疑則不能合今兩情式好而乖戾不形二人同心而猜嫌盡泯則向日之妄見至此而俱消矣又何睽之足慮哉大抵上下之交莫難於信莫易於疑信則志同道合一德交孚疑則是反爲非忠反爲佞故嘉猷入告則疑其好名忠言逆耳則疑其賣直同道爲朋則疑其植黨薦賢爲國則疑其市恩疑端一開何所不至小人因之播弄其間而忠良之禍不可解矣周公於此爻旣極摹其情狀而孔子於象又槪之以羣疑以見猜忌不釋則睽終不可得而合所以致儆者不亦深切著明哉

䷦ 艮下 坎上

蹇之爲卦聖人所以教人濟難也見險而止固爲審時觀變然禍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戒能擇地擇人正名仗義事亦何不可爲者故彖辭曰利曰吉而彖傳備言時用之大爲濟蹇之人勸也但彖傳於旣止之後策其奮往故一則曰往得中再則曰往有功而六爻則於往多戒辭於來多幸辭蓋庸儒者遇險輒畏非往無以振因循躁動者冒險妄爲非來無以需時會沈潛之智與果斷之勇非有二也而蹇之來非止而不往方且博求才俊聯情合勢以弘濟艱難故爻自初二以上不曰來反則曰來連不曰朋來則曰來碩與彖傳利見大人之旨實相發明云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此卦艮下坎上以艮止遇坎險不能前進故

名為蹇。卦辭言當蹇之世勢難有為而詳示以濟蹇之道也。西南坤方。坤順也。故為平易之地。東北艮方。艮險也。故為險阻之地。大人。指九五而言。文王繫蹇彖辭曰。世運艱難之會。固不宜輕進。然亦豈可終止而不思所以濟之乎。故必所據得其地。所遇得其人。而又行事皆出於至正。乃庶幾其有成。如平易通達之地則西南也。利於往以資其形勢之便。險阻艱難之地則東北也。不利於往以失其

進取之機。地利得而後可以一眾心。決大計矣。然撥亂不得其人。不將病於無主乎。若於大人而見之。德望可以繫人心。謀猷可以匡多難。則神器有屬而耆定之功成矣。利何如也。然施為或失其正。又何以服天下乎。必以正道而行之。不肯行一不義。不肯殺一無辜。則行事正大。萬眾歸誠矣。吉何如也。得其地。得其人。得其正。具此三者。又奚蹇之不濟哉。

按得地得人得正之說。不獨濟蹇之道為然也。當世運亨嘉之會。民物昌遂之時。人躬仁聖之資。攬乾剛之柄。所謂帝王自有真也。措之事業。綱舉目張。上合天意。下順民心。自得其正也。中天下而立。居重以馭輕。安內以輯外。有山川設險之固。為萬年磐石之安。自得其地也。則易之理。亦可以引伸觸類於無窮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

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蹇彖辭。以明濟蹇之時用也。當位。指卦體各當其位。孔子釋蹇彖辭曰。卦名為蹇者。有險難之義也。卦德坎為險而坎居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而艮居下。是遇險而不進也。此所以為蹇也。夫明難察於幾微。而禍易成於猶豫。今見險而能止。則熟識利害之勢。而灼見安危之幾矣。其智矣哉。然見險

固貴於能止。而又不可以終止。辭曰利西南者。卦變自小過而來。四之陽往居五而得中。是蹇平易之地。而可為進取之資。故利也。不利東北者。退則入於艮。是陷險阻之地而失形勢之便。故不利也。又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有大人之象。往而見之則可資其陽剛之才中正之德。以成濟蹇之功。此所以為利也。又曰貞吉者。卦體自二至上五爻陰陽各當其位有正之義。正則自無不吉。蓋扶大義

秉大公。以削平禍亂。整頓紀綱。而邦因以正矣。此所以吉也。合而觀之。當蹇之時。必得其地。必得其人。又必得其正。而後蹇始可濟。蹇之時用豈不大哉。按蹇難之世。躁於進取者每陷於險而不能濟。昧於圖度者又缺於用而不能濟。故必有大人出焉。負沈幾觀變之識。而又得撥亂反正之資。然後可以平大難而瘳蒼生也。要之必以智為本。有智則立乎險之外。以運於險之中。方能操全勝之局。而進止皆得其當。若冒昧從事。則一蹶塗地。安能濟蹇而成厥功乎。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當蹇之時。惟宜盡自脩之道也。孔子釋蹇象曰。此卦下艮上坎。水在山上。曲折艱阻而難行。蹇之象也。君子體之。以行有不得。或阻於時命。或罹於讒毀。此吾身之蹇也。要皆實德之不脩階之。故怨天尤人。無益也。行險僥倖。非義也。惟反之於身。以脩

其德。省察於念慮之微。率循於言動之實。如是則德孚於人。而行無不遂。所以濟一己之蹇者在此。所以濟斯世之蹇者亦在此矣。按孟子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皆反身脩德之實事也。故曰。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又曰。君子脩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毀節焉。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聖賢之心。亦祇見其惟日不足而已矣。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此一爻是言才不足者宜見幾而止也。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周公繫蹇初爻曰。初六陰柔而居艮始。正在宜止之時。若當此而欲往以有爲。則祗有陷入於險。不其蹇乎。惟不往而來。見險能止。則知幾之譽集於一身。斯爲知也。孔子釋初象曰。初六之往蹇來譽。豈終於不往哉。君子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時既不可爲。正宜考槃白樂。以俟干旌之求。然後出而應世耳。此可見初六之義非終老山林沽名釣譽者比。孔子恐人誤爲退避。故曰宜待。待者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也。他日答子貢問美玉。而有吾待賈之言。對哀公問儒行。而有席珍待聘。強學待問。力行待取之語。正與此爻相發明。則知聖人當日雖皇皇轍環不忍忘民與物。而其自處不苟如此。所以斯世不用則已。用則必能濟天下之蹇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此一爻是明人臣致身之義也。艱險至甚。故曰蹇蹇。周公繫蹇二爻曰。六二柔順精白。盡節之臣也。正應在上。方處蹇中。則是當國步艱難之秋。主憂臣辱之日。鞠躬盡瘁。不避危險以求濟之。是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此其所以然者。蓋二之心。但知君之當急。職之當盡。必如是而後可以塞臣子之責。副君上之託耳。非干譽邀寵而爲厥躬之計也。孔子釋二象曰。人臣事君。不盡其心者。可以尤其心也。不竭其力者。可以尤其力也。若六二之王臣蹇蹇。雖事之濟不濟未可知。縱使不濟。而一念之自靖。可以質諸鬼神。而無愧於天下萬世矣。誰得而尤之乎。按五爲當位之大人。凡天下之蹇。五獨任其責而不辭。故曰大蹇。二與五爲正應。在王臣之位。凡五之蹇。二亦獨當其難而不避。故曰蹇蹇。一以天下之蹇任之於身。一以其君之蹇責之於己。此其君

臣之交。中正道合。大義已正。大節已明。濟蹇之道無踰此者。漢臣諸葛亮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三代而下。如亮者誠不媿蹇蹇之臣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此一爻是言濟蹇之道。當求助於同心之人也。往蹇是獨力不能有濟。來反是來就二陰也。周公繫蹇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而坎險在前。又値大難方殷之日。於此而毅然前往。則

獨力不足以成功。亦終於蹇而已。惟反就二陰與之同心戮力。庶克拯救時艱而共濟夫蹇也。孔子釋三象曰。往蹇來反。非强與之合也。蓋九三有陽剛之德。在內二陰不能自立。皆喜得三共事。而相與有成也。使彼無攀附之心。縱三欲與之比。詎可得乎。按九三乃下卦之主。是爲內之所恃者。故不獨初與二喜之。而四亦欲連之。蓋處蹇之時。非剛明之才不可以治蹇。故陰皆思附陽以求濟。亦可見陰爻必利於從陽而益信陽德之尊矣。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此一爻是言才力不足者當資人以共濟也。連謂連乎九三。實謂九三陽剛當位。周公繫蹇四爻曰。六四上承九五有濟蹇之責者也。然陰柔之質當多事之時。孑身以往未必有濟。祗陷於蹇耳。幸九三以陽剛在下連之同進。資其猷畧以共挽時艱。則爲天下之才濟天下之蹇。而羣賢之功皆其功矣。孔子釋四

象曰。四之往蹇而必連九三者何哉。蓋濟蹇非陽剛不能也。三乃當位之陽。內抱匡濟之實心。外展經綸之實用。足以有爲者。故宜連之以共濟耳。大抵陽實陰虛。虛者必有資於實。此陰之必求助於陽也。然四位近五。大臣之道。正當合天下之羣策羣力。以共輔其君。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唯求有濟於艱難而已。豈矜一手足之烈乎。高帝有蕭何而淮陰効力。藝祖得趙普而諸將歸心。其庶

幾乎此義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此一爻是言世事艱難之會。必得賢而後可以濟也。大蹇。謂非常之蹇。中節。能守其中德之意。周公繫蹇五爻曰。九五居尊位而當蹇之時。是其蹇乃國家安危之關。宗社存亡之係。而爲莫大之蹇也。不幸而值此時。非得天下之賢。其何以濟。所喜者五有剛健中正之德。勢力既足以招徠。而信義又足以結納。是

以豪傑景附。自九二正應而外。如來譽來反來碩來連之朋。羣然歸之。効力宣猷。而不患其終蹇矣。孔子釋五象曰。九五當大蹇而得朋來之助。豈無以致之哉。蓋中德存於平居之時易。存於變故之時難。五能守其中德而不變。則造次之頃。而志氣弗移。顛沛之遭。而信義愈篤。是以能鼓舞賢豪。而得其慷慨悅從之心也。按五爲蹇主。故曰大蹇。天下之蹇直以一身肩之。湯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成王之遺大投艱於朕身是也。然欲濟天下之大蹇。必需天下之大才。湯非伊尹仲虺無以昭九有之勳。成非周公召公無以著夾輔之烈。古之帝王撥亂致治。孰有外於得人者哉。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此一爻是示人以濟蹇之道。而因明其所以成功也。大人。指九五。周公繫蹇上爻曰。上六居蹇之極。則有將濟之機。而時可爲矣。苟徒

以時之可爲。遂欲自往以求濟。不得濟蹇之主而奉之。則無以行其拯溺亨屯之志。而蹇且益甚。惟能來就九五。則有碩大之功而吉矣。蓋九五德位兼隆之大人也。見而附之。則憂時立功之念。獲伸於中節之君。而撥亂反正之猷。得效於朋來之日。不惟一身慶其遭逢。而實天下蒙其福澤。其利爲何如哉。孔子釋上象曰。上六往蹇來碩者。以其志欲從九五。與之同心共濟。相得益彰。故能成其功而

吉也。又必見大人而後利者，以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其位與德皆為可貴，今往而見之，斯能繫天下之望，得天下之心，於以濟蹇夫復何疑哉。乃知大蹇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五之朋來，是延攬羣才以資廓清者，定之畧與王之所以定大業也。上之來碩，是攀附與主以成旂常竹帛之功，名世之所以垂不朽也。二者宜其相須甚殷，而相見恨晚矣。不如此，何以濟蹇耶。

䷧ 坎下震上

解，取解難之義。凡解難者，必有震動斡濟之才，乃能易險為平，出乎禍亂之外。屯之動乎險中，固不若解之動乎險外也。彖言利西南，與蹇同辭者，蹇處險而救以擇地，則難可紓。解出險而救以安靜，則難不復作，然生天下之難者，莫甚於小人，解天下之難者，莫先於解小人，故卦之六爻，惟初以解難為義，而諸爻皆以解小人為義。六五以君而解小人者也。二四以大臣而解小人者也。初三上則三陰之小人也。而三陰之中，惟六三不中不正，竊據高位，尤為肆虐，故狐以象其蠱惑，隼以象其鷙害，負且乘以象其僭竊，而於五爻明以小人斥之，所以著三之罪也。總之，君相欲解天下之難，未有不以解小人為第一義者也。小人不解，則難本不除，前難方解，而後難將復作矣。故二曰獲狐，四曰解拇，上曰射隼，五為解主，直曰解小人。作易聖人，其兢兢於

去小人蓋如此。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此卦坎下震上，居險能動，出乎險外，有患難解散之義，故名為解。卦辭言險難既平，宜與天下以休息之道也。西南亦指坤方，平易之地。文王繫解彖辭曰：險難方解，利於平易安靜。且卦變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皆平易安靜之義，故遇解之時，國運方復，元氣未固，當思撫循而培養之。

以寬大之心行簡易之政。而利西南。謂若其禍亂既殄而无所往歟。則與民休息相安於無事。上不苦於紛更。下不致於疲敝。而天下享和平之福。不亦吉乎。若其餘患尚存而不容無所往歟。則早往以除其弊早復以收其成。既不至於養亂。又不至於黷武。而天下收廓清之功。不亦吉乎。處解之道盡於此矣。按程傳謂國家必紀綱廢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則當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

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所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此不知來復之旨也。至哉言乎。蓋无所往者。言天下初定。不宜以無益之事。輕舉妄動滋生民紛擾之端。至一代之興。所為規畫布置。以建久安長治之規。君臣上下夜孜孜汲汲猶恐不逮。固未嘗頃刻可緩也。若謂時難甫息。便可晏然無事。因循玩愒。聽其自然。以偷旦夕之安。恐前難方解而後難復起矣。豈有

當於此卦之義乎。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解彖辭。以明解之義。且極言造化之功用而贊其大也。險以時言。動以才言。功是安民之功。甲是萌芽包含。坼是萌芽發露。孔子釋解彖辭曰。卦何以名解哉。蓋蹇難

見險而止。然險在前也。不可言解。屯雖動乎險中。猶未出險也。未可言解。此則卦德坎下震上。居險能動。動而免乎險。故為解也。辭謂利西南者何哉。卦變三往居四。入於坤體。而坤為衆。又有得衆之義。則是平易近人。人必歸之。此西南之所以利也。其來復吉者何哉。蓋解時以安靜為中。卦變一居其所。而又得中。則是內焉宅心安靜。而無喜功外鶩處事循理。而無過舉。故能與時休息。來復而吉也。

有攸往夙吉者何哉。二既以得中而有攸往。制勝本於廟算。舉動出於萬全。所以早往早復。民社獲安寧之福而有功也。然解之道不特王者以之生萬民。天地亦以之生萬物。當天地閉塞之時。二氣鬱結不散。今倏而解矣。解則氣機鼓暢。雷雨交作。以動以潤。凡百果草木枯者萌甲。而甲者開拆矣。夫天地一解。遂成化育之仁。而其成之則以時也。解之時豈不大矣哉。王者法天以行解亦猶此矣。蓋

天地帝王。闔闢張弛。本同一道。天地於時之未解。則雷以奮之於先。雨以潤之於後。而後品彙以昌。及其既解。則收斂神功。返於寂若。此一闔一闢之機。所以變化萬物者也。帝王於難之未解。則經綸乎草昧。肇造乎艱難。而後大亂始定。及其既解。則相與休息。垂拱受成。此一張一弛之用。所以奠安萬民者也。說者以人君解難主於靜。造物解難主於動。則是天人有二理矣。豈其然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解之義以仁其民也。孔子釋解象曰。雷雨交作。則散鬱結而爲亨通。有以解萬物之難。解之象也。君子之於萬民。猶天地之於萬物。念茲蹇難之後多罹於法。非陷於不自知。即迫於不得已。與處常之時不同。故矜恤之典行焉。於無心之過則赦之而不問。於犯法之罪亦宥之而從輕。所以解網之仁。開其自新之路。誠仰體天地好生之

德而然也。大抵承平之世。赦宥不可數。數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故明罰勑法。昭萬世之常經。處危疑之世。赦宥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解。故泣罪祈刑。見一人之寬政。此古帝王治世之微權在因時而用之也夫。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此一爻是言初柔得剛以濟。而動無過舉也。周公繫解初爻曰。解難之初。援以多事。尚不

足以安民。而雖以無事。爻不免於滋弊。初六
以柔在下。本安靜不擾。而上應九四之剛。爻
足以濟之。敝政優優。與民休息。旣免紛更之
害。亦無委靡之譏。復何咎乎。孔子釋初象曰。
初處解之始。而得无咎者。非倖也。以初應四。
柔際乎剛。是能鎭靜而濟以明作。不因循。不
激變。得張弛之妙用。時措之咸宜。揆之於義。
固當无咎也。按六爻之義。有以解難言者。有
以解去小人言者。蓋天下之難。多自小人致

之。此諸爻所以主解小人也。若初爻則專主
解難之意。必本之以和平安靜。而輔之以果
斷剛決。然後無所往而不失之廢弛。有攸往
而不失之煩擾。撥亂安民。不外此矣。然四以
初爲小人。惟恐解去之不速。而初以四爲正
應。惟恐剛柔之不濟。又可見六爻之取義各
不同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
中道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去邪而得正也。田者。去害
之事。狐狡之變幻惑人者。三狐指三陰爻言。
黃中色。矢直物。謂中直也。周公繫解二爻曰。
二有剛中之德。乃秉道嫉邪之君子也。而當
三陰用事之時。爲能解而去之。以杜惑上殘
民之禍。夫小人旣去。則善類自進。而得中行
直道之實。故爲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如此
則舉錯得宜。合乎進君子退小人之正道。朝
廷淸而天下治。貞而且吉也。孔子釋二象曰。

親賢遠奸。不易能也。九二能去邪媚。得中直
而貞吉者。何哉。蓋人惟自處不中。故不知邪
媚之當去。而正直之當親。二本中德。君子己
心之邪媚無不去。故於人之邪媚。自不能容。
己心之正直無不存。故於人之正直。自相保
護也。所謂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者。與。從來
小人爲害。人人皆知。而不能去之者。以其善
媚也。人好利。卽媚之以利。人好名。卽媚之以
名。多方以結人之歡。先事以承人之意。蓋不

獨爾衆爲其蠱惑卽端人君子亦有時誤受其欺蔽者矣然外爲巧言令色之態以售其奸詐而中實包藏陰毒凶於家害於國有不可言者聖人獨之惡之故於二之爻名之爲狐言其邪媚惑人之可羞於上之爻又名之爲隼言其陰鷙搏噬之可畏俾後之人知所鑒戒愼勿喜其媚而忘其毒也庶有以解天下之難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

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此一爻是儆無才德者不宜在高位也負是擔負乘是乘車周公繫解三爻曰天下惟有德者宜在高位六三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乃無德而竊據高位者則禍辱所必加盜逐所必至雖得之必失之是猶小人宜負荷而反乘車處非其分當致寇奪也雖爵祿出於公朝本由君上之命所以爲貞而不稱之羞豈能免乎其見擯也宜矣孔子釋三象曰朝廷設位以待有德之人也六三負而且乘則在我爲非分之福而在人有素餐之議是誠可醜也所謂致寇至者蓋德不配位人將奪之是戎雖在人而所以致戎者則在於我又將誰咎也按古者德以詔爵能以詔祿人人各安其分而不萌僥倖之想後世用人不以行舉不以言揚一小人得志而衆小人生心紛紛競進各挾負販之智而逞暴取豪奪之私其爲生民之害豈可言乎夫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非民旣愁受其毒而出甯

反側犯上作亂之事因之而起故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可見天下本無寇盜而用小人者實招致之有天下者與其勞師動衆以殄平寇盜不若愛惜名器以愼絕小人未有小人不去而寇盜可平者三復此爻意蓋深切著明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此一爻是勉四以去小人而因幸其得朋也

拇象在下小人指初也。周公繫解四爻曰。當解之時非剛正之朋。不足以同心而共濟。四應初柔非其儕類。此君子交相疑忌而不至也。故爲四計。莫若斷然解去其拇。屏絕匪類以示己無私交。則一德之朋至而相孚無間矣。孔子釋四象曰。四所以解而拇者。以四居位不正。而下應初六。故初得附之爲其拇。所謂私情之合也。以私情比私交。則賢士必閒而解體矣。非解而去之。則終爲所累。何以來

君子之朋耶。大抵君子小人氣類各別。若使並立於朝。小人未有不日進。君子未有不日退者。其故何也。君子以道事人。人必敬之而疎。小人惟言莫違。人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聯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樂道自守。奉身而退。小人者不得志則狡謀百出。不進不休。君子有時容小人。而小人必不肯容君子。自古以來。斷無小人在位而君子得安其身者也。是故仙客用而九齡疎。承璀入而

李絳出。一薰一蕕不可同器。有用人之責者可不細玩此爻之義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一爻是言去小人之當斷也。孚。驗也。言以小人之遠去爲驗也。周公繫解五爻曰。五當君位。是君子也。乃與三陰同類而相比。狎邇小人之咎不能免矣。當此之時。惟有惕然自省。知其決不可留。解而去之。一解之外無他

術也。如是則朝宁清明。紀綱振肅。吉孰大焉。然君子之有解於何驗之。卽驗諸小人之退而已。必小人果退。方見我之能解。若猶有瞻顧。則是外示解之之迹。而內無解之之心。其何以爲能孚也哉。孔子釋五象曰。小人非難解。特患君子之心未必眞欲解耳。若果能解之辨之極其明。而斷之極其勇。則小人自消沮屏伏而無所復用其夤緣矣。古之眞能退小人者莫如堯舜。如共工之象恭滔天。驩兜

之比周爲黨。鯀之方命圮族。三苗之負固不恭。殺然加以流放竄殛之刑。曾無姑息養癰之患。乃爲有解之君子也。六五本陰類。恐其優柔少斷。明知小人之當去而牽於私愛。姑飾詞以掩天下之耳目。若曰吾已屛黜之矣。而陰狎昵之如故。則彼益偪狂恣肆惟所欲爲而一無忌憚。國家之禍遂至於莫救。此管子所云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以危也。豈不可戒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此一爻是言上能佐五以去小人也。公指上六。隼鷙害之鳥。以喻小人。指六三。高墉宮垣也。周公繫解上爻曰。六三以陰柔小人。竊位媚主。鷙悍叵測。猶隼之立于高墉者然。上六當大臣之任。位尊望重。一舉而殲厥兇慝。有射隼于高墉之上之象。如是則僉壬退而禍患除。上無負於天子。下有裨於蒼生。其无不利宜也。孔子釋上象曰。所謂公用射隼者。蓋蠹國害民小人悖道甚矣。其罪既明。則解而去之。正所以除天下之禍亂耳。豈爲一己之私惡哉。按小人恒在人主左右。居高而害物。故取象於隼。方其棲於山林。人皆得而射之。惟棲於王宮高墉之上。則如城狐社鼠有所憑依。雖欲射之而不能矣。不幸與之相值。將解去之。非其人不敢動。有其人非其時亦不敢動。必下有九二之中直。九四之得朋。上有

六五之能解。而後上六乃得乘其便。利除君側之奸。功成而天下安之。然則去小人寧易易哉。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九

䷨ 兌下艮上

天下之事有不當損而損者損下益上損民益君是也有當損而損者以文存質去奢崇儉是也聖人畫卦以損下益上示戒而以損所當損為法綜觀六爻下體本乾三畫皆陽陽過於盈則損乎陽上體本坤三畫皆陰陰過於虛則益乎陰此一卦之旨也析觀六爻初二以益上之道言初居下而益四量而後

入故曰酌損之二剛中而益五道義自持故曰弗損益之三四以取益之道言二陽上而陰下是去其異己者故曰損一人四資剛以濟柔是勇於改過者故曰損其疾五上以受益之道言五體柔居中為虛心好賢故曰或益之上居上益下為因民而利故曰弗損益之此六爻之旨也大抵損之時貴乎損所當損而必本之以誠誠以存質則禮亦可殺誠以崇儉則用無不節推之初遄往二利貞誠於事上也四使遄五或益誠於虛己也上弗損誠於益下也至六三一爻則卦之所以為損者也戒其三而勸取其兩而專者貴於致一也此又損之精義也宜彖辭首以有孚為訓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此卦兌下艮上卦體損下卦之陽益上卦之陰卦象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皆有損下

益上之義故名為損卦辭言處損之道既示以至誠之應而又酌其用雖至薄而無害也文王繫損彖辭曰上之不能不取於下者勢也然當損之時與用固不可缺而民力亦易以匱於此而復示以侈則民有難堪而將至於不繼故必省文以存質去奢以崇儉凡上而朝廷外而軍國一皆示以誠實悃愊之意而煩文縟節皆所不用是之謂有孚也是之謂損所當損也誠能若此則其政尚忠其俗

尚慝可以追太古之遺。何吉如之。且不傷財
不害民。而無不節之嗟。何咎之有。自其行之
一時者爲權宜之計耳。而要之誠則可久。即
一時可也。千萬世亦可也。是可貞矣。自其行
之於上者爲救世之權耳。而要之誠則可通
即行之君可也。行之萬邦臣庶亦可也。是利
有攸往矣。夫損而有孚則有四者之應。是有
孚者致用之本也。而其用果何如哉。蓋國之
大事莫大於祀。而時當可損則雖儉而不病
於菲。苟感以孚信之誠。而畧其虛文之飾。即
二簋之薄亦可用享矣。祭祀可損。況其他乎。
夫損非上所當行也。而有孚則可行。祭非上
所當損也。而有孚則可損。蓋損之道誠莫切
於有孚之用矣。按釋此卦者。謂於不得已之
時。不能不取足於常賦之外。但能有孚則民
自無不曲諒耳。竊謂此後儒之臆說。非知聖
人繫辭之旨者也。先王之制有節用。無加賦。
曾年饑用不足。有若猶以盍徹告之。豈因不

足而遂可賦外取民乎。且古者三年耕餘一
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荒民無
菜色。何至闕軍國之需也。苟且之術後世無
備者爲之。安得以爲有孚之道乎。既非有孚
一時且不可行。況欲以爲長久之規乎。損之
義蓋言盈縮隨時。禮稱其情則殺禮不爲嫌。
用適其宜則儉用不爲固。祭祀尚然。凡百用
度之間賓客燕亨好用匪頒之類皆在所損
可知。此謂有孚則真有孚矣。誠萬世遵行之
而無弊者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
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彖傳是釋損彖辭。以見損之義無非與時
爲宜也。孔子釋損彖辭曰。卦之名爲損者。蓋
以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取
閭閻之財。以充府庫之用。損下而益上者也。
但君之富藏於民。民既窮於所損則君不得

以獨益。是損之道勢必轉而歸上矣。此所以為損也。夫當損之時。而誠有孚。損其所當損則吉而无咎貞而利往固不必言。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豈專以薄為道哉。蓋天下時而已。時當豐而豐。即大牲殷薦不為奢。時當儉而儉。即二簋不為薄。是各因其時而非謂其可常用也。且是時也。豈獨一享祀為然哉。天下之事。凡理之當然與數之不得不然者。皆時也。觀之卦畫。則損下卦之剛以益上

卦之柔者。非他也。時有所當損。則陽不能以常伸。時有所當益。則陰不能以常屈。此皆理數之不容違者也。觀之物理。則損其進極之盈。以益其退極之虛者。非他也。時不可以終盛。盈未幾而損隨之。時不可以終衰。虛未幾而益隨之。亦皆理數之不容違者也。卦畫以時而成。物理以時而變。處損之道。豈有能外時者哉。按上下相關。本同一體。益下則雖不加賦而用自有餘。損下則雖善聚財而用日

不足。不幸而遇損之時。但當節用以厚民。不可剝民以奉己。即九廟之享。在所宜節。況其餘乎。此無他。天之運存乎時。君之行視乎天。損益盈虛之間。有必然之道焉。雖欲不變豐為儉。不能也。常存此心。則時豐尚當從約。而時約豈反可舉贏也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象傳是言君子治心之功也。懲。懲戒也。窒。遏絕也。孔子釋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兌澤之

深益艮山之高。損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為學之要。無如損吾心之所當損焉。吾心原自和平。偶有所觸。遂發而難制。而忿生矣。忿心一生。則不能觀理之是非。而為血氣所使。君子當忿之未起。急宜懲之。化躁以恬。責拔其忿之根。則心體日休。安於寧謐之天矣。吾心原自潔清。偶有所誘。遂動而難遏。而欲萌矣。欲心一萌。則不能辨念之公私。而為外物所移。君子當欲之未萌。急宜窒之。閑邪存誠。責

杜其欲之隙。則心境光明。游於粹美之淵矣。
此誠得治心之要者歟。按忿欲人所同患。而
有天下者關係為尤重。蓋人君勢處崇高。富
有海甸。雷霆之威。不可嚮邇。嗜欲之奉。無有
窮極。稍一任意。而妄生於內。物誘於外。其害
有不可言者。古之帝王守敬以澄其原。主靜
以絕其誘。戒懼慎獨之功既至。而見諸行事。
發皆中節。必一怒以安民。而後所忿者皆義
理之勇矣。必欲仁而得仁。而後所欲者皆天

理之正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
合志也。

此一爻是言初能盡益上之忠。而又示以量
己之智也。已。止也。遄。速也。尚。指六四。周公繫
損初爻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而有陽剛
之才。上應陰柔之六四。是責難之任在我矣。
於是輟其所行之事。汲汲然速往以益之。無
非求盡我之心。而損彼之疾。則事上之責已

塞。而可以无咎矣。然初下而四上。以分言則
殊也。以情言則疏也。雖有款款之誠。安能必
上心之我諒乎。又當量而後入。因事納誨。相
機進言。觀上之所以待我者何如。而酌量其
損之淺深。否則未信而諫。必有冒昧之譏。已
之遄往者。何以得効其忠。而終无咎也哉。孔
子釋初象曰。初之已事遄往者。夫豈造次以
干上乎。初之志。固欲損四之疾。而四之志。亦
欲求助於初。而損己之疾焉。合志如此。初雖

欲不急往應之而不可耳。按事上之道。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唯知自靖而已。豈可有所瞻
狥於其間哉。然致主之心太急。不顧利害。觸
其君之怒。以至於僨事。則欲損其疾。而反增
其疾矣。酌損云者。蓋相度事機。法言巽言。隨
時上下。以求其有濟。實非懷私營而忘國事。
觀望而不往者可得藉口也。故聖人爻發其
義。以為益上者準。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

為志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守其貞由心之自重乎道也。周公繫損二爻曰，九二與六五為應，而有剛中之德，是重名義、輕利祿，得在下之貞，而勵無私之操者也。則身名俱泰而利。若希心利祿，奔走於形勢之途，畢生平而盡棄之，則身敗名辱，凶孰甚焉。然是貞也，豈特一己之利而已，苟能郎其守而持之不變，則直節之臣，朝廷之寶也，法家之士，社稷之賴也。其為

益也不亦大哉。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所以利貞者，以其居下之中，而抱剛正之德，一念是矢，惟知道義之足重，而有確乎不拔之志，故能不為富貴利欲所動，自守其貞而不妄求也。按此爻之義，有以貞士言者，有以貞臣言者。貞士之益，潔身獨往，而至行可師，如伯夷窮餓而頑廉懦立，嚴光垂釣而山高水長是也。貞臣之益，大節屹然，而百折不奪，如汲黯在朝而叛臣寢謀，董允秉政而僉壬畏憚是也。兩說皆通。觀二五上下相應，似君臣之義尤切，故程傳亦主以下益上言，而曰能守剛貞，志存乎中，則有益於上；若變為柔媚遜足，損之而已。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由此言之，正色獨立，招不來麾不去之臣，人君安可一日少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一爻是言取友之道，當先損而乃獲益也。

周公繫損三爻曰，損之三爻，卦之所以為損也。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有三人行則損一人之象；一陽上而一陰下，有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象。故於同類之中而有異類之間，是三人行也，則損去一人，而使涅朋比德之徒不得雜乎其間焉。夫異己之人既損之，使行，則同德之友自可相孚而至，切磋黽勉，相觀而善。此誠致一之道也。孔子釋三象曰，三人之中必損一人，而使之行者，豈示人以不

廣哉。正以三則心術駁而意見乖。反生其疑忌而不能以相協。此損之所以爲急也。蓋凡人之相與。惟其心之同而已。苟精神不相孚。意氣不相合。則羣黨比周。固三也。即一人之異亦三也。是皆不可以不損也。精神苟相孚。意氣苟相合。則二人同心。固兩也。即千百其朋亦兩也。要皆不可以不相得也。噫。即交友而推之君臣上下之間。亦何莫不然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

喜也。

此一爻是言四能取人以爲益也。疾謂陰柔之疾。周公繫損四爻曰。氣質之偏。皆謂之疾。六四當重大之任。而居陰柔。未免委靡不振。茲能藉初九之陽剛以濟之。至誠延攬。使初汲汲而遄往於我。匡扶救正。以損其疾。不有喜乎。夫上有虛受之美。下乃得盡獻之忠。取人之善而愈己之疾。復何咎耶。孔子釋四象曰。人能無過。固爲可喜。今四有疾。而藉初以損之。則有過仍復於無過。德業日新。亦可喜也。蓋進德以奮決爲先。改過尤以疾速爲要。況四身爲大臣。有天下國家之責。使其疾一日未損。則斯世受一日之害。所望下之匡救切矣。然良藥未免於苦口。而忠言恒至乎逆耳。苟無殷殷求助之誠。雖有嘉謀嘉猷。亦安從而入告乎。賈誼有言。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歎息者此也。初九之遄往。亦在乎六四之能使而已。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

元吉。自上祐也。

此一爻是言五能虛中取益而受天下之善也。兩貝爲朋。十朋之龜。爲國重寶。周公繫損五爻曰。六五柔順居中。以膺尊位。是抱謙恭之德。虛心好賢。而不挾貴以自亢。故天下豪傑。景從。能者獻其才。智者效其策。發乎衆心之誠。欲辭之而不得焉。如或益之以十朋之龜而弗克違者。如是則羣策畢舉。而百度有

惟貞之美。由是而迓天休。由是而綿國祚。吉孰有大於此者乎。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獲元吉者。非有心於必得也。蓋虛中好賢之誠克當天心。故譽髦歸之。共襄上理。所以景福而受天下之益也。按書言不寶遠物。所寶惟賢。故楚人以二臣之善。珍乎白珩。齊王以四子之功。美於照乘。十朋之龜。國之至寶。信乎殊禮待之以至誠。則賢者莫不樂爲吾用。今

六五爲虛中之主。而有親賢之德。則以君心感多士之心。即以人心格上帝之心。此卑以自損者。乃能大有所益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此一爻。是言上九普其惠於天下。而得遂益民之志也。得臣。能得人心。无家。不可以家計也。周公繫損上爻曰。上九居損之終。受下之益既多。而欲自損以益下者也。然必待損諸己以益人。則德有盡而惠易窮。惟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天下自有之益。以益天下。而可以无此咎矣。是乃帝王蕩平之政。而非驩虞小補之術。所謂貞也。則加諸億兆。澤無不被。不亦吉乎。施諸遐邇。道可常行。不利有攸往乎。由是民心日歸。游濶日出之邦。靡不率服。而無有遠邇親疏之間也。其得臣寧有家耶。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於下。孰無益之之心哉。然益出於己。則所及有限。未能大得志也。

今弗損益之。則惠出於己無窮。澤洽於民甚廣。無一夫不獲其所。斯其志誠大得矣。粵若唐虞之世。康衢擊壤。帝力相忘。四海其安耕鑿之常。黎民惟有雲日之頌。巍巍蕩蕩。殆茲弗損益之得臣无家之象乎。後世發帑救荒。亦一時卹災賑窮之典。而省徭薄賦。愛養斯民。惠而不費。要在平日。有天下者其必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也哉。

䷩ 震下巽上

益者損之反也。凡卦以內爲主，故損下謂之損，而益下謂之益。至上之損益則不與焉，所以厚其本也。益見於王道則有減賦補助約己裕民之政，彖傳所謂民說道光是也。益本於天德則有遷善改過進德脩業之學，象傳所謂動巽日進是也。疏觀六爻，自初至四皆以臣之受益言，五上二爻則以上之益下言。蓋益以興利，初利用爲大作，是爲天下萬世之大計，非尋常之報効也。二用享帝，爲朝廟之大宜。三益用凶事，爲盤錯之大任。四利用爲依遷國，爲安民之大舉。皆非小益之事。至九五之元吉，由惠心之有孚。上九之莫益，由立心之勿恒。則興利之原，未有不本於君心者也。所謂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也。顧彖傳中正有慶，專指二五，而小象於三四亦曰中行者何也。以二體言則二五各居其中，以全體言則三四並居其中，此三四所以稱中行也。此又因象繫辭之一例，而易之以中行爲重者，於此可見矣。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卦震下巽上，損上卦之陽，益下卦之陰，有損上益下之義。然民富而君不至獨貧，則下益而上亦益也，故名爲益。卦辭言益道無所不利，以明惠下之政當急講也。文王繫益彖辭曰，人君果能損上之有餘，以益下之不足，則仁恩洽於上下，交孚有所往而經綸創作，事無弗集，而功無弗成，固極其利矣。卽使之拯溺亨屯，削平禍亂，則衆志可以成城，一心自能濟變，雖涉大川亦無不利，甚矣益之可以興利也。按損下以益上，本以求益也，而反成損；損上以益下，已不能無損也，而究爲益。可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君亦無所寄；約己裕人者，民樂而君不至獨憂。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有天下者誠不可不務固本之圖已。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

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彖傳是釋益彖辭以明益之道亦不外乎時也中正指二五言震巽皆木故云木道孔子釋益彖辭曰卦之名為益者蓋以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則是君能自損以益民民之被其澤而悅者自無疆域之可限矣此豈要結小惠補苴罅漏之治也哉乃

朝廷愛民如子恩出九重之上而下逮窮簷蔀屋靡不普徧與如天道之下濟而光明君益民而民受君之益民悅道光而民之益即為君之益此卦之所以為益也辭言利有攸往者以二五有中正之德君臣同志一德交孚舉凡良法美意曲暢旁通而無壅蔽之患則福慶不僅在一人而在天下此往之所以無不利也又云利涉大川者蓋濟川必乘木而濟變必需才震巽皆木是平時既德澤下

究而遇變復謀猷克壯能使往無不復而陂無不平此大川之所以利涉也夫於卦名可以知上下之胥益矣於卦體可以知常變之胥益矣然豈特此已哉更以人事與造化觀之人事之益莫大於學問卦德震動巽入是作聖之功既奮發精進又遜志沈潛自然德崇業廣日進寧有疆乎造化之益莫大於生物卦變乾易初而下交於坤天之施也坤易初而上達於乾地之生也天下施地上生萬

物並育其利寧有方乎凡此皆益也時道之所在而時之所為也學問之道隨時而進造化之功應時而新以至人情之窮而復通失而復得物理之消而復長虧而復盈何一非與時偕行者耶益道之無所不該如此按聖人釋損彖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釋益彖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可見易道不外一時聖人合德天地之學不外趨時而於損益反覆言之者見損益

爲盛衰之始。尤當兢兢致愼。承天時行。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而後常變無不宜。上下無不利也乎。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益象以爲學也。孔子釋益象曰。此卦下震上巽。震雷巽風。風雷之勢交相助。益益之象也。君子知體益之道。莫要於聖學。而聖學莫切於遷善改過。故見一善。若決江河。卽時遷就。如風之疾。而莫可遏也。覺有過。如惡惡臭。卽時更改。若雷之迅。而莫能禦也。由是遷之又遷。善日積而過日寡。改之又改。過全去而善全復。君子體益之學。孰有大於此者乎。昔大禹聞善言而拜。揆精一執中之傳。成湯能自得師。改過不吝。而聖敬日躋。故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遷善改過。固作聖之功。而虛懷納諫。又遷善改過之要道也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一爻是言受非常之知者。必有非常之報。而後可無愧也。大作。謂大有作爲。元吉。謂所作盡善。周公繫益初爻曰。初居下位。而受上益。是當進身之始。而膺特達之遇。受寵最渥者矣。上有國士之知。下自當有國士之報。故利用大有作爲。利一身者不爲。利天下者爲之。利一時者不爲。利萬世者爲之。不徒尋常事業已也。必如是。庶可少塞報稱之責矣。然居下則位之最卑者也。大作則任之最重者也。居下而任上事。能免出位之咎乎。必其所作者盡善盡美。合乎事理之宜。而中乎經權之妙。然後天子信焉。大臣安焉。而不議其爲僭也。否則作之不善。安冀其有成功哉。孔子釋初象曰。初必元吉而始无咎者。蓋天下之大事業。必有天下之大責任。而後可爲也。初居下位卑。本不當任厚事。苟非元吉。則不惟無建功立業之望。而且有越職犯分之譏矣。

誠不可不致愼於其間也。按隱居則求其志
行義則達其道。幼而學者。壯而欲行之。況當
世有知我之一日乎。然既度其身矣。又必度
其君。既度其君矣。又必度其時。急於自售而
昧進退之宜。如漢之賈生。一遭文帝。卽流涕
痛哭。卒至交淺言深。以招謗忌。而志不獲伸。
故曰非才之難。所以用其才者實難。明於此
爻之義。庶乎免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
于帝吉。象曰。或益。自外來也。

此一爻。是言二之受益。當忠順不失。以報其
上也。周公繫益二爻曰。六二虛中處下。上應
九五剛明之君。小心翼翼。以事一人。雖無心
於求益也。然精誠所感。錫賚優渥。不期而至。
有辭之而不得者。爲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違之象。此由二守臣道之貞。故獲非常之寵。
誠能一心自矢。自始至終。守正不變。則臣心
愈篤。上眷彌隆。而吉可長保矣。然臣之事君

與君之事天。其分同也。君之益臣。與天之益
君。其理同也。苟王者用是虛中永貞之德。而
享上帝。帝必鑒其誠而歆其祀。自天祐之。吉
又何如也。天之難諶。猶可昭格。而況於君哉。
孔子釋二象曰。六二受上之益。而云或益之
者何也。良以六二精白自獻。非有希福干祿
之心。寵錫之來。出於意外。卽大君亦不過因
材而篤。而非有私於二。故曰或也。二貞可謂
純臣矣。按損之六五。以虛中受下之益。損之
六二。以虛中受上之益。然損五元吉。而益必
永貞而後吉者。蓋損五居至尊之位。合天下
以奉一人。固其分之所應得也。若益二以人
臣蒙上之眷。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一念之滿
而遂至於不能自持。古來功臣世族往往以
恩寵太過。而啓身家之禍者多有之矣。聖人
戒之以固守其正。其誠萬世爲臣者之明鑑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
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此一爻是言六三有所警以免過而又告以當盡克艱之道也。凶事謂險阻艱難之事。公指九五言。圭通信之物。周公繫益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正。特以居益下之時處下卦之上有不容不受上之益者。故益之不用吉事而用凶事。或投以艱巨。或處以盤錯。警戒之。震動之俾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故无咎也。然上之待我如此蓋望我去不中以歸於中耳。若復不知自責自脩焉何以慰在上之意乎。故必精白乃心而行事盡善。內誠於體國而不欺。外協於中道而不悖。庶幾中爲實中可以見諒乎君。如告於公而用圭以通信焉。然後無負成就之意而咎可免也。孔子釋三象曰。有孚中行之德人所固有但不免遷於外物而失之耳。所以益用凶事者投之以患難非常之任。正使之自知警懼而思全其所固有者也。按天心仁愛生人則出災異以儆之。人君厚期臣下則用凶事以益之。必

反身脩德然後可仰答天意而變災爲祥。必至誠不欺然後可上報君恩而轉凶爲吉。益道貞無方也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此一爻是言六四以益下爲心可以得君亦可以得民也。公亦指九五言。初本坤體坤爲邑。上遷爲四故有遷國之象。周公繫益四爻曰。居中者民之主也。臣者奉上之中而致之民者也。世之人臣往往仰不能見信於君俯不能見信於民者以其行之不中耳。誠能以益下爲心凡事小心敬慎斟酌合宜而一毫不敢偏倚如此其中行焉則我以君心爲心。君亦即以我之心爲心。謀必行言必聽焉而告公從矣。是豈特君從之也哉。吾之中既上孚於君則必下孚於民。民之情自安於我。不惟經常細事可行。即時值不得已勞民動衆事於遷國人亦信其至誠而鼓舞從事。有

少致焉以還國且無不利況其他乎孔子釋四象曰進言在臣聽言在君四何以告公而必其見從也蓋四惓惓以益民為志所告又有孚惠心之君是四之志適合乎五之志君臣上下一心一德故告之而無不從從之而無不利也按臣道與地道同所謂無成而代有終者益卦於三四兩爻一則曰中行告公用圭再則曰中行告公從總見發政施仁乃大君之事為人臣者承流宣化惟盡其所當

為而不可少萌市恩沽譽之心庶幾上不疑而下不忌功成而無震主之嫌也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此一爻是言九五誠於益下故能收得民之效也我德謂五之德惠我德謂下感五之德周公繫益五爻曰天地生成萬物不外一誠大君懷保小民亦不外一誠誠者上下同流而物我無間者也九五為益之主陽剛中實

凡所以損上益下者咸本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念念出於至誠事事本於忠厚無一毫違道干譽之私如是則何待問而知其元吉哉但見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之惠我德者自有孚而無間相驗之機固有至神者矣孔子釋五象曰人君惟無益下之實心德澤偶施即不勝沾沾自喜此要結民心之小惠而非大公無私之正道也如果惠下之政出於至誠惻怛其為元吉又何俟問焉至於民

惠我德則我之惠及於天下矣王者康濟一世之志不大得乎所謂民說无疆其道大光者如此按洪範言惟皇建極斂五福以錫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保極保極者錫福之明驗也益下之主有孚惠心則受益之臣民亦有孚惠我德所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者也可見上下之勢雖甚懸而感通之理則甚捷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

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此一爻。是言上九專利之害。而深致其戒也。周公繫益上爻曰。此卦上三爻。咸有益下之責。六四能體君心以益下。故有利而無咎。九五有孚惠心。而民惠我德。此皆上下交益者也。獨上九以陽剛居上。是在己有餘而非不足者。乃專利好貨。求益不已。全無公利濟人之心。因而衆叛親離。交征互奪。有莫益之而或擊之者焉。所以然者。由其立心之不恒耳。

夫愛人者。人亦愛之。益人者。人亦益之。此恒道也。上惟知剝民奉己。一念反常。事事皆悖。凶豈能免乎。孔子釋上象曰。上九居上位而無以益人。專欲益己。其爲害已甚。但言莫益之者。卽其求益不遂。據一偏而言之也。其實財聚民散。爭民施奪。或擊之凶。自外而至。出於不測。有非意料所能及者。豈特莫益之而已哉。昔芮良夫言。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大矣。人君專之則害於國。人臣專之。則害於家。甚矣利之不可專也。此卦自五以下。皆言益下之吉。惟上獨言求益之凶。正見上居高位。懷利事君。止知爲一身之計。是以台鼎之尊。而工壟斷之術者。其能免於僇辱乎。宜聖人之深戒之也。

䷪ 乾下兌上

夬取決去之義。五陽長而將極。一陰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故爲夬。以五陽決一陰。是君子之勢甚盛。小人之勢甚孤。其決而

去之也。似乎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心處之也。所爲決之之道。必期於盡善焉。蓋陰之勢雖微。變或可滋。窮或爲敵。君子無時不戒懼。而於小人道衰之時。尤不可忘戒懼也。故彖爲危懼警戒之辭不一。而爻於五陽。未嘗許之以吉。初以始進之陽。而決居高之陰。則慮其不勝。二以剛中之才。而深警備之戒。則幸其勿恤。三與上應。而剛壯外見。慍啓中傷之禍。故致之遇雨以善其決。四與上同體而

居陰不正。恐來黨奸之侮。故敎之牽羊以助
其決。五與上比。而狎暱近習。不可無獨斷之
能。故敎之中行以致其決。至於上六。則直絕
之曰无號。其爲君子防者至周且備。而所以
去小人者不遺餘力矣。要之決小人。以健爲
體。以和爲用。二之中道。五之中行。皆所謂和
也。初壯趾不勝。三壯頄有凶。四聞言不信。非
不能和之故哉。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攸往。

此卦乾下兌上。五陽上進。決去一陰。不勞餘
力決之而已。故名爲夬。卦辭言君子去小人。
雖有其勢。又必盡其道也。揚者。聲小人之罪
也。孚號。集君子之勢也。告自邑。嚴自治也。不
利即戎。不逞其力也。文王繫夬彖辭曰。天下
最快意之事。莫如君子去小人。天下最難處
之事。亦莫如君子去小人。蓋以小人居高近
君。其巧佞足以邀寵譽。奸回足以敵主知。蠹

罔殃民之罪。有一國皆知。天下皆知。而人主
不悟者。故夬之道。首在揚于王庭。以聲明其
罪。使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決小人最要之
道也。然或衆君子議論紛紜。而泄泄從事。或
自治功疎。而恃勢凌陵。則反授之以隙。而小
人不可決矣。必也呼號迫切。齊心一意。其存
憂惕之懷。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而遂安肆也。
且嚴自克治。使在我者。無過可指。有以服小
人之心。不可恃君子之勢盛。而輕攻擊也。如

是則防奸之法既嚴。自治之謀又密。以是而
往。振風采於朝端。伸正氣於天下。小人盡去。
而君子之道沛然大行。利何如哉。按君子小
人之進退。天下之治亂所由關。歷觀古今治
常少而亂常多。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難退。
所以夬卦與剝卦相對。於剝則見五陰剝一
陽之易。於夬則見五陽決一陰之難。聖人深
知利害之原。不覺望之深慮之迫。丁寧告誡
不厭其詳。所以爲君子計者切矣。所以爲天

下爲世計者至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此彖傳是釋夬彖辭。而備言去小人之道也。孔子釋夬彖辭曰。卦名夬者。決而去之之義也。蓋以五陽決一陰。是爲剛決柔也。夫委靡固不足以圖功。而過剛又恐其激變。卦德乾健兌說。是內存秉道嫉邪之志。而外有和平幾易之休。故其決小人也。既不以弛慢坐失事機。亦不至躁激致生他變。決而能和。眞決之善道也。辭言揚于王庭者。卦以一柔乘五剛。是一孤媚小人。用事君側。舉朝受其牢籠。悞國殃民。罪逆大矣。揚于王庭。庶朝野上下共知其奸。小人之罪狀既著。始不能一日安於其位也。所謂孚號有厲者。蓋小人奸謀叵測。視之不可泄泄。必操心危而慮患切。戰兢惕厲。謀出萬全。而後決小人之道。乃爲光大

也。所謂告自邑。不利即戎者。蓋正己始能正物。而惟理可以服人。若專尚威武。與小人爭一時之勝負。則君子必爲所困。而不能敵。乃自窮也。其云利有攸往者。蓋剛反必長。始於一陽之復。終於六陽之乾。夫時五陽雖盛。猶必再長。決盡一陰。而剛長始爲有終。是能俾小人盡去。而朝廷之上。忠良濟濟。正道大行。故往無不利也。然非健而說。決而和。則小人豈可以力勝哉。按春秋傳言。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人臣爲國除奸。豈顧利害。但不審時度勢。而冒昧一決。則有奸未除。而禍先豐者矣。而其要尤在不予小人以口實。使以君子自命而立心。有一毫未光明處。率有一毫未中正。不能無諸己。而徒欲非諸人。人主豈能亮之。天下豈能信之。而惟所欲爲乎。然而難言之矣。君子之自治。即甚嚴。而小人之中傷乃愈巧。求全之毀。既難防於一時。浸潤之言。又恒積於平日。讒謗既多。主心

安能無惑此審賢奸以爲取舍察情僞以定是非全在乎知人則哲之聖主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夬之義以布德行惠也居德積而不施之謂孔子釋夬象曰澤水之氣上通於天勢必沛然下決而成雨露夬之象也君子體之知下之待祿於君猶萬物之待澤于天也於是施祿及下勧乎厚於君子幾利遍於小人而無一毫留滯吝惜之意焉

此王者如天之仁也若居其德惠積於上而不下究是外本內末以身發財而犯不仁之戒矣豈大君之宜哉按夬爲三月之卦正人主施恩布德之會而衆正滿朝又小民翹首望澤之時所貴行之以勇出之以斷耳居德則忌居所謂仁心仁聞而功不下逮者故曰有不忍人之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此一爻是言居下位者不宜恃壯輕進也初居下象趾往謂往決上六周公繫夬初爻曰君子決小人必事出萬全而功收一舉方爲有利而無害初九剛而在下無決小人之權乃獨先衆陽恃壯輕進欲決在上之陰柔有壯于前趾之象彼自謂理所當決無可咎者然小人竊據高位人皆畏之不敢輕擊而我獨逞一時之意氣與之角力其不能免反噬

之咎宜矣豈時勢之不利哉孔子釋初象曰君子決小人愼之又愼操必勝之道以往猶恐有意外之變今不審己量力而欲一擊以快其憤是明知不勝而銳志輕往也豈善於決小人者乎按君子去小人事成則以爲功不成則禍及身而國亦隨之適足爲害而已若李固杜喬之於漢李訓鄭注之於唐莫不皆然初之不勝而往聖人直斷之以咎非以哀其志之不就而深惜其謀之不臧也可非

惕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此一爻是示君子以有備無患之道也。周公繫夬二爻曰。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不過乎剛。而審事之宜者也。故能憂惕以深其謀。呼號以集其衆。戒備如是。小人雖陰謀不測。變生意外。如莫夜之有戎。而自治既嚴。無隙可乘。亦可勿用憂恤矣。豈有決而

不勝者哉。孔子釋二象曰。莫夜有戎。事起倉卒。奇懼之甚也。而能勿恤者。以九二得中。自處盡善。既不至躁動以滋變。又不至坐守以後時。故能憂惕呼號以自警備。而無他虞也。

按小人立志甚奸深。而行事甚暧昧。其搆禍機也。常伏於暗。伏於暗者何。人之不覺而中之也。故其賊害則爲戎。而幽晦不明。則爲莫夜。二以惕號處之。正所謂其危乃光者。我有光。則彼之暗不足憂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決小人之道。貴於盡善也。頄。面顴也。夬夬。決於決也。遇雨。謂暫與小人相合也。若濡。謂迹似爲小人所染也。有慍。謂見怨於同類也。周公繫夬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而當決時。是欲決去小人。不勝其忿。而逞於一發者。有壯於頄之象。如此則謀露機泄。勢必召意外之變。而有中傷之凶矣。然三

在諸陽之中。獨應上六。其義不可不決。顧其決之何如耳。若果深知小人之害。而存必決之心。則當密其謀。老其識。而藏其迹。雖暫與上六相合。如獨行遇雨。跡似濡染於小人。而見慍於衆君子者。然卒之伺瑕乘釁。推其墜而絕其根。清君側之惡。以收廓清之效者。必此人也。夫何咎乎。孔子釋三象曰。九三獨與上六爲應。自其迹觀之。未爲无咎。今能果決其決。則向之委婉曲折。正見通權達變之妙

用。始雖若濡有慍。終必解悖除奸。而見信於同志矣。安有致咎之理歟。按古來建立事功者必有深心大力。但求其謀之克濟。而形迹之間。一時有所不及顧。如王允謬晉董卓。溫嶠僞事王敦。初皆辱身降志。卒能功除元惡。皆有合於夬夬无咎之義者也。然苟非眞能含經用權。磨不磷涅不緇。可以轉移一世而不爲一世轉移者。則寧介然确然。危言危行。守其不亂羣之戒。雖或無補於天下。而亦不

至自失其身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此一爻是言處難進之時。當思所以善處之道也。臀无膚。謂居不能安。行次且。謂行不能進。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挽拽以隨其後也。周公繫夬四爻曰。九四亦君子之類。志在決小人者也。然以陽居陰。無剛果之才。又不中正。無巽順之德。故居則不安。欲與

諸陽並進。而行又多疑。不能決以成功。爲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夫四之進退維艱如此。宜不免於悔矣。爲四計者。但當讓諸陽前進。而已隨其後。衆方揚庭以聲其罪。我則從而和之。衆方呼號以集其羣。我則從而應之。如牽羊者然。庶幾因人成事。而悔可亡也。然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惟明決者能之。惜乎四之陰柔才弱。志在競進。而力復不能。聞此牽羊之術。而不信也。悔其能免耶。孔子釋四

象曰。四當決之時。君子道長。乃次且而不能進者。由其處位不當。才德不足故也。聞言不信者。以奸進之念橫於胸中。本來之聰障隔不明。故猶豫狐疑。雖聽之而不能翻然信從也。按四當大臣之位。以其居陰不正。而與上同說體。恐其牽邪而不能決。惟能牽引羣陽以自勵。斯足仰成九五夬夬之光。而自免黨奸之悔矣。聖人欲長五之剛。必藉四一剛聯合羣剛之力。故其辭之激切開導如此。夫小

人曰在君側為大臣者與其排一小人而有觸忌人主之患不若進衆君子以輔導人主而有潛消匪類之功誠能萃衆正於朝廷俾吾君朝夕與處是非既明好惡自正君子有不日進小人有不日退者哉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人主決小人貴於斷而去私也莧野菜也感陰氣之多者故以比小人上六

象陸高平之地九五象周公繫夬五爻曰上六陰柔而切比九五如莧之生於陸然其柔媚奸佞最易蠱惑君心故必毅然獨斷不牽於內嬖之私而決於去之焉然小人近在肘腋除之太速恐生意外之變其決之之道既不可優柔寡斷亦不可過激失宜從容詳慎中以行之所行合於健而說決而和之道始可去小人而无咎矣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以陽剛之主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固不為小人所累而无咎矣然究極其心事而言則猶未得為光也蓋人心惟無欲方為光明五之於小人將屈於義之不可而後去之則其牽係之私猶有潛伏於中而未能脫然無累也自古小人每以小忠小信自結於上而使不覺其姦人主一為所惑雖迫於公義勉强去之而中懷眷戀反若出於不得已者故忠言讜論君子未及伸其謀而潛滋默長小人復得乘其間夬未終而姤已萌皆由於此宜

聖人之惓惓以為戒也夫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終當決去而深慶君子之得志也周公繫夬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剪除已盡一時之人皆識其奸而志在必決情窮勢孤无可呼號終致殄滅凶其所必然矣孔子釋上象曰小人比周為惡流毒四海自謂終身無患孰知黨滅援絕无所號呼終當決去即欲長居其位不

可得也。爲小人者盍早從事於正以免无號之凶乎。按聖人釋剝上爻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見剝盡則爲純坤。天下從此大亂矣。故云終不可用。戒之也。於夬上爻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見夬盡則爲純乾。天下從此大治矣。故云終不可長。慶之也。一治一亂雖由天數。而進君子退小人。使天下有治而無亂。其權全在乎人君。豈可忽哉。

巽下乾上

姤者相遇之義。上一陰遇五陽而言也。蓋決盡則爲純乾。一陰忽自下生。其勢甚悍。又爲巽之一陰。其性善入。其用潛隱。尤君子之所難知而難防者。使以一陰之微。忽之而不及察。則進而爲遯。爲否。爲剝。爲坤。皆自一陰之相遇始矣。制之者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也。故總一卦而言。一陰有敵五陽之志。則危之曰女壯。就一畫而言。一陰潛伏五陽之下。則防之曰羸豕。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於二四

觀之則曰包。於九五觀之則曰瓜。象其陰而在下也。惟二密比。初能包之以制其進。惟五爲卦主。能包之以防其潰。四與初相應者。初不自止則曰見凶。四不能止之則曰起凶。皆以明繫之不可不早也。若三與上。三居下卦之上。上居上卦之上。於初皆無所遇。雖無制陰之功。亦無比匪之害。不遇不足爲咎已。要之敢於遇君子者小人。而善於制小人之遇者尤在人主之一心。君心之疎密。即小人消長之關也。小人之消長。即天命去留之本也。故於九五之含章。尤惓惓焉。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此卦巽下乾上。是純陽用事之時。而一陰忽生於下。不期而卒與五陽相遇。故名爲姤。卦辭言防小人之道。當嚴之於始也。文王繫姤彖辭曰。姤以一陰初生而遇五陽。是以一小人之微而欲敵君子之衆。原其心則蔑貞之謀已萌。而究其勢則堅冰之漸已形。君子於

此當遇其惡於將萌。杜其機於將動。勿喜柔佞而與之合。勿因微弱而聽其長。猶剛壯之女不可取以爲配也。昔晉劉鑿齒有言。一陰遇五陽有女壯之象。故戒占者勿用取女。以其女德不貞不能從一而終也。從來女子小人最易使人惑溺。養鷙乘鶴皆始於當時一念之錯。豈知日後貽莫大之禍哉。一陰初生聖人即曰女壯。曰勿取。防其漸也。鑿齒此言深得聖人繫辭之旨。可不兢兢致戒乎。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姤彖辭。以示謹微之意。主持世道者宜慎其防也。天地相遇。謂五月一陰初生。剛遇中正。指九五言。孔子釋姤彖辭曰。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謂也。以柔遇五剛。是在位者皆君子。而一小人卒然而遇。可駭也。而亦可畏也。夫剛性直方。而柔多巧佞。柔而遇剛。柔必善於趨承。而剛必喜其妍媚。一與之合。必將依附曲從。攀援而上。爲遯爲否爲剝。將來不測之禍。皆始於此。是小人之長。非自能長也。皆君子不知所備。有以與之。故日盛月長而不可遏也。卦辭戒以勿用取女。言當防微杜漸。不可因其柔順輕與之合。使之牽引朋類。滋蔓而不克制也。然就所謂柔遇剛者思之。其間相勝之幾。固最微而相須之理又最切。試觀之造化。乾爲四月純陽之卦。

至五月而一陰始生。天陽地陰。兩相遇合。而此時品物之形。形形色色。莫不章明著見也。再觀之人事。從來有位者不必有德。而有德者未必有位。德位恒不相遇。卦體九五以陽剛之德。居建中表正之位。是德與位遇。而治化昭明於天下也。夫品物咸章。氣化隆於上。天下大行。治化隆於下。是遇亦未嘗不善矣。然霜冰之漸已兆於庶類蕃廡之會。否剝之機即伏於治道全盛之時。非有真識見者。不能

先幾早計非有大力量者不能斡旋挽回姤之時義豈不大矣哉。按姤卦五陽一陰是小人之勢至微君子之道方盛。然易制者智患不爲之制。可圖者怕慮不爲之圖。宋儒邵雍有言。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也。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也。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此其故不在小人能害君子。而在君子不能拒小人。蓋姤者存乎彼。取者存乎我。彼雖欲姤而我終勿取則小人其如君子何。而禍亂之端可以永弭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此象傳是言人主有遇民之道。而通天下之情也。孔子釋姤象曰。風行天下宣天地之和。而開萬物之鬱。天下之物無不遇焉。姤之象也。元后體此。爰施命令以誥四方焉。蓋人主深居九重。尊卑之分懸絕。與民相遇甚難。惟王言一布天下曉然共喻朝廷之意。而萬民共奉一王之教令矣。其何異於天之以風遇萬物哉。按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蓋君命者中外臣民之所共敬奉也。自古太平日久。衆心玩愒。人君深居高拱下情隔絕。小人因之竊弄威福恣肆橫行。多起於此。則命令之施尚以通上下之情愫。亦正誥誡嚴切遏抑僉壬化戢奸宄之道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此一爻是戒小人不可輕進。並示君子使早爲之防也。柅。止車之物。金。取其堅。九二之象。羸豕。瘠豕也。蹢躅。跳躑也。周公繫姤初爻曰。自古小人未有能害君子而已獨自全者。初以一陰始生。誠能知幾安分居於二之下。止而不前。如繫于金柅然。則克守小人之正。必受君子之福。不亦貞而吉乎。若越禮犯上往而肆害。必不爲衆正所容。凶立見矣。然此特以理言也。如以勢而論。則小人浸長之勢必不可遏。目前雖弱。異日必有強梁肆志之時。

猶羸豕之豕暫若安靜。固可決其氣盛力壯。必至蹢躅也。君子可不早爲之備哉。孔子釋初象曰。初戒以繫用金柅者。以初六柔邪之道。最善牽引。今雖一陰初生。勢必號召羣邪牽連而進。肆其蹢躅。故不可不止其進而預爲之防也。蓋邪正不竝立。而辨之於始實難然郭子儀能識盧杞之險。李沆能辨丁謂之奸。而卒不能禁其不得志者。以賢奸消長之數。轉移總由君相。而不在他人故也。德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寇準云。如謂之才顧能使之久居人下耶。小人之傾動君相。其可畏如此。甚矣知人之爲急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此一爻是言制小人之道。當專其責於己。不可委之於人也。魚指初六。二爲賓者對主之稱指衆陽爻言。周公繫姤二爻曰。初一陰始生。漸將遍遇諸陽。而九二切與之比。是小人正

在範絡之中。如包中有魚。御之自我。而機有可制也。如此則既不寬縱以養奸。又不迫激以致變。可以无咎矣。夫初在二下。受其約束則二爲主而衆陽皆賓。若失此不制。使之漸長。至於衆陽相遇。爲遯爲否爲剝爲坤。害將無所不至。不利孰甚焉。可不戒乎。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包有魚。則權既在二。所以制之者亦專在於二。以義揆之。固不得令及於賓。而致有不利之虞也。按爻曰不利賓。爲衆陽危也。所以告天下之君子。使皆早知所備也。象曰義不及賓。專責二也。所以告君子之遇小人者。當身任其責。而早爲撿制。不可縱惡長奸。使小人得肆其害。而徒悵恨於事後也。聖人防微之意切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之於小人。可遠而不可近也。周公繫姤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性欲上

進但上下无應勢孤而不得遂其意。如臀无膚而其行次且然。是雖有寡助之危。然既無私遇亦不至以比匪受傷而大有咎也。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其行次且。蓋以孤立無援。不免進疑而不進。然尚未與柔道相牽連。則陰邪不得而中傷之。所以无大咎也。按夬一陰在上。故五陽皆上行。夬四之上行次且。欲決上而不能也。姤一陰在下。故五陽皆下向。姤三之下行次且。欲遇初而不得也。其象雖同。

而其情則異。大抵君子之決小人。可緩而不可急。而君子之遇小人。可近而不必於近。聖人於夬四教以牽羊而隨衆陽以並進。見決小人之不可急也。於姤三喜其行未牽而不爲一陰所害。見遠小人之可免禍也。遠近緩急之間。君子宜審所處已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此一爻是言在上者不可以失民。而深有以儆之也。魚亦指初而言。周公繫姤四爻曰。九四居上位。而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乃初遇於二。而反離乎四。則是己所應有之物。忽而不制。棄而不收。有包无魚之象焉。民心既失。邦本不固。厲階自此起矣。凶不亦宜乎。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无魚之凶者。豈徒民之遠我也哉。良由在上者。盖斯人於膜外。無以結民之心。是上自遠乎民也。其咎誠無可諉矣。按以淑慝言。陽君子則陰小人。不可使有也。以貴賤言。陽爲君。則陰爲民。又不可使無也。

故同一初六。以小人視之。爲害正之邪。則欲其遠之。惟恐爲己之累。以民視之。爲所臨之衆。則欲其近之。惟恐不爲己所有。亦以見易爻之惟其時物如此。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一爻是言制小人之有道。而功能同造化也。杞高大堅實之木。君子之象。瓜甘美善潰之物。小人之象。周公繫姤五爻曰。九五以陽

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之陰。是以君子居尊位。而下防始生之小人。如以杞而包瓜者也。然陰陽負勝時運之常。在彼駸駸有日盛之勢。我任其滋長。而不思所以制之。固不可。茍制之而未能盡善。又豈可哉。是必內含章美。默爲圖維。不動聲色。不尚威武。實得勝之之謀。而不露勝之之迹。乃可挽回造化。斡旋氣運。而陽之將消者。倏然來復。若從天而降也。此誠爲善制小人者矣。孔子釋五象曰。九五能含章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蓋惟有中正之德。故既不因循以養患。亦不輕動以生變。爲能內含章美。靜以制之也。有隕自天者。由九五之志不舍乎命也。蓋陰陽消長。固係一定之數。人惟立志不堅。付於天命之無可如何。而不思所以轉移之。則命即從此去矣。五之志務期人定以勝天。故命亦爲五所轉。而有隕自天也。信乎惟德可以動天耳。按文言釋乾之五曰。先天而天弗違。先天者。事未至而幾已兆。聖人先知灼見。而默運其神謀。經綸措置。先乎天也。故能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命自我立。而天不能違。所以言君相能造命也。然則姤五之志不舍命。其即乾五先天弗違之大人乎。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此一爻是言剛介孤立者無制陰之功。而亦無比邪之害也。角。剛而在上之象。周公繫姤上爻曰。姤一陰遇五陽之時。二五皆有剛中之德。故能包而制之。若上九則剛而在上。於初陰非應非比。而不得遇。有姤其角之象。是諸君子皆有防奸之道。而已獨抗懷孑立。驕亢之吝。其能免乎。然既無所遇。則免黨陰比匪之傷。而亦不至於咎矣。孔子釋上象曰。遇其角者。蓋剛居上位。全以盛氣凌人。畢無調劑挽回之術。適自取大困窮也。然能介然自持。無苟合之失。故雖吝而无咎耳。按姤卦五

陽皆以遇初陰取義於初則止其進惡其害君子也二五能包則予之欲其制小人也三上不與初遇有厲吝而无咎雖惜其無制陰之功而又幸其無比陰之禍也蓋不遇其所當遇固不免於孤立不遇其所不當遇亦不至於傷害聖人著此兩義使知處遇之時不可不遇而又不可妄遇也

䷬ 坤下兌上

萃升二卦皆以二陽統四陰故卦辭萃曰利見大人升曰用見大人象傳皆曰剛中而應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重陽也五四皆陽然衆陰從五則貞從四則非貞九四近君有聚物之嫌故戒以必大吉然後无咎九五陽剛中正卽假廟之王利見之大人故五曰萃有位而四則曰位不當君臣之分不同也元永貞之辭與比卦同然比獨以九五爲主故元永貞言於彖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言於五六二萃引二陽同萃於五所謂利見

大人得萃之貞者君則假廟臣則用禴精誠所孚上臣一心也從來致天下之萃不易保天下之萃尤難內難外患多生於不意當無事之時宜爲有事之備象傳不虞之戒何其深切著明乎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此卦坤下兌上卦德坤順兌說君民相萃也卦體九五剛中六二應之君臣相萃也又澤上於地水聚不流皆有萃聚之義故名爲萃卦辭備言親親尊尊之義以明保萃之道也萃指世運之盛言上亨字衍文假格假也大人指九五言利見指上下五爻言文王繫萃彖辭曰當萃之時必上下各盡其道而後可以保萃在上之道莫大於享親而有廟者祖考之所依也王者於萃時必假有廟焉萃一己之精神以通祖考之精神而上下左右之間有洋洋乎若或見之者矣茲其親親之義

矣乎。在下之道莫大於從王。而大人者民物之所主也。君子於萃時必利見大人焉。合萬邦之聚獻而戴一統之大君。彼此交孚。其亨宜也。然又必萃出於正。不枉道以求合乃為利耳。茲其尊尊之義矣乎。夫假廟以交於神也。而禮有未備。神將不歆。故必用大牲盡志盡物以表其誠。而所以致神之格者此矣。吉孰加焉。何也。萃則可以備天下之物。時豐則從而豐也。見大人。固以致君也。而道有不行何取輕出。故必有攸往與事赴功以弼其力。而所以弼主之知者此矣。利孰甚焉。何也。萃乃可有為之時。時隆則從而隆也。所謂上下各盡其道者如此。蓋世道之萃在人心。而人心之萃在忠孝。用大牲以假廟。孝也。見大人而利往。忠也。人主教天下以孝。而天下報大君以忠。其理本出於一貫。而其機尤妙於相感。上作而下應。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萃道孰有大於此乎。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彖傳是釋萃彖辭以明萃道之大也。孔子釋萃彖辭曰。卦名萃者。言其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聚天下之疏以為戚。固有聚之義也。卦德坤順兌說。是為之民者效順以從君。而君又以說道先諸民。則元后黎庶共為一心。而聚成於野矣。卦體五剛中而二應。是為之君者推誠以禮下。而臣又一德以承夫君。則元首股肱相為一體。而聚成於朝矣。此萃之所由名也。辭曰王假有廟者。非以要福也。宗廟之立有親道焉。而王者假之。蓋極一心之誠孝以盡享獻之儀也。利見大人亨者。非以干祿也。大人之尊有君道焉。而君子見之。蓋行吾君臣之義以盡為下之分也。然不徒曰假廟。而又曰用大牲吉。不徒曰利見。而又曰利

有攸往何哉一順乎天命耳夫天不外於理而理不外於時萃之時天下之物聚矣大牲之用夫亦順其命之當隆者而隆之非過爲侈靡也萃之時君子之學聚矣攸往之利夫亦順其命之當行者而行之非好爲事功也夫萃之名與辭如此即所萃而博觀之陽倡陰和乾施坤承天地亦此萃也形交類感聲應氣求萬物亦此萃也明乎萃道而天地萬物之情皆莫能遁矣豈特達於朝野通於幽

明已哉此萃道之所爲大也按易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三咸也恒也萃也咸主於感應所以見情之通恒主於永貞所以見情之久萃則主於合渙所以見情之同同者同於聚也上下之情聚於君親天地之情聚於施受萬物之情聚於應求情之所趨即命之所集順命所以順情而見情即以見命有保萃之責者可不致審於斯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萃象而思患預防也除謂修治戒謂戒備不虞謂意外之變孔子釋萃象曰兌澤上乎坤地則水聚不流草木暢茂萃之象也君子知水聚而不防必有潰決之憂衆聚而不防必生爭奪之亂故觀萃象而修除戎器以謹伺夫猝然意外之虞庶有備無患而其萃可長保矣蓋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佳兵者固不祥忘戰者亦必危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豈專尚威武哉特戒

不虞而已彼始皇之銷鋒鏑鑄鐘鐻則非謂之除戎器若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師黷武以求恢大之功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此一爻是言萃道貴堅守其正也不終謂變其初號謂號呼九四一握陰聚之象周公繫萃初爻曰初六上應九四求萃於四之意本出至誠不欺但切比二陰未免爲所牽引爲

有孚不終乃惑亂其心志而妄萃於匪類之象。若能知初念之爲是而號呼正應。以必求其萃。則一時所爲未必不以從違靡定之故貽笑於妄求妄萃之徒。然笑者妄也。號者正也。惟勿憂恤其笑而堅意以從之。則其孚克終而所萃非亂矣。復何咎哉。孔子釋初象曰。夫人必有一定之志。而後不爲外誘所惑。初之乃亂乃萃者。以志無定主。故爲二陰所惑亂也。按物不可以不萃。而萃又不可以不正。得其正則同道爲朋。所重者名節。所輕者利祿而爲君子。失其正則同利爲黨。所言者浮夸所行者變詐而爲小人。故周公惡初之妄萃而教之以若號。孔子推妄萃之由而斷之以志亂。無非欲其去邪而反於正也。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有萃。決不能免。在上者但當觀其行事之公私。起念之誠僞。由外而求其內。因迹而得其心。則君子小人較如黑白之不可混。流品清而國是定。何至以朋黨之患貽聖明之憂哉。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此一爻是言以人事君者。可以得時行道也。引。謂引同德之士以事君。禴。夏祭名。夏時物未備。惟以聲樂交於神明。祭之薄者也。周公繫萃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爲下卦之主。而上應剛健中正之九五。不惟一身公爾忘私。且牽引二陰同萃於五。得集思廣益之道。無妨賢病國之非。吉而無咎。固其宜矣。夫人惟起念不出於公。往往君臣之間。情意輒多扞格。二之至誠。既可信友。自能獲上。猶祭者有其孚誠。即用禴亦可格神。而何不利之有哉。孔子釋二象曰。人臣始進孰無愛君之心。然往往溺於朋比。奪於私交。始萃而終變者多矣。二惟有中德。其忠君報主之念出於此心之誠然。未嘗稍變其初志。故能爲賢爲國而誠可格君也。按人臣之善莫大於進賢。而人

臣之姦莫大於蔽賢。先儒有言。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恐失之。以賢者見用。必能建功立業。掩己之名。形己之短。其情一也。姦人樹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小人以爲不附己而引之。則不感己之恩。不爲己之黨。其情二也。姦人心既不公。識必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激知。以爲引而進之。必累乎己。其情三也。小人之不肯引賢。其情如此。然則萃之六二。眞可爲人臣

法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此一爻。是言三求萃於近而不得。因示以知所從也。周公繫萃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萃於四而不可。欲萃於五而又不能。嗟悼躊躇。一无所利。將如何而後可哉。惟有上六。情雖不相得。而分則實相應。往而從之。爲合於萃之正。而无孤立之咎。但因

然後往而復萃於陰極無位之人。縱獲其萃。亦必不能得志行道。小吝終不免矣。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往萃於上而得无咎者。上雖無英明之才。是以益人。然居說之極。性柔志謙。必能巽順以受三之萃也。小吝奚足恤哉。按萃原取陰萃於陽。下萃於上之義。故以見大人亨。爲聚以正。夫見大人而後爲聚以正。則九四尚非當聚之人。況上六齎咨涕洟而求萃不得者乎。然則上巽而往无咎者何也。蓋

萃之爲道。論理之是非。不計勢之强弱。上雖陰極無位。實三之應也。宜應而應之。卽不失其正矣。但君子自處。終願爲六二之引吉。不願爲六三之往无咎。此明良之遇。古今所以同致美也夫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告四以盡善寡過之道也。周公繫萃四爻曰。四以陽剛居近君之地。上逼九五。下比衆陰。無大人之位。而有聚物之權。君之

所忌咎之所歸也故必不植黨不徇私盡公寅畏盡善盡美而大吉焉庶處上下之間而得其道而專擅之咎可免矣孔子釋四象曰四必大吉始无咎者由其以陽居陰所處之位不得其當則於君也未免有邪媚之嫌於民也未免有干譽之迹故其爲萃之道必期於至善而後可也按功名之際人臣所最難居古今勛業之盛無過於伊周然伊尹則戒以寵利居成功周公則赤舃几几遜碩膚而

不有皆深有合於此爻之義者故知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非獨示謙亦以免咎後之人亦可知所警鑒已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萃天下之道貴於脩德也萃有位謂當萃時而居君位匪孚謂有不信從者周公繫萃五爻曰九五以剛中之德居至尊之位是眞德位兼隆之大人而爲朝野臣民所信從萃有位而无咎者也然天下大矣豈無偏方下邑未沾聲教而下情不能上達者乎匪孚之悔固難免矣然人之不孚於我必我之德有未至而未足感乎人也惟反諸身果有元善長人之德且始終無間而永純正不雜而貞焉自然德盛化神無思不服而又何悔之不亡哉孔子釋五象曰人君誠信昭著務期近悅遠來萬邦作孚而後已五之萃有位而猶有匪孚蓋其天下一家萬物一體

之志尚不免於愧歉而未光大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乃亡也按比之時一陽在上權無所分故曰顯比吉言其光明洞達無一毫疑忌之私也萃之時九四一陽應初比三位近勢逼五之大權嫌於旁落不能無疑忌之私周公敎以元永貞孔子識其志未光固知脩德正心而外別無招攜懷遠之道所以收衆心者在此所以攬主權者亦在此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此一爻是言求萃不得者，惟戒懼可以免害也。齎咨嗟嘆之聲，涕洟悲泣之狀。周公繫萃上爻曰：上六處萃終，萃極則憂散，居兌體說極則生悲，且羣陰在下，衆順於五，而己獨以孤陰居其上，欲順而不能，求說而不得，處上而危，反說爲悲，有齎咨涕洟之象。然當其將能恐懼脩省，以改前此之非，則危者必平。將不終於無萃，而咎可免也。孔子釋上象曰：當萃之終，羣陰皆在下而萃於五，己獨孑然處其上，求萃不得，豈能晏然自安乎。誠非憂懼靡寧，反身脩德不可耳。按上六陰柔說體，切比九五，不安於處上，聖人教以反說之道，莫如憂操心危，慮患深，則能審分自安，而不至有妄動之咎矣。總之萃之爲卦，羣陰萃於二陽，聖人於九四，尚慮其抗五取咎，以示勿無二上之義，況上乃陰極無位者乎。宜垂戒之辭如此其切耳。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 巽下坤上

進而上之謂升。坤巽爲和柔巽順之卦，宜乎退斂有餘，進取不足。然而際方升之時，有能升之德，處可升之地，而升以名，猶之柔嘉君子，恬靜自持，而身名俱泰，天下之大美歸焉。與夫躁進以干時者異矣。彖傳柔以時升，專指六四言；剛中而應，專指二五言；而爻辭則六爻皆利於升。蓋衆正彙征，無乎不吉也。二固剛中而三亦剛正，四固以時升，而初以信五以正，皆柔德之善者，惟上居升之極，則戒其昏冥而誨之精進，所以善升之終。諸爻言人材之登進，而六五言治化之升隆，又所以正升之主，審乎此而升庸之道得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此卦巽下坤上，卦變自解而來，柔進居四，有自下升上之義，故名爲升。卦辭言君子乘時進用，有得君行道之樂也。南征，前進也。文王

繫升彖辭曰。升以自下進上爲義。時本當升。且其卦內巽外順。有能進之德。二一剛中而五應。又有與進之君。士君子幼學壯行。乘時奮庸。凡有所爲。功成名立。無不通利而元亨矣。自其方升之始。用此以見大人。則君臣道合。自呼以必推心委任之隆。而無堂高廉遠之患。明良交會。惟此時爲然。無庸恤其不遇也。自其既升之後。因此以南征。則前進有爲。遂可以建經綸斯世之猷。而成匡濟生民之業。

大道爲公。惟此時爲然。吉無有不得也。所謂元亨者蓋如此。從來賢才之升降。關乎時運之盛衰。顧賢如巽木。升賢者如坤地。地之栽培者厚。則木之發榮者方盛。故曰百年樹人。其德足以輔世。材足以匡時。而成國家棟梁之用。豈偶然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彖傳是釋升彖辭。言柔能因時而[illegible]與其善而無不利也。柔指六四。大亨。應作元亨。孔子釋升彖辭曰。卦名升者。以卦變言。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居乎四。升於二陽之上。是以柔嘉之士。遇明盛之時。而升聞於朝。有必然者。故爲升也。夫升何以得元亨哉。以卦德言。內巽而外順。內既沈潛愼密。不至欲速以躁進。外又從容審圖。不肯冒昧以干時。是有可升之德也。以卦體言。九二剛中而六五應之。剛毅中立。在我有致君之具。而虛中善

任。在上又有下賢之誠。是有可升之會也。德與會逢。升無不利。所以元亨者以此。夫亨莫大於得君。辭曰用見大人勿恤者。謂本此善以利見。一德交孚。恩禮隆洽。而泰交成。朝夕論思。而美利溥。都俞吁咈之風。邦家攸賴。非徒一身之慶矣。亨又莫大於行道。辭曰南征吉者。謂本此善以前進。乘時而治。大猷升而功在社稷。嘉謨入而福被蒼生。致主澤民之志。庶爲暢遂。至是而無不行矣。君臣相得。吾

道大行升之元亨聖人所爲汲汲與之乎此見人材之升在於知時而又妙於用柔柔則從容和緩進退之心恬勝於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剛中而應有慶志行孰非時升之元亨乎而本於巽順則皆以柔道行之也若時未至而求進必剛躁者也豈知時升之義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此象傳是言君子崇德之學由積漸而至於

大成也順作愼孔子釋升象曰坤地之中而生巽木漸長而上有升之象也君子以爲山木人心其理本一養木養心其機本同體之以愼脩其德必敬以直內由一念以至於念念曲而致之無不敬義以方外自一事以至於事事擴而充之無不宜蓋德本高大而必於細微處發端如以爲小而忽之一息少懈前此之功必隳猶木之在地一日不長生生之機必息惟由積小以謹始敬終則德脩罔覺日新月異而不能已自馴至於高明廣大不猶木之以漸升乎可見聖功王道不必遠求祗在敬小愼微日進不已則幾希之存得危微精一之傳愼獨之功致中和位育之效體用一原天人一致下學卽可以上達升之義大矣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此一爻是言信友可以獲上得遂其進之由也上指九二九三合志是初合二陽之志周

公繫升初爻曰初六巽體而順德當升之時不務躁進以柔順而巽於二陽則是溫恭自處有以動人之誠謙讓不爭足以起人之慕故二陽重而信之能使志行乎彙同類名譽著於當時聲應氣求援以同升由是建大功而立大業所謂用見南征吉孰大焉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允升大吉何哉蓋上之二陽或以剛中爲君所倚任或以剛正爲世所仰望其志皆發行爲皆欲上進者今初巽於二陽

而上與之合。志合則道同。得藉所援。相引而升。其大吉也。不亦宜乎。夫賢者在下。非有特達之知。不能自奮而升。然養之邃者。其孚必迹不黨同以求合。不務名而尚志。是相信在未升之前。雖欲弗升而不可得也。信以同升。志以成信。與世之逐虛聲而求汲引者。殆不可同日語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此一爻是言事君者當以至誠乃有得君之

喜也。周公繫升二爻曰。當升之時。人臣不患其不升。但患誠孚之未至耳。今九二以中實上孚於五。六五以中虛下應於二。是為臣者不求寵利。惟本一念之精誠。足以感孚其君。自然情投誼合。有以致君之孚契也。惟既孚矣。則上下之間。一以至誠相格。乃可脫略儀文。而任吾樸忠。猶祭者以誠敬享神。即用禴而亦利也。如是。則臣道盡而不欺。君心感而無忌。何咎之有。孔子釋二象曰。二能以孚誠

事上。豈惟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哉。孚本於剛中誠實所感。明良會合。則信任必至。而無疑忌之嫌。寵遇永綏。而有拜颺之盛。明其有喜可見用孚之利。感通若此。无咎不足言矣。自古臣之事主。涉於疎畧。固失之慢。過於繁縟又失之偽。慢與偽。皆非純臣之道也。故必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昔周公之誥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此即孚之義也。三代盛時。君臣交勉。惟一誠相通。事君者當知所兢兢云。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此一爻是言德與時會。當進而無所阻也。虛邑無所阻礙之象。周公繫升三爻曰。九三當升時而有陽剛之德。既備能升之具。進臨於坤。坤德順而體虛。以推賢進能為尚。而無猜疑傾陷之風。乘此以升。是以謀斷之才。際雍熙之會。王道蕩蕩。無反無側。可以致身堂陛利見而得乎君。當路亨衢而進。而行乎道。其升之易。象猶虛邑無人。可進而無所阻礙矣。

孔子釋三象曰。人當升時。雖有其時而無其德。未免有疑於己。雖有其德而無其時。未免有疑於人。今三以能升之德。値可升之時。既非短於材而見抑。又非泥於勢而不通。豁然上進。而莫之違距。復何所疑乎。按巽爲進退。爲不果。苟稍有以沮之。則必疑滯而不能進矣。今三之不疑如此。正見坤之虛中善受。能接引賢才。故一往得通。如木之生於地中者。無不成廊廟之材。此聖人樂得而與之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此一爻是言推誠以格君。可見忠順之至也。亨。當作享。王用享于岐山。用誠以事君之象。周公繫升四爻曰。六四體坤居柔。以至順之德。守純臣之節。恪恭盡瘁。無貳爾心。是積誠以上升。感格乎君。有王用享于岐山之象。如是。則可以輔君擠斯世於雍和。錫生民以多福。得臣道之純。而無隕越之失矣。不惟吉而无咎乎。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能格君。猶王用享岐山者。蓋四有柔順之德。以順事其君。精白居衷。常恐有僭偪之失。將其無忝。不徒飾服事之名。上則順承乎君。下則順處其義。恪守臣職。而無遺憾焉。是順之至者。卽誠之至也。宜吉且无咎矣。按升卦二四兩爻不言升何也。蓋五爲君位。二應五而四承五。皆得時行道。親近乎君者。其位不可復升也。升則疑於五。有逼上之嫌矣。故在四言順。與在二言孚。聖人明臣道之極。安分守節。爲萬世訓也。其義深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以正道治天下。可以遂致治之願也。升階。治化易成之意。周公繫升五爻曰。六五當升而居尊位。然以陰居陽。未免有不正之嫌。故必能勉而貞。反其不正以歸於正。使經緯於一心。張弛乎萬化者。內則黜功利之私。外則崇蕩平之軌。則天德純而王

道溥。治理之升於大猷。將不勞而自致其得
吉也。不猶升階之至易乎。孔子釋五象曰。大
君志在天下。有一夫不獲。一物未安。欲其志
之得也。蓋亦難矣。今言貞吉升階。是以純王
之心。行純王之政。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仰
媲於帝王。參贊於天地。有以愜副其臣濟之
初心。其志乃可大得也。先儒有言。天下之事
變化無窮。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貞則正心
可以正朝廷。可以正天下。四方萬里。一歸於

至正。風動神速。而知王道之易易焉。故人君
貴大居正也。若後世用名法。尚功利。以為王
道不可行。而治流於雜霸。不亦謬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
富也。
此一爻。是言徇欲者理日亡。教人以轉移之
法也。冥升。言昏冥於升也。周公繫升上爻曰。
上六以陰柔之質。居升之極。是貪進無厭。求
升不已。而陷於昏冥者也。患得患失。無適而

利矣。必也反其求升之心。用以進德。使理之
根抵於吾心者。存養而不已。理之流行於事
物者。日新而無窮。則不息之貞。積小以高大。
乃所為利。蓋於貞而不息。自於升必不冥也。
孔子釋上象曰。冥升在上。其心豈不欲長保
富盛哉。然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揆之於理。有
固然者。今上居升極。自可以已。乃知進而不
知退。將立見其消亡。不復保其富有。是則所
謂冥而已矣。何利之有哉。按豫上六曰冥豫。

就樂而不知反也。升上六曰冥升。求進而不
知止也。顧豫之上體震。欲動其悔過之心。使
終變其豫。故以成有渝勉之。升之上體坤。欲
順其不已之心。使反移於貞。故以利于不息
誘之。聖人教人。總於理欲消長之關。設一變
化之術。是變易以從道也。書云。惟狂克念作
聖。其此爻之義歟。

䷮ 坎下 兌上

大道無進而不窮。人事無伸而不屈。故升後

受之以困。然一困而不振者，庸人也。在困而能伸者，君子也。砥節固窮，泰然不變其所守，則身困而道益通。故彖著亨吉无咎之辭，而屬之大人，所以教處困之方也。困以剛揜得名，似乎二四五為所揜之君子，初三上為揜剛之小人。乃爻辭則皆以處困者言之。蓋易為君子謀，固如此耳。當剛揜之時，剛宜甚困，柔宜不甚困，乃二五剛中，皆云利用。九四雖不當位，亦克有終，而初三與上皆極危厲之

辭。蓋天下惟陽剛君子，所遇多窮，亦惟陽剛君子無往不濟。若陰柔碌碌乎居無防患之識，臨事無濟變之才，一往而取困，其宜耳。易之貴陽賤陰，大抵類是。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卦坎下兌上，六爻陽為陰揜，不能自振，有困窮之義，故名為困。卦辭言處困之時，當守貞處默，以善全其道也。文王繫困彖辭曰：困以困窮不能自振為義。當此時者，君子為小人揜抑，力窮氣沮，不克自展，舒其蘊抱也。然處困者能樂天知命而不憂，正己無求而不怨，身雖困抑，心自亨通，則得處困之正道而能貞矣。是貞也，非涵養素積於中，智識不淆於外者，未足以當此。故惟有守有學之大人，致仁安義而有自得之吉，知幾固守而无自失之咎。所謂亨而得貞者此也。苟非其人，不安乎義命，憤時嫉俗，形於議論，則雖有言，不能取信於人，適足滋多口之憎而重益其困。

大人豈如是乎。此又處困者所當戒也。按天道不能有順而無逆，人事不能有升而無困。惟善處困者超然世外，不為物累，故身困而心不困。不善處困者忿懣自鳴，招尤取悔，故身困而心益困。然則當困之時，亦在人自審其所處而已矣。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此彖傳是釋困彖辭以明處困之有道所以得亨也孔子釋困彖辭曰卦何以名困上下三剛皆揜於柔是剛明之氣不能發舒正直之志無由展布所以爲困也然困何以得亨蓋所謂亨者不於其身而於其心不於其時而於其道以卦德言之坎險而兌說雖當困窮鬱拂之時樂天知命此中泰然無累原自有所爲亨者窮居獨善常得而不自失此困之所以能亨也其惟見與守定之君子能之

乎苟非君子必不能也其曰貞大人吉何也以卦體言之二五剛而得中剛則不撓中則不躁蓋困之移人非乘其柔荏即因其矜激惟剛與中合既不撓而屈於困又不躁而重其困所以守貞而爲大人有能亨之吉也其曰有言不信何也以困時所尚者宜用晦處默反窮自信雖困不足以窮我惟心失所亨急於自明所尚者口給與戎買怨乃爲所窮實自取耳可不戒哉夫當困之時身可窮而道不可窮蓋道之所在不克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無往而不得也如孔子之從我所好顏子之不改其樂澹然無爲固不因困而得亦不因困而失道如其固有之初心而已若後世之士身處困窮或修談橫議或標榜相高徒足以招尤而召謗豈君子全身之道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此象傳是言君子處困之道能守正而不屈

其志也孔子釋困象曰澤以瀦水宜有水者也坎水下漏兌澤上枯澤中无水困之象也君子體之以處困凡綱常名教所在爲吾志所欲成者若臨難以求免見義而偷生利害之念動於中是非之論不足惜因循顧戀是命不致則志不得遂也惟委致此命於度外論是非不論利害毅然獨往惟欲求成其是以遂吾不可奪之志則無愧無怍可以對天地忘私忘家可以質幽獨吾志遂而亨莫大

焉。此處困之正道也。夫君子居世。常則脩身
俟時。命之在我者也。變則成仁取義。命之在
天者也。惟居常盡其在我。理明識定。故遇變
不惑。可以遂吾之志。若夫一念慷慨。輕生赴
難。發乎意氣之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實者。豈
足以語此哉。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
于幽谷。幽不明也。

此一爻。是言處困無術。身心交困而不克振

也。臀。物之底也。幽谷。暗地。三歲。言其久也。周
公繫困初爻曰。初六居困體之下。即以陽剛
處之。猶慮其不振。況陰柔乎。既無出險之才
束手坐困。輾轉受傷。猶臀困于株木而不得
所安也。且所居至暗。又乏觀變之識。無知妄
動。益陷於險。而終不能自出。如入于幽谷而
三歲之不覿也。尚望其有濟乎。孔子釋初象
曰。陽剛者明顯。陰柔者暗昧。初之入于幽谷
者。惟其以柔居暗。迷焉而不覺。昧焉而罔通。

是暗於心者。自不能洞察於事。宜其益入而
終無所覿也。按困六爻。剛為柔揜。不特剛困
而柔亦困。蓋小人處心暗昧。既不明於邪正。
又不明於利害。殫精勞神。思有以困君子。而
先已自受其困。如初者居無安身之地。行無
見天之日。良由心術之不明也。故陽明為君
子。陰暗為小人。觀人者亦在乎心術之間而
已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二膺寵遇之隆。當竭誠以圖濟
困之功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亨。當作享。
周公繫困二爻曰。九二剛中。是其德能濟困
者。以一己繫天下安危之重。位高祿厚。任事
賢勞。反足縈繫其身。若困于酒食者然。且上
與五同德。眷顧日隆。其恩數晉接之意。有加
無已。又為朱紱方來之象。如是。則君之寵遇
已極。人臣當此。宜如何以承之也。為二計者

惟有殫心盡力。用格天享帝之誠。以矢股肱心膂之報。如享祀然。雖時事孔艱。未免以征則凶。然義所當行而吾行之。自不至於有咎耳。孔子釋二象曰。九二寵任之隆如此。蓋以二有中德。自能盡忠竭智。濟時之困。而有保邦致治之慶也。然則困于酒食者。蓋以一身之勞瘁。致天下之福慶。身雖困而道則亨。凶與无咎。不必言矣。按事君之道。不避難。不辭賤。一曰乎臣職之當然。凡委贄者所同也。然寵

寄愈重。則報稱愈難。道大投艱。其責尤無容旁貸。人臣遇此。誠一不貳。勿以強弱利害動其心。勿以成敗利鈍沮其氣。竭股肱之力。而濟不濟聽之天。焉斯爲臣道之正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此一爻是言不善處困者。益以致困。爲可戒也。石指九四。蒺蔾指九二。宮謂六三。妻謂上六。周公繫困三爻曰。六三以陰柔之質。旣不中不正。處險極而用剛。不自度其才德。乃欲前推四以上進。而四之剛則堅于石也。是反受其困而不能動。如困于石然。欲退倚二以圖安。而二之剛則銳于蒺蔾也。是據非所據。而不可依。如據于蒺蔾然。當此之時。進退出入。無一可展舒。岌岌乎殆矣。雖有上六以爲應欲求配偶。亦終失其所安而不可得見。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是則禍必及身而家

隨以喪。凶莫甚焉。孔子釋三象曰。據于蒺蔾以三乘二之剛。非所據而據。其何能得安也。故還而自顧。孤立寡援。一無依倚。至於妻不可見。則衆畔親離。危亡立至。不祥孰大於此。所爲凶也。按困之三陰。始相締交。以掩其剛。究之初六之困。旣以自陷於不明。至六三之凶。更且自召其不祥。設心愈險。則召禍愈深。惟上六處困之極。悔心漸萌。猶可轉而得吉。然則爲小人者。盍亦思所以反乎。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此一爻是言拯人之困。有志者事終成也。金車指九二。周公繫困四爻曰。九四與初爲正應。初方困於下。不能自振。在四當急爲救援以圖共濟之功。但以陽居陰。才力不足。乘之則不能坐視。欲往則不可徑行。遲回猶豫。其來也徐徐然。至初之望援。豈不欲急於就四而前進哉。祗爲九二所隔。勢不能通。若困于

金車。不得遂進者然。是其始也。四以己之所應。急難方殷。而才不能以速拯。爲可吝矣。究之相應者爲正。中阻者爲邪。邪不勝正。終無日隔之勢。而有自合之理。彼此相得。而有終也。孔子釋四象曰。四之來徐徐者。其事雖若緩。而志實在下。其心未嘗不切也。人患無其志耳。苟志在初。雖居柔不當位。才不能濟。而始離終合。必得遂其相與。庶幾困不終困矣。

按九四方爲柔揜。乃欲藉初柔以有終。何也。蓋君子之於小人。絕之未嘗太嚴。所以示包荒之量。與之不可太速。所以遠朋比之嫌。故能用小人而不爲小人所害。此四之善行其志也夫。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此一爻是言五以至誠感人。能解困而得身也。受傷於上曰劓。受傷於下曰刖。赤紱臣下

之服。周公繫困五爻曰。九五上爲陰揜。見蔽於近習。下則乘剛。又逼於强臣。是上下皆受其傷。而爲劓刖之象也。如是則臣下不爲我用。而反爲其所制。是爲困于赤紱也。幸其剛中而居說體。能善用其剛。不動聲色。從容和緩。乃徐而圖之。既不失之因循。復不傷於躁激。卒之大權漸收。不憂旁落。始受傷於上下者。今不終於傷。而可有說耳。推此道以至誠感物。莫如祭祀。用是以感化臣下。而有不誠

服者乎。其為說也必矣。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志本欲濟困。今陰揜則蔽。乘剛則危。身自受困如此。豈得志之時乎。乃徐有說。本由中德而以直行之。中則不偏。直則順理。開誠布公。困從此濟而志可得。卽用以祭祀。猶可以格神明而受福祐。況在下之臣乎。所以徐而有說也。按拯困之功。不在急躁而在舒徐。急則忿激誤事。緩則從容觀變。靜俟機會而易以成功。如光武焚書而安反側。宋祖談笑而釋

兵權。得此道也。漢唐末世。時際艱難。稍小播亂。不思所以消導解散之術。輕發激決。反致召禍。此皆不審於徐之故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此一爻是言當困之極。惟悔過可以得通也。

葛藟。引蔓纏縛之草。臲卼。動搖不寧之貌。周公繫困上爻曰。上六陰柔。處困之極。才弱時窮。欲動以求解。則識力不充。束縛而不能解。欲靜以求安。則事勢所迫。又危殆而不能安。為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展轉思維。才既不足有為。勢復難於安處。動輒有悔。無往而不困也。所以然者。惟柔而自廢。失其處困之道。故至此極耳。為上計者。若能翻然振作。興起悔悟之思。以改其因循之習。力反而征行。則明作有功而吉可知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之困于葛藟者。以陰柔為累。無解困之才。所處未得其當也。以未當而得悔。卽以未當而能

悔。將窮則思變。動悔不滅。是以吉之道而行則其行為吉行矣。何困之不亨乎。按困五爻皆不言吉。而上獨言吉者。蓋物窮必變。困極則通。因其悔心之萌。開以自新之路。困則凶。行則吉。聖人所以挽回世道。砥礪人心。化小人而為君子。言莫大於此矣。

䷯ 巽下坎上。

井取井養之義。井體有定而不遷。猶治道有常而不易也。雖時勢推移。不無因革。而王者

大經大法。終不可變。故卦辭示以法之當守。而又戒其變法之凶也。井以泉上出爲功。猶之施其德以養人也。初六以居下而見棄。六四以陰柔而無功。九二雖有剛中之德。而上無汲引。下無彙征。懷才而未遇時者也。必如五之德位兼隆。上之博施濟衆。始澤被天下。收養道之大成焉。至於九三居下之上。爻爲賢人在下不能有爲之象。然其德既爲民望久歸。苟求賢之主登進而用之。則勿幕之功可覩也。是在用之者矣。然以井之道究言之出之有原。施之有序。善法之。則井收之吉也。不善法之。則羸瓶之凶也。可不愼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此卦巽下坎上。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坎水行乎巽木之中而滋潤乎木。有井木上行之義。故名爲井。卦辭言治法有常。當敬愼以守其成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文

王繫井彖辭曰。井以養民爲義。凡先王良法美意所以利養斯民者。亦猶是也。井體一定而不遷。猶治法有常而不易。雖時勢推移。不無因革。而王者大經大法。所在歷萬世而不可變。故養民者必恪守成憲。如改邑而不改井然。夫既不改則無更張之害。亦無創造之利。猶乎固然。莫不沾其利澤。不猶井體不遷无喪无得。而往來者皆得井其井以爲利乎。此守法之善道也。如名爲遵守而德意未加於民。紛更隨起於後。猶之汲井者幾至上出未盡收其綆而已敗其瓶。則垂成之功盡棄。無益有害。凶何如之。此見守法者尤當愼終以觀成也。按養民之道莫備於先王。本天理順人情。不容少有加損。原無喪與得之可言。後世雄才大畧之主。喜近功。見小利。欲圖其得所獲實多。天下之事成於始而敗於終者多矣。善爲治者豈可不敬其有終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

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此彖傳是釋井彖辭言成養民之功者在守法以圖終也。孔子釋井彖辭曰。卦何以名井。以卦象言。上坎下巽。是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亦猶井泉在下。可汲取上行而爲利。此井之象也。以井之用言之。體不動而功及物。其出有源。其施不匱。日用飲食需養而不窮矣。有事養民者。本其美意。布爲良

法。致養無窮。道亦猶是也。如此而可改易乎哉。其曰改邑不改井者。乃以二五之剛中也。剛則强毅有守。而持之能定。中則意見不偏。而因之可久。故能循遵成法。而不致輕變也。至若汔至亦未繘井。是法度方行。利澤未能及物。而未有成功。正其所當兢守焉者。乃遽妄意紛更。變亂舊章。若羸其汲井之瓶。是以幾成復敗。貽害無窮。而不免於凶。豈非成法之不可不守。而守法者尤不可不要其成乎。

按圖治者法。守法者人。先王創立制度。無不盡美盡善。而子孫率多紛更者。大率起於好大喜功貪多務得之一念。但思求勝於前人。而不知自取其敗壞。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武之所以不及文景也。此言改邑不改井而推本於剛中。可見欲守法而成久安長治之功者。端有賴於無欲之主。人君方寸之地。爲萬化所從起。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治法未有不出於心法

者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此象傳是言君子曲盡養民之道得井養不窮之義也。孔子釋井象曰。巽木之上而有坎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民待君以爲養。自處於逸不可也。則以身勞之。如制田里。教樹畜。一切身親其事。謂之勞民。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且民之待養無窮。獨任其勞不足也。又必勸勉之。如通

有無勸賙恤。一切多方勸導之勸相。使比閭族黨之相親。貧賤患難之相助是也。蓋一則以君養民。而上下之情通。一則使民相養而彼此之誼洽。不猶井之養物。淵泉時出而不窮乎。按古者養民之法莫善於井田。勞徠勸助。足衣食而脩孀睦。王道之始。即王業所由成也。後世制度既湮。井田久廢。時異勢殊。雖不可泥古之法。苟師其意而行之。省力役。薄賦斂。勸本抑末。尚儉去奢。使學校無濫士。田野無游民。孰謂三代之治。不可再見於今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此一爻是言初無濟世之德。而惜其爲時所棄也。周公繫井初爻曰。以陽剛爲泉者井之體。以土出爲功者井之用。今初六陰柔。則不能爲泉。而無以濟物。居下。則不能土出。而難以利人。德不足於己。功不加於民。是明王所不賓。衆人所共棄。猶井泥之汚濁。不爲人所食也。既不爲人所食。無補於生民日用。將廢棄而爲舊井。即禽鳥亦莫之來顧矣。無德而不見用於世者。不猶是乎。孔子釋初象曰。井爲濟人之物。今井泥不食者。以井之居下。其位最卑故也。不能出身以加民。欲求其博施以利物。揆之於勢難矣。況本無及物之德乎。舊井无禽。是一無所濟。而爲時舍置。理固宜也。從來士品之高下。關乎世道之汙隆。故必裕經綸匡濟之才。而後能建致主澤民之業。有其具而人不用。時爲之也。無其具而爲人所棄。窮無以善一身。達無以善天下。不亦可恥乎。觀於此爻。有心世道者。當知所以自勉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此一爻是言德不足以徧濟。由限於遇而不得其助也。谷。井旁穴也。射。注及也。鮒。小魚也。周公繫井二爻曰。九二陽剛。本有泉之井也。

但上無正應。則汲引無人。莫與同升。下比初六。則棄征無助。莫與推轂。雖有濟人之才。旁出下流。不能普徧及物。故就其澤之所及。取象於井。猶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於鮒。而不爲人所食。澤不被遠也。究其用之所施。取象於汲井。則如甕之敝壞。而水漏於下。功不上行。無利濟之用也。抱德而不遇時者。其取象如此。孔子釋二象曰。井谷射鮒。豈無濟人之才哉。蓋二雖剛中。而无與故也。若應與有

人。以圖其濟。則澤可究而上行。抱德注兹。足以致養而不窮矣。按初之不食。德不足也。其咎在己。二之射鮒。時不遇也。其咎在人。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苟非上遇明主之甄收。下獲同心之推挽。亦烏能得志而有爲哉。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此一爻。是言濟物者必爲時用。而後可收其效也。渫。不停污也。周公繫井三爻曰。九三陽剛居正。有濟物之德。但居下之上。未爲時用。是德本足以致君澤民。未嘗通顯。功效難施。猶井之渫潔而不爲人食者然。遂使人情致悼。衆望徒殷。未免於心惻者。何哉。正爲其德之可用以利人。猶井之可汲以及物也。特無如王之未明耳。如有王之明者。知其可用而用之。則啓沃之方。上可贊君德於雍熙。惠鮮之澤。下可引斯民於恬養。君民咸利。而無不受其福也。孔子釋三象曰。井渫不食。豈惟同

類興嗟。卽行道之人。能無爲惻乎。原其惻之之心。急在求王之明。用以成功。而上下實受其福耳。是以受福之故而求。則其求也。人自爲求。非三之有求於王也。按人君以知人爲明。用人爲急。知之不眞。則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求。而爲害益甚。此君之德。必以明爲大也。所謂明者。主誠以將之。虛己以待之。本之衆論以取其公。攬之一心以行其斷。庶幾賢無不用。而用必皆賢。此知人之法也。故曰。君

明臣忠則朝廷治安。明之一言誠探本之論也夫。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此一爻是言德脩於己而有自治之功也。甃井旁之砌也。周公繫井四爻曰。六四柔得其正有淸愼之德。而無剛毅之才。茀能反躬自治潔以居身不染於汚俗。淸以居世不混於濁流。猶井之甃治而不停汚者然。如是則進脩不已。厥德日新。雖澤未施於天下。而獨善己具兼善之體。又何咎焉。孔子釋四象曰。井甃无咎豈井之自爲甃哉。正有所以脩之者也。去舊以來新。防汚以養潔。必脩井而井始得甃。亦猶脩身而身始得全也。體旣立而用自裕。將有寒泉上出之功。而無井泥不食之咎矣。按三居內卦曰井渫。內以致其潔也。四居外卦曰井甃。外以禦其汚也。益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爲學之道。必閑邪存誠。內外交養。亦若是也。此脩己爲治人之

本。先有體而後可與其有用也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一爻是言本天德以行王道。故能養而不窮也。冽潔也。周公繫井五爻曰。九五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其所涵蓄者旣資深而不匱。其所施及者自周浹而無窮。存之則爲內聖之德。行之則爲外王之道。體立而用全。不猶井之淸冽不停汚濁。而寒泉在中足以爲人所食者乎。此淵泉時出德脩於己。功及於人。所謂井養而不窮者在是矣。孔子釋五象曰。寒泉而爲人食者以陽剛爲泉有及物之澤。陽剛而又中正則爲澤之所從出。其見食於人宜也。五具中正之德。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其澤。固若斯耳。按九五坎中一陽。天一所生。泉之不竭者也。天下之求養者皆待命於五。則五豈可以無本而易涸者應之哉。使不加潔治則旁流之穢溷者得以汩亂之。而無以爲潤澤萬物

之具矣五惟勤於自治然後寒泉之體性不失凡在來井井者皆知爲中正之道而得以並受其福斯爲混混之原泉而沾溉無窮者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此一爻是言養道之成由於實心而無不善也收者汲器之出幕者覆井之具周公繫井上爻曰井以上出爲功六居卦之上而坎口不掩是井養之德無所壅於上深仁厚澤溥民之利而不私博施濟衆聽民之取而不禁象猶井既收矣勿復加幕而往來者皆得井其井也所以然者本有孚之至誠積中發外以實心而爲實政其德澤所施無所弗屆豈非至善而爲元吉之道乎孔子釋上象曰養民之道小惠未徧不可以言成今元吉而在上過化存神其取攜之而不盡斟酌焉而彌新此眞井道之大成也彼施澤有限而功僅

小補者奚足以當此哉井六爻皆取井養之義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渫井之泥四甃井之谷則井體具矣五則井冽而泉食井之爲用已備然必至乎上而後始全其上出之功所以他卦之終爲極爲變惟井之終爲大成之效可見井之道出之有本原施之有次第君人者善法之則爲井收之吉不善法之則爲羸瓶之凶義不兩立不可不愼也。

䷰ 離下兌上

革取變革之義凡事有必變之時聖人因有改易之宜善革者準乎天人而合於至正始無妄革之弊故卦辭曰元亨又曰利貞而後悔乃亡六爻皆處革之人而所居之位不同象亦各異要皆一愼革之心而已初九有其才而非其時則以守分爲正愼其道於革之始上六處時之極而無所用其才則以靜正爲中愼其道於革之終九三則過剛不中未免恃才任智而有不貞之嫌若九四之剛柔

不偏則因愼而得吉矣。六二柔順中正而上
應九五。則愼而從五以行革矣。惟九五之陽
剛中正。以大人之德而爲革之主。取虎變文
明之效。斯以愼而成功也。蓋聖人垂改作。不
得已而有革。必審去故之義。制因時之宜。從
可久之道。以善其革。所謂革而當也。故二雖
才足有爲。權能任事。必從容詳愼。至已日而
後革之者。緣二爲人臣。不當爲革之先。必上
信下從而後可言革。若五之經綸素裕。通變

宜民。天下久已信從。然後創制立法。煥然一
新也。蓋於初戒其躁妄。於上戒其紛更。可輕
言革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此卦離下兌上。離兌合體。有兩相息而不相
得之義。故名爲革。卦辭言革之爲道。不可不
愼。當圖所以盡善也。已日。事已成之日。文王
繫革彖辭曰。革以變革爲義。物理人情。所當
變革者。皆是也。凡人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當革之初。未免疑懼。必待
已革之日。事久論定。信所當然。而後乃孚。革
之難有如是也。然所以能致其孚者。必審所
當革。盡善盡美。可通行於天下後世。而無不
大亨。且悉準乎天理人心。而利於至正。然後
見之施爲。有利無害。而輕舉妄動之悔乃可
以亡。使亨貞一有不具。安能致已日之孚而
悔亡乎。聖人之重言變革。蓋如此。按革之道。
關乎治亂安危。非聖人之得已也。後世之患

不失於因循以養禍。則失於輕作以取事。故
當革而不革。法久則弊生。不可也。不當革而
輕革。興一利。必復生一弊。尤不可也。革之悔
亡。總歸乎慮之深而言之愼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
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革彖辭。明革道期於至當而又

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孔子釋革彖辭曰：革之義何取哉？以卦象言，水上火下，兩相息滅，而勢不相容，物理之當革也。二女同居，少上中下，名位失序，而志不相得，人情之當革也。故爲革。革則通變以宜民，宜乎人之卽信矣。乃曰巳日乃孚，何也？革故非常，黎民懼焉，有未卽孚人之志者，必革之旣定，有利於國，不擾於民，而人始信之，曰此其變之不容已者耳。若是而革可輕言乎。卦德文明以說，內灼夫

義理而不失於妄，外因乎時勢而不察於躁。凡其所擬議者，必盡善可通，而又一歸於正，斯革爲至當，而其悔乃可亡耳。設一有未當，則所繫豈其微哉。因是而極言之，天地之道，陰陽變化，春革而爲夏，秋革而爲冬，寒暑代謝，相推於不已，而四時成焉。商周之際，時代遞遷，湯革夏命爲商，武革商命爲周，天心人事，不容少有矯拂，而順且應焉。若是者皆時爲之也。時未至而不能先，時旣至而不敢後，

天地聖人，皆因乎時之所趨，而有不得不革者，革之時豈不誠大矣哉。然則因時以成革者，明此爲文明，順此爲和悅，是爲大亨以正，革無不當而悔亡若此也。按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繼治繼亂，莫不各有當然之道。如盤庚之遷，始則民心未孚，旣定而衆志乃安，此革之而當者也。如嬴秦之壞封建，開阡陌，良法蕩然，而宋之廢祖制，行新法，貽害無窮，安能免於悔與。謀國者當知所討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此象傳言變革之道，莫大於明時也。孔子釋革象曰：兌澤之中而有離火，水決則火滅，而火受其變矣，爲革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天道人事關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於是制爲曆書，設占步之法，以推天象運行之度，立布算之術，以察氣機旋轉之變，一一理會，以明乎四時，使晦朔弦望，各因其序，分至啓閉，不忒其期，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

因時趨事。豈非革道之至大者乎。按堯典首命羲和敬授人時。聖門之論爲邦。亦必以夏時爲先。時若是其重也。凡民之生。因天之時以興地之利。不明其時。則民不知所興作。是無以爲生。卽無以爲民也。何以成三才之道乎。君子體革之要務。於此可見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此一爻是示初以固守之義。爲妄動者戒也。

鞏固也。黃牛之革。取堅固之義。周公繫革初爻曰。變革之事大矣。必有其時。有其應。而後可。初九雖有陽剛之才。然當革之初。時猶有待。上無正應。事不我任。若違時拂勢。而遽言變革。是不失之躁妄。卽失之勉强。豈計之得乎。初惟安常守分。無所變更。以不妄革爲中。不强革爲順。持之甚堅。而守之甚固。象猶鞏用黃牛之革然。此處革。初之善道也。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固執其守如此。蓋當革而不革乎。特以所處之時。非有爲之時。所居之勢。非得爲之勢。斷之以義。知其不可有爲也。知其不可爲而不爲。此其爲中順之守。而無輕動之失矣。按國家之患。好大喜功。輕言變革。每由於新進生事之人。三代而下。若賈生。本王佐之材。然當遇主之初。立談傾頃。不度時勢。遂欲變法。盡棄其舊而新是圖。論者謂才有餘而識不足。卒爲時所忌嫉。不得竟其用。此爻之垂戒。誠有以夫。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此一爻是言能愼於用革。斯行無不利也。巳日。猶言姑停一日。再加詳審之意。周公繫革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陽剛之君。體順則無違悖。以持其理。中正則無偏蔽。以審其機。且才足有爲。權能任事。可以革矣。然革乃大事。非得已者。化可更而無以善治。則不容遽更。變可通而無以宜民。則未可輕變。必從

容詳慎。至於已日而後革之。如是而征行從五以革則去故以圖新。上可利國。下可便民。吉且无咎矣。孔子釋二象曰。時事之當革者革而不當難乎其有嘉也。必已日而後革其慎重如此。以是而行則弊無不去。治無不新。是爲有嘉而宜征耳。按人臣不當爲革之先。必上下信從。而後可言革。故卦曰已日乃孚此則曰已日乃革者。言乎君之革不避艱難既革之已日而始孚。臣之革不敢創造。既信

之已日而後革也。此二之從五以行革道。爲能敬慎而無失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此一爻是言善革者當戒其躁動而貴詳審也。周公繫革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恃才任智。不加詳慎。此非善於革者也。以是征行。一以急躁爲之。則事有不通。人有不信。貽天下之害而凶矣。即使革所當革亦不

免矯枉太過。徙滋紛擾。雖貞而亦危厲之道也。然於時當革。所患者惟不能審耳。誠反其躁動而詳審焉。議革之言。必深思熟慮。至再至三。而後成就。則利害可否。無不區畫周詳。當乎事體。合乎人情。足以有孚而可革矣。孔子釋三象曰。革之可疑者患乎未審也。如革言至於三就。則情理既明。致審之極。無可復加。而又何之焉。蓋未審則不可輕革。既審而猶不斷。則當革不革。亦非處革之善道也。可

見圖天下事者在乎謀。成天下事者在乎斷。寡謀則輕以昧理。少斷則緩以失機。凡事皆然。況處革之時。尤所當計者乎。昔唐貞觀之治。革隋季之弊。善謀而濟之以能斷。天下稱房杜焉。二之三就而可革。殆能兼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此一爻是言革道之善。能見信於天下也。周公繫革四爻曰。革道利貞。九四居陰不正。宜若有悔。以其體居兌說。有剛柔不偏之用。又

卦已過中。值水火變革之時。既有其德。又遇其時。是以變而得中。革無不當而悔可亡也。然其所以能當者。要在運之以至誠。必其所存止此愛民體國之心。經營圖度。不由矯拂。其有孚也。早已見信於人。至臨時通變以之更改命令。可以除前弊而收後效。不惟悔亡。亦且善治而得吉矣。孔子釋四象曰。改命之吉者。因之變革之志。本在於福蒼生而利天下。則其誠懇無私。因時順理。有不敢輕革而又不得不革者。使上下樂從。固已昭然共信其志也。又何疑改命之吉乎。此見事會當變革之日。時勢兩難。每多因循坐視。皆避悔之一念萌之也。經權常變。苟能自信其心。一出於大公至正。即可信於天下後世。古之人所以定大策。決大疑。而中外安之若行所無事者。惟此而已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此一爻是言革道之極盛。以見其成功之大也。周公繫革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順天人以改革。則其存於中者。有自新新民之極。而其見於世者。有創制立法之猷。於是禮明樂備。治定功成。煥然一新於天下。象猶虎之變而文明之有赫也。然所以致此者。豈易得哉。世會當極敝之日。非更化不足以善治。吾惟經綸素裕。實有其可通變宜民者。則雖未占決。而天下之人久已信從。不待已日而始有孚矣。孔子釋五象曰。大人御世。制作一新。惟其未革之先。誠信著於中。至既革之後。文章煥於外。皇猷帝治。炳然可觀。象之爲虎變也。非德位兼隆之大人。烏足以當此哉。按革必取於孚。信者不信則不從也。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至九五之孚。過化存神。不但無議革之言。亦不待改命之志。積之久而發之大。所謂殺不怨。利不庸。遷善而不知革之道

斯極至矣。理本於自新。而効極於新民。帝德王功之盛。孰有加於此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此一爻是言革道之大成。當靜正以守其終也。面猶向。革面言易向也。周公繫革上爻曰。上六革道已成。當繼體守文之日。化行俗美。在君子漸漬於文教。遷善日新。光輝外見。如豹文之變。然在小人亦傾服於王章。畏威遠

罪。遵道遵路。而革面易向也。當此之時。治道極隆。豈復有加哉。若更有所征行。好大喜功。適足以啓紛更之弊。是為已甚。而不免於凶。惟居貞靜正。率由舊章。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乃可得吉。革道之不可過也如此。孔子釋上象曰。君子豹變。非潤飾於其外也。道德積中。英華發外。由其充養之既粹。而文自蔚然可觀也。小人革面。雖未必中心能革。而奉法稟令。易向知方。亦且效順以從乎君上也。合言

之。道德一而風俗同。革道不於此大成乎。夫天下事始則患其難革。已革又患其難守。故三之征凶。戒於未革之先。上之征凶。戒於既革之後。總見變革之大。非聖人所得已也。丁寧告戒。始終慎重。固知開創難。守成尤不易。有周之文武不可無成康。有漢高不可無文景。人安長治。其在斯乎。

䷱ 巽下 離上

鼎重器也。得之難。守之不易。必才德兼備。輔

相得人。用以合天心而順民志。乃可以奠重器於無虞也。鼎卦初應於四。為所舉用。陰柔不足以勝任。而當卦之初。鼎未有實。故无咎也。二乘於初。密邇陰柔。幸剛中自守。不為所溺。五居尊位。虛中以應九二之賢。上九復剛柔相濟以佐之。此所以上下之相成。而保鼎之道得也。九三越五應上。舍可事之君。從遯世之士。如鼎耳方革。不可舉移之象也。然能以正自守。則五終必求於三。三亦必應於五。

終有明良相遇之吉。此卦大約言有虛中之德養聖賢以輔佐之意。且卦象臣之分多。君之分少。鼎有足臣任之。鼎有腹臣實之。鼎有鉉臣備之。君惟處兩耳之間耳。故鼎得所輔而勢不孤。鼎得所扶而器乃重。此得中應剛之說尤為急也。

鼎。元吉亨。

此卦巽下離上。六爻有鼎之體。二象有鼎之用。故名為鼎。卦辭言人君得保鼎之道。斯治化大通也。鼎烹飪之器。吉字衍文。文王繫鼎彖辭曰。國家之重器莫若鼎。自非德位兼隆而得賢才以輔之。無以成保定之功。今卦象本皇躬以建極。而有其德。卦變履大寶以出治。而有其位。卦體登俊乂以立政。而有其輔。三者兼備。故能補偏救弊。除舊布新。躋斯世於文明。措治理於盡善。上焉而天命以凝。下焉而民心以固。永奠重器於磐石之安。不亦元亨乎。按帝王之撫有此鼎也。創業固艱。而

守成尤不易。傳曰。在德不在鼎。書曰。任官惟賢才。信乎脩德乃保鼎之本。而用賢實輔德之原也。人主處豐亨豫大之時。能常思神器之不易守。勢位為不足憑。而日以進德備賢為兢兢。斯乃為萬世不拔之業也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此彖傳是釋鼎彖辭。而極言其用之大以明得亨之故也。象形象也。巽入也。謂以木入火烹飪飲食之屬。孔子釋鼎彖辭曰。卦名鼎者何哉。初陰下峙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亘為鉉。有鼎之象。以巽木入離火。藉以烹飪。又有鼎之用。故曰鼎也。此豈直一物之微已哉。報功之典。莫大於享帝。特牲以迓居歆。而必用鼎以烹之。始可以將其誠。經邦之道。莫重於養賢。饔飧以明式燕。而必用鼎以烹之。始得以申其[illegible]。鼎之用

洵大矣。第鼎必恃乎有德，卦象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是在內則心思巽順，而在外則耳目聰明也。主鼎必恃乎有權，卦變從巽來，陰進居五，是以溫恭之主而居元后之尊也。調鼎必恃乎有輔，卦體得中應剛，是以純心之君而獲剛明之臣也。夫德位兼隆，明良交濟，洵可承為享帝養賢之命胖矣，其元亨也，不亦宜哉。按敬天禮賢，聖王致治之要道。明堂宗祀，所以享帝，而本之曰夙夜畏威，則格天即以脩德。笙簧燕饗，所以優賓，而終之曰視民不恌，則觀俊即以安邦。有天下者，其可不加之意乎。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此象傳是言君子体鼎之道也。凝命謂保有天命而不墜。孔子釋鼎象曰：木上有火，而烹飪有資，鼎之象也。君子體之，以鼎乃天下之重器，猶人君所居之位乃天下之重寶。鼎不正則所受之實無以聚，位不正則所受之命何以凝。故敬慎以正其內而存於心者，戲渝之必祛；端莊以正其外而持諸躬者，敧倚之必戒。則所發皆正言，所行皆正道，於以上凝天命，自然鞏固而無傾危之患矣。按正位凝命，乃身世交盡之功，天人合一之道。蓋朝廷正而百官萬民正，百官萬民罔有不正者矣。百官萬民正而天命罔有不凝者矣。書言疾敬厥德，而即推之於祈天永命。詩言顒卬令望，而即驗之於四方為綱。亦此旨也夫。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此一爻是言初才德不足以勝任，戒其當自奮勉也。周公繫鼎初爻曰：初六在卦之下，上應九四，乃四所取以登用者，有鼎趾之象焉。第力不足以任重，未免傾覆之虞，猶鼎之顛而趾反居上也。然能因其無德致敗，而翻然惕厲，舍舊圖新，祛陰柔之習，而振奮勉之功，如鼎雖顛趾，而舊日之否惡由之而出，則得

其利矣。蓋轉敗爲功。猶得妾以其子內賤而致貴也。何至終罹於咎哉。孔子釋初象曰。克盡其職者。人臣之道。鼎而顛趾。於道爲悖。而實未爲悖者。以其出否也。蓋初上應九四之陽剛。從乎可貴之德。而强毅有爲。自可不負所托。如鼎之利於瀉惡而受美。未爲悖也。按易之理貴陽而賤陰。可見柔靡之人。不足以任事。然苟能一念自奮。發憤有爲。則始屈終伸。如管仲舉於囚縛之餘。孟明用於累敗之後。因而成大名顯當世者多矣。自古明王用人。本不求備。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由灌磨淬厲之有道耳。出否從貴之義。寓意豈不遠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剛正自持。而不爲小人所比暱也。我仇。謂初六。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

周公繫鼎二爻曰。九二以剛居中。是君子有

充實之德。足以承天養民。而爲世用者。爲鼎有實之象。然近比初六陰柔之小人。欲與我爲仇匹。相求非正。適爲己之疾害。使於此而不能自守。則陷於惡矣。乃二秉剛中以礪躬。分別甚嚴。不爲所浼。是雖密近小人。而終不能我即也。如此則剛中之實德不虧。而潤身濟物之大功可成。吉之道也。孔子釋二象曰。小人之得以累君子者。未始非君子有以致之。吾鼎有實。而自加慎重。不輕所往。雖我仇有疾害之理。而終不能浼。自不至陷於匪類。何有失身之尤乎。按君子小人。邪正之途。勢不並立。苟君子不慎所交。則必有敗德之累。而爲釀禍之階。始之不謹。終悔莫及。故擇善遠惡。爲守己處人之大防。虞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周書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然則古帝王治天下之良法。又孰不以棄斥小人。爲保邦立政之本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此一爻是言三始雖不偶於君而有悔終當相遇而得吉也耳指五革謂不相屬不肯就君也雉膏謂道德之美也方雨謂君臣之合猶陰陽和而雨作也周公繫鼎三爻曰三為鼎腹上承離體本有養民之膄也顧鼎之舉行在耳上之致用在君三與五既非正應情不相屬不得乎君則道何由而行衆何由而濟如鼎耳方革不可舉移而其行阻塞雖有

雉膏之美而不能為世養欲之用上負吾君下負吾學為有悔也然能以正自守則吾終必求於三而三亦必應於五陰陽相合明良交會如將雨然向者去君長往之失可無矣是初雖有不遇之慨終得相遇而吉也孔子釋三象曰君子之仕原以行義鼎耳革則獨介而不為時用自失其義也夫豈可哉按士君子處世詭隨以希遇則失己獨善以忘君則廢倫惟自居中正之道不急急於功名亦

不甘心於隱逸斯得之矣然自古聖帝明王尤重尊德樂義之士故士或守己以抗節而君必屈體以下賢未有懷才抱異而見棄於明時者此三所以終免不食之悔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此一爻是為大臣輕任匪人而僨國者戒也覆謂傾餗謂饌形渥作刑剭謂重刑也周公繫鼎四爻曰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

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乃四反下應初六之陰柔則任託小人必至敗壞天下國家之事為鼎折足而傾覆公餗之象刑剭之誅無所逃矣凶莫甚焉孔子釋四象曰大臣見用於君其始所自許者未有不欲薦賢額俊以成元亨之治今四誤用小人以至敗事與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不亦自愧大烹之養乎按帝王欲用天下之人必先擇一用人之人周

禮六官其屬各六十。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職但須用得其人耳。蓋用人之得失。實關大臣之休戚亦非獨關大臣之休戚而實係國家之治亂。用非其人自取刑戮禍止於一身凶猶可言也。乃竟以此負聖主之託。敗朝廷之事。禍弁中於天下。凶不可言也。然則在上者欲擇用人之人。可不慎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此一爻是美人君以虛中之德下賢也。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謂貫耳以舉鼎者。周公繫鼎五爻曰。六五虛中而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君而又得賢臣以助之。明良喜起。猶鼎黃耳而貫之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待言矣。然必任賢之誠始終勿移以底於貞固焉。斯賢者樂爲効用而鼎器之重可賴之以共舉矣。孔子釋五象曰。君必得臣以建功。臣必得君以弘化。五之取

象於黃耳者。以六五有虛中之實德。故能忘己以任賢。非矯飾於外而爲之也。按天下重器非得人不可共濟。古之聖主一心用賢以致泰交之盛治者。非有他術也。惟其中之虛而任之誠耳。蓋虛則無予知自矜之失。而賢者得以盡其才。誠則無奸邪雜進之虞。而賢者得以久其位。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詩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虛與誠之謂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此一爻是美上臣德之純也。玉鉉剛而能溫之象。節者。制而不過也。周公繫鼎上爻曰。上九耳目之臣。佐君弘化。猶鼎藉鉉之貫耳以舉也。第輔鼎太剛。則失燮理之宜。今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本其參和之德而出之爲剛柔之施。直栗而濟以寬溫。惇大以成其明作。有鼎玉鉉之象焉。如此則兢絿不偏事皆盡善而大吉。凡上可成致主之猷。下可敷澤民

之化而无所不利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九居輔弼之任其取象於鉉宜矣然不徒曰鼎鉉而曰玉鉉者蓋溫潤而栗玉之節也上九以陽居陰則剛不一於剛而又節之以柔夫其剛也一玉之栗也其柔節也一玉之溫潤也上之取象於玉鉉其以此夫按五象鼎耳以上爲鉉以九爲金虛中以納鉉之剛君之聖也上象鼎鉉以九爲鉉以上爲玉質剛而用之以柔臣之節也君之於臣惟恐其有所畏

難而忠蓋不盡故曰金鉉大舜汝無面從之義也臣之於君雖効其直言而恪恭不替敬曰玉鉉文王小心翼翼之義也君不挾其亢心而謙抑於上臣不恃其正氣而敬謹於下則天命凝而神器奠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一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二

䷲ 震下 震上

震取一陽生於陰之下有奮迅激發之意焉然當變動之時而能恐懼脩省則可致福而遠害故曰亨此卦以初爲震主其餘諸爻各就其位以明處震之義耳六二守正於震來故復得也六三去不正於震時故无眚也九四沈溺於二陰故未光也六五中德自守以恐懼爲心故能易亂爲治以危爲安使无喪而有事也人君致治也在一念之兢惕知其

危則思保危愛其害則思弭害故雖如上之陰柔而處震極猶能早圖而无咎也觀震卦自上六之外別無凶者以其有危懼之心無逸豫之志也然與其臨震而方懼不如未震而豫防故境之震出於猝至者未可知也心之震惕於平時者可自主也能以心御境境可無患矣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此卦上下皆震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有突如其來迅奮激發之義是當震而能動者也故名爲震卦辭言人心常存恐懼乃爲致福之道也震來當震之來時虩虩恐懼驚顧貌震驚百里以雷言也匕所以舉鼎實鬯則升於俎上鬯謂以秬黍酒和鬱金以灌地降神不喪匕鬯存主有定也以長子言震爲長男故有長子之象文王繫震象辭曰時至於震則變動不寧若不可以得亨矣不知生全出

於憂患而安樂得於艱危震蓋自有亨之道焉震亨何如人當震之來時苟能虩虩然恐懼脩省而不敢有一毫慢易之心則圖維之周慮事之熟始於憂勤終於安適而一笑一言皆啞啞自如矣雖或卒然之頃變起意外如雷之奮擊百里之內莫不爲之震驚然此中之主宰素定身心泰然無改常度不猶長子之主祭者恪守所主之匕而不喪匕鬯乎震有亨道如此按震有自內出者則爲恐懼脩省有自外至者則爲憂患災害然聖人不恃震之不來而恃我有處震之道故兢業日惕於神明抑畏時凜於夙夜蓋惟懼乃可以不懼惟危乃可以不危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其敬也若不知敬懼而以慢易乘之則事變之來將惶惑而不知所措矣故臨大事而不失者惟始終一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

社稷以爲祭主也

此条傳是釋震象辭以明震之所以亨也則法也出謂繼世而主祭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上當有不喪匕鬯四字孔子釋震象辭曰震而繫以亨者蓋人事之安危係於一心之敬怠心能震動則自有亨道不待言矣又云震來虩虩者蓋憂患災害自外而來惟心存戒懼不敢少寬則憂患消而安樂生恐雖非

禍乃所以致福也。又云笑言啞啞者。葢過事而懼則審慮必極其精。區畫必極其當。一舉一動無不合於法則。此所以得相安無事。而笑言啞啞也。所謂震驚百里者。葢言國家事變卒臨。衆志搖動。如雷震百里之內。遠邇皆爲之驚懼也。當此時而有長子之責者。乃能處之鎭定。不失所主。則持重之德。具足以負荷重器。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天地神人之祭主矣。按易以乾爲人君之象。震爲儲貳之象。葢能成其爲子。斯無負其爲君。震之懼卽乾之惕。震之動卽乾之健。人情懼則畏威之念追而省過之心生。動則怠慢之氣祛而明作之功奮。乾道之乘時御天。長子之主鬯宗廟。乾與震無二理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此象傳。是言君子畏天之學也。洊再也。孔子釋震象曰。雷聲至重。洊則加厲。震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禍患之來。皆人事所感召。自非反身脩德。何以格天而弭災。於是內存恐懼而作於心者。罔敢有怠忽之時。外務脩省。而見於事者。罔敢有苟且之行。戰戰兢兢。實圖率德改行。以無負天心之仁愛。斯處震之道得矣。按人未嘗無恐懼之時。而恒不能盡脩省之實。葢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憂慮百出。變已而怠緩自如矣。君子則憂其變之來而恐懼。以圖之於先。思其變之再而脩省以救之於後。所以能盡畏天之學也。昔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宋景公一言合道。熒惑退舍。恐懼脩省誠人君挽回天心之要道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此一爻。是言人能先事而戒。則可以無患也。周公繫震初爻曰。初爲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能常存敬畏。而虩虩然恐懼脩省者。如是則思患豫防。始於懼而後可以不懼。笑言啞

啞。安樂自如。不亦吉乎。孔子釋初象曰。初九震來虩虩者。豈終於恐懼乎。蓋心存敬惕之念。自獲安適之休。可以致福也。笑言啞啞者。豈豈由於倖致乎。蓋心當恐懼之後。事物之機已熟。御事之權已定。自有處震之法則也。按周公繫震初之辭。即文王之彖辭。先儒言震爲長子。有主器之責。文王既以全彖當之。周公專屬之初九。何也。初陽在下。即乾之潛龍古者天子之元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凡民之俊秀。尚齒讓於學宮。爲有君父在則禮然。此爻辭所以專屬之初九。欲令後世知早諭教之道。風愆之訓。無逸之篇。師保日陳於前也。其餘諸爻。則又各就其位。以明處震之義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此一爻是言二爲強暴所迫。惟能自守。則可以獲安也。十萬曰億。謂大也。九陵數之極。九

陵言其極高也。七日者。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周公繫震二爻曰。六二陰柔乘初九之剛。以柔弱之資。而遇強梁之人。是當震之來而危厲也。且不但危厲而已。因怖懼而大喪其所持之貨貝。且遠避而升于高陵之上。其不皇自安如此。幸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所遭雖爲不幸。而此心不爲之亂。及時過事平。其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自獲矣。孔子釋二象曰。震來厲者。蓋六二乘初九之剛。以柔遇強。力不相敵。危厲之來。勢所必至。豈德不足哉。按陽剛之人。多震動有爲。陰柔之人。多因循不振。以柔乘剛。往往得困。固其宜耳。然能居中履正。以退爲進。始雖有不克自全之憂。後自有復還故物之喜。其喪也。乃所以爲得也。六二之勿逐自得。其殆善處震者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言三之無德致危。因示以善反之

術也。蘇蘇緩散自失之狀。周公繫震三爻曰。六三以陰居陽。不得其正。是當危懼之時。而猶行險僥倖。罔知脩省。以致災難愈迫。不勝其驚懼之心。而精神渙散。有蘇蘇之象。若能以此懼心而震動激厲。去其不正。以從於正。則雖處之中。尚有善處之術。危者可以復安。何至於眚乎。孔子釋三象曰。凡人必有奮發之心。斯無怠緩之失。三之震蘇蘇者。由其處位不當。失中正之則。是以皇恐失措。至於蘇蘇也。按三爲危地。當震懼之來。卽以剛居之。猶慮弗勝。陰柔處此。宜其操持不固。至於自失也。然天下禍患之生。無不可散之道。惟懼其自暴自棄。畏難苟安。則終於不振耳。何如奮發有爲。而祛怠惰之習。憂勤惕厲。而勵脩省之圖。安在亂者不可反而治。亾者不可轉而存乎。聖人以震行之道勵之。其垂示者至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四之溺於晏安。而不能振拔也。遂泥陷溺而不振之象。周公繫震四爻曰。九四處柔。則失剛健之道。居四則無中正之德。又陷於二陰之間。載胥及溺。不克自拔。則其往也將遂沈溺而不復起矣。孔子釋四象曰。當震時而能自奮發。庶幾不至於滯溺。今震而遂泥。則終於幽暗而已。豈能自耀於光明乎。按震爲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振動有爲。震之所以亨也。四亦爲震之主。而失剛不正。錮於重陰。處危難而無退守之德。欲震動而無奮勵之行。則日就沈淪。終於柔闇。震道亾矣。春秋傳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從古天姿高絕者。往往以一端之嗜好。不足亂其聰明。便辟之小人。不足惑其神志。而偶狎近之。遂爲所中而不及覺矣。所以具生知之材。又必加以克己之學。然後性行光而功業彰。庶幾剛德常全而動無不亨也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

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此一爻是言五處危懼之時。而德尚足以有爲也。億。大也。周公繫震五爻曰。六五以陰柔而當震之時。是懦弱之人。殿國家之變。才既不足以振拔。而勢又處夫艱虞。宜其往來皆厲。無時而不危也。然其所處得中。才雖不足以濟時。而德猶足以自守。故能易危而安。君德尚可復脩。治道尚可復振。大无所喪。而又能有事也。孔子釋五象曰。六五震往來厲者。

言以柔弱之才。而當此多難之秋。其所行皆危厲也。所行危厲而猶能以有事者。以其實有中德。於凡事之來。皆恐懼脩省以處之。知其危則思保其危。憂其害則圖弭其害。惟事事乃其有備。不但止於无喪而已。按當震時非有才固不足以成功。非有德亦不能以自守。六五居位得中。雖不足於才。而尚優於德。故能兢兢業業。雖處厲而无喪。蓋往來皆厲則更患多而慮事久。此多難所以興邦也。其

事在中則脩省密而偏倚消。此守正所以制變也。惟其始於懼。是以終於無懼。人君之一心。豈非治亂所從出也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此一爻是言六才弱不足以當禍患。而教其防之於早也。索索。謂志氣消阻。矍矍。謂瞻顧徬徨。征。往也。周公繫震上爻曰。上六純乎陰

柔。既無自守之操。處乎震極。又當事變之衝。是無才而遇大變者也。故當震動之來。而志氣索索然以消阻。瞻視矍矍然而徬徨。以是而往。則中先自亂。而無以御事之變。其凶必矣。所以然者。由處震極。不能圖之於早也。苟能思患預防。於震未及躬。而于其鄰之時。恐懼脩省。則患可弭。變可消。自不至於索索矍矍之凶。而可以无咎。然以陰柔處震極。雖能警戒預備。亦不免於意外之虞。即如婚媾乃

相親愛者且不免於有言況可安然而不戒乎孔子釋上象曰震索索之見於外者實原於心之危懼而不自安也若中有主則豈至於是哉雖凶而得无咎者蓋天下之事防於未然者易為力制於已然者難為功今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時而畏之則有備無患又何咎矣按震卦自上六之外別無凶者以有恐懼之心而無逸豫之志然與其臨震而方懼又不如未震而豫防晉士燮言惟聖

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漢史稱魏相在宣帝時勅掾史按事郡國輒白盜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欲其君知變懼常如禍患之至可見聖明之主無時不凜淵冰之危忠愛之臣無日不陳綢繆之戒也全卦言處震之道莫切於此矣

䷳ 艮下艮上

艮取得止之義物皆有止而以止於理者為大焉聖人欲人動靜皆止於理而不牽於外物欲之私以免於咎故卦辭予之以无咎六爻各不相應皆以人身取象以明止善不遷之意初六以陰居下自無妄動越分之失然其才柔質弱有不克終之慮非如四之外無所感內無所動時止而止者故四之占但曰无咎而初必利於永貞也若二之正已有餘而正人不足三之強制於外而反動其心則又非止道之正矣至於六五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者五為君位有訓導天下之任本

中正之德而出言有章皆止機也然止之心力持之不永則止之功德亦積之不厚上九能艮於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有至剛之德而不渝於久有至健之才而無倦於終艮之極盛也大抵止之義貴合乎時之夫曰止其所者時即所之屢遷所即時之貞一有得於時即有得於所無二義也善止者隨境取之而已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卦上下皆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有止於是而不進之義。故名爲艮。卦辭言君子動靜皆得其所止也。艮。止也。背。所當止之處。文王繫艮彖辭曰。天下之理合體用兼動靜。莫不有當止之所。猶人之一身。惟背爲止也。人惟不知所止。往往內蔽於己私。外奪於物欲。斯不免於咎耳。誠能惟理是主。而止於其當止焉。有若艮其背矣。由是

其靜也。止於所當靜之理。湛然一太虛之體而已。縱耳目口鼻之欲。爲吾身不能無者。終不得而累之也。非不獲其身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身。卽謂之忘身可也。其動也。止於所當動之理。廓然一太虛之用而已。縱聲色臭味之感。爲人所易動者。終不得而移之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人。卽謂之忘人可也。動靜皆定。內外兩忘。無時無事不合於理。有以盡己性而立人極矣。復何咎哉。按艮卦取象於山。卦辭又取象於背。天地之間。雷風水火澤皆動。惟山不動。人身四體五官皆動。惟背不動。皆以明止之義也。然所謂止者。卽止至善之義。靜有至善。動亦有至善。體用原不相離。孔子稱大舜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而無爲也。舉十六相。屏四凶。大賞大刑。而我心不動。天下不驚。亦無爲也。此正程氏所云靜亦定。動亦定者。聖學聖治。至於艮而無以加矣。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彖傳是釋艮彖辭。贊其能止之妙。而推其得止之驗也。艮體篤實。故有光明之義。上下。謂內外卦之六爻。敵應。謂陽與陽敵。陰與陰敵。不相應也。孔子釋艮彖辭曰。卦名爲艮者。蓋艮則止於理而不遷於義爲止也。止之義何如。人之行止各有其時。而當止之理。又豈一

時而在。故事物未交，時乎當止，則藏此理於無形，止其所當止也。事物既接，時乎當行，則順此理以推運，行其所當行也。夫止與行各止其所而不容易。故時行則行，是動而止於理，動不失其時矣。時止則止，是靜而止於理，靜不失其時矣。動靜皆止，一因乎時，而不以己與焉，尚安有意必固我之蔽。其道不亦光明乎。辭曰艮其背，何哉。凡人一身，惟背爲止。艮其止者，言止其當止之所也。以卦體言之。

凡爻陰與陽應，陽與陰應。今卦之上下，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各以敵應，不相爲偶，各止其所而不相與也。夫惟各止其所，是以內焉止於吾身之所，知有理而不知其身。外焉止於應物之所，知有理而不知有人。能盡乎止之道而无咎也。按艮象獨稱光明者，惟定乃明也。而定必由於知止，不知止則胸次煩擾，而日見其昏昧。如鑑之爲塵所汚，而不能照物也。能知止則中有定向，而日進於清明。

如水之不爲風蕩，而萬象皆涵也。異端曲說，非不曰宇泰定而天光發，又曰戒生定，定生慧。然其所云定與戒者，乃清淨寂滅，而不知格物窮理，靜而無以立體，動而無以致用，豈吾儒內外一貫之學也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此象傳，是言君子能止其當止，而心與理安也。兼，重也。山重山也。孔子釋艮象曰，上下皆艮，兩山並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體之，以道

在天下，凡內而身心，外而事物，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乃爲位也。君子卽其所居之位而思之。如君臣父子，則各盡其道。富貴貧賤，則各行其素。位如在上則不侵下職，在下則不奪上權。在左則不得涉右，在右則不得干左。自不至出乎其外而有所思也。如是則有得於各止其所之義矣。按生人所歷，雖有不齊，而莫不有一定之位，稍出其位，卽失其所當止。然位雖一定，而此中經綸變化，與時推移，其

道無窮。又不可以不思。大學言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觀之似乎庸常。而欲窮其理。究其量。則終身黽勉。未能無歉於位之內。安敢求多乎位之外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如此。雖欲思出其位。而有所不能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此一爻。是言初能止於始。而又勉以善終之道也。周公繫艮初爻曰。初六陰柔。則無妄動之失。居下。則無越分之思。是身一於理。而嗜慾不以汨其心。心安於遇。而外物不以移其性。蓋當趾之地。而能艮其趾者。可以无咎矣。然初陰才弱。恬靜有餘。而持守或不足。又必即貞一之功。而要之爲終身之守。一事一物此止。推之萬事萬物亦此止。庶幾久暫無間。乃永貞而不變也。何利如之。孔子釋初象曰。初六艮其趾者。蓋至正之理。本人所當止。惟不知所止。而失止者多矣。初有知止之明。而擇此正於始。有欽止之功。而守此正於終。是能不失其正也。按艮趾爲止於初之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當其發軔之日。止得其正。由此事成功立。可以堅久不磨矣。然人之常情有初鮮終。始雖克慎厥止。或半塗而偶喪焉。故艮止非難。永貞爲難。周公於初曰永貞。於上曰敦艮。合初終以觀止。乃見止道之光明也夫。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

隨。未退聽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守己。而尚歉於有相之道也。腓足肚。周公繫艮二爻曰。六二當腓之處。乃人身之易動者也。而居中得正。能自止其腓而不動。如此。則恬靜自守。在我固止其所而無失矣。然君子之學。既貴於正己。又貴於正人。三爲二之所隨。上下之分。久已相屬。乃過剛不中。以止乎上。至於列夤熏心。則匡救之責。誠二之不可諉者。顧以陰柔之資。但能

隨之不能拯之。於心豈能自安乎。是以其心
不快也。孔子釋二象曰。不拯其隨。固二柔弱
而力不足之故。然亦豈盡其罪哉。由三止於
上不肯退聽乎二。則下雖欲諫不能使上之
必從其諫。若之何其拯之也。按程傳言。士之
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
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夫下之事上。位無
大小。皆有持顚扶危之任。有言不聽。勉而隨
之。乃謂隨矣。其可乎。然拯雖在二。從則在三。

三不能虛己以受善。二亦無如之何。是二過
三亦過。此又在上者之不可不知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
心也。

此一爻。是言不當止而止。欲强制其心。而反
動其心也。限。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夤。脊脊
骨。列。分裂也。周公繫艮三爻曰。道在天下。時
行時止。不可膠固而不通。如限在人。可屈可
伸。當上下之衝。而不可一於止者。九三過剛
不中。據其一偏之見。執於止而不知變。是艮
其限者也。如是則事勢乖離。物情睽隔。若分
裂其夤然。夫却動求靜。心豈能靜。外旣不合
於人情。內必不慊於心志。其爲危厲熏灼於
心。不安之甚矣。孔子釋三象曰。止道貴乎得
宜。原不可以固執。九三艮其限而不知變通。
自謂可以制心。而豈知適以裂夤。其危厲之
勢。必至熏心也。按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固不
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又不可以絕

物。所以心日應事而常泰然。未嘗以强制爲
止也。九三以一奇橫於卦中。有艮限之象。以
一陽間乎四陰。有列夤之象。限分上下。夤列
左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故此心危
厲而不安也。由此推之。天下猶一身然。君臣
共治。元首股肱。謂之一體。苟間隔不通。則堂
陛絕野之間。判然爲二。君澤何由下濟。民隱
何由上聞。欲以興起至治難矣。其患可勝道
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一爻是言四得其所止而無私欲之累也。周公繫艮四爻曰。六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凡一身之中，思不亂營。官不亂役，視聽言動與夫欲惡得喪，俱無所感於外，亦無所動於中，一於止而止者也。為艮其身之象。如是則心與理俱，靜不失時而此身皆止道光明之身矣。何咎之有。孔子釋四象曰。六四艮其身者。豈必絕天下之物而後為得所止哉。蓋衆

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於厥躬。惟是從躬之方動而有我之私，即止之而不行。奚有躁妄之失乎。按艮六爻皆於人身取象，而獨以身屬之四者，以四入上體，可合下體為全身。趾與腓與限主行，輔主言。言行有不得其止者，莫不歸咎於身。艮其身則一身之行止動靜，各止於至善而不遷矣。卦以不獲其身為无咎，而爻以艮其身為无咎，蓋身失其所止，則此身為味色聲臭之身，身得其所止則此

身為踐形盡性之身。豈有二義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此一爻是美五之能謹言而推本於心之純也。輔謂輔頰，言所從出。周公繫艮五爻曰。六五當輔之處，止言之所由出者。而以陰居陽。若不免有失言之悔。今止之於輔則有所制而發不苟。理之不當言者。固止而不言也。即當言而言，亦得其先後之次。時之不可言者。

固止而不言也。即可言而言。亦協其緩急之宜。有序如此。又安有出口之悔哉。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艮其輔者。由其以柔居中而有中德。是心安乎理而不偏。故言當乎理而不紊。則言之大。固本於心之一耳。按言者人之心聲。心之精微不能達者皆於言傳之。五為君位，有訓將天下之任。布之為謨誥。宣之為令甲。其係尤重。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言。一言而齊國震驚。庶幾

此爻之艮其輔而言有序者。所謂王言惟作
命莫不尊而信之也乎。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此一爻。是言大人止於至善而不遷之學也。
周公繫艮上爻曰。上九以陽剛居艮之極。則
有誠實不妄之德。堅確固守之操。但見心無
一念不協於理。理無一息不安於心。敦此止
於靜專者。而理之涵於退藏者。安固而不搖。敦
此止於動直。而理之達於時措者。堅貞而不

易。為敦艮之象。信乎大人止善之學而吉也。
孔子釋上象曰。敦艮而得吉者。蓋昧於所止
不足以言艮。廢於半塗。不足以言敦。上九心
純而守固。於理之止於初者。愈久而不變。蓋
不徒止於始。而又能厚其終。此其所以吉也。
按。自初至五。為趾。為腓。為限。為身。為輔。莫不
有當止之道。聖人既各就其位而示其義矣。
然止之心力。持之也不永。則止之功。總積之
也不厚。上九能敦艮於終。則通上下為一身。

合行止為一道。有至剛之德。而不渝於久。有
至健之才。而無倦於終。書之欽厥止。大學之
止至善。皆在是矣。其斯為艮之極盛也夫。
䷴ 艮下巽上
卦以漸進為義。以進得其正為善。物知止。則
進得其正。循序有節。所以止也。從容積累。所
以進也。彖取象女歸。爻取象鴻。女歸待聘。鴻
飛識時。漸之義也。卦本乾坤。三四往來。陰進
而止乎四。九居五而得中。下應六二。二四皆

陰。三五皆陽。自二至五。皆得正位。而初上二
爻。九以陽居上。六以陰居下。剛上柔下。亦當
其位。六爻中。唯九三過剛無應。所以有凶。而
尚有禦寇之利。以知君子立身處世。凡事當
以漸進。學問以漸進。必無躐等輕浮之患。出
處以漸進。必無躁進失身之患。然非有巽順
從容之德。不能漸。非有艮止為之主。不能善
巽柔之用。故同一巽也。中孚以巽乘兌。上九
翰音登於天。則凶。以其知上不知下。巽而說

也。漸以巽乘艮。上九鴻漸於逵則吉。以其自卑而高。巽而能止也。

漸。女歸吉。利貞。

此卦艮下巽上。其未進也。自止而不苟於進。其方進也。巽順而不急於進。有漸進之義。故名爲漸。卦辭言君子之進。當以漸而得其正也。女適人爲歸。故曰女歸。文王繫漸彖辭曰。天下進之有漸。莫如女歸。夫禮不備不敢行也。君子之守己。猶女子之守身。其出身從人。

如女子之于歸。禮備而後行。則出處之分明。而可以得吉矣。然天下固有漸而未必正者。今卦體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進也。又必以正自持。無枉道以徇人。無曲學以阿世。乃爲利而靡失身之悔也。按君子欲以道重天下。必先以道重一身。使稍有苟且。必至屈己以干時。躐等而犯義。大節一失。雖有過人之才智。而一過存亡危急之秋。其人必不可恃矣。語曰。不貞之女。必孕而不育。不貞之士。必賤而見棄。明君得此意。以進退天下之士。則人人皆以禮義廉恥自防。而患得患失之鄙夫。豈敢復立於其朝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彖傳是釋漸彖辭。以明漸與正之交重也。之進。當作漸進。孔子釋漸彖辭曰。卦名漸者。蓋漸有漸進之義也。天下之漸進。莫如女子

之于歸。君子漸進。亦如女歸。然後可以得吉也。辭言利貞者何哉。以卦變言之。自渙而來。下卦之九本居二。而今進居三。是以陽居陽而得其位矣。自旅而來。上卦之九本居四。而今進居五。是亦以陽居陽。而得其位矣。夫臣得其位。而無失其爲臣。君得其位。而無失其爲君。則君臣道合。庶績咸熙。而可以有功也。所以然者。以九得三位。是臣進以正。九得五位。是君進以正。君臣皆得其正。則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自上及下。自近達遠。不可以正邦乎。夫進以正。而可以成正邦之功。則進其可以不正耶。所以貴於貞也。然利貞之義。不獨卦爻有之也。卦體亦有之。以二五言。則二體皆得其位之正。止以五言。則九五又得其位之中。本諸身措諸政者。一皆剛而不過。威而不猛。寧有過不及之差乎。夫即其建中之善。而表正之功。自無不在矣。是亦利貞之義也。夫抑漸進之義。不特女歸有之也。卦德亦有之。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安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以是而動。則有以取重於天下。而進無所阻。寧有窮乎。夫即其不窮之動。而止巽之德。往無不利矣。謂非漸進之義也夫。按國家登進人才。本以正邦而善俗。君子在位。乃有尊主庇民之效。未有不貞之士。而可以圖功者也。然君者。又為臣之表。人君好尚一失其當。守正持重者。或見為迂疏而不喜。傾險躁妄者。反以為有才

而驟用。倖進之端一開。士皆思爭先捷得。躐高位。有棄禮讓。捐廉恥。而不顧者矣。誰肯自安於恬退哉。此傳既言二五之得位。而又獨重五之得中也。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此象傳。是言君子脩己治人。皆以漸而致也。孔子釋漸象曰。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德固不可不畜。而至德淵深。未可以一蹴到也。必優游厭飫。漸造不已。以使之自達。而無躐等妄進之弊。則德以漸而崇矣。俗固不可以不善。而習俗染汙。未可以旦夕化也。必薰陶漸染。教思無窮。以使之自化。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則俗以漸而善矣。按居德為脩己之事。善俗為治人之事。德以漸而至。此所謂始於為士。終於為聖也。俗以漸而成。此所謂日遷善而不知所以化之也。漸之義大矣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

厲義无咎也。

此一爻是言始進之士無汲引之人也。鴻水鳥。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故六爻皆以取象。干。水涯也。艮爲少男而居初。故曰小子。以喩士之新進者。周公繫漸初爻曰。初六始進於下。既未得其所安。而上復無應。則又失其所積。爲鴻漸于干之象。盖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水涯之地。則非其所安也。夫初以一介小臣。漸進之初動多杌。且衆讒被謗而有言語

之傷。似難免於咎者。然此乃遭時之窮。於吾無所虧損。雖不免於危厲。而可以无咎也。孔子釋初象曰。小子之厲。似乎有咎矣。然此乃時命之不偶。上復無應而然。非己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爲无咎耳。按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相傾相軋。無所不有。此昔人以仕宦爲危途也。而在始進則尤難。賈誼見嫉於絳灌。京房被讒於牢石。士方離疏釋蹻而遽欲與人家國之事。雖有効忠之心。安能免多口之

懼哉。士君子處此。固宜量而後入。勿越次以求進。勿率意以妄言。而聖君在上。亦必念新進小臣易招尤謗。常曲意以矜全之。則孤立之士。弗至蒙咎於盛世矣。

六二。鴻漸于磐。飮食衎衎。吉。象曰。飮食衎衎。不素飽也。

此一爻是言二之德足以安其位而享其祿也。磐大石也。衎衎和樂之意。周公繫漸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是抱德以待時

而無躁進之失者。上有九五之應。則遭逢聖主。而得以展布其謀猷矣。故德稱其位。而處之不危。功以稱祿。而享之不愧。如鴻漸于磐石之安。而飮食衎衎和樂而自適也。如是則得君行道。而正邦善俗。勳業無以加焉。其吉爲何如乎。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飮食衎衎。非得之不以道也。惟其有德而得君。則受祿於上。皆其分之應得。而不爲徒飽矣。不然。能免竊祿之誚乎。按人臣事君。曷取乎漸進。盖

涼德而居高則有具瞻之愧。無功而享厚祿則有尸祿之譏。若漸之六二。居天位。享天祿而安之以爲固然者。以其能措國家于磐石之安。納人民於燕衎之樂也。詩美羔羊之大夫曰。退食委蛇。嘉伐檀之君子曰。不素餐兮。其六二之謂歟。苟或反是。位則竊位也。食則伴食也。未有竊位而能致君澤民者也。未有伴食而不妨賢蠹貨者也。人可不審所自處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此一爻是言三之無德無應而不得遂其進也。陸。高平之地。周公繫漸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是雖漸進之德。而上無正應。又少與進之人。如鴻乃水鳥。在陸則不得所安。爲鴻漸于陸之象。故擬之於夫。則爲征而不復矣。何也。征行之事。惟集衆可以成功。而剛愎自用。孰肯協力以從事。其不復宜也。擬之於婦則爲孕而不育矣。何也。生育之功。必陰陽之相濟。而過用其剛。陰不足以輔乎陽。其不育宜也。是皆凶之道也。過剛之道無適而可。庶幾用以禦寇。則剛勇之氣或可成克敵之功耳。其不當用於漸進可知矣。孔子釋三象曰。夫征不復者。以其剛愎自用。違衆獨立。與羣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以其過剛不和。如有陽而無陰。失其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蓋禦寇以剛。則能倡勇敢之氣。使衆人同心協力以相保衛也。

按陰陽之理。當相應之位者爲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爲邪。九三以剛而比六四之柔。於夫婦之義爲邪矣。蓋以卦體言。巽女有歸艮男之象。女歸之所以吉也。以爻象言。四女無歸三男之理。相比之所以凶也。推之君臣朋友之間。莫不皆然。正不正之所關。夫豈細故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此一爻。是言四之危而能安。示以寡過之道也。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乎柯也。周公繫漸四爻曰。六四以陰柔之資。乘九三之剛。是人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未免見逼而不得所安。爲鴻漸于木之象。然巽體柔順。爲能有以善處之。則彼雖剛暴。亦不得以加於我。猶鴻漸于木而不得安。或得木中之平柯。而因以得所棲止也。如是則始雖危而終不危。亦可以无咎矣。孔子釋四象曰。

六四或得其桷者。以四性順而體巽。順則謙冲而無忤於人。巽則沈潛而克周於慮。遇難處之人。而有善處之道。此其所以漸進而得安也。按天下之事。以剛愎自用處之。鮮有不僨者。況對强暴之人。居危懼之地乎。惟貴而能下。智而能愚。從容以釋其疑。遜遜以消其忌。則不徒自全其一身。而且克濟夫大事。非有識者。豈能見及此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此一爻。是言五與二爲正應。始雖睽而終必合也。陵。高阜也。婦。謂二。周公繫漸五爻曰。九五居尊以臨天下。爲鴻之漸于陵者也。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六二爲五之正應。乃三四小人。從中間之。不得相合以成治功。如婦之三歲不孕者。然但邪不能勝正。二五雖若阻隔。久之自然會遇。彼三與四。豈能奪其正乎。故終莫之勝而吉也。孔子釋五象

曰。上下交而德業成。五之素願也。特爲三四所間。未得卽遂耳。今終莫之勝而吉。則君臣遇合。而治化可成。夙昔之志。於是乎酬矣。按三五二爻。皆言婦。三以四爲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故凶。五以二爲婦。正也。婦雖不孕而終莫勝。故吉。可見天下吉凶之理。不越正不正兩途。而君臣遇合。尤不可以或苟。二當羣情躁進之時。卓然自守。是寧從正道之難。而不肯趨捷徑之易者。正邦善俗。非斯人

奚賴。五之得二。其吉宜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
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此一爻。是言有德而高蹈者。其風世之功甚
大也。陸當作逵。謂雲路也。周公繫漸上爻曰。
上九居漸之極。所處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
眞超然物表。而爲賢達之極致也。有鴻漸于
雲逵之象。雖天下之人。未得蒙其實德之惠。
然淸風亮節。足以激頑起懦。而立斯世之坊

表。如鴻之羽可用爲儀。身雖不用。而其道未
嘗無用。吉何如哉。孔子釋上象曰。其羽可用
爲儀吉者。蓋天下之人。有志於富貴。則富貴
亂之。有志於功名。則功名亂之。上之志。卓然
獨立。有非富貴功名所能亂者。宜其節著於
一時。而風垂於後世也。按時至末季。士知進
而不知退。羨於寵利。貪於勢位。習以成俗。在
上者。非表章一二高世絕俗。翛然不滯之士。
不能起其眞頑而消其奔競。古之帝王。如唐

堯讓位於許由。成湯問道於務光。高帝降心
於四皓。光武屈體於嚴陵。豈徒崇尚匹夫之
節已哉。實見頹俗非斯人莫挽。名教非斯人
莫興。一人之制行。而天下之治亂因之。漸逵
之功。不在漸磐之下也。人知有用之用。而不
知無用之用更大。漸爻以是終焉。有以也夫。

䷵ 兌下震上

兌女在內。震男在外。男動女說。以女說男。不
得其正。六爻二四陰位而居陽。三五陽位而

居陰。自二至五。位皆不正。初與上。雖當陰陽
之位。而陽下陰上。亦爲失位。且三本柔而乘
二之剛。四本剛而爲五所乘。剛柔易位。內外
倒置。故彖辭爲征凶無攸利。然歸妹雖爲凶
占。而歸亦有辨。所歸果賢女。歸即是男女大
義。若非中非正之女。其害乃不可勝言。初九
有陽剛之德。是處卑位而能盡其常職。故彖
云征凶。而爻云征吉。二五得中。爲歸之正。三
不得位而乘剛。上爲女歸之終而無應。故皆

不吉。四雖震主。而不得位。故有愆。彖辭之皆爲凶。占者乃防禁之辭。究言其一失所歸。其害必至於此也。按咸與歸妹。皆男女之說。止而說則爲咸。動以說則爲歸妹。情同而動止異。是以咸則取女吉。而歸妹則征凶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卦兌下震上。以兌少女而從震長男。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有男說女。女從男之義。故名歸妹。卦辭言男女之合。不以正也。婦

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文王繫歸妹彖辭曰。男女之交。人道所不能無。必求諸禮而允協然後可以無歉。此卦以說而動。旣非吉利之道矣。况自二至五。位皆不正。則是男不能肅倡導之綱。女不能遵柔順之範。正家之節。此其失矣。征其免於凶乎。三五兩爻。皆以柔乘剛。則是陽不能制乎陰。而陰乃敢陵乎陽。尊卑之序。此其紊矣。又安往而利乎。按王者正天下之道。必托始於閨門。閨門之事。莫若取女

必有歸妹。取女固欲其吉。則歸妹豈聽其凶。而此卦旣言征凶。又言无攸利者。正欲使人知其凶則思所以去凶而從吉。知其不利則思所以遠害而全利。恐懼脩省。以嚴制其說動之情。而漸漬於禮義之化。庶幾他日無女謁之禍。聖人繫辭之意切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此彖傳是釋歸妹彖辭。以明歸妹之義也。孔子釋歸妹彖辭曰。歸妹之義。豈細故哉。蓋男女配合。古今不易之經。天地之大義也。何以見之。天地不相交感。則萬物不興。男女不相交感。則人道滅息。是歸妹雖爲女道之終。而生育實爲人道之始。歸妹所係之重如此。謂非天地之大義乎。然此卦之名歸妹者。非以男室女家之常理而言也。蓋以順爲正者。固妾婦從夫之道。而有待後行者。又女子于歸

之常。卦惟以說而動。則牽於情欲之私。而不
由於理義之合。男女皆爲不正。而女尤爲可
醜。此所以爲歸妹也。辭曰征凶者。葢人之相
與。正則吉。不正則凶。卦體自二至五位皆不
當。則男不能以正率乎女。女不能以正從乎
男。而廉恥之閑將至廢棄而不顧。此所以凶
也。又曰无攸利者。葢人之相與得其分則利。
失其分則不利。卦體三五兩爻皆以柔乘剛。
則男不能制乎女。女反得制乎男。而尊卑之

分。必致陵夷而莫救。此所以无攸利也。凡此
皆失終始之道矣。夫豈天地之大義哉。按陰
陽交感之常。男女配合之理。聖賢與凡庶豈
有二致。所重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耳。有禮義
以制其情。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閨門
肅而治化成。無禮義以制其情。則男牽欲而
失其剛。女恃寵而忘其順。德業傷而身名壞。
一念之分。而是非成敗係焉。其可不爲之深
儆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此象傳是言君子始合之當以正。而後能永
其終也。孔子釋歸妹象曰。澤上有雷。雷動則
澤隨。如女子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君子
體此。謹於夫婦之道。必正其始。而後可以善
其終。苟始合不以正。知其終必有乖離之敝。
是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始以善後也。按天下
之事。莫不貴其有終。以爲可久之道。然事之
有終者。不於其終之日而見也。必有其所由

始。惟始之得正。而不以不正繼之。則正其始。
而後無鮮終之變矣。故曰男女之合不以正。
以色幸者色衰而愛必弛。君臣之合不以正。
以寵進者寵盡而恩必竭。愼厥終。惟其始。豈
不然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
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此一爻是言女子有賢正之德。雖不得位。而
亦可以著承助之功也。娣從嫡以適人者。所

謂媵也。周公繫歸妹初爻曰。女子從人。惟居上有應者。乃爲正嫡。初九居下而無正應。則其歸於人也。不過爲娣之賤而已。故徒有陽剛之德。亦止淑愼其身。以承助其嫡。而不能大有所爲。猶跛能履。而不足以行遠也。然雖止於承助其嫡。而於分之所當然則已盡矣。故征而吉焉。孔子釋初象曰。女德以恒爲貴。初在歸妹之時。尙爲娣矣。然九爲陽剛。則是女子之有恒德者也。其跛能履吉者。正惟有是恒久之德。則雖不得主其功。而亦可以著承助之效。此其所以吉也。按生人所稟。陽爲淑而陰爲慝。故男子得陰。必爲柔媚之夫。女子得陽。亦稱賢明之婦。此陽之所以爲可貴也。聖人於陰陽之分。必爲之著其貴賤美惡者。豈偶然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此一爻是言賢女不得所配。但當固守其正

也。周公繫歸妹二爻曰。初九女賢而非正嫡。僅能承助其上而已。九二陽剛得中。是女賢而爲正室者也。乃所應之五。反陰柔不正。則刑家無主。而內助之功。不能以大成矣。如眇而視。不及遠也。然豈可以所配非良。而遂易其賢正哉。亦如幽人不偶於時。而抱道以守其貞可也。蓋幽人不以時之不偶而變其道。女子不以夫之不良而改其節。一也。孔子釋二象曰。抱道守正。而不改其常。此乃幽人之事。今二亦固守其賢正之德。而不改其常。與幽人之貞同也。若或少改其常。則亦何所取哉。按聖主賢臣。相得而彰。哲夫淑女。相資乃益。此皆古今盛事。所以讀二典之書。而懷慕乎都俞之風。頌周南之什。而企羨乎好逑之樂也。然遇有不齊。而節無可變。從一而終者。女子之常。故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席珍而處者。士人之常。故考槃之詩曰。獨寐寤宿。永矢弗告。亦盡其在我者而已。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此一爻是言女之不正而爲人所賤也。須待也。周公繫歸妹三爻曰。女子之德。莫善於正。莫不善於不正。六三陰柔不中正。既非婦順之善。爲說之主。又動情欲之私。是女德不貞人莫之取。故未得所適而姑待之。待之不得而反歸爲娣也。然則爲女子者。豈可不出於正乎。孔子釋三象曰。歸妹以須者。以三陰柔

而處位不當。急於待人而字。失女子之正道。故人亦莫之取也。蓋貴賤之權操乎人。而可貴可賤之理則實操於己。是以天爵在我。則予奪不能以外加。人爵在人。斯榮辱不能以自主。六三本非賤者。而急於從人。則先自賤矣。自賤而人不賤之者。未之有也。彼欲速而好進。甘於卑下而卒爲人所鄙者。亦何異於反歸爲娣者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此一爻是言女之賢者不輕於從人而終得所配也。愆期。謂過期。周公繫歸妹四爻曰。九四陽剛。有賢正之德。居上體。有貴重之義。而無正應。未獲佳配。故不輕於從人。而寧愆其婚姻之期也。然其所以如是者。蓋在遲歸以待所歸之時。庶幾可得良偶。不負夙昔之志而已。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所以愆期者。豈終於不行乎。蓋天下無無偶之婦。時至有必行

之理。竟其隱志。蓋欲有待而後行也。有待而行。決不至有輕身之悔矣。按女子守貞而後字。士人抱道以待時。其理一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得君行道。豈不切於中懷。而兢兢出處之際者。正恐枉尺未必能直尋。倘之數十年而壞之一日也。故曰。君擇臣。臣亦擇君。惟其不輕於致身。方能盡忠於所事。古之人當拜爵之始。而預卜其畢生建豎。大過人者。殆以此已。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此一爻是美女德之盛而能宜家也君女君也周公繫歸妹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尚德而不貴飾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夫女子貴飾人情所同乃其君服飾之盛反不如其娣之盛者是但知謙降以從禮而不事乎容飾也夫以至尊貴之女尚

禮而不事乎容飾則女德之盛無美不備如月之幾望而蔑以加矣宜家正位何吉如之

孔子釋五象曰富貴崇高之家莫不爲驕奢美麗之飾而六五帝乙歸妹反不如其娣之袂良何也蓋內既重則視外必輕五居上卦之中是其中德自有可貴者以其可貴之德而行則不文之文足以賁其躬矣又何貴於飾乎按女之所貴者在德而不在飾惟所貴在德則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妝私之意不

形於動靜詩美南國之夫人曰被之僮僮王姬之下嫁曰曷不肅雝皆所以言其德之盛也推而言之人君屈己下賢以誠不以文者其意實同於此蓋九二具剛中之德本有素絲之風六五有柔中之德克盡緇衣之好誠意交孚賢者未有不樂爲之用者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此一爻是言婚道之未成者大倫所由廢也

筐竹器承筐謂約婚之禮刲羊謂約娶之禮周公繫歸妹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無應陰柔則非賢正之女無應則過桃夭之時而莫有以之爲家者矣夫婚姻之禮女子之嫁僅以廟見男子之娶刲羊以告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爲之實士之宴其新婚而刲羊未見其血焉是則女不成嫁士不成娶違室家之願而廢天地之大義矣何所利乎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承筐而无

實則所承者虛筐而已。虛筐足以成女之嫁乎。此所以爲約婚而不終者也。其无攸利宜矣。按先儒言。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也。其實由身從人。責專在己。險儉輕躁之夫。但知進而不知退。一旦爲人所棄。其不掌玷而名辱者幾希矣。然使終於見棄不過其人之恥。倘或誤售於世。譬諸羣節之女忽操家政。必至踰閑蕩檢。不貽中冓之羞。必啓司晨之禍。其害可勝道哉。上六占

辭无攸利與彖同。是歸妹之不利。上六獨當之矣。

䷶ 離下震上

卦以明動相資爲義。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同爲陽剛。相須以成其用。故曰配。與他處之以應爲配者不同。他卦應爻皆貴陰陽相配。獨豐九三以至明之體應上六之至暗。剛爲柔掩。故有見沬折肱之象也。六五體本

柔暗。六二應之。九四比之。而皆有豐蔀見斗之象。至六五本爻。而曰來章有慶譽吉者。蓋六五爲豐之主。居震之中。六二文明中正。乃大賢在下者。爲之正應。五能屈己下賢而來致之。即有明動相資之益。非豐蔀見斗之說矣。按卦爲豐亨之象。而爻多警戒之辭。深慮豐之不可長保。必在明以善動。動合至明。撤蔀屋之蔽。取來章之益。則盈虛消息。皆自我操。而常如日中之照天下矣。蘇軾曰。豐者至

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此卦離下震上。以明而動。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皆致豐之道。故名爲豐。卦辭言人君當天運之隆。宜持盈而脩人事也。假。至也。文王繫豐彖辭曰。豐當時勢盛大之會。居天位而富四海。天下一統。治化四訖。豐固亨之時矣。夫豐亨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雖爲可

喜。而盛極即爲衰之所伏。此固可憂者也。然王者至此徒憂亦何益乎。但能持盈戒滿。守常而不至過盛。如日之中天而不昃焉。則明之所及無所不照。可以永保其豐矣。按豐者盛滿之象。似無可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蓋造化無滿而不損之理。惟人君時時以此爲懼。而不敢存侈肆之心。然後大業可以常守而勿墜。朱熹謂如捧盤水。戒競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所謂能憂者決不至於有憂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彖傳是釋豐彖辭。以明保豐之道也。孔子釋豐彖辭曰。卦名豐者。是事皆歸於一統。禮明樂備。物阜民安。治功盛大之謂也。然何以致此哉。卦德離明震動。明則察物而無遺。動則振作而成務。二者相合。故事無不立。而功

無不成。此其所以爲豐也。辭云王假之者。蓋王者當豐大之時。事有可爲。而力足自擅。則其志欲日廣。制度規爲。自然尚大。而有不安於狹小之勢。是以有憂道也。又云勿憂宜日中者。言王者守國常如極盛之時。則志氣清明。百務俱舉。而有以徧照乎天下也。蓋日惟中方能照萬物。君守中乃能照天下。一或過盛而不能常中。則遺於所照之外者多矣。豈人主之所宜乎。如是者何也。蓋嘗推盛衰之理。而確知中之不可過矣。日以中爲盛。日之既中。未有不昃者也。月以盈爲盛。月之既盈未有不食者也。豈惟日月。雖天地之大。其盈虛亦隨乎時。時乎息也。則氣機變化萬物顯諸仁。而天地盈矣。時乎消也。則氣機收斂。萬物藏諸用。而天地虛矣。時之所在。天地尚不能違。而況人事者。不出於天地之外也。治亂相尋。其能以常盈乎。鬼神者。不過爲天地之用也。屈伸相感。其又能以常盈乎。盛衰之理

無在不然此王者保豐之治宜守中而不可過也歟大抵豐亨豫大之時君臣上下不期侈而自侈豈獨常人爲然賢智之稚乃有更甚者非不明也而過乎明則鋪張揚厲之念生矣非不動也而過乎動則好大喜功之舉多矣驕心一生何所不至故聖人急急惕之以憂若曰世之所謂安者乃危之伏也世之所謂治者乃亂之機也蓋先奪其所恃而後可告以持盈保泰之實事也語云以一人治

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天佑下民作之君正欲其勞而豈貽之以逸也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天之威明以治獄也折謂剖斷其曲直致謂推致其重輕孔子釋豐象曰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爲獄者天下之大命而刑者一成而不變者也故於獄之未決則取電之明以折其獄剖斷其曲直而必得其情實惟明克

允也獄之既成則取雷之威以致其刑推極其輕重而必當其罪惡惟斷乃成也夫明以折獄威以致刑則用法平允而天下無冤民矣此保豐之道也按噬嗑明在上威在下是明得事理民未有罪而先立法於此以待異日之用故曰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法時能洞悉下情而上之用威方無過差故曰折獄致刑然則王者之用刑雖云威照並用而又必以明爲主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此一爻是言人貴相資之益而不可恃才以求勝也配主指九四旬均也周公繫豐初爻曰天下之相應者如陰應乎陽柔從乎剛常非均敵初九與九四同爲陽剛則彼此適均宜其不相得矣然致豐之道非明無以照非動無以行原相資也今以初九之明而遇九四之動則明足以灼其理而動又足以致其

用。是四乃初之配主也。雖勢分才力似不相
下。而德實相成。則何咎哉。由此而往。何功不
立。何事不濟。而且有尚矣。孔子釋初象曰。初
之與四。雖皆陽剛。而明動相資。固可無咎矣。
然與人共事。凡遇才力之均者。必虛心以下
之。庶可以成天下之功也。使或萌一求勝之
心。而欲由其上。是爲過旬。則將相忌相仇。而
災患隨之矣。按人臣事君。協恭和衷則相濟
而成功。負氣爭能則相厄而兩敗。漢之盛也。

魏相以嚴總職。丙吉以寬治民。未嘗以寬嚴
相左也。唐之興也。房玄齡善謀。杜如晦善斷。
夫且以謀斷交資也。此皆一心爲公。而視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安有媢嫉爲懷。彼此傾軋
以致禍延於國者乎。爲人君者。務求公忠無
私之士而用之。庶可化偏黨之弊。而收師濟
之效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事君。當積誠以爲感悟之
本也。蔀。障蔽也。周公繫豐二爻曰。六二當豐
之時。爲離之主。是人臣之有明德者。而上應
六五柔暗之君。非不竭智盡力。而無如忠愛
雖切。終不能自達於上。正猶豐大其蔀屋。而
日中之至明。反可以見斗。是太陽無光。其昏
已甚矣。使不度其勢之不可。而往從之。遽欲
釋其惑以開其蔽。則反重君之猜疑以取疾
害而已。惟在積誠意以感發之。艱難有所不

辭。讒謗有所不懼。祗此恪共震動一念。歷久
而不渝。庶蔽可開而惑可釋。君心不患其難
格也。不亦吉乎。孔子釋二象曰。人君之蔽雖
難以口舌爭。而其本來之明。未有不可發者。
特積誠未至。不足以感動之耳。所謂有孚發
若者。正言一於孚信。以感發君志而行其道
也。事君者可不勉哉。按君臣之道。根於天性。
人臣効忠於主。不顧事之濟否。而徒欲博一
已之名高。即此念不可以對衾影。安可以對

吾君。宜乎方員枘鑿之不相入也。夫事君如
事親。然。故諫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古
來城闕者。莫若大舜之親。舜惟夔夔齋慄。而
親自允若。由此觀之。天下第有不盡職之臣
子。安有不感格之君父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
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此一爻是言人之有德而不見用於時也。沛
當作旆。謂幡幔也。沫。小星。周公繫豐三爻曰。

九三居明體之上。本至明者也。乃以至明而
應上六之至暗。是在我之明。反爲所蔽。而不
能以自達。爲豐其沛。日中見沫之象。夫豐沛
則障蔽更甚於蔀。所以沫之小星。雖日中而
亦見也。若是。則在己之明。亦歸於廢棄。而置
之無用之地。又爲折其右肱之象。然此非己
之不明。乃人之不能用其明。所遇非其主耳。
於三何咎焉。孔子釋三象曰。賢臣必遇明主。
斯可有爲於天下。豐其沛者。是以己之明。而

反爲人所蔽。終不能成濟豐之大事也。折其
右肱者。三之才本足爲當世用。乃因時而廢。
亦終於無用而已。何其所遇之窮哉。按豐之
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以陽剛之體。應上陰
柔。處震之終。止而不動。上無可發之明。欲爲
而無所賴。三亦何所自見其明乎。夫君爲元
首。臣爲股肱。必元首有明聖之德。而後股肱
奏匡濟之功。觀乎此爻。而知聖人責難於在
上者至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
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
行也。
此一爻是教人援同德以偕進。斯可共濟天
下之事也。夷。謂等夷。指初九。周公繫豐四爻
曰。九四以陽剛當豐之時。而上比六五柔暗
之君。諫則不行。言則不聽。雖有明德。爲所蔽
而不得達。與六二同。亦爲豐其蔀。日中見斗
之象。然君心未明。惟在所養。一人正之則不

足。衆賢輔之則有餘。幸初九同一陽剛之德乃其等夷。四與之同心協力。共匡君德。庶暗昧可啓。豐亨可保。其道得吉也。孔子釋四象曰。豐其蔀而明不得達者。由其近六五之柔暗非所處而處。居位之不當也。日中見斗者。處非其位。則以己之明。投人之暗。而反為所蔽。是以幽暗而不明也。所謂一人正之不足者也。遇其夷主者。己不足以啓人之暗。猶幸藉初之力以共濟。庶幾事尚可為。而以吉行也。所謂衆賢輔之有餘者也。按書言昔在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信乎助成主德。非一士之功也。而其權則操之大臣。昔趙烈侯欲賞歌者。其相公仲連進士牛畜荀欣徐越。令侍左右。烈侯悦之。曰。歌者之田且止。如連者可謂善格君者矣。是知大臣之道。全在以人事君。人君在上。但觀大臣之能進士與否。而其賢不賢。可概見已。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能用賢以保豐也。周公繫豐五爻曰。君道貴於明。而病於暗。然所謂明者。非必盡取之己而足也。六五質雖柔暗。若能屈己下人。而來致章明之賢。資人之明以為明。藉人之哲以為哲。則羣材豫附。自足以享豐亨之慶。而流美譽於天下。是身安而豐可長保也。吉何如哉。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來章而吉者。蓋能招來賢士以輔己德。其效豈止有美譽而已乎。實得用賢之利。可以長享其豐而有慶也。按人君之德。莫貴於明。但自恃一人之明。其明小。能用天下之明。其明大。此非獨為豐之六五言也。稽於衆。舍己從人。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古之聖王。莫不皆然矣。然又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達四聰。明四目。議必集夫盈廷之公。論必採夫國人之衆。方可去其偏而得其兼。不然。所信任者。或非其人。必至欲用人而反為人用。此求明而愈

失其明安能免豐蔀豐沛之憂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此一爻是言昏暗之極而不能自反也藏謂障蔽周公繫豐上爻曰上六以陰柔之質居豐極而處動終是當四海無虞承平日久乃恃才妄作好大喜功明極而反暗者也其居高自蔽之象如豐其屋而蔀其家者夫居豐

大而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如闚其戶閴靜無人直至三歲之久而終不覿人也迷而不知自反則障蔽已深其凶甚矣孔子釋上象曰豐其屋者言其居豐之極懷滿假之心處動之終負驕盈之氣若屋之高而翔於天際也闚其無人者豈果無人乎自為障蔽暗而不見人也以亢自居至於久而一无所覿豐其可恃乎哉按上六一爻正與六五相反以五能用人之明以為己之明上昏人之明而適以絕己之明也然其病不在艱難多故之時而在晏安無事之日蓋昇平既奏驕侈必生正直之士日遠而諂諛之人日進雖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不可得无人不覿凶斯至矣聖人知有天下者豐業已成則豐屋蔀家之事勢所必至故特危辭以戒之敬怠之幾出此入彼而治忽判焉可不慎歟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二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三

䷷ 艮下離上

卦內艮外離。止而麗於外有旅象焉。又山止不動猶舍館也。火動不止猶行人也。居莫如止。故以艮為體。往莫如明。故以離為用。旅莫善於柔。爻柔者吉。剛者凶。處旅之道也。旅不能無得喪。爻柔則得。剛則喪。必然之理也。卦唯二三兩爻得其正位。然九三剛而不中。處非其地。唯六二柔順中正。與六五兩柔相應

有賓主同德之象。六五雖不得位。然卦從乾變。六五含乾之剛健而得柔之文明。居上卦之中以順乎二剛。得處旅之道。彖所謂小亨旅貞吉者。二爻是也。行旅之間。柔得中不取辱。順乎剛不招尤。止而不妄動。明而識時宜。亦安往不吉而亨乎。孔子以東西南北之人而為萬世師。用旅之道者也。且聖人之隨寓而安。過而不留。何者非旅。又不特一行旅之用矣。

旅。小亨。旅貞吉。

此卦艮下離上。山止於下。火炎於上。有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名為旅。卦辭言處旅者當以正道自守也。旅謂羈旅。文王繫旅彖辭曰。人當羈旅則失其本居。而身寄於外。親寡情疏。難以得亨。以卦體六五得中而順乎剛。卦德艮止而麗乎明。雖羈旅本無大通之理。而處之有道。則尚可以自通而小亨。夫旅非常居。似若可以苟者。然道無往而不存。苟非

善處。鮮不失矣。故必禮以律身。智以照物。非賢不主。非善不與。守其旅之正而須臾不離。斯得處旅之道而吉矣。大抵常變久暫。惟遇所遭。故旅者。生人之所不能免也。而吉凶悔吝。全在乎處之正不正。聖人之垂戒深矣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旅彖辭而明旅之難處也。孔子釋旅彖辭曰。旅之所以小亨者何哉。蓋處旅

之道貴乎得中。而病於自用。今以卦體言之。六五柔得中而在外。順乎上下之二陽。是在己既有柔中之德。而謙卑適宜。又能順附乎陽剛。而恭順不失。處己處人。兩得其道。則其所如皆合矣。抑處旅之道貴於靜正。而患於不明。以卦德言之。艮止而離麗乎明。是內既靜專而不失於妄動。外灼物情而不迷於所往。內外交盡其善矣。是以在旅而小亨。而為旅貞吉也。夫卦德卦體如此。而僅得小亨。則

非得中而順剛。內止而外明。即不得以小亨矣。必守正而後得吉。則少不正而即不得吉矣。是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則旅之時義不其大哉。甚矣旅之難處也。按人當羇旅。是失其所居之時。剛必招禍。而柔必取辱。所以處之者。誠不可無其道也。然平陂之形雖在於世。而貞正之守。則在於我。君子素其位而行。亦惟正己而不求於人已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象傳是言君子慎刑之道也。孔子釋旅象曰。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主刑者民之司命。故當其用刑之時。審察必極其明。而使無遁情。又不敢以慢易之心乘之。而務加謹慎。輕重得宜。出入惟允。如山之止以為慎。而不敢輕忽也。明慎既盡。而斷決隨之。當刑即刑。當宥即宥。如火勢之不留。而不至淹滯也。按明慎者君子之仁也。不留者君子之義也。仁義並用。而治獄之道盡矣。義而

不仁。則傷於暴。而濫及於無辜。仁而不義。又傷於懦。而咸阻於強梗。必如君子。然後可當折獄之任。而天下無冤民也乎。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此一爻是為處旅卑陋而召禍者戒也。瑣瑣。細小卑賤之貌。周公繫旅初爻曰。初六以陰柔居下位。是旅之志意汙下。而規模局促者也。其才質瑣瑣。而無遠大之槩。如是則誰其

乎之乎。自輕而人輕之。自侮而人侮之。災咎之至。非自外來。實己有以取之耳。孔子釋初象曰。人之志量原不可以卑陋。初六之旅瑣瑣者。其志量局促。亦已窮矣。所以來人之輕侮而取災也。按旅之致窮。不在位之卑下。而在志之猥瑣。舜之陶漁。伊尹之鼎俎。說之版築。鬲之魚鹽。聖賢未遇之時。未嘗不親瑣事。顧志趣超然。物自不得而累之。初之位與志。皆極瑣陋。故窮而致災如此。君子所以惡居下流也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此一爻是言處旅之最善者也。即。謂安。次。謂舍。周公繫旅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與物無忤。而處置得宜。以是處旅。有無往而不吉者。故次者。旅之居。二則即次而有以安其身。資者。旅之用。二則懷資而有以裕其用。童僕。旅之服役者。二則得僕之良信。為能無欺而有所賴藉。蓋旅中之善。要不出此三事。惟其德全。故旅中之所當得者。皆無不備耳。孔子釋二象曰。當旅之時。不能無賴乎童僕之用。亦不能免乎童僕之欺。使不得其人。則即次不安。而居亦難保矣。今得童僕之貞。則無欺有賴。而可以無患。是以終无所尤也。按天下無事不藉乎人。而當旅之時。得人為尤急。苟能得人。則身不勞而勢不孤。所以保其居而裕其資者。皆有賴矣。然惟御下有方。仁足以育。義足以正。衆自樂而從之。故曰。水就乎下。人就乎善。豈不信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此一爻是為過剛而失處旅之道者警也。周公繫旅三爻曰。處旅之道。貴於柔順謙下。今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驕亢自高而御下寡恩。鮮有不困於旅者矣。故以此處人。則人莫之與。如焚其次而失其所安。以此處下。則

下皆不從。爲喪其童僕。而一無所賴。夫所居旣無安處之安。而在下復有叛離之患。雖九三之心初未嘗不正。然能免於失依寡助之厲乎。孔子釋三象曰。旅而焚次。則身失其所安。亦已傷矣。況又喪其童僕乎。夫當旅之時童僕乃其所藉賴者。乃過高自亢。而失其心。何以致其服從而樂爲我用乎。其義必至於喪也。按三與二正相反。觀二之所以得。則知三之所以失矣。夫居剛用剛。在平居猶不可。況羇旅之時乎。若三貞可爲。過剛無徒者以此接物而御衆。安往而不致困窮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此一爻是言處旅者身雖安而志未得也。資謂資身之具。斧謂防身之器。周公繫旅四爻曰。九四以剛居柔。是能用柔而下人者。故於人無所忤。於事無所拂。以此處旅。雖未獲即次之安。然旅其所可旅之處。是已得所歸而安矣。雖未能懷資而裕。然旣得資。則足以自利。得斧則足以自防矣。但在上之五非陽剛之與。在下之初惟陰柔之應。則所處非久安之地。所與非可仗之人。何能伸其才而遂其志乎。故雖有旅處資斧之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孔子釋四象曰。旅貴於行。處而不行。非旅之亨矣。所謂旅於處者。九四以陽居陰。非其正位。故處而不能行也。上無同德之助。下無可援之人。豈能盡如吾意哉。故雖得資斧。足以自利而自防。然其心終有所未快也。按四以近君爲當位。獨旅之六五不取君義。故四爲未得位。而心有不快。蓋士君子本以得志行道爲願。當旅之時。豈肯以苟安自便而遂已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此一爻是言得遇其主而名獲顯也。雉文明之象。命名也。周公繫旅五爻曰。六五爲離之

主。本體柔順其德文明。而又得中道者也。以羇旅之人。觀光上國。不免道途之費。如射雉者亦未免於亡矢也。然身名由此顯。終克以譽命傳之無窮。則所喪者少。而所得者多矣。

孔子釋五象曰。終以譽命者。以其有文明之德。而爲命世之才。則出其學術抱負以達於君。而名譽升聞於上也。按此卦六五爻辭所以不取君象者。以天子四海爲家。無旅故也。故變其例。以旅人之觀光者當之。然卽以在

上者言。因其德之柔順文明。而來四方之士。未始不可取象於君也。可見變易之中而有不變易者存。易無典要。殆謂是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此一爻。是爲過剛而失所居者警也。旅人。指上九。周公繫旅上爻曰。上九過剛。處旅之上。是驕亢自高而卒無所依。夫自高而失其所依。如鳥以巢爲居。而見焚。則不得所安矣。其在旅人。始焉鳴豫自適。而驕樂於未焚之先。終焉後事與嗟。而悲號於既焚之後。旅之極困者也。所以致此者。由其過剛處旅之上。當離之極。自驕以乖和順之德。如牛爲柔順之物。而忽然失之。似喪牛于易者然。焚號之凶。其能免乎。孔子釋上象曰。當旅之時。惟謙順可以自安。上九處旅時而好高自上。必不見容於人。以義揆之。自應巢焚而失所安也。又

言喪牛于易者。由其驕氣方盛。故失其柔順之德。而不自聞知也。使其早能覺悟。亦何至於焚號乎。按旅之時宜用柔。不宜用剛。故三陽皆爲不利。九四之不快。不及乎中也。九三之焚次。上九之號咷。過乎中也。不及雖未免於弗振。而過剛必至於摧折。蓋天下志驕氣溢之人。但知取快目前。而不悟後患之至。凡事皆然。豈獨處旅之道哉。

䷸ 巽下 巽上

巽以順乎人情。如風之動。風無微而不入。以爲天之號令。故有風以先之。復有風以隨之。論上巽以象君之出命。下巽以象民之從命。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爲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爲重。蓋巽本取柔之卑伏。然當巽之時。陽亦用巽道以懷服乎下。故史巫紛若。先庚後庚。皆有丁寧詳審之意焉。總之巽之爲卦。以居中得位爲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與上則中位俱失。唯以九居五。位

乎中正。所以吉無不利。而爲申命之主。蓋陰始生而陽順之。二五其最近者也。剛而有巽義。所謂剛巽乎中正也。二五操用事之地。而初四處其下。無違乎教命。所謂柔皆順乎剛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卦上下皆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象爲風。其性能巽以入。故名爲巽。卦辭言人有所爲。自用則小。而資人則大也。文王繫巽彖辭曰。凡天下之事。陽剛有任事之力。陰柔無幹理之才。此卦以陰爲主。才力不足。未克大有所爲。僅可以小亨耳。幸能以陰從陽。則己於人無所拂。人於己有所資。事可立。功可成。而利有攸往也。然必所從者爲陽剛中正之大人。乃爲得其正。而有利見之益。可不愼歟。

按八卦之重。上經先乾次坤。先坎次離。下經先震艮。次巽兌。皆崇陽也。巽次旅。旅曰小亨。離之一陰順乎上下之二陽也。巽曰小亨。巽

之一陰上從乎二五之陽也。從陽則利。不從陽則不利。可見陽爲貴而陰爲賤矣。聖人示陰以從陽之利。正欲其安爲賤之分也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彖傳是釋巽彖辭。以明剛柔有相資之義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指初六六四。孔子釋巽彖辭曰。此卦上下皆巽。是重巽也。巽之義爲入。重巽則深入之至矣。大人君

之入人巽重乎命命巽則人君所以施命而告四方者不厭反覆丁寧之詳有以直入乎人之隱此重巽乃爲申命也卦辭言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蓋以卦體之九五言之天下剛者恒不能巽順九五剛也而巽入乎中正之德是爲上者剛足以斷執而出之以中施之以正則以一人之中而使天下之不中者歸於中以一人之正而使天下之不正者歸於正以此建中於民表正於世而爲所

欲爲則志無不行矣又以卦體之初六六四言之天下柔者多不能自振今以初之柔而順二之剛四之柔而順五之剛則柔得剛以爲助不徒一於巽順而可以奮發有爲矣夫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而利有攸往然有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又爲大人之象而利見大人也按剛柔不可獨用亦不可偏廢一於剛而不得其中則必至暴戾而無以宜衆一於柔而失陽之助則必至退怯而不能

自行夫惟剛柔交濟則不競不絿無所施而不當矣若徒以一陰潛伏之爲巽而不知初四有順乎陽剛之象五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豈可得而見耶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巽之象而有深入民心之政也隨相繼之義孔子釋巽象曰風本善入之物風行相繼則無物不入巽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訓示萬民而命令不詳無以入

斯民之志凡事關紀綱法度之大禮樂刑政之重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必以其所行之事先爲申其命令致丁寧反覆之詳使自近及遠無不曉然於上之意指然後從而行其所命之事焉自有以浹洽乎民而無不遍矣按人君出政必有命令以布之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此何心哉無非欲通上下之情而始不至扞格耳苟無眞實之心而徒鋪張於誥戒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恥

之風。違中之諂。不能戢强藩之弊。雖中命何益耶。此大哉之言。必本於一哉之心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此一爻是言初之無斷。而示以矯偏之道也。進退。謂不果。周公繫巽初爻曰。初六以陰居下。爲巽之主。是卑巽之過。一於柔懦者也。於是凡事之來。皆退怯而不敢爲。當行復止。方進復退。爲進退不果之象。夫天下之事。惟斷

乃成。退怯如此。曷克有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振其懦而作其氣。出其果斷以濟巽之所不及。則自不安於退。而能遂其進矣。何利如之。孔子釋初象曰。天下事之行止。皆由於志。初六之志有所疑而不決。故欲進而不果於進也。又曰利武人之貞者。蓋人之志治則決。亂則疑。苟能先治其志。而有一定之主。尚何進退不果之足患哉。按人之氣質。必有所偏。世能力矯其偏。斯爲善變化。夫氣質洪範三德。正直而外。高明者則用柔克。沉潛者則用剛克。初之柔弱不振。所謂當以剛克治之者也。聖賢教人之法。帝王治世之權。皆不外乎此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卑巽以達其誠也。牀下。謂卑者所處。古者尊者坐於牀。卑者拜於牀下也。史職卜筮。巫主禱祠。皆通誠意於神明者。

周公繫巽二爻曰。二以陽處陰。既不敢自安。而居下得中。又不爲已甚。故能順以自持。行過乎恭矣。然由實意以達外。初非流於諂也。卑以自牧。事過乎謙矣。然本孚誠以發越。又非失之媚也。猶巽在牀下。而用史巫丁寧煩悉其辭。以道達於神明之前。此爲善用其巽者也。如是則克盡事上之道。而收格君之功。吉而无咎。又何疑焉。孔子釋二象曰。二之用史巫紛若而乃得吉者何哉。以二居下體之

中。為得中道。小心而不失於卑諂。巽順而不同於取容。此所以為吉也。按下之事上固貴乎柔巽。然必有至誠以將之。所謂敬發乎中。不以迹而以心也。勿欺矣於靖獻之先。納牖出於積中之素。則將順其美。固見夫恪恭。而匡救其失。彌形夫忠愛。唐太宗謂魏徵人皆言其疎慢。朕獨覺其嫵媚。誠有以也夫。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此一爻是言不恒其巽者有取辱之道也。周

公繫巽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也。其巽也特勉為之耳。夫勉為之者。雖可強飾於一時。而不能堅持於永久。為頻巽而頻失之象。如是則終歸於不巽。而以滿招損。不亦吝乎。孔子釋三象曰。巽本不可以偽為。九三之巽。非出於中心。雖強以欺人。而故態復發。自不可掩。則終不足以欺之矣。其志不已窮哉。按天下之理。誠則可久。不誠則不可久。若勉為巽而不出於誠。是欲以聲音笑貌襲而取之者也。自以為其術甚工。而其患卒不免於窮。作偽心勞日拙。亦何益之有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此一爻是言能下人者來多助之益也。田謂田獵。三品。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周公繫巽四爻曰。六四陰柔無應。是既不得在己之力。而復不得在人之力者。况上之所承為五。下之所乘為三。又皆陽剛。而非陰柔所

能處。似不免於悔矣。然其用柔能下。秉謙恭以接物。本和易以近人。故所承與乘之陽剛。非獨不之侵。反為之助。而悔可以亡。且不獨僅有所獲而已。賢才蒙集。共効協贊之功。舉策畢收。咸獻匡勷之益。殆如田獵所獲之多。足以備三品之用也。孔子釋四象曰。田獲三品。則所獲者為已多矣。四謙以下人。而人為我助。則凡事無不得其所求者。故不但無悔而實有功也。按人之不肯下賢。總欲功必自己

由耳。不知能虛懷下人。收天下之賢。象以爲國用。則天下之功皆其功也。此其理尤爲人臣者所當知。故曰。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事君以身者勞而寡效。事君以人者逸而多獲。此之謂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此一爻。是言貴更新以善治也。庚。更也。先庚三日。謂丁。後庚三日。謂癸。丁所以丁寧於其

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周公繫巽五爻曰。五居巽體。恐其承前人之積弊。未免有苟且偸安之意。宜有悔矣。然幸有陽剛中正之德。終能奮勵改圖。則有貞而吉。可無巽懦之失。是得亡其悔而无不利也。夫始之有悔。是无初也。亡其悔則有終矣。此皆改圖之善也。然當其時。必丁寧於未變之前。而熟思審處。務爲先事之防。使吾之所爲者。與皆盡善之規。然後從而變之。又必揆度於旣變之後。而遠慮深謀。求爲善後之策。使吾之所爲者。與皆經久之圖。然後從而安之。如是則所革皆當。人皆信從。世爲法則。而得吉矣。孔子釋五象曰。五之所以得吉者。以其所居得陽位之正。而居卦之中。有此中正之德。則意見不偏。施爲允協。所以丁寧而揆度者。莫非本此德以行之。故貞而吉也。苟無其德。安能善變而得吉乎。按蠱言先甲後甲。巽言先庚後庚。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造端也。蠱之敗壞

已極。故以造事言之而取諸甲。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巽之積弊漸萌。故以更事言之而取諸庚。此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此一爻。是爲過巽而無斷者警也。喪其資斧。失剛斷之象。正。必也。周公繫巽上爻曰。上九處巽之極。巽不以正。而失其陽剛之德。象爲巽在牀下。而過於卑巽。以至懦而不[illegible]。威斷

絕無如喪其資斧者。然縱使施於當巽之地而柔弱無以自振。遂致取人之侮。雖得其貞。安能免於凶乎。孔子釋上象曰。巽在牀下者。言上居巽之極。專以巽順爲心。其巽至於已甚而窮也。喪其資斧者。過巽則失其剛斷。自然取辱而招侮。有可必其凶者矣。按上九巽在牀下。與九二之取象同而有吉凶之異者。蓋九二巽在牀下。而用史巫紛若。則爲過而不過。所謂不至已甚者也。故達其孚誠而得

吉。此爻巽在牀下。而喪其資斧。則爲巽之太過。而失其陽剛之德矣。故流於卑諂而獲凶。學易者其可不知所以自處乎。

䷹ 兌下兌上

取坎水而塞其下流爲兌澤。澤有喜氣洋溢之象。又 陰進乎二陽之上。爲氣之舒散乎外者。故近乎說。然說之爲道。苟不以正則流爲邪媚。故彖戒以貞。而爻貴夫剛焉。蓋說之易涉於不正者。病在柔外。而說之所以得其正者。實本剛中。三與上爲柔外。故能說。二與五爲剛中。故能利貞。三以柔居剛。爲下兌之主。來而求陽之說。其惡易見。故本爻凶。上以柔居柔。爲上兌之主。引而致陽之說。其情難測。故比爻尤不可以不戒。六畫唯初有廓然大公和而不同之象。爲得說之正而已。按聖人於三女之卦。多以貞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故皆以正言也。

兌亨。利貞。

此卦上下皆兌。一陰進於二陽之上。非其所望。喜見乎外。故名爲兌。卦辭言說當出於正而不可妄說也。文王繫兌彖辭曰。卦體剛中而柔外。人誠能以剛中之正說人。則人情無不樂吾之可親。上感下應。懽忻交通而自亨。夫說固有亨道。非道求說。又在所當戒。故必其所說者。一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無邪佞柔媚之私。乃爲利也。按說有亨道而必利於

貞者是因其所不足而戒之之辭也。此王道之熙皡所以異於霸者之驩虞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彖傳是釋兌彖辭而極言其說道之大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孔子釋兌彖辭曰。卦名兌者以一陰進於二陽之上喜見乎外有和說之義故名兌也。夫說固有亨道矣而

又利貞者何哉。蓋以卦體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剛中固無不正。而柔外似有不正之嫌。故必其所說者出於義理而無妄說之私。則所說得其正。乃爲利耳。夫其所以利於貞者推而極之天人之大。亦總不外此正而已矣。蓋說而既得其正。則上合天理。可以順天而不悖。下葉人心。可以應人而不違。由是本此說道之正。而率民以趨事。則民皆樂於効力而忘其勞。率民以犯難。則民皆急於

向義而忘其死。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今乃忘其勞忘其死。豈人之情也哉。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正所以逸之。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爲仁。殺之亦所以爲仁也。豈非說道之大自能使民勸勉矣哉。按說之大者以其正也。正則民勸而其說乃大。如大禹之治水八載。周公之東征三年。可爲忘勞忘死之驗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兌象而得互相滋益之道也。麗附麗也。孔子釋兌象曰。凡天下之不相說者多由於不相同。兩澤相麗。彼此相資。是雖無情之物。而同氣相求。同類相益。實有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體之。而以朋友講習焉。蓋徒講不習。則中無實得。徒習不講。則開悟無從。於是論說以講之於先。體驗以習之於後。則究其理而所知者益精。踐其事而所能者益固。相說之益莫有加於此者矣。按

習者服習其事。而朋友則所以講明其義也。其義既明。至於踐行其事。則非朋友所能用力矣。故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此一爻是言說人者當由於正也。周公繫兌初爻曰。初九以陽居卦下而無應。夫陽剛則不失於柔媚。處下則不失於上求。無應則又不失於私係。是其所說者出乎性情之中正。而於天理無所乖。於人情無所拂。如是則其所說者無偏黨之私。而得其正矣。何吉如之。孔子釋初象曰。凡說人者於理未順。則所行不正而行可疑矣。和兌而得吉者。其所行皆本謙恭以待物。而無偏私之可疑也。使其不正則有所疑矣。安得爲和哉。按和之與同有異。初處說體之下。得陽剛之正。是說而不流於邪者。故爲和而得吉耳。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此一爻是言說人之出於誠也。周公繫兌二爻曰。九二以陽居陰。似不足以取信於人。所行有悔矣。然以其有剛中之德。則所說一本由衷之誠。而非僞爲於外者。以孚而說。則上焉得君。下焉得民。內焉順親。外焉信友。孚誠所感。未有不動者也。是雖有可悔之事。而亦不見其爲悔矣。故得吉而悔亡也。孔子釋二象曰。說而不由於孚。則其志不誠矣。所謂孚兌之吉者。由二之孚信。一出於誠實之志。而無少僞妄。所以孚兌而得吉也。按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乃天下視其所說以爲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爲說媚之所惑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爲阿諛而求說者警也。來兌謂來就二陽以求說。周公繫兌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是說之妄者也。又爲兌主。則濵於說者矣。夫位居下體。則所說者宜在上。乃上無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初之剛正。二

之剛中。三雖求說而不能得其說。欲說人而人不我與。則淪於汚賤而可恥矣。其能免於凶乎。孔子釋三象曰。三之來兌而凶者。蓋以陰柔不中正。德不足以自守。甘於妄說而人莫之與。所以無往而不凶也。按說貴出於正。三以陰柔之質而說不以正。夫非正而求說則爲邪佞之徒矣。其得凶也。所謂名實交喪者耳。不亦可以爲媚悅求容者之大戒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去邪從正者當決其志於一也。商兌謂商度所說。周公繫兌四爻曰。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將欲說五則三乃情之所係。將欲說三則五乃理所當從。君子小人之間。度量而擇所從。未能自定爲商兌未寧之象。當此之時。正天理人欲公私之界。不可不審所從也。幸四質本陽剛。則陰柔原非其所。爲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是始雖疑而終則斷也。去邪從正。不亦深可喜乎。孔子釋四象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故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使一牽於柔。則將淪胥而爲小人之歸矣。今九四能介然守正而疾邪。則有以保其名位而不墜其風節。將得君行道。福澤及物。是不但有喜而實有慶也。按大臣處近君之位。貴絕私黨以奉公。使不審所從而輕爲親比。則奔走於下而求說者必多倖進之門矣。聖

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正所以開示正道而隄防其邪心也。然正人之謇諤雖君子亦憚其過剛。宵小之柔邪即賢者亦樂其易近。是以尤貴有知人之明而嚴辨之於早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此一爻是爲人君惑於小人者戒也。剝以陰消陽也。指上六而言。周公繫兌五爻曰。上六陰柔小人。爲說之主。而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當說時而居尊位。

密近上六之小人，狃於所說而相信之。是孚於剝也。夫陰柔小人，內則蠱壞人之心術，外則斲喪人之行業，信非其人，則有危道矣。孔子釋五象曰：九五孚於剝者，以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自恃可以去小人，謂其不能爲吾害也，乃反爲小人所惑，受其剝而不自知，非五傷於所恃乎。按說之感人，易於相得，不知其感之者，將以剝之也。故以虞帝之聖，而畏巧言令色，豈非說之易入而深可懼乎。聖人以孚剝言之，所以戒輕信之失者切矣。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之說不以正也。引，謂引下二陽。周公繫兌上爻曰：上六以陰柔成說之主，而居說之極，是所務專在於說人也。故引下二陽相與爲說，在人之從不從，固未可必，而彼之性質柔媚，其欲致人昵己者則如此耳。孔子釋上象曰：凡說之出於正者，其心必正大而光明。上六引人以爲說，是其心之所

存私而不公，邪而不正，其心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若本剛正剛中以爲說，其心迹人得而共見之矣。按以動而求陽之說，其惡易見；以靜而誘陽之說，其情難知。此引兌之所以未光也。

䷺ 坎下巽上

坎水在兌澤之上，則爲澤所節止；坎水在巽風之下，則爲風所離散，故曰渙。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以風行水，故通之極而至於渙散。二四爲成卦之主。下卦本坤，剛來居二，不爲陰柔所困；上卦本乾，六四以柔居柔，得位之正，不應初而上同於五。剛不爲柔困，柔不與剛忤，剛柔相得，渙之所以能亨也。以六爻言，唯剛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爲能拯渙。初柔而二剛，二附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爲壯吉，而二奔机得願也。五剛而四柔，四上同五，在上相合以成濟渙之功，故四渙羣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皆協力

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之難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坎下巽上。風行水上。有離披解散之象。故名爲渙。卦辭是言人君濟渙之道也。渙。散也。假。至也。文王繫渙彖辭曰。卦以巽風而行坎水之上。水遇風則渙散。渙之象也。夫渙則人心已散。若難以得亨者。幸卦變自漸而來。

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是有可據之勢。既有其才。復有其輔。則渙有必濟之理。而可亨。夫時當渙散。是天下之渙。皆在所當聚。而自王者言之。則當先其大者也。葢渙之時。以九廟則震驚。王者當假廟孝享。以聚祖考之精神。而使神饗之。已渙者復安。以世道則潰亂。卦則木在水上。而能涉川。王者當拯危濟險。以展才畧於天下。而使民心之已渙者復合。凡此皆治渙之道

也。然假廟而不以正。是媚神也。故假廟則必尊祖敬宗。而不敢爲邀福之祀。涉川而不以正。是行險也。故涉川則必順天應人。而不敢爲僥倖之謀。二者皆正。乃爲利耳。苟或不然。則神不歆。而人不與。渙何由而得亨乎。按渙彖二義。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又則今以渙爲美事。各有不同。未可以一例觀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

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彖傳是釋渙彖辭。以明渙之所以得亨也。剛來。謂九居二。柔得位。謂六居三。外。謂外卦。上同。謂三上同乎四。孔子釋渙彖辭曰。時當渙散。不易得亨。卦名渙而辭卽繫以亨者。何哉。葢當渙時。非據可爲之地。與能爲之才。而復得人之助。皆不足以濟渙也。今卦變自漸而來。九來居二而得中。則得其所安之地。是山河險固。可爲據守之資。形勢利便。可施攻

取之計。所以濟渙者有其地矣。六本柔也。乃往居三得九之位。是本一以寬仁濟之以雄斷。則恩足以結人心。而威足以禦強敵。所以濟渙者有其才矣。又三與四皆陰。乃三上同於六四。當國步艱難而得助以助。則戮力同事。可以扶危定傾。而收再造之功。名所以濟渙者又有其助矣。是以不終於渙而可亨也。辭云王假有廟者。非徒爲觀美而已也。蓋當渙時。祖考之精神散失。王者乃聚一己之精神。至於宗廟之中。上以揚謨烈之盛。下以作臣民之心。則對越如在。而祖考之精神。有所憑依。而不至於散越矣。辭謂利涉大川者。非倖致也。蓋渙之時。非救時之才。不能有濟。卦象乘巽木於坎水之上。則以經綸幹理之才。爲澄清天下之畧。有以成濟渙之功也。按渙爲險難之時。非形勢才力之兼善。則不能以有濟。而又必假廟以收人心之散。必涉川以拯天下之難。渙之得亨。豈易言哉。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此象傳是明先王以仁孝而得濟渙之道也。孔子釋渙象曰。風行水上。渙散之象也。當渙之時。郊廟之禮廢。上帝祖宗幾於無主。使無以合之。將終於渙散而不聚矣。先王享帝于郊。以明父天母地之禮。而上帝之精神散於清虛之表者。乃萃於郊祀之餘矣。立廟於國以報祖功宗德之隆。而祖考之精神散於杳冥之中者。乃聚於廟祭之時矣。夫享帝以明有尊。而人皆知尊尊之義。立廟以明有親。而人皆知親親之義。仁孝兼至。而誠無不通。幽無不格。此治渙之大者也。按渙之象。因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而天下之勢。遂至乖離。必有所以鼓動感孚之。使歸於一。則渙者不求而自合。故敬天尊祖。自展仁孝之思。而天下之心。已知天神無二主。不敢以下而犯上。知人物無二本。不敢背死而忘生。聯屬人心莫切於此。武王克商。至豐祀於周廟。越三日。

柴望。大告武成。而光武初營洛陽。即立郊社宗廟。豈曰神道設教而已哉。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資有才者以成濟渙之功也。拯救也。順謂順從九二。周公繫渙初爻曰。初六居渙之初。是渙之始也。當始渙而拯之。其爲力猶易。況初以柔而居九二之下。若藉九二剛中之力以拯之。則資其雄斷之畧。賴其英武之謀。是拯難而得馬之壯也。夫拯之於初爲力既易。得人之助。功復易成。如是而往則渙可濟而吉矣。孔子釋初象曰。初六陰柔本非濟渙之才。而乃得吉者何哉。以九二陽剛之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初能順而從之。則藉其力而資其用。所以能成濟渙之功而吉也。按五爻皆言渙。而初獨不言者。以救之尚早。可以不至於渙耳。然當渙之方萌而泄泄然因循玩愒。且不能虛己推賢資天下之豪傑以共濟艱難。則必至於渙散而拯之爲

難矣。防事者所以貴知幾之識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此一爻是爲當渙而得所藉以成功者幸也。

机謂人所憑以爲安者。周公繫渙二爻曰。九二當渙之時。失其所居。本不足以濟渙者。夫渙而不能濟則有悔矣。然當渙時。二爲得中之地。若能速來居此。是離散之時。失其故居。而得善地以自處。則進戰退守。皆有所據。不猶人當渙奔之時。得其机而可憑之以爲安乎。向者失其所居之悔可亡矣。孔子釋二象曰。渙時皆有願安之心。今渙而奔得其机。來就所安。而無失其故居之苦。則有以得其所願矣。按九二剛自外來有奔象。雖有二陰阻隔。不爲遲疑。且動乎險中。不窮於險。故能據上游以成控制之勢。如蕭何之取漢中。鄧禹之據南陽。資其險要而沉幾觀變。以漸圖興復。則混一有其基。非徒以目前之得所安爲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忘身以濟渙也。外。指天下而言。周公繫渙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本有自便自利之私者。宜有悔矣。幸居得陽位。則志在濟時。爲能以天下爲己責。而汲汲謀所以濟之。凡一身之利害得喪。俱不暇計。有渙其躬之象。夫爲身謀而不顧天下者。其心必有所不安。今乃忘身以急國難。渙之濟否。雖未可必。而舉動光明。何悔之有。孔子釋

三象曰。人臣報主念殷。其立志在天下。則爲人之念重。而爲己之意輕矣。所以能忘身而濟渙也。按人之所以膠執而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能釋然散其有我之私。故能出險而濟渙。使人臣私有未忘。而欲求渙之濟。其可得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此一爻。是言大臣能渙小人之私羣而成天下之公道也。羣。謂私黨。丘。謂丘陵。夷。平常也。周公繫渙四爻曰。六四居陰得正。上承九五。是輔君以濟渙者也。夫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勿黨。締其私交。而不能混一。今四下無應與。是能渙小人之私羣。而成天下之公道。洵爲大善而吉也。夫私黨既散。公道自行。使所散者聚而盡歸於五。而有如丘陵之高。是散其小羣而成一大羣。合忠殫慮。共濟時艱。其功業之盛。豈常人思慮之所及哉。孔子釋四

象曰。六四之渙其羣元吉者。何以得此乎。蓋人之植黨者。其心多暗昧而不光。狹小而不大。四散小人之私羣。以成天下之公道。以其心光大而不自私。乃能有此誠非常人思慮之所及矣。按六四非陽剛之才。似不足當大善之義。不知柔順之臣。不專其權而杜絕私交。以布公道。其善固甚大也。尹吉甫稱仲山甫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非渙六四之心乎。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施令散財而能濟渙也。渙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大號謂命令。居謂居積。周公繫渙五爻曰。當渙之時。民心解散。也。以情意乖離而恩澤不能下究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如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於號令居積之二者。散其號令以動天下之心。則人知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

居積以濟萬民之命。則財散於上。民聚於下矣。如是則濟渙有道。而天下之大勢可合於一。何咎之有。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不徒渙號且渙王居而无咎者。何以得此哉。凡濟渙者非有其才。雖居尊位而不能渙。非居尊位。雖有其才。亦欲渙而不能。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則有其德而志不限於推行。有其位而權不阻於運用。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耳。使非正位。渙何由而濟乎。按平天下者

必在君臣之合德。若二之渙躬。四之渙羣。可謂靖共盈朝矣。然天下非無羣臣戮力之患。所患君意鬱而不宣。君澤壅而不廣。則致令弛而下之心疑。封殖固而下之志併。雖羣臣協力匡勳而君德未明。何以懷徠四海而坐致太平。故濟渙之善策。必在正位有德而為發令散財之道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能撥亂而成濟渙之功也。

血去謂無傷害。逖出謂無憂懼。周公繫渙上爻曰。上九以陽剛而居渙極。夫陽剛則有撥亂反正之才。渙極又當亂極思治之候。以此濟渙必能出乎渙矣。故當渙時。海內瘡痍皆有傷害之危。今禍亂已息。爲能渙其傷害而傷害已去。凡人心驚恐皆有憂懼之思。今傾危已安。爲能渙其憂懼而憂懼已出。夫傷害既去而畏懼復忘。則出湯火而登之衽席。濟渙之功成矣。誰得而咎之乎。孔子釋上象曰

時當渙散不免傷殘憂懼之害。今乃渙其血去逖出者。蓋上九以陽剛居渙之極則危者已安。否者已泰。能出乎渙而遠於害矣。按渙有分裂之象。生民之害爲大。幸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又居渙之極。去渙愈遠而血去惕出。是天心合而運數可回。人事盡而謀猷克展。此時之民。自無不出險而就安矣。可見天下未嘗無艱危之勢。全在大臣有匡濟之才。如漢之陳平周勃當諸呂擅兵之時。唐之李泌陸贄値藩鎮紛爭之日。皆能深思遠慮芟除禍亂。百姓復安。其扶危定傾之功。炳在史册。豈非得濟渙之道者哉。

䷻ 兌下 坎上

水流無窮而澤有限。以有限而蓄乎無窮。猶水之在澤。盈則溢而平則容。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險以止之。節之義也。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自有亨道。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人病其難行。亦非中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天地之道。帝王之治。不外乎此矣。六爻大抵以當位爲善。初四五。當位者也。故初無咎。四亨。五吉。二三上。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當位而亦凶者。當節之極處上之窮。其義固殊也。又節之六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而无咎。二不出而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三不節而嗟。四安節而亨。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而甘。上過中而苦。上反乎五者也。善節者虛則蓄之。盈則流之。其權在澤而其用在水。節之時義大矣。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此卦兌下坎上。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名爲節。卦辭言節道貴於適中而不可過也。節有限而止也。文王繫節彖辭曰。坎爲流水而無窮。澤爲止水而有限。澤上有水。滿則不容。有節之象。故爲節。夫節則立身制用。各適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自可通行而無敝。有不亨

乎。若過於節則拂情逆性而失其中。是爲苦節矣。不惟處世塞而不通。卽在己之所行亦不能以永久。豈可固守以爲常哉。按節者所以適乎中而通行於天下。亦天地自然之限制也。若流於太過則矯廉以鳴高過潔以絕物。如申屠狄陳仲子之流其持身非不正。然不近人情鮮合中道。不可以言節。亦不可以言亨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彖傳是釋節彖辭而極言節道之大也。剛柔分謂陰陽各半。剛得中謂二五皆陽。當位中正指九五。制。謂節制。度謂法度。孔子釋節彖辭曰。卦名節而辭繫以亨者何哉。夫乾爲剛而坤爲柔。使剛柔偏勝則豐儉無節矣。今以卦之全體言之。陰陽各半而無過不及之偏。是剛柔均分也。以卦之二體言之。則二五皆陽剛而居中位。是剛得其中也。夫剛柔均分則無一偏之患。而豐儉皆適其宜。剛而得中。是本陽剛之正道以爲節。而節制皆得其中矣。此其所以亨也。夫節之所以亨以其中也。若辭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則失之於過而不得其中。必於天理有所不順。人情有所不堪。以道揆之。必至於窮矣。節道過苦則窮而不通。固理勢之所必至。若節之所以通而不窮者。益以卦德爲說以行險。夫人於所說而

不知止則易至於流。若見險難而思止則其進有節而不至於流矣。節之義也。卦體九五當位以主節於上。其所節者。又皆中正而無過奢過嗇之患。可以通之天下而無阻。此節所以爲善而無不亨也。若推極而言之。天地之道陰極陽生。陽極陰生。寒暑往來。氣序有節而不過。故二分二至。四序不差。而歲功於是乎成矣。使天地不節。四時不且失其序乎。人君以節而立爲制度。量入爲出。旣無過取。

亦無乏用。有損己益人之實。而無剝下奉上之爲。故無濫用而不至於傷財。自無横征而不至於害民矣。使人君無節則侈肆所致有不傷財害民乎。凡此皆節道之通而不窮也。

按天地節而四時成。王者節而天下富。自古開財之源不若節財之流。文景之節儉不勝武帝之黷武窮兵。隋文之節儉不勝煬帝之窮奢極欲。天下之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故量入爲出。不傷財矣。取民有制不害民矣。聖人之言。眞萬世制用之長策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此象傳。是言君子應用立身皆當合乎中正也。數謂多寡之數。度謂隆殺之度。德謂得於中者。行謂發於外者。孔子釋節象曰。澤上有水。水之所止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應用立身。皆不可以無節。故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爲制之。而自器用宮室衣服。各有定限。而不使之過。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則人人安其分矣。德存於心。行見於事。則爲議之。而自出處進退周旋皆爲商度。以求其中節。使其無過亦無不及。則各適其宜矣。

按制數度所以定爲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賈誼以世侈靡相競。欲定經制而令上下各有等差。奸人無所幾幸。蓋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品節。使民截然不可踰者。此卽禮也。至於歷代冠服等威之制。雖各有不同。要以準於古先聖王者爲宜。此尤禮之所最急者。

然聖人猶以制民之禮爲未足。必貴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故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此一爻。是言士不妄進而能審所處也。戶庭戶外之庭也。周公繫節初爻曰。初九陽剛得中。居節之初。宜出者也。然有陽爻蔽塞於前。而所應之四爻爲坎體。旣遇險難之人。則不可以出而有爲矣。初能抱道自守。不妄出以求仕。有不出戶庭之象。夫當節初卽能知止

自无枉道辱身之咎矣。孔子釋初象曰。時有通塞。通則當行。塞則當止。初九之不出戶庭。知時之塞而未通。故不出也。使時値其通。亦必出而用世矣。是初不惟知塞。而能知通塞者也。豈徒知塞而不知通者哉。按處節之道。不可膠於一偏。蓋節而能止者易。節而能通者難。呂望遇商紂。則避北海之濱。遇文王。則應龍彰之兆。是誠能知通塞者也。沮溺荷蕢之流。豈可與孔子之仕止久速。同日語哉。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此一爻是明時有可仕。不當以隱爲高也。門庭。門內之庭也。極。甚也。周公繫節二爻曰。九二當可行之時。乃出潛離隱之地也。而失剛不正。自困餒於進矣。且上無應與。又不能以獨進。是不仕而以隱爲高者。爲不出門庭之象。夫當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則知節而不知通。自失可爲之機矣。不亦凶乎。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不出門庭爲凶者何哉。蓋士君子幼學壯行。患不得其時耳。今幸有其時。乃執迷而不出。豈知時通變之士耶。其失時甚矣。安得而不凶也。按不出戶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者。初在卦下爲士。而二則臣位也。處補袞綴旒之任。而託隱默以求容。操決疑定難之權。而好遜讓以避怨。亦思其所處爲何時乎。失時之譏。所不免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一爻是爲不能知節者警也。周公繫節三爻曰。六三當節之時。本不容不節者。以陰柔不中正而居說極。則非能節者矣。故以之立身則不能守其節。而無以自立。以之制用則靡費於前。必至匱乏於後矣。至於傷財敗德。兆爲咎嗟而慨嘆。皆其所自致也。亦將何所歸咎哉。孔子釋三象曰。六三之不節而嗟者。豈由外致歟。蓋既違節道。禍必及之。其無聊

而發爲咨嗟。實已有以取之耳。又將誰咎乎。
按三本能節者。乃縱欲妄費。說極而悲至。於
無所歸咎。則其失已不可追矣。故聖人深爲
致警云。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能遵君制而無過也。安順
而無勉强之謂。周公繫節四爻曰。九五主節
於上。六四順正以承之。凡立身制用。無一不
本乎天子之制。其爲節也。由於自然而無所

勉强。是能安於五之節而守之以爲常也。成
法自式。而動無愆違。不亦亨乎。孔子釋四象
曰。安節之亨者。九五之所節。四皆承順而行
之。此豈徒安爲下之分乎。蓋九五之節。其道
爲中正以通之道。實所當承者。四能不作聰
明以亂舊章。而惟順承其道。是以亨也。按書
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又言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
凶害於家。風流禍於人民。蓋下之明訓節之

道也。反是未有不及於敗者。安節之所由得
亨。其深有合於書之義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有中正之德。以爲節也。甘。
樂易而無艱苦之謂。周公繫節五爻曰。節道
貴乎中正。然非操節之權。亦不能以其道通
於天下而可久。九五爲節之主。而有中正之
德。其所以爲節者。無矯情拂衆之爲。而有善
俗宜民之道。不傷財。不害民。節之甘而不苦

者也。以此爲節。行之一己而自安。通之天下
而皆適。何吉如之。且立法於一時。而即可垂
範於後世。是不特吉而且往有尚矣。孔子釋
五象曰。德惟中正。始能節而不過。九五甘節
之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在上爻之中。是本一
中以存心。而制作皆極於盡善。化行俗美。而
有以成一世恭儉廉讓之風。此節之所以爲
甘也。按節卦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也。九五
當位之節。是節以天下者也。夫節天下而使

天下共以為甘而不苦眞能得乎節之道矣。漢史臣贊文帝苑囿服御無所增益其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以敦朴為天下先。而朱熹亦稱文帝為三代以下恭儉之主。豈非節之甘者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此一爻是言節之太過而失其中正也。周公繫節上爻曰。凡節之道貴於得中。上六居節之極。是其所以為節者至纖至悉。一意求節而失於矯。是過於節而為苦節矣。夫節而既過雖無越禮犯分之事。必有拂情逆性之傷。縱使得正其能免於凶乎。然禮奢寧儉雖有悔而終得亡其悔也。孔子釋上象曰。苦節之貞而不免於凶者何哉。蓋節之道貴通而不可窮。若上之苦節是節而無制不近人情。雖可以範一身而不可以治一世。或可行之於一時而不可垂之於永久。其道必至於窮也。

按節惟中正所以能通。故於三戒其不節於上戒其凶者。過猶不及其失均也。然苦節之悔則終勝於不節之嗟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三

口講易經解義卷之十四

䷼ 兌下巽上

中孚之爲卦。三與四二柔在內爲中虛。二與五二剛得中爲中實。中虛則無我。中實則無僞。唯此心洞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所以爲中孚也。六爻惟取柔而正剛而中者。初九中孚之初。上應六四。陰陽皆居正位。而有六三之陰柔不正者隔於其中。故爻辭設有他之戒。九二與五陽剛相應。至誠感孚。有鶴鳴子和之象。三不得位而應亦不正。一爲說之極。一爲信之窮。於中孚之義無當也。六四得位。故无咎。九五剛健中正。有中孚之實德。與二同德相信。合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者也。上九失位居中孚之極。故爲貞凶。按中孚六爻。獨於五言孚。蓋二五皆中實。實則誠。誠則未有不孚者。而五又爲之主。則使一卦六爻如一氣然。而靡不爲之用者。唯九五也。他卦二五皆取陰

陽相應。而中孚則取以剛應剛。以知中孚之道不主於情而主於理。不孚於外而孚於中。一誠相通。君臣道合。化邦而應天。端在於是。非他卦應與之比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兌下巽上。以全體言爲中虛。以二體言爲中實。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信發於中。故名中孚。卦辭言信能合理。所以善用其孚而無不通也。豚魚無知險難化之人。涉川至險險難濟之事。文王繫中孚彖辭曰。中孚以孚信在中爲義。有一心之孚。有兩情之孚。總之本於在中而發見於外。則至誠所感。何人不格。雖物之冥頑。如豚魚之無知。亦可感動之而得吉。況有知者而有不格乎。何事不濟。雖事之艱險。如大川之難涉。亦可濟之而利。況平居時而有不濟乎。然其所以爲孚者。一皆本於義理之至正。而不爲硜硜之小信。膠執不通。然後信所當信而合於貞焉。斯人無

不感。事無不濟。乃爲利耳。按聖賢脩身持世莫不以孚信爲本原。然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恐其不皆出於正也。古之聖人。至誠感神至於化傲象。格有苗。經權常變無不各得其至正。若後世之君。不失虞人之期。不廢徙木之賞。是信失其正者也。此利貞所以善成其孚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此彖傳是釋中孚彖辭。備言孚之體用。明盡人可以合天也。柔在內。指三四。剛得中。指二五。乘木舟虛。取外實中虛之象。孔子釋中孚彖辭曰。卦名中孚者。以卦體言之。三四以柔居一卦之中。是中虛也。二五以剛居二體之中。是中實也。中虛而能實。虛所以受信。實所以爲信。此孚之存乎己者也。以卦德言之。下說而上巽。說則臣以和衷上感乎君。巽則君

以虛懷下應乎臣。上下交孚。自能化行邦國。此孚之及乎人者也。而一本於在中之孚。中孚之所由名以此。其曰豚魚吉者。謂信由中出。自通於物。無不輸誠感化。即如豚魚無知之物。亦且能及之而吉。此孚之驗於物者也。曰利涉大川者。謂以實體運乎虛中。應變無窮。如卦象木在水上。木體本實而爲舟則虛也。舟惟虛可以行水。心惟虛可以行世。何不利涉之有。此孚之驗於事者也。若是其中孚而猶曰利貞者。蓋孚命於天。渾然至正。若意見未融。一徇於人。爲即非正矣。惟孚出於人心之正。而合乎天命之本然。乃與天相應。斯感無不化也。按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中孚之理。即是天心。通於億兆人之心。而又通於億兆物之心。人惟失此心之本體。所以不能通人物之心。以應乎天心耳。蓋天之道。孚貞而已。故又曰利貞。乃應乎天者。惟恐擇之不精。持之不固。或稍涉乎偏私而不合乎天心之

正。是以丁寧若此。此即中庸以人達天之義
乎。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此象傳見君子好生之心。善體中孚之意也。
孔子釋中孚象曰。兌澤之上有巽風。澤至實
而風至虛。風無形而能感。澤猶誠無象而能
動物。中孚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用獄。當獄之
未成則用議以求其入中之出。即獄之既成
猶用緩以求其死中之生。哀矜惻怛。總出於
至誠無私。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
俱無憾焉。此君子爲民之意有以深入乎民
心。上感而下受。亦中孚之義也。按天地之大
德曰生。人君至誠懇惻之心。莫大於好生不
殺。此即孚以應天之理也。書曰欽恤舜之中
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從欲。天下之中孚也。後
世如唐太宗之縱囚。約其自歸以就法。雖未
合於純王之道。亦必其一時不忍之念。有以
深入乎民心。此亦可謂得於中孚之義者也。

三代而下。如太宗者不亦仁民愛物之主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此一爻言信得其人。當善保其初志以成孚
也。虞度也。燕安也。周公繫中孚初爻曰。初九
陽剛得正。與柔正之六四相應。此孚之至正
而貞者也。在初能度其可信與之交而成孚。
則學業事功。觀摩效法。有得朋之慶。獲所安
而吉矣。若失其初心而復有他焉。是疑信不
一。舍正而求不正。中無定主。將無以成孚。寧
得燕而安乎。所當致戒也。孔子釋初象曰。初
九所以虞而得吉者。以其當中孚之初。剛而
得正。私情未起。從正之志。未爲所變也。是以
得吉。若能守正而善保其初。斯誠能孚者矣。
按聖人立教。莫先於辨志。志之所向。邪正分
焉。一於正。則不正者蔑由進矣。惑於不正。則
正者亦蔑由安矣。中孚之初。未有所主。正辨
志之時也。其志未變。欲其審於始。未變而不
能保其不變。更欲其愼於終。閑邪所以存誠。

要在初之自爲籌持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
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此一爻見君臣同德相孚。其感應出於至誠
也。鳴鶴指二。二言子和指五。五言好爵。爵德也。靡
與縻同。猶繫戀也。周公繫中孚二爻曰。二與
五中實相應。君臣一德而成孚也。二居陰位。
人臣幽隱之誠。本於在中。以自鳴其素。而爲
之君者。亦以誠信之念。不期而孚。同聲相應。

猶鳴鶴在陰而子和之之象。所以然者。懿德
良貴。人所同好。二既有此懿德。不敢自私其
所有。其致君忠愛之心。出於至誠。五亦繫戀
之而不能自已。故感應之象有若此耳。孔子
釋二象曰。五之應二。若其子之和。豈有所矯
飾於外哉。君心所願慕者德也。二之鳴既由
中而發。五之和亦根心而生。是誠由於中心
之願。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按諸爻有應皆
有間隔。惟二五無間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

相感。此即盛世。君臣同心一德。賡歌拜稽於
一堂。無尊卑濶絕之憂。無彼此形骸之隔。是
以上下交而治道成。爲有合於中孚之義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
位不當也。
此一爻爲信失其正。不能自主者戒也。得敵
指上九之應。鼓是鼓舞作事之意。周公繫中
孚三爻曰。六三以柔而不正。應上九之剛而
不中。此居說之極。是爲無恒。彼當信之窮。則

爲太過。與之相應。實相敵而不相助矣。於是
或鼓而前。或罷而廢。見行止之無常。或泣而
悲。或歌而樂。見憂喜之無定。則中懷紛擾。莫
所適從。以此圖功立事。不亦難乎。孔子釋三
象曰。人心惟中虛以理爲主。自動靜憂樂。各
中其節。若三之或鼓或罷。由陰居陽位。處不
中正而無中孚自主之德。所以臨事無恒。動
失其度。揆厥由來。豈徒得敵之咎哉。按中孚
諸爻各有相信之理。而貞不貞則有異。六三

之得敵不當信而信憧憧往來與道爲主既不能如二五之同心相應又不能如初之貞吉而得所安此不貞而不可以爲信者也然究其故實由己而不由敵故君子貴克己之學而無攻人之過斯信所可信而有以成其孚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此一爻言大臣當絕私交專一心以事上也望是月盈匹配也指初與四應絕類是絕初九上是上從九五周公繫中孚四爻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相得而承寵榮德隆勢盛如月之將盈而幾望也此正羣心歸附之時猜忌易生四乃柔順自處恪守臣道履盛而不矜雖與初爲應而相匹能奉公事主不樹私交猶馬之相匹而亡其匹也若是則精白一心而無罔上行私之咎矣孔子釋四象曰占純臣公爾忘私未有一心爲私一心爲公者四所爲馬匹亡者也與初爲類而四必絕其私與惟克盡其誠專心上事於五所以无咎也按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黨正與不正各有其類同道爲朋者其意主於爲國家同利爲黨者其意專於爲一己昔歐陽脩謂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可治是在人主熟察而明斷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此一爻言君臣相信之深能以一德成天下之孚也攣固結也周公繫中孚五爻曰九五中實而居尊爲孚之主下應九二之賢亦中實而相輔君臣同德和之以中心縻之以好爵相信之深有猜疑所不能間讒忌所莫能離者自然固結而不可解爲有孚攣如之象如是則上下交而孚乃化邦正在此矣何咎之有孔子釋五象曰五之有孚何以有攣如之固以五德稱其位而爲中孚之主則位正且德以位顯而成天下之化則位又當故也

使居至尊之位而無中正之德雖當而不正何能一德相孚而化及於天下乎此孿如之義蓋有取也按中孚諸爻不言孚惟九五獨言有孚者蓋五以中孚之實成化邦之功由竭誠信賢相與經綸密勿國家恃以治安非推心置腹之誠始終無間殆未易言孿如之義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此一爻言處孚之窮爲信非所信者戒也翰是羽翰音言雞鳴必振其羽也周公繫中孚上爻曰天下事理當與時勢變通方能善用其信而無窒礙難行之患上九居中孚之極徇偏執之見乏融通之識不度可否順逆而守其信而必欲行之猶翰音本非登天之物而强欲登于天非貞而自以爲貞則必違時拂勢而取凶矣孔子釋上象曰孚信所以可久者惟能通其變而不窮也今翰音登于天登非所登猶信非所信不知變通至於窮極而立見其敗尚何長久之可望哉按中孚之道有常有變初爻宜守常而惟恐其變虞之所以得吉上爻宜通變而固執其常貞之所以得凶夫貞何以凶也宋襄之行仁適足以取敗荀息之死難無補於格君拘一時之小信而不通古今之大義識者譏之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非內之道乎。

䷽ 艮下震上

小過四陰二陽陰過之卦易貴陽賤陰二陰函四陽爲大過四陰函二陽爲小過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其勢進而有爲故有攸往之象小過陰柔居中陽剛失位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利在居貞而已夫處小過之時貴於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此二五所以得柔中之應而三四不當位以陽剛處之惟在慎防以免咎也初六陰之始進上六陰過之極以小才而有躁動之失不能下而上至於亢極

宜其凶災之洊至矣君子惟謹其在我之所得爲者於尋常之事過於周防而不敢爲非分之舉此所謂過以得中也方諸箕子之明夷文王之用晦其得小過之義者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艮下震上卦中四陰二陽陽爲大陰爲小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卦辭言處小過之道當安分以守正也飛鳥遺音是輕

舉詈音無甚大過之象文王繫小過彖辭曰小過以陰過乎陽爲義其在人也才不足而守有餘就其作爲於人無所逆於事無所拂有可以得亨者然必不自恃其可亨惟安守分義不失當然之貞乃爲利耳其利貞何如如尋常之事無甚艱虞吾之才分所能爲而量力爲之則可如事關國家舉動非常吾之才分所不能爲而強爲之則不可即所謂小事亦須收斂退讓不居亢而居卑若飛鳥遺

音下而不上者然蓋不宜誇張而變上但宜謙抑而處下也凡此皆小過之貞可長保其亨而大吉矣按易止陰陽二義陽過乎陰爲大過陰過乎陽爲小過易於大過許其利往然剛中而必巽悅乃亨以小心用其大才斯無不亨也況處小過者乎陰柔過盛才小而心愈欲小故亨必利貞不貞則不亨也若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失其貞而獲戾者聖人致戒於陰之過深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此彖傳是釋小過彖辭言因時而不失其正處小過之要道也柔得中指二五剛失位指三四孔子釋小過彖辭曰卦名小過以卦體陰過於陽是小者過也以義言之小心過甚無輕舉妄動之失即可以是而得亨也然必

利於貞者以小過之時必量力安分謹密周
畏之獨至。與時偕行始得貞而爲利也。時行
何如以二五爻言之柔而得中。柔非幹理之
才本不足以任事。幸其得中。則善用其柔不
至於因循廢棄。尚可以處小事勝任而得吉
也。以三四爻言之剛失位而不中。剛固有圖
大之才但失位則無權不中則累德。不能善
用其剛而難弘濟時艱之略。安可任大事而
有爲乎。且以卦體言之內實外虛。有飛鳥之

象。有其象則當思其義卦辭所謂飛鳥遺音
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正以小過之時若處於
驕亢而有上人之心則拂於時爲逆。安於卑
遜而有下人之心。則協於時爲順。惟上逆而
下順。所以不宜上宜下。必與時行之爲貞也。
能與時行有不得亨而吉者乎。按小過利貞
而釋之曰與時行者蓋違時則中者亦過。適
時則過者乃中。故可小而不可大宜下而不
宜上此即君子時中之學乎。若小人者不安

於小而妄欲居上。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者
是也。聖人於小過之時丁寧反覆所以勉君
子而警小人無所不至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

此象傳言君子體小過之義善用其過而趨
於正也。孔子釋小過象曰。山上有雷。聲離於
地而未升於天。小過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時
當小過。豈能居高圖大務爲驚世駭俗之事。

就一身之中。日用常行無關於天下國家者
皆小也。皆其可以過者也。如行已易傲。寧過
乎恭而但不至於足恭。居喪易易。寧過乎哀。
而但不至於滅性。制用患奢。寧過乎儉而但
不至於失禮。此皆小事而宜下。總見慎小之
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過得其正而不爲過
矣。按時當小過世道日漓。所貴補偏救弊矯
不正以歸於正。此恭哀儉三者。有卑趾高之
莫敖正考父矯之以傴僂有短喪之宰予高

桀矯之以泣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晏子矯之以敝裘所以勵人心而維風俗有所爲而爲之其亦因時制宜善體小過之義乎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此一爻爲舉動躁妄不宜上而上者示戒也以凶謂以飛致凶也周公繫小過初爻曰小過之時凡事宜收斂遽下初六陰柔上應九四以躁易之性喜應助之力志滿氣揚不安於下欲進而妄邈非分震動一時如飛鳥然

鳥本在下飛則上而不下違時逆理以此招尤取敗凶所自致不亦宜乎孔子釋初象曰凡人凶害未有不可救止者如初六不安其分居下而欲上憑勢作威孽自己作凶之至也莫可救解亦無如之何矣此聖人致戒之深謂其宜下反上不能遏小過而貞也按叔季之世小人憑藉聲援得時用事相與傾危國家逮天下既被其患而身家之禍敗亦隨之此初六之凶所以莫可如何也人君知此

當制之於始不使勢重難反則可無尾大之憂與凌上之禍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此一爻言純臣守分以事君得小過之貞也三四陽爻皆居二之上有祖之象五陰爻有妣之象相過之謂過逡遇之謂及適相當之謂遇周公繫小過二爻曰六二以柔居中純德之臣也其進而事君猶理守分克驕亢之

心秉恭順之節過三四而遇六五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以象言之猶過其祖遇其妣也如此則不敢凌逼其君居下處順適得爲臣之分以義言之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也不疑不忌何咎之有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不及其君者豈才力有不足乎人臣之分固不可稍過乎君臣而過君小則專恣而不敬大則僭越而不忠有斷斷不可者惟不可過所以不及二之能免於咎者其以此歟按

司馬光曰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王風既降君弱臣強如魯三家晉六卿之類蔑棄名分駸駸乎有及其君之勢罪莫大焉聖人於小過二爻特申之以大義曰臣不可過所以立綱常之準爲萬世之防其猶春秋尊王之義乎知其不可過而不過此六二之柔中爲能恪守臣道而不失其貞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

如何也

此一爻見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周公繫小過三爻曰凡事不可太過獨防小人之心不可不過九三以陽剛之德失位不中時當陰過正衆陰之所欲害者也若自恃其剛逞其才力謂可制之有餘不深思遠慮過爲之防小人從此乘間而入爲所中傷致有意外之虞大則患及於國小則危及其身凶可知矣孔子釋三象曰天下事惟有備可以無患今三無防患之術則戕害之者乘其無備出於意表始既莫知所自來終又莫究所底止其凶之甚也如此防之容可弗過乎從來小人之伺君子常密君子之待小人常疎漢之陳蕃竇武相與協謀剪除羣小惟機事不密反召禍端唐之李德裕君臣契合近倖潛伏不知其志欲求逞一發而遭貶逐此皆弗過防之故也聖人於九三諄諄告戒蓋必立身不敗之地然後天下事可有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此一爻言當善用其剛隨時合宜而不失其中也周公繫小過四爻曰九四當過之時剛而不中宜有咎矣然能以剛處柔寧過於柔而爲恭弗過於剛而爲傲適合乎處過之宜爲弗過遇之之象所以无咎者在此若使任剛而往則躁進而任事或疎用壯而去邪過激是過於剛矣故有厲而當戒所以然者亦

其時適當然耳。如因戒往厲專於用柔。則將柔過而廢矣。故又勿用永守以爲貞。但當斟酌時宜。善用其剛。以求合乎中。則處過之善道也。孔子釋四象曰。四之弗過遇之者。惟其以剛居柔。而不當位。雖不中可以求中。所以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若往厲必戒。往則過剛失中。終至於敗。豈久長之道乎。按剛柔貴於得中。九四所居之位。有中道焉。然當陰用事。以君子處小人之間。進而圖功則爲所傾陷。退而守道。亦不免孤危。進退行藏之際。岌岌乎難言之矣。惟審機觀變。動與時行。則剛柔並用。可以守中而不過。此四之所以无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此一爻爲居高無助不能有爲者戒也。在穴陰象。指六二。已上。過上也。周公繫小過五爻曰。六五以柔而中。其才僅可小事。乃居尊任

大。又當陰過之時。優柔寡斷。不能大有所爲。以沛澤於民。如雲自西郊。雖密而不雨之象。是在己固不能爲矣。爲五計者。或得剛陽之佐。扶持與起。代君澤民。則不雨者猶可雨也。乃弋取者。又六二之陰柔。以無能之臣。輔不振之君。安能相助爲理。以圖天下之事乎。孔子釋五象曰。密雲不雨之故。六五才弱而乃居尊。過高不能虛己下賢以求輔。則膏澤屯而不下。安望其有濟乎。所處已上。不能有爲者也。按小過之二象曰。臣不可過。其在六五曰已上。是不特臣不可過。卽君亦不可過也。若君處於太高。則上下暌隔。必至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天下之患。莫大於是矣。故君道則天而下濟。佐理得人。則民隱周知。而澤可下究。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得賢輔佐之義也。五之不雨。亦可反觀而自見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

遇過之已亢也。

此一爻明亢非小過之宜。極言其凶以示儆也。離過之遠也。周公繫小過上爻曰。上六柔而過中。處極過之時。又居動體之上。凡事率意妄行。弗合乎宜。違理過常。如飛鳥宜下離之。而遠去則過高已甚。一蹶而不可救矣。以此致凶。天人交忌。災眚不期而至。皆上所自取。非出於不幸也。孔子釋上象曰。當過之時宜下不宜上者也。亢且不可。況至於過亢乎。

上之弗遇過之者。由其已亢而不能下。所以犯上逆之戒。而致天人之忌。凶莫甚於此矣

按小過初爻從下而上。言凶之始。上爻已上而亢。言凶之終。甚言小人在上。乘時負勢。醸禍作災。不獨凶在一身。亦且毒流天下。故凡災眚之來。如水旱凶荒。日食星變。山崩地震之類。自天降者。數猶可逭。惟小人之凶。由人作。是謂災眚。不可倖而免也。聖人言之切慮之深。總見處過者。任小而不可大。居下而不宜上。能與時偕行。尚何凶之有哉。

䷾ 離下 坎上

既濟水火相交。各當其用。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而卦爻之辭。皆有警戒之意。正以安不忘危。乃持盈經久之至計。蓋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後也。初之曳輪濡尾。則可保无咎。二五雖相應。而不能下交以取益。則盛極而衰之漸矣。三陽剛而有動衆之慮。四居柔以遠患。爲亟至上六懷亢滿之

志。有入險之勢。載胥及溺。既濟可常保乎。蓋天下之理。時過則衰。日盈則昃。月盈則虧。牙孽萌生。多伏於豐亨豫大之會。故天地交而爲泰。而有无平不陂之占。水火交而爲既濟。而有初吉終亂之戒。聖人之垂訓切矣。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此卦離下坎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名既濟。卦辭言保濟之道。當慎終如始。而固守其貞也。文王繫既濟彖辭

曰既濟以治定功成爲義當斯時也君明臣良同心協力處置咸宜而事無不濟矣但時當既濟則盛極將衰雖處承平之會常有不測之虞其爲亨已小豈不可畏保濟者正宜存心戒懼祗畏以敬天省惕以勤民固守其貞方爲利耳所以然者當濟之初多以謹畏而得吉及濟之終多以慢易而致亂始憂勤而終逸樂人情類然此保吉弭亂之所以必利於貞乎按水火交而爲既濟猶之天地交而成泰也泰極則否既濟之反爲未濟蓋一治一亂天運之常而所以制其治亂者實由人事也三代以後貞觀之治號稱極盛然魏徵之告太宗莫切於十思十漸不以內外治安爲喜而以居安思危爲戒其於治亂危微之機慮其不克終者籌之熟矣圖治者所當三致意焉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此彖傳是釋既濟彖辭勉守正而戒止心所以通濟道之窮也濟下疑脫小字剛正謂初三五柔正謂二四上初吉指六二孔子釋既濟彖辭曰時當既濟治定功成豈亨之盛已過而衰微之兆將開其所爲亨亦僅得其小者耳然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易保乎故辭言利貞者卦之六爻初三五以陽居陽是剛得其正而當乎剛之位二四上以陰居陰是柔得其正而當乎柔之位剛柔正而當本位則剛能勵精以圖治而不好大以生事柔能持重以固守而不因循以滋弊保濟之所貴乎貞也如此其初之得吉以六二當濟之初柔順得中柔則敬慎而不渝中則善用其柔而不過有謹畏之小心無廢弛之失事濟道方興而得吉宜矣至終之所以亂者非終自爲亂也當既濟之終人皆有苟且安止之心則始之憂勤漸衰終之怠荒日起將百度俱廢負可支持亂之所由生也使人無止心亂

安從生。此濟道之窮人所自取可不以利貞爲兢兢乎。按既濟之時。剛柔各正其位極治之象也。然濟之初吉不取剛正而取柔中。何也。柔中則持盈戒滿。任人守法。不事躁妄更張而又非因循而止。故事治功成自可久而不亂。若止則過柔而非中。一切不爲有良法而不能守。有正人而不知用。道窮則亂所當深戒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象傳見防患不可不豫君子所以善體濟也。孔子釋既濟象曰。此卦坎水居離火之上。水能潤下火能炎上。相交而各得其用。既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保濟。時方未有患也。常恐患生於所忽每隱而不及覺故貴用思。思以善其終也。又恐患生於所伏。一發而不及持故貴用防。防以謹其始也。徹始徹終反復紬繹。既慮其患於未形又嚴其備於未至。則雖患至而有弭患之道。濟可長保而無虞矣。

從來國家之患常由於已治已安。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古帝王制治保邦未有不深思遠慮防患於未然如成湯之危懼。大禹之克勤是也。叔世之君每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救。如唐之明皇宋之徽宗是也。孰得孰失有國者可不爲殷鑒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此一爻見能敬慎於始處於不敢之地也。曳輪濡尾皆在下不前之象。周公繫既濟初爻曰。初九當既濟之初剛而得正。剛則有圖濟之才。正則又愼重周詳不敢輕爲躁進。其任事也重若輿之將進而自曳其輪。不輕進也。其慮患也深若狐之將涉而先濡其尾。不輕涉也。當濟之初而謹戒如此。則防患豫圖釁隙不生豈有終亂之咎乎。孔子釋初象曰。車以輪而行。能自曳之則不亟行矣。今初之任

事。長慮却顧。不急於求進。其慎重如此。以義處之。必不至於顛車覆轍。所謂无咎也。固宜矣。此可見天下事莫不成於持重。敗於輕躁。當濟之初。無大險難。其患尚淺。防之猶不可不慎。況處遺大投艱之日乎。古來英材濟事。必以臨深履薄。戰兢小心爲本。才如武侯。克任大事。其所自明之語。不過謹慎而已。其不敢輕於求濟。乃能有濟也。此初之所以无咎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此一爻見守中以待時。方成保濟之功也。茀。婦車之蔽。七日得。是陰陽之數。窮於六。七則變而可通也。周公繫既濟二爻曰。二以中正上應九五之君。同德相濟。宜得君行道矣。但五當濟之將終。未免苟止之心。生任賢之意怠。臣不得君。無以行道。猶婦喪其茀。而失其所行之具也。然爲二計者。中正之道。豈容終廢。惟待時而動。不汲汲於求行。久當見用。不猶喪茀者勿逐而七日得乎。蓋揆之理數。終將得君以行道也。孔子釋二象曰。二之能勿逐而自得。豈無故哉。以其得中道。則濟時之任。有舍二不能者。數窮理極。久而必合。所以七日得也。又何事於逐而後能得乎。從來濟世之君子。懷才抱德。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廢。以進退從違之機。在我而不在人也。故畎畝樂道。而任天下之重。巖野旁求。而成濟川

之功。下固可以無求於上。上且不得不有求於下。此主持濟運者。尤當下賢禮士。用正人以行良法。庶可保吉。而不至於終亂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此一爻言兵不可輕動。當以擇人爲要也。鬼方。北方幽遠小國。憊。困也。周公繫既濟三爻曰。三以剛居剛。當濟之時。與上爲應。內治將終。而或勤於遠畧。以誅罰不庭。然險陷在前。

難以驟克。有高宗伐鬼方至三年方克之象。夫以高宗之賢主。伐鬼方之小國。勞民動衆。遲之又久。其用兵之難如此。若任用小人。輕啓兵端。志在逞威挾忿。殘民肆欲。其患可勝言乎。故小人必在所勿用也。孔子釋三象曰。伐必三年後克者。則師老財匱。亦已憊甚也。兵可輕舉乎。按時當既濟之後。承平日久。啓多事之端於無事之日。舍內治而名外夸。皆小人爲之也。隋末之經畧西域。始於裴矩。前

宋之謀破遼。本於安石。小人開邊釀亂。貽害國家。此其較著者矣。故曰戎寇之禍遠。小人之禍近。聖人於用兵之時。每戒以小人勿用。其在師之上六。與既濟之九三。其有深意所以爲萬世訓。豈偶然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此一爻。言有備患之具。尤當存備患之心也。

繻當作濡。舟漏也。袽。敝衣所以塞舟之罅漏。周公繫既濟四爻曰。六四柔而得正。當濟之時小心畏懼。適於敬慎。不恃其久安無事。凡所以拯災弭亂之術。無不豫備。而其心猶不敢自安也。每患變生於意外。禍發於不虞。防之又防。如乘舟者慮或罅漏濡濕。而豫備衣袽。似可無患矣。猶恐漏至俄頃而不及覺。終日戒懼。罔敢稍懈。蓋處過中之會。恐生苟止之心。愼之至也。孔子釋四象曰。四之終日戒者。豈漫爲無益之憂哉。其心誠有所疑畏。常恐一息不謹。禍患旋生。雖謀出萬全。不敢自

信。此戒心之無已。而深於保濟者也。按既濟之世。未有外患。卽有內變。二者皆所當愼者也。然內變之所伏。每起於外患之既除。若外無鄰方敵國之患。而內有失人敗度之憂。則天下之罅漏。莫大於是矣。在昔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陳而隋自亾。惟多欲恣肆。苟且偷安。不爲終日計也。是安得不豫備而切戒之。如四之拳拳不已者乎。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

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一爻言處濟者以實不以文方可得時而保吉也東隣陽也指五西隣陰也指二殺牛是盛祭禴是薄祭周公繫旣濟五爻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爲濟之主但濟道將終若有一滿假之心未免驕侈易萌文治有餘而實意不足不如二當初吉脩守中正之德文不足而實有餘足以致濟而輔五之治象如東隣殺牛具祭雖盛反不如西隣禴祭之薄而能實受其福也孔子釋五象曰東隣之盛不如西隣之薄者以其時不同也二當初吉之時不務虛文能乘時倜濟有貞實受福之具所以昇平之福方來而未艾也若五當終亂之時過於侈盛安可不防維收斂以保其吉乎

按人主當旣濟之時坐享盛業惟誠敬之心爲祈天永命之本若此心一衰徒事誇張則治功不進而倦且止矣非所以格天心而膺

多福也聖人諄諄垂訓以明濟之時宜畏不宜肆猶祭之時在誠不在物主濟者明於此義可以得時而長保濟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此一爻言不能防患以濟險爲終亂者致儆也濡首謂首尾俱濕周公繫旣濟上爻曰上六居險體之上當旣濟之極乃以陰柔處之惟務爲因循玩愒偷安委靡不振至於末流將險愈深而亂愈不可治象猶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身已沈溺其何能濟此正道窮之日危可知也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濡首而厲者蓋自恃爲濟怠心日勝不能思患豫防一旦患至而無其備莫可如何惟有淪胥及溺而已豈能久乎按旣濟六爻由離明而入坎險內三爻言已濟之事外三爻言由旣濟而開未濟之漸可見保濟之道當安不忘危治益求治乃爲長治久安之道也至上六所謂終止則亂天時人事危微絕續之關聖人於

此不言凶而言厲正救時之深意欲人於不可久之中求可久之道也如輪臺之悔過與元之罪己君子猶有取焉然亂至而圖不若未亂而防尤爲制治保邦之要道而處既濟之日者亦可有終無亂矣

䷿ 坎下離上

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者何也造化之理無往不復人事之變終則有始既濟則功已畢未濟則事復始有生生之義生生之謂易所

以終未濟也爲卦下坎上離水火不交六爻皆不當位故爲未濟然剛柔皆相應應則陰陽相助而未濟者終於必濟故彖辭言亨既濟已然之亨也未濟方來之亨也然處未濟者必有進作有爲之才愼始持終之力後能濟天下之艱難初六六三二爻皆陰柔失位一處險之初一未離乎險故有凶吝之占九二剛中與五相應爲佐濟之才然身在坎中猶必舒徐審慮有待而進九四以剛居柔剛

而不輕用其剛征伐鬼方三年而後奏績蓋於未濟未濟若斯之難也六五離明之主以文明之盛而養之以雍以精斷之智而運之以柔方且虛其中以照臨百官堅其誠以信任羣下安得不一掃大難爲無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既濟之時乎至上九之濡首乃有所陷溺而不能濟者所以於爻終示戒也總之聖賢之處世在既濟之日則無時非未濟之心在未濟之日則無時非欲濟之念乾之自

強不息終日乾乾而夕惕若者由此道也是故既濟未濟合而易道終矣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此卦坎下離上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名未濟卦辭言求濟之道當以敬愼持其始終也汔幾也濡尾力竭而不能濟之象文王繫未濟彖辭曰未濟以治功未定爲義當斯時也衆心未協人謀未臧事不能遽有所濟然以天運言之終有可濟之

理。故可以得亨。顧所以致亨之道。必老成持重。敬始愼終。慮出萬全。而後克濟。如不自度其才力。果銳以求進。而不謹密以圖成。使紀綱稍振。法度粗舉。即以怠忽乘之。若小狐幾濟而濡其尾。則事終於不濟。尚亦安所利哉。按未濟之時。大險未過。世難方殷。其勢非天下之大才。不能濟天下之大事。是在離明之主。愼擇其才而用之。使老成練達者。倡率於前。方可驅策羣力。經營遠大。若衡量失當。誤

用小才。自昧當先。必不能出險以終事。此圖濟之道。全在得人。聖人取象小狐。深以爲戒。不可不愼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象傳是釋未濟彖辭。明柔中之善於濟事。又貴相助以成其濟也。柔得中。指六五。未出中。謂未出險中。孔子釋未濟彖辭曰。未濟而辭曰亨者。豈徒有可濟之時哉。卦體六五以柔

而得中。柔則能小心謹愼。得中又處事得宜。故終於能濟。有可亨之道耳。其曰小狐汔濟者。時當坎險。雖有事於圖濟。尚未出險之中。值此將濟未濟之時。正須畢智竭能以求必濟。而辭乃謂濡其尾。无攸利。則究其所事。由於輕爲躁動。始銳而中懈。若狐之首濟而尾不濟。不能繼續以成其終也。又何利乎。然非時之不能濟。惟人之不善濟耳。而所以可濟者。未嘗不在也。卦之六爻。雖陰陽皆失其位。

謀猷未減。而剛柔各相爲應。猶能同心協力。補偏救弊。於理於勢。可以共濟而續其終也。何至幾濟而濡其尾哉。此未濟之終可濟而得亨也如此。按既濟未濟兩卦。其理互相發明。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愼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得也。總見聖人求濟之事。敬愼以保其終。則事無

可輕忽之哉。相應以補其偏則人無不可濟之事。反覆紬繹濟之能事畢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此象傳言物當各止其所君子以愼辨體濟之用也。孔子釋未濟象曰。離火在坎水之上。上下不交不能相濟爲用。未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時當未濟則物之倒置易位者多矣不可不謹愼而明辨之因器命名。緣分定制。使疎不得擬親。卑不敢抗尊。小不致踰大。則物各有方所而居之不逆。始於相別終於

相得而濟世之業俱由其中。未濟者何憂不濟乎。按繫辭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如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天地自然之定位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莫不各有當然之分。旣濟未濟之所以不同者惟分定與亂故耳。故君子以愼致辨順天地自然之位。使分定不亂。如水火之不相雜而未始不相爲用焉。則可以贊化育而成濟功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此一爻言不能量力妄進爲終於不濟者示戒也。極是終。周公繫未濟初爻曰。初六以陰柔居下。當未濟之初又値難濟之時無才無位豈能進而圖功。乃不自爲量度而欲輕爲冒進。急於求濟若狐之涉水而濡其尾則終於不濟而已。豈不可羞吝乎。孔子釋初象曰。凡事必敬始而後可以善終。若初之濡尾豈獨時之難濟哉。由其所以濟者亦昧於敬愼之道。不審勢量力。冒昧干進。是但知始之欲

濟而不知終極之不能濟也。亦可惜矣。按古之濟大事者未事之先必能見其始而要其終區畫時勢瞭若指掌及其任事而有成也不由其規摹之所素定。三代以下如韓信之權楚漢。諸葛亮之度孫曹。皆預決於築壇命將之日與草廬三顧之中。其後卒如其當時之所言者。凡以規摹之素定也。若其始漫無成見臨事嘗試而欲倖其成功者未之有也。

此濡尾之羞。不能繼續以終其事。既事著於
象辭。而爻又首及以示戒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此一爻言能恭順自守。得臣道之正也。曳輪
是不遽進之意。周公繫未濟二爻曰。九二以
陽剛之才。上應六五柔順之君。急於有爲。未
免有太迫之虞。乃以剛居柔。能恭順退守。不
欲速專成自進以邀功。若車之行而自曳其
輪。不輕於求進。在人臣之道爲甚正。而濟時
之業可徐圖。其貞而得吉也宜矣。孔子釋二
象曰。二以貞得吉。可謂能行正矣。然所以能
正者。由其居柔得中。惟中則宅心恭順。見之
行事。自能虛衷謙退。寵利不居。以行乎臣道
之正。所以爲吉也。從來幹濟之臣。處艱難之
地。往往事權太重。威福得專。不克保有其功
名者多矣。皆由不明於貞吉之義者也。爲人
臣者敬守此義。而勿失焉。庶可成濟時之功
而善其終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
當也。
此一爻見濟險不能獨任。當資人力以求濟
也。未濟謂未出坎險也。周公繫未濟三爻曰。
三以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本無濟世之
才德。以爲出險之具。使獨往以求濟。則力微
任重。鮮不至於胥溺。能無凶乎。然未濟有可
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所患者獨力不能
以濟耳。今三以柔乘九二之剛。得倚仗之人。
而時將出險。又值可濟之會。誠能資其才力。
以匡將出之險。亦何涉川之不利哉。孔子釋
三象曰。凡圖事者。必有可爲之具。三所以未
濟征凶者。由其陰柔而居剛位。所處不當。既
無才德而獨力以往。未有不敗者。故得凶也。
按未濟五爻不出卦名。獨於六三一爻見之。
蓋以六三陰柔。又不中正。居險之極。必不足
以濟險也。又云利涉大川者。謂若得陽剛之
助。則亦可以出險而有功。其如三之不能何

也。夫以六三之陰柔而猶以涉川望之。則弘濟時艱者。不在同心之助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此一爻。言大臣有濟世之責。當振作有爲。以成其志也。震。震動也。周公繫未濟四爻曰。九四居上卦之下。方出乎險。雖無內憂。而未免於外患。又以剛居柔。常恐畏難避事。處於不正而有悔也。能勉之以貞。則匪躬盡瘁。克殫

臣職。而獲吉。夙夜匪懈。問心無愧。而悔可以亡矣。然所爲貞者何如。時方未濟。反正之功。非可因循以圖。必震發有爲。攘外以安內。且至功深日久。期於底績。乃克有成。爲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之象。如此則非貞何以得吉而悔亡乎。孔子釋四象曰。四當未濟而志存乎濟世。能以貞自勉。則明作有功。克壯其猷。無不濟之悔。而志可行矣。按聖人作易。止此一動一靜之義。安危得喪之機。皆由此

出焉。如同一伐鬼方也。既濟之時。雖克而猶憂其憊。利用靜也。未濟之時。必伐而後行其賞。利用動也。且既濟之三過剛。恐其宜靜而妄動。未濟之四居柔。又恐其宜動而反靜。此聖人互明其義。一爲保濟者戒。一爲求濟者勉。其意深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此一爻。言柔中之德。能始終盡善。以成濟也。

周公繫未濟五爻曰。五以陰居陽。疑於不正。然爲文明之主。本體虛靈。既心知正道。覺悟善反。又居中應剛。能虛心下賢。克己勝私。至於陶融純粹。無復愆德矯偏。而一歸於正。故得貞吉而无悔矣。由是而爲闇然日章之君子。暢於四體。見於猷爲。其光輝發越。一皆誠意相孚。非有假飾於外者。吉之道也。孔子釋五象曰。君子之光。在己固無不吉矣。至於盛德之孚。不但暢達於一身。亦且光被於四表。

成功文章無不煥然可見將文明日啓天地爲昭其暉而得吉非濟功之極盛乎按六五爲未濟之主經綸匡濟一本於有孚之誠正非矜智用察以聰明才辨自矜而陵人者所可同日語也故曰君子之光光從孚出而暉又從光生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不獨君子之獲吉而凡被其暉英者無不徼吉矣此爻終始言吉反復歎美深有味乎柔中之旨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此一爻見處濟有善道不可過於自縱也周公繫未濟上爻曰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有能濟之才時已將濟功已垂成若才過乎剛求濟不已則反生患但當從容自信不妄作爲而與時休養若有孚於飲酒然自无欲速僥倖之咎然非一無所事而後然自縱也若使過躭逸樂沈溺不返如飲酒而至濡首則信非所信爲有孚失是而事終不濟矣所當戒也孔子釋上象曰飲酒而至濡首但知有孚之爲是而不知是之所在有當然之節不可過也使裁度得中不至於失是則慎終者可以保始而寧患其不濟乎按千聖傳心之要典不外乎一中易爲盡性至命之書所言無非是也既濟之九五言時未濟之上九言節時與節即所謂中也乾知進退存亡其聖人之中乎未濟以不知節爲戒節正隨時以取中也知節即知進退存亡而不失義命之正易之始終大義畧可見矣中庸曰時中又曰中節爲得性命之傳具在是乎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四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五

繫辭上傳

繫辭傳上下二篇孔子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所爲作也。先儒謂其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按繫辭作上下傳者王肅本也。司馬遷則稱易大傳。孔子晩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因作十翼。何謂十翼。彖辭上傳彖辭下傳象辭上傳象辭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也。古易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與孔子之十翼。離爲十二篇。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自漢費直始將彖傳象傳文言傳雜入卦中。而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另爲一書。晉王弼作註皆依之。即所謂無經可附者此也。宋儒程頤易傳亦如費直之本。自朱熹爲本義乃復古易之舊。而經傳又分。明洪武間頒行學宮。令士子程朱傳義兼習。成化時奉化敎諭成矩始單刻本義行世。而篇章次第又悉依程氏。非復朱

熹原本。今世所共習者是也。此爲易經分合源流。故敘其梗槩如此。程頤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亦不可以讀繫辭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一章是言聖人作易之大原示人體易之實學。而此一節是孔子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見天地有自然之易也。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卑高兼天地人物言。方者情動之始。物則指人而言之也。象形變化所成之體也。孔子意曰。易之首乾坤者何也。蓋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天確然在上而居尊。地隤然在下而處卑。而易中之卦純陽至健而爲乾。純陰至順而爲坤者已定立於此矣。由是而地與萬物之卑者陳於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於上。而易中卦爻之上

者貴下者賤已位列於此矣天與萬物之動者爲開闢爲發舒而其動有常地與萬物之陰者爲閉藏爲收斂而其靜有常而易中卦爻之陽而性動者稱乎剛陰而性靜者稱乎柔已剖斷於此矣天下之事情有善惡而衆理衆欲以類而聚物類亦有善惡而同道同惡以羣而分此陰陽淑慝自然之理也而易中卦爻占決之辭或時之息事之得而爲吉或時之消事之失而爲凶者即生於此矣日月星辰在天而成輕清之象山川動植在地而成重濁之形此皆實理之變化也而易中蓍策所揲之卦爻陽窮於九則退而化爲八陰窮於六則進而變爲七者即見於此矣蓋易書之有乾坤且有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無一不備皆非聖人私智之爲也不過因陰陽之實體而形容摹寫之是故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觀天地即可以見易也大哉易乎天地且不能隱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五節是言聖人作易而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也摩摩戛也盪推盪也風亦云潤者亦因而言爾知管也作造也成就也孔子意曰伏羲見天地間無往非易不過陰陽兩端是故畫奇偶以象之奇則稱剛偶則稱柔也剛柔既立變化無窮以一剛爲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爲太陽少陰以一柔爲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爲少陽太陰而四象立矣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艮坤而八卦成矣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之小成也由是以乾兌離震爲主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之陽卦立矣以巽坎艮坤爲主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之陰卦立矣所謂八卦相錯因而重之

易之大成也易既作則凡造物所有孰非易理之著見如陰陽搏擊而爲雷霆之鼓動陰陽和暢而爲風雨之潤澤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則運行而代明焉寒者陰之肅暑者陽之舒則迭運而無端焉此成象之實體也卽此剛此柔也天地絪縕萬物化生陽而健者乾之道也人物得陽之多則成男陰而順者坤之道也人物得陰之多則成女此成形之實體也亦此剛此柔也然成男成女雖乾

坤一定之分其實有相須之功故凡人物之始也乾皆有以主之質雖未形而胚胎朕兆已全於一施之初矣其成也坤皆有以作之卽乾之所始者悉爲之翕受培養而蘊釀造就以終其事矣陰陽之不能相無者如此夫盡物而始乎乾宜若難矣然乾健而動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萬物俱生理一行而萬物卽動初無艱澁留滯之患何易如之盡物而成乎坤宜若煩矣然坤順而靜皆不自作故

承乎氣以成形因乎理以成性初無區畫矜益於其間何簡如之天地生成之妙無心而成化者又如此乃知易之未作易在造化易之既作造化在易論乾坤之功至博而無外論乾坤之德又至要而不煩而人事之效法天地者從可識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

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一節是贊聖人之德始於法天地終於參天地也孔子意曰易簡豈專屬之乾坤哉人心之良亦自有易簡自私欲累之而易者險簡者阻矣有能法乾坤之道一主乎理而無所容心則其易如乾矣一循乎理而行所無事則其簡如坤矣易則光明洞達無一毫人欲之艱澁盡人皆知其中心之所存矣豈不易知簡則徑直不煩無一毫人欲之紛擾蓋

人皆能循其途轍以作事矣豈不易從易知
則不遠人以為道而同心者衆故有親易從
則盡人皆可與能而協力者多故有功有親
則因人之信從是以驗我所存之是而精一
自信始終以之故其中之所存者可以至於
久而不變也有功則因人之協力是以輔我
行之不逮而兼人之能為己之能故其外之
所行者可以至於大而益弘也可久則純亦
不已與天同其悠久矣可大則襄乎成功與

地同其廣大矣非賢於人之德業乎然其所
以然者則以我之易簡與乾坤之易簡同原
故也易簡而天下萬殊之理莫不貫通於我
心統會於我身是故天有是易我亦有是易
地有是簡我亦有是簡可以成人位於天地
之中與之並立而無歉矣此體道之極功聖
人之能事也要之人心本自明白正大自為
私意所蔽物欲所擾往往艱深使人不可近
煩碎使人不可行如權謀術數之流天下之

理必皆扞格而不相入易者存理而已矣簡
者循理而已矣其始不過坦白要約而其終
至於德崇業廣與天地參善學易者何不從
易簡求之乎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
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
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一章是言聖人繫辭明道之功君子玩辭

體易之學而此四節言聖人繫辭之事也聖
人文王周公也設陳也言設卦則爻在其中
爻象謂卦爻本然之象辭謂卦爻辭憂慮也
虞安也憂虞言象者猶云彷彿之意非觀象
之象也下放此進退者造化之消息剛柔之
未定者也晝夜者造化之幽明剛柔之已成
者也六爻之動九六之變化也三極天地人
之理也孔子意曰伏羲畫卦吉凶之理已默
示之矣然有畫無文民用弗彰也文王周公

取伏羲所畫之卦而布列焉統觀卦象而時有消息則繫卦辭以斷全體之吉凶析觀爻象而位有當否則繫爻辭以斷一節之吉凶於是易道大備而利用之功大矣然辭固因象而繫而象又因變而著卦爻之間九爲剛六爲柔柔退之極則剛推去乎柔而柔變爲剛剛進之極則柔推去乎剛而剛化爲柔其變化之間消息當否無不具焉此聖人所由觀之以繫辭者也由觀象繫辭言之辭之吉者即人事順理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

事逆理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人事既失之後困心衡慮而爲改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即人事未決之先安意肆志而爲虞之象也辭占之符於人事者如此由剛柔相推言之柔變而趨夫剛者即氣機之退極則漸長而爲進之象也剛化而趨夫柔者即氣機之進極則漸消而爲退之象也既變而剛是即陽明用事萬物照臨而爲晝

之象也既化爲柔是即陰晦用事羣動宴息而爲夜之象也至於剛柔變化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九六迭運所謂動也其即三極之道乎一太極也而天地人各得之爲三極其動於初二爻者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其動於三四爻者即人道之仁義時措也其動於五上爻者即天道之陰陽迭運也何動非道何道非極象變之符於造化者又如此按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故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兼陰陽有陰陽則有變化

邵子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者也自卦爻而析言之則爻各一道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卦爻而統言之則六爻一道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聖人觀象繫辭亦止發揮太極之妙而已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二節言君子學易之事也。上言居者處之也。謂以易道自居也。下言居者靜也。指未筮時而言也。易之序指卦爻辭。獨言爻者。爻言乎變尤在所當玩也。變卽象也。占卽辭也。所異者未筮既筮之別耳。孔子意曰辭占象變之既備則有須臾不能離者而可不學乎。是故學易君子具身之居處安固而不遷者。則在易之序蓋觀其剛柔消息一定之次第。以爲進退出入之度也。其心之愛樂玩味而不置者則在爻之辭蓋觀其吉凶悔吝無窮之精理以爲悅心研慮之資也。惟君子身心不外乎易。是故動靜不間其功。方其居而未及卜筮也。則觀卦爻之時位而玩其辭。凡得失憂虞之象吉凶悔吝之由皆其心之所會也。而居安樂玩無間於靜矣。及其動而謀及卜筮也。則觀當動之卦爻而玩其占凡剛柔相推之變吉凶所占之決。又皆措諸事焉。而居安樂玩無間於動矣。夫學乎易卽合乎理。合

乎理卽順乎天。窮此理於無事之時則靜與天俱。循此理於有事之日則動與天游。是以自天祐之。所趨皆吉所避皆凶。受休嘉之福。而得利順之應也。按前章言伏羲之易。而以易知簡能久大德業責成於體易者。此章言文周之易而以居安樂玩動靜交脩責成於學易者。蓋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之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亦無一息之停。必動靜之間舉無違理。方盡學易之功。方不負聖人作易之意。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一節是釋卦爻辭之通例也。悔我自尤也。吝人尤我也。介善惡所分之路也。各指其所

之其指卦而言之向往也孔子意曰聖人觀象於卦而繫彖辭彖者言乎全體之象舉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莫不稱名取類以擬其形容也觀變乎爻而繫爻辭爻者言乎一節之變舉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莫不支分節解以觀其會通也卦爻之辭有所謂吉凶者言乎象變中時有消長位有當否而爲失爲得失則從逆而凶得則惠迪而吉也有所謂悔吝者言乎象變中剛柔雜居善惡未

定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內自怨艾而悔生也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外招尤釁而吝生也有所謂无咎者言乎象變中有以處非其地行非其事承乘比應非其人是以致咎然其間不無一節之善一念之良焉則能圖回更改而補其所過也由卦爻辭申言之是故爻言乎變而變之所示有貴賤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凡處下而卑者皆賤也易列之而等級分明則在乎六爻之位焉彖

言乎象而象之所陳有小大如姤遯否之類陰爲主者皆小也如復臨泰之類陽爲主者皆大也易齊之而使不相雜則在乎六十四卦焉夫位有貴賤卦有小大而錯綜更迭得失形焉本有吉凶之理特隱而未形耳易辨之以明得失之報則在乎卦爻之辭焉若夫卦爻有小疵則有悔吝而易辭一過悔吝必爲憂之惟恐人之至於是而慮遠說詳不能自釋焉則存乎善惡初分之介人能體易之

憂則一念之善有必充一念之惡有必遏豈猶至於悔吝乎卦爻善補過則爲无咎而易辭一過无咎必爲震之惟恐人之終於過而奮發警惕不能自寧焉則存乎天理萌動之悔人能體易之震則怨艾深而勇於舍舊覺悟切而急於圖新不有以補過而无咎乎是故卦分陰陽有小大矣辭別吉凶悔吝无咎有險易矣然辭之有險易者正以卦之情所向不同而言蓋小卦之情囿互而褻淺爲人

欲之私。是以不之於失則之於小疵而凶悔
吝之險辭隨之。大卦之情坦易而明白。乃天
理之公。是以不之於得則之於補過而吉无
咎之易辭隨之。辭豈有外於卦哉。言卦則爻
可知矣。可見聖人繫辭。無非使人趨吉避凶。
坦然知所率由。惕然知所畏避。其曰憂悔吝
者。即君子慎獨之幾。大賢不遠之復也。其曰
震无咎者。即成湯改過不吝之勇。太甲自怨
自艾之誠也。趨避之道莫要於此。聖人一一

著之於辭。其意深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一章是言易道之大。惟聖人能用之。而此
一節先極贊其大。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易
指易書而言。彌聯合之意。綸條理之意。孔子
意曰。至大者莫如天地。凡囿於覆載之中者
皆不足以擬之。而惟易與之齊準。蓋天地之
道。不過一陰一陽之變。易以道陰陽。奇偶二
畫。包含變化。故於是道有以彌綸之。彌者自
其外以統觀而陰陽生生之妙。無不包括於
卦爻之中。其全體渾合。初無一毫之欠缺也。
綸者自其內以細觀而分陰分陽之理。莫不
精密於統貫之內。其脈絡條理。又無一節之
淆雜也。天地有是道。而易書亦有是道。謂之
相準不誠然哉。夫易之未作。法天地之道以
爲易之道。故曰準。易之既作。還以易之道理
天地之道。故曰彌曰綸。彌之則萬合爲一。渾
然不漏。猶中庸言大德敦化也。綸之則一實

萬分。粲然有倫。猶中庸言小德川流也。天地
之道。即下文所云幽明死生鬼神仁知晝夜
與夫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皆是也。易既
能聯合而分理之。則理性命無不畢具。而聖
人用易以彌綸天地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一節是言聖人窮理之事也。天象燦然有

章。故曰文。地形井然有條。故曰理。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精重濁爲陰。氣輕清爲陽。物之所受以生而未屬於物者也。物既成則謂之魂魄矣。游者散而遠去之意。魂升則魄必降。舉魂可以該魄也。情狀猶言氣象也。孔子意曰。易既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以易之理仰觀天文。即陰陽之循環。以觀其晝夜。即陰陽之升降。以觀其上下焉。俯察地理。即陰陽之對待。以察其南北。即陰陽之雜居。以察其高深焉。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也。而其所以幽者。陽之變而爲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而其所以明者。陰之變而爲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以易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始即終之發端。反觀人物之所以終。終即始之歸宿。其始之生。氣凝於妙合之際。而理隨以全。陰之變而爲陽也。其終之死。氣散於殂落之餘。而理隨以盡。陽之變而爲陰也。死生之說。以

易而知之矣。以易之理。究其精與氣之凝聚。而既有知覺。又有運動。則爲物。精與氣之消散。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爲變。爲物者自無而有。神之來也。伸也。陰之變而爲陽也。爲變者自有而無。鬼之往也。屈也。陽之變而爲陰也。此蓋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情無形。而其狀有象。鬼神之情狀。不又以易而知之乎。易固聖人窮理之書也。總之幽明者。陰陽之顯晦。死生者。陰陽之消息。鬼神者。陰陽之聚散。此三者。理之難窮者也。聖人皆有以知之。則凡天地人物造物之理。殆無一之不窮矣。是以崇效卑法。生順沒寧。而與鬼神同其吉凶也。聖人窮理之功大矣哉。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一節。是言聖人盡性之事也。土者身所處之地也。敦。厚也。孔子意曰。天地之道。聖人之

性。雖有不同。然其爲理則一而已。聖人盡性。故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相似則立此參彼。無毫髮之違悖矣。其相似者何如。蓋天高明。其道爲知。地博厚其道爲仁。皆陰陽之理。而易書具之。聖人盡乎其知。則聰明洞達。而於萬物之理。無不各究其極。盡乎其仁。則區處條理。而於天下之人。無不各得其所。如此則仁以成知。而知有實用。非騖於高遠。非淪於空虛。何過之有。此聖人及物之仁知。其處常

者然也。若夫事有不可以常理行。時有不可以常法處者。聖人又爲之稱其輕重。委曲遷就。以處之。不膠於一定之中。是所謂旁行也。旁行則疑其易流。然行權之中。亦天理之所在。自合乎道義之歸。而不流於變詐之術。此聖人應事之仁知。其處變者然也。天者仁義忠信之理。樂之則默契脗合。而內重外輕。命者吉凶禍福之數。知之則昭融洞徹。而脩身以俟。見之明。守之固。凡事變得失之數。自不

足介於光大之心矣。又何憂焉。聖人知之盡如此。凡人不安土。則自擇便利。而濟物之心以故仁不敦。不敦仁則私意間隔。而愛物之體隳。故愛有限。聖人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則物我不形。而天理周流。惻怛慈愛之念。無時而不存矣。是安土卽敦乎仁也。夫旣有以立愛之體。則必有以達仁之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自無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矣。聖人仁之至如此。此則知與天道同其

高明。仁與地道同其博厚。故曰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易固聖人盡性之書也。按仁知二者。天德王道之大端也。知周道濟。則體用合一矣。旁行不流。則經權悉當矣。樂天知命安土敦仁。則與天爲徒。與物同體矣。此聖人之全功也。而求其用力則有要焉。中庸言知仁始於好學力行。孟子言知者仁者無不知無不愛。必以當務爲急。親賢爲務。可以知其用力之要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一節是言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謂裁成其過。曲成謂輔相不及。兩在不測之謂神。變化不窮之謂易。孔子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一氣流行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無非化也。然其化渾渾淪淪無有紀極。不能無或過者。聖人則有以範圍之。如順四時之序以定分至。辨九州之界以理疆土之類。一如鑄金之有範。城郭之成圍。使天地之化無不就裁以適於中而不過焉。萬物陰陽之形也。萬物賦形人有智愚。物有動植。皆待成也。然萬物芸芸總總雜以周徧。不能無或遺者。聖人則有以曲成之。如厚生正德以立民事。樽節愛養以盡物宜之類。一一委曲周到。知之明。處之當。使萬物無不得所以受其成而不遺焉。晝夜陰陽之運也。幽明死生鬼神。一屈一伸循環之理皆晝夜之道也。其理互根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聖人則有以兼通而知之。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如明也生也神也晝之屬也。晝爲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屬也。夜爲陰而陰實根於陽。一晝一夜迭運不窮亘古今皆是道也。聖人之心與之脗合無間。通乎其道而知焉。所謂知化育也。夫天地之化。一陰陽之氣。萬物一陰陽之形。晝夜一陰陽之運。而易書亦陰陽之變也。聖人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乎其道而知有如此。豈非得其至神之妙而易之變化在心者乎。故言乎神。則周流不居。既在此又在彼。在陽者忽在於陰。在陰者忽在於陽。得一以神无在而无不在。无方所也。而言乎易則百千萬變。既爲此又爲彼。爲陽矣而亦爲陰。爲陰矣而亦爲陽。用兩而化无爲而无不爲。无形體也。易固聖人至命之書也。此易之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也。按仰觀俯察窮周道濟範

圍曲成所以窮天地之理。盡天地之性。立天地之命也。其道甚大。而實體之則非求之幽遠者也。不外一動一靜。致中致和而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反身而皆備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一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未嘗倚於陰陽。而此三節言道之命於天而稟於人者。兼示人以體用全備之道也。孔子意曰。自有天地萬物。則有天地萬物之理。所謂道也。盈天地間無非道。而所謂道者無他。只是一陰一陽而已。陰陽氣也。氣之流行。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矣又一陽焉。一陽矣又一陰焉。大而一闔一闢。小而一噓一吸。莫不皆然。所以然者無非實理之所爲。此之謂道也。是道也。其在天命流行。靜之終動之始。可以觀其繼焉。繼之者當接續之間。此理方動。由於

天而將賦於物。生理所發。化育爲功。全是天道之本然。無貳無雜。純然善也。至於賦予於物。各具是道。可以觀其成焉。成之者物各得其所以生之理。受天所賦。人有爲人。物有爲物。實理具備。隨在各足。乃爲性也。繼善者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性者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此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命之流行賦予者然也。若夫成性之後。其在人也。有得陽之動而成性者。仁者也。仁者偏於陽氣居多。故同是道也。自仁者見之。則但識其動而及物之機。以發生布德之仁。自爲道之全體。而謂道在是焉。則竟謂之仁矣。有得陰之靜而成性者。知者也。知者偏於陰氣居多。故同是道也。自知者見之。則但識其復而幹事之體。以凝靜生明之智。自爲道之全體。而謂道在是焉。則竟謂之知矣。蓋天命之善本無偏。而氣質之受則有偏也。至於蚩蚩之氓。百姓也。未嘗不囿於道之中。行焉習焉。終身由之。日

用是道者也。而不著不察。一無所見不知有
道之仁。亦不知有道之知焉。此又愚不肖之
輩也。夫道之全體陰陽無偏者也。乃仁者知
者各有所見而得其偏。百姓則於道無所知。
是以君子陰陽合德體用全備之道終鮮其
人矣。夫仁陽也。知陰也。百姓日用亦皆陰陽
所在也。仁知雖偏而道本不偏。百姓雖愚而
道無不在。則一陰一陽之道又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

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二節是以造化出入之機言道之在天地
者不離陰陽互根之妙也。仁謂造化之功。天
地生物之心也。用謂機緘之妙。機是弩之機
緘是絲之總結。機一發緘一啓。妙用存焉。故
以言用也。孔子意曰。一陰一陽之道。天地之
化機不外是焉。大德曰生。天地之仁也。仁本
在內者也。自內而外。以顯諸仁。如春夏之發
生。始亨暢遂。無非造化之功。此分一本爲萬
殊所以鼓萬物之出機也。神妙變化。天地之
用也。用本在外者也。自外而內。以藏諸用。如
秋冬之收斂。性情貞固。自有機緘之妙。此合
萬殊於一本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一顯一
藏。循環無端。一出一入。變化莫測。以此鼓萬
物而無心成化。其視聖人之有心生成萬物
而常懷憂患者。且不與同矣。顯仁藏用之妙
爲何如哉。夫仁德也。而顯仁。則德之發也。發
而本於德。則德盛於內者也。用業也。而藏用。

則業之本也。本而發爲用。則業大於外者也。
盛德大業表裏互根。皆無心之化機。其妙不
可名言。至矣哉。然則大業在外者也。而由藏
用以言大業。則無外非內也。蓋方其藏用之
時。此理無乎不有。萬物氣機洪纖高下。一一
歸根復命。而靜斂其生生化化之機於無聲
無臭之中。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何其
富有也。是大而無外者也。此之謂大業也。盛
德在內者也。乃由顯仁以言盛德。則無內非

外也。蓋方其顯仁之時。此理日生不已。新機璇引。萬物發育。源源而出。動舒其形。形形色色之象。於千變萬化之際。物與无妄。而知其生意肫然在內。所以日新也。是久而無窮者也。此之謂盛德也。夫顯仁陽也。而顯其所藏之仁。藏用陰也。而藏其所顯之用。於顯仁見盛德。則體具於用之中。於藏用見大業。則用妙於體之內。是以大業非富有不能。盛德以日新而見。此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陰陽互根者也。一陰一陽之道。其在化機之出入者如此。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四節言陰陽變易。生生無窮。法象變數。莫非是道。而終言其道之妙。一神之所為也。孔子意曰。一陰一陽之道。迭運而無端。則相生而不已。於是見其生生焉。陰生陽。陽生陰。生而又生。無有間斷。陰生陽。則陰變為陽。陽生陰。則陽變為陰。凡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動靜榮悴。其生也不息。故其變易也無窮。是生生之謂易也。此皆陰陽之道。無乎不在者也。吾觀於物。而得乾坤焉。乾以始物。氣初凝而形未具。舉物之形容。一一命意以成。無中之有。彷彿可象。是曰成象。此輕清未形。陽之動也。是之謂乾也。坤以成物。氣既聚而形已受。舉物之體質。一一呈見而效一定之則。詳密有法。是曰效法。此重濁有迹。陰之靜也。是之謂坤也。一象一法。陽始陰成。此道之在生

物者然也。吾觀於筮。而得占事焉。筮者揲蓍問易。推極七八九六之數。以求所值卦爻之動靜。而孰吉孰凶。遂知來物。此則事之未定者。方在占決。是之謂占也。屬乎陽也。既占之後。由極數知來。以通乎凡事之變。而適其吉凶趨避之宜。此乃占之已決者。見之行事。是之謂事也。屬乎陰也。為占為事。陽動陰靜。此道之在占事者然也。然則一陰一陽之道。繼善成性者此也。見仁見知者此也。顯仁藏用

者此也。成象效法者此也。極數通變者此也。凡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其爲道也妙於无方莫知其然。即陰而道在陰。即陽而道在陽。在陽亦在陰。在陰亦在陽。陰陽迭運而道無不在。不可測度。乃天下之至神也。名之謂神。庶乎見道之妙也已。按生生之謂易。本義云理與書皆然也。蓋由易書言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是生生無窮。此易書中之

陰陽變易也。乾坤生爻。總不外乎乾坤。乾陽三奇。坤陰三偶。法象備焉。此易書中之成象效法也。卦爻既列。衍爲筮法。極數通變。以定吉凶。以生大業。此易書之所以前民用也。凡此皆在易書者然也。孔子贊易。只以理言之。而易書則具有此焉。可見易書所以摹寫此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道之妙神也。至哉易也。是在思而得之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一章是贊易之道極其廣大。而其原由於乾坤。故凡易之有配之天道人事而悉準也。孔子意曰。夫易書之作。以道陰陽也。陰陽之理足以盡天地萬物之理。故易之爲書無所

不載而含蓄於其中。其理廣矣。無所不包而統括於無外。其理大矣。以言乎遠則四海萬世。易之理無乎不到而莫之止禦也。以言乎邇。則瞬息几席易之理不待安排布置而各正不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洪纖高下易之理無所不有。備乎是矣。豈不廣大矣乎。夫易何以廣大如是。以易中具有乾坤之理也。夫乾天也。乾道始物。動靜生焉。當其靜也方與坤別而利貞以立其體。其生物之心常存

不他專一於此。及其動也。旣與坤交。而元亨以行其用。生意沛然直遂。以達莫可止遏。由專而直。則乾一之氣。行乎坤兩之中。萬物皆受氣於此。而大生焉。易中純陽之乾。具有此理。易之所以大也。夫坤地也。坤道成物。動靜形焉。當其靜也。方與乾別。而利貞以立其體。收斂生意在內。翕聚而無餘。及其動也。旣與乾交。而元亨以行其用。乾氣一至。受以生物。將無窮生意發散在外。無不開闢。由翕而闢

則坤兩之體。順承乎乾一之施。萬物皆受形於此。而廣生焉。易中純陰之坤。具有此理。易之所以廣也。夫易之廣大。旣得乾坤之理。則可以配天地之道矣。言乎廣大。莫如天地。而易中三奇為乾。三耦為坤。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兼天地之化焉。是易之廣大。配乎天地。言乎變通。莫如四時。而易中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合四時之序焉。是易之變通配乎四時。天道之運。日為陽精。月為陰精。

而易中卦爻稱陰稱陽。名義存焉。是陰陽之義配乎日月。人心至德。如乾之易。如坤之簡。而易中卦爻健者恆易。順者恆簡。至善存焉。是易簡之善。配乎至德。夫天地四時日月與人心之至德。盡乎天道人事矣。而易無不配焉。易誠廣矣大矣。按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簡者。聖德之根柢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者得一以為天

下貞。易簡之道也。卽書之所謂允執厥中也。而所以得此者安在。曰存天理。遏人欲。閑人心。體道心而已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五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六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一章是贊易道之至。見聖人德業與天地參。無非易理之所悉備也。孔子意曰。易之理。其至極而無以加矣乎。何以言之。夫天下德之崇。業之廣。至於聖人極矣。而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用易之理也。蓋易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至理。聖人以之窮理而崇其德。則得之於心者。知識日進於高明。其知崇也。以之循理而廣其業。則體之於身者。踐履日就於篤實。其禮卑也。夫言乎崇者。莫如天。而聖人之知之崇則效乎天。心之神明。獨超萬物之上。而物莫與竝焉。以此觀德何如其崇也。言乎卑者。莫如地。而聖人之禮之卑則法乎地。身之體備。不涉一毫之虛而纖悉弗遺焉。以此觀業何如其廣也。德崇如天。業廣如地。以天地同此易之理也。試觀天設位於上。地設位於下。乾健坤順。二氣運行。而其間陰變陽化。如日月寒暑之類。往來不窮。日行乎其中矣。聖人知崇而日上。禮卑而日下。則其易知簡能。本成之性。存而又存。純於不已。而其間率由自然之道。裁制合宜之義。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存存之成性。乃道義之門矣。是聖人德崇業廣。與天地爲一者也。而無非體易以得之。易之理豈不爲至矣乎。

按言德曰知崇。卽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之事也。言業曰禮卑。卽所謂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之事也。而德之崇。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業之廣。備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卽堯舜之德業。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者也。聖人用易之極功。斷在此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

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一章是言卦爻之用。而此四節先言聖人設卦生爻。立象繫辭有以盡天下之變化。用易者所當擬議而法行之也。孔子意曰。伏羲畫卦有卦之象。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賾也。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紛繁雜亂莫可紀極。而各有其形容物宜。於將畫卦時彷彿其

形容。其爲純陰純陽者何似。其爲雜陰雜陽者何似。擬諸心目間。於是畫卦。以曲肖其物宜。如純陽之物宜於三奇以象天。純陰之物宜於三偶以象地。雜陰雜陽之物如雷風山澤之類各有所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也。周公繫爻有爻之辭。爻也者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變化云爲莫可拘泥。而各有其會通典禮。於是觀於會聚之中。必有可通之理。以行其典常禮法爲萬世準。於六爻之動有循典禮而行者繫辭焉以斷其吉。有背典禮而行者繫辭焉以斷其凶。一一效而示之。是故謂之爻也。夫象言天下之至賾若可厭惡矣。然一陰一陽理所必有。不可惡也。爻言天下之至動若可紊亂矣。然一物一則理所不渝。不可亂也。聖人立象繫爻如此。用易者所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君子將有言也。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擬之象爻而後言焉。將有動也。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

議之象爻而後動焉。擬之議之。而言有語默危孫。動有進退存亡。執兩用中。時措皆宜。以成人事之變化。與天爲一矣。孔子言象爻之爲用如此。下引七爻乃其例也。可見易象至賾而有至一者存。易爻至動而有至常者存。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帝王心法亦不外乎此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一節釋中孚九二爻義。言擬議此爻之辭當知言行之貴於誠也。中孚九二之爻辭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孔子釋之若曰。鶴鳴子和。我爵爾靡者。誠信感通之理也。而感通莫大於言行。君子居其

室在隱密之中。而出其言善。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則在千里之外。此感彼通。必且從其善而應之。況其邇者善之所先及。有不應乎。居其室在隱密之中。而出其言不善。悖乎天理。拂乎人心。則在千里之外。雖令不從。必且叅其不善而違之。況其邇者不善之所先及。有不違乎。言如此。行可知矣。毋謂一言可忽也。言者心之發。天下皆屬耳焉。方自身出即已加乎民。而不可返矣。毋謂一行可忽也。行者心之迹。天下皆屬目焉。方自邇發即已見乎遠。而不可掩矣。言行之在君子。猶戶之運有樞。矢之發有機。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達。言行如樞機之發。善則人應而榮。不善則人違而辱。乃榮辱所由感召之主也。不但此也。人與天地同此理同此氣。言行而善則和氣足以召天地之祥。言行不善則乖氣足以召天地之殃。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亦由此也。可不戒懼謹獨而慎之乎。君子擬議此爻。當謹其言行之發矣。按宋景三言而熒惑退

舍。太戊脩德而祥桑立枯。言行動天地實理感召然也。人君端拱深宮。一話一言。一事一爲。皆與四海相關。與天地相貫。不可不慎。惟在擇善立誠。以端其本。而後發號施令。頒條布政。皆主善以爲常。則萬姓咸仰大哉王言。亦見一哉王心。莫不是訓是行。近天子之光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一節釋同人九五爻義。言擬議此爻之辭當求同於心也。同人九五之爻辭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孔子釋之若曰同人九五與六二相應同心者也。但隔於三四。未能遽同。始睽終合。故其爻辭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蓋君子之道其所以相同者不在迹而在心。若就迹而論。或出而事君。或處而獨善。或默而緘口。或語而論辨。似乎不同矣。原心而論。則出處語默。自有相信於形迹之外者。寧有不同者乎。夫人但患心不能同耳。苟二人之心皆出於一。則彼此相孚。利害不能移。讒邪不能間。舉天下之物無足以阻隔之者。卽至堅如金。其利足以斷之矣。由此發而爲言。非必其雷同附和。自然同歸於道。同協於理。意味深長。雖蘭之臭氣馨香。無以過之。則甚矣同人之道不以迹而以心也。按同人二五同德

相孚。本爲正應。所不能遽合者。三四間之耳。究之心旣同則始雖間阻。終必得合。此孔子指出同心二字。與同人于野之旨互相發明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一節釋大過初六爻義。言擬議此爻之辭當知凡事之貴愼也。大過初六之爻辭云藉用白茅无咎。孔子釋之若曰。大過之初爻。以陰柔居巽下。敬愼小心。如將一物安置於地必用白茅藉之者。然。故爻辭云藉用白茅无咎。蓋言敬愼之道也。彼一物也。錯置於地。已可以安矣。而又藉之以茅。自無傾敗之虞。何咎之有。此其心蓋敬愼之至極。其委曲周到也。夫茅之爲物至微薄。而用以藉物。則使物益安。其用不甚重乎。苟能愼持斯術以往。凡所設施。自无所失矣。按凡人處事。見爲可虞

者或能矜持見爲已安者易生忽畧故聖人教人雖於易忽之處而益加以敬愼之心憂勤惕勵無時不以小心處之思患預防無在不於先事圖之如是則理有萬全事無一失眞制事之良規守身之要術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一節是釋謙九三爻義言擬議此爻之辭

當知居功之貴謙也言如永言孝思之言猶思念也謙九三之爻辭云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釋之若曰謙之諸爻無不謙者而九三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其爻辭云勞謙君子有終吉蓋善居功者也彼勤於王事可謂勞矣而不矜伐於人勞而事成可謂有功矣而不任德於已此由其器識深沈度量宏遠厚之至也則夫所謂勞謙者正語其以功下人而不伐不德者也此其心何心哉其心皆念德之存於已者必欲其盛故禮之接於人者必欲其恭雖欲不謙不可得也然則謙也者凡以致其恭耳而人道好謙自然不疑不忌位可長保而弗失矣書有之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謙三之謂歟蓋惟不矜不伐而後天下之功能莫與並焉使有一毫自矜自伐之心則其有損於功能之數者正復不少矣是以自矜者無能自伐者無功也聖人於此爻所以極稱其美以爲立功之善道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一節釋乾上九爻義言擬議此爻之辭當知持盈之道也亢過於上而不能下也乾上九之爻辭云亢龍有悔孔子釋之若曰乾之上九處陽盛之極不知變通而與時俱亢故其爻辭曰亢龍有悔夫乾之上爻何以有悔哉九爲龍德可謂貴矣然不得陽位是貴而

无位也。居於上爻可謂高矣。然純陽無陰是高而无民也。九三之賢在下而敵體不應是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也。此猶人主倣物肆志簡賢虐民。而爲亢龍之象也。如此則處亢之時而與之俱亢。不知盈虛消息之理。一有所動悔輒隨之矣。按盛衰循環固必然之理。然時之必至於亢者天也。能不與之俱亢者人也。人主當此之時苟能識時觀變保泰持盈。則安富尊榮位可長享。四海歸心多士樂附。

又焉有亢龍之悔乎。至於爻辭但言有悔而孔子釋之曰動而有悔者。蓋當亢之時宜靜而不宜動。上處亢而妄動欲求無悔難矣。通書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哉。亦足與孔子之意相發明云。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此一節釋節初九爻義。言擬議此爻之辭當知凡事之貴密也。節初九之爻辭云。不出戶庭无咎。孔子釋之若曰。節之初九居節之初。未可有爲。貴乎能節而止者。故其爻辭曰。不出戶庭无咎。夫口舌爲召亂之端。故亂之所生每以言語爲之階。如君爲臣謀而能密其言則終始交孚自無奸邪之妬。若不密則失其臣矣。臣爲君謀而能密其言。則謀猷就理自無反中之傷。若不密則失其身矣。至於利害伏於幾微。成敗係於毫忽。所謂幾事也。能

密其謀則無不成。若不密則人忌其成而樂其敗。是事可成而自害之矣。是以君子戒之。愼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按古之人君言語必飭。嚬笑必嚴。其深謀遠慮雖左右近侍不得窺其意旨而爲之臣者肅詳謹飭。守口如瓶。不敢以禁廷密勿之語宣示外人。良有鑒於此也。然其愼密之事又必出於大公歸於至正。爲君者必如宋太祖所云我心如重門洞開。苟有私曲人皆見之。爲臣者必如司馬光

所云吾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然後慎以將之密以濟之庶不失聖人立言之旨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一節釋解六三爻義言擬議此爻之辭當度德而居位也慢藏不謹愼而暴露之意冶

脩飾也孔子意曰作易者其知致盜之由乎易解之三爻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何謂也蓋負也者小人勞力之事小人之所宜也乘也者君子所乘之器君子之所宜也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處非其所適啓謀利者覬覦之心盜思奪之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蓋小人竊據所乘上則不忠而慢乎君下則不仁而暴其民謀利者得執之爲名而盜思伐之矣此豈人之咎哉猶之我慢其藏是我教人之

盜之也我冶其容是我教人之淫之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正言六三無德據位而爲盜之招也此作易者所以爲知盜也觀於此則爲人臣者當度德量力不得妄居高位以貽尸素之譏爲君者尤當辨材授官不得輕褻名器以開僥倖之路庶幾政乎事理而無致寇之患也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章是言天地之數由圖而載揲蓍之法由圖而出統而歸之於神而此二節乃言河圖之數也變化指五行之生成而言鬼神指陰陽之屈伸往來而言孔子意曰昔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人但知其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而不知其何所屬

由今觀之天爲純陽其數奇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也地爲純陰其數偶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也河圖具天地之數如此統而計之彼一三五七九爲天是天數有五也二四六八十爲地是地數有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是爲五位而五位又相得而各有合焉何謂相得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在先偶在後其序秩然不紊不有如兄弟之相得乎何謂各有

合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奇主施偶主承其交配然無間不有如夫婦之有合乎至若以天之一三五七九總之其數二十有五以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其數三十合天地之二數則有五十有五而相得有合之數全矣由此而變化於此成焉蓋陽主變陰主化天以一三五生水木土陽變也而地以六八十化成之地以二四生火與金陰化也而天以七與九變成之變起於天者化

成於地化起於地者變成於天人但知變化之成而不知所以成變化者此數爲之也由此而鬼神亦於此行焉一二三四五生數來而伸也然始生雖來而伸既生則往而屈矣六七八九十成數往而屈也然既成雖往而屈方成則來而伸矣來與往相倚伏而鬼神迭運於不窮屈與伸相始終而鬼神默移於無迹人但知鬼神之行而不知所以行鬼神者此數爲之也其功用之妙如此按與神物

以前民用固非聖人不能然皆本乎理之自然未嘗强爲之說故河圖之數變化無窮而對待流行自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伏羲觀圖作易以洩天地之奇文孔子就易按圖以明天地之常理兩聖人之所見如出一揆云爾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

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三節是言揲蓍之法。以見策數之各有所象也。衍推衍也。四。四數之也。奇零餘也。孔子意曰。河圖具天地之數。而聖人之蓍法由此起焉。河圖之數始於中宮。以中宮之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以五之一而乘其十。是謂小衍。小衍則一十矣。以五之一而各乘其十。是謂大衍。大衍則五十矣。故蓍策之數有五十焉。及其揲之也。以右手取一策反于櫝中。虛一不用。以象太極之體。其用止四十有九。於是將四十九策隨手中分置之左右。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是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隨取右手一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人處天地之中。是掛一以象三才也。於焉兩手所分之策多寡猶未辨也。乃用左手取左傍之策。以右手四四揲之。復同右手取右傍之策。以左手四四揲之。以象春夏秋冬之四時。是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四數之後各有零餘。於是將所揲餘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扐於左手第三四指之間。亦猶一歲之中氣盈朔虛積之以成閏。是歸奇于扐以象閏也。然不惟扐而又再扐者何也。蓋一歲之中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多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閏。其餘六日。又遲二歲則更積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共三十日。為再閏。是謂五歲再閏。曆法如是。故揲蓍之法既揲左而扐左。又揲右而扐右。則前之策無餘矣。然後別起掛揲以為後揲之端。亦猶五歲之有再閏也。蓍既揲矣。而過揲之策亦各有所象焉。蓋揲蓍之法每一變後餘四者為奇。餘八者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以三變之餘通計之。去其初掛之一。餘一十二策者。謂之三奇。一奇圍三。則三奇共圍三三而為九。九者老陽之數也。餘二十四策者。謂之三偶。一偶用四之半。則三偶用二四

之半而爲六。六者老陰之數也。餘十六策者
謂之二奇一偶。其數得八而爲少陰。餘二十
策者謂之二偶一奇。其數得七而爲少陽。老
陽餘一十二策。則過揲之數有三十六策也。
一爻三十六。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矣。老陰
餘二十四策。則過揲之數有二十四策也。一
爻二十四。六爻則百四十有四矣。合乾坤六
爻之策凡三百六十。與期之日適相當焉。蓋
一歲之中。雖有氣盈朔虛之不同。三百六十

日其常也。至於二少過揲之數合之亦總不
外三百六十。可見時令之行歲序之紀無不
出於其中。聖人豈無本而臆爲此法者乎。統
上下經二篇過揲之策計之。二篇中之陽爻
皆乾也。陽爻百九十二。每一爻三十六。則有
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二篇中之陰爻皆坤也。
陰爻百九十二。每一爻二十四。則有四千六
百八策。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適與萬物之
數相當焉。蓋物之形化氣化雖不同而萬其

大數也。按揲蓍之理。於至明顯中寓精微之
妙。其適相符合若有天造地設而非人力所
能參者。其揲之之法當參觀之易學啓蒙一
書則如指諸掌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
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
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此五節是言成卦之次第及卦變之妙用。文

總數法而歸之於神也。引。加長也。伸。舒展之
也。長。增益之也。神德行。即鼓舞盡神之謂。使
之莫知其然而然也。孔子意曰。夫蓍法既合
於造化如此。若用之以求卦。又有序焉。不可
紊也。凡卦始於一變。謂之易。而易何自成乎。
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經四番經營。然後或爲
奇或爲偶。而易自此成矣。此一變也。由是三
變成爻。積之十有八變。則六爻皆成。然後內
外以全。貞悔以備。而卦於是乎成矣。然此乃

大成之卦也。未有內卦不立而成外卦者。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變則三畫以具。或為乾坎艮震。或為巽離坤兌。雖外卦尚須九變。然內體之卦從此已立。而可謂之小成矣。六爻既備。卦變亦可考而知焉。一卦之中。老少形而動靜異。或變在動。或變在靜。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一卦既變。諸卦不可類推乎。即以引伸者觸其類而長之則卦卦可變為六十四卦。由是吉者趨。凶者避。天下之能事畢具於此矣。著卦之變如此。其功用何如哉。吉凶有不易之理則曰道。道至微也而易有辭以顯之。趨避之理得之心而見之行則曰德行。德行至顯也而易有數以神之。夫惟顯之神之如此。是故明則有功於人事。方卜筮之時受命如響。儼若賓主之酬酢焉。幽則有功於造化。開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以贊神化之不及焉。故曰天下之能事畢也。夫人能因數以成變。因法以明

理。知數法之變化者。其知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之可與者乎。數也法也。一變化也。其不得不變。不得不化者。神也。知變化則知神矣。按天地間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龍馬鍾天地之靈。洩天地之秘。其背上旋毛不過自一至十之數耳。而五行之生成造化之功用悉具焉。聖人起而制揲蓍之法。為天下萬世明得失。決趨避。其神益於人世者豈淺鮮哉。有河圖而天地之數明。有聖人而圖數之功顯。此數學之所以大而聖人之所以幽贊神明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一章是言易之有功於天下聖人之有功於易。而首一節正言易之為用至大也。繫一定之理。變七八九六之變。象老少動靜之象。孔子意曰。聖人本道以作易。易之既作。道即在於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四者何。辭變象占

是也。聖人以道而繫之於辭，固曲中而不越者也。人之欲以言商確乎事者，尚乎卦爻之辭以爲言，則淺深詳畧各當其可矣。聖人以道而裁之爲變，固屢遷而不居者也。人之欲以動措置乎事者，尚乎卦爻之變以爲動，則經權常變不膠於一矣。彼裁制於心而欲事有定型者，是謂制器，則尚乎陰陽老少之象。蓋象者變之已定者也，尚之，則確然不易，可以成務矣。彼兩可於心而欲決其所疑者，是

謂卜筮，則尚乎吉凶得失之占。蓋占者辭之已決者也，尚之，則從違已斷，可以通志矣。於此可見易之道，開於天地，成於聖人，用於天下。大而家國天下之事，小而日用事物之理，易皆有以範圍之而不能外。大哉易之用乎。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一節是言尚辭尚占之事也。爲，爲之於身也。行，行之於天下也。命，卜筮者之言也。如響，應之速也。孔子意曰：人之所以尚辭尚占者，以辭占之至精也。是以君子將有爲於一身，將有行於天下，此時吉凶未定，抱蓍問易，求卦爻之辭占以決其從違。易則受人之命，隨叩隨答，應之甚速，如響之應聲。凡遠而時地之遼廓，近而時地之現前，幽而事幾之潛藏，深而人心之不測，无有遠近幽深，而來物之吉凶無不周知焉。此由辭占之理純粹不雜，

其於天道人事究極微密，惟天下之至精故能如此。非然者，安能應之速而無遺如此哉。

按辭占爲卜筮而設，而孔子謂之至精者，蓋易之理，上窮天道之蘊，下推物則之原，細微曲折，無一滲漏，則豈獨爲卜筮之書哉。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一節是言尚象尚變之事也。參，參酌之意。

伍互合之意。錯綜即以參伍者而錯綜之。著
數之意。孔子意曰。人之所以尚象尚變者。以
象變之至變也。蓋卦始於一變。而變何以成
是有參伍之法在。始則參之各數其左右之
所歸。繼則伍之總數其左右之所扐。則其策
或八九之多。或四五之寡。而其變成矣。此四
營成易所謂一變也。凡爻成於三變。而爻何
以成。是有錯綜之法在。即其參伍者分之左
右。交錯以稽其變。列之低昂。總挈以合其蹟

則其數或九六為老。或七八為少。而其數明
矣。此三變成爻。所謂一爻也。然則參伍以變。
特一變耳。尚未成爻也。通三變而皆此參伍。
則天地之文。不成於通變中乎。蓋天地之文
陰陽老少而已。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
襍。宛然天經地緯。燦然而成章矣。錯綜其數。
特三變耳。尚未成卦也。極六爻之數而皆此
錯綜。則天下之象。不定於極數中乎。蓋天下
之象。陰陽動靜而已。數既極。則天地水火雷

風山澤。宛然事物之象。一定而不易矣。此由
象變具圓神之德。妙屢遷之用。惟天下之至
變。故能如此。不然者。安能成文定象若此哉。
按象變祗此蓍數。而謂之至變者。蓋象變之
在易。活潑流動。無一毫疑滯之累。故能奇偶
動靜。惟變所適。而文與象已具焉。此以動以
制器者。所以必尚之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一節。是極言精變之妙也。神即精變之所
為。非精變之外。別有神也。孔子意曰。蓍統精
變之妙而言之。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凡物
有心則有思。有為。易无心也。何有於思。何有
於為。方其蓍未揲。卦未求。時辭占象變。寂然
無迹。寂然不動也。及其感而揲蓍求卦也。則
受命如嚮。來物遂知。文象遂見。則感而遂通
矣。天下之事。本有吉凶。易則直指吉凶以示
人。所謂通天下之故也。若此者。以辭占至精。

而精之所通者無方。象變至變而變之所通
者無體。惟天下之至神。故能如此。非然者。安
能體用交備。動靜咸宜若此哉。蓋凡天下之
物。一於寂者淪於無。倚於感者滯於有。皆非
神也。易則无思而无不思。无爲而无不爲。是
以寂不終寂。感而遂通。洵乎精變之至神妙
無方也。此聖人繫辭觀變畫象玩占之功。濟
萬世而不窮者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
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者。此之謂也。

此三節究言易道本於聖心。而贊聖人作易
之功大也。孔子意曰。夫易固至精至變至神
矣。然非易自能精變神也。聖人爲之也。天下
吉凶禍福之理。隱於無形。謂之深。深則最難
測識。而易之卦爻。無不備也。陰陽老少。兆於
微茫。謂之幾。幾則極難剖判。而易之蓍策。無

不具也。夫卦爻所具幽遠不測之深。蓍策所
備微茫難判之幾。乃聖人所以究而極之。精
而研之者。爲辭占制爲象變。以開示夫天下
後世者也。極深以爲至精。研幾以爲至變。而
神即寓於精變之中矣。易之至精。既由聖人
之極深而成。是辭占所具。皆幽遠莫測之深
也。唯深。故受命如嚮。遂知來物。而有以通天
下之志。易之至變。既由聖人之研幾而成。是
蓍策所兆。皆微茫難判之幾也。唯幾。故成文
定象。制器斷疑。而有以成天下之務。唯深幾

皆出於自然而神也。故无方无體。感而遂通。
不必疾而自速。不用行而自至也。吾所謂易
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謂聖人極深而爲辭
占。可以通志。研幾而爲象變。可以成務。而通
志成務。一統於至神之謂也。可見聖人之道
陰陽不測之神也。按上章總言易之神。此言
易之神。是爲人尚。而實本聖心之神。推之爲
太易之神。故分之爲辭占象變。統之爲精變

神而實本於聖人極深研幾之一心。然則欲求聖人之道而會聖心之神者。舍學易曷由哉。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一章專言卜筮。而此一節則統論易為通志成務斷疑之書。以明易之功用大也。易指著卦爻言。物指人言。開物謂使人知吉凶。成務謂使人知趨避。冒謂統括也。孔子意曰。夫易有蓍有卦有爻。更伏羲文王周公三聖人而成書。必有莫大之用。具乎其中。而易果何為者也。夫易恐人迷於吉凶。而得吉告吉失告凶。以開發夫顓蒙。恐人昧於趨避。而吉使趨凶使避。以成就夫事務。且天地人物之理。盈虛消息之數。無不該括於卦爻之中。而統冒夫天下之道焉。易之為用。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欲開天下之物。而不能自開也。故制

為卜筮。使人不迷乎吉凶。以開通天下之志。欲成天下之務。而不能自成也。使人因卜筮所告。而勇於趨避。以成定天下之業。欲冒天下之道。使巨細靡遺也。故立卦生爻。使人觀象玩辭。不惑於義理。觀變玩占。不淆於從違。以斷天下之疑焉。易之有關於民用如此。聖人作易。烏可已哉。按人生而蒙。愚昧未明。有父兄之教不能入。帝王之令不能行者。易昭告吉凶之道。如夢頓覺。故曰開。自建侯行師。用獄治曆。以至纖細不可枚舉。易斟酌從違之宜。受命如響。使人鼓舞不倦。有始有終。故曰成。上自造化氣運之大。下及人心念慮之微。遠近幽深。自卦爻一設。包舉其中。一無所遺。故曰冒天下之道。是易賴聖人以成能。斯百姓皆可以與能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

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一節是言蓍卦爻之德本於聖心以明作易之原也圓神謂變化莫測方知謂定理昭然易貢謂變易以告人孔子意曰夫聖人何以能通志成務斷疑也以蓍卦爻也是故易有揲蓍之法其奇偶老少參伍錯綜圓通不滯而神妙莫測其德不圓而神乎揲蓍所得之卦其中吉凶得失之理盈虛消息之數燦然備陳而範圍莫過其德不方以知乎至發

揮於剛柔而效天下之動者爻也爻各一其位位各一其時事因時變辭以情遷其隨時化裁之義非變易以貢人之求者乎此其所以能通志成務斷疑也夫蓍卦爻固足以通志成務斷疑矣使非聖人有洗心之功則亦烏能出其心之神知以生蓍立卦生爻哉聖人知吾心之神本能知來吾心之知自足藏往但恐洗心之功不純使此心馳騖而不存物我有間而不公吾心遂昏昧而不神障蔽

而不知耳聖人知其如此也以此日新又新洗濯其心不使有一塵之累復凝精聚神斂視返聽退藏於宥密淵深之地而存存不息且物我之見皆忘彼此之形悉化或吉或凶與民同患由是一心澄定全體瑩然凡吉凶未兆謂之來來固未易知也而聖心之神善必先知其吉不善必先知其凶光照所燭巨細靡遺事理已定謂之往往亦未易藏也而聖心之知所見以爲可者千百世莫能移所

見以爲否者千百世不能外廓照所及確不可易知來藏往聖心之神知如此其孰能與於此哉唯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伐之聖人始能不假蓍卦爻而知吉凶也夫按上章言易之辭占象變爲聖人極深研幾之書此章揭出洗心二字正極研之實功作易之大原也吾心之神即天地萬物之神人皆有此心心咸具此神然知來藏往獨讓聖人而他人不能者有所蔽也其有所蔽者無洗心

之功也。聖人能洗其心，故能全其神。退藏者，存存不息也。同患者，物我無間也。知來藏往，則其自然之能事也。孔子不惑知命耳順從心，非洗心之純，何以臻此哉。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一節是直指聖人興蓍之實也。興神物，謂制揲蓍之法。齋謂齊在內之思慮，戒謂閑在外之物誘。孔子意曰：夫聖人之神知既迥絕乎人，是以洞燭乎天道之盈虛消息，而豫吉凶之原；詳審乎民情之愛惡攻取，而識吉凶之故。於是制為揲蓍求卦之法，出吾心之神知，與此神物以通志成務，斷疑而前民用焉。民用前而民行濟，聖人吉凶同患，知來藏往之神知及於天下後世矣。然非有洗心之功，不及此。聖人所以湛然純一，齊其思慮，肅然警惕，閑其外誘，以神明其德，而使之能知來藏往者，其以此夫。按齋戒二字，便是聖人洗

心之功。聖人有洗心之學，然後有神知之用，亦必有洗心之學，然後能出其心之神知，以興神物而前民用。至神物興而民用前，則一時用之，聖人之神明及於一時；萬世用之，聖人之神明通於萬世矣。使不能齋戒以洗其心，則吾之德先有所滯而不神，有所蔽而不明，亦烏能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哉。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一節詳言制蓍之由，以明前民用之實也。闔戶指氣機收斂言，闢戶指氣機發生言。見謂萌芽初生，形謂體質已成，制用謂制為揲蓍之法，用之以卜吉凶也。孔子意曰：夫神物興於聖人，而生於天地。是故造化一氣流行，即萬物出入之戶。時乎靜而氣機收斂，如戶斯闔，陰氣用事，故謂之坤。時乎動而氣機發

生。如戸斯闢。陽氣用事。故謂之乾。一闔一闢。陰陽交換。如環無端。不謂之變乎。闔極而闢。闢極而闔。流行旋轉。往來不窮。不謂之通乎。夫乾坤變通化育之功如此。由是自無生有。萌芽初見。彷彿未形。止謂之象。及其著見成形。體質已具。一定不移。乃謂之器。象器既具。而蓍生於其中矣。聖人法乾坤之道。準變通之宜。制爲大衍五十之數。使人用以筮。而四營成易。十有八變成卦。受命如嚮。感而遂通。

不謂之法乎。由是法立而出入之度以昭。民用之出而利。民用之入而利。一出一入。民咸用之。鼓舞於趨避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謂之神得乎。此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之實也。按蓍亦植物中之一物耳。使不遇聖人。何由而知爲神物。使非聖人神明化裁。制而用之。則神物終屬無用之物。亦烏能自著其神耶。故神物非神。必經聖人之裁制。而後成其爲神。至於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聖心之神直貫乎天下後世矣。故謂神爲蓍之神可也。謂神爲民之神亦可也。其實皆聖人之神借助於蓍之神。以鼓舞乎斯民之神耳。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二節是言聖人畫卦之序。以徵民用之所由前也。太極謂至極無上。以主宰萬化之理言。兩儀謂奇偶。四象謂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八卦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孔子意曰。聖人

既與蓍以妙其用。必先有卦畫以立其體。是故儀象八卦。皆陰陽之變化。所謂易也。易固生生不已。變化無端矣。然必有至一不變之理主宰於中。以爲生生之本。太極是也。太極動而生陽。聖人因畫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聖人因畫一偶以象陰。太極生兩儀而兩儀一太極也。兩儀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太陽少陰太陰少陽之四象生焉。太陽少陰之上。再加一奇一偶。而生乾兌離震。太陰少陽之

上再加一奇一偶而生巽坎艮坤。四象生八卦而四象八卦亦一太極也。由是八卦既成。引伸觸類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八卦之錯綜變化其間時有消息。位有當否。得失既殊。吉凶立判。八卦不可以定吉凶乎。吉凶既定趨避昭然。一時用之可生一時之大業爲世用之可生萬世之大業眞可以通志成務斷疑而前民用也。又何一非太極之所生所定耶。按易之八卦方圖。其有生兩生四

生八之象。儒者相傳以爲畫卦之由。但細玩定吉凶生大業之言。分明是揲蓍之事。則兩儀四象卽揲蓍所得或四或八奇偶兩儀。三奇三偶之老陽老陰。一奇二偶。一偶二奇之少陽少陰也。下文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若以四象爲指兩畫言。如何示人以所値之卦爻乎。此章先言蓍之德次言卦爻之德。昔者聖人章先言生蓍後言立卦生爻分明有蓍而後有卦有爻生蓍立卦生爻是一時事。人

知揲蓍爲後人用易之法而不知卽聖人作易之原。上言與神物以前民用。繼言制而用之謂之法。而易有太極則詳言與蓍制法之序也易者。儀象卦爻也。太極者。大衍之數也。兩儀者四營所成之奇偶也。四象者。三變所得之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也。八卦者十八變所成六畫之卦也。言八卦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十八變所成之卦始可以定吉凶生大業若三畫之卦。如何定吉凶生大業乎。或疑

太極如何是大衍之數。曰聖人明言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用者太極之用。其一卽太極之體。體靜而用動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六十四卦之策。妙合天地萬物之數。而皆統括於衍數之中。故自其數之推衍無可復加而言謂之大衍之數。自其範圍天地萬物。包含儀象卦爻而言謂之太極。先儒周敦頤所論太極。指無聲無臭之理言。所謂兩儀指天地流行。

眞陰眞陽之氣言也。孔子所謂大極。指統括天地萬物之衍數而言。所生兩儀指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所得或四或八之奇偶而言也。周子借大極二字論天地生生之理。孔子則詳言制法與蓍之序。義各有屬。其實大衍之數原從圖書中五衍成。括盡天地萬物之數而中五渾淪未發。括盡天地萬物之理。是言數而理即寓於數之中。言理而數即含於理之內。神而明之非有二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一節是即造化人事而極贊蓍龜之功用大也。孔子意曰易能定吉凶生大業。功用之大如此。試再即造化人事而究論之。是故有形可法有象可像者。莫大乎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而天地之變化莫測。流通不窮者莫大乎四時之推遷錯行也。至縣象於上而著明於下者。莫大乎麗乎天之日月也。若夫效天法地而成位乎中。則端有藉夫崇高之位。而崇高莫大乎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焉。若夫效四時之變通。盡利神化宜民。則端有賴夫制作之利。而廣備諸物。因其材質以致之於用。竭耳目心思。立一成之器以為天下萬世之利者。莫大乎聰明睿知之聖人焉。若

夫法日月之明。極制作之大。探討夫事理之繁賾。而精識其原。詳索夫事機之隱伏。而洞悉其故。研究夫性命不測之深。而鉤之使顯。窮極夫千萬里千百世之遠。而致之使近。因明得失之報以定天下之吉凶。使之勇於趨避。鼓舞不倦。成天下之亹亹者。有大乎聖人所制之蓍龜者哉。甚矣聖人與神物之功大也。按自古蓍龜並重。此章但專言筮法。首節言易為開物成務冒道之書。次節即言蓍卦

爻之德。是明言易爲蓍卦爻也。三節言與神物以前民用。與神物。卽立揲蓍之法。四節言蓍生於天地。制於聖人。大極二節。則詳言生蓍立卦之序。以明前民用之實也。前後俱是論蓍。所謂莫大乎蓍龜者。乃因蓍及龜。見蓍之定吉凶成亹亹。與龜同耳。聖人與之制之則之。總是揲蓍之事。時講蓍龜並重。失聖人立言之旨矣。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二節。究言聖人作易之由。以明通志成務斷疑之故也。神物。與前神物同。指蓍言。變化指陰陽言。垂象。指日月星辰言。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趨避動靜之宜。孔子意曰。夫蓍之定吉凶。成亹亹。旣與龜同。則聖人與蓍之功大矣。是故易之有蓍也。非聖人自爲

之也。蓍之生也。一本百莖。下有神龜守之。因天生神物也。聖人則之。立揲蓍之法。而圓神之德備焉。易有卦爻。內含變化。亦非聖人意爲之也。天地陰陽闔闢。變化無窮。聖人效之。畫卦立象。變動不拘。剛柔相易。而方知之德備焉。易有吉凶之辭。亦非聖人自爲之也。天垂日月星辰。循序失序之象。而見得失吉凶之徵。聖人象之。繫彖爻吉凶之辭。而易貢之義昭焉。然則蓍也。卦也。爻也。無一而非易也。實無一而非數也。是豈無所則哉。天不愛道。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數之體也。地不愛寶。神龜載書而出於洛。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總之皆易理也。聖人則圖而用摩盪之法。其所爲儀象八卦者已備。則書而用縱橫交錯之法。其所爲儀象八卦者亦符。易皆因造化而作也。聖人豈强爲哉。合而觀之。易有七八九六。陰陽老少四象。所以示人以動

靜從違之準。而通天下之志也。於象之所示
而繫以彖爻之辭。所以告人觀象玩辭觀變
玩占。而定天下之業也。且卦有小大。辭有險
易。因其得失。而定其或吉或凶。所以決其何
者當趨。何者當避。而斷天下之疑也。易之爲
用。豈不大哉。按此章頭緒甚多。總是承上章
言蓍之所未備。故朱子以爲專言卜筮。然要
皆原於造化。而神明於聖人之一心。聖人能
洗心以神明其德。故能則之。效之象之與蓍

立卦生爻。以通志成務斷疑。建範圍天地之
業。曲成萬物之功。聖人作易之本。旣自洗心
中來。後之學易者。苟無洗心之功。則又焉能
神明其意。而收寡過之效哉。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一節是釋大有上九爻義。見惟德可以動
天也。此節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孔子意曰

易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豈私
祐上九哉。有所以致天之祐者在也。蓋祐之
爲言助之義也。天人雖殊。理則一致。天之所
助者順也。順則不悖於理。故天助之。人之所
助者信也。信則不欺乎人。故人助之。天人所
助。旣在順信。則不必問天。不必問人。但問我
之順信何如耳。今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
六五。是身所履者信。而動必以實。心所思者
順。而慮以下人。以此信順。又專尚六五之賢

如此滿而不溢。盡處有之道。而克當天心。是
以自天祐之。而吉無不利也。按爻但言天。而
孔子兼言人者。天空虛無憑。而人眞實可據。
倘言天不言人。恐人疑其爲矯誣上天。且懼
世之不盡人事者。或諂事鬼神。妄希福祐。故
以人之所助實之。見上九之所謂天助者。實
不出此人助之外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
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

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皷之舞之以盡神。

此一章見易爲聖人盡意之書用易者貴神明其意而此一節則先言聖人作易之事也象指卦畫奇偶言卦指六十四卦言孔子意曰流行於天地萬物則爲道存於聖人之心則爲意意發而爲言言筆之爲書是道意者言而載言者書也然書固所以載言而實不能盡言言固所以道意而實不能盡意然則

聖人明道覺世之意其終隱而不可見乎非也聖人知天地萬物之理不外陰陽於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則大而天地小而萬物精入無形粗及有象悉包括於中而聖人之意盡矣然人之善惡萬變不越情僞兩端使無道以彰其情僞聖人之意猶未盡也於是即八卦奇偶之象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卦有陰陽淑慝而人之愛惡取舍事變萬端莫能逃其範圍豈不可以盡情僞乎又

懼人不能即象以會意即卦以究情僞也復即象之失得卦之大小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以盡其言使人因言以會意因言以辨情僞而聖人之精蘊益以闡矣夫聖人之意固欲以利天下也人亦孰不欲利特無聖人之辭以指示之因冥行罔覺窮弗能變變弗能通耳聖人既立象設卦復繫以辭明示天下後世以窮變通久之道天下後世之人靜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能通變趨時無往弗順且趨避之際鼓舞不倦莫測其端莫知其然非所以盡利盡神乎

至於盡利盡神而聖人之意尚有弗盡乎按聖人作易之意總是教人趨吉避凶而吉凶原於善惡善惡根於情僞順其性則爲情拂其性則爲僞情則爲君子僞則爲小人故從來絕忠至孝祇求慊乎至情而元惡巨憝總以行其大僞孔子釋乾二爻曰閑邪存其誠誠者情也邪者僞也使人人皆能閑邪存誠

祛僞盡情而聖人之易亦可弗作矣無如人之行詐者多率性者少始或徼倖一時終必納諸罟擭陷阱而罔知趨吉避凶之道此立象設卦繫辭之所以不容已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此二節見易不外於乾坤以明聖人立象畫意之實也緼衣中之絮謂包蓄也乾坤指卦畫奇偶言乾坤息之乾坤指天地之功用言孔子意曰夫立象所以能盡意者以聖人之意盡於易而易盡於乾坤也六十四卦莫非乾坤之變化故易得乾坤而成易猶衣得絮而成裘也試觀乾父坤母左右成列而陰變爲陽陽變爲陰變化無方之易已立乎其中矣使乾坤卦畫毁而不立則不知何者爲陰何者爲陽是乾坤毁則无以見易也聖人因天地有自然之易故畫卦作易以形容之使人卽乾坤卦畫之變化因以識天地陰陽之變化此畫卦立象之旨也若乾坤之卦畫毁而不可見則陰陽變化之妙無由而測識其端而乾坤之功用或幾乎息矣乾坤之功用幾息而聖人之意又何由而見耶甚矣立象之不可已也是故乾坤一奇偶也奇偶一陰陽也自其超於陰陽奇偶之外而不以形象

囿者形而上者也斯則太極眞機主宰夫有形之器者謂之道道固乾坤之精也若夫有形可見有象可求者形而下者也斯則有體有質承載夫無形之道者謂之器器乃乾坤之迹也因乾坤自然之化而制爲七八九六之數剛柔相推陰陽互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變推此化裁之變而行諸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明而趨避決事無疑而行不滯不謂之通乎舉此變通之法措諸天下

之民使天下之民皆知變通趨利鼓舞不倦則志通務成聖人道濟天下之事業孰有大於此者哉信乎乾坤爲易之縕而立象果足以盡意也按形上形下二語論道器精粗最爲該括乾坤二字有指天地陰陽言者有指卦畫奇偶言者自卦畫言之則卦之奇偶爲形下之器而奇偶中所寓之精意乃形上之道自天地陰陽言之則成象於天成形於地者爲形下之器而主宰夫是綱維夫是弗見

弗聞無聲無臭者乃形上之道合陰陽奇偶言之則一陰一陽流行不息盛德大業化育無窮者形而上之道而象者像此爻者效此剛柔奇偶確然可據者乃形而下之器也要之非道無以宰器非器無以顯道有隱見之別無彼此之分知此則知聖人立象盡意之旨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三節是申言象所由立以示用易者貴即象以會意得意而忘象也上言謂之變謂之通指作易言此言存乎變存乎通指用易言明者明卦爻變通之理孔子意曰聖人固立

象盡意矣夫象豈無所見而能立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莫非道也於是擬諸其形容而畫卦立象以象其事物之宜是象乃以象乎其賾者也是故謂之象象立而卦立卦立而爻生焉爻亦非無所見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亦莫非道也於是即其動而觀衆理之統會以求一理之可通即可通之一理以立爲不易之典常合此典常則繫辭焉斷其爲吉悖此典常則繫辭焉斷其爲凶是爻乃

以效乎其動者也是故謂之爻可見象爻雖形下之器而實寓夫形上之道故極天下之賾而精粗靡不窮盡者實存乎卦觀於卦畫之純雜而天地之撰萬物之情皆可會也舍卦而何以極天下之賾也鼓天下之動而使之亹亹不倦者實存乎彖爻之辭玩其辭之何以吉何以凶而趨避之意不覺踴躍奮迅油然而生也非辭而何以鼓天下之動也化裁謂變是易中已具化裁之變以備人揲蓍

之用人苟欲決從違審動靜化裁適宜即存乎七八九六之變察其陰陽老少而動靜從違之宜決矣推行謂通是易中原有可行之通以備人推行之用人苟欲趨夫吉避夫凶通達無礙即存乎變化可行之通宜動則動宜靜則靜日然動靜允協行無弗利矣夫卦爻雖具此變通之理而天下未必皆善用易之人以其滯於象器而不能神明其意即不能神明其道也誠能齋戒洗心以吾心之神會作易之神即象以識其意即器以悟夫道此存乎善讀易善用易之人而未可概責之天下也若夫神明於心即默成於身不睹不聞之際有闇然日省之功不徒事言論講說而存存不息無一毫虛僞欠闕此非素有脩德凝道之學至於德成行備者不能也豈不存乎德行哉按孔子言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君子固所稱神明默成之人

也所以觀象玩辭者正以卦能極天下之賾辭能鼓天下之動也所以觀變玩占者正以化裁存乎變推行存乎通也自天祐之不亦宜乎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六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七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此一章言卦爻吉凶原於易簡而此四節則先論象爻變動之所自出以推吉凶之所由生也八卦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三畫之卦象謂奇偶純雜之象因重謂每一卦八重之爲六十四也剛柔謂奇偶變謂陰陽變化動謂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孔子意曰易理盡於吉凶吉凶寓於象爻變動象爻變動何自而生乎聖人作易本太極而生兩儀由兩儀而生四象八卦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純陰純陽之象以著六子列而雜陰雜陽之象以昭象不在成列之中乎由是因已成之卦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內外備而貞悔全遠近

貴賤承乘比應之爻即燦然於各卦之中矣由是爻之奇偶即爲剛柔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剛柔二畫往來推換則凡陰極變陽陽極變陰不即在此相推中乎由是卦爻之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聖人皆繫之辭而明示以趨避之宜此時雖未形於動而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豈能出辭所命之中哉夫辭之所命者吉凶悔吝而已吉凶悔吝雖已備於繫辭之時必俟卦爻之動而吉凶悔吝方始昭然是吉凶悔吝固生乎卦爻之動者也使不先繫辭以命之人將何所適從乎然所謂動者亦因乎時而已蓋六十四卦不外剛柔兩畫方其未動一剛一柔各有定位確不可移則剛柔非立易之本者乎然位有定而時無定及其既動則化裁推行總非自主非順乎時之自然而趨乎時之不得不然者乎可見時之所在動不能違人能變通趨時自然動與吉會何凶悔吝之有按天道

不外一時聖人合德天地之學亦不外於一時孔子釋乾五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釋大有彖辭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萃之時用大牲吉也。而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屯之時君子以經綸也。而需之時則宜飲食宴樂。蓋莫非時之所宜然也。知易之理。不外乎一時。則知聖人體易之學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二節是申明吉凶之故。而示人以貞一之學也。貞謂正而常也。一即理也。孔子意曰。夫剛柔變通則卦爻動。而吉凶生矣。然吉凶不容竝立。常以正而相勝者也。吉勝凶。凶勝吉。雖有萬變。不外一貞。貞則吉勝於凶。不貞則凶勝於吉。所謂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不觀之造化乎。天地之道。消息盈虛。至變矣。惟以貞常運。天垂象。地效法。歷萬古而不易也。日月之道。晦朔弦望。至變矣。惟以貞常照。日明晝。月明夜。亘萬古而不息也。然則天下之動可知矣。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萬變無窮。其貞常不易者。一理而已。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勢無常而理有定。不猶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乎。此吉凶之所以貞勝也。按聖人繫辭以斷吉凶。原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所謂典禮即貞也。所謂會通即一也。故其所繫之辭。從之則吉。悖之則凶。而天下後世不能

外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三節推原象爻所由立。吉凶所由見。而歸功於聖人也。確然健貌。隤然順貌。動乎內。謂揲蓍求卦。而值當動之爻象也。功業指趨避之變。即動。動則變也。辭即吉凶之辭。孔子意曰。夫天下之動。固貞夫一矣。人亦知一之原

於天地乎。夫乾天也。性情確然靜專動直。氣至即達自然無爲以生萬物明示人以易矣。坤地也。性情隤然靜翕動闢。無所煩擾順承天施以生萬物明示人以簡矣。乾坤旣以易簡示人。聖人憂天下後世不能效法乾坤也。因作易以教人。而立象生爻焉。爻備於因重人知效天下之動也。不知奇而陽者效乾之易偶而陰者效坤之簡。爻雖至變而有不變之理。以主宰於中。爻非彷效乾坤之所示者乎。象具於成列。人知象天下之賾也。不知陽息陰消者如戶斯闢。象乾之易。陰息陽消者如戶斯闔。象坤之簡。象雖至賾而有至約之理。以綱維於內。象非肖像乾坤之所示者乎。有爻象即有吉凶之辭。而吉凶必借揲蓍而後著。如人抱蓍問易。參伍錯綜。通變極數。效像乾坤之爻象。動乎蓍卦之內。而所值或吉或凶。即見乎蓍卦之外。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也。此爻象之動。即變也。旣動乎內而爲變

此時雖未即措之天下而務自此可成。業自此可定。利用出入。百姓與能之功業。已見乎此矣。然非聖人繫辭以命之。則趨避終迷。而功業亦無由而見。是功業固見於爻象之變。必得聖人繫爻象吉凶之辭。然後得失明而從違決。聖人與民同患之情。不畢見於辭乎。此其憂世覺民之功。眞可比德天地矣。按此章貞一二字最爲精要。一即天命之性也。貞即率性之道也。乾坤易簡者。性命之原而生成萬物之大本也。聖人效天法地。立象繫辭者。固欲天下各脩其道。以盡其性。而至於命也。故聖人之意。盡於象。而聖人之情。見乎辭學易者可不神明夫聖人之意與情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一節是言用易之聖人體天地造化之情以爲情。而著之於功業者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故不言情而言德。德之所被。無不周遍。故

言大德生謂物遂其生也位人君之位也仁當作人理治也孔子意曰易之卦爻既已彰彰矣然易之所以為用者在天地則為造化在聖人則為功業以天地言之天地有大德曰生而已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無所不具惟天則確然於上地則隤然於下寂然一無所為而生生不已之機隨處流行若曰以生物為事是生固天地之大德矣以聖人言之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德以生天地所生之民必身膺天位然後可以贊化育而宰群生則又以位為大寶也然大寶在位須兢業以守之而守之則以人焉士民樂業遐邇歸心而後位可守也守位在人須休養以聚之而聚之則以財焉家室盈寧閭閻優給而後人可聚也至若財以聚人宜理也則崇本業省冗費以理之辭以教民宜正也則殊貴賤辨名實以正之民之為非宜禁也則申法令明刑罰以禁之然三者必皆裁之於義焉蓋合於

義則理之而財得其平正之而辭得其順禁之而民務其非庶聖人之功業與天地之大德作矣按易之一書原為與民同患而作故上繫首章由乾始坤成而歸之乾坤易簡之理下繫首章復由乾易坤簡而歸之天地大生之德得乾坤易簡之理而成位乎其中者聖人之體也行天地大生之德而以位為大寶者聖人之用也有體則與天地合其德有用則為天地大其功繫易者其有望於後世有德有位之聖人也如此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章是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而此二節言包犧氏作易以前民用而開鮮食之原也文羽毛也與地之宜諸本多有天字宜將今方隅也結繩以麻為之綱所以佃罟所以漁

蓋者疑詞。言疑取諸此而非必取諸此也。孔子意曰。粤稽古昔以聖人之德履大寶之位而能作易以前民用者。昉於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蓋羲皇藏往知來。心通造化。固已具一作易之本矣。而又求之於俯仰遠近之內。以驗陰陽消息之理。故仰則觀經緯之象於天。如日月星辰之屬是也。俯則觀一定之法於地。如南北高深之類是也。至於俯仰之間。即鳥獸之文觀之。如剛鬣柔毛亦陰陽也。希革

毛毨亦消息也。即天地之宜觀之。如春夏則陽之息。秋冬則陰之消也。高者陽之息。下者陰之消也。近取諸身之形體性情。遠取諸物之飛潛動植。而陰陽消息之理無不畢具於其中。於是乃作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焉。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就健順動止八者之德以通之。而凡陰陽之理淪入無形者。易皆與之融貫而無間矣。萬物之情可見者也。就雷風山澤八物之情以類之。而凡陰陽之理顯及有象者。易皆與之相肖而不違矣。八卦既成。顯微畢著。聖人作易。寧徒爲制器而設。然而制器之理。總不越此。古者禽獸魚鼈多而人民少。故包犧氏教民結麻爲繩。以爲網罟。以佃於山林。以漁於川澤。使民知鮮食之利焉。若是者。疑取諸離。蓋離象爲目。離德爲麗。如網罟之兩目相承而物麗之也。按宓犧首畫八卦。其神靈意智本不待外象而著。特假河圖神物以徵信兆民耳。故易之未作。

全易之理具在聖心。易之既作。天下之理備於易書。雖備物致用。聖人未嘗取象於易。而究未有出於易之外者。其理同也。不然網罟之設未必不在畫卦之前。則又何從取兩目相承之象而求合之乎。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此二節是言神農氏之教民粒食而通有無於不匱也。耜耒首也。斲木使銳而爲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爲之。耨除草也。孔子意曰。包犧之時。鮮食之原既開矣。然粒食之道未備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斲木使銳爲耜。揉木使曲爲耒。耒以運耜。耜以起土。設爲耒耨之利。而教天下以樹藝之法焉。若是者。蓋取諸益。蓋二體皆木。取益之象。其動者在下之耜。而入之者在上之耒。上入下動。取益之德。天下之益莫大於耒耜。又有取於益之義也。夫網罟設而鮮食足。耒耜具而黍稷登。則貨財殖矣。然有穀者或不給於鮮。有鮮者或不給於穀。乏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則有無不均。而所養或缺。神農氏於是教民。期以日中爲市。使之道里均。趨走便。而天下之民無不致矣。市各聚其貨。使之百物具。諸用備。而天下之貨無不聚矣。交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則有無

相濟。彼此相通。而人人各得其所矣。若是者。蓋取諸噬嗑。蓋卦德上明下動。日中象上明。爲市象下動。卦名噬嗑。民不一業。貨不一用。致而聚之。交噬而嗑之之義也。按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其用不止一端。而繫易者必先自離次益次噬嗑。其說何耶。蓋食貨乃斯民之大命。生養爲王政之大端。聖王圖治未有舍此而他爲先圖者。大傳之垂訓也深矣。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以下是言黃帝堯舜通變宜民之事。而此

六節皆創制以前民用者也。刳刳之使中虛也。剡削之使末銳也。弦以絲弦木也。弧木弓也。孔子意曰。神農之時食貨足而生養遂矣然風氣日開人心漸啓。樸陋之治不可以久也。迨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三聖人又有因時致治之道焉。蓋民心之厭淳固而思變爲文明也。時爲之也。聖人因其時之變而通之。使天下之民。亹亹焉日習於其中而不倦焉。然其通變之道。又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

導以自然之理。若神化莫測者然。故使天下之民皆鼓舞於神化之內。而安之以爲宜。惟其宜之。故趨之而不倦也。三聖人之通變神化若此。豈有他術哉。一易理而已矣。蓋易理卽天之理也。消息互乘。盈虛迭運。時處其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返。未有不變者。變則隨時而轉。因勢而導。未有不通者。通則一時適宜。後世無弊。未有不久者。三聖人之通變合乎易卽合乎天矣。是以民宜之而天祐之。吉

无不利也。嘗卽通變而追稽其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定爲上衣下裳之制。垂之於身。以革上古簡陋之俗。則貴賤別而上下分。民志以定。恭己無爲而天下治矣。若是者。疑取諸乾坤。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之變化無爲也。垂衣裳而天下治。聖人之變化無爲也。衣裳之制度既同。將遐邇之嚮風。恐後苟川澤梗塞。則文教有所不通。於是刳木使中虛而爲舟。剡木使末銳而爲楫。舟以載物。楫以

進舟。舟楫之利興而不通者賴以通矣。若是者疑取諸渙。蓋渙之象。上巽木而下坎水。一如舟之浮出於水上也。夫川澤既通而山林阻脩。則擔簦重趼。負戴勞苦也。於是牛以順爲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健爲性。故乘而御之以致遠。而天下享安驅之利矣。若是者疑取諸隨。蓋隨卦德下動上說。猶物在下而動。人在上而說也。川塗既通。遠邇錯至。暴客或乘而起矣。於是設爲重門以禦之於外。嚴

爲擊柝以戒之於內。雖有暴客之來而警備已密。吾固有以待之矣。若是者疑取諸豫。蓋取豫備之意也。未耜以開粒食之原而民未知脫粟之利。於是斷木爲杵而使之足以舂。掘地爲臼而使之足以容。杵臼之利興而萬民之養益以濟矣。若是者疑取諸小過。蓋卦象上木下土。杵爲木。臼爲土。卦德下止上動。如臼止而杵動也。外有擊柝以待暴客。內有杵臼以精粒食。而害之大者無所挾以威之。

則雖有險而不能守。雖有粟而不得食。於是弦木使曲而爲弧。剡木使銳而爲矢。弧矢之利所及者遠。以威天下之不軌。非止重門擊柝以防之於內也。若是者疑取諸睽。蓋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也。按天下風氣旣趨於文明。則人心嗜慾日繁。詐僞亦日甚。不予之以利。無以遂其求。不震之以威。無以禁其暴。是故利天下者聖人之仁也。威天下者聖人之義也。仁與義皆所以宜民而已矣。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此三節是言黃帝堯舜易古制以前民用者也。棟屋脊檁也。宇椽也。喪期喪哭之期也。書文字也。契合約也。孔子意曰。凡上古未備之

器而不可缺者。聖人皆尚象而創其制矣。乃上古已備之器而不可用者。聖人尤必尚象而變其制。如上古宮室未興。冬則穴居。夏則野處。風雨奄至。民無寧居。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之制。有棟以直承而上。有宇以兩垂而下。雖有震風暴雨。莫能侵之矣。若是者疑取諸大壯。蓋取壯固之意。宮室不壯則不固也。宮室旣具。生者得以庇蔭。而死者無所覆藏。亦何以敎民孝乎。古之葬者不過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之地。無封土樹木之規。無喪麻
哭踊之期。後世聖人易之棺以周其內。槨以
圍其外。計慮久遠。而無使土親膚矣。若是者。
疑取諸大過。蓋取送死大事。寧過於厚也。上
古民淳事簡。故小大之事。惟結繩以記驗之。
亦足以爲治。後世風俗寖薄。欺詐日生。於是
聖人易之以書契。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
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由是百官之功實可稽。
萬民之情僞可覈。而以治以察矣。若是者。疑
取諸夬。蓋取明決之意。以夬能決去小人之
僞。而防其欺也。按歷代聖人制器尚象。或尚
其德。或尚其名。或尚其義。或尚其體。又或尚
其道。總謂之象也。蓋卦者象而已矣。五聖人
之制作。非必觀玩於十三卦之象而爲之。而
孔子以爲取諸云者。正以日用事物之間。原
自有一易之理。聖人所爲默與之合。卽邵子
所爲畫前之易是也。然則千萬世利用安身
養生送死之道。無一不由於易。易豈僅爲卜

筮之書而已哉。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
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一章。是言易之卦爻不外乎象。而人當觀
象玩辭。以知所趨避也。材。卦之質也。效。倣也。
孔子意曰。原夫聖人尚象之故。而知羲皇旣
作圖書遂起。於是易有小成。有大成。不過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奇偶之象而已。然象
有本體之象。有一爻之象。總之不滯於跡。彷
彿於理之似耳。如陽卦六畫之乾。以卦言則
所以像夫純陽至健之理。以爻言則有以像
夫潛見惕躍飛亢之理。陰卦六畫之坤。以卦
言則所以像夫純陰至順之理。以爻言則或
以像一陰之始生。或以像陰盛而亢。陽亦各
自備一理。舉乾坤而諸卦可類推矣。此聖人
作易。立象以盡意也。象旣立矣。觀象而繫辭
則有彖。彖者。言一卦之材也。如卦德。卦體。卦
變。卦象。卦義。皆其材也。卦兼有善惡。卦材之

善者辭亦從而善。卦材之惡者辭亦從而惡而象之全體形矣。於是乎又有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如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天下之動紛紜變化莫可窮詰。而皆爻中之所已具。是以聖人一一擬做於逐爻之下。而象之一節昭矣。既有卦爻以象告。又有卦爻之辭以發揮乎彖。是故得失之報以明。吉凶由此而生焉。憂虞之故以晰。悔吝由此而著焉。蓋悔吝在心未著。吉凶在事已著。吉

之生悔之著也。凶之生吝之著也。總之繫辭以盡言不外乎立象以盡意。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用。吉凶悔吝者象之微也。象立而易之理備矣。按宓羲畫彖。其吉凶悔吝之故已了然於心中。特其時當渾穆。故不顯著之於辭而止以象告。至中古之世。詐僞日生。凡辭之所繫者皆事之所有。故聖人繫之辭。以正告天下曰。如是則可以悔而得吉。如是則必至吝而得凶。使天下曉然於趨避之途。則聖人之立象繫辭皆因乎時以有功於世道者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一章是即少陽少陰之卦名。以見聖人貴陽賤陰之意也。君謂陽。民謂陰。孔子意曰。乾坤二卦。純陽純陰。其畫無有多寡矣。至於震坎艮皆爲陽卦。宜多陽矣。其畫乃一陽二陰。

是陽卦反多陰也。巽離兌皆爲陰卦。宜多陰矣。其畫乃一陰二陽。是陰卦反多陽也。此其故何也。凡陽卦以一陽爲一畫。其二陰各二畫。合之則爲五畫。五奇數也。奇則爲陽卦矣。凡陰卦其一陰已二畫。其二陽又各一畫。合之則爲四畫。四耦數也。耦則爲陰卦矣。是皆數中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參也。然數未有不本於理。由數之所呈。以究其理之所合。則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也。而其德行又

有公私邪正之不同焉。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象爲一君而二民。夫以一君而統二民。其道大而公。義之正也。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而二陽則其象爲一民而二君。夫以一民而從二君。其道小而私。事之變也。小人之道也。然則多陰者爲陽卦。多陽者爲陰卦。豈非理之一定。數之自然。而聖人扶抑之微意所隱寄於其中者哉。從來君子雖

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蓋小人爲君子所制則治。君子爲小人所制則亂。小人爲君子所制。或能改絃易轍以求當乎君子之意。尚可以効一官一職之能。君子爲小人所制。斷難敗行喪檢以求類乎小人所爲。必至於成相傾相軋之漸。此治亂所由分也。易之泰卦不曰有君子無小人。而曰內君子外小人。然則處之得其宜。用之得其道。雖小人亦烏足爲害哉。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四節是引咸九四爻辭以明天下感應之

理。屈信之機。皆出自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也。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致極致也。咸之四爻以陽居陰。不能正固。將以私感而害大公。故其爻辭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釋之意曰。天下至廣大也。其一感一應之相爲往來者。原屬天下自然之理。而不得我空虛之體。則又何處可用吾之思。用吾之慮哉。蓋天下之理。原於太極。本同歸也。但一涉於事物。則所感者多。其塗各殊。究之塗雖

殊而歸則同。天下無二理也。理根於人心。本一致也。但既接乎事物。則所應者分慮亦有百。究之慮雖百而致則一。天下無二心也。夫理無二理。心無二心。心則順理行之。因心付之。足矣。信乎何庸可用吾之思用吾之慮而以憧憧爲哉。試以天運觀之。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以相伐。則明生而不匱。因寒之往而有暑之來。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以相繼。則歲

成而不缺。夫日月寒暑之往者。不待思而往。乃氣機之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來者。不待思而來。乃氣機之息而信也。一屈一信。即造化相感不已之機。而明生歲成之利。於是乎生焉。是屈信往來。孰非感應自然之常理乎。因天運而推之物理。莫不皆然。如尺蠖之行也。不有所屈。則不能有所信。其屈也。自有求信之理。不待思慮而信也。龍蛇之在冬也。不蟄而伏其氣。則不能存其身。其蟄也。自能以

存其身。不待思慮而存身也。豈特物理爲然哉。即驗之聖學。亦有自然之機也。夫天下事物之感不齊。而心能裁制之。即爲義。心之所感不一。而義能變通之。即爲神。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其於事物之所宜。靡不洞察。而豫於神妙之地。則心不外馳。入者不出。內之屈也。而見理明徹。自有以推極其外之用。屈之感信也。既足以致用。而用無不利。則應事接物隨其所遇。迎刃而解。而身之所履無適不安。

外之信也。而動作得宜。自有以增崇其內之德。信之感屈也。夫屈信往來。無往非交養互發之理。功在於此。而效見於彼。則亦何在可容吾思慮之擾其間哉。夫義求其精。用求其利。此其機在我。可知者也。由此內外之間。交養互發。自有欲罷不能者矣。自是以上。惟有待其天機之自至。而絕非人功之可加。又豈我之所能知哉。蓋窮極天地之神。而與合一不測者其藏其域。通知天地之化。而與推行

有漸者實契其機。始而入神，至此神已窮矣。始而可知，至此知已化矣。皆由其德之盛，故能窮神知化如斯也。豈徒崇之已乎。夫交養互發之機，熟之又熟，而至於不知者，往而屈也。神化合一之妙，忘之又忘，而至於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皆感應自然之理，而非思慮之所能及也。按咸之象，以虛為義。至虛之中，無不同焉，無不一焉。然推之晦明寒暑往來屈信之理，則同之中有至不同者存。一之內有至不一者存。此神化所由生也。故又推之精義利用，及於窮神知化，以明同者惟通不同為同，然後其同可通。一者惟合不一為一，然後其一可合。孔子之一貫是也。若夫俗學之失，固忠乎思慮之紛紜，而異端之學，又誤執何思何慮，而流入於虛無寂滅，將何以致用崇德而窮神知化乎。故九五之志末，與憧憧同戒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此一節是引困六三爻辭，以戒小人不當揜抑君子而自貽伊戚也。易困卦之三爻，以陰柔之質，上揜四，下揜二，欲困人而卒自困。故其爻辭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孔子釋之意曰：困之六三，以陰柔不中正，是無才德之小人也。而居九四之下。四之剛堅重不撓，足以壓制夫三，石之象也。三不自量其力，而思傾陷乎四之下，欲乘其隙而奪之位，是非所困而困焉。必至公論不與，而名辱。又居九二之上。二之剛奕銳難近，不甘依倚乎三，蒺藜之象也。三不外度其人，而思盤據于二之上，欲憑其權，以搤其腕，是非所據而據焉。必至貫盈禍至，而身危。夫名既辱，身且危，死亡無日矣。雖上六正應，有妻之象，然身且不能保，其能有其妻耶。故妻不可得而見。明上六之親暱，亦不為三應也。按君

子有不幸之困。非其所自致。身雖危而名不辱。小人欲陵君子。卒必至於自困以至名辱身危。何如安分自守。人己兩全之爲愈哉。易不惟爲君子謀。其爲小人謀者亦至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一節是引解上六爻辭以明君子當善藏

其用也。藏收斂不露之意。括結礙也。成完全無缺也。易解卦之上爻。居公孤之位。而能解除六三之悖亂。故其爻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孔子釋之意曰。隼者鷙害之禽也。弓矢者射禽之器也。射之者。操弓矢以射隼之人也。解悖之義。庶惟君子得之。君子抱經邦濟世之才。是蓄藏其利用之器於其身也。戢鋒斂鍔。不先不後。待其時之可爲而動。則其器已素具矣。何不利之有。若是者。正以其藏而後動。故其動自利。而無足爲我括。一出則鷙害以除。而有獲矣。然則解上爻之語。正言公之能善藏以成其器。謀出萬全。動無結礙。是以獲之无不利也。按君子之待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常密。必藏器以待。使之不疑不忌。而後可乘時以制其命。大舜之去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不動聲色。而成功於俄頃。率是道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

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一節是引噬嗑初九爻辭以明人君當懲戒小人。使之遠於罪戾也。孔子意曰。仁載於心。心莫患乎無恥。小人惟不恥不仁。故其心入於不仁。義著於事。惟其不恥不仁。故其所爲之事常不畏夫不義之名。既至於不恥不畏。則其中蕩然無名教之可懼。而無所不至。然小人雖愚。彼其初原不知仁義之爲利而

不仁不義之溪爲害也。苟歆之以所利而怵之以所害彼其趨避之情當必有翻然悔悟者矣故不見利則不勸於仁義不見威則不懲於不仁不義是利與威正人君懲誡之大權也。始之懲其小不仁不義於其前而終能誡其大不仁不義於其後。此懲之誡之所以造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小懲大誡之謂也。按天下之小人。非必生而怙終者也。大約進無所慕。退無所懼。流於極惡而

靡所底止。使有國家者早明勸懲之典。則斯世不受僉壬之禍。而小人亦得以棠其福。必至於刑措而不用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一節是引噬嗑上九爻辭。以明善惡觀其所積。而禍機伏於所忽也。孔子意曰。善者成名之機也。不積則不足以成名。惡者滅身之媒也。不積則不足以滅身。小人之心。不知小善之可以積而至於大善也。但以爲无益於名而弗爲也。又不知小惡之可以積而至於大惡也。但以爲无傷於身而弗去也。夫善既不爲。惡又日積。則穢德彰聞。漸不可掩。惡極罪大。豈復能解乎。易曰。何校滅耳。凶。由滅趾不防而至於滅耳也。夫安得而不凶哉。按旅獒之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

虧一簣。漢昭烈之戒子曰。勿以善小而弗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蓋言積小以致大也。至若聖賢之學。致謹乎隱微。不愧於屋漏。又豈待小善小惡之著而後兢兢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一節是引否九五爻辭。以明人君常存戒

懼之心則能永享天位而固國勢於不傾也孔子意曰凡國事宜謀其甚全存心貫操其不足故必使其心若危危者乃所以安其位者也使其心若亡亡者乃所以保其存者也使其心若亂亂者乃所以有其治者也君子深鑒其故雖海內寧謐可謂安矣而常慮位之不可久安不忘危之將至也宗社鞏固可謂存矣而常慮存之不可屢倖不忘亡之或及也紀綱釐舉可謂治矣而常慮治之不可

徒恃不忘亂之漸萌也夫既不忘有危有亡有亂之時則必圖所以安之存之治之之策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玩爻辭而益加儆惕矣按唐虞之時可稱極盛然禹有慢遊傲虐之戒益有怠荒逸樂之箴至若伊尹儆太甲以恒舞酣歌召公訓武王以玩物喪志賈誼陳治安策於文帝之朝魏徵上十漸疏於太宗之世李沆處眞宗太平之日而惟以水旱盜賊爲言耶律楚材當世祖開創之初而日以生民休戚爲告豈故爲是已甚之辭哉惟其日慮夫亂亡故能保世於長久然則其亡二語眞萬世有天下者之金鑑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一節是引鼎九四爻辭以明小人不量才德而貪位圖功必至於覆國亡身也孔子意

曰凡居位必視乎其德謀事必視乎其知責任必視乎其力若夫德薄者位亦宜卑知小者謀亦宜小力小者任亦宜輕此理之常也苟始之不自審其德之薄而貪夫尊位位既得矣又不肯自揣智力之所不足而謀大任重務爲好大喜功之論以飾其愚而固其位則敗可立見而位亦旋失不特身名俱喪公家之餗由此覆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蓋言其位雖尊而才德不足以勝其任

也。按古聖賢出處之際。必先內度之己。外度之君。雖卑位微秩。亦必勝其事而後食其祿。況身秉國鈞。事關民社。豈可不自度量而漫然處於其上乎。然用人者人君之事。則又當辨才授官。不使有尸位素餐之譏。此大傳之微旨也。以上六節。五節皆言小人之事。困之三爻。以小人而圖君子者也。解之上爻。以君子而圖小人者也。噬嗑之初爻。小人之未遂其非僻者也。噬嗑之上爻。小人之已陷於大惡者也。鼎之四爻。小人之貽患於家國者也。聖人或危之。或幸之。或指示之。或哀矜之。或憂慮之。總欲使之安其分而不爲天下之害。御小人者。其亦知所以善處之道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一節釋豫卦六二爻義也。孔子意曰。凡人於處事接物之間。其幾必有先動者。人心至神。本無不燭。唯心有所蔽。則當幾而不知。苟此心空洞無物。自然隨觸而覺。未有不知幾者。知至於幾。其神矣乎。夫上下之交。莫不有幾存焉。與上交固貴於恭遜。然恭遜之過。便近於阿附而爲諂。與下交固貴於和易。然和易之過。便近於褻狎而爲瀆。所爭在幾微之間耳。唯君子上交而不至於諂。下交而不至於瀆。於事理一定之權衡。審之極其精。而行之無少過。其真知幾乎。夫所謂幾者。乃天理之萌動。其動至微。兆而未著。苟順適其幾。無有不吉。此吉之先見者也。衆人所不及察。唯君子見之。君子一見此幾。即作而趨之。有不俟終日者。蓋稍涉濡遲。則失其所爲幾。而違其所爲吉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人赴幾之不速。由於心溺物欲而不能靜。見涉依違而不能斷。苟其介然如石焉。無欲而靜

堅確而不可移。則理定而智圓。守固而行決。斷可識其不俟終日矣。蓋天下之理。有隱潛而微者。有顯設而彰者。人之處事。有巽順而柔者。有勇決而剛者。人知乎此。方能知幾。今君子既知其微。又知其彰。既知其所以柔。又知其所以剛。四者既知。則無所不知。所以為萬夫之望。此真所謂知幾之神也。按繫辭釋豫卦六二一爻。而言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以豫之九四不中不正。為豫之主。初與之應。三

與之比。皆諂乎四。六二中正自守。在初與三之間。上交不諂也。初六鳴豫。內不正者也。六二雖與之比。中正而不瀆慢。下交不瀆也。此所謂知幾也。乃知易之理。不外於知幾。而知幾實難。必靜止之功成於內。然後光明所燭。能得於義理之精微。應事接物。無少過差。斯與吉會。始為知幾之君子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此一節。釋復卦初九爻義也。顏氏之子。謂顏回也。庶幾。言近道也。孔子意曰。人自繼善成性以來。止有一善。但為氣稟物欲所拘蔽。乃漸失其本然矣。惟聖人之心。純乎至善。與道為體。賢人之心。復其本善。庶幾近道。若及門之顏回。其殆庶幾乎。回不必有顯形之過。方其念慮之間。或稍有間雜。有非繼善之初者。即為不善也。回於不善之動。當體即知。無有蒙昧而不及察。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待迷而

後覺也。知其不善之動。當幾即克。無或遲留而不速改。知之未嘗復行。非失久而後復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蓋初九一陽來復。復之最先。所謂不遠之復。不至於悔。大善而吉者。即顏氏子之學也。乃知人性之善。以能復為功。復性之學。以知行為要。有不善而不知。不可言行。知不善而復行。不可言知。如顏子之學。知行合一。庶幾復性之功乎。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一節釋損卦六三爻義也。絪縕濃密也。醇凝厚也。構交也。致一。言專一也。孔子意曰。造化之生機與人類之事爲莫不合兩爲一。以蓋變化而成功能。試觀天地本兩也。及其以氣相交。陰陽絪縕。濃密無間。則兩而一矣。而萬物之以氣化者於是醇厚而不漓焉。男女本兩也。及其以形相交。陰陽施受。精氣感通。則兩而一矣。而萬物之以形化者於是生生

而不息焉。夫天地男女所以成化醇化生之功者。以其絪縕構精專一而不二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一人者。兩也。得其友者。亦兩也。兩相與則專一。若三則雜亂不能成功。損其間吾兩之人。所以致吾兩者之專一也。言致一也。按損卦以卦象言。三陽三陰。地在中爻。上下皆天。有天地絪縕之象。以上下二卦言。少男在上。少女在下。男止女說。有男女構精之象。故以天地男女

言之。六三與上九相應。志氣專一。故曰致一。而本卦六爻應與。亦各陰陽相配。無非致一也。此造化之生機。人事之功用。所不能外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釋益卦上九爻義也。動。見諸政事也。易。坦

易也。語。施諸號令也。求。取諸賦稅也。孔子意曰。取益之道。在於有恆。如臨民出治。則有動。而君子不遽動也。去欲循理。以安其身。使大中至正。畧無偏陂。而後萬事萬變。應善而動焉。發號施令。則有語。而君子不遽語也。平情抑氣。以易其心。使坦適從容。畧無詭戾。而後有體有要。因時而語焉。制國家之用。則有求。而君子不遽求也。待民若子。以定其交。使上下感通。畧無疑貳。而後度地制賦。循分而求

焉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君子脩此三者則
取益之道全故動則民悅語則民信求則民
與不求益而自益矣若理不足以勝欲則危
危以動是自處於可危之地而驟欲動民民
誰與而從之心不足以御氣則懼懼以語是
我實不德而告令以空文未免有猜疑之心
民誰應而奉之有相孚之分無相感之情則
无交无交而求是恩無所施而徒責其報民
又誰與而供之至於莫之與則不但不與而

已以身發財爭民施奪而傷之者至矣此易
之所云莫益之而或擊之由於立心之勿恒
是以凶也夫益下者君道之恒有恒者益之
本也益之上九陽居益之極求之不已而專
於利己則失其恒無恒即無益矣此周公所
以爲殖貨者戒而孔子復詳以釋之使後之
君子知立恒以取益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
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
之德

此一章言聖人本陰陽以作易明造化之理
示人事之得失也此一節言卦爻之畫從乾
坤而出備於理而妙於用也物言有形質也
撰猶事也有形可擬曰體有理可推曰通孔
子意曰易始乾坤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皆從此變化而出然則乾坤者其易書諸
卦爻之門邪夫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可
見聖人畫奇爲乾以象陽之健是乾乃陽物

也畫偶爲坤以象陰之順是坤乃陰物也以
陰陽之德言則陰與陽合陽與陰合交錯往
來而二物相得其德合矣以陰陽之體言則
剛自爲剛柔自爲柔各成其質而二物對待
其體立矣由是形之可見者如雷風山澤之
類易則一一象出之無不形容其似是天地
之撰以易而體矣理之可推者如健順動止
之類易則一一顯出之無不發揮其妙是神
明之德以易而通矣總之易之爲言陰陽在

來而已。六十四卦乾坤往來而已。言其合而未嘗不分。言其分而未嘗不合。聖人作易因其自然之往來。自然之分合。爲之陳其數而備其義。體天地。通神明。而不外乎陰陽二物。此乾坤爲易之門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一節言易書卦爻之辭不出陰陽之變。亦因時而作也。越。踰越也。類。事類也。孔子意曰。太始以來。雖有陰陽。而窮極理數。至於不可勝紀。於是一卦有一卦之名。一爻有一爻之名。或言物象。或言事變。其稱名也可謂紛然雜出矣。而總不出乎陰陽之變。是稱名雖雜而未始有踰越也。然嘗稽考其事類所以盡萬物之變者。似非上古民淳俗朴不識不知之語也。蓋文王周公見中古以來。人心日漓。迷謬愈甚。乃繫卦爻之辭。示吉凶之義。憂患後世之意甚深且切。其衰世之意邪。乃知聖人制作。因乎其時。當伏羲之畫卦。凡事物之變已無不具於其中。特上古質朴無用費辭。至後世人情物態無所不有。文王周公目擊身歷。慮之也深。故言之也詳。易之道乃無餘蘊。亦時之不得不然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一節承上雜而不越。而更言其理之備也。按本義云。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彰。彰明也。闡。闡發也。孔子意曰。易既雜而不越。則理無不備。如天道之已然者謂之往。而易書卦爻之變象。於陰陽消息已然之理。皆有以彰之。人事之未然者謂之來。而易書卦爻之占辭。於吉凶悔吝未然之幾皆有以察之。日用所爲者顯也。易則推其根於理數之幽。使顯者至微。蓋以人事本之天道也。百姓不知者幽也。易則發其端於事爲之顯。使幽者畢闡。蓋以天道用之人事也。天下不可亂者名分。易則於君臣父子之分。貴

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矣。天下不可混者物類。易則於乾馬坤牛離火坎水之類。各辨其似矣。以明卦爻之義。則有二。易之言皆本典常之道以發之。無不中正。言之正也。以告吉凶之故。則有辭。而易之辭皆因得失之情以判之。無有回惑。辭之斷也。蓋易之理。精及無形。粗及有象。無弗備矣。而要其所以備者。即陰陽二物。有以體其撰。通其德也。乾坤不信爲易之門耶。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一節。承上節言理之備而詳論其妙也。肆陳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孔子意曰。易辭纖悉無遺。其稱名宵小矣。然其所取之類。皆本於乾之陽。坤之陰。何其大也。天地陰陽道德性命。散見於諸卦爻之中。其旨甚遠矣。而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燦然明白。何其文也。凡委曲其辭者。未必皆中於理。而易之言多委曲矣。乃適當於義理之極致。何其曲而中也。將以迪人從也。凡敷陳其事者。無有隱而不露而易之於事。大小本末。無有不該。極其敷肆矣。然至理貫於其中。未易窺測。何其肆而隱也。將以啓人思也。易書之曲盡其妙如此。蓋後世民心不古。情僞愛惡相感相攻而吉凶相雜。疑貳紛然。莫知趨避。聖人因其疑貳之情。欲濟其行之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

人。明其失得之報。使知所趨避。所以濟民之陷溺者。端在乎此。聖人慮民之心深矣。乃知乾坤二卦。已包三百八十四爻。而文王周公卦爻之辭。即伏羲之畫。先天盡意。後天盡言。而聖人開物成務之功。無不同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一章是言易有處憂患之道在於反身脩德而此一節原易之所由興因舉九卦之德以明其序也中古謂文王時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孔子意曰易自羲皇而後其來遠矣然夏商之末其道中微易之復興也其在中古之時乎當是時文王以盛德而蒙大難因演易六畫之卦而繫之彖辭以垂教萬世操心危而慮變深其有憂患之思乎夫以憂患之心作易則處憂患之道莫備於易矣要

其道無如反身脩德而脩之有序大約於九卦可槩見焉是故德莫先於立基必謹於踐履之實則身心有所受治而可以為積累之漸履非德之基乎德基始立一有驕亢之念即至隳壞必守之以謙退則有所執持而不失謙非德之柄乎既有執持又必於念慮之萌時時審幾而反復於善以存養其本體故復為德之本本既在我而不能常守雖得必失又必其守之也恒久不變始安固而不搖

故恒為德之固然持守雖固私欲或未盡去也損則懲忿窒慾以去其所本無德於是乎脩焉然脩省雖嚴天理或未盡純也益則改過遷善以充其所固有德於是乎裕焉德既至於充裕則可自驗於處境矣蓋當困時凡進退語默取舍辭受之間最可觀德當義則是違理則非是困為德之辨也德至於可以處困則可施以及物矣蓋性體常定始終無改而應變不窮如井之澤及於物而未嘗動

焉故井為德之地也至此則凡事之來能以心順入於其理而裁制得宜蓋事理之細微曲折非此心巽入則所見必有未徹不無幾微之失惟順而能入斯化裁盡妙此巽所以為德之制也哉凡此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道也要之聖人之德純亦不已心與易會自居乎以及處憂患無非全體乎易豈僅以此九卦為反身脩德之事哉孔子第就處憂患之道而舉其近似者言之為萬世學

易者之法可以見德之有序而其用無所不
備耳。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
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
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
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
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二節是言卦德之妙而因以著聖人之用
易也物指衆陰言設是施為之意孔子意曰
易以九卦為反身脩德之序而其德之兼體
用而成備者固無乎不宜也履之為道君臣
上下固以各得其所為和矣而平易近情之
中無非天理民彝之準蓋至極而無可加也
謙之為道卑以自牧固未嘗自處於尊而心
愈斂則望愈崇自光顯而不可掩也復以一
陽動於羣陰之下善端其微似易為物之所
淆而理欲界限判然分明不既辨於物乎事
變之來雖然不一每易至於厭怠惟德能有

恒則雖處紛擾而所守常定何厭之有乎損
主懲忿窒慾其功固先有所甚難矣而克治
既久馴至私累自消復何易耶益主遷善改
過其勢固滋長而充裕矣然積累之基皆吾
固有何待於施設耶身雖處困而道不與之
俱困無入不自得者此其窮而能通也井立於
不動而可以應天下之動及物而不窮者井
之居而能遷也至於巽以應事能判量萬物
之宜而稱物平施不見表暴之迹乃所謂稱
而隱者也卦德之妙如此以觀於其用則何
如行己若不以禮遂至乖戾惟由於自然之
節文則有從容順適之休此行之所以和也
非履何以哉行禮者無節制亦為虛器惟出
之以卑遜而自合於範圍之節此禮之所以
得其制也非謙何以哉善端所存在於一念
惕然自覺而其幾自此日進則復實以之植
德之方在於始終純一無間而不為事物所
奪則恒實以之欲之日長也其為德之害甚

大有以還之，而非幾不至於自貢矣。道在於用損，德之當脩也。其爲身心之利何窮。有以與之，而積累自此日崇矣。道在於用益。用困之道以自處，則能盡其在我，而隨遇皆安，自無容其怨尤之意，非所以寡怨乎。用井之道以處物，則安而能慮，而事至吾前，自不淆於是非之正，非所以辨義乎。若夫巽順在中，則與道爲體，雖處變事而能委曲合宜，此則權之所以行，而巽之用爲至也。卦德之用如此，自非聖人能全備是德，何以能處憂患而裕如哉。按易卦屯、坎、蹇皆有處憂患之義，而此不之及，聖人處常處變，總一脩德而已。如履、謙、復、恒諸卦之德，豈待遇險難而後力行。若以憂患言，則困而不失其亨，即困之一卦，已不勝用矣。此章隨舉九卦，正以見聖人之體用無不備，而易之理無往不宜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

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一章專論玩辭觀變爲學易之事，而深有望於其人也。遠，猶忘也。不可遠，猶言不可離。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出入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方，道也。孔子意曰：聖人之作易也，其書所載皆天地自然之理，而人生日用之不可須臾離者，豈可遠乎。蓋易以中正有常之則，而隨時運動，其爲道也屢遷矣。道不外乎陰陽，陰陽變動而不居其所，常周流於六虛位之間。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而上下之无常。或柔來而文剛，或剛上而文柔，而剛柔之相易，此豈可以典要拘之哉。唯隨時變易以從道，適得其宜而已。易既惟變所適，故其卦體之一出一入，皆

道之確然不可踰者，範圍乎一定之矩。所謂度也。度之所在，使人知消息盈虛之理，出處進退之宜，出外入內，惕然知所戒懼而不敢少有踰越。此其為教，彰彰矣。而且於出入以度之中，又獨明憂患之事，與所以致憂患之故，而一一詳切示之，使人不致迷其所往。故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莫不惕然恐懼。雖无師保之儆戒，儼如父母之臨於其上，而不敢玩忽。則於知懼之中，更有懼焉。易之示人深切如此，其可遠耶。故善學易者，始由卦爻既變之辭，而度卦爻之理，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確有定向，而不可為典要者，今則既有典常，可以遵而行之矣。然人之由辭以達變者，於無定之中，而求有定之體，即於不變之理，而神其至變之用，是在於人之神而明之，推類而長之也。苟非其人，則易道雖日在天下，而豈能虛行哉。蓋古者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參伍錯綜，尚有以極天

下之變，而為義類之所宗，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自非極深研幾之哲，則不能由辭以得其意，而有以盡易之妙矣。此道之所以重有待乎其人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一章專論爻畫之義以示人，而此四節首言立卦生爻之義，又析六爻之蘊而揭其要也。質，以卦體言。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中爻，卦中四爻也。彖辭，統論一卦六爻之體者也。孔子意曰：易之為書，卦立而爻生焉。是以全體而妙大用者也。然卦有定體，而爻無定用。原其一畫之始，以要其六畫之終，則內外剛柔，無不畢備，卦之體質立矣。至卦有六爻，或陰居陽位，或陽居陰位，相雜而成用，則唯

六位之時不同。而事物亦異。陰陽各以時成。豈有定體之可執乎。故以時物之見於初上二爻者言。初則理微而難知。上則理顯而易知。蓋初爲卦之本。其質未明。上爲卦之末。其質已著。本末之分也。惟難知。故初爻所繫之辭。必取其象與占而極擬之。惟易知。故上爻之終。但因初之象占而卒成之。固無煩於擬議也。夫初上既足該始終之時物矣。若夫陰陽蹟亂之物。雜而陳之。剛柔中正之德。撰而

出之。物有純有雜。則辨其物中之是與非。德有當有否。則辨其德中之是與非。若是者以類萬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以明失得之報。淌非中四爻不備也。總而論之。六爻既備。則天道存。以人事吉凶之理具矣。噫。人亦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可洞晰而無疑矣。又況於知者能見事於未形。雖不必徧觀六爻。但觀卦首之彖辭。則存亡吉凶之理具於全體中者。已得其槩。所思不已過

半矣哉。要之天下不皆知者。所以聖人作易。既設卦而復陳爻辭。凡天道之消長。人事之得失。闡發詳明。使天下後世知所趨避。此聖人所以立開物成務之極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二節。又申論中四爻之義也。近謂四近君

也。柔指六言。剛指九言。孔子意曰。易書卦爻之義。蘊固理無不備矣。更以二四言之。二與四皆陰爻。同有柔順之事功。然所處之位則異。故其善有不同。二多聲譽。而四則多恐懼焉。蓋四之位近於五。動則有逼上之嫌。所以多懼也。然論柔之爲道。必附陽剛而後能自立。遠則難援。本不利於遠者。二柔而遠於五。乃其要歸於無咎。而多譽。則以二居下體之中。其用柔得中故也。夫觀二之多譽由於得

中。則四之多懼。又豈獨以近君之故乎。更以三五言之。三與五皆陽爻。同有陽剛之事功。然所處之位則異。故三多凶危。而五則多功能焉。蓋五爲君位。而貴獨操得爲之權。三爲臣位。而賤有難自擅之勢。貴賤之等殊也。要之三五皆陽位。以柔居之。懦弱不足以有爲。三固多凶。五亦安能多功。鮮有不危者矣。惟以剛居之。強毅始足以有濟。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豈有不能勝其事者耶。夫遠近貴賤物也。剛柔中正德也。懼譽凶功是非之辨也。惟中四爻悉備之。學易者洵不可不加之意也。觀孔子之言。是可見人臣當以剛中之德佐君有爲。而人君任天下之重。臨御兆民。日有萬幾。尤必剛健奮發以作於上。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天下未有不治者矣。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

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一章言易具天地人之道也。變動謂卦之一體。非指陰陽老少之變也。物指陰陽言。不當謂爻不當位也。孔子意曰。易之爲書。以統體言則渾淪而無外。極其廣大。以條理言則細密而無遺。又悉備也。蓋天下之道。天地人盡之矣。方易之三畫成卦。上畫有天之道焉。中畫有人之道焉。下畫有地之道焉。是三畫已具三才矣。又兼三才而兩之。故有六畫。是六畫者非它也。上二爻即天道之兼陰與陽。中二爻即人道之兼仁與義。下二爻即地道之兼柔與剛。固三才之道也。夫道之變動不居。如乾之六畫。潛見惕躍飛亢之類。各得卦之一體。是皆道之變動。而謂之爻。爻有遠近貴賤之等級。森然齊列。判然分晰。故謂之物。物之剛間乎柔。柔間乎剛。六位雜陳。經緯燦然。故謂之文。是文也。有柔居剛位。剛居柔位。而未必當者。亦有純剛純柔。而位未必皆當

者。故吉凶生於其間。而爲人事得失之象焉。是則爻也、物也、文也、吉凶也、皆道之所出。而三才之所統貫也。易誠廣大悉備矣哉。按孔子以天地人爲三才。才之爲言、以其能有爲而爲萬物之所利賴也。天地以覆載萬物爲功。聖人承天地以成萬物、使莫不得其所。故中庸言至誠盡人物之性。而可以參贊化育。斯所以統三才而建極也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一章原易興於文王。而發其所以教人之旨也。孔子意曰。易之所從來遠矣。其復興也。將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其事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蓋末世則人之詐僞滋熾。盛德則易之道有自傳。文王以聖人之盛德爲紂囚於羑里。於是處憂患而作易。故其所繫之辭

皆有危懼之意。凡危懼者能使之平安。乎利吉无咎是也。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悔吝凶害是也。蓋出於理勢之自然。若或使之。是其道爲甚大。舉天下百物之理。卒未有不生於危。傾未有不生於易者。禍福之由。皆有必然。誰能廢之。故文王之作易。不過敎人以危懼存心。終如其始。則其要歸於无咎。而有平無傾矣。此之謂易之道也。此聖人與民同患之心存於易書之內者也。按孔子又嘗言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而書仲虺之誥亦以殖有禮、覆昏暴、爲愼終惟始之戒。其與此之言危平易傾、懼以終始。義有相發明者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二章總言作易教人之功。而此四節先言聖人體易簡之理於心。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次言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而使百姓皆與其能者。不外此易簡之理也。德是乾坤說諸心者。行是乾坤見諸事者。侯之二字衍文。亹亹是不倦於趨避之意。孔子意曰。夫易乾坤而已矣。自其純乎理者名乾。乾則自强不息。天下之至健也。以此至健之德見之於行。易固易也。即難亦無弗易而見爲恒易。易

本無險。故凡險之幾。畢歸坐照。以坦蕩明白之衷。燭之而有餘。不待險而知。自能見險而不陷也。自其順於理者名坤。坤則安貞無爲。天下之至順也。以此至順之德見之於行。簡固簡也。即煩亦無弗簡而見爲恒簡。簡本無阻。故凡阻之幾。無不洞晰。以卑約敬愼之念處之而無得。不待阻而知。自能遇阻而不困也。然此知險知阻。豈徒知之而已哉。是有其能矣。聖人於未事時。心與理會融洽於中而

莫可言喻。能以易簡悅諸心焉。及應事時。理因慮審。精斷於中而無所參雜。能以易簡研諸慮焉。惟悅心。是以吉凶之理。皆吾心所素藏。險阻與否。無不先知之。而吉凶有不定乎。惟研諸慮。是以趨避之幾。皆吾慮所審察。險阻與否。無不預決之。而亹亹有不成乎。夫旣悅心研慮。定吉凶。成亹亹。而其自然之知。又可進推矣。是故在天道有盈虛消息。而變化以成。在人事有語默動靜。而云爲以起。此理

之顯者也。至天道人事。各有吉事。必有禎祥以徵其感應。如變化有吉則祥徵見於垂象。云爲有吉則祥徵動於四體。此理之微者也。其在聖人。理之顯者。循迹觀變。比擬其象於旣往。則一定之理。所謂器者。開知而不爽矣。理之微者。窮幽察隱。推驗其占於將然。則先兆之幾。所謂來者。早知而不惑矣。若是者。豈人之能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百姓何由與能乎。試觀天地設位。日以易簡之理。昭然示

人不能使人皆以易知險以簡知阻是其能猶缺陷而未成也惟聖人闡明此理畫卦繫辭作爲易書贊天地所不及救萬世於無窮以成天地之能焉由是人欲定吉凶成亹亹者既先人謀以審其是非而趨避未決又抱蓍問易繼之以鬼謀則吉凶可定亹亹可成而聖人知險知阻之能百姓雖愚皆得與之此聖人所以成能者也要之成能者成之以此易此簡而與能者亦不外此易知險簡知阻之能也已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二節首二節言聖人成能之事使人由卜筮以知吉凶末節卽人之辭以明卦爻之辭也告告此險阻亘言此險阻也相攻是兩情相觸相取是强爲要結叛背理也疑可否未決枝兩岐不一失其守無操持也孔子意曰夫聖人成能其事何如天地之精非畫無以示先天畫八卦或以純陰純陽之象告或以雜陰雜陽之象告矣卦畫之蘊非辭無以發後天係爻彖或以全體之情言或以一節之情言矣夫象所告情所言不過欲人知險知阻以趨避吉凶耳而吉凶於何見之

卦爻中剛柔雜居如初三五剛也或雜之以柔二四上柔也或雜之以剛雜居而當位中正則順理而得雜居而不當位不中正則逆理而失吉凶不於此昭然可見乎然是吉凶也由象辭以見其體必因變占以達其用方揲蓍求卦之初陰陽老少變動而未定雖未成卦爻而趨避之利已寓言吉固利言凶而使人避亦利也及求卦既成占决已著遂分吉凶卦

爻之情有消息當否之異而辭之吉凶因焉非以情遷乎情遷何如如卦爻中正相與是愛相攻也情孚而理順故吉生如不以中正相與是惡相攻也情乖而理拂故凶生吉凶以愛惡之情遷矣至於吉凶未判曰悔吝吉凶方萌曰利害又何從生也以遠相取則情雖合而病於疎以近相取則情或睽而嫌於褻悔吝不由此生乎以情相感則交以道義而利生以偽相感則合以私邪而害生利害

不由此而生乎悔吝利害又以遠近情偽之情遷矣要之凡易之情固貴近而相得或遠而不相得亦無害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所以致凶也以偽相感所以致害也且以不善相取所以致悔吝也夫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各推其情如此故曰吉凶以情遷可見聖人作易以成能而衆人必由卜筮以知吉凶者此也夫所謂情遷者豈特卦爻之辭爲然即凡人之辭亦可見矣理在人心本

自難昧如叛正理者其心多愧而辭斯慙理有可否豈宜遷就如疑正理者其心多惑而辭枝離有德之吉人發洩蓄薀言不妄發而辭寡無德之躁人輕浮淺露言不由衷而辭多誣善爲惡者毁譽失當其辭浮游而不實失所執守者神氣沮喪其辭屈抑而不伸凡此皆人之辭以情遷者也由人之辭以推卦爻之辭則險阻自無遯情此聖人所以成能百姓所以與能者其爲知險知阻一而已矣

按洪範惟皇作極凡厥庶民不罹於咎其即此作易教人之義也夫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七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八

說卦傳

按伏羲畫八卦。後重為六十四卦。八卦為六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畧言八卦小成。又曰。八卦成列。至所謂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未明晰。又所謂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未詳及焉。孔子於此復一一推究明言之。并備陳卦位卦德卦象之說以垂訓後世。故名說卦傳首論生蓍倚數立卦生爻為作易

之本原。卦爻既具。然後言道德義理性命以明作易之極功。蓋易為道德性命而作。非蓍數卦爻無以發其蘊也。夫所謂性命之理。即陰陽剛柔仁義是也。統言一卦。三畫已具三才。又兼三才而兩其畫。故六畫成卦。六位成章。正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合觀兩章。則引伸重卦之由。不瞭然可見乎。次論伏羲文王先後天卦位之不同。先天圓圖始乾坤而後六子。八卦之序也。方圖先六子而終乾坤。

終始相生造化無窮之道也。後天圓圖始震終艮為造化流行之序也。而要統之一神。正見流行對待體用相須之妙。合先後天而歸於一者也。次論卦德卦象性情言其具形象取其似而復間以人道焉。其義何居。蓋盈天地之間皆物。而物物各有男女之象。人特其貴焉者。故以人言之耳。至於末章廣言八卦之象錯畀類推。雖取象不同。要不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形上形下之道無不同

條共貫畢具於此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一章言蓍之所由生數之所由起因而立卦生爻見聖人之作易有以盡三才之蘊而極功用之大也。聖人指伏羲。神明者化育之主宰。孔子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蓍策

以神其用。蓍何自而生乎。由聖人在上與天地合德。天地化育之功。生成變化。微妙不測。原極神明。而聖人中和之德。篤恭不顯。默爲感格。有以幽贊之。靈氣所鍾。而蓍因以生焉。蓍神物雖由神明而生。其實原本於聖人之幽贊也。蓍既生矣。揲蓍求卦。則必有數。數何自而起乎。數原於天地。天之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三各爲一奇。是天原有三數也。聖人本陽全之理。故參天而爲三。地之體方。方者徑

一而圍四。四合爲二偶。是地原有兩數也。聖人裁陰半之義。故兩地而爲二。然後七八九六之數。皆依此而起焉。三三則九。三二則六。兩二一三則七。兩三一二則八。無非倚此參兩而自得之耳。於是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此易之所以有數也。數既形而卦斯定矣。揲蓍求卦時。參伍錯綜。觀其陰變陽。陽變陰。爲純爲雜。則所值之卦。於是立焉。卦既列而爻亦備矣。初三五爲剛。二四上爲柔。從而闡發之。或動或靜。則當動之爻。從此生焉。由是以思其功用爲何如哉。則所稱共由曰道。自得曰德。而義即道德之散殊也。易於進退存亡之道。健順動止之德。有以旁通其情。融會其旨。無少乖逆。而和順矣。且於和順之中。又隨事各得其宜。而斷之極其精也。不其理於義乎。是道德與義合之爲理。賦之爲性。而理性之本原則爲命也。易則窮事物之理。研究甚微。盡人物之性。區處甚當。且

於理性之所從出者。一一溯源根極。與之渾合而無間也。不有以至於命乎。若是者。微顯無不該。天人無不盡。蓍之所以神其用。而聖人作易之功。所以極其大也。按蓍數所起。非天地無以開聖人之先。卦爻所設。非聖人不能洩天地之秘。故一畫爲萬世文字之祖。孔子韋編三絕。所以極爲稱說而不已乎。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一章言易卦爻位之義所以闡發天人性命之旨不徒爲卜筮之用也孔子意曰昔者聖人之畫卦作易也豈徒迹象之粗哉將舉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之理一一表寫之而毫無違拂以順之焉耳何以見其順也六爻上二爻爲天下二爻爲地中二爻爲人天非以象立也有立天之道焉自其氣而言之

有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靜專與動直合而天道有常運矣地非以形立也有立地之道焉自其質而言之有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靜翕與動闢合而地道有常凝矣天地既立人生其間有立人之道焉自其性而言之有慈惠之仁與裁制之義惻怛與果斷合而人道有常協矣是三才有由立皆性命之理也聖人作易成卦成章所以順此性命之理也當其畫卦二畫已具三才之道又統兼三才

而各兩之故易有六畫然後一卦之體成則初剛二柔三仁四義五陽上陰而性命之理已順之於全體中矣六畫所處有其六位分二四上爲陰初三五爲陽既分陰陽乃迭用六八之柔爻七九之剛爻而來居之或以柔居陽位或以剛居陰位更相爲用而不滯故易有六位而陰陽間雜自成經緯之文章則剛柔交錯仁義相濟陰陽遞運而性命之理又順之於一節中矣洵乎易爲盡性至命之

書不徒備卜筮之用也按爲學貴乎剛克柔克爲治貴乎有執有容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必不競不絿乃爲無弊之道古帝王開天明道即具有此理稽古者尚其深思而自得之乎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一章是論伏羲先天圓圖上節分列先天八卦之位見其對待之體自寓流行之用下

節承八卦相錯而言。見易數之逆。正以成其順也。相薄勢相迫也。不相射。謂不相害也。錯。交也。孔子意曰。先天圖位乾居南坤居北。是天確然在上。地隤然在下。兩儀之位定矣。由是艮西北而兌東南。則山以融結之氣下通於澤。澤以滋潤之氣上通於山也。震東北而巽西南。則雷因風而益迅。風因雷而益烈。相迫而成震盪之功也。離東而坎西。則水得火以濟其寒。火得水以濟其燥。相資而不相害

也。然此對待之體。即有交變之用焉。以乾兌離震爲主。各與八卦相錯。則自復至乾三十有二之陽卦。成於圓圖之左。以坤艮坎巽爲主。各與八卦相錯。則自姤至坤。三十有二之陰卦。成於圓圖之右。此先天圖位之列。觀其對待。而流行自在其中矣。若其生出之序。又可按圖而知也。圖由中起而分左右。自其左方數之。起一陽之震。歷離兌以至純陽之乾。此卦之已生者。蓋由震四而離三。而兌二。而乾一。則已然之迹可見。如從今日以計往日。不亦順而易知乎。自其右方數之。起一陰之巽。歷坎艮以至純陰之坤。此卦之未生者。蓋由巽五而坎六。而艮七。而坤八。則將來之兆未形。如由今日以推來日。不亦逆而難知乎。夫圖之中分。固有順而有逆。而要其生出之序。則皆逆而後順。有乾一而後有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無不自已生而及未生。故易之八卦。皆逆數也。逆故知來。所以能前民用者。於此可見矣。按聖人作易。彰往而察來。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卦爻之中。

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皆逆計而知之。此豈後世讖緯之學所能測其萬一乎。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一章論伏羲先天方圖具造化之全功也。

孔子意曰。先天方圖。中起震巽。而始終於乾坤。夫震巽之位相對。雷爲震象。所以奮動萬

物之生意。風爲巽象。所以發散萬物之鬱氣。此始物之功乎。坎離之位相對。而爲坎象。既散之化機由此滋潤。日爲離象。既潤之材質由之暄明。此亨物之功乎。艮兌之位相對。艮之德爲止。使物止其所而性命之各正。兌之德爲悅。使物遂其生而太和之保合。此成物之功乎。六子既已循其序而司其職矣。然孰綱維是。乾居圖之始。六子皆統宗乎乾而分職以治。則實君之也。抑孰翕受是。坤居圖之終。六子皆包涵乎坤而乘時以出。則實藏之也。觀其圖。惟卦位之成列。而究其義悟造化之流行。圖學之所以令人紬繹而不窮歟。按論尊卑之序。宜先天地。而論化功之成。則歸乾坤。先天圖位合觀兩章而自見矣。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一章論文王後天圓圖。上節先列後天八卦之位。見帝爲生成之宰。其出入不可見。下節即物之出入。以可見者明其不可見也。致役者。致力以爲之役也。戰則搏擊之謂。孔子意曰。先天圓圖固有以立對待之體矣。文王取而更置之。於以象一歲之運焉。蓋造化之主宰謂之帝。當其出而生物。令方行而氣方動。化育發端。則出乎震焉。以震居卦位之首也。出則必齊。前此之萌動者。至此而化機畢達。是在巽矣。而巽因次震之位也。齊則相見。前此之畢達者。至此而光輝發越。是在離矣。

而離與次巽之位也。凡此皆帝之出也。由是而南者將入相見則致役陰代陽以有終。於是乎效力而長養其在坤乎。以坤位次離也。致役則必說。養既盛而化始斂於是乎歡忻而交暢其在兌乎。以兌位次坤也。說不已則戰。故次之以乾。肅殺用事。與生育之氣相爲搏擊而成戰矣。而乾固戰之位也。戰不已則勞。故次之以坎。終歲勤動則物皆歸藏得所休息而爲勞矣。而坎固勞之位也。凡此皆帝

之入也。自是而入者復將出。既勞則有成。一元奏效。終則有始。帝乃生甦嗣續於斯焉。艮之所以次坎而居卦位之終也。卦位具而歲功成有如此。然帝之出入不可見。即物之出入見之。帝出乎震。何也。以萬物出乎震也。所以然者。震居東方。於時爲春。草木萌動。物之所自出也。出則齊乎巽矣。巽居東南。時爲春夏之交。物之長短不齊者。至此畢達。無不潔齊也。何以相見乎離。離德以明。盛爲義。萬物

至此皆形色交輝而相見。所以然者。卦居南方。於時爲夏。品物咸亨之候也。顯推其義。聖人宅中御極。位必南面。布綱紀於天下。蓋取諸南方與文明之會也。坤者地之象。於五行爲土。土德王於夏秋之交。前此之火得土以制其烈。後此之金得土以制其寒。盡其力以長養萬物而不靳也。故曰致役乎坤。至於兌居西方。時爲正秋。物無不向於實。生意竟足。欣欣有得所之意矣。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

何也。乾居西北。時爲秋冬之交。陰盛陽微。陰與陽相薄。而不免於戰也。何以勞乎坎。坎於五行爲水。卦居正北方。出而用事者。其歸勞在此卦乎。萬物至此。說者恬休。戰者寧定。而得所歸宿矣。故曰勞乎坎。成何以言乎艮。艮居東北。時爲冬春之交。在今年爲歲功之終。在明年又爲歲功之始。而皆受成於此。固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即物之出入。而帝之出入。不可見乎。按天之帝即

世之君。盡臣之所爲功。而莫非君之功。盡造化之所爲生成。而莫非帝之化。帝生萬物。聖人生萬民。其主宰洵有同符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此一章合論先後天之圖。而歸之於神。見先

天之對待自具流行之用。而後天之流行未嘗無對待之體也。疾速也。撓散也。逮及也。相濟之意。旣盡也。孔子意曰。乾坤之功。分寄於六子。而六子之用。總歸於一神。神也者。不離乎物。不倚乎物。無方不測。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妙萬物而爲言者乎。物之始生。必有以鼓動其生意。震雷奮而物隨以動。何疾如之。物之旣動。必有以撓散其滯機。巽風發而物隨以撓。何疾如之。離爲火。火以燥其濕而物

乃得堅凝。則熯莫如火。兌爲澤。澤之所濡。生機利遂。無不欣暢。則說莫如澤。坎爲水。水德用中。根荄滋潤。自然充足。則潤莫如水。至於斂其實於旣往。而終萬物之所無。啓其機於將來。而始萬物之所有。惟艮兼主其事。則盛莫如艮。六子流行之用。無非神之所爲也。然所以流行之故。未有不從對待中出者。故惟坎離得偶。水火恒相逮而相濟矣。震巽得偶。雷風不相悖而相助矣。艮兌得偶。山澤通氣

而交相感應矣。然後陰陽合而自無趨有。爲變。自有返無爲化。所以動撓燥成萬物之始。說潤終始成萬物之終也。可見流行者原本對待。而對待者自具流行。總之一神之妙萬物也。圖學之理。先後天一而已矣。按專言六子。幷去乾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猶大君主治。六卿分職。神則其治道之精微也。堯曰廣運。舜曰無爲。其殆神之謂乎。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

艮止也。兌說也。

此一章即八卦之形體以言其性情也。孔子意曰。八卦之畫不同。則其性情亦異。三畫皆奇曰乾。其體剛毅不撓。其用運行不息。蓋健也。三畫皆偶曰坤。其體至靜無爲。其用至簡不擾。蓋順也。震一陽起於二陰之下。內有奮迅之志。外有發舒之氣。其動乎。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內有沈潛之體。外有婉轉之機。其入乎。坎陽陷於陰中。則德蘊於中。而用藏於事。故曰陷。離陰麗於陽中。是沖虛內涵。而文明外被。故曰麗。一陽止於二陰之上爲艮。陽動之終而主乎收斂。則止而已。一陰見於二陽之上爲兌。陰靜之終而主乎發散。則說而已。按易以通神明之德。性則德之所存。情則德之所發。皆於卦畫之陰陽推究而得之。固學易者所當先知耳。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一章遠取諸物。見萬物無非易理也。孔子意曰。八卦之象。未及旁通。先有可專舉者。乾純陽至健。物性之至健而行不息。莫如馬也。乾則爲馬。坤純陰至順。物性之至順而任重載。莫如牛也。坤則爲牛。震陽動陰下。而龍潛隱在田。以時而奮起矣。震不爲龍乎。巽陰伏陽下。而雞雖處在幽。以時而出聲矣。巽不爲雞乎。坎外柔而內剛。豕則外汙濁而內剛躁。故其象爲豕。離外剛而內柔。雉則外文明而內柔怯。故其象爲雉。艮陽止於二陰之上。狗外剛能止物。而內實懦。艮則爲狗矣。兌陰見於二陽之上。羊外柔能悅物。而內實狠。兌則爲羊矣。此取諸物者然也。按易以類萬物之情。其變不可勝窮也。此專舉一物以擬一卦之象。自在讀易者神而明之。取其象以究其理耳。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一章近取諸身。見人身無非易理也。孔子意曰。八卦不徒有象於物。卽吾身求之。有可分觀者。乾積陽在上而覆物。人首會諸陽。有居高體元之尊。故乾爲首。坤積陰在下而載物。人腹藏諸陰。有民胞物與之度。故坤爲腹。震一陽動於下。人足在下而動。超越而善行。震則爲足也。巽陰偶居下。人股兩垂於下。隨足以爲動。巽則爲股也。坎陽陷陰中。人之耳輪內陷。聰德具於中。坎不爲耳乎。離陰麗陽中。人之目睛外附。光明照於外。離不爲目乎。艮陽在上爲止。人手剛在上而能按止。艮蓋爲手矣。兌陰在上能悅。人口開於上。亦善說悅。兌蓋爲口矣。此取諸身者然也。蓋人身一小天地。故五官四肢不徒爲形骸之末。而實有神明之用。然衆人同具此理。惘然莫知。惟能踐其形者。法乾坤之健順。盡坎離之聰明。體震艮之動止。循巽兌之謙和。大人與天地合德。豈外此哉。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一章申解後天卦圖之義。明尊卑有等。長幼有序。本陰陽以正名分也。索求也。謂陰陽交相求也。孔子意曰。觀文王八卦次序。乾坤稱父母。六子稱男女。因矣。而其義何居。乾純陽至健。其象爲天。物皆資始。猶父爲人所資始也。故父之稱不易焉。坤純陰至順。其象爲地。物皆資生。猶母爲人所資生也。故母之稱不易焉。至於六子。是乾坤互相求索而以次得者也。震初畫爲陽。是坤一索而得乾之初畫。體一而實。性動而健。男之象也。以其得之最先。故謂長男。巽初畫爲陰。是乾一索而得坤之初畫。體二而虛。性靜而順。女之象也。以其得之最先。故謂長女。其在坎以坤再索而

得乾之中畫性情形體猶之男也以其得於
再索而繼坎則謂中男其在離以乾再索而
得坤之中畫性情形體猶之女也以其得於
再索而繼巽則謂中女至於艮乃坤三索而
得乾之上畫猶之震得乾道以成男也以其
三索得男而次坎則謂少男至於兌乃乾三
索而得坤之上畫猶之巽得坤道而成女也
以其三索得女而次離則謂少女八卦之稱
謂如此易所爲正名定分之書也按卦象先

天多言天道後天多言人道人道莫大於名
分此孔子申明其義以垂訓乎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
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此一章推廣八卦之象此一節言乾象也孔
子意曰三奇之卦惟乾積陽成象而行健不
息其爲天乎從天之象而推之其體旋轉而
循環不窮爲圜也象人之至貴莫如君父乾
居上掌六子猶君之統萬民也故爲君資始
萬物猶父之撫諸子也故爲父象物之至貴
莫如金玉乾則體純粹而不雜猶無瑕之玉
也故爲玉質堅剛而不屈猶能斷之金也故
爲金言乎卦位乾在後天位居西北於時爲
寒寒之極而冰始凝則爲冰乾在先天位居
正南於時盛夏而屬火其色則爲大赤取諸
動物則健行不息者爲良馬健而最久者爲
老馬健之最堅者爲瘠馬健之最猛者爲駁
馬取諸植物則陽之體實猶木果之實陽之

體圓猶木果之圓又爲木果乾象之無所不
該如此按易道精入無形粗及有象此廣八
卦者推衆有象者以爲言也要之皆本至理
形上形下商合精粗而爲一者由乾象推之
通德類情無不可得意而忘象矣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
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此一節廣坤卦之象也孔子意曰坤象純陰
積陰而下凝者惟地故爲地從地象而廣之

則發生萬類有母道焉故爲母自其動闢而
言能敷布其發育之澤爲布虛而容物爲釜
自其靜翕而言欲其生意聚而不施爲吝嗇
自賦形廣大氣機所動無不周遍爲均其順
承天施則爲生生不息性極柔順之子母牛
不但如上章之僅取象於牛也其德厚載物
則爲歷久彌堅廣而容載之大輿不但如坎
之僅取象於輿也且其畫皆二偶經緯燦然
而文象顯矣偶數繁多錯綜不一而衆形著

矣柄以持物而坤能持載則爲柄黑乃陰色
而坤本純陰則爲黑坤象無所不該如此按
經文坤卦六爻皆爲臣道立訓此章上文既
言乾爲君而此節獨不言坤爲臣者葢以臣
道无成凡應盡之職業皆屬君上所命不敢
自以爲功則坤象之所有無非臣道也要之
坤元有配天無疆之德故爲推廣其象以見
柔順利貞之所發者如此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
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
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
蕃鮮

此一節廣震卦之象也玄乾色黃坤色大塗
通衢也決躁取其剛動也蒼東方之色筤竹
箹也萑葦即蘆荻下實上虛馬左足骹白曰
馵作足馬騰足也的顙白額馬也反生稼根
反在上也孔子意曰震以一陽下動猶雷奮
於地故爲雷從雷象而廣之則龍以陽物而

奮起於淵亦如陽之動也乾坤始交而生震
兼有天地之色故爲玄黃陽氣初施化育流
行而無潛伏則爲旉陽氣一動萬物沛生而
無壅滯則爲大塗取象於人一索得男性稟
陽剛位居元胄爲宗祉所托行主鼎執鬯之
責故爲長子陽動而決二陰其進也銳有見
義必爲之勇故爲決躁取象於物則震居東
方有蒼筤竹深青之色下實上虛有萑葦根
實幹虛之象取象於馬則二陰上拆猶馬之

開口而善鳴也。一陽下動。猶馬之馵足而懸起也。陽動而健。猶馬之超騰而作足也。二陰色白。猶馬之上額白也。取象於稼。則陽反動於陰下。如萌芽自下而生。故為反生。陽動必長。長則中上二爻皆變而為乾之健。故其究也為健。既變為乾。則陽氣極盛。草木莫不蕃育而鮮明矣。震象無所不該如此。按震卦之義。雖無所不該。而其切於人事者。獨稱長子。誠重之也。是以古帝王之訓太子。禮以脩外。樂以脩內。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皆以養其陽剛之萌。而底於乾健之德。然後統緒相傳而國脈永於磐石。夏之啓。周之成王。皆是道也。震之義不洵大矣哉。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此一節廣巽卦之象也。孔子意曰。巽以一陰伏二陽之下。其德巽順而善入。而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為木。從木象而廣之。氣之善入者莫如風。故又為風。乾交於坤。一索得女。故為長女。繩者所以糾木之曲而使直。工者所以引繩之直而制木。巽者德之制也。故為繩直。為工。巽屬少陰。而位西方。故於色為白。風之行入乎微而遍乎遠。長也。木之生由萌蘖而至于尋。高也。陰性多疑。中無決斷。故為進退。為不果。一陰下鬱。二陽外達而上行。故其象為臭。以人之體言之。髮屬陰。額屬陽。眼之白者屬陽。黑者屬陰。巽陰在下。陰血不升。為寡髮。二陽在上。陽氣極盛。為廣顙。一陰二陽。為多白眼。自人之情言之。義屬陽。利屬陰。巽以陰為主。而又善入。是善於生財者。如市物而獲利之多。為近利市三倍。其究則三爻皆變為震。震卦之決躁矣。巽象無所不該如此。按六子中獨震巽有其究二字。蓋陰陽之始也。震一陽。望其變中上二爻。而究歸於乾。巽一陰。望其先變初爻之陰。然後盡變其中上二

爻而究歸於震。此聖人扶陽抑陰之微意也。推而論之。君子陽也。小人陰也。公理陽也。私欲陰也。是以人君當進君子而退小人。人臣當急國事而後家事。儒者當存天理而遏私欲。皆是道也夫。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此一節廣坎卦之象也。矯者使直為曲。輮者使曲為直。孔子意曰。坎居北方。其體內陽而外陰。猶水屬北方。其體內明而外暗。故為水。從水象而廣之。大為溝。小為瀆。所以行水。互相灌注。流而不盈。故為溝瀆。自其陽匿陰中。隱而不露。似君子存心之密。韜晦不行。非為隱伏乎。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似君子克己之身。矯偏歸正。非為矯輮乎。弓體彎中勁以發矢。輪體圓內實以行地。皆矯輮所成也。非為弓輪乎。其取象於人也。陽陷陰中則險而不寧。躁心危而慮患深。憂所以加倍也。心以虛而靈。耳以虛而聰。坎體中實。則私欲蔽錮。心將以物累而病。耳亦以物壅而痛也。在地則為水。在人則為血。故為血卦。大赤者乾之色也。坎得乾之中畫。故為赤。其取象於馬也。陽明在中。為脊之美焉。剛躁在內。為心之亟焉。陽昂陰低。上畫陰為首。故下而不昂焉。陽厚陰薄。下畫陰為蹄。故薄而不厚焉。陽前陰後。

蹄薄則不能致遠。故為行之曳而不進焉。其取象於輿也。有險陷而多阻礙。則為多眚。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又自水類取之。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也。又自人類取之。陽匿陰中。未免有盜名盜利之心。故為盜。其於木也。陽剛在內。則為堅多心。堅取其剛。多心以其剛在內也。坎象無所不該如此。按坎為重險。故其取象皆有險危之義。然帝王法天險而謹其禮

樂制度以防於無形法地險而脩其城池兵
甲以防於有形自能化艱危而為勝平矣雖
險何懼乎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於
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

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此一節廣離卦之象也孔子意曰。內暗而外
明體陰而用陽者火之德也離卦內陰外陽。
故為火從火象而廣之。火之精非日乎。火之

光非電乎。乾與坤交再索得女非中女乎。甲
以衛身。胄以捍首其質外堅離陽在外故為
甲胄長而戈鋒。短而兵刃。其鋒上銳離陽在
上故為戈兵。陰中虛而能容物故於人為大
腹火炎上而能燥物故於卦為乾卦。鼈性靜
象離之中柔焉。蟹性躁象離之外剛焉。蠃善
麗象離之陰麗乎陽蚌中虛象離之一陰內
伏焉。龜則中具五行。外負八卦有文明之象
離德文明。取象於此此五者皆以其內柔而

外剛也其於木也。則中之空者上必枯槁有
似離之中虛而上燥故為科上槁。離象無所
不該如此。按日本陽精。火電皆具陽體。乃屬
於陰卦之離者。蓋以上下兩爻皆陽。而陽中
藏陰。猶之坎卦上下兩爻皆陰。而陰中藏陽。
此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至於體離
出治之道。則虛中以受善明作而有功。而離
照遍於四方矣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
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
節。

此一節廣艮卦之象也。植生曰果木實也。蔓
生曰蓏草實也。黔黑色。鳥屬之喙多黑故曰
黔喙。孔子意曰。隆起於地上者山也。艮以一
陽起於坤陰之上。故為山從山象而廣之。一
陽橫亘於上有似山上之小蹊。故為徑路。一
陽峻立於上有似山上之卷石。故為小石。上
畫相連。中下二畫雙峙而虛。有似門闕之可

通出入。故爲門闕。以物言之。結實於山谷之中者。在木爲果。在草爲蓏。艮以一陽居上而實非果蓏乎。以人言之。掌王宮中門之禁。而止人之入者。閽人也。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而止人之出者。寺人也。艮者止也。非閽寺乎。人之能止物者指也。物之能止物者狗也。艮剛在前。而鼠剛在齒。鳥剛在喙。皆剛之在前者也。艮剛在外。而木之堅多節。則剛之在外者也。艮象無所不該如此。按艮之德爲

止。故其取象皆有止之義。君子體之。而起居必飭。言動必慎。有範圍不踰之則。而行無過界。有鎮靜不移之守。而心無歧思。一切非禮之視聽。越位之謀爲。皆禁遏而不敢縱。夫然後萬物各止其所。而艮卦之理備矣。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一節廣兌卦之象也。毀折條枯實落之象。附決者。柔附剛而剛決之也。鹵者水之死氣

坎水絕於下。澤見於上。則足以爲鹵。其地不能生物也。孔子意曰。兌之卦體。變坎之下陰爻而爲陽。是塞坎水之下流也。有象於澤。故爲澤。從澤象而廣之。三索得女。故爲少女。兌德爲說。象巫之以言悅神。口舌之以言悅人也。兌時爲秋。象物之全者以毀。剛者以折焉。觀於人情。則君子有嫉邪之義。柔附於剛。必決柔也。兌以一陰處二陽之上。故爲附決。察乎地宜。則石田無生物之能。土有下堅剛而

上濕鹵者。兌以一陰在二陽之上。故於地爲剛鹵。陰少而賤。爲妾。妾固以悅從人者。內剛外悅爲羊。羊固見草則悅者。兌象無所不該如此。按兌卦彖辭。兌有剛中柔外之德。順天應人之用。其義甚大。而卦象所取多係卑賤不正之物者。蓋天地間陽尊而陰卑。陽貴而陰賤。況兌爲陰之尤少者乎。此亦聖人抑陰之意也。大抵孔子此章廣八卦之象。皆以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凡首句爲取象之

始其下俱以類取或以卦畫或以卦德或以
先後天之位或因象而轉爲義或取其性或
取其變相反相因錯綜互見可見易道之妙
微而造化顯而人事大而君臣父子細而草
木昆蟲無所不備非天下至聖其孰知此君
子能於仰觀俯察之間豁然貫通其理則卽
器卽道綱目皆易人事旣盡造化不違將見
天地平成鳥獸咸若而羲文周孔之奧義體
諸身而見諸治一以貫之矣

序卦傳

此上下經六十四卦之序孔子因卦名以敘
其次第之義也大抵易者變易也如反需爲
訟泰爲否隨爲蠱晉爲明夷家人爲睽此不
善變者也如反剝爲復遯爲壯蹇爲解損爲
益困爲井此善變者也文王示人以可變之
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轉移間耳可見後
天之學以人事贊天地之妙條貫之中具有
精理故名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
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
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
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
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此一章是發明序上經之義也孔子意曰序

上經之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者何也乾天
也坤地也自太極判而兩儀生動生陽而成
天靜生陰而成地然後二氣絪縕化生萬物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天地乃萬物之父
母故乾坤居諸卦之首也萬物旣生則凡飛
潛動植血氣心知之屬盈塞於天地間者皆
物也故乾坤之後受之以屯屯有雷雨震盪
充塞滿盈之義然屯剛柔始交形質初開又
有物始生之義物之始生純朴未散知識未

啓。是物生必蒙也。故屯之後受之以蒙。蒙者蒙昧而無全覺。又幼稚而難遂長。物稚而不養則無以遂其生。而天地之化育幾於息矣有開世覺人之責者。必思所以養之。故蒙之後受之以需。需之象飲食宴樂。養道也。然飲食者人之大欲。欲之所在爭端必起。於是乾餱致愆。酒醴生禍。強凌弱。衆暴寡。不至於訟不止。故需之後受之以訟。訟則相援相傾。朋黨必衆。故訟之後受之以師。蓋用大兵以平

其爭也。然師者衆多之義。衆無所統則亂。必仰比一人以爲之君。施政教。申約束。使號令一而衆志定。故師之後受之以比。比者衆所比輔也。夫民之比我。謂我能畜養之也。則必制田里。輕徭役。凡所以道之而遂其生者。宜施於既庶之後矣。故比之後受之以小畜。民既富矣。禮教可興也。則必明彝倫。勅秩敍。凡所以教之而復其性者。宜施於既富之餘矣故小畜之後受之以履。履者人之所行也。循

禮而行則上下有辨。親疎有序。此必泰然而天下各得其所。故履之後受之以泰。斯則由庶而富。由富而敎。而四海莫不乂安矣。按乾坤者天地之太初也。屯蒙者人物之太初也有聖人出焉。爲之養其稺而平其爭。小罰則平以士師。大罰則平以司馬。使海隅日出。咸知大一統之義而親附於上。然後畜以養之履以敎之。而蕩蕩平平。卒致久安長治之模豈非王道之大成哉。昔湯武除暴以安天下。

而即汲汲焉制助徹之法。申庠序之訓。遂能使億民受保乂之德。國祚安磐石之固。用此道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

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此發明否以下諸卦之義也孔子意曰泰者天地交而二氣通氣化人事交通之謂也然古今治亂迭相倚伏物無常通之勢故泰之後受之以否否者上下不交氣化乖隔之謂也然亂極必治挽救在人物亦無終否之理故否之後受之以同人此世運之循環如是也同人者君臣同心協力以濟其否也既與人同則能得天下之心而人士財用皆爲我有矣故同人之後受之以大有所有既大或好大喜功滿盈爲害有未可保也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則宜民宜人受天百祿可以長享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故謙之後受之以豫此君道當如是也夫人君能以謙致豫則臣有欽若之恩民有從乂之志無不至應而隨順故豫之後受之以隨然人之喜悅而來者非苟隨也必上下同心而有事於脩治故隨之後受之以蠱蠱者敝壞而振起之必將有所事也既有事於勵精圖治而

後一代之大功可以由此而起故蠱之後受之以臨臨者遍臨萬國有大無外之象大則可以照耀天下而文明光被赫然可觀故臨之後受之以觀天子炳大觀於上海內自觀化於下東西南朔來享來王而罔不合志矣故觀之後受之以噬嗑此治道之相因者然也嗑者合而爲一也然使直情而行不加文飾是爲苟合其始雖合其終必離是當有禮以飾之故噬嗑之後受之以賁所爲文以救

賁也。賁者禮以飾情之謂。質而有飾。亨道也。然飾不可致。致飾則繁文盛而實意衰。亨道反盡矣。故賁之後受之以剝。所爲質以救文也。此文質之變如是也。剝者剝盡之義也。物盡則反。無終盡之理。剝陽窮於上。則必反生於下。天心隱而復現。人心息而復生。皆此理也。故剝之後受之以復。此造化之機如是也。人心一復則天理之誠常存。人欲之妄盡絕。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心旣无妄則善日積而崇高。惡日去而淨盡。可以畜德而至於大。故无妄之後受之以大畜。所畜旣大。而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是得養之義焉。故大畜之後受之以頤。頤者涵養之正也。有大涵養方有大設施。未有養不豫而能動無不臧者。故頤之後受之以大過。可見大過人之功。必由於盛養也。此聖學之序也。然凡事貴乎得中。若恃才妄動。則終過而失中。必有險陷之患。故大過之後受之以坎。坎者一陽之陷也。旣

陷於險而求出險之道。則必有所附麗以自振作。庶可藉以免難。故坎之後受之以離。離者一陰麗於二陽。有附麗之義也。上篇始乾坤而終坎離者。蓋以水火共濟。爲天地間之至理也。按古今治亂。一泰一否。原自相循。全恃君臣一德以保泰濟否。如舜得五臣而拯昏墊之災。武王得十人而致遏劉之烈。用能朝野同風。天下順德。此同人大有之明徵也。然史之贊堯曰。允恭克讓。舜之稱禹曰。不矜不伐。乃知謙以致豫。千古同道。所以萬姓歸懷。百度具舉。居高臨下。發洽刑清。治道之隆於斯爲極。至如持文質之流。察造化之幾。敦一誠以養聖學。察人事以審時宜。內聖外王之學。莫備於斯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

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此一章是發明序下經之義也。孔子意曰。序下經之卦。始於咸恒。而終於未濟者何也。咸有夫婦之義。夫婦者人倫之始。天地者萬物之始。下經始咸恒。猶上經始於乾坤也。自有

天地則氣化形化而萬物生。有萬物則分陰分陽。而男女辨。有男女則陰陽配合而夫婦成。此有夫婦之所由也。有夫婦則生育相傳而後有父子。有父子則生齒日繁。不可無主。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定分不淆而後有上下。有上下則制之節文爲禮。處之得宜爲義。莫不各有其措置。此有夫婦之所致也。夫本於天地以爲萬物男女之防維。錯爲禮義。以爲父子君臣上下所托始。夫婦所

關大矣。所關既大。則倡隨之道不可不久。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然特夫婦之道宜久耳。若論君子出處之理。則盛滿久者造物所忌。崇高久者禍機所伏。物不可以久居。故受之以遯。遯者退避不居也。然屯極則亨。屈極則伸。物無終遯之理。由退而進。勢將壯盛。故受之以大壯。壯必進用有爲。而不可以徒壯。故受之以晉。晉者上進也。然不審乎盈虛消息之數。而銳進不止。必有黜辱之傷。故受之以

明矣。夬者傷害之義。既傷於外。必反家以就安。故受之以家人。此以君子之出處言也。家道難齊。漸至於窮極。則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情義乖離。故受之以睽。睽者乖離之義。人情既乖。則戕賊萌於一心。戈矛起於一室。而內難必作。故受之以蹇。蹇者所遇之蹇難也。然物無終難之理。難極則反身脩德。正己可以正邦。而難可解散矣。故受之以解。解者解緩之義。難既解則怠緩易生。偷惰荒廢。必有所

失。故受之以損。自睽至損。皆由家道以推之於世道。以進退治亂之理言也。損者懲忿窒慾。其功不已。則人心日微。道心日長。未有不蒙其益者。故受之以益。益者遷善改過。其功不已。則裕內稱外。盈科以進。有若江河之決者。故受之以夬。此以君子之理學體用言也。夬又有君子決小人之象。小人決盡。則君子必遇矣。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君子既遇。則拔茅彙征。而同德相聚矣。故受之以萃。萃者。

聚也。君子既聚。則多賢効力。而大猷允升矣。故受之以升。然爵祿非一人之私。升而不已則貪戀祿位。招尤犯忌。困必及之。故受之以困。既困而不容於上。必降而伏處於下。至下者莫如井。故受之以井。自夬至井。皆以君子進退之理言也。夫井久必淤。猶法久必弊。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之故而為新者莫若鼎。猶欲變成法者。必操大權也。故受之以鼎。按下經始於咸恒者。蓋夫婦為人倫

之首。漢儒所以言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也。若出處之幾。治亂之數。理學之消長。進退之合宜。其間盈虛消息。各有天時。而匡救挽回。全賴人事。聖人欲人於未變之先。防危慮患。以謹其微。更欲人於將反之際。旋轉乾坤。以救其極。古大臣之持盈懼滿。而不敢自暇自逸者。知此道也。至於革故取新如湯武能以開刱為革。殷武周宣能以中興為革。洵乎建大功者。必在於攬大權哉。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此發明震以下諸卦之義也孔子意曰上文既明鼎爲重器而主此重器者莫如大君之長子秉元良之德居儲副之位所以上承宗祧下統臣民故受之以震此以治道言也然震義主於動物無終動動極必靜天之道也故受之以艮艮義主於止物無終止靜極復動亦天之道也故受之以漸漸者循序漸進

也此以造化之氣機言也氣機動靜相因而生如人學問有漸則成章後達自然理有歸宿猶女之得所歸也故受之以歸妹既得所歸則萬民歸於帝王萬善歸於聖賢而聖功王道無不極其盛大矣故受之以豐豐者盛大之義然使窮極侈大欲敗度縱敗禮必失居安之道故受之以旅旅者寓於外也在外則心不自安而無地可容不得不巽順以求返於所居故受之以巽巽則心入於理矣夫心能入理自覺意味長而旨趣永此怡說所由生也故受之以兌兌則理說於心矣夫理可說心自覺性情治而睟盎著此渙奐所由來也故受之以渙此以聖學言也然渙又有離散之義若人心分離解散而無所底止非處渙之道必當制度數議德行以爲坊表以節制之故受之以節節道既立則朝皆信道野皆信法百姓莫不中心誠服矣故受之以中孚此以君道言也然天下事又當因時制

宜不可徒恃其信苟硜硜然不度時勢而必信必果必至以過中而妨義故受之以小過夫人雖不可過於信然不可無過物之才苟才可過人則必能撥禍亂定太平以成濟世寧民之功故受之以既濟此以人事言也夫物至於既濟則其功已成而數已窮矣然物無終窮如天地不窮於運會之循環萬物不窮於化育之生息人事不窮於治亂之倚伏終而復始生生不息故易以未濟終焉此以

氣運言也按此篇推之於治道參之於造化徵之為聖賢之學問顯之為帝王之治功驗於人事極於氣運總不出卦體所自具至於六十四卦循環往復變化相生所為終則復始貞下起元先儒邵雍皇極經世一書大指皆本於此真能貫天地之陰陽究古今之變化者歟

雜卦傳

此是雜揉衆卦之剛柔動靜吉凶禍福而錯綜其義與上文序卦互為經緯者也孔子恐人紊亂序卦之次上篇乃即卦名立義以聯絡之又恐人株守序卦而失其反對之義此篇乃復雜揉其卦而錯綜之故名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

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此錯雜乾坤至困三十卦以明其義也孔子意曰乾畫皆奇純陽至健其德則剛坤畫皆偶純陰至順其德則柔比以一人而君四海德位俱全道可大行故樂師以一人而統三軍行險動衆安危攸係故憂臨則容保无疆教思无窮有與民以惠與民以善之義觀則建中表正於上而民有於我求中於我求正之義或與以應其求或求以視其與感應之

理固然也屯以震遇坎震動則見而坎險不行是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居之貞也蒙以坎遇艮坎體雖幽而艮象光明是質雖晻昧而學能破愚為明雜而能著也此以人心言也震者陽起於下靜極而動化機由以發端艮者陽止於上動極而靜化機由以收斂此天道通復之機也損下將以益上然君不能獨富雖未遽衰為衰之始益下似乎損上然君不致獨貧雖未遽盛為盛之始此

世道治亂之漸也大畜以艮畜乾乾健難止而今能止者時適然也此見適然之福不足喜而當有善後之道也无妄以乾而動不當取禍而不免災者亦偶值也此見偶值之災不足懼而當思弭變之方也萃是考德問業同聚於野而不往以隱為高升是得時行道同升諸朝而不來以仕為通君子之出處分於此謙則虛己下人輕以自視豫則志得意滿怠以居衷君道之敬怠分於此噬嗑如有

物見食去其強梗以合天下之間刑教也賁以无色受采去其文飾以反天下之本禮教也兌剛內柔外見其情而說人其入心之感而接物乎巽剛外柔內隱其情而順物其入心之寂而退藏乎隨則上下相交幸无事故之可虞蠱則廢壞已極亟宜更化以善治蓋守成中興之異如此剝者一陽窮極於上生意消爛而歸於無復者一陽更生於下生意復萌而反於有蓋造化消長之機如此晉以

明出地上而為晝此文明之象世道所由隆也明夷明入地中而見傷乃晦塞之秋世道所由汙也井以養物不窮是吾道之通而澤得以遍及也困則剛為柔掩是吾道之塞相遇而為所制也按乾坤至困三十卦適符上經之數咸恒至夬三十四卦亦符下經之數而各雜十二卦於其中者此變易之義也而上始乾坤下始咸恒變易之中仍有不易之義可見聖人詮易各具妙旨大約皆於相反

之中分其吉凶消長之理。而上經所維諸卦。則君民感應。化機循環。出處異宜。刑禮異治。聖在分於克罔。運會別其汚隆。無一不關於治亂安危之數。人主能體聖人維卦之意。知其相反之故。而剖別幾微。去此入彼。則唐虞三代之盛。不難致矣。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

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錯雜咸恒至夬三十四卦。以明其義也。孔子意曰。王道有過化存神之妙。咸者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綏來動和其道必速。王道無近

功淺效之時。恒者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漸仁摩義。其道必久。民心有離合之端。渙以風散水為攜貳之象。無以合之。故離。節以澤限水為制節之象。有以限之。故止。國勢有安危之別。解出乎險。從容寬緩之時也。蹇在險中。患難危急之秋也。人情有親疎之異。睽則情意乖隔。疎而外之矣。家人則恩義聯屬。親而內之矣。否則大往小來。而小人道長。泰則小往大來。而君子道長。其類相反。至此已極。氣

運之循環又如此。陽之方壯。不可恃壯而失防陰之道。故大壯則止。而不宜輕進。陰之方長。慮其逞勢而肆害陽之心。故遯則退而不可冒進。大有之勢。六合一家。而所有者衆。同人之情。兆姓一體。而來附者親。革以去故。必舉積習之陋而盡更之。鼎以取新。必舉維新之政而悉布之。治道如此。則莫不尊親。而弊無不去。利無不興矣。過不可有。細行不謹。雖小有失亦過也。信不可無。邑取宜戒。中心之

孚乃信也。制行立心。不可不審已。豐則明動相資。勢盛而喜於有爲。其故多也。旅則窮大失居。勢孤而誰與爲徒。其親寡也。處事處人。不可不審已。離火陰而附乎陽。其性炎上。坎水陽而附乎陰。其性潤下。此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爲造化自然之理也。小畜以一陰畜衆陽。小難畜大。爲寡不敵衆之象。履以和說躡剛强。柔能制剛。爲能進而不處之象。此見小人之寡。不足害君子。而君子之剛自足禦

小人也。事莫善於需。孚貞待時。爲見險不進之象。事莫凶於訟。險健求勝。爲與人不親之象。此見靜安義命者爲君子。而動爭是非者爲小人也。大過本末俱弱。非遺大投艱之才。故顛。姤以一陰遇五陽。猝然相遇。遇不以正者也。君子以漸而進。如女之歸。必待男之六禮備而後行。則進得其正矣。頤者內而養德外而養身。見君子之學術。皆有正道而不入於麗雜。既濟者綱舉目張。禮備樂和。見君子之治功。克致底定。而不入於功利。歸妹者婦既從夫。終身有托。爲女之終。未濟者三陽失位。失道無權。爲男之窮。夬之義爲決。以五剛決一柔。是陽德大行。君子道長。陰邪屏息。小人道憂也。世道如此。不亦大可慶幸哉。按乾剛坤柔以下。惟姤曰柔遇剛。夬曰剛決柔。蓋姤爲柔進之始。進極則爲坤。夬爲柔退之終。一決則爲乾。故獨以二卦言之。且以乾始。必以乾終。夬之一陰決盡。即爲純乾。所謂貞下

起元。孔子贊化育扶世變之微意也。

日講易經解義卷之十八